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四・經部・春秋類

春秋私考三十六卷首一卷 〔明〕季 本撰 …… 一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十二卷 〔明〕周 統撰 〔清〕周夢齡 周毓齡增輯 …… 四五五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
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
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
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毁誰
譽斯民[illegible]直道而行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
毁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
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
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
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

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爲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
而嚴父臣而嚴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弑君篡父人
人有不知其爲非者哉人人知其爲是非而或陷於弑
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
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爲之辨醒其
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
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
動者之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
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
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

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
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
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
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
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爲無義
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
人某五霸之罪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
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爲討亂賊也
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
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

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
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爲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
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
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
也余爲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余信也
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于是出其所著春秋私
考視余則公穀之義列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
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
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
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

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道之
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
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
之派星曆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
所聚訟皆辨析辜鶩務極該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
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摘之序中蓋余嘗聞李愿中言
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羅浮後其說不知何
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
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
矣方且隱雲門之遂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遊於

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嘉靖庚戌歲秋九月旣望武進友人唐順之序

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作所以明王道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
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
子之事也禮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當是時
是非大明於天下詩之好惡一本於人心之公觀詩而
政治之得失見矣故善惡著焉賞罰行焉周室東遷王
道微而王迹熄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天下人心蓋瞀瞀
矣甚至臣弑君子弑父亦有邪說文奸而人莫以其爲
惡者故詩人好惡未盡不公而嘉言在野不得采陳則

詩之爲教亡矣孔子周流四方歷觀世變憫人欲之橫
流懼天理之盡滅謂天下之亂由於賞罰之不行故即
魯隱公以後所見所聞所傳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參
考國史副藏提綱舉要刪削而敘正之具文見意無所
容心但使是是非非不泯其實而已雖西周盛時君臣
不能外此而治蓋是非之心王道之本也推此心以正
天下則爲天子之事矣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
東周乎此其志之所存也豈謂匹夫託南面之權哉古
者賞以春夏罰以秋冬春秋者錯舉四時之名也而義
則存乎賞罰矣春秋之書其名起於立編年之法自古

無有實孔子之所作也左氏不知此義乃曰非聖人誰能脩之是以春秋爲魯史舊名也故其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魯秉周禮周公之爲典禮經也當周公時王迹未熄詩未亡春秋未嘗作也孟子私淑孔門之教未詭聖學之傳其論春秋全無一語謂其爲脩者特以其書嘗有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之言而左氏剽竊得之因遂誇張其說殊不知春秋中之文不盡載於國史猶春秋中之事不盡統於齊桓晉文也孟子之意蓋曰其事則桓文之所能爲其文則史官之所能撰然霸者之事功不足以語帝王

之學詞人之記載不足以語性命之文春秋之義彼豈能知哉惟晉之乘楚之檮杌所以別善惡明勸戒者乃成於賢哲之手而魯之春秋義與之一信乎非他人所能與也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不然則列國悉皆有史而何爲獨舉晉乘楚檮杌以例春秋哉故春秋者孔子之所作也自左氏誤以爲脩而凡雜記傳聞之事於經不合者不得不強爲之解矣又其語多繁蕪而識尤淺陋大不類孔門家法而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豈不謬哉漢初有公羊穀梁之傳左氏傳尚未出也公穀之說比之左氏雖稍依經然穿鑿附會不爲少矣蓋

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書生欲干世主競爲異論以飾已奸而腐儒傳習遂信爲真如以伊尹爲割烹要湯百里奚爲飯牛干秦穆公至謂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併孔子之言而附益焉則凡邪說之可以惑人者何所不至非有孟子辯正人孰知其非真有邪故學之失自戰國始穀梁之學一傳爲荀況而公羊與穀梁同師則二子者皆戰國時人也其說安得不畔經哉而謂二子受經於子夏則亦謬矣三傳之得立學官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史

稱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蓋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又善算律曆而仕漢爲淮南王長相者十四年得非蒼秉公暇自與其徒掇拾所聞而著爲此傳耶觀其立言已雜秦制如臘者秦之祭名也酎者秦之飲名也庶長者秦之官名也而左氏語皆及之類非戰國以前文字也淮南地自戰國時入於楚蒼之門客必多楚士彼蓋習聞楚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因謂能傳其學而遂以傳名左氏耳黃震說春秋謂左史楚人而左傳多楚人之言朱子亦嘗言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

又言左傳是後來人做其知此歟然則左氏楚產也非魯君子左丘明也三傳源流其近如此而左氏尤獨後焉顧欲執傳以議經移經以就傳奚可哉自漢以下專宗三家是公穀者則非左氏是左氏者則非公穀雖鐵膏起廢互相譏排而世儒承誤未有斷然盡正其失者惟唐啖叔佐趙伯循獨能據經考例大破三傳之疑而其徒陸淳又能推明師說纂會成書柳宗元既推淳而師事之及韓愈稱盧仝有曰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則仝亦宗啖趙之學者也由此觀之唐人固有善學春秋者矣惜乎義猶疎畧未貫全經雖在名儒

猶或未信故史臣謂其橅訕三家憑私臆决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自為紛紛而啖趙苦心終將湮晦吁可嘆矣夫聖人作經本以明是非之心其所删削莫重於文奸惑世之言乃摭異聞以為遺事惟誇該博不論是非此傳之所以畔經也而舊習相沿卒莫能挽邪說惑人可謂深矣不亦重可懼乎予考斯義亦豈好紛紛哉不過以經正傳發孔子明王道之本意耳然恐未合於天下之公也故以私名而折衷淆亂使學歸大同則有俟於君子焉

嘉靖乙巳歲冬十月朔會稽後學彭山季本序

(子)

春秋私考目録

卷之一
起己未隱公元年
盡庚申隱公二年
卷之二
起辛酉隱公三年
盡甲子隱公六年
卷之三
起乙丑隱公七年
盡己巳隱公十一年

(丑)

卷之四
起庚午桓公元年
盡丁丑桓公八年
卷之五
起戊寅桓公九年
盡丁亥桓公十八年
卷之六
起戊子莊公元年
盡壬辰莊公五年
卷之七

(寅)

起癸巳莊公六年
盡庚子莊公十三年
卷之八
起辛丑莊公十四年
盡辛亥莊公二十四年
卷之九
起壬子莊公二十五年
盡己未莊公三十二年
(卯)
卷之十
起庚申閔公元年

盡辛酉閔公二年
卷之十一
起壬戌僖公元年
盡丙寅僖公五年
卷之十二
起丁卯僖公六年
盡丙子僖公十五年
(辰)
卷之十三
起丁丑僖公十六年
盡甲申僖公二十三年

卷之十四
起乙酉僖公二十四年
盡己丑僖公二十八年
卷之十五
起庚寅僖公二十九年
盡甲午僖公三十三年
(巳)
卷之十六
起乙未文公元年
盡庚子文公六年
卷之十七

起辛丑文公七年
盡丙午文公十二年
卷之十八
起丁未文公十三年
盡壬子文公十八年
(午)
卷之十九
起癸丑宣公元年
盡庚申宣公八年
卷之二十
起辛酉宣公九年

盡甲子宣公十二年
卷之二十一
起乙丑宣公十三年
盡庚午宣公十八年
卷之二十二
起辛未成公元年
盡乙亥成公五年
卷之二十三
起丙子成公六年
盡壬午成公十二年

卷之二十四
起癸未成公十三年
盡戊子成公十八年
卷之二十五
起己丑襄公元年
盡乙未襄公七年
卷之二十六
起丙申襄公八年
盡癸卯襄公十五年
卷之二十七

起甲辰襄公十六年
盡壬子襄公二十四年
卷之二十八
起癸丑襄公二十五年
盡己未襄公三十一年
卷之二十九
起庚申昭公元年
盡丁卯昭公八年
卷之三十
起戊辰昭公九年

盡乙亥昭公十六年
卷之三十一
起丙子昭公十七年
盡壬午昭公二十三年
卷之三十二
起癸未昭公二十四年
盡辛卯昭公三十二年
卷之三十三
起壬辰定公元年
盡己亥定公八年

（玄）卷之三十四
起庚子定公九年
盡丙午定公十五年
卷之三十五
起丁未哀公元年
盡乙卯哀公九年
卷之三十六
起丙辰哀公十年
盡庚申哀公十四年
凡十二公通計二百四十二年

春秋私考目錄終

春秋私考卷之一

起己未隱公元年
盡庚申隱公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隱公

魯國姬姓侯爵出自文王第四子周公旦有大功於王室成王封於魯本奄故地今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也周公留周相天子使其長子伯禽之國是為魯公伯禽子考公酋卒弟煬公熙立六傳而至武公敖又再傳而至孝公稱孝公生惠公弗皇隱公者惠公之子也名息姑公非本封蓋臣子尊稱之也在位十一年謚曰隱母仲子先儒以為聲子非也辯見元年春王正月下夫人子氏卒在二年

元年紀

元始也古人謂一為元如舜典稱元日伊訓稱元祀亦紀述之常詞耳不必特發一義也○元年者魯隱公之始年也諸侯奉天子正朔未必皆以天子之元年為元年蓋封建之法肇自黃帝諸侯之世守其國固有出於三代興王之前者有王者興以禮相與諸侯各自有其國各自即位則亦各自有始年矣○按

魯隱公元年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平王者幽王之
太子宜臼也幽王無道爲犬戎所弑平王初立東遷
雒邑以避戎寇周室於是衰微矣然其初衛武公入
爲卿士王命爲公而民懷其德淇澳稱之其後鄭武
公入爲司徒善於其職而人愛其賢緇衣美之故王
室雖微而諸侯猶未敢放恣然平王昏庸無志之君
也雖二賢繼相竭力効勞僅能持危扶顛而已於王
心亦莫能變焉至其晚年國無賢相耄至而荒失道
滋甚三綱既淪九法亦斁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强暴
侵陵無所忌憚亂臣賊子皆有邪說文奸而人亦不

以爲非人心之公泯滅殆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愚
於序文已詳言之矣然則春秋之前無簒弑者歟曰
蓋有之矣而人猶以爲當討則公論猶存焉公論猶
存則天理未滅善惡之迹史猶得以直書而亂賊身
無所容君道由是而可立矣春秋雖不作可也曰史
記載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太子宜臼母申
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竟廢申后及太子
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侯怒與繒及西戎
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于驪山下諸侯乃即申侯而
共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朱子詩註亦據其說且云

宜臼之廢弃申正爲即申共立宜臼張本也如此則
申侯者主乎弑幽王之賊也宜臼在申而爲弑君者
所立難以言不聞乎故矣然而人亦不以爲非焉烏
得爲公論猶存乎曰幽王之弑犬戎之所爲耳犬戎
國語註以爲西戎之別名毛詩疏以爲即昆夷今考西戎在今秦州之地而其別分爲犬戎則常在秦隴之間岐之西犬戎連合西戎乃其族類耳何足怪乎若申則在南陽郡宛縣今
南陽縣也繒則在沂州承縣今繹縣界也繒必越宋
陳之界而後至申申必越許鄭之界而後至周又越
附陽東都而後得與戎會周雖失道侯度猶存申侯豈能致
繒之兵直越王都而往乎此理之所難通也況當幽

王之難扞艱平戎者晉文侯衛武公鄭武公皆聖賢
之徒其所施爲必本天理豈有召戎弑王之賊不能
致討而反助之以立其出乎意者幽王愛褒姒而廢
太子宜臼乃其失道殺身之本故好事者遂附會其
說而說者因以揚之水之詩爲剌平王屯戍母家以
見忘親釋怨之罪此皆不察於事理之論也夫諸侯
之立宜臼必以其爲無罪而人心所不欲廢耳當時
苟欲立賢又無其人可與而申侯且將挾奇貨以生
亂則天命不得不於宜臼歸焉然以衛武公鄭武公
相繼相之則周道未有不可興者惜乎平王不足與

有爲也曰小弁之怨本於親親之仁充此心也可以爲仁孝之主而何平王終不能入於善乎曰宜臼之廢不可謂無小弁之詩則未必其所作也朱子固已言之矣果有怨慕如此詩者則其良心眞切擴充有基輔之以衛武公之德濟之以鄭武公之賢豈其終於不振邪故小弁但可以言放子之詩而不可以爲宜臼之作也曰然則史記謂衛武公弒共伯而立晉文侯弒殤叔而立是豈賢人之所爲乎曰此春秋時逆賊所爲誣善之言將藉爲口實以自文其奸乃邪說也烏足據哉夫武公之德不愧屋漏見於抑之詩

文侯之功克昭乃祖見於文侯之命聖人錄於詩書以垂訓後世豈其有此惡行乎雖改過遷善君子所予然身負大惡天地不容尚何以正己而率人乎聖人作春秋本爲邪說之害正也而又存此說以惑人則將謂弒逆者皆可善其政教以自文乎知此然後知春秋託始隱公之意矣說者乃謂平王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適當隱公初年是以春秋始焉此未爲得聖人之心也夫瀆禮亂倫誠亦三綱所係然不過君心昏而政治亂一念轉移事可立正所謂政不足與問也惟亂臣賊子能制其君死命而使之不

得有爲篡弒相尋人莫知討則大惡肆行無所忌憚此則聖人之所深憂耳孟子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一言以蔽之矣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建子之月也蓋自混沌初分陽生於子即復卦之初九正之本也天地之心於是始見所謂仁也剛浸而長至於三陽皆此仁之通暢也三陽皆仁則皆春也邃古之初必嘗以子爲正矣其後聖人開物成務法欲宜民必即氣之已著民之易知者而制用焉是故氣之通也而萬物以生以長氣之閉也而

萬物以收以藏如晝夜之道始於寅而終於申故出則作而入則息皆百姓之所日用而莫能違也於是順溫涼寒暑之節制作成訛易之宜而以寅卯辰之月爲春巳午未之月爲夏申酉戌之月爲秋亥子丑之月爲冬寅爲孟春春爲歲首蓋自堯舜以前率以此爲正至夏后氏則因前古四時之政著以爲令而世遂謂之夏時矣蓋建子之正天道也建寅之正人道也天人一理本無不通但語其宜民則天道不若人道之切近易知耳此夏正之所以爲善也外此豈復別有一正哉故商人因之一無所改第以成湯得

天下之初偶以十二月為朝諸侯頒政令之始而建
丑之月農功未起可為常期故遂用以為朝會行政
之首月亦亦順時為治用此以始事耳非為地闢於
丑而別為一正也武王之伐商也歲在鶉火月在天
駟日在析木之津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辰在斗
柄謂建子月朔也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即武成
所謂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既戊午師逾孟津泰誓所
謂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云云者也夫武王
發兵之初不稱商祀而曰年不用商月而曰春曰一
月又即舉王號誓師而武成亦載始告神之詞自稱

有道周王發則當其時已稱王改正朔而大會諸侯
矣亦以子月無妨於農功故後遂以為朝正之期其
順時為治猶夫商也但商之時月無改於夏而周則
改時與月耳何以驗之蓋曾謂之春秋錯舉四時之
首也則周人建子之月不為冬而為春矣孟子曰七
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又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
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七八月者夏五六月也十一
月十二月者夏九月十月也則周月之次亦因時而
遞改矣此豈武王周公有意於新民之耳目哉無亦
推本陽生於子之意故氣之盛衰視夏常先兩月蓋

不待其著而察於微是亦一道也然而溫涼寒暑之
節作成訛易之宜萬世不可易者亦猶商之無改於
夏也是以民俗所由惟知夏正而天正義微人所難
曉雖賢士大夫亦不以周之改正為是也觀孔子答
顏淵問為邦而曰行夏之時意可知矣若秦人以建
亥為正而曰冬十月則本於鄒衍厭勝之術而非聖
人順時為治之公心也其用夏時豈亦竊聞君子之
餘論而不失先王之遺意者與故周人以建子為歲
首如商月始丑然此事之無害於義者也至於時月
則民俗所宜已安於夏弗改可也說春秋者以商秦

為證謂周亦不改時月而孔子特假天時以立義則
是陷聖人於賤好自專之罪其悖理甚矣又按黃震
氏曰天時無可改易之理聖人無謂冬為春之事商
之建丑周之建子皆以革命欲整一人心故以此月
為歲首受朝饗耳其建丑之為十二月建子之為十
一月固自若也建丑建子之為冬建寅而後為春固
自若也周實未嘗改天時孔子亦初非改周制也夫
謂孔子不改周制其說良是但以周實未嘗改天時
而謂春王正月即為夏正之寅則有不通者以春秋
考之凡魯公之改元即位皆起於正月是為周亦遵

用夏時矣人君之事孰有重於改元即位者而皆以夏正行之則商之嗣王祗見厥祖不必以十二月而十二月亦不必即稱元祀矣魯之元年起於正月雖非孔子所改其為周制可知又何必復以十一月為歲首受朝饗而存周正建子之名乎且桓八年十月之雨雪十四年正月與成元年二月之無冰定元年十月之隕霜殺菽皆以災異特書而必欲求合於夏時則其說祗多牽強耳○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天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程正叔曰春天時正月王正王者所

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事天也明此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餘見三年春王二月下○按胡康侯謹始例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者也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矣然隱公元年正月不書即位何邪無其事也無其事者即位於先君之年也春秋時凡先君歿而國內懼生變者則必有強力之家汲汲焉擁嗣君以先立乎其位故在先君之年

從當稱子而即稱君以行事如宣公時齊頃公未逾年而稱侯成公時鄭悼公未逾年而稱伯則不待改元而即位之證也故齊履謙氏曰即位於歲前者四隱莊閔僖不書公即位者是也左氏不知此意遂謂隱公不書即位為攝夫隱兄也桓弟也桓有父命而後隱謂之攝既謂之攝則隱之即真為諸侯是篡也然春秋成隱為君而書其薨也不地以見其弒未嘗畧示以攝致死之詞則固以桓當大逆未見其有父命也隱烏得為攝哉位既非攝則必不肯讓苟其肯讓則何為而汲汲焉即位於先君之年哉蓋惠公元

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實攝內主而仲子班在聲子之下實未嘗為夫人也桓公雖幼必聲子所生當時以為貴隱公雖長必仲子所生當時以為卑故大臣之中有利於立桓者因起子以母貴之議非以仲子為貴也然諸大夫則以隱為長共扳立之而使速定其位故不待於逾年耳夫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聲子雖攝行內主之事其為妾一也母既為妾則子不得為嫡而隱公之立為得正矣後人妄以為攝蓋為桓公弒立文奸耳且又誤謂聲子為隱母仲子為桓母而其說益不通矣然則左氏所傳不足信乎左

氏輕聽失真妄增已見若此類者亦多矣如邾儀父則以臣為君尹氏則以男為女州吁則以為陳桓公所討子般則以為圉人犖所賊城楚丘本魯僖公備戎之事而以為齊桓封衛殺懷公本晉惠公箕卓之謀而以為重耳弑圍魯襄宣公之子也而以為孫穆姜成公之妻也而以為母至於周王則列莊頃之名鄭君則序釐儀之世皆於經無所見而可疑者也苟不揆諸義理幾何而不畔經也邪及考穀梁乃謂仲子者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則在當時所傳已不的矣何必悉據傳文乎餘見五年考仲子之宮下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及者兩相欲之詞而以公及之則以內外別賓主也孔穎達氏曰史書魯事以公為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為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惟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為不行會禮故言及也詳見二年及戎盟唐下○邾曹姓出自顓帝陸終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封其苗裔挾于邾本子爵國先儒以為魯之附庸非也蓋邾之故城在今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里當嶧山之南北界於魯而南連滕薛即今曲阜滕嶧縣之間大約縱廣五十餘里西自訾婁以至沂西即今濟寧州東至沂州西之境大約橫長三百里杜元凱曰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今按漢志魯國卞縣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卞即今泗水縣方與即今魚臺縣也蓋泗水下流之東即公丘廢縣為古滕子國而滕之東北為今滕縣其東南近嶧縣者為郳城即古小邾子國亦邾地之所分也自此以北至卞南其中間有漆閭丘濫瑕等邑皆邾地也不為不廣矣而况入春秋以來盟魯伐宋如敵國然又自莊

十六年邾子克卒後始終稱子烏得以為不能五十里之附庸哉意必小邾嘗附庸於魯而遂誤加於邾耳儀氏徐大夫有儀楚陳大夫有儀行父皆以儀為氏者也父名魯有季孫行父公孫歸父宋有孔父晉有平鄭父箕鄭父胥甲父荀林父衛有孫林父陳有儀行父皆以父為名者也稱氏稱名者卿也邾本小國君宜親行或是時邾子克尚幼故使卿出攝耳○盟者歃血詔神之名孔穎達氏曰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盤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乃

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單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今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今按小雅何人斯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謂犬豕雞也左傳載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則三物隨所取用惟君盟用牛故云割牛耳也亦有臨時為盟不必用牲者如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床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各隨事之大小緩急以為用耳○邾

在魯南常以國小見侮者也今隱公之立諸大夫所扳猶懼國人之貳於桓也故急於睦鄰與邾結信汪克寬氏曰諸侯相仇然不得已而為盟以結之是言衰世之事也故雖儀父以臣盟君亦不以為嫌焉然不能用賢圖治厚本息民則屈己交鄰亦末務耳餘見三年盟石門八年盟瓦屋下○盟以信為本盟而不信何貴於盟凡不信而盟者春秋之所惡也胡康侯曰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哉義又附見六年盟艾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國伯爵謂莊公寤生也鄭本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城北古鄭城幽王無道友為司徒遷其民於虢鄶之間死犬戎難其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因分其地遂國於鄶都焉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今為河南開封府鈞州新鄭縣史記以為桓公懼王室多難将逃死雒東虢鄶之君見其用事分獻十邑則桓公賢君也豈其懷二心而先謀自利邪意者友之初封本以王子食采畿內而鄶都之遷

則因其有功而徙封也然則所取虢鄶之地蓋當時已滅之國而周以與武公耳武公卒而子莊公立二十二年始入春秋按周封同姓多在武王成王之世蓋立國之初大封諸父昆弟蕃衛王室列為五等以差功德雖其不肖亦弗棄焉故管蔡霍叔皆得與封此即虞舜封象之意所以重親親也然必創業之王乃有此制至於繼世必擇其有功德者而後封之如鄭伯友是也其他無功德者則分之畿內采地而已豈能盡授以國故周之諸侯自武王成王以下鄭伯友之外未見有封焉蓋分封既定國各有君若後王

子弟人人得封則壞地有限而懿親無窮豈先王繼
久行遠之道哉故鄭伯友之封論功德也非以懿親
也○克勝也段莊公母弟也鄢鄭邑即鄢陵也漢置
縣屬潁川郡今屬開封府故城今在縣西北○段本
居京京在今鄭州滎陽縣本鄭大邑也而段又以多
才不義其為逆謀勢所必至今段不書叛鄢不書圍
必事在春秋之前不可得而詳矣然謂之克則見段
強得衆勢不可當雖入於鄢非山谷可依之地亦待
久而後克耳故段不稱弟謂已絕於屬籍以罪討也
齊履謙氏以為討賊辭是也段既得罪於國則宜稱

國以討矣而專目鄭伯責在伯也段之惡莊公養成
之也胡康侯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嘗欲立段矣及
公既歿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
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軌已為後患也故授
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
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太叔屬籍當
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
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
倫使陷於罪因以剪之乎又曰仁人之於兄弟不藏
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為義勝恩也恩
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亟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
公之意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者周平王也是時平王在位四十九年矣春秋
繫王於天者以王者法天所賞則天命所刑則天討
故王命行於諸侯皆稱之為天此諸侯尊之之辭也
若恒稱則但曰王而已○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使
公孫壽納幣下○宰冢宰也咺名也以春秋之例考
之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書名中士下士書

人魯史何所據而知其為誰哉不過因天王之命辭
耳咺既為宰何以名之蓋本小臣有寵於王使攝冢
宰以行而其本職則實元士也故當時猶以名稱耳
何以知其非實為宰邪蓋春秋於三公則稱公如州
公祭公周公之類六卿則稱爵如蘇子尹子單子劉
子之類以三公兼冢宰其任重職專則繫之官如宰
周公之類未有稱其名者宰而稱名不合於當時書
六卿之例矣若以為春秋特致貶辭則又若聖人有
所作意者豈性命之文哉故咺之稱名不過本其恒
稱之實而平王暱私人輕冢宰之意於此見矣餘見

桓四年宰糾來聘下○按舊說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而今以中士夷於下士不得同於上士書名之列何歟考之孟子元士受地視子男不違中士而禮家以中士下士同為官師則中士固當與下士同稱而不得與上士同等也說者特以襄十五年左氏謂劉夏為官師而經書名蓋以夏為中士也因謂中士亦當稱名與上士同耳殊不知劉夏書名下與稱王人者異此經文也至以為官師何所取證而遂以中士遷就書名之例乎○惠公隱公之父也仲字子宋姓惠公之妾未嘗以為夫人者也胡康侯曰存則以

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氏者妾也○車馬曰賵所以助葬也云惠公仲子者公羊子曰兼之也是時尹氏專政賄賂公行隱公以母仲子位賤而人卑其身故以賂求寵而得兼賵馬雖為仲子而發不可不先惠公耳不稱及一施無別之辭也餘見文九年秦人歸襚下夫惠公仲子之葬久矣贈死不及尸此何禮乎○趙伯循曰天子而賵妾母是啓僭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子姓公爵國武王時封紂叔父微子于商丘之墟以奉湯祀其地漢為梁國睢陽縣今開封府歸德州也傳十君而為戴公戴公子武公武公子宣公宣公立其弟穆公穆公七年始入春秋○內稱及外稱人而不名非大夫也列國唯大夫登名於史策自元士以下皆微者也○宿小國男爵左氏以為風姓而漢志云任姓者非也在今直隸鳳陽府宿州詳見莊十年宋人遷宿下○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孔穎達氏曰會盟之地地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或否故地主之國亦序於其列經舉國名以為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僖二十七

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亦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宋與也○宿近於宋而遠於魯微者盟於遠地欲密其迹耳是時齊鄭合黨而魯有內憂故及宋盟以結鄰援亦盟蔑之意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周公第七子所食采邑在畿內舊說地近管城即今開封府鄭州東北一十五里祭城其後因以為氏齊履謙氏曰祭本封絕滅世仕王朝食采畿內此雖臆度之說亦以管城本畿外侯封故耳然則管城之

祭其說亦或有所附會歟伯字天子之大夫也杜元凱曰祭伯諸侯爲王卿士祭國伯爵則非矣蓋畿內之地先王不以封諸侯禮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謂采地耳惟三公則稱公如州公祭公周公之類以其上保王躬以至公爲德者也卿士則稱子如蘇子尹子劉子單子之類以其下親民事以子養爲德者也故特加此二爵以示重公卿之意然亦豈似外諸侯之世襲哉若侯伯之爵畿內未嘗備封故祭伯凡伯毛伯召伯之稱伯皆畿內大夫之字非爵也畿內諸侯稱子之說詳見文十年及蘇子盟女栗下〇不

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〇祭伯之來非朝也假以與魯同出周公而私交耳是時尹氏執政故王臣來魯最多本欲需求厚贈也而王室自此日卑矣

公子益師卒

公子益師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〇書公子例見八年無駭卒及昭八年陳侯弟招殺偃師下〇不書官例見僖七年鄭殺申侯下〇不書日書卒例見宣五年得臣卒下

二年庚申

春公會戎于潛

杜元凱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今按濟陽舊城在兗州府曹縣西南五十里則戎在魯之西南界者也夫戎昆吾之後姓已故漢於其地置已氏縣故城亦在今曹縣南五十里其南則近宋而與湯及伊尹冢相鄰矣戎本別在夷狄而得居中國者蓋其醜類既繁滋將不贍知中國有聖人則歸化而仰給焉王者之德溥博如天施及蠻貊不以其非類而棄之也則處之隙地一視同仁此天地無不覆載之恩也故魯西南之戎本緣啟世安插降夷使觀王化而居於

此耳其後王道日微遠人不服戎遂連結淮夷合兵爲患成王初歲伯禽徂征則亦順而治之未嘗殄滅故其醜類之存者久而復盛患先及魯且隱公之立懼國人有貳於桓欲結鄰援故既盟邾宋而遂與戎會也屈體交夷莫能制馭雖非君道之正要亦不得已而爲之耳〇夷狄舉號别中國也夫謂之夷則分無上下尊卑無部伍行列欺詐比於盜賊貪殘類於豺狼無復中國禮義之等威則直舉其號或曰戎或曰姜戎或曰茅戎或曰狄或曰赤狄或曰白狄或曰淮夷而已然有中國諸侯而亦以號舉者同一狄

之也而等徵異焉蓋荊吳於越則國當變服族染腥汙而變於夷者也秦晉鄭徐則國本侯封兵無統紀而同於夷者也同於夷者偶行狄道耳未至變於夷也變於夷者又遠華風耳未至純於夷也故當其禮從中國則稱人稱爵如其常矣惟純於夷則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禮義無可言者卒一夷狄而已惟其時或進於中國而等威有别則亦稱人稱爵以中國待之凡此類皆據實直書而得失存乎其事者也聖人奚容心哉或曰秦晉鄭徐之舉號蓋闕文是亦一說也○潛魯地蓋在南鄙近戎者

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莒子爵國己姓鄭語以為曹姓漢志以為嬴姓未知孰是武王封少昊之裔茲輿期于莒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是也自茲輿期十一世而茲平公始見春秋○向杜元凱曰姜姓小國炎帝後但以為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則非矣蓋龍亢城在今鳳陽府淮遠縣西北八十五里此則去莒甚遠非莒所利之國耳詳見襄十四年會吳于向下一統志云向城在莒州南七十三里即鄭漁仲所謂沂州古向城者也其地鄰於莒魯而叛服不常觀桓十六年城向則此時蓋服魯而為莒所怒也○極杜元凱曰附庸小國今按魯未有此附庸因莒人入向而遂入極得非莒之附庸歟觀左傳載費庈父勝之之事則費在魯之東鄙信乎其近於莒矣或曰極古劇字通晉東莞郡有劇縣本紀故封及紀遷北海而以其地為莒附庸國今直隸淮安府海州贛榆縣地七十五里有紀鄣城杜元凱以為莒邑是也蓋當莒州沂水縣之南界豈即其地歟詳見冬伯姬歸紀下○莒稱人微者也無駭魯大夫也其書師師用大衆也春秋之例君將不稱帥師君重於師也大夫將則稱帥師師與大夫敵也將

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卑師少稱人趙汸氏曰將尊師少言將將尊師衆言其帥師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此策書之法通內外言之惟將卑師少稱人外與內異以本國之史不可復言其人故內微者不言將或曰人者從畧之恒詞也凡史失其名者則通乎上下恒以人稱閔僖以前世遠傳疑尤多闕畧如用兵大事也他國豈無使大夫者而皆不登其名惟魯則無駭翬溺慶父單伯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獨詳書之故稱人者畧詞也此說似矣然以例推之則但可言於外事若魯與焉雖外

事亦宜有傳如翬會伐宋而齊鄭稱人公孫茲會伐陳而齊宋衛鄭許曹稱人至文宣以後如此類者尤多向使外國果有大夫在遣魯人豈有不知哉且齊桓之時則自北杏伐宋之後二十年間兵止稱人豈以霸者遣大夫為將而亦盡不知其主名也竊意傳聞失實畧以人稱者容或有之而大義則主乎微者矣故微者稱人之說當為正例雖春秋之初魯大夫侵伐稱名而他國皆稱人似有可疑然其事猶得而解也辯已見僖三十三年公子遂帥師伐邾下矣○無駭不書族未為卿也例見八年無駭卒下○造其

國都曰入莒本利向故入其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左氏所謂向姜不安莒而歸事實不必論其有無也但莒人入向而無駭入極則俱逞忿之兵耳程正叔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興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且為暴況入人之國乎胡康侯曰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呂大圭氏曰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自無駭率師而後有翬有公子慶父公子友

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孫歸父之帥師甚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帥師矣自柔會盟而後有公子結公孫敖季孫行父公子遂臧孫許仲孫蔑仲孫貜仲孫何忌之及諸侯盟甚則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二卿及邾子盟句繹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書日者約日而往有定期者也例見三年葬宋穆公下○唐魯地後漢志山陽郡方與有武唐亭杜元凱曰在西南按方與即今兖州府魚臺縣也蓋在戎北界之地○春既與戎會矣此何以復及戎盟懼其有

所不協也蓋會者所以决疑也盟者所以固信也春秋諸侯因人事之有疑而後有會會則謀郤地以合好慮人心之不信而後有盟盟則歃牲血以詔神心相信則無待於盟矣事不疑則無待於會矣子太叔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也故有會而不盟者有盟而不會者有會而又盟者會而又不决則又有不同日而盟者會盟雖皆所以脩睦而實二事也故魯往會則但稱會議未定而彼此相見之辭也魯往盟則稱及議已定而彼此相欲之辭也齊履謙氏所謂單盟曰及會而後盟曰會是已然皆以會為主者重

內也優伐圍入戰救平城狩遇而書會書及者義亦如之會王世子則及以會者會王世子則諸侯不敢先定議也故以諸侯相欲之辭言之會吳則會以會者諸侯既爲會而後會吳先吳以定議也其事固不同矣會葬亦諸侯相見之禮而合好之事也故亦謂之會餘見元年盟蔑下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姜姓侯爵國炎帝之後後漢志北海劇縣有紀亭古紀國鄭漁仲曰紀訛爲劇在青州臨朐縣東壽光

縣西今一統志青州府壽光縣西三十里有紀城是也杜元凱以東莞劇縣爲紀所自出之地則指贑榆之紀鄣城也其地尚在莒南去壽光約七百里非連界者也豈紀先封在東莞之劇後以其地別爲一附庸國而遷紀於壽光之地邪○不稱使公羊以爲昏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紀有母而母不通也及宋使公孫壽納幣則又附爲宋公有母之說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也夫人君爲宗廟社稷之主可以親迎則亦可以遣幣但以先人之禮行之而已況婦人無外事而夫死從子豈以有母而遂不爲

主乎故趙伯循深辯公羊之妄而引縣敎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王女爲證則固以爲君所使矣但亦未得春秋不稱使之本意耳然則在王朝不稱使者非王命也列國不稱使者邦交之常也而宋公之稱使則非常矣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人君親迎但得出至界上逾境則使卿可矣履緰登名於史冊則大夫也小國之卿或有不備使大夫逆女未爲失禮外大夫逆女未有書者履緰何以書乎履緰者紀之權臣也專執國命故來逆女而遂以至其國不待其君之出逆焉如公子遂叔孫僑如之

以夫人也故杞伯姬之歸杞鄫季姬之歸鄫宋伯姬之歸宋皆但書歸見其非從逆者而歸也若紀伯姬則因履緰以歸紀豈非義繫於履緰哉政在權臣不由君制而紀所由以亡矣故外逆女恒不書必權臣專制而後書公羊以爲譏不親迎者意亦近之而未究其義也程正叔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於渭未嘗出疆也○伯姬者惠公之女也○書逆女書歸例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此必紀侯莒子也子伯當是侯字之誤紀近於齊為其所迫而於莒有脣齒之勢故相要盟蓋衰世不得已之事也書此以見天下無主則小國不安而齊人滅紀之端見矣此有關於天下之故者也○密在今山東萊州府平度州昌邑縣東南二十五里即高密縣北界地蓋本紀邑故與紀境相連後為齊有而封晏平仲於此杜元凱以為莒邑失之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傳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

葬夫人之義從夫者也范甯氏曰婦人無外事薨有常處故不書地程正叔曰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胡康侯曰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夫人先夫卒則無謚義見莊二十二年葬文姜下

鄭人伐衛

衛姬姓侯爵武王封其同母少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至成王誅武庚而朝歌故墟併入於衛其後不知何時盡有三監之地耳史記世家乃謂成王伐殺以武庚餘民封康叔居故商墟則不知康叔之封衛已在武王時朱子嘗有辯矣然則衛之始封未嘗即得朝歌地也金履祥氏曰紂都朝歌在衛州衛縣之西二十二里衛縣即今河南衛輝府淇縣當為衛始封朝歌之東矣啖趙纂例及鄭漁仲通志皆本史記為說不亦誤乎康叔至桓公完十二君此年實桓公之十四年也○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夫伐國取邑事之大者若果有之春秋何以不書左氏之說不足深據也蓋鄭在河南衛在河北壤地相連忿爭日有奚必討滑之亂哉書此但以見鄭人

擅兵伐國恣行強暴耳衛不書戰或陳詞以郤之或完守以老之鄭亦不得不退矣陸淳氏曰主人不出戰客軍殺人掠物而還此說得之程正叔以為衛服亦未必然也○胡康侯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繯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為君隱也又曰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

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入不意兵
法所謂奇也今按悉虜而俘之曰取是言取師非取
國邑也詳見四年伐杞取牟婁下能左右之曰以本
左氏說於例難通詳見桓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
鄭下大抵侵伐之類皆當時實事也春秋據實而書
有不可得而增損焉者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不
幾於沒其實乎公羊傳曰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
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此說似是然惟滅不言
入一言可以明例若戰因於伐則當先言伐矣圍因
於戰則當先言戰矣入因於圍則當先言圍矣故書

伐而戰書伐而入者亦嘗有之特戰而復圍者本無
其事耳烏可盡以為舉重而立常例哉啖叔佐曰凡
侵伐不至國都則但書侵伐而已若至國都則書圍
若他國伐曾不至國都則言某鄙至國都則但言伐
我皆不深言之此亦未盡蓋外事不論其淺深但曰
侵伐而兵至其國都者在其中矣若圍自是環其城
郭別為一義豈可以其至國都而遂書圍哉

春秋私考卷之一　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

起辛酉隱公三年

盡甲子隱公六年

會稽季本考義

三年醉

春王二月

春秋書王所以大一統也歲首之二月始見者必一
書王以示義若事不可以的月書而以春繫事者其
下雖有二月三月再見則月在事後與時相離於文
不屬不可復繫之王矣蓋時天時也月王月也王者

以德行仁則以月行令義繫於月故因月以發其意
耳文不必強同也○汪克寬氏曰春秋書王正月王
二月王三月者皆於歲首繫王著周王之正朔以明
大一統之義或歲首所書事例當書時則二月三月
皆不書王如隱八年書春遇垂三月歸祊襄十五年
書春向戌聘二月盟文九年書春毛伯求金二月得
臣如京三月夫人至之類是也何休乃謂二月殷之
正月三月夏之正月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
其說謬甚當周之世而存夏殷之正朔豈所謂大一
統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安在也

已巳日有食之

胡康侯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朱仲晦曰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又二日半遂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則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竊意上古陽盛日恒不食故一食即為大變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而止三十六食則其時猶有不食之日也公羊子曰記異也其以此歟○胡康侯曰言

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此說本於穀梁大抵謂司歷失之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公羊子曰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此說是已但穀梁之說惟以言日言朔為正朔者得之餘皆有不通者言朔則必是合朔之日不可以為明日而言既朔也言日必蒙本月不可以為前月之晦夜食不足為異經必不書苟朝日而見其未復則已在既朔矣何必又起一例邪夫經中言朔不言日者惟桓十年十月一食耳以杜元凱長歷推之則此月之朔乃庚午也朔有定日而不言此必其闕文矣若言日而不言朔者直謂此月之日但司歷不以為朔耳趙汸氏曰食在朔後何休氏曰謂二日食是也其不言日不言朔者則亦司歷失推而以晦日食也蓋言日則似前月言朔則似後月故直以畧辭書使若不知何日食者然以明非正也及考不言日不言朔者惟莊十八年僖十五年二食而杜元凱長歷皆以為不入食限亦宜乎司歷之失於推步而朔在於晦

則前月大盡之差無可諉矣然自文以後日食無不書日自襄以後無不書朔日者豈獨所聞異辭哉趙汸氏以爲周歷交朔之法東遷以後失之至是而月之大小乃得其度此足以補前說之不備矣由是觀之日食雖有常度然有不入食限而食者則又卒然之變也此歷法所以難得其精而古人所以貴於隨時考驗歟餘見襄二十四年八月日食下○曆與歷通用

三月庚戌天王崩

此平王也史記曰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桓王平王孫也○崩者上墜之形天王崩

書曰訃也凡天王崩未有不訃於諸侯者蓋含襚賻賵之禮必有待於諸侯之所供也至於送葬則天子當以禮待賓客而無所利焉者也故賵賻之禮至則雖微者弔喪而亦不之校惟其先至則遂辭會葬而諸侯之使亦不再往此所以志崩不志葬也若及葬期而賵賻之禮始至則遂會葬此所以志葬也志葬者非既奔喪而又會葬也禮亦畧矣而周人所重推在于貨財耳不然豈能免於武氏之求賻毛伯之求金哉觀求賻求金之書則知魯之弔使不至矣大抵周自平王東遷以來朝覲獄訟貢賦不歸京師諸侯所以事天子者惟弔喪送葬之禮猶未盡廢雖諸侯不親往亦必使人代之豈有全不奔喪會葬之禮哉何以驗之齊桓方盛義主尊周而惠王之崩在僖八年齊桓豈不知以義率諸侯使之盡奔喪會葬之禮哉然而經不書葬則以周人利於賵賻之不闕而憚於賓客之重煩故齊桓姑仍故事以順物情而魯人弔禮亦先葬期而至耳夫諸侯因陋就簡足以見其不恭然非周人自弱則亦豈至此哉又按史稱桓王之子莊王莊王之子僖王襄王之子頃王此三王者皆不志崩先儒以爲王室不告於理不通王崩天下

之大事諸侯之國豈有不知是不待訃告而後書者而況天王之喪周所利訃至以莊僖頃之世考之王室皆無大亂又安得而不訃然則此三王者實未嘗立而以嗣王故追稱之耳史氏序於爲君之世次則夫之矣餘見莊三年葬桓王及文十四年春下○胡康侯曰諸侯爲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不書而自見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本尹吉甫之後食采於尹因以爲氏詳見昭二十

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下以其世爲天子卿士其族黨衆盛而時以氏稱之故曰尹氏左氏作君氏謂爲隱母聲子是曰之以婦人也則啖叔佐旣辯其非矣○卒稱辛卯則訃有的日矣然氏豈可以自訃於諸侯之辭哉蓋尹氏之黨素與魯通如祭伯者懼魯失禮而爲之訃也雖因時所稱謂之尹氏而世卿權勢之盛因可見矣書而不削者魯往弔也蓋其後嗣方隆禮不敢慢是爲生而弔豈爲哭死哉隱公媚於權勢非禮義之交亦可見矣○薛季宣氏曰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有世祿而無世官尹氏則世官矣王臣

不卒尹氏之卒因訃而記王官之世也餘見文三年王子虎卒下○曰家父所刺尹氏其卽此人歟曰非也家父此時尚未出仕蓋當桓公末年正指其後嗣繼世卿而秉國鈞者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稱氏世官之族也子不稱名下士也與微者名不登於史策義同義見桓五年仍叔子聘下○賻助也所以助生送死之禮也公羊傳曰貨財曰賻○天王之崩繼以尹氏之卒魯於尹氏必不敢慢則於天王豈有不弔之禮蓋魯使稍遲賻又不至故周人特遣武氏子來求也○胡康侯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主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餘見文九年毛伯求金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氏傳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棄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殤公卽位今按與夷者穆公兄宣公之子卽殤公也觀穆公屬國之言必知殤公德薄故也故後殤公卒以子馮在鄭交爭致弑則穆公處馮亦不能善其後矣大抵馮與與夷皆非美德縱使立馮要之與夷亦必不靖失在不知鄭莊奸雄使馮出居其國耳世有鄭莊何亂不長陳傳良氏謂罪莫甚於鄭莊齊僖謙

氏謂春秋之初鄭爲亂階皆有識之言也故論宋事者當歸惡於鄭莊云餘見桓二年督弒與夷下○胡康侯曰外諸侯卒聖人存而不削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之義見矣○書卒者紀死之常也春秋中惟天王書崩魯君書薨而記禮者因以爲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若有等差然者殊不知崩薨之名乃臣子尊稱之辭其稱鄰國之君與本國異矣蓋古人以死爲終事故卒者通於天下之恒稱也雖王之次嫡如

王子猛貴卿如尹氏春秋書之不過曰卒而已則於外諸侯豈得以臣子辭書哉胡康侯乃謂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則例有不可通者矣○卒書日許也公羊傳有此說引在後葬宋穆公下餘例見七年滕侯卒下書名例見八年宿男卒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侯者僖公祿父也齊姜姓侯爵國出自四岳其初本爲呂侯後裔呂望佐武王號師尚父定天下封於營丘爲齊侯其故城在今青州府昌樂縣東五十里傳六君至獻公而徙治臨菑今青州府臨菑縣北有齊城是也又六傳至僖公當隱公之三年僖公之十一年也齊遷臨菑事見史記而前漢志註引臣瓚曰營丘即臨菑也其說與史記不同然考之詩宣王時仲山甫徂齊而曰城彼東方疑即遷臨菑事也要之史記爲是但以從治臨菑爲夷王時事或未得實耳○石門齊地水經註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按盧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二十里則石門當在今兖州府東平州平陰縣地也○孔穎達氏曰天子巡狩諸侯遂朝退相與盟同好惡獎

王室是當方諸侯同有方嶽之盟也胡康侯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于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也蓋惟天子合諸侯使之講信脩睦乃有此二者諸侯共盟之禮雖鄰壤猶不得越境爲盟況遠國乎齊在東海之濱鄭近王都之內相距千四百餘里非有疆埸不得已之事何所不協而爲盟乎蓋春秋之初齊僖爭長於東方鄭莊假威於王室皆一時之姦雄也而鄭莊爲尤然而宋魯二大國介居其間自相爲黨則齊鄭不能獨恣耳故莊公親履齊地而要盟齊爵尊故尊爲主見莊

公之姦謀也齊鄭合而天下自此多故矣故凡盟會
之常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李廉氏曰鄭莊
以小人之雄欲挾公子馮以謀宋而宋魯之黨方固
無間而入於是黨齊而離宋矣此石門為東諸侯合
黨之始而實齊霸之權輿也王霸消長之機不在玆
乎

癸未葬宋穆公

葬而書日知其日而往者也古者諸侯五月而葬此
天下之定期故葬未有訃者也公羊子曰卒何以日
而葬不日卒訃而葬不告是巳先知其日如期而往

者則書日往而待期未踰月者則書月待久而踰月
者則書時故以事繫日事以日成者也歷日而後成
則不可以定日言矣踰月而後成則不可以定月言
矣又有事本有期而傳聞失實則有無從得其日月
者此皆策書常體他可以類推也○外諸侯書葬皆
魯往會者也然於大國或怠其禮於小國或弱其君
魯無往會之事則不書葬矣惟成十年親送晉景公
之葬襄二十九年親送楚康王之葬皆不書葬者義
見本條餘見七年滕侯卒下胡康侯曰外諸侯葬其
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傳稱諸侯
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
同之好其歿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外
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之義見矣

四年壬午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當作紀隱桓之編多有誤紀為杞者說見桓三年
紀侯來朝之下矣牟婁紀邑按後漢志北海郡平昌
有婁鄉其地在今青州府安丘縣西南六十里南界
乎莒者也杜元凱誤信其為杞事而不察杞都雍丘
距牟婁甚遠安得有邑於此乎由一字之誤因謂杞

併淳于而遷都焉夫淳于高密地在牟婁之東亦紀
之南界也得無因此而通誤為杞邪若果杞遷於此
則猶遷緣陵之不便也而謂有此事乎杜元凱詳於
考地而猶失所傳徒滋人惑耳盡信書不如無書諒
哉餘詳見僖十四年城緣陵及昭五年莒牟夷以牟
婁來奔下○胡康侯曰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
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上二年莒人擅興
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今
按莒與紀鄰嘗同盟密不能同惡相恤及暴虐之聖
王不作諸侯放恣如此寡弱之國何所賴乎李廉氏

曰取字例異虜而俘之曰取取師于雍丘于邑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郜鼎之類是也取者收奪之名取年妻長葛之類是也此三例亦畧相通矣愚謂收奪與得非其有義皆可通惟悉虜而俘則但可言於取師耳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州吁衛莊公之庶子桓公完之弟也不稱公子未為卿也其登名於策史已為大夫也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夫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州吁未為卿而能弒君者以其有寵好兵而

莊公弗禁則權勢已成矣及嗣君稍有所絀安能無怨望哉其弒桓公而代立有由然矣程正叔曰自古簒弒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為然而奉之況寵之太過而任之太重乎春秋書此所以為後世之深戒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不期而相見之名啖叔佐曰古者邂逅相遇簡畧而行蓋其為禮但致恭敬而退本無所謀也春秋書遇皆私為之約特簡其禮耳宋殤公初立以弟馮在鄭之故懼鄭挾以為亂也而與魯合黨將致衛以伐之幸於州吁弒逆易得其從故同假其地陽若偶遇者蓋欲密其迹耳其實陰與州吁謀焉說之脩先君之怨以和民定位而伐鄭之兵自此發矣弒君之賊不能致討反與為黨以濟已私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乎○趙伯循曰凡會遇諸侯之事也春秋之代則多自於黨雠矣○清衛地按水經註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悉牧野矣今淇縣界清水合淇水入衛河之南近牧野處即其地也蓋在衛南而近於鄭切於謀衛以伐鄭者也杜元凱以東阿縣清亭當之則其地屬齊無預於衛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陳嬀姓侯爵國虞舜之後武王封其裔孫滿於陳是為胡公以奉舜祀其地為宛丘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是也傳十君而至桓公鮑蔡姬姓侯爵國出自文王第五子叔度監殷以叛誅成王復封其子胡於蔡是為蔡仲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故蔡城是其地也傳九君而至宣公考父陳桓公之二十六年蔡宣公之三十二年皆隱之四年也衛人者即擊鼓詩所謂孫子仲也孫氏裔出武公子仲時猶未為大夫而其師又少故稱人小序以為公孫文仲則非矣

然則州吁何以不親行乎方以弑立人心未和故不
敢遠去其國也魯不同行者欲使爲後應耳○鄭在
春秋之初挾強恃詐而黨齊爲諸侯害陳蔡衛者皆
地與鄭鄰而畏其夌虐者也宋殤公以弟馮在鄭鄭
欲納之故爲謀主而與陳蔡衛伐之合黨脩怨之兵
也而衛有弑君之惡亦弗論焉據實直書罪自見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蓋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諸侯之子不稱公子
未爲卿也及進而爲貴戚之卿始稱公子矣翬於隱
公時止爲大夫故稱名桓公時爲卿然後稱公子例

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偃師下○隱公不能自斷專
以兵權授人而卒爲翬所弑蓋於此已不能早辨矣
○翬之會伐再序四國左氏以爲諸侯復伐鄭是也
蓋四國伐鄭更夏一時可謂久矣而鄭人不服故秋
復要魯而伐之否則一事再見當如單伯會伐宋之
例而四國必不重序矣伐而又伐報怨勞民宋殤首
惡之罪可勝誅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凡稱人皆微者蓋未爲大夫則名姓不登於史冊耳
然有以衆辭言者兵興則將卑師少之謂也國亂則
群小專行之謂也以其名賤則亦均爲微者而已殺
州吁稱人衆辭謂殺之者衆也公羊以爲討賊之辭
則過許矣春秋之時弑君之賊人無有以爲非者此
孔子所以懼也若果石碏能伸討賊之義則空谷之
足音也其人雖微亦當特著其名以旌善如紀叔姬
以賢得書之例不得槩以衆人之常辭目之也況其
大夫之告老者乎此與昭十三年楚棄疾殺公子比
書法當互觀然則州吁孰殺之邪蓋州吁阻兵安忍
虐用其民觀擊鼓之詩可見矣人心離怨不以爲君
故衆亂而殺之蓋即從孫子仲南行之兵所爲也凡

國衆之亂未有不依巨豪爲主者特所重在亂故不
斥主名而但曰人耳州吁雖衆亂殺之亦見天理之
在人心者不泯而猶知所惡也稱人以殺例見莊二
十二年陳人殺公子御寇下○州吁不成乎君者故
但書名弑君之賊宜乎人之不以爲君也而春秋討
賊之意已寓其間矣春秋中凡逆賊見殺已絕於國
屬者皆止書名段糾無知徵舒欒盈良霄之類是也
例併見殺公子御寇下○濮衛地衛有城濮宛濮皆
以濮水得名濮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
南經長垣縣而東南至鄄皆衛地也杜元凱於宛濮

註云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以水經考之其本蓋流經鄄城雷澤郕鄉之地以東合於濟者也詳見五年衛師入郕下左氏附會州吁朝陳之說而賈逵氏因以為陳地索隱於史記衛世家已辯其非矣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人衆辭晉亦莊公之子桓公之弟是為宣公書名者晉未為卿爭國之辭也衛自州吁見殺至是逾三月矣莊姜在內大臣無權議立嗣君久猶未定豈以晉本淫人不欲使君國乎晉見其遲疑如此必陰結國人而衆共立之既殺州吁又專立晉則衛國之權盡

移於下矣此與唐藩鎮擅立節度使無異故立君未有書者特書衛人立晉以見國人擅置其君自此始也為世道計者豈可以忽而不圖哉然州吁弒君衛人為亂而王朝不問逆黨無所懲焉此周政之所以不綱而春秋之所以作也

五年癸亥

春公觀魚于棠

魚與漁同觀取魚以為樂也○棠魯地杜元凱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觀魚臺今為魚臺縣地○古之人有臺池鳥獸未嘗不遊觀也然必與民偕樂出無非事必有所補助夏諺所謂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是也今至於棠則遠出國都矣以之省耕省斂可也而曰觀魚則見其為魚而出非為民也夫取魚漁師之事耳國君而觀魚不亦慢遊乎○觀魚書公與桓四年公狩于郎義同

夏四月葬衛桓公

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陸淳氏曰侯伯子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也謚不得云公者謚王所賜也程正叔曰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歿於婦人之手曾子

易簀而歿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為乎胡康侯曰謚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弒何以為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汪克寬氏曰先王之制諸侯初立喪畢則以士服見天子而賜之命及其歿則臣子請於王而賜之謚今衛桓公謚不當其行號不同其爵春秋據事直書而罪自見矣○今按古無謚法至周始有之蓋周公相武王立此法以示勸懲亦密矣然禮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大夫之

諡請於諸侯諸侯之諡請於天子是勸懲之權制於上也使由臣子其心豈忍以惡諡加之君父哉乃謂死而以美諡諡君爲知忠孝者不肯爲豈人情乎惟天子至尊無與制者諡禮則舉於臣子但先王之法本合天下之公而以天命行之故天子稱天以誄臣子率由舊章不敢私焉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正爲此耳此武王周公所以警後世爲不善者之大義也世之衰也諸侯死不請諡而天子亦不知畏天守法則無怪乎其加溢美之稱矣鄭漁仲於此亦知人情有所不安而盡謂惡諡非所以加君父如此則諡法無所關於勸懲而秦始皇之除諡法不爲過矣不亦失周公立法之本意乎

秋衞師入郕

郕姬姓伯爵文王第七子郕叔武所封國在濮州雷澤東南按濮州即古鄄城也其北爲衞地雷澤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南即漢濟陰郡城陽縣故城西北今濮州南七十里古曹地也其東爲漢東郡廩丘縣廩丘南三十里爲郕廩丘東八十里爲鄆鄆東北即濮州范縣界莊公築秦臺在其西北皆魯濟西田近地也自雷澤以至范縣皆濮水所經以合濟水枝渠之處也郕以小國居魯衞之閒其每見陵於二國也有以哉○郕衞之與國其見入也必於宣公之立有所不服焉耳左氏謂郕人侵衞未見其然也胡康侯曰衞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衞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仲子者惠公之妾隱公之母也觀考宮之事則隱母可知先儒以爲聲子生隱公仲子生桓公前既辯其非矣果如舊說則隱公何爲舍其母而爲桓母立宮

乎且仲子單舉姓氏則魯人實未嘗成之爲夫人也又何由得起爲桓祭母之義乎以隱公平生事實考之始則屈身以交鄰終則用兵以克敵亦武畧之君也心多猜忌或宜有之未必全無智慮者也特立一宮祀其弟母以長邪心何其迂且愚也故立宮者隱公自爲其母而非爲桓也○考者始成而祀也古者重嫡妾之分故於妾母其禮甚畧左氏所謂不祔於姑者禮之正也雜記云主妾之喪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此謂攝女君之妾而子未及乎爲君者則爲壇祭之也若子既爲君則當有祭所竊意藏主

之處宜在別室不但為壇一祭而已隱公自以母賤望輕特欲隆重而春秋之初尚疑有過故遲遲五載始別立宮此蓋有子則廟之意而未敢遽尊為夫人也禮雖未之有不亦可以義起乎故凡立宮非禮者皆曰立如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是也此不言立者以其得變禮耳言考則已見其為新立矣然則桓公在位何以不為其母立宮歟必以別宮為常矣或隱母遷而桓母祀也故穀梁子曰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何休氏曰禮妾廟子死則廢喪服小記亦曰慈母與妾母不

世祭然妾母之祭似亦宜從親盡而止故喪服小記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是妾祖姑以上猶有祭也而禮以為子死則廢者豈緣隱母子弒廢祭而後儒傳聞邪說誤著為定禮邪要之桓公傳世不絕者其母之祭豈必止於孫哉然則桓母卒葬當從有子則廟之例何以不書乎必其喪在子未為君之世故耳〇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仲子別宮本以義起何以書乎此志禮之變也程正叔曰書考仲子之宮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佾矣

初獻六羽

左氏傳曰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胡康侯曰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今按干羽之舞始於有虞蓋惟禹征苗不服而遂整衆脩文此但練兵備敵不事戰爭之事也故即軍中之器而教之養德干盾也羽翳也干所以扞羽所以麾皆以此習兵使養性情也後世以舜樂盡善遂因之以為常舞爾雅釋言曰纛翳也山海經云五采之鳥名翳蓋即謂翿羣析其羽而注之旗竿之首者

也但舞者執旗則重而難舉故取羽以舞而意則欲其指麾進退不失節耳舞羽必執籥者吹之以起舞也凡舞必先羽而用籥所謂始奏以文也及執干戚者繼進則謂之復亂以武矣此舞干羽之本意也而用羽以祀仲子豈亦魯人以義起耶〇程正叔曰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群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

邾人鄭人伐宋

胡康侯曰主兵者邾也故雖小國而序乎鄭之上

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邾本小國素畏魯強是時魯宋爲黨邾豈敢首謀伐宋以惡魯乎盖鄭莊奸雄挑邾釁宋而推以爲主耳夫疆場之事何國蔑有苟覘知其故而激怒焉且任爲之輔非能自量力者不能無動况鄭莊虛聲足以鼓衆邾人喜於尊己安得不爲其所愚哉此可見鄭莊之奸計矣何以知其然乎觀冬十二月長葛之役宋人報鄭而不報邾則以鄭怨爲深而邾不足責故耳然則左傳載邾人請鄭釋憾之辭豈本鄭莊告邾之事而誤言於邾歟

螟

胡康侯曰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聖人以是爲國之大事故書薛季宣氏曰異天之變也災人之害也賢君睹災變而恐懼脩省消災變之道也今按螟若莊六年歷一秋又災之甚者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公子彄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即臧僖伯其後爲臧孫氏

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伐其國也圍圍其邑也圍者所以絕其往来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必待環攻宜非兵衆不能辦也然而稱人者盖周禮大司馬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又按管仲制齊之法鄉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帥則萬人爲軍也然則二千五百人以上皆可以言師矣若不及此數而精選強兵已踰二千以臨弱國亦足以禁絕其行路而况一小邑乎故圍稱人者亦将卑師少之詞也餘互見僖六年楚人圍許下○長葛鄭東鄙邑杜元凱曰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今爲開封府許州長葛縣在許北五十里○此報九月之伐也夫邾人

主兵與鄭伐宋而宋獨報鄭者可見伐宋之兵起於鄭莊而翦馮之志本宋殤之所急也長葛屬鄭而近許宋因而利之非特許何以能越境而有其地乎然則十一年鄭莊會魯入許之端已見於此矣○胡康侯曰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長葛之圍至於經年而鄭救不至卒爲宋取莊公外示虛聲而國無實政可知矣宋以人圍而不以大衆豈非先有以

是鄭莊之不足畏哉

六年甲子

春鄭人來輸平

輸納也平成也鄭方見迫於宋深懼魯爲宋黨故來求成蓋間魯之計也然是時魯方與宋相睦未遽可使爲讐但先來下魯結其心耳輸義見昭七年曁齊平下張洽氏曰鄭莊之納平爲合黨敵宋計是以不憚屈己請和於魯繼以納祊而未即求許所以爲敗宋入許之權與魯隱亦入其術中而不悟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近齊界上一統志云艾山在沂州西二十五里魯會齊侯於此者是也後漢志註以爲在臨沂縣東南蓋臨沂城在州北五十里故也艾當在中丘西南實魯地也齊侯至艾與魯爲盟爲鄭結魯也○吳澂氏曰前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公始與齊盟蓋皆鄭莊之謀也○今按諸侯脩睦以惇信明義爲本者也魯嘗與宋盟宿矣齊嘗與鄭盟石門矣至此則魯離宋黨而與齊爲艾之盟又二年齊離鄭黨而與宋爲瓦屋之盟又二年齊魯復離宋黨而與鄭爲中丘之盟倏離忽合倏合忽離不過爲結黨行私計耳信義何有焉此盟之所以不足貴也盟不足貴而周官猶設司盟以掌之其法不廢者誠以衰世人心棼棼罔信薄俗已成勢難遽革惟有鬼神之畏天下同情將以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亦神道設教之意所以待小人也以神道開人而猶不警悟民斯下矣且諸侯爲適子時蓋嘗入太學佩服先王之教人不相信而有待於盟已爲可恥況盟而無信乎盟而無信雖盟何益哉

秋七月

程正叔曰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胡

康侯曰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

冬宋人取長葛

何休氏曰不繫鄭舉伐者因上伐圍取也○程正叔曰宋人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弗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強取不可勝誅矣

春秋私考卷之二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

起乙丑隱公七年

盡己巳隱公十一年

會稽季本考義

七年乙丑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惠公之女伯姬之娣也以其母賤故爲伯姬媵待年未及至是始歸耳媵非夫人何以書乎爲莊十二年叔姬歸酅張本也紀亡不歸宗國而奉祀於酅可謂能全婦道矣故蘇轍氏曰書叔姬賢之也胡

康侯以爲叔姬不與嫡俱行非禮之常而引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爲說蓋欲定名分以窒亂源其意善矣但以春秋時考之如宋共姬之媵衛在未歸之前晉齊在既歸之後亦有不能取齊於一時者故待年於宗國長而後歸者恒有之矣蓋嫡既正名則貴賤之分已定凡欲充媵數者雖後至可也豈必同時哉但貴於有節耳況春秋時媵不與嫡同行如叔姬者亦多而書於經者甚少則叔姬信乎以賢而得書矣

滕侯卒

滕始此滕侯不知其名無其受封之始詳見十一年滕薛來朝下○凡訃喪未有不以日者滕侯卒無日不訃喪也不訃則何以書卒魯往弔也不書葬者不會其葬也凡小國力不能備喪紀者禮多從畧或以先君命不敢煩大國之弔者恒不訃喪其弔與否則厚薄存乎其人愛惡存乎其事各因其義求之斯得矣餘詳見三年宋公和卒葬及僖七年曹伯班卒僖九年晉侯佹諸卒下○杜正叔曰不名史闕也詳見八年宿男卒下○胡康侯曰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侯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

夏城中丘

杜元凱曰中丘在琅琊臨沂縣東北按臨沂即今兗州府沂州也詳見襄七年城費下今以水經考之則中丘在沂水之東其東爲向其北爲鄆其南爲郯而

西逾沂水則閔二年齊遷之陽也距魯已將三百六
十餘里不知何緣有此遠邑在界外乎意者當連沂
西費枋之地而後人因水道變遷誤記於水東耳〇
中丘近莒之地也莒雖小國而界於東夷隱公之時
肆行無忌怒何服魯則入其國都既又取紀牟婁駸
駸乎爲魯疆埸之憂矣故城以備之且以爲向之外
應也〇孫明復曰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
可妄作故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時謂周之十二月
夏之十月非此不時也然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
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

胡康侯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
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龍見
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城
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
物議遠邇畧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
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爲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
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又曰爲
政以民力爲重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葉夢得氏曰魯之城邑多出於畏齊畏晉畏邾畏莒
　則大夫強而自城其邑未有無故而爲之者也

不能以時舉其政事致而爲之備以奪農時春秋所
以書也〇餘見桓十四年御廩災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諸侯兄弟
稱名例見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下〇
聘問也天子問諸侯之禮也諸侯不得遣使聘於諸
侯春秋之初其事罕見齊僖欲爲鄭結魯特使弟來
而恃其強大故僭行聘禮此豈所以結魯人之心哉
聘例詳見十一年滕薛來朝及文四年甯俞來聘下
秋公伐邾

左氏傳曰公伐邾爲宋討也然邾人與鄭伐宋已及
二年而魯始爲宋伐之者蓋鄭既結成於魯故緩於
責邾而鄭交猶未固也至是復聲邾罪正以見魯之
於宋猶未絕耳〇自此邾服於魯至桓八年始又伐
邾以其從違不常故也十七年復伐則又爲宋矣〇
胡康侯曰奉詞致討曰伐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
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
無詞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周公第二子所食采邑因以爲氏在畿內舊說本

封在漢汲郡共縣今衛輝縣西南二十里有凡城齊
領讓氏曰本封絶滅食采畿內今按周公次子止宜
食采不當封畿外地共縣之凡恐亦附會耳伯字天
子大夫也詳見元年祭伯來下○王臣以天子命來
聘者不過為求利計耳豈眞以親諸侯之故哉凡書
皆譏也詳見九年南季聘及僖三十年宰周公聘下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戎註見二年會戎于潛下楚丘在戎西北其西南漢
置己氏縣以戎姓得名也則楚丘本曹地而近戎者
也詳見僖二年城楚丘下○伐者聲罪致討之名凡

伯嘗求王命需索諸侯所過道途不勝暴虐戎雖有
辭於伐然執辱王臣則蔑周室矣書伐書以歸罪凡
伯辱君命也隱公不能嚴兵防衛以導凡伯出疆而
使戎得伐之以歸亦豈知重王使謹臣禮者哉○或
曰伐當作執盖字之誤也
八年丙寅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一名犬丘即桓元年會鄭伯于垂之處杜元凱曰
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水經註曰縣東五里有垂
亭按句陽城在今兖州府曹州曹縣北一二十里蓋曹

地當宋衛之間者也但以其界在衛南故杜元凱誤
以為衛地耳○宋衛本與魯為黨以魯既許鄭平亦
將要齊以絶鄭故為此遇而尾屋之盟議在此矣然
以遇禮見者恐泄所謀欲客其迹耳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鄭伯稱使特重其事也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
納幣下宛稱名未為卿也例見本年無駭卒下杜元
凱曰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琊費縣東南按費縣今
屬沂州詳見襄七年城費下○前年鄭雖納平於魯
而交猶未固不足以離宋黨故復以祊結之祊田近

魯魯所欲得而鄭遠控制為難則棄以與魯以利餌
魯之術也然度其時猶恐魯人不欲當未遽言易許
也不然則許田何待四年之後始加璧以假乎左氏
謂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蓋因其終而逆探鄭
志耳呂大圭氏曰左氏言以祊易許經文未見以祊
易許之事是時鄭結魯非魯結鄭也○胡康侯曰周
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
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
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　成王
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

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毋弟
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
之旁不足爲其邑矣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
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
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
以先祖所受之邑矣今按魯有許田爲朝宿之地鄭
有祊田爲湯沐之邑本以其上世有功於王室而賜
之非爲親也先王時所謂慶以地者此亦其一端歟

庚寅我入祊

祊有城之邑凡言入者皆入其城也入者難辭祊去

鄭遠而貢賦輕安於鄭而不欲服魯者也故以威強
之而後得入入以日別可以見其得入之難矣祊非
我有而委之於我者也鄭不復理焉故稱我爲國以
義不以利他人分邑受爲已有而不顧民心之不服
也義安在哉趙伯循曰我入祊義與歸入之入同言
不當入也與用兵之入不同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宣公考父卒子封人嗣是爲桓侯

辛亥宿男卒

胡康侯曰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

而自別於大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爲諱周
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
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
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
不以名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
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譏矣故傳此義
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
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汪克寬氏
曰宿男元年同盟杞與魯結昏而成公卒不書名滕
同伐秦而成十六年滕子卒不名皆史失之今按諸

侯死則稱名乃策書常體聖人亦仍舊而已矣豈有
所增益於其間哉蓋諸侯之衆不誌其死則已耳死
而不名則其世無所別矣故凡不書名者皆闕文也
○卒書日訃也隱元年宿嘗與魯盟故來訃魯往弔
故書○赴與訃通用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穀梁子曰諸侯之參盟於是始夫參者參錯之意諸
侯相參錯爲盟而各爲一黨也古者諸侯非王事不
踰境則踰境而盟非禮也春秋之初魯之於邾於宋
於戎紀之於莒雖非請盟於天子然猶以壤地相連

謀甚不恊亦衰世不得已之事也及石門之盟齊鄭遠國相聚爲盟則合黨矣然猶二國特盟耳至是宋合齊衛爲參盟而競立私黨矣合黨之風日熾則世道何所底極乎春秋書此蓋傷之也○是時宋衛一黨也齊鄭亦一黨也宋衛欲致齊以絶鄭故爲此盟然齊方雄長山東不爲宋下陽示腹心而已不逾年而即會防以謀伐宋要盟何益哉陳傅良氏曰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然則盟主之興其亦有感於私黨分而約劑亂歟其後盟主不作而諸侯之盟復相參錯矣故參盟者無主之盟也非以三國爲限也但始於

宋齊衛之三國故相仍以爲參耳餘見昭二十六年盟鄟陵下○瓦屋即瓦亭蓋南燕地而北近於衛者也詳見定八年會瓦下杜元凱以爲周地非矣

八月葬蔡宣公

蔡侯卒兩月耳而葬太速者穀梁子曰故也今不詳其何故例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意畧可推矣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稱人微者也先儒謂小國無大夫正此類耳然公子意恢年夷莒卿之見於經者也挈慶庶其莒大夫之見於經者也安得爲無大夫乎意者小國一卿其大夫亦多不備故常以士攝行抑或下大夫止可以當大國之士而初試爲大夫者亦不得同於實授故以列於微者而名遂不登於史策歟杜元凱曰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蓋謂此矣後凡滕薛小邾以人與諸侯之會者倣此公與莒微者盟而不諱則後凡與大夫盟而言諱公者皆不通之論也○浮來山名一統志在莒州西三十里漢屬琅琊郡東莞縣水經註曰沂水東逕蓋故城南又東逕浮來山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縣故鄆也張洽氏曰浮來莒地杜

元凱以爲紀邑非矣○七年城中丘所以備莒也至是公復親往其地屈已要盟則以莒強懼其爲患耳莒爲地主僅使微者盟公倔傲無禮可知矣魯將黨鄭圖宋而甘心屈於小國勇怯失中如此何以使人畏威懷德哉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凡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不得復以君屬稱及其既長則即當爲之別宗而賜之族矣賜之族者孫常以王父字爲氏而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則因其始受而命之者也無駭公子展之

孫命爲展氏禮之常爾杜元凱以爲無駭卒而後賜氏故不稱氏胡康侯因之亦謂無駭書名未賜族也則終身爲大夫而無氏可稱是天下當有無族之人也豈禮也哉今以宋蕩伯姬觀之伯姬乃公子蕩之婦其孫意諸之母僖二十二年伯姬爲其子求婦巳繫之蕩則不待意諸卒而始賜之氏義可見矣然則無駭何以不氏未爲卿也凡貴戚者爲卿則稱公子公孫如公子益師公孫玆之類是也別族者爲卿則以名繫氏如季孫行父臧孫辰衛齊惡晉士燮齊崔杼之類是也而以親故世故始得爲卿之意亦因可

見焉其未爲卿者則不書氏如無駭溺之類皆貴戚之爲大夫者也挾柔鄭宛之類皆別族之爲大夫者也故翬未爲卿則不稱公子蕩山未爲卿則不繫之族至於小國亦然如意恢稱公子牟夷以名繫氏則皆爲卿者也履緰慶快庶其黑肱之類單舉其名則皆爲大夫者也其別如此而大夫非親故世故則不得列於貴卿亦可見矣故大夫名而不氏以別於貴卿耳豈真有未賜族之大夫哉左氏於莒挐曰非卿也亦可以爲大夫稱名之一驗矣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挾在位日久不得爲卿見其不輕授也其後官人以世至於籍父祖餘蔭當其始仕而即得爲卿則失先王之禮意矣故胡康侯曰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欲考治亂之迹者宜於此求焉餘見僖十六年季友卒下〇無駭書卒以大夫者君之股肱死當加恤也王葆氏曰凡爵未至大夫謂之微者不列於春秋苟列則大夫矣〇不書日不卒於位也例見宣五年得臣卒下

九年丁卯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南仲之後季字天子畿內大夫也義與七年凡伯聘同餘見僖三十年宰周公聘下〇程正叔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脩臣職朝覲之禮廢絶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胡康侯曰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

三歸脤者一賵葬者四則閒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夾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穀梁傳曰震雷也電霆也胡翼之曰震霹靂也電者陰繫陽爲雷之光也胡康侯曰震雷者陽精之發雨

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爲感之也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庚辰大雨雪

挾卒

例見八年無駭卒下

夏城郎

郎魯南鄙地鄭漁仲曰單州魚臺縣舊有郁郎亭按魚臺今隸兗州府蓋近宋之地也魯啗祊田之利而將爲鄭伐宋矣故先城郎以備之義與七年城中丘同趙鵬飛氏曰郎逼宋魯將比會齊鄭伐宋恐宋擣虛故城以備之不暇顧天時民力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周禮大宗伯曰時見曰會鄭玄氏曰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賈公彥氏曰命事者謂命以征討之事即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

是九伐之法也爲壇會盟之事同此古禮也諸侯不得專征何爲而有會乎不過合黨決疑以行其私耳故趙伯循曰凡相見於外曰會春秋之代則多自於黨讎矣○春秋之初齊鄭爲黨及六年鄭來輸平而齊亦結魯艾之盟年之聘皆爲鄭也八年齊雖與宋衛盟瓦屋然亦陽示腹心而已豈眞與宋合哉至是將謀伐宋即魯會防蓋先堅魯黨鄭之志耳明年鄭伯同盟中丘乃始定議而伐宋之兵舉矣此皆鄭莊挾馮傾宋之計而齊則協成之者也○左氏稱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宋則過信傳聞

之説矣鄭莊公自入春秋以來常以外諸侯行事何
嘗爲周卿士哉或者以王室懿親適封畿内籍其父
祖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因假借餘威以恐動鄰
國耳此鄭莊所以爲小人之雄歟齊僖與之比周致
魯同黨凡其所爲若隱大然惡亦不在鄭莊下矣○
防魯北鄙近齊之地莊二十九年所城者即其地也
杜元凱以爲在瑯琊華縣東南則今青州府諸城縣東
南一百五十里其在山東尚遠非齊魯所由之道高
閔氏以爲宋地明年公敗宋遂取之是指後漢志山陽郡
昌邑縣西南之防也昌邑在今兖州府金鄉縣界本

宋地之近緡者魯方與齊爲謀必欲隱密其跡豈肯
先至宋地邪故其地當在魯北也詳見襄十七年齊
高厚伐我北鄙圍防下又按公羊防作邴蓋即枋也
枋近中丘於理或然

十年 戊辰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此爲鄭謀伐宋而爲師期也中丘見七年城中丘下
其地臨沂水順沂而下可至宋之東鄙自郎而西以
達于菅即宋之西北鄙也翬之伐宋由東道入正兵
也公之敗宋由西道入奇兵也蓋謀定於此而其事
則責成於魯也蓋齊鄭以利啗魯苟有俘獲盡許歸
之而使專致力耳故翬率大衆而齊鄭但以人從公
則身親設伏而誘宋敗菅所取二邑齊鄭不與焉意
可見矣隱公爲利所動墮於鄭莊術中以讐爲好之
宋卒以兵權授翬功高不賞之故禍在蕭墻魯不省
悟其至於見弑也宜哉○劉原父曰德薄而多大功慮
淺而數得意備其四境禍反在内可不哀歟孔子曰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翬不稱公子猶未爲卿也掌兵日久而不得爲卿翬

於此不能無怨望矣憾而能眕者鮮况兵權在其手
乎故桓之弑隱翬成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郜　辛巳取防

不言戰而言敗者未嘗期戰而即設詐謀以誘其敗
也胡康侯曰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杜元凱曰菅
宋地蓋在北鄙郜本姬姓子爵國文王第十一子封
於郜杜元凱曰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者是也按
城武今屬兖州府即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之郜蓋
先爲宋取而遷其君於南以爲附庸其地亦在城武
當北郜之南謂之南郜僖二十年郜子來朝是也郜

之故地是爲北鄙宋實邑之故魯取鄙與取邑之辭
同防宋北鄙邑近鄑詳見九年會防下啖叔佐曰取
鄑取防上言敗宋師則宋邑可知也○家鉉翁氏曰
魯於宋本無纖芥之隙徒以歸祊之故爲鄭所役暈
帥師會三國公復自出奇兵以襲人之虛而取其
二邑所以著其暴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高閌氏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
宋衛乘其虛而入之○宋衛貪進伐戴故又爲鄭取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鄭伯伐取之

戴國名不知其所出杜元凱曰陳留外黄縣東南有
戴城今開封府睢州考城縣也○取者悉虜而俘之
之義與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十二年鄭罕
達取宋師于嵒之取同蓋俘其衆非取戴也戴方見
伐於三國未爲所得鄭何取戴之有三國將卑師少
而鄭莊則親將以取之亦不得謂鄭爲以寡覆衆也
○高閌氏曰宋既連兵入鄭又乘勝召蔡人伐戴戴
鄭所與之微國伐之所以報鄭也鄭又伺三國之便
伐而取之盡得三師之輜重焉是宋衛雖入鄭不能
爲鄭之弱也○余按鄭莊人或以爲善戰考之經邑爲宋取

國爲宋入其戰未必善也但論其黷武則亦宜服上刑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近於衛衛之與國故齊鄭入其國以報衛也許翰
氏以此爲兵革之亂者得之詳見桓十二年公會鄭
伯盟武父下
十有一年己巳
春滕侯薛侯來朝
滕姬姓本侯爵國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也武王
封叔繡於滕杜元凱曰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公丘在
今兗州府滕縣西南薛任姓本侯爵國黄帝裔孫奚

仲之後也夏禹封奚仲於薛杜元凱曰在魯國薛縣
薛城在今滕縣東南四十里其滕縣東南近嶧縣者
爲古小邾子國亦邾地之所分也互見隱元年邾儀
父盟蔑下○滕薛南鄰於宋而北近於魯當是時宋
方強横滕薛之地多爲宋侵二國漸削賦不能供其
業朝魯爲魯方敗宋因欲託求降爵也不然則春秋之初諸侯
未有行朝禮者而二國率先下人豈其所得已邪其
後滕即降而稱子薛卽降而稱伯滕事魯而薛事宋
蓋於此已有所處分矣○啖叔佐曰凡朝聘同時至
同行禮則列序之滕侯薛侯是也一前一後不同行

禮則各書之穀伯鄧侯是也故穀梁傳曰猶言同時
也累數皆至也是也○滕薛之朝劉原父以爲譏旅
見是論其末也盍亦求朝聘之本意乎蓋朝者朝事
之名諸侯事天子之禮而諸侯不得以相朝也聘者
下問之名天子報諸侯之禮而諸侯不得以相聘也
東遷以來諸侯放恣凡小國之朝則以臣禮自處大
國之聘則以君禮自居皆非先王之制也觀魯君臣
朝聘鄰國但謂之如而皆諱言朝聘以其非禮之正
耳如此則大行人所謂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
者其說非矣雖卿大夫以事適周亦不敢僭行聘禮

故魯卿五如京師皆謂之如而未嘗言聘則王制所
謂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者其說亦
非矣自漢儒附會禮經而春秋之精義遂隱故諸侯
自相朝聘而亦不知爲犯禮也乃以滕薛同時並至而
區區責其旅見則將使二君分日而行禮乎其瑣屑
亦甚矣餘見文四年甯俞來聘下孫明復曰諸侯朝
天子禮也諸侯朝諸侯非禮也斯皆周室不競干戈
日尋以大陵小小國不得已而爲之爾是故齊晉宋
衛未嘗朝魯而滕薛郳杞來朝奔走而不暇也齊晉
宋衛未嘗來朝魯者齊晉盛也宋衛敵也滕薛郳杞

來朝奔走而不暇者土地狹陋兵衆寡弱不能與魯
抗也春秋之法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踰境凡書
朝者皆惡之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杜元凱曰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按滎
陽今屬開封府鄭州○許姜姓男爵炎帝之後堯時
爲四岳周武王時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太岳之
嗣杜元凱曰許潁川許昌縣今開封府許州也自文
叔十一世至許莊公始見於此○許田先王所削於

許以賜魯爲朝宿之地者也故其地在許謂之許田
世爲許治而納貢稅焉隱公時必以地遠不能控制
鄭利其近已也而欲得之且長葛近許而爲宋所取
恃許而能守則鄭於許有覬焉故啓魯爲時來之會
而連齊以入許許既定而許田復於魯矣夫鄭之歸
祊但資魯以爲讐宋之計未嘗言欲得許田也及魯
取郜防獲利已厚於是乎始有取償許田之意且以
報許此鄭莊之奸計也魯於許田本非所急但以其
近鄭欲索高價焉故未即與耳餘見桓元年鄭伯以
壁假許田下○凡會盟侵伐圍入外諸侯爲主者恒

序於首而魯則不論爲主與否皆會是及之而已今入許本鄭志而序齊於上鄭莊常以其爵尊尊之也書會書及例見二年及戎盟唐下○入許非滅非取非降也但造其國都而已兵入而君臣出避於外則或有之兵退則必反矣左傳所敘許莊公奔衛以下其事似滅似取似降皆與經文不合凡此類烏足盡信哉又是歲左傳載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宋不告命故不書按此事之大者無不告不書之理辯見文十四年春下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按程正叔曰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弒也蓋魯君薨未有不知其地者薨而不地欲以起問見其有故也諱弒言薨者本仍舊史凡弒君之賊豈肯自言其弒必有託辭以謝衆口但國人以事關國惡不敢直言故深諱其實而春秋因之姑以不地見耳隱公之薨桓公主弒而假手於翬其曰館于寪氏在當時罪已不能明矣聖人惡居下訕上安可遽以直辭書乎夫隱之爲君合黨稱兵志存利國必非柔懦不振者而明察猜疑或不能免故無駭嘗掌兵矣而卒不在位翬亦繼掌兵矣而父不爲卿加以桓公性鷙才雄素萌非望此奸邪之所以動於惡歟左氏載隱公將授將老之言大抵本於攝之一字似謂隱公久居桓位宜於與桓不得以君禮自處者亂賊爲邪說以文奸率多如此而後人遂爲其所罔孔子懼作春秋其以此夫餘互見宣二年趙盾弒君下歐陽永叔曰魯隱公南面而治其國君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爲君也孔子脩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

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邪觀於此說足以證公薨不地之爲桓公弒矣○不書葬左氏以爲不成喪是也不成喪則亂賊肆爲邪說不君其君故不討於諸侯不以禮葬而諸侯不來會矣魯臣子蔽於邪說罪亦見焉公穀皆謂賊不討不書葬其義甚正但以蔡景公許悼公之葬推之例不可通故凡不書葬者皆據其不以禮葬之實而義自見矣詳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

春秋私考卷之三終

春秋私考卷之四

起庚午桓公元年

盡丁丑桓公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桓公

惠公子隱公弟名軌一名允在位十八年謚曰桓母聲子先儒以爲仲子非也辯見隱元年春王正月及五年考仲子之宫下夫人文姜娶在三年薨在莊公二十一年

元年庚午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弑立奸黨輔之而諸臣亦無一人言大義者則其位安矣故逾年改元年即位以正其始而會無臣子於此見焉凡篡弑之賊春秋皆成之爲君如會桓宣之稱公鄭突衛剽晉夷吾齊商人蔡般之稱伯稱侯正以不沒國人君之之實罪當時之莫能討也歐陽永叔曰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春秋皆不絕其爲君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

之罪不可得而掩爾永叔之言誠得春秋之意然諸君所以得成爲君者亦以國内無二君也如昭二十三年敬王在國則尹氏立王子朝不得稱王矣○朱仲晦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以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先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按朱子此說乃即位之通禮故附於此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入許之後許既不得專有許田於是鄭求於魯矣垂之會請許田也張洽氏曰公篡立而懼諸侯之討己欲外結好以自固因鄭伯嘗歸祊以易許田而未遂乃求好於鄭鄭亦欲乘此機遂求許田故與桓公會于垂則其說過矣桓公篡立必有說以文其奸而諸侯亦不以爲賊矣況當隱公末年即與鄭入許則易許豈待桓公時有所挾而然哉○垂曹地註見隱八年宋衛遇垂下蓋鄭適魯之道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所以供朝宿朝覲禮廢魯人非所急也但欲得
鄭高價而陽示以不欲棄之之意故鄭伯加璧而以
假爲辭魯既得璧乃方以許田與鄭耳陳傅良氏曰
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辭也爲恭也春秋之初諸侯爲
惡必有詞以自文夫子傷周之弊曰利而巧文而不
慚於春秋著其事所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
以發明鄭莊之欺也胡康侯曰湯沐之邑朝宿之地
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
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
地矣○祊以邑言許以田言說見僖三十一年取濟

春秋稗考　〈卷之四〉　三　桓元　亯

西田下而許田則許所治地非邑田也按詩於僖公
稱其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則鄭假許田至僖公時
畏魯強而返矣鄭不使人歸魯魯不使人取復其故而
已故不見於經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及者兩相欲之辭謂其情彼此敵也而以此及彼所
以別內外也越之盟鄭以許田既假而懼有渝也穀
梁以爲及者內爲志失之矣及例見隱二年及戎盟
唐下○杜元凱曰越近垂地名

秋大水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啖叔佐曰凡水旱皆
書時者爲其父乃成災故不可書日月也○程正叔
曰君德脩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
乃其宜也

冬十月

二年辛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督宋戴公子說之子也說食采於華後世因以爲華
氏督書名與莊八年齊無知同例見隱八年無駭卒
下○宋殤公在位四五興兵爲忌馮而與鄭讐也鄭

春秋稗考　〈卷之四〉　四　桓二　言

莊公挾馮在國合齊魯以擯宋豈無異謀乎華督欲
專宋政則曰民不堪命而弒殤公其實陰倚鄭莊爲
主也而宋魯自同情矣觀三月魯齊鄭往會于稷以
成宋亂其意可見左傳序宋殤公亟戰殘民之事乃
華督文奸惑衆之言耳殤公既弒督召馮于鄭而立
之是爲莊公難以言不聞乎故矣公羊直謂莊公馮
弒與夷則過耳餘見隱三年宋公和卒下

及其大夫孔父

孔氏父名也爲卿也杜元凱曰孔父稱名孔穎達氏
曰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

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爲名嗾叔佐趙伯循皆
以父爲字而孫明復則曰孔父字者天子命大夫也
夫天子命大夫如祭仲單伯女叔原仲皆繫以畿内
之邑而孔之爲氏則出自宋湣公子弗父何至孔父
四世爲宋公族非畿内邑也安得與祭單女原同例
乎而況春秋中凡稱父者皆名也詳見隱元年邾儀
父下○及累及也殤公被弒而孔父捐生赴難因遂
及之耳三傳皆以爲先殺孔父則於法宜書宋督殺
大夫孔父遂弒其君與夷今於孔父書及則因弒與
夷而及孔父明矣及例見僖三十年及公子瑕下○

春秋書大夫之死難者三孔父仇牧荀息皆忠於所
事而無二心者也凡非其本心與動於私者皆不預
焉

滕子來朝

隱公末年滕之朝魯稱侯距此三歲耳遂降稱子蓋
滕之封境爲强暴所侵因土地之削不能備朝貢之
禮前既與薛因朝以訴之而此則果以子禮見焉薛
不復朝者滕向魯而薛降伯以向宋分事兩國矣不
然安能免於爭討乎○孫明復曰杞公爵也滕薛皆
侯也入春秋杞或稱侯或稱子皆降也滕或稱侯或

稱子稱侯正也稱子降也薛或稱侯或稱伯稱侯正
也稱伯降也此盖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朝會不常彼
三國者力既不足禮多不備或以侯禮而朝或以伯
子而會故孔子從而録之以見其亂也滕子朝弒逆
之人其惡可知今按杞本伯爵春秋中始終稱伯中
間惟兩稱子實非公爵亦非侯爵也辯見莊二十五
年伯姬歸杞下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氏傳曰爲賂故立華氏也觀經於亂言宋則似意
在宋莊公恐非專爲華氏發耳督之弒君本爲立馮

也鄭之讎宋本爲助馮也馮立而鄭莊之志遂矣謀
起於鄭莊而事濟於齊魯陳三國之合黨此天下之
大惡也特書曰成宋亂者則見弒君之謀起於立馮
馮不得辭罪焉而成之者四國耳下書取郜大鼎而
曰于宋則信乎不止爲華氏矣○杜元凱曰稷宋地
○按春秋盟會未有書其所爲者惟此年會于稷僖
二十年盟于薄襄三十年會于澶淵皆書所爲以其
事有可疑也稷之會四國會宋地疑於立華氏故特
書成宋亂薄之盟楚致魯會疑於魯求楚故特書曰
釋宋公澶淵之會晉人大合諸侯疑於謀中國故特

書曰宋災故皆所以別疑也而得失具見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戊申納于大廟
郜註見隱十年取郜下宋初遷郜而得其大鼎故謂之郜大鼎大廟魯周公廟也四國皆有賂鄭必厚焉魯但得其鼎耳以内事故書魯桓弑君之賊而反取人之賂以歸則有以自文其奸而人亦不以爲賊矣胡康侯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弑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寘于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程正叔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紀侯國弱見迫於齊志欲託魯故以朝禮媚之然則魯宜爲紀謀矣何以紀侯七月來朝而九月即入其國邪蓋紀雖託魯魯則因而責利焉不遂所欲故入其國耳及既得賂然後始終助之非誠爲姻好爲邦交也胡康侯曰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去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弑君之賊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曼姓商之侯國唐置鄧城縣今湖廣襄陽府北二十里有鄧城即其地地以國者鄧亦與焉杜元凱以爲頴川召陵縣西南之鄧城則爲蔡地恐未必然蓋蔡與鄭會則本蔡意而亦鄭所急也何爲一會之後漫不經心則不若以鄧爲地主之國而求此會者爲切耳○左氏傳曰始懼楚也胡康侯曰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荊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

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蔡鄭鄧三國皆在楚北境而鄧爲尤近是時楚武王熊通始僭稱王憑陵江漢鄧先患之然漢東諸侯猶親中國也故爲地主而會蔡鄭於其國殊不知蔡桓鄭莊本無遠慮不足與謀者也後五年鄧侯吾離奔魯蓋恐此日迫於楚而轉託於周公之後矣
九月入杞
杞當作紀詳見本年七月杞侯來朝下
公及戎盟于唐

懼戎爲患故脩舊好亦猶隱公盟戎之意也

冬公至自唐

按胡康侯曰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竊謂此三例者求之通經多有不合豈敢以爲是哉蓋凡書至者皆爲飲至也左氏所謂反行飲至者是已而策勲不預焉夫飲至必有所爲或喜其成或幸其免或飾其耻或大其功下有慶賞則上有燕賜如漢

巡幸車駕還宮而置酒奉觴上壽其禮特異非若君行告廟之常矣孔頴達氏曰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廟中飲酒爲樂也切嘗考之禮註云燕于路寢相親昵也左氏飲至之說恐宜如此豈可以飲酒爲樂言於告廟時哉若策勲則另是一事非謂飲至者皆有勞可書也故自外至者恒不書而書者皆有爲也隨事以觀其義自見春秋之初禮猶未繁桓文之世事猶有制故會盟圍伐書至者間一有之文宣以來虛文日盛而飲至之禮日以多矣惟夫人之至得禮之正其他書至非美詞皆言其侈也然則昭公出奔歸而居鄆雖告廟之常豈能如在國哉而如齊如晉與會鄟陵皆書其至於居鄆之上何邪按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國返鄆亦或告于祖禰但書至之義則不以其告廟也正見昭公當旅鎖無聊之中而亦與從臣行飲至之禮歡慶如常不恤其所以此鄆之所以不堪而潰歟否則直曰公遜以起居鄆之文足矣安得例以至書哉內大夫見執而歸如季孫行父者亦恒不致而單伯意如叔孫舍皆書至者亦以其至爲幸故賜燕也而侈具見矣若行父則或辭燕耳會則致會伐則致伐侵

則致侵圍則致圍救則致救書法之常也然有會而致伐者以伐爲有功也有伐而致會者以伐爲無功也有會而致地者皆特相會者也此往彼來不過二主致會則嫌於從人故以地致亦侈心也左氏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豈反其言以見聖人之意歟趙伯循曰諸書至自會者所會悉非魯地故知丞稱地皆魯地亦非也按會而致地者五惟唐爲魯地穀厖夾谷黃則齊地也安得以爲皆魯地邪〇盟唐而致者見桓公以得與戎盟爲幸故歸則行飲至之禮也

三年壬

春正月

桓公三年經不書王闕文也先儒以一公之内九十四年皆不書王爲疑遂取穀梁桓無王之說則十年十八年又復書王義不可曉不得不强爲之解矣且春秋書王本明大一統之義非以其有當王之實可據也而王月又豈魯國之所得私哉當時天下之弑君者亦多矣如宋督宋萬晉趙盾鄭歸生之類皆以逆賊得免於討未嘗以爲無王也何獨以桓公歸罪天王失政而不書王乎故惟闕文之說庶於義例可通耳然簡編剥蝕傳寫脱訛歲月既久不可得知其詳矣孔子曰多聞闕疑其殆此類乎

公會齊侯于嬴

杜元凱曰嬴齊邑今泰山嬴縣按漢泰山郡治奉高奉高故縣在今濟南府泰安州東水經註稱奉高縣北有吴季札墓在嬴縣西六十里而一統志以爲嬴在今泰安州界矣○齊僖至嬴而與公會欲以女配桓固魯黨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公羊傳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曰相命而信諭以是爲近古也荀卿亦曰春秋善胥命夫公穀之學同出一師而荀卿則又傳之穀梁者也故其爲說無異然此但可以矯末世屢盟長亂之弊耳春秋所書之義恐或不然故趙伯循曰會遇亦並不盟豈皆是約言而退何得獨異此文且二君並非賢君又無殊異之迹據經文直譏其無人君之禮爾按古者諸侯非王事不踰境齊衛二國何爲而相命邪盖隱公末年魯齊鄭爲一黨宋蔡衛爲一黨而齊衛接壤勢力皆强猶未合也今齊僖至蒲與衛相命使彼此不相疑不過爲私黨計耳烏足善哉○按高閌氏曰胥命者相推爲牧伯非也汪克寛氏曰齊衛胥命之後不聞有會盟侵伐之事僅能一戰于郎一盟惡曹則非相推爲伯矣盖胥命者相結以言而不盟而相結之善惡則存乎其事耳○杜元凱曰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按長垣今屬大名府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當依公羊作紀說見二年杞侯來朝下郕當作成杜元凱曰成魯地在泰山郡鉅平縣東南按後漢志鉅平有陽關亭註云桓六年會于成即孟孫氏之邑

也今按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寧陽縣境内又云泰安州南五十里漢鉅平縣又云陽關在魯城北魯城蓋古曲阜之名也今以水經考之成當在東其西即爲陽關皆在汶水之南而鉅平故縣當陽關之西在汶水北而寧陽爲魯闗邑則汶南也魯在汶南則成之爲魯地信矣○魯去年之入紀也本責賂於紀今旣得賂故公與之會自此始終爲紀謀矣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

杜元凱曰曆家云日月交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旣者正相當而相掩也程正叔曰旣盡也食盡爲異大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稱公子已爲卿也翬爲桓弑隱者也自是不復再見而卒亦不書蓋不久罷黜其官不卒於位而恩禮薄矣春秋之初仕未世官故猶易退而桓公雄黠有爲才亦足以馭翬弑君貴寵勢必見疑而又欲逆夫人以求嬖幸豈能容於狠惡之朝哉○翬書公子不書卒例見隱八年無駭卒及宣五年得臣卒下○逆女例見隱二年履緰逆女下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姜氏齊僖公之女即文姜也○讙齊魯界上之地後漢志濟北國蛇丘有下讙亭今當爲寧陽縣西界也詳見成二年取汶陽田下○諸侯不得越疆親迎則使公子翬往逆非失禮也齊侯送女于讙而桓公親往迎焉則授受甚明與仲遂僑如之以夫人者異矣故胡康侯曰不言以至旣得見乎公也然則何以書乎娶夫人國之大事春秋之所重也授受之明如此而魯人猶有疑于同非桓公所生者聖人詳書得無意乎先儒見他公有不書娶夫人者求其說而不得則類以爲婚姻合禮者常事不書而於書者毋強爲

之解殊不知隱僖襄昭定哀六公娶在先君之世皆爲公子時事義可畧耳何以見其爲合禮之常邪○夫人書至以其受賀而讌群臣所謂喜其成而歡至者也詳見二年公至自唐下○是年桓公方娶距隱公即位纔十四年則惠公沒時桓必非始生也左氏謂生桓公而惠公薨者妄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曰致夫人也因致女而行聘於魯重在聘矣聘非諸侯所得爲也齊僖強故也義與隱七年齊侯使弟年來聘同

有年

楊士勛氏曰凡書有年於冬下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十二公多歷年所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獨桓書有年宣書大有年者必二公自慚其得罪於天連遭歲歉而以偶得豐登為慶大受賀焉群臣亦不知其為示後也故特書以譏之公羊子曰有年以喜書也大有年亦以喜書也殆謂此矣胡康侯謂桓宣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而以其他年之歉為天理不差是因其君之有罪而并棄其民也夫桓宣雖身負大惡百姓何尤焉而使之同困災傷載胥及溺豈仁人之心哉

四年 癸酉

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張羅守獸之名驅逐守取充數而已不蒐索也惟獸為害然後蒐索取之則謂之蒐蒐蓋獨一為之雖非守取之常亦不盡物也凡狩以其為苗苗除害也則謂之田又謂之苗以其殺也則謂之獮以其捷也則謂之獵皆一事之通名也故春秋所載為狩者四而皆以春冬二時行之為蒐者五而皆以春夏秋三時行之蓋其事本無分於四時特以守取蒐索之義不同故異其名耳後世此義不明儒者轉相附會左氏則如周禮爾雅為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說公羊則為春苗秋蒐冬狩而夏不田之說穀梁則為春田夏苗秋蒐冬狩之說名因時異義遂不通矣然四時之田必先於習戰故胡康侯曰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狩蓋事之大者而亦禮之不可廢也禮欲常行則必有常埶冀犯害民物耳魯之狩地常在大野故常地不書如西狩獲麟是已今遠狩于郎則非常地矣禽荒如此何

以納民於軌物哉○按三傳四時之田皆主夏正為說而春秋書狩則皆周正也然則桓公春正月之狩正合周禮仲冬之時但時方烝祭祀事具脩又祭日恒用上旬而待狩取物不亦遲乎竊疑狩之常期當在祭月之先隨所隙而行事必不限以四仲月而周禮四仲月之云必因時祭有常期而發耳蒐義詳見昭八年蒐于紅及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下○凡蒐閱之類皆國事也則不書公此獨書公者謂公以私意遊田非以國事出也而公之好武於此亦可見矣例見六年大閱下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渠氏伯糾字周大夫也晋有狐伯行衛有蘧伯玉皆此例也杜元凱以伯糾爲名則不察於經傳凡言伯仲叔季者皆字也胡康侯以伯爲爵則又不知陸淳氏所謂畿内諸侯皆曰子之義矣惟孫明復以渠伯糾爲周大夫而渠氏伯糾字者得之稱氏而繫之宰非實爲冢宰也蓋以大夫攝之如王驩以蓋大夫攝卿奉使耳糾苟實爲冢宰則不得稱字矣春秋中天子畿内之卿皆有爵者爲之故蘇子尹子單子劉子不書官而書爵以明非有爵不得爲卿則所重在爵

而有權寵者不論其稱否無攝無常則不得以專官書也宰位六卿之長常以三公兼之則有專職而加宰如宰周公是已其任最重非可以字稱者也伯糾本大夫有寵於王故得攝宰以行其曰宰渠伯糾亦本其命辭恒稱之實而已矣義與隱元年宰咺歸賵同○程正叔曰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杜元凱曰國史之記必書首時以成歳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

五年甲戌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按杜元凱長歷正月甲申朔月内無甲戌則己丑乃六日也甲戌二字蓋衍文耳○陳桓公鮑卒子躍嗣是爲厲公○左傳載陳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事妄傳也詳見六年蔡人殺陳佗下

夏齊侯鄭伯如紀

如往也非朝也紀鄰於齊懼爲所迫欲尊意向魯以求自助齊欲致之而不得也故與鄭伯親至其國蓋欲挾鄭威而說之附己也以禮下人而不答則有詞於紀矣此包藏禍心之謀而有關天下之故者也若

以爲齊欲襲紀則其時尚早於勢爲難恐未必然耳二姧雄同惡相濟如此春秋之所深惡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氏叔字天子之大夫也子不稱名下士也○胡康侯曰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禄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

叔既囚仲爲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爲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餘見八年家父聘下

葬陳桓公

吳澂氏曰不書月史失之

城祝丘

王葆氏曰祝丘魯地高閌氏曰祝丘齊魯兩境上邑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莊小人之雄也藉其祖桓公父武公相繼爲周司徒而又以王室懿親邇封畿內凡所以假借王威凌躒鄰國者無所不有桓王爲是怒而合蔡衛陳伐之以三國地與鄭鄰亦必同惡故也左氏以爲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則自入春秋以來鄭莊常以外諸侯行事未嘗一日立於王朝何政之可奪且諸侯不朝已爲當時常習周固不以爲異何獨以鄭爲罪邪其說非矣夫鄭莊恣行不道得罪於王苟欲問之討而不伐可也王乃忿然自將不亦輕乎是時尹氏用事其相業可知矣王既親行則三國之君不可不出也而皆以微者往則無勤王之實矣然而猶曰從王者僅存君行臣從之體耳王之威令不能召集諸侯如此何以服奸雄之鄭莊哉無功而還勢所必至則祝聃射王之事不必問其有無矣先儒以爲諸侯不可敵王故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亦近乎迂避矣夫王師敗績于茅戎猶可言也何惜於諸侯抗戰之事而顧盡沒其實乎王

師敗績于茅戎事見成元年○王不稱天者恒辭也說見隱元年天王使咺來賵下

大雩

雩者吁嗟求雨之祭爾雅所謂號祭也鄭玄氏曰雩爲壇於南郊之旁陳祥道氏曰魯以南門爲雩門曾之舞巫在城南古者雩樂舞以女巫所以達陽中之陰也故雩以樂爲主而壇謂之舞雩亦吁號之義也趙汸氏曰凡設壇祈澤曰雩用盛樂曰大雩蓋本此意○雩書秋者謂午未申之三月也凡雩恒以月書事在月也月恒不日以辛爲常也今舉時則三月皆

雩矣觀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定七年一時兩雩則一時三雩豈可謂其無乎餘見僖十一年八月成七年冬○各大雩下○大雩者雩于上帝也雩上帝則徧及於山川百源靡神不舉矣故謂之大諸侯則雩于境内山川而已非若雩上帝之大也趙伯循曰稱大者國徧雩也陸淳氏釋之以爲都邑徧脩所以稱大則與月令大雩帝之說不合且雩常用辛與郊同日其爲祭帝明矣但大之爲義則以偏及群神得名而僣亦於此見焉盖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廟其後因併郊禘大雩而僣之無復

諸侯祭山川之雩矣左氏曰龍見而雩夫龍見建巳之月也經無書六月雩者以其月爲祈雨之常不勝書耳他月因旱而雩則特書以見其僣若月令以大雩帝言於仲夏建午之月則秦制也非古者龍見之雩矣程正叔曰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穀梁子曰雩得雨曰雩不得曰旱殊不知雩更三月尚不謂之大旱乎故不書旱而以雩書舉重之義也餘詳見文二年不雨宣七年大

旱下

螽

朱仲晦曰螽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是時旱而又螽螽歷一秋災之甚者也穀梁子曰甚則月不甚則時此豈知時甚於月乎啖叔佐曰凡螽災多書時明累月有之不在一月也其書月者即當月有之不連月也其書時者即連月有之也

冬州公如曹

州畿内國鄭漁仲曰州地今懷州武陟縣是也杜元凱以爲淳于則地在高密而其來魯之道不當先至

曹矣○州公如曹外相如也而便道來魯則與内事相繫矣然皆爲需索計也書此不惟爲來魯張本亦見周之三公依附尹氏非王命而恣行耳

六年 乙亥

春正月寔來

杜元凱曰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今按來即隱元年祭伯來之來言州公之如曹其實來魯也考之經文不見其有失國之義左氏以爲度其國危遂不復者誤矣又寔來與上如曹隔年語不相蒙或曰有闕文焉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左氏公羊俱作成是也說見三年會郕下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外事用剛日故閱以壬午○閱簡武也蓋數而視之之意古者寓軍政於四時之田皆於農隙講事通謂之閱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皆習武之事而以四時異名也春夏秋三時農務方殷則其法畧冬時農務已畢則其法詳畧則少假時閒小試肄習如坐作進退之法姑舉其槩而已詳則大合車徒備脩戰法一一數視欲

其皆精故謂之大閱耳觀周禮大閱列於振旅茇舍治兵之中則大之爲名比三時獨詳之義也及考莊八年春正月甲午治兵乃夏時之仲冬不謂之閱而謂之治兵可見治兵者小閱之通名也穀梁傳則謂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又以治兵振旅分爲出入二事矣夫穀梁之說與爾雅同其曰治兵本春秋甲午治兵而言也其曰振旅本虞書班師振旅而言也然采芑之詩有曰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則兵以鼓進之時亦可謂之振旅此豈專指班師入國之名哉蓋振者振起之義所以作其氣之息衰即戒嚴之法也茇者萊沛之區所以處其兵之止舍即安營之法也出而治兵法宜併習豈復別有一事哉周禮於治兵之外更立振旅茇舍二名似亦過於分析此傳記之言不合於經義者未敢以爲必是也故小閱則總名治兵大治則總名大閱一詳一畧而義已盡矣先儒以大爲僭天子禮亦由不知此意故耳趙鵬飛氏曰天子六軍魯安得六軍以僭天子哉若魯之車服爲僭已久豈必講武之時偶一用之而後謂之大邪然則大閱者時事之常宜因田狩而素講者也是時齊鄭合黨志欲吞紀紀求魯援魯人患之故不因田狩而

大閱兵車盛暑妨農其失政甚矣○魯事不書主名有二義有公親行者有公不親行者烝嘗郊禘蒐狩閱治之類凡公親出按故事行之而非出於一人之私者則不書以其爲國事也伐入取滅城築浚新之類凡公不親行但使人爲之而名姓不足以登於史冊者則不書以其爲微者也此不言公者爲國講武非公之私也其不地於常地耳餘見四年公狩于郎下
蔡人殺陳佗
佗陳大夫之未爲卿者也舊說佗弒太子免果有其

事則與陳招殺世子偃師事同春秋安得不書今既
不書則是無其事也左氏因陳侯鮑卒上有甲戌己
丑二日妄傳再赴之說而併附會之耳況殺與卒相
距逾二十月其事已遠若不相關者今不可詳矣然
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者也夫陳蔡爲鄰未嘗有隙去
年伐鄭方共從王亦未見其不相睦也蔡人曷爲而
殺陳佗邪人衆辭蓋佗奉使至蔡而爲蔡之亂衆所
殺也設使蔡人即陳而殺佗則應如邾人戕鄫子于
鄫之例而書蔡人殺陳佗于陳矣故穀梁子曰其不
地於蔡也佗至蔡而蔡之亂衆殺之是兩下相殺也

兩下相殺由於衆亂雖鄰國使臣有弗顧焉蔡侯無
政可知矣故稱人者所以罪蔡之國亂也先儒以稱
人爲討賊之辭則豈知佗本無罪之可討哉稱人例
見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下佗之殺也雖不詳其何故
然亦見其奉使無狀足以殺身亦非不辱君命者矣
公羊子以爲佗淫于蔡蔡人殺之亦豈有所傳聞與
特未盡其實而誤謂佗爲陳君耳○佗不稱大夫殺
他國大夫之辭也與襄十二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
發公孫輒同

九月丁卯子同生

同文姜子也是爲莊公胡康侯以爲嫡冢始生即書
于策與子之法也其意善矣然文公與成公黑肱及
子赤子野皆嫡冢也而生皆不書者寓與賢之法於
與子之中耳夫傳子以嫡所以息亂源也苟其人不
足以承宗廟之重則聖人亦豈輕授哉故伯邑非賢
不可以承文考衛絷有疾不可以繼襄公必俟稍有
成立見其可勝付託而後立之以誓於天子既立則
懼生亂不可復易也故齊桓之禁曰無易樹子豈謂
始生即爲世子哉而與赤黑肱子野之生其父又皆
牽於世情莫適爲主實未嘗立爲世子也不然春秋

豈不以此爲重而盡畧其事乎然則子同始生而即
書之何也桓公客死於齊文姜因致淫縱魯人咎之
而併疑同非桓公之子矣然自齊侯送姜氏于讙之
後公與姜氏如齊之前魯以援紀之故與齊不相往
來而襄公嗣位近在桓十五年又以單伯逆王姬之
年計之則子同生之時襄公當尚少也魯人豈疑其
爲襄公子哉或以公子翬貴寵出入禁闈而致疑焉
則不可知耳然桓公性黠才雄必不輕貰當此時夫
人猶未敢失正也聖人懼人之惑故特紀子同之生
而於公子翬逆女書之獨詳其顯微闡幽可謂至矣

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殆謂此乎

冬紀侯來朝

說見二年杞侯來朝下

七年丙子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程正叔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胡康侯曰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夫二月建丑之月也丑月昆蟲未出用火無害但焚林而田則爲過耳故凡夏時冬狩之月未嘗不用火田而經恒書狩如四年正月狩郎是也此獨書焚則所重在焚矣○高閌氏曰咸丘乃魯地近齊者故孟子以咸丘蒙爲齊東野人杜元凱以爲高平鉅野縣有咸亭則與高氏說不同蓋高平即今兗州府也鉅野西南爲金鄉縣界正魯西狩之常地何必復出地名哉吳澂氏曰咸丘非狩地故譏是也

夏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穀近楚國嬴姓伯爵張洽氏曰在襄陽府穀城縣今

按縣西北五里有故穀城鄧詳見二年會鄧下○綏吾離皆名也朝未有言名者二君何以獨名公穀皆曰失地也失地來奔卑伏屈損則無自立之志矣故本其卑屈之實而稱名稱名例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下魯周公之後人望之國也遠國猶知重之故來相託而不知桓本弒逆之人非可以語大義者因失其親詎可宗哉然則何以不言奔而曰朝邪桓以巨奸要名飾美偶因二君並臨諭以朝禮相見蓋誇示於人雖厚其燕賜而亦不惜耳書名書朝蓋欲沒其實也自是曹及邾牟葛皆覘知桓意相繼來朝而桓之巧於自文見矣○穀鄧特言詳見隱十一年滕薛朝下○按趙鵬飛氏曰穀鄧朝魯終春秋不復見於經意其滅於此也及考莊十六年楚伐鄧滅之穀雖不見而其地已爲楚有矣然楚之滅國如滅弦滅黃滅夔滅江之類雖在所傳聞之世春秋必特書之安有穀鄧見滅而皆不書邪意其服爲附庸而實未嘗滅者則不書滅耳如隨在漢東最先怒楚而卒未嘗滅至哀元年隨侯猶復經見則凡近楚之國不以滅書者或皆自相服役爲楚附庸而已豈可遽以爲滅哉○是年闕秋冬與四年同

八年丁丑

春正月己卯烝

內事用柔日故烝以己卯其後烝以丁丑嘗以乙亥吉禘以乙酉大事以丁卯有事以辛巳癸酉郊雩以辛義同○春正月夏之仲冬也烝衆也謂品物衆多之祭也公羊傳曰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杜元凱曰夏之仲冬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黷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氏父名與二年孔父同蓋天子之元士與叔服劉夏石尚同例當稱名者也但由世族進者則係之氏耳杜元凱以父爲字則又與釋孔父者不同矣蓋春秋之中凡繫之父者皆名也詳見隱元年邾儀父下此家父即作節南山詩以陳於王而刺尹氏者也其詩自謂家父作誦以究王訩而可不以名稱乎然則家父蓋賢士也何爲亦聘桓公後又來求車乎蓋執政大臣如尹氏者以天子命使之父以小臣安得不行乎意者家父作詩以刺尹氏必因他日求車使命頻煩而發耳觀駕彼四牡之言亦畧可想矣故家父

實止一人非有二也○天王聘魯三及桓公他公未有若是之多也蓋桓以弒立有歉於心不吝貨財諂事權貴而尹氏專恣政以賄成故於桓公天討不加而反屢示恩寵及其死也猶錫命焉此可見尹氏之亂政矣詳見僖三十年宰周公來聘下

夏五月丁丑烝

五月者建辰之月也以夏時論之則四月爲建卯之月於祭當祠而以建辰之月烝見其欲以豐腆媚神也不亦瀆乎程正叔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瀆亂甚矣

秋伐邾

邾小國爲魯所迫然叛服不常凡加兵者皆不服故也

冬十月雨雪

程正叔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即隱元年祭伯之族○當時天子微弱制於權臣凡諸侯有女欲求爲后者必先結權門然後始通媒議觀桓王嗣位十有七年其齒必長而尚未成婚意可推矣蓋祭公當尹氏用事之時其來魯必因尹

氏而私交先儒以爲命魯爲主非也程子曰逆王后無使諸侯爲主之理其說是已若果有命魯爲主之事則當稱使矣爲主說見莊元年單伯逆王姬下不稱使例見隱元年紀履繻逆女及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魯以紀方見逼於齊欲假王靈以爲紀重故因祭公之來爲之納女爲后而祭公遂專報可竟自往逆耳趙鵬飛氏曰齊將滅紀紀託於魯魯勢不能庇紀於是爲之謀俾納女於王託王爲重焉祭公因不反命而遂逆王后其說是已遂者急於後事之辭先儒槩以爲繼事則春秋中繼事者多矣如晉

文公伐曹繼以伐衛公子遂盟趙盾繼以盟雒戎而皆不書遂則凡言遂者皆狀後事之急也而得失則存乎其事矣祭公此行欲以逆后爲功而急於裁決者也故稱遂趙伯循曰遂逆者譏不躬白於王是也非恃尹氏安敢如此而世卿擅權之迹著矣以天子而不能保其后家卒爲齊滅強之凌弱而無忌也豈非小人用事政權下移之所致哉

春秋私考卷之四終

春秋私考卷之五

起戊寅桓公九年

盡丁亥桓公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九年戊寅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字姜姓是爲桓王后○按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不書歸而此獨書歸者以其過魯國都也凡王后非過國都則不書歸○胡康侯曰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

宫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公羊傳曰京者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蓋國有主焉則衆心歸而體勢大矣餘互見昭二十二年王猛入王城下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姬姓伯爵國武王封文王子叔振鐸於曹其地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漢濟陰定陶縣是也按定陶在今曹縣東五十里振鐸傳十一君而至桓公即此年曹伯終生也○稱使者欲重其事也而不知其非邦交之常矣詳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曹世子射姑來朝先儒以爲曹伯有疾故也觀終生之卒近在明年正月則此時必已有疾矣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魯而使世子哉蓋魯桓好爲夸大厚遇過賓素有

欲人親己之意而曹在魯之西南國弱未有所屬或者魯桓陰以計致圖歸附中而曹伯欲託其子故弗敢違耳其不能自立亦可見矣或曰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從朝會之禮矣殊不知此乃諸侯所以事天子也若諸侯相朝非先王常典而使世子攝行豈禮也哉朝例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下

十年己卯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曹桓公終生卒子射姑嗣是爲莊公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魯地杜元凱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以水經考之蓋濟西齊南界地也西南距衛尚隔范鄄等邑先儒以爲衛地則遠矣○魯桓公時衛與齊黨而齊以紀故與魯爲讎桃丘之會必魯聞衛侯適齊期戰故往會之將以間齊也而衛已由他道先過矣故曰弗遇若期而背約則但當言弗至耳安得以弗遇言哉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不言侵伐兵至未嘗侵伐而遽請戰也不言敗勝負敵也是時齊欲吞紀而與鄭衛合黨魯則專意援紀者也三國之來戰蓋爲此耳而其曲在彼可知矣餘見十二年戰于宋下○按左氏傳北戎伐齊鄭太子忽救齊大敗戎師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其謬妄甚矣夫北戎在狄北燕西距齊甚遠非能加兵於臨淄之境者假使突然而至亦不過條來忽往耳而鄭復去齊千四百餘里烏能遠待其救邪

且郤戎勤戍大動諸侯不可謂其不關天下之故也而春秋不書安有是理至於鄭忽柔懦昏愚不能自立千載之下猶可想見而盛稱其善戰有功於經何據乎及考魯以援紀之故於齊不親自齊鄭如紀之後與魯不相通者已及六年矣何由而魯乃至齊爲班邪不信經文而信傳聞之說多見其滋惑耳

十有一年庚辰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之君戰罷先歸又使其微者爲盟以固黨蓋欲讐魯耳趙鵬飛氏曰其後齊僖鄭莊衛宣皆至死不復通於魯則斯盟固矣此說得之蓋事有關於天下之故故雖微者會盟亦書之于策先儒以爲必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而後志於春秋則論人之尊卑而不論事之大小矣豈爲切時務哉○惡曹必曹地蓋郎西近曹三國合兵至郎必由曹境以入既歸則遂講盟其地耳○按左傳謂宋預盟而杜元凱因曰宋不書經闕此附會之說也宋莊公雖因齊鄭得立然自會稷以來未嘗一預諸侯會盟則固爲齊僖鄭莊之所擯棄矣且郎南距宋尤近而宋不預戰豈得又預盟乎不踰半載鄭莊甫沒而宋即侮其後人蓋素爲鄭所抑下而欲泄憤懣者久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鄭莊公寤生卒庶子突逐其嫡子忽而立是爲厲公○鄭莊少一時之雄也陷弟害鄰無所不至而謀立宋莊其惡尤甚身歿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遂爲宋莊所反噬爲不善者可以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莊公之卒方踰兩月而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其故也何必慮嗣子有爭爲國蓋嗣君以送終爲大既爲喪主而諸侯會葬者聞之則其位始定庶孽不敢爭矣故凡速葬者皆有故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畿內邑仲字也蓋畿內大夫祭伯祭公之族以天子命而爲卿於鄭亦尹氏之黨也杜元凱以仲爲名非矣例見莊二十五年女叔來聘下○鄭莊公卒忽本嫡子當立但以柔懦昏庸不恊人望祭仲緣此遂制其權遲疑觀望如後世之居攝然忽雖嫡嗣莫適立也是時宋人本無納突之意特以突方在宋奇貨可居欲挾之爭國以取威於鄭而鄭大夫不相下於是宋人執仲以脅之而鄭人震懾遂開門納突逐忽

出奔耳以經文考之義當如此若宋果爲突而發於法應書納突而突歸之後不當遂與爲讐忽果已立則亦應從在喪稱子之例不當以名繫國也宋莊公忘義利之分亂嫡庶之倫此強暴所爲不足責矣祭仲爲諸侯相專執鄭權不能早定嗣君計安社稷而遅疑日久專制事權以致身辱國危豈不有愧於命卿哉

突歸于鄭

突歸于鄭與赤歸于曹例同皆蒙上以接下文故不言國非大義所繫也曰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則突

自宋歸可知曰戎侵曹赤歸于曹則赤自戎歸可知文省而意自備矣不然則闕文耳若忽羈展輿之出則不可以蒙上文忽之奔於衛也羈之奔於陳也展輿之奔於吳也不繫之國則疑於魯事矣餘互見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下○不稱公子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歸易辭入難辭開門而無所阻者曰歸閉門而有所拒者曰入○突立是爲厲公

鄭忽出奔衛

凡未踰年之君例皆稱子而忽不以子稱者蓋權臣專制未嘗立以爲君也稱名者未君之恒辭也然而不稱世子者忽實未嘗立爲世子也國本不定以致生亂鄭莊雖奸雄不得爲善謀國矣凡書奔者皆見逐者也餘見昭元年莒展輿出奔吳下○觀春秋於忽書名之意則一柔懦人耳人心不歸者也左傳載忽爲質於周而陳請娶有功於齊而齊請婚之說何足信哉○忽未嘗立不知何以殊有昭公之謚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大夫未爲卿者也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內大夫與外諸侯盟始此說見隱二年無駭入極下叔當作侯蓋蔡桓侯也先儒以爲諸侯兄弟而稱字則凡

先公之子出與會盟者皆臣禮也法當書名不得以字行矣孫明復曰折魯地○宋莊公弑立本倚鄭莊然得國以來爲鄭所抑故凡諸侯盟會皆不得與焉其積憤久矣故鄭莊卒而即挾突以亂鄭將謂突立則必助己也然而鄭之群臣猶足拒宋突爲衆議所迫既歸即絕宋交宋莊不得志於鄭肯但已乎故魯與陳蔡皆鄭之讐國也合三國以爲盟將爲圖鄭之計矣是盟也宋公爲主故魯公不親行而使大夫往既而五會桓公必欲堅魯之志凡爲鄭也蓋鄭素與齊爲黨宋既得魯以爲應則齊兵不敢擬其後而宋

可專意向鄭耳此折之盟所以爲宋公志歟說者以
爲宋責鄭賂無厭而魯爲鄭平之則似鄭突本因行
賂而得立者何爲一歸其國席未及温而宋公遂與
三國爲黨刱此難以言魯之欲平矣
公會宋公于夫鍾
杜元凱曰夫鍾郕地按夫鍾之爲郕地見左傳文十
二年郕伯來奔下郕者衛之與國也竊疑魯宋爲會
不當至郕地豈以隱公時齊鄭嘗入郕有隙而因以
察其情實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闞魯地詳見昭三十二年取闞下○臣與宋公盟于
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宋莊公欲
結魯以讐鄭之計也必桓公懷疑故數會以堅其志
耳
十有二年辛巳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是也杜元凱曰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
北有曲水亭水經註亦以爲然蓋漢汶陽故縣在今
曲阜縣北境故以曲名池也汪克寬氏曰隱二年紀
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難故會桓與之盟莒以援之
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南燕也南燕姞姓伯爵黃帝之後故國猶存於周
者即今衛輝府胙城縣是也其地在府東三十五里
燕人微者杜元凱以爲南燕大夫非也說見隱八年
公及莒人盟浮來下穀丘左氏以爲句瀆之丘杜元
凱曰宋地蓋句瀆之爲言穀也一統志曰穀丘在歸
德州南四十二里其東爲漢梁國之穀熟縣即古宋
地也應劭以濟陰之句陽爲句瀆之丘則在今曹縣

北三十里當爲曹地矣○去年宋與魯陳蔡爲盟今
年又與燕盟所以斷齊鄭之道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陳厲公躍卒弟林立是爲莊公○杜元凱曰不書葬
魯不會
公會宋公于虛
杜元凱曰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杜元凱曰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鄭伯即突也此盟鄭求於魯也魯與宋合而宋無魯
規則鄭受其害矣故要此盟然鄭非許以棄齊則魯
亦必不背宋魯與鄭合而鄭亦援紀矣桓公爲紀之
心此亦可見左氏謂宋公辭平故魯與鄭盟非識勢
之論也桓公本以戰郎之怨故爲宋離鄭豈復與鄭
請平於宋耶杜元凱曰武父鄭地竊意鄭求魯盟不
應魯先往就地當闕疑○許翰氏曰王迹既熄霸統
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禀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
桓十一年十二年見盟會之亂也霸統興而諸侯有
所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

丙戌衛侯晉卒
孫明復曰再言丙戌者羨文也○衛宣公晉卒子朔
嗣是爲惠公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丁未戰于宋
內稱及微者爾趙汸氏曰不言公蒙上文也夫武父
之盟公會鄭伯至此且二十日兩君散歸各遣小臣
爲將矣安得謂公爲一事再見而蒙上文乎且一事
再見者如公子遂公子僑如之逆女下以夫人歸其
蒙上文但去公子二字而已亦不盡沒其名若公行
而亦不書則疑於微者矣以經考之成二年公會楚
公子嬰齊于蜀尋及十一國盟本一事也未嘗以公
蒙上文則此非公及可知矣○凡戰不言伐者未伐
而即期戰也先言伐而後言戰者既伐而始期戰也
爲主則存乎所欲矣公羊傳曰戰不言伐書其重者
則於例豈可盡通哉蓋戰者兩相競之辭而以及者
爲主謂非有主之者則不成乎戰也若伐則所主在
伐者矣此戰伐之義所以不得以舉重言也胡康侯
曰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
宋是也此以主乎戰者立義耳若要其極則凡交戰
者兩俱有罪矣戰不言敗勝負敵也○鄭之伐宋頗

亦有辭魯人棄信而助鄭果何義乎必欲決於一戰
則逞其小忿而已此匹夫之所爲也吳澂氏曰魯桓
棄屢盟之好乃與舊怨之鄭興兵以讎舊好之宋交
道之翻覆不常在匹夫猶不可況國君乎
十有三年壬午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齊衛鄭本一黨也故前年宋公結魯以讎鄭及武父
之盟鄭與魯合則宋燕亦轉而黨於齊衛矣齊欲滅
紀魯深援之故桓公與紀鄭合謀而期日以與齊戰

日在會後見其以會定日志在我也其不地於會也
凡戰於外未有不地者則知此爲内辭耳先儒以爲
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則於法應書
齊侯宋公衛侯燕人伐紀而公會紀侯鄭伯及戰矣
況公與鄭伯因紀被伐而援之則救兵也亦宜書救
而乃與紀混爲一辭何以著其實乎燕師之師當作
人字之誤也蓋與莊二十八年衛人敗績例同而與
僖二十八年楚師敗績事異也豈宜有戰以人而敗
以師之書乎○呂大圭氏曰桓公之所以爲紀謀者
既無以爲保紀之道而徒挾鄭以戰幸而勝齊彼將

謂可固紀矣而不知所以促紀之亡者在此役也迨
夫紀懼亡之不給然後爲黃之盟求以安紀亦晚矣
○績功也凡戰欲成功必積集衆謀故謂之績敗績
則無功矣春秋之始當隱公時諸侯之交爭甚矣未
有戰也戰自桓公時始然皆客至而主應亦未有各
集其黨而大合戰也七國分爲兩黨而大合如此戰
者終春秋世亦鮮矣夫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
而用之雖用之必計萬全焉豈可因貪忿興兵而以
所不愛及其所愛哉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
殺人盈城雖百戰百勝猶服上刑而況未必盡勝乎

紀本小國爲齊所陵魯欲援之故有此戰齊宋衛燕
皆以敗歸其民固不免於糜爛矣魯與紀鄭豈能盡
保其無傷乎聖人所以慎戰爲計萬全耳然臨戰而
始慎之則晚矣亦其所不得已也是以君子之息爭
也不在於徵辭請罪之日而在於脩好睦鄰之初是
故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昔衛靈
公問陳於孔子告以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正謂諸侯交鄰則有燕饗之禮陳俎豆焉
可以不至於陳也其後孟子發明此義而告齊宣王
之問交鄰則曰惟仁者爲能以大字小故湯事葛文

王事昆夷惟知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熏鬻勾
踐事吳此則所謂俎豆之事也聖賢當衰周擾攘之
世所論止於如此未嘗遷就世俗功利之見以爲遠
怨之方惟在於脩睦耳使齊侯而知此則不至於侮
紀使紀侯而知此則不至於怒齊使魯宋諸國而知
此則必能平難善鄰而齊紀免於爭矣春秋諸侯惟
皆不知此道宜乎兵爭之不息也而況紀人不度德
不量力輕與齊戰雖倚魯爲援安能保其無後災乎
然則諸侯放恣強凌弱衆暴寡小國不得其所天子
方伯莫能治矣則如之何曰孟子固言之矣貴德尊

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明其政刑雖大國
必畏之矣既不能令則亦受命於大國而已事之而
不得免焉能如太王之辟狄民以爲仁人而不忍失
則遷國以圖存可也度其仁不足以圖存則亦以其
世守非身所能爲而鑿池築城與民同守效死勿去
可也舍此無他策矣紀侯無志寡謀之君也卒至於
去國而遂不能振豈不兆於此戰哉此可以爲當時
諸侯不能愛民以保國者之鑒故備論之

三月葬衛宣公

胡康侯曰葬自内録也既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怨

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喪在殯
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據事直書而惡自見
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癸未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杜元凱曰以曹地曹與會按九年射姑來朝曹與魯
協者也曹在衛南而東北爲齊界亦所以伺齊衛之
往來也

無冰

何休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
温也胡康侯曰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
辭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
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
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
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令在仲冬之
月煥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春秋書法
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按襄二十八年

書春無冰春者子丑寅之三月也終時無冰故以春
書此繫於正月則建子之一月也凡言無冰皆謂其
全不凝結耳子月之候已在月令水冰地凍之後而
冰尚未凝故以爲災異特書也豈害於二月三月之
有冰哉苟其月水中畧有凝結雖非堅冰亦不得以
無冰書矣例見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下黄震氏
曰諸家皆以周之正月爲今之十一月十一月無冰
爲災故書使果十一月無冰則尚有十二月尤寒冰
之有無方於此决未可遽以十一月無冰爲災而先
書之蓋至十二月無冰及春正月東風解凍終於無

氷則無氷決矣始以災而書爾今桓公春書無氷無
藏氷也去年十二月時燠無氷今年之春無氷可出
於是書之春秋之正月即今之正月據此則是誤認
周之不改天時而不自知其說之牽強矣餘詳見隱
元年春王正月下

夏五

孫明復曰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大
中之法豈其日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
此云夏五無月者後人傳寫之脫漏爾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稱使例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稱弟例見昭八年
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來盟者奉君命來受盟
也非前定而有約言也若齊高子楚屈完之來盟豈
嘗先有約言哉凡外大夫請盟於魯則曰來盟內大
夫請盟於彼則曰涖盟而所與盟者皆其君也蘇轍
氏曰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
其君是也餘見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下○鄭厲
公特使私親來盟所以固魯交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災火也言災則為害矣左氏傳曰天火曰災○胡康
侯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其新必
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
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
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
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夫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
矣○今按僖公嘗修泮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
者亦以宗廟為重也觀此則凡春秋所書用民之事
皆謂其不必為耳餘見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下

乙亥嘗

嘗用夏時宜以建酉之月八月乃建未之月何為汲

汲於嘗耶以御廩之災懼鬼神之怒也而先求時物
以速薦之則時既不待物成而禮亦不能夙戒矣先
儒以為供未易災之餘者未必然也廩既被焚必無
餘粟豈復能以供粢盛哉王葆氏曰秋嘗以物成而
薦新為義夏之六月物未西成未可嘗也周官時享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誓戒今壬申乙亥相距四
日不卜不戒非獨不警天變而褻慢其祖亦甚矣聖
人明書二日豈無意乎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齊僖公祿父卒子諸兒嗣是為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蔡陳與宋盟折者也衛與齊盟惡曹者也今合爲一黨矣宋莊公當鄭莊公存曰畏不敢爲及鄭莊卒而遂與鄭讎至是齊僖又卒則遂偃然雄長而能以四國之兵矣伐鄭所以報厲公連年之怨也以者爾人力而已不勞之辭也宋以四國伐鄭見四國之以私黨爲人役耳○趙伯循曰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言用齊蔡等兵而不自交鋒也何以知其然經書以者唯此與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三處而已柏舉

之戰左氏所叙事迹並是吳楚自戰都不言蔡經下文又云庚辰吳入楚亦不言蔡師明是吳楚自戰蔡不交鋒左氏云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且齊桓晉文用諸侯師悉能左右之何不言以范甯云本非所得制而今得制之蓋言宋素不制齊而今制之則莊十五年宋人齊人郑人伐郳何不言以又定四年蔡侯以吳子豈是能制之哉

十有五年 甲申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胡康侯曰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貴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爲不可况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吳澂氏曰車重器也天子可以之錫下諸侯不可以之貢上也使當貢之物諸侯不貢而天子乏用猶不當遣使以私求况諸侯不當貢之物而可求乎哉○是時尹氏專權諸侯趨附魯尤謟事易遂所求故車非天子所當求也而亦取之於魯家父小臣不得已而承王命則責在使之者矣節南山之刺其在此時歟餘詳見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下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崩惠王閻嗣惠王者史以爲莊王之孫僖王之子也按趙伯循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也竊意天王崩事之大者雖不告必無不書之理此二王者蓋因嗣王追稱而實未嘗立也今當直以惠王閻上繼桓王之世詳見隱三年天王崩及莊三年葬桓王下

夏四月已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鄭厲公雖因宋得國而祭仲實制其權故連年與宋

爲讐又而悔禍於仲必有所不平矣故患其專而欲
使雍糾往殺本爲此耳仲既知之則其殺雍糾以逐
厲公豈非勢所必至哉故程正叔謂突避祭仲而出
非國人出之蓋人君未有肯自奔者凡君奔皆見逐
於臣者也然而必以自奔爲文者書奔則逐自見秖
以明其自取耳夫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與奪惟
其所制故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而已雖有權臣
豈無駁奪之術而至於見逐其不能正己以格物明
矣餘互見僖二十八年衛侯奔楚襄十三年衛侯奔
齊下○奔書名者失君道也凡諸侯之生名者春秋

之微辭也蓋其失國也屈伏強邦甘爲臣妾而人亦
不以寓公處之其歸國也諂求群小許授事權而人
亦不以君禮待之則不能自立失君道矣故皆名之
本其自屈之辭明其不足以居人上也按趙汸氏曰
何以名辨二君也凡一國而二君者其出入史皆名
之示有辨也鄭伯突辨於忽也此說亦有不可通者
夫厲公始終爲君而忽未嘗稱爵何必稱名而後辨
於忽哉考之於經衛侯鄭之奔楚叔武未立也衛侯
衎之奔齊剽未立也而奔皆不名則宜與衛侯朔蔡
侯朱之奔例同蓋朔之有黔牟朱之有東國於時亦

宜未立也而朔朱皆名則朔朱豈得預爲黔牟東國
立辨邪北燕伯款之奔齊也則稱名其納于陽而不
得復國必有拒之者矣乃不稱名是惡可以言辨也
鄭之時叔武稱衛子衎之時剽稱衛侯又何爲不同
於忽之稱名以別突乎然則諸侯之稱名者豈爲其
欲有辨哉○蔡方與宋睦鄭之讐也而突奔其國必
因之訴仲於宋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按胡康侯曰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春秋時世子皆
由其父自立無誓於天子者矣忽雖嫡嗣而其出也

稱名則本未立爲世子也歸而復稱世子者蓋爲祭
仲所立以制厲公也然而止稱世子不即君之如孫
林父之於衛侯剽則羈絡厲公之計耳實不欲奉忽
以爲君也權臣之悖悔如此可勝惡哉○復者已絕
之辭也凡諸侯失國而威權已去大夫失位而田祿
已除則國人之望絕矣故其歸也則稱復言失而復
得也詳見莊六年衛朔入衛下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莊公之弟也叔字也凡諸侯之兄弟志於祿
而欲歸得國者則稱名不受祿而以不臣之禮待之

者則稱字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入者難辭許叔之入不知其何自杜元凱以爲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是以許叔爲自許東偏而入也如此則後社稷以順人心不可以難辭書矣如使許叔志於入立爲人所拒雖得國以正亦宜與小白之入齊同辭豈得待以不臣之禮哉觀許叔之稱字則知其非欲得國也意者是時許莊公方卒國有權臣嗣子未定故許叔排難而入以定新臣之位是爲穆公穆公既立許叔終身不仕矣其入雖難而其志則與蔡季同此其

所以爲賢而稱字也先儒乃謂許叔即爲新臣得無誤歟夫許莊公之卒以魯不往弔而經不書故其事遂無可考許叔入許之由亦止可因經文而斷耳盡信傳聞之說何可通乎大抵左傳敘鄭伯入許之事多過其實而後儒移經就傳則於許叔之入不得不強爲之說矣

公會齊侯于艾

謀紀也魯與鄭厲公合而援紀則足以當齊今厲公既奔則勢孤而齊患必及紀矣桓公安得不求齊爲會乎書此以見紀之禍自前年之戰始也左氏以爲謀定許也迂亦甚矣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邾詳見隱元年邾儀父下牟子爵國祝融之後本在今山東登州府福山縣西北三十里或曰在寧海州則亦福山同郡連界之地也杜元凱以爲泰山牟縣乃根牟非牟子國矣詳見宣九年取根牟下葛嬴姓伯爵夏時諸侯杜元凱以爲在梁國寧陵縣東北寧陵今屬歸德州○稱人以朝微者攝也朝者以下見上之辭非特諸侯親事大國可以名也雖使人攝行自大夫以至於士皆得謂之朝但士攝則名不登於

史策耳桓公弒立好大喜名欲使三國附己故招致同時來朝以夸示鄰國而三國僅遣人來褻禮甚矣餘見七年穀鄧來朝下○朝非諸侯之所得爲也春秋之初其禮絕少隱公末年僅始一見至桓文時則甚簡矣見桓文之能以禮正天下也雖間有一二不過附庸甥舅之國耳豈若桓編書朝之多哉觀朝桓者之多而見王禮之僭濫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南鄙邑杜元凱曰在河南陽翟縣按陽翟今爲鈞州○厲公入櫟非復國也蓋祭仲挾忽爲主以專

制國權厲公特求割一邑以自食耳櫟人畏仲猶拒不容故以入書入難辭也書名者諂求鄭小之辭也說見本年五月突奔下厲公必以卑辭下仲而仲聽之矣不然豈得久居於此哉○按厲公雖不得復國然忽實未嘗爲君也凡經稱鄭伯皆謂厲公耳而左氏於忽稱昭公又於十七年載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載齊人殺子亹而立子儀莊十四年載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等事是以鄭之國內更立三君而厲公則始終爲君也但其初不得復國耳蘇轍氏因起春秋有一國二君之說豈所以正統緒一人

心哉且人臣弑君鄰邦討罪皆事之大者而有關於天下之故春秋豈得不書然則高渠彌之弑忽齊人之殺亹傅瑕之殺儀於經無據何足信哉意者亹儀皆忽諸弟均爲祭仲所挾以制厲公而實不以爲君也史失其傳乃以列於爲君世次不亦誤歟餘互見莊四年遇垂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左氏傳曰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杜元凱曰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按相縣在今徐州蕭縣西宋之東界也由此以伐鄭則太遠矣故孫明復曰袲鄭地於義爲近○宋者鄭之讎而衛陳則宋之黨也去年冬乞皆爲宋所以而伐鄭矣今何以肯爲厲公謀邪蓋魯桓深德厲公援紀爲之請宋而宋莊重違魯請欲市私恩以致厲公故欣然爲之謀納此見當時諸侯之易合也凡會伐不言會地隨會而即伐者也地而後伐則聚謀遠處未即加兵緩辭也夫厲公在位日久已成爲君而祭仲逐之自專廢置此人臣之大惡也特以忽復尊爲世子名義足以壓人此不可不求正其本耳爲諸侯者謀於鄭衆果以厲公奪嫡人思反正則廢之而君忽可也若以忽不足

君而願戴厲公無貳則亦奉之復國以正祭仲之誅而已何乃持疑懷畏謀無所成姑致一伐而遂還哉

十有六年乙酉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此魯桓復爲鄭求宋合諸侯以納厲公而終不能納也自是魯宋諸國遂棄鄭而不爲之謀矣胡康侯謂厲公智足以結四鄰之援豈知魯桓不與調護厲公亦無能爲乎○先蔡而後衛陳春秋常序也義見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下今蔡本厲公所託之國也會

豕之後既不至今又怠事故抑之列於陳下而蔡之孱弱亦可知矣公羊傳曰其序則主會爲之胡康侯曰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强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齊履謙氏曰自入春秋蔡常先衛自是遂序於衛陳之下雖云至有後先亦以國勢孱弱不能自強於治可見矣其世從楚而受楚禍也宜哉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伐鄭無功以其去國日久歸而飲至耳例見二年公至自唐下

冬城向

向即隱二年莒人入向之向近於莒魯而畔服不常者也魯之城向如城鄆城諸然蓋因其服而城之也後向降莒爲附庸而實邑之故宣四年魯復伐莒取向也城向言冬通後月之辭也書冬城向雖不失時亦見桓公勞民力於所不當爭耳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者衛惠公之名也朔代宣公而立衛之臣子臣事者既四年矣以不得於公子洩公子職而逼逐出奔蓋自隱四年冬亂衆擁立宣公廢置不由其上自此權臣擅命亦何有於朔哉故凡國君之奔皆強臣所逐也但爲君而不能脩德以馭群臣至於見逐則其自取焉耳故以自奔爲文書名者據其奔齊而言屈損下人甘爲臣妾而人亦不以寓公處之則失君道矣故不其自卑之實而書名明其不足以君人上也詳見十五年鄭突奔蔡下公羊子謂朔得罪於天子而書名以絶之則未有以見其必然也又按左氏序急壽之事以二子乘舟之詩考之不可謂無但恐亦

多失實耳蓋衛宣公烝於夷姜而生急子必不在先君之世當在即位後事及奪急子妻爲宣姜而生壽暨朔必又當在十七八年之後自隱四年冬至桓十二年冬纔十九年而宣公已卒朔即嗣位計其時朔繼壽而生宜甫一二歲耳何以不四年閒遂即見逐奔齊邪當宣姜搆急於宣公之世朔在襁褓之中必不預聞也而謂與朔同搆則何可通哉況宣公殺急及壽倫理所關宜如晉申生宋痤之目君以殺若微者殺之而踪跡不明則亦宜如衛縶之稱盜以殺矣然經一無所書則急壽之死果何爲者而二子乘舟

之詩亦何所指邪竊意宣姜必宣公嫡妻故從夫謚如鄭武公之武姜衛莊公之莊姜而所奪乎急者史記不曰宣姜則別一齊女也朔已年長可君則未必奪急之妻所生也史記於急稱宣公以為太子則或嫡出而未必夷姜所生矣至於乘舟之事或以不得於父而出亡以死亦未可知朔既失其二兄則於次應立而又謂黔牟與弟昭伯頑皆急之母弟而朔之庶兄也則衛人何以不立黔牟昭伯而立朔邪且謂昭伯烝於宣姜生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則益不通矣夫昭伯既生二子二女則其孫宣姜也

非但私通而已必已明為妻室矣而又以朔為宣姜子安有子方為君而毋為庶兄妻之理乎姦生之子孕宜不育諸公族安肯奉以為君而其同母之女宋桓許穆又豈肯娶以為夫人乎此左氏之必不足信信者也然宣公淫亂備載於詩雖左氏所傳有誤其惡固難掩矣而急壽之死乃其自為於朔何尤乎公羊不察朔本無罪乃以王命絕之則是附會之言而豈春秋書奔之本意哉

十有七年丙戌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此桓公為紀求平於齊也張洽氏曰公十三年會紀敗齊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杜元凱曰黃齊地孫明復亦云惟汪克寬氏以為紀地後屬齊今登州黃縣竊謂黃縣當為萊牟界上地在紀極東不應紀能致齊魯遠會於此也然則黃乃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之黃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邾在宋北界上懼為所侵故十五年與牟葛同朝本欲託魯也至是以儀父在隱公初年嘗來盟茂故復遣尋盟將以固魯交耳○杜元凱曰趡魯地○汪克

寬氏曰下書伐邾則趡盟不待貶而惡自見矣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內稱及微者也齊稱師用大衆也戰不言敗勝負敵也奚魯地近齊界上者○左氏曰疆事也蓋齊襄以魯助紀欲示聲威故遣大衆壓於魯境疆吏得公命而遂與期戰也不書侵實未嘗侵掠也左氏以為齊人侵魯蓋民俗之恒稱耳吳澂氏曰盟黃未幾而齊來侵境平紀之信豈可恃乎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蔡桓侯封人卒弟獻舞嗣是為哀侯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桓侯之弟獻舞之兄也季字也自陳者因其力
也歸易辭桓侯無子季次當立桓侯欲立獻舞而疾
季季避之陳則季乃諸侯之兄當如魯叔肸書公弟
之例而書蔡侯之兄季矣今不書兄則以獻舞未成
為君桓公既卒國人召季必以立君未定而亂或乘
之故季因陳力以歸則本欲靖國而意不在於爭立
也季之歸國人所欲故無難焉既歸而獻舞立矣故
遂不爭而終身不仕待之以不臣所以稱字也然則
季其恬退之士歟何休氏謂其反歸奔喪非也果為

奔喪而歸則何必因陳力哉○季嘗奔陳何以不書
春秋凡書人臣之奔皆有罪見逐而忿然自棄其君
者也故國遇亂而出避難者則不書奔如齊小白糾
晉夷吾重耳莒去疾陳公孫寧儀行父齊陳文子是
也位未定而出求援者則不書奔如鄭突曹赤邾捷
菑是也君不合而好潔身者則不書奔如蔡季是也
凡此皆非以罪而見逐者也以其無繫於大義必待
其因事然後見耳然則謂季為恬退之士豈不信哉
癸巳葬蔡桓侯
蔡封人卒纔三月耳而葬之速者亦由獻舞欲急於

襄事也○啖叔佐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
請謚也今按蔡季之歸本因衆召及蔡有君則遂不
仕豈肯干與國事而為之請謚乎況當時請謚之禮
天下盡廢不行必以執政需求煩重故也總使季知
行之則甫歸未踰一月安能即得所請邪故杜元凱
曰稱侯蓋謬誤而趙汸氏亦曰不稱公文誤也其說
是已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傳曰宋志也今按衛為宋黨其從宋何尤焉魯
方與邾盟趍而亦為宋所挾稱兵失信以大國而中

無適主何以使人任乎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以杜元凱長歷推之此庚午日也然而不書蓋闕文
耳詳見隱三年日食下
十有八年丁亥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桓公之時齊欲併紀而魯深援之故自姜氏至魯之
歲齊僖僅一使年來聘其後絕無往來但有戰爭而
已及襄公代立而魯為紀會黃尋亦相惡襄公知紀
有魯援必難甘心於是以計致魯矣濼齊地水經註

云濼水出歷城縣西南歷城即今濟南府治也而桓公至此與齊爲會則必爲齊所誘矣夫婚姻之好久不相通而一旦與夫人如齊略無難意襄公豈無用計於其間乎與者黨與之意言其協於夫人而往也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言其本欲與夫人如齊也蓋襄公說魯以睦婚姻而桓公欲因是以平紀難也故先往會濼而文姜之車亦偕至矣此非預有定期何以能如是其急乎襄公初會必有美色淫聲深中桓公之所欲者而桓公亦不虞其餌己於是留連數月必至於隕命亡軀而後已焉桓公薨而紀遂不支襄公

之情可見矣然非桓公陷溺之深豈肯淫湎至此則其薨也豈眞有人加刃哉故以自薨爲文而其喪其葬明白如常本無可疑夫人特不能以大義勸之早歸耳安有逆謀乎惟以魯人恨齊陷桓死地歸咎文姜物議騰焉而姜自孫齊之後遂喪其耻心肆無忌憚則爲罪大矣書此以著齊襄操心之不良魯桓狥欲之忘返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桓公之薨非有故也左氏傳曰齊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當時遂以爲彭生弑故載齊人殺彭生之說然魯公弑而薨者恒不地以見其弑未踰年者不日以見其弑今曰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別無微辭以示隱諱則未有以見其爲弑也況齊人殺彭生之事乃魯人之所欲言者自可直書何爲而併沒其實乎故桓公之薨非彭生弑也乃自薨耳○凡喪至告廟成喪故書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桓公之葬本以君禮成喪而同盟之國會葬故書穀梁子以爲讐在外者不書葬踰國而討于是牽強甚矣

夫父母之讐不共戴天豈以在外不討而輕子之事可終乎况桓公之薨實非被弑又何討賊之有餘見隱十一年公薨下

春秋私考卷之五　終

春秋私考卷之六

起戊子莊公元年
盡壬辰莊公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莊公

桓公子名同十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二年謚曰莊母文姜見桓元年上夫人哀姜娶在二十四年薨在僖元年

元年戊子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即位於先君之年也莊公嫡冢何危何疑而汲汲於立不以正始乎盖桓公客死於齊魯人歸咎文姜其大臣如公子結輩必有不欲立其所出者而其餘如命卿單伯輩别爲一黨欲輔莊公故率先擁立而不待於逾年也不然則庶長如公子慶父豈無窺伺於其間乎故莊公位雖克定而魯諸臣之不協實在此矣即位例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文姜也孫者退讓不居之名凡諸侯不君而見逐者則曰奔不安而避位者則曰孫内出奔稱孫諱

之使若自去然以存禮也不稱姜氏者魯方絶齊不與爲親也齊人雖非操刃弑桓而桓實由齊以死則魯臣子之讎齊理之正也文姜迹涉可疑爲人所咎亦由處齊日久不能使桓早歸故耳則亦遂與齊絶守義不回庶可自明耳春秋繫之夫人以魯人之義猶未絶乎文姜也乃復往託於齊忘讎求助則天理喪矣耻心自此遂亡不亦賤乎故以絶齊示義絶齊所以責文姜之不與絶也

夏單伯逆王姬

單畿内邑鄭漁仲曰成王封蔑於單邑故以爲氏伯字也盖周世卿單子之族以天子命而仕魯爲卿故穀梁子曰命大夫故不名也例見二十五年女叔來聘下〇王姬桓王之女嫁於齊襄公者即召南何彼穠矣之詩所稱王姬也〇按公羊傳曰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何休氏釋之曰不自爲主者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敵體者主之似亦有理但主之者必當主於京師行禮之處非可在塗命主也如此則同姓諸侯當即畿

內而用之於義始使魯侯非至正京師安可使哉故高閌氏曰王姬下嫁禮雖不傳而以義推之諸侯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賓主之禮然後逆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不親迎而魯之單伯往逆之故不書如京師而直書逆王姬猶曰魯自逆耳其說是已觀詩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爲言則意亦似謂於魯無預而使單伯代逆者非矣蓋親迎重事也況王姬乎或諸侯有故不可越疆而王許人代則亦使其貴卿往逆而王使主嫁者送焉可也豈有天子之女而可使他國之臣代逆乎蓋單

伯當尹氏用事之時以畿內大夫出仕於魯則必尹氏之黨矣是時桓公不得其死魯之大臣方與齊讎莊公則私於其母親齊無間而單伯逢迎其意乃爲齊求寵於王將假王威以脅魯大臣之不協者也故越禮以逆王姬而下書王姬歸齊以見之先儒不知此義附爲魯主王姬之說陋亦甚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之過魯者多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者事之變也蓋爲齊逆王姬者單伯所主而魯大臣方與齊爲讎不欲王姬之入故因有喪而築館于外然春秋時喪紀已廢特假此以爲辭耳穀梁子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說是也而所以然之本意則亦未知也故書築王姬之館于外於單伯逆王姬之下而單伯怙權魯群臣之不協可見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陳莊公林卒弟杵臼嗣是爲宣公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榮公采邑杜元凱曰鞏縣西有榮錡澗周畿內地也其後因以爲氏○錫賜也杜元凱以爲追命桓公

褒稱其德是也桓公未嘗入朝受命死而復追錫之此何禮乎是時尹氏專政桓公存日以利結之使者之來必獲厚贈而是時單伯仕魯內有力焉故復來錫命也詳見桓八年家父來聘下錫命例見文元年毛伯錫命下○凡稱王必繫於天諸侯尊王命之辭也獨此與賵葬成風皆不稱天何邪當時以王命爲不足重耳在桓公時宰糾仍叔子家父凡三聘矣及桓公薨而又來錫命文公時叔服毛伯凡两加恩矣及成風薨而榮叔召伯復相繼賵葬恩禮既瀆則使命日輕蓋執政者本以責報爲心而將命者亦以厚

贈為望魯人既厭其煩寧復以天命視王命哉據魯人輕王命之實而言則本其恒稱但曰王而已矣○胡宏氏曰王使聘桓者三死又追命大惡不討而恩禮加焉誰不勸於為惡春秋弑君三十六豈無自而然哉

王姬歸于齊

凡王姬過魯國都則書書歸于齊而後見單伯之為齊逆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按杜元凱郱在東莞郡臨朐縣東南臨朐今青州府

屬縣也鄑在北海郡都昌縣西訾城都昌即今平度州昌邑縣也郚在東莞郡朱虛縣朱虛在今臨朐境郚城則在連界安丘東南也三邑為紀東南近輔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於別所而取其地三邑既徙紀唇已亡齒安得而不寒哉魯桓既歿而紀遂不支於此見矣○胡康侯曰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為己屬也趙汸氏曰徙其民取其地曰遷不書其地分背之非一處也○餘見十年宋人遷宿下

二年己丑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者莊公之庶兄也本庶子無孟則次先莊公故字以仲行以其為桓公子故後世列於三桓仲謚曰共是為共仲後凡舉謚加字如僖叔成季之類倣此慶父不稱兄而稱公子者已為卿也然桓公三年始娶至此纔十七年慶父雖生在子同之前當亦未逾弱冠也未逾弱冠而即得為卿則以兄故而私厚之非公選矣覬覦之端其肇於此歟○國而曰伐於餘丘杜元凱以為國名孫明復以為附庸國是也於餘之

為言瑕也於餘丘疑即瑕丘蓋魯之附庸後實邑之所謂負瑕者也杜元凱於哀七年註負瑕以為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南平陽今為鄒縣地鄒即邾也於餘丘南界邾瑕蓋在今兗州府嵫陽縣東南界上慶父以其與邾通也故伐之所以誌慶父之早得兵權而謀動干戈於邦內也公穀以於餘丘為邾邑則邑未有以伐言者也得無以其地近邾而遂訛傳歟

秋七月齊王姬卒

此齊襄公夫人也外夫人卒不志此其志何齊告喪

而魯往弔也告則何以不日史闕文也不然則齊實
未嘗告喪魯自往弔耳王姬由魯主嫁魯欲媚齊故
往弔焉婦人無外事人無知死之哀來告非禮也往
弔亦非禮也其他妻母外祖母之喪豈無往弔而經
皆不書者豈以母非夫人而其國不成喪歟按禮記
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服大功或曰由
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汪克寬氏曰周禮爲王后
齊衰不杖期固未聞主昏王女而爲之服也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王后崩不見於經則當時諸侯於王后
之喪禮畧矣竊意王后之喪尚不書卒則齊衰之服

已皆不行安有爲王姬制服之禮記禮者之言得無
因春秋卒王姬而附會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杜元凱曰禚齊地○文姜往會齊侯必多從侍女蓋
因王姬既卒而以淫慾導襄公也是時群臣方歸咎
而顯然出會如謀國事然亦可謂無忌憚矣○夫人
之孫不稱姜氏魯恥桓公之不得正終欲與齊絶臣
民之公心也今復稱姜氏者莊公昵於母志迫於齊
威不敢與齊絶見莊公之不立也皆據實而言耳然
桓公實非見弒魯於夫人豈有絶理乎但自是喪其
恥心則莊公亦宜知愧矣○胡康侯曰婦人無外事
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
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
道也○趙伯循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
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
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
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
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
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家鉉翁氏曰當是時莊公以
童稚之年挾強齊之援臨制其臣民雖欲防閑其母

其道無繇矣

乙酉宋公馮卒

宋莊公馮卒子捷嗣是爲閔公

三年庚寅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魯大夫之未爲卿者未爲卿故稱名例見隱八年
無駭卒下○孫明復曰朔在齊故溺會伐衛謀納朔
也○魯莊公以齊襄之甥故遣溺會伐衛而不念其
父如齊不返忘親之罪大矣是時魯大夫多與齊讎
而溺獨往會其必單伯之黨歟觀溺不與公子結諸

臣協志讎齊雖同姓亦必疎族矣穀梁子以爲公子溺則當爲惠公之子桓公之弟恐未必然耳餘見五年伐衛下

夏四月葬宋公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傳曰緩也按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七年矣當時王室未聞有亂何以若是其緩邪蓋嗣王幼冲尹氏專攝不早以喪主成其君侯其既長然後葬耳嗣王孰謂謂惠王閒也史記載桓王子莊王立十五年崩子僖王立五年崩子惠王立今以惠王直繼桓王之世果何據乎以春秋不志莊僖二王之崩知之也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事孰有大於天王崩者而可以不志乎故二王之崩不志必皆未立而卒者也特以惠王父祖之故而追稱爲王耳其在頃王亦然蓋凡史傳所記每失本眞或以父爲祖或以攝爲君或以死爲生或以無爲有亦多出於臆說也不信經而信傳則其理有不可解者矣然則桓王之葬烏得非惠王成立時事邪而當時大臣以立幼爲利亦可推矣○劉原父曰王崩記葬者皆爲

我有往者耳其名氏著者卿也不著者微者也陳傅良氏曰會葬不書其人慢也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而定王不葬楚康王卒襄公送葬而靈王不葬不臣於周而詘於晉楚春秋諱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餘詳見隱三年天王崩下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季字也公羊傳曰紀季者紀侯之弟也杜元凱曰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今按東安平在臨淄縣東一十里蓋紀之西鄙而接壤於齊者也汪克寬氏以爲東昌之博平縣誤矣○凡人臣盜地以下敵者恒書奔季不書奔董子以爲紀季受命於君蓋以酅事齊請後五廟實非爲臣而私逃也故以字稱齊既遷紀郱鄑郚紀勢孤矣必欲盡得紀地故紀季雖止欲存酅而齊亦難之故曰入也紀侯之意固以其國爲不可守矣然存酅之請豈無興復之微意乎惜其勢衰力弱終不能振耳劉原父曰紀季見齊之必將滅己故請先下齊以退敵兵以安君存國之故折地事讎援存亡繼絕之義使宗廟血食後嗣復見叔姬歸酅

是也可謂明於權矣又曰紀季之以酅入齊非利之也比欲存國耳試使紀季見宗國之危析地以求利此與邾庶其莒牟夷何異春秋當絕之矣

冬公次于滑

次止也○杜元凱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按襄邑即今開封府睢州而滑在其西北即今大名府滑縣也本衛南鄙地杜元凱以爲鄭地非矣餘見十六年盟幽下○是次也公穀以爲欲救紀而不能則紀在魯東北而滑在魯西南相去甚遠以救紀之兵而次于此是猶北轅而入越也左氏以爲將會鄭伯

謀紀則厲公失國未復方受制於其臣自救且不暇何暇爲紀謀邪況魯莊公方幼以甥事舅惟齊是從大異桓公時矣豈復有謀紀之志乎故滑之次非爲紀也蓋滑在衛南鄙其必奉齊命以俟諸侯納朔而不至者歟然五年之伐衛已張本於此矣書此見公之輕舉也不言所俟期諸侯者齊也非魯所得知耳

四年辛卯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穀作饗孔穎達氏曰鄭玄儀禮註云饗謂亨大牢以飲賓則是飲酒大禮又曰諸侯受賓聘享皆在太祖廟若饗則禰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據此則饗是禰廟飲賓之禮與享不同蓋饗歆也享獻也公穀作饗者是矣胡康侯曰享者兩君之禮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高閌氏曰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用兩君相見之禮乎○祝丘魯地見桓五年城祝丘下

三月紀伯姬卒

紀伯姬紀侯之夫人即隱元年履繻之所逆者也○自魯桓公薨後莊公不能庇紀而紀亦不復恃魯矣

伯姬之卒當紀垂亡之際無訃喪者故卒不書日內女嫁爲諸侯妻則尊同尊同則得服親服而爲之大功其卒之正也然必恩禮有加焉而後書卒義與卒公子同春秋之初猶存禮意故紀雖亡而伯姬之喪魯猶往弔且與葬焉於紀叔姬亦然僖文之間內女嫁於諸侯猶有書卒者而恩禮漸衰無復往葬矣宣公以後政在權臣凡魯君嫁女皆不得尊或爲妾媵或爲公子大夫妻而贈送之禮日益以薄故往嫁皆若不聞而卒亦不弔春秋遂不録其事矣惟宋共姬卒葬皆書則國人皆以其爲賢而禮獨厚耳不然成

襄以下豈皆無女而不一見邪傳者不得其說遂舉常事不書之一言盡之而春秋之精義隱矣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簡禮相見曰遇說見隱四年遇清下垂曹地說見隱八年宋衛遇垂下○此鄭厲公求齊釋輔曾援紀之怨也厲公之入櫟也宋衛陳蔡之怨既釋而齊怒獨深又猶未解然尚賴魯桓為助耳桓公既沒莊公又以甥故從齊則厲公失恃而懼齊甚矣此其所以因陳為介而即垂求見齊襄歟夫祭仲專制國內厲公邑食無聊欲會諸侯莫能鼓舞故自入櫟之後不預

諸侯之事者七年其為此遇亦僅能以簡禮相見而已觀此則是時厲公猶未復國也自後不在諸侯者又復十年至莊十四年祭仲已死群孽盡亡厲公乃乘齊桓始霸而大會諸侯于鄄焉如此則嘗復國何以不書厲公久居于櫟非他國也文畧而義自見矣餘互見桓十五年鄭伯入櫟下○按高閌氏曰齊恐陳鄭救紀故求結二國懽心先遇于垂使紀失援此說大誤蓋陳鄭去紀甚遠何能救之況鄭厲公居櫟未得復國惴惴焉懼不自保而齊襄反欲結其懽心邪

紀侯大去其國

杜元凱曰大去者不反之辭汪克寛氏曰大去者如苟偃云大還婦人見絕於夫家為大歸蓋凡可欲之物盡棄不顧往而不返耳今按紀侯以齊志欲併吞度不可免故齊兵未加即先棄去有季存酅則非滅也故不言滅不因逐出則非奔也故不言奔明紀侯之自去庶幾不至殘民耳然則可乎國君死社稷正也然困於強暴不得免焉而去亦愈於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耳自是無興復之志卒底於亡則失其世守得罪於先祖矣故胡康侯曰

聖人與其不爭而去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張洽氏曰自桓之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莊元年三年凡關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紀侯圖存不獲困強暴之陵迫委宗廟於其弟而去之故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強暴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絕之志於言意之表也○紀侯去國不知所往今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有紀城地誌以為紀侯遺邑且有紀子墓焉豈即紀侯避居之地邪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內女嫁於諸侯葬必稱謚如宋共姬是也伯姬之不謚紀亡故耳紀亡則葬必不能備禮魯何以會之蓋齊侯欲以葬伯姬示仁故告葬期而魯往會也孫明復以爲甚齊侯之詐得之矣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稱人蓋所選之徒而實微者也禚齊地即二年夫人會齊侯之禚○以猗嗟之詩觀之則莊公善於騎射者也故齊襄選其國人以從公狩蓋將使公率以

伐衛而先教之練習耳以國君之重踰境而與他國之人馳射順男情而失君體不可以爲能自立矣劉原父曰齊人者齊之微者也其言公及之非公之去南面而下與微者狩也此說是已若夫忘親釋怨則豈待今日而後貶乎
五年壬辰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蓋衍文也若果以師出則必有所止之處不得泛言齊師矣○孫明復曰文姜不安于魯故如齊師王

徐氏曰前此會禚享祝丘皆歷日而返故書月至此歷月而返故止書時
秋郳黎來來朝
郳曹姓出自邾始封君挾之後挾七世孫夷父顔有功於周封其次子友於郳爲附庸國杜元凱曰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欒史曰郳城在承縣按昌慮在今滕縣東南承又在東南今嶧縣界也詳見隱元年邾儀父盟蔑下竊意郳初本邾附庸以其國小近宋爲宋所侵故今朝魯盖附魯以求庇耳至十五年宋桓公方輔齊桓而齊遂與之爭郳然從宋非郳本心

也所以寧從子爵之列自爲一國而齊桓亦不能拂矣故於僖七年爲請於王進爲小邾子而聽其服魯終春秋之世小邾朝魯不貳非其本心所欲在魯乎書郳黎來來朝與其能進於禮也而周公之澤能使人親附亦可見矣○黎來名也與介葛盧同春秋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董子此說必有所受矣先儒以爲夷狄附庸而書名則郳本邾之支庶地非夷邦不知謂其附於何夷哉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齊襄公欲納朔也齊宋陳蔡皆以微者往而魯莊

公獨親行者蓋公爲齊甥而又善射故襄公特以其事託之也衛朔爲公子洩職所逐齊欲納之正也然其心利於俘獲而已豈眞討洩職以納惠公哉觀明年齊歸衛俘而義自見矣

春秋私考卷之六 終

[library seal]

春秋私考卷之七

起癸巳莊公六年
盡庚子莊公十三年

會稽季本考義

[library seal]

六年 癸巳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突王子之名與王子虎王子瑕同天子之元士也於法不應稱人蓋衍文耳不稱使者無王命也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洩職衛之強臣其逐惠公必陰結京貴以濟其不臣之心故五國伐衛而突獨稟權臣命私往救之無王失正甚矣先儒不察不稱使之義皆以突救爲善豈不誤哉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凡已絕而復者例當書復衛朔之入不稱復者陳傅良氏以爲未得國也則衛侯鄭之再歸其國已得而不稱復不可通矣劉原父以爲不與復也則衛侯衎之歸義非可與而稱復不可通矣至於魚石欒盈之復入義例皆有不合故胡康侯於鄭忽復歸之下特發一例曰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

是不以復爲紀實之辭而聖人可以抑揚其間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也殊不知朔之出奔衛人實未立君所謂公子黔牟者必洩職以之權攝國事而實制於二卿者也春秋時若此類者蓋多有之如鄭祭仲之於忽曹大臣之於覊劉子單子之於王子猛皆未立以爲君者也不過挾之以令人耳夫衛君既未立則朔位固尚存也豈得同於已絕而復者之例哉此其所以不稱復也然則何以稱入乎洩職拒之於内則其入難矣五國同伐取俘先還實不成乎納朔也朔特藉其餘威得以入國而於洩職必亦

許授事權降心無忤覲稱名以入則其得國豈能以君禮自處者哉左氏謂其殺公子洩職則春秋豈得不書今既不書則無其事可知矣○朔事詳見桓十六年奔齊下當互考稱名例見桓十五年鄭突奔蔡下

秋公至自伐衛

至例詳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頖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者虜其軍實也凡軍獲曰俘曰捷寶玉曰俘伐衛之謀本齊納朔四國皆微者往而魯公獨親主之因齊命也及其所得則皆併入于齊而齊實主分此衛俘所以自齊來歸也○胡康侯曰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則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

七年甲午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詳見隱九年會防下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　夜中星隕如雨

孫明復曰恒星星之常見者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也隕墜也如雨言隕墜者衆也劉原父曰何以書

紀異也張洽氏曰蓋王運將終而伯統方作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矣

秋大水無麥苗

周之秋其首月建午麥宜登矣而至於無必大水之前多雨未獲或小麥後熟而熟有其月節氣稍遲則麥亦宜有未刈者耳苗穀之始生者對麥而言必指黍稷稻粱也范甯氏曰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劉原父曰曷爲先言麥而後言苗麥苗同時麥成而先敗也何以書記災也張洽氏曰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故麥與苗俱無民食之絕有國之大事故書杜諤氏

曰莊公不德屢致災異此年大水麥苗見害聖人録之以示憂民之教俾後世人君以重民命爲心也○按黄震氏曰周無改夏爲秋之事春秋之秋即今日之秋麥種於秋始種爲苗麥苗即麥之苗也是以麥苗爲一物矣然今日之秋終於九月九月始築場圃至十月納禾稼而後可種麰麥亦未宜即有苗也舊說爲是若果以午月爲麥已先刈則麥字直當爲禾字之誤耳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元凱曰穀齊地濟北穀城縣按穀城在今東平州東阿縣南二十二里○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夫人與齊侯之行可知矣

八年未乙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杜元凱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孔穎達氏曰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陳蔡於魯境絶路遥春秋以來未嘗搆怨何因輙伐魯也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辭非防寇拒敵之稱若是畏其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俟故知期共伐郕耳何休服虔亦言欲共伐郕○師者用大衆之稱也大出師徒次以俟人本期伐郕不過爲報怨計耳夫豈義之所急乎○或曰郎在宋北界魯莊恃其善射方搆宋釁故俟陳蔡欲以攻之也而十年侵宋之端肇於此矣於義亦通

甲午治兵

治兵義詳見桓六年大閱下○胡康侯曰比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　郕降于齊師

郕以小國介在魯衛之間而爲衛所脅服者也莊公五年魯會齊宋陳蔡伐衛而衛侯藉之入國魯力猶能制之於是謂郕可爭而欲加兵以脅其從齊宋大國也恐其上已故止期陳蔡而二國之人不至不得已而約齊師以圍之莊公素聽齊襄之命者也魯師豈敢與齊爭功哉書郕降于齊師見圍郕本魯志而不能服也

秋師還

郕在濮州雷澤東南距魯僅三百里間耳解圍在夏計日可歸逡巡一秋乃始克返見勞師日久部署不

收也故師未有言還者而此特書師還以病之○胡康侯云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此蓋謂經諱公而言師耳殊不知聖人所書皆據事實若果莊公親行則前書公次公及而後書師還以見黷武如諸侯戰敗書爵於前書師於後之例義亦無害何必迂避其辭乎○還者旋返之恒辭劉原父以為善辭也是亦過信左傳所載莊公罪己之言而強為之説失經意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無知不稱公子與隱四年衛州吁同齊僖公之母弟年生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嫡則其權寵已盛必有覬覦之心者也及襄公絀之遂至為亂此齊無知所以能弒其君也胡康侯曰古者親親尊賢並行而不相悖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弒之禍矣○按襄公淫縱之君也觀其連年會享文姜恣情無節已非正身馭下之道況國語謂其田狩畢弋不親國政安得不致姦邪之窺伺乎有國家者可以戒矣○齊襄公諸兒見弒弟小白與糾爭而得嗣位是為桓公小白與糾皆僖公之庶子而小白為長按管子書稱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史記稱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杜元凱稱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則皆僖公子也程子乃謂糾與小白皆襄公子義不可通矣蓋襄公於莊元年始娶王姬其時必尚少也距此纔九年安得遽有二子能爭國如糾與小白者乎但諸家皆謂子糾為兄小白為弟則誤矣詳見明年齊人殺子糾下

九年丙申

春齊人殺無知

稱人以殺者衆亂而殺之也無知暴虐國人怨之非特雍廩一人而已故以國人共殺為辭未必盡由討賊之義也殺雖因亂亦見天理之在人心者猶未泯焉無知已立為君既踰年矣殺而不稱君者不成君之辭也未得乎人而人亦莫之君此則明其為當討之賊耳義與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同○孫明復曰此不地者齊人即國内殺之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杜元凱曰蔇魯地琅琊繒縣北有蔇亭非也今按繒與鄫同在今嶧縣東八十里蔇在其北則距魯已三

百里不惟去齊爲遠而亦非魯適齊之道齊大夫何爲而至此盟乎孫明復曰蔇齊地其說是巳蓋糾者齊小白之弟而皆齊僖公之庶子也襄公亂作而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故莊公親至齊地與其大夫盟而謀納糾焉齊大夫不名盟者非一人也齊大夫承無知之後正宜謀立賢君以靖國難而狥魯所請棄正戴邪卒至兵爭不息害及人民豈謀國之道哉○胡康侯謂莊公有父之讎而不知怨欲以重德報之此論亦迂濶夫魯所當讎者襄公也糾以襄公庶弟出奔于魯豈宜與之爲讎邪故公爲糾謀但當論其輔不正不當論其忘讎也

夏公伐齊納糾

糾以庶孽而魯納之非正也凡納君及大夫已得納者則但書納某于某而已未得納者則書弗克納糾亦未得納也何以不書蓋其事未終直至殺糾耳糾不稱公子非爲卿也非爲卿則論語何以謂之公子糾邪蓋國人通尊之稱也春秋以其常食祿預大夫之列而别於卿也則曰糾而已矣其不繫國例見文十四年納捷菑下

齊小白入于齊

莊公既與齊大夫盟蔇則納糾者齊大夫之所共欲矣但舉國之人則皆欲立小白而人心之公卒莫能勝也故魯雖納糾而小白得入焉特以魯方加兵而諸大夫未附故其入爲難耳書入所以罪齊大夫也左傳稱齊桓有國高爲内主是以有國則國高必齊之賢臣而不欲輔糾者歟杜元凱以國氏高氏爲齊上卿則據其後日柄用而言當盟蔇時必不在齊大夫之列也○小白書名與糾同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小白之入與鄭突曹赤之歸俱自外至然突赤皆不繫國而小白獨繫齊者蓋突言歸鄭赤言歸曹其義已明蒙上文宋執鄭戎侵曹則又見突因於宋赤因於戎也小白苟不繫齊則若因於魯之伐齊而文晦矣然或闕文亦未可知此類何須別立義邪餘互見桓十一年突歸于鄭下趙汸氏曰小白繫齊録外之辭也春秋外辭必繫國不繫國者一事而蒙上文也若公伐齊納子糾一事也齊小白入于齊又一事也二事則不得以後事蒙前事故更端而繫之齊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趙汸氏曰桓公入立而葬襄公魯方伐齊納糾猶不忘會其葬古人重喪紀如此○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杜元凱曰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又水經注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今按博昌即博興與高苑縣相距三十里皆屬青州府而時水出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岐流至高宛則為乾時也其地直出齊北魯兵至此蓋出濟水之下流矣○莊公伐齊納

糾師尚未還以有齊大夫內應必待一戰以遂所圖杜元凱曰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是已不言公者趙汸氏以為一事再見蒙上文者非也說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下然則乾時之戰不嫌於微者歟下書我師敗績則知其非微者矣公實與戰而不書者諱之也如此則有所作意豈得為性命之文乎蓋當戰敗之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當時魯以為耻國中已諱言公不與戰矣春秋亦不過據其自諱之實耳莊公輔邪奪正志在必爭乾時之戰書及在魯以見齊人本不欲戰而魯決求一逞

也喪師辱國果誰咎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殺糾不言地殺之於魯也左氏以為殺于生竇豈必然乎按論語云桓公殺公子糾則殺糾者桓公也其稱齊人何蓋糾志欲簒兄倚魯為亂國人之所欲殺也故桓公乘魯敗歸即使鮑叔牙率國人取糾於魯承風旨而遂殺之書齊人所以重糾之罪也不待歸報桓公而殺使若國人自殺者然此則桓公之飾詐而亦不能掩矣糾不稱弟絕之於族屬以罪討也其稱子衍文也古者刑死則無服安得復以子稱乎夫

糾危社稷誠有罪矣桓公苟有仁人親愛之心豈無可處乎必不得已如周公之誅管蔡其用心必有所在也今以計功計利之見而欲自附於誅惡之名則於道義能無歉乎哉故孟子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子糾之難召忽死之而春秋不書者蓋糾弟也桓公兄也召忽輔糾所事已不正矣况桓公已立尚可復爭乎忽自納糾不利可以擇所從矣而倚魯稱兵乾時決戰豈非欲危社稷之計乎此糾之所以得罪於齊而見殺也忽於此時宜知悔過如管仲之自免以圖後功斯可耳乃

猶不知其非義而屑屑以死難爲忠孔子比之匹夫
匹婦自經溝瀆而不知也可以爲萬世之公案矣說
者多以子糾爲兄桓公爲弟則召忽之死當爲大忠
孔子乃目爲自經而反有取於管仲之不死則聖人
之言無乃害義之甚乎公穀因傳此說而於桓公之
入一則曰簒辭一則曰不讓公子糾荀卿之學出於
公穀亦曰桓公殺兄以爭國蓋皆不以桓公爲兄矣
獨薄昭諫淮南厲王有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故程
子取此以證子糾之爲弟然後有合於聖人不許召
忽之意衆言淆亂折諸聖不然則盡信書豈若無書

哉

冬浚洙

洙水名杜元凱曰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爲
齊備水經註曰洙水出蓋縣西北臨樂山西逕新泰
縣西南流于卞城至魯東北流逕孔里此謂洙泗之
間也又曰北爲洙瀆南則泗水二水交於魯城東北
十七里自城北南逕魯城西南流而東南入淮今按
蓋與新泰魯之北鄙近齊者也張洽氏曰洙水在魯
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畏齊之心故浚
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

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
困民於無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不如是
之陋也

十年丁酉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長勺杜元凱以爲魯地而齊師至焉不知其何爲故
不言侵伐左氏以爲齊師伐我則必求其說以實之
而近於鑿矣魯聞其至即設伏以敗之未嘗戰也故
以敗齊爲文所謂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也黃震氏
曰齊兵先涉吾地魯潛知逆而敗之耳此說得之夫

乾時之戰雖魯加兵然既敗還齊又取子糾殺之亦
可以已矣何爲復以兵臨其地哉魯人不能諭以辭
命使知不縮引去而以詐謀取勝亦豈解怨息爭之
道乎據實以書罪自見矣張洽氏曰書敗而不書戰
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古有司馬車戰之法定日
刻期兩陳相向以決勝負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禍
若詐戰而出其不意或舉衆而覆之則不仁之甚者
也莊公以詐謀而僥倖一勝者春秋深譏之○竊意
應敵之兵與問罪之師不同問罪可以從容諭服故
先爲不可勝以待之若敵兵壓境則禦門庭之寇也

必不得已則隨機制勝而已乃欲專恃車戰豈不迂乎云惡詐戰者謂其不能諭却非所以息爭耳車戰法詳見昭元年晉荀吳敗狄大鹵下門庭之寇詐戰無譏說見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下

二月公侵宋

侵始此按詩稱依其在京侵自阮疆文王之事也書稱我武惟揚侵于之疆武王之事也是聖王未嘗不用侵也但恐敵兵相抗未免老師費財則啣枚卧鼓出其不意亦兵法之所不得已耳豈欲擾民哉若春秋之侵則多在殺掠矣隱桓之世未嘗有侵非不尚侵也度其力能勝人則出正兵以聲其罪而已莊公獨當強宋懼爲所乘故掩其不備取快私讎異於先王之侵矣趙伯循曰凡書侵伐不書戰敗殺掠而還也其知強暴之情狀者歟○宋閔公以莊二年嗣立未嘗與魯通惟五年伐衛始以人從蓋助齊納朔耳於魯無所親厚焉是時齊與魯讎必陰結於宋故公乘長勺之勝而侵之蓋驕憤之兵耳張洽氏曰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致郎之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

杜元凱曰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其說本左傳定十年圍郈弗克駟赤先如宿之言以宿近郈正是無鹽而後漢志亦云無鹽本宿國按一統志無鹽城在東平州東三十里當魯衛之間且北近齊境而南則去宋甚遠不惟宋得其地不易於守而遷遠民以就近疆亦安保其不爲肘腋之患哉一說宿故國在今宿州而所遷之地則在今宿遷耳蓋二月公之侵宋自沂取道於宿以出其不意宋人以宿爲通於魯也故遷之高閌氏曰宿介於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親魯宋人以爲貳於魯而遷之是也○按穀梁傳曰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汪克寛氏曰遷而不滅則曰某國遷于某遷而遂滅則曰某人遷某國蓋自所欲遷則雖改地而猶爲列國爲人所遷則國不知其所終矣此所以有言地不言地之別也故遷國不言其地徙而臣之自是而滅焉之辭也古之遷國者皆不得已而爲之或困於鄰患則遷之安地或墊於水災則遷之平地或狹隘而人不能容則遷之隙地皆圖全之道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然去父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翟道途之呰營築之勞猶恐民不率從致興嗟怨必屬其父老告之話

言乃始啓行不敢輕動也春秋時爲人所遷者迫於強暴非其所欲固仁人之所深憫也自所欲遷者亦不過爲一時利害之計但求自便其私斯已矣而未有慮久遠謀安全以詔民之弗率者此所以一遷而鮮有能興復也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公敗宋師于乘丘

杜元凱曰乘丘魯地漢志濟陰郡有乘氏註引傳物記以爲即古乘丘而應劭亦謂敗宋師之地也一統志云城在曹縣界内者是也師古誤以泰山郡之乘丘當之而鄭漁仲因謂蛇丘後爲乘丘唐省入鉅野

爲濟州治則本泰山郡之乘丘爲言而又誤合蛇丘爲一也殊不知郎是魯地鄭漁仲云郎在單州魚臺縣蓋齊宋至此魯伺其分兵將歸誘而敗之則乘丘宜在今曹縣近單父之地也○胡康侯曰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許翰氏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於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蓋監此也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荊州名即楚始封以爲國者也至成王頵改號稱楚詳見僖元年楚人伐鄭下楚羋姓顓頊之後也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爵居丹陽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者是也十六傳而至熊通始自立爲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杜元凱曰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也按一統志南郡今爲荊州府而紀南城在府城北一十里即楚徙都之郢也莊公五年熊通卒子熊貲嗣是爲文王而國勢漸强憑陵中國自此始

矣○杜元凱曰莘蔡地汪克寬氏曰莘在今河南府路裕州莘縣按裕州今屬南陽府而莘縣當在州之東南今則廢矣○荊以號舉例見隱二年會戎於潛下○張洽氏曰名獻舞而書以歸責其不死位生降夷狄也胡康侯曰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虜故絶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耻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爲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

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賊者欲使
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書名
例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下○楚兵至蔡詐誘
蔡師而敗之所敗者蔡師也蔡侯不預焉特因敗而
出降耳出降而以之歸國與戰陳中擒獲者不同故
不書獲凡經書獲者皆擒於陳中者也不過據其實
事而已公羊傳謂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趙汸氏釋之遂謂國君生得曰獲春秋謹華夷之辨
故畧其恒辭變獲言以歸不使與諸侯戰獲同文則
似聖人有所作意而失其事情矣○按史記楚文王

虜蔡哀侯以歸留九年死於楚蓋楚欲服蔡故留哀
侯理所必有也凡諸侯見以去而不返本無歸國之
事者則不書歸國觀蔡哀侯之卒不見於經其去而
不返可知矣不書歸國例見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下

冬十月齊師滅譚　譚子奔莒

譚子爵國今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有譚城即杜
元凱所謂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者也其地處齊
西界約三百里乃齊所欲兼併之國也桓公得國而
用大衆以滅之使其宗廟不得血食其不仁甚矣左
氏稱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則小白奔莒在齊
東南譚非所由之道謂譚不禮焉者非事實矣蓋齊
之滅譚不過爲無國廣地計耳齊履謙氏曰春秋志
用兵輕重淺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於滅滅者亡
國之重辭也○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
無所出也不書名託於諸侯猶未至卑屈也以見其
君存焉於義未絶訴於天子則理可伸而國可復惜
乎上無明王小國困於強暴無所控訴耳○齊桓得
國甫及一年即有長勺及郎之師不過報怨復讎而
已今又大出師徒併吞鄰國欲濟其貪民勞弗恤皆
非遠圖也充此所爲將去僖襄不遠矣蓋其時管仲

雖舉尚未得君故桓公始謀強暴如此王樵氏以此
爲管仲攻瑕之計不爲知管仲矣然則管仲相齊不
在齊袚見桓之日而尚在脫縛三年之後也歟

十有一年戊戌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左氏傳曰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
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杜元凱曰鄑
魯地汪克寬氏曰傳言侵我經不書侵與長勺義同

秋宋大水

胡康侯曰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杜元凱曰公使弔之故書

冬王姬歸于齊

此王姬必亦桓王之季女歟桓王之崩在桓十五年距此十五年耳或當尚有此女也黃震氏以為二王姬皆莊王女其一既歸齊襄其一又歸齊桓娣姊為婦姑非順也今按齊桓與襄公本兄弟未為非順而詩謂王姬嫁齊侯者為平王之孫則亦當是桓王女

耳況莊王不見於經不知其世史記以為桓王子則莊王已為平王孫矣豈可以二女併父莊王耶○公羊傳曰何以書過我也○胡康侯曰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

十有二年己亥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即隱七年歸于紀者伯姬既卒叔姬實攝內事從紀侯去國至此紀侯卒而始歸酅酅宗廟在焉義當歸也書歸于酅見紀季之以酅入齊為請後五廟矣紀侯不書卒見紀亡而魯不弔也○胡康侯曰叔姬歸于酅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悉書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

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　及其大夫仇牧

萬即南宮萬其書名已為大夫也本宋有力之士乘丘之役為魯所獲其時未為大夫故經不書耳捷閔公名弒於國中故不言地左氏謂弒于蒙澤非也凡國君死於境內非國中未有不地者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宋公佐卒于曲棘是已今閔公之弒不地安得以為蒙澤邪閔公弒而弟御說嗣是為桓公

○公羊傳曰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公曰此虜也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按左傳萬有南宮牛猛獲爲助而立子游則萬已有黨勢必見疑矣其弑閔公豈因一時慱戲之言哉公羊之說要亦止得其槩耳○督亦死難而不書者死非其本心也詳見桓二年及大夫孔父下○呉澂氏曰萬有力無德戰敗免罪已幸矣又以之爲大夫宋閔用人如此其遭弑自取之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按左氏傳宋萬弑閔公奔陳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而殺萬不書先儒以爲蔽罪於陳也夫陳人納奔黨惡受賂失刑誠有罪矣然宋人必求討賊之義豈可少乎若萬殺於陳則書曰宋賂陳人殺萬可也不然而至宋始殺則書曰宋人殺萬可也今一無所見得非傳文亦有失實歟意者宋萬恃力縱淫多招怨怒而陳之婦人乗醉殺之裹以犀革因求宋賂耳凡亂賊非

正名討罪者恒不書殺義與慶父崔杼同說見僖元年公子友獲莒挐及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下其書宋萬奔陳者幸宋之臣子猶知賢桓公而立之以逐萬也萬八月行弑而十月始奔見其力強而不易制也雖不易制而終不相容豈可遂謂宋無人哉○宋閔公不書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

十有三年庚子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是時楚人虜蔡侯宋萬弑閔公而中國諸侯漫無統紀此有志世道者之所宜憂也管仲相齊時方秉政故教齊桓糾合諸侯以圖霸此北杏之會所以講歟古者四方諸侯各有一長謂之方伯官不必備而惟其人則或以一人或以二人無統之故唐虞之四岳殷周之二伯皆是職也方伯之下則有連帥此即唐虞時十二州牧也在王制則名連帥耳如春秋時以小國會盟征伐之賦屬於大國准附庸附於諸侯之例而總以霸者統之此非衰世之所創故霸者之興本依方伯之制而爲之者也然古聖王之立方伯必天子以侯伯之有功德者而加命焉豈諸侯所得自自爲哉而桓公之爲此會則王未有命而自有所經

營矣至十六年漸就所圖而八國同盟于幽共推爲
霸其謀實自北杏始也○約會必先近國而魯衛及
曹皆不至焉惟宋陳蔡邾預會而又皆以微者來蓋
於此時桓公威信尚未孚耳然救災卹患討罪攘夷
桓公之志也當時天下諸侯皆無王矣强凌弱衆暴
寡至於臣子弑君夷狄僭號則無王之甚者也桓公
獨以尊周爲名首創大義欲使王法復明於天下人
雖未信而桓公固已有定謀矣孔子謂管仲相桓公
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此非其權輿邪
胡康侯曰上無天王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

而免民於左衽則與之可也餘見十四年春伐宋下
○杜元凱曰北杏齊地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子爵國後漢志濟北國蛇丘有遂鄉水經註云遂
在蛇丘西北西逕下讙城則其地在魯讙田東北也
蛇丘今在兖州府寧陽縣西界則遂當在濟南府肥
城縣南界矣詳見成三年取汶陽田下○遂北近齊
而南界於魯其西南則亦去衛與曹之境不遠者也
是時齊桓創伯北杏而魯衛與曹不從故滅遂以威
之亦必遂衰不振因以取亂侮亡爲名耳不然則管
仲得政之初非有義舉何以動中國哉然毀人宗廟
社稷而兼國廣地其心則誠不仁也黃震氏曰齊滅
遂而戍之蓋借以恐動諸侯然滅之何甚也此其所
以爲霸歟○滅國而不書君奔不書以歸者或其國
無君或其君自匿不知所終也公羊子以爲滅者亡
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而胡康侯因謂國滅死於其
位是得正而幾者信如是則誠賢君矣然國君之歿
於例應書況又死節而可泯其名乎以孔父仇牧荀
息之死君難猶特書之豈有死社稷之君反不録焉
何以示勸哉故楚滅蔡而執世子有用之特書于策

焉凡國滅之君或奔或以歸皆未有不書者惟楚師
滅陳以陳無君而但書滅其餘則皆不知所終者耳
○齊稱人將卑師少也自此至閔二年遷陽凡齊兵
未有不稱人者雖以不欲勞民之故亦見其兵精而
不貴於多也胡康侯曰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
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
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當作阿即今東平州東阿縣在魯北境齊邑也杜

元凱曰柯齊之阿邑是已〇公羊傳曰莊公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歟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劒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今按柯之盟齊致魯也齊合諸侯於北杏而魯人不至桓公脩霸非得魯不足以爲重而魯不易屈故滅遂以威之魯於是始有見伐之虞矣然齊謂魯周公之後宜以禮先故屈已下

人俯要講信雖曹劌抗言亦不加怒蓋新集人心量宜寬大也公羊之說所以李廉氏斷其不可謂無歟但以理論之盟非曹劌所要而汶陽之田事不經見難以盡信耳趙鵬飛氏曰經不書歸田况汶陽之田至鞍之戰而後能取此無足據者蓋蘇氏亦嘗謂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說也然公伐齊納糾正齊所讎魯又敗齊于長勺郎之次齊又不得志而還齊宜怨魯者今釋前憾而爲是盟宜諸侯之心服謂齊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也〇桓盟多不書日者不限以日也從容款待諭使自孚不急於期會可知矣

春秋私考卷之七　終

春秋私考卷之八

起辛丑莊公十四年

盡辛亥莊公二十四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四年辛丑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大國也而爵以上公常在齊上今齊桓創率諸侯宋人不欲相下雖以宋桓之賢亦不免狃於舊習不虞齊霸之有成也左氏所謂宋人背北杏之會者意蓋如此齊桓以爲宋萬弑君其國宜先懲創而於茲

義舉視若虛文諸侯之中責當尤重於是伐之則其名甚正足以示威矣然征者正也上伐下也敵國不相正也齊欲舉義舍此何先邪夫諸侯所以不得專征者以禮樂征伐當自天子出耳古之明王豈故以此自私而不與人共哉良以下無法守則衆亂日滋況兵得專行人將殺人無忌矣故嚴爲防制以禁戢奸萌此聖人慮患深遠之意也惟攘門庭之寇與討弑逆之邦乃可先發亦豈敢不遂後聞哉否則會且不得擅爲而況於專征乎然當是時上無明王矣下無方伯矣小國困於强暴不得其所矣有志經世者將坐視而不圖歟曰請于天子而天子聽之則舉方伯之職可也茍爲藉外權受私賄者所沮而奏請不行則亦息民固圉通使睦鄰不敢謀動干戈也必聞被患簡書而後出兵往援蓋諸侯於鄰國有相救恤之義不得已而用之不爲專矣此湯文所爲以德行仁交鄰有道而卒成王業歟使其行一不義必不肯爲故甘受夏臺羑里之囚而終不蹈挾威震主之罪齊桓則不可以語此矣北杏之會雖爲世道憂然以諸侯而欲主天下之政專征伐焉本無王之心也心本無王而欲以尊王令人人誰信之因人不信而遂

加以兵蓋霸者以力服人之討也不可爲以德綏諸侯矣故齊之伐宋其摟諸侯以伐諸侯之始事歟仁義不足而震之以威下以號令諸侯上以脅制天子其功雖高聖人所不道也故邵子曰春秋功過不相掩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學春秋者宜於此求焉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魯之命大夫說見元年單伯逆王姬下○是時曹魯始從齊矣陳曹魯皆與宋連界之國齊桓伐宋不欲遠勞人力所以發其兵也陳曹從齊既先臨宋而魯兵踰時不會者則以諸臣懷疑於齊猶未深服

故耳及曰久不至懼責有歸而後單伯以兵往會矣單伯在曾群臣之中獨深向齊而宋亦尋復有鄄之會焉齊雖未免用兵假力而亦但脩文告薄伐踰時待其自服亦可見齊兵之不迫矣豈遂不足以感人哉宜乎宋桓自此從齊獨固而霸業之所頼居多也三國之兵未旋而單伯猶及於伐此經所以不再舉三國異於暈復會四國伐鄭之例歟

秋七月荆入蔡

荆之以蔡侯歸為欲服蔡也北杏之會蔡人從齊豈不欲謀救其君哉而齊桓覇業初基勢尚未盛楚恃

其強遂復入蔡蓋其憑陵中國蓄謀已久雖無息嬀之故亦安肯置蔡而不圖哉左氏好紀異聞喜談女德故以蔡禍盡諉息嬀殊不知蔡者楚所由病中國之要道也苟非得蔡不能長驅中原此天下之大形勢齊桓豈有不知顧威望尚輕無以濟目前之急耳蔡不能支安得不南向從楚哉吕本中氏曰蔡自敗莘以來五年再被荆師哀侯蒙塵不返而蔡之臣子甘為楚向齊桓倡覇僅一從北杏之會自是折而從楚會伐會盟皆不與矣趙鵬飛氏曰先治內而後治外覇之序也齊桓圖覇三年諸侯未協而荆又入蔡

齊桓蓋患之而未有以制也其後二十四年諸侯協從中國無虞而後伐之亦足見楚之強不可猝服而齊桓之持重有謀不為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或者於此責桓公不能服楚蓋書生之論非燭理者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杜元凱曰鄄衛地東郡鄄城按鄄城今濮州也其西南五十里為洮詳見僖八年盟洮下○吴澂氏曰春齊陳曹三國伐宋其夏會單伯會伐時宋已成單伯復會齊宋之君而衛鄭之君亦來會也齊覇界定矣若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蓋齊之覇政務簡

便不欲煩諸侯也石介氏曰衛朔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遇垂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亦不敢不至矣宋服故也按是歳鄭子儀死突始復國適齊覇興而來預會說見遇垂下曹邾不預說見十六年盟幽及僖四年侵蔡下○先儒以此為衣裳之會一也其說本於論語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一言故以九定會數又計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以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足之穀梁以來皆為是說此由不知九當作糾之過也朱子辯之詳矣夫桓公之合諸侯以誠相與出皆不以兵車從焉非若往時之懐

疑設備動衆傷財也自是諸侯之賦於民者薄而澤之所被者廣矣此皆管仲相齊之功故曰管仲之力也然則桓公衣裳之會豈止九哉

十有五年 壬寅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是會魯公不預焉以群臣猶未恊也趙鵬飛氏曰踰年再會懼諸侯之離也張洽氏曰傳謂始霸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是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霸駸駸諸侯之心猶未一也許翰氏曰十三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

重慎

夏夫人姜氏如齊

春會于鄄莊公為群臣不恊不得預焉故文姜如齊以觧之○文姜自齊桓立不敢如齊者八年此行必以醜行為齊所責故自此不復如齊而遂再如莒矣此可見齊桓制行之正知絶文姜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詳見五年郳黎來來朝下○郳附庸之國也是時宋公從齊方固而魯猶懷疑故齊桓助宋爭郳以脅魯焉尊宋主兵示謙德也故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

非霸者而先諸侯主兵也齊序宋下猶未成乎霸也齊霸資宋而成故尊宋以結其心耳於宋示驩虞之恩於魯用脅制之術至僖公時魯既親睦則進郳為小邾子而仍使服魯可以見霸者之用心矣

鄭人侵宋

黃震氏曰鄭以宋舊怨間之故侵宋是背齊盟也故明年宋齊衛伐鄭鄭突處櫟者二十年一旦得鄭遽興脩怨之師猶未知世有霸主也今按宋桓公以十三年即位鄭厲公以十四年復國即同會鄄二公未宜有隙也蓋必鄭詹用事間宋伐郳而脩疆埸之怨

歟鄭厲公特以威權不足未能禁戢耳而其實主之者詹也故又明年詹見執焉

冬十月

十有六年 癸卯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孫明復曰鄭背鄄之两會侵宋故齊桓率諸侯伐之齊序宋下與伐郳同許翰氏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郳又為之報鄭宋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秋荆伐鄭

是時鄭尚未與楚通左傳以爲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不亦妄乎蓋蔡已服楚中國無蔡規則楚患可以及鄭故乘宋齊衛伐鄭之斃而繼伐之以圖得鄭則可以窺中國而鄭自此又爲南北之要樞矣趙汸氏曰楚與中國爭鄭於是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魯會不名微者也齊桓初立莊公以納糾之故相與爲讎至盟于柯而怨始釋然猶未心服雖單伯欲往

伐宋會鄄而群臣不協尋復懷疑故幽之盟但遣微者行而公不親會也趙汸氏曰言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滑姬姓伯爵國周之同姓意必周初所封杜元凱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今河南偃師縣南二十里有古滑國近在洛陽王城之東鞏邑之西去鄭汜水不遠蓋即元凱所指也然則滑在王畿之內矣王畿之內何以亦有諸侯封國邪蓋周未東遷之前鎬京實據邦畿之地武王雖嘗定鼎雒邑而周公又處殷頑民於其城東然其外尚餘隙地故雒戎茅戎姜戎蠻戎陸渾之戎皆得遷居于此況於中國

友邦必多分土如虢在陝南虢畧者及周之東雖不免於徙封更置其境上諸侯豈無一二尚存者乎且天子地方千里但計其田賦足以出車萬乘斯已矣固不必四面皆方整如棋局也此滑之所以得在東都疆內也歟此與三年公次于滑之滑不同矣餘見僖二十年鄭人入滑下○許先滑義與僖四年侵蔡時先曹同○滕本屬魯以魯疑於從齊故爲宋桓公所致而自此亦遂屬於宋矣○自此滑滕諸小國不復預齊之會盟者蓋桓公事從簡便使之附於大國而後之霸者率以爲常惟以事誅責小國及不欲附

人者始親至焉孔穎達氏曰春秋之世小國不能自通多附於大國邾滕猶尚附人齊履謙氏曰春秋之有會盟本所以控大國扶小國也故其徵令不濫而諸侯有序葵丘之盟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止於八國杞滕薛不在焉踐土之盟亦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亦止於八國杞滕薛亦不在焉此桓文之盛而小國所以賴也霸政下衰盟會數而賦役煩雖大國容有不至而小弱如杞滕薛之倫莫不奔走而聽命雖空乏其國家困踣於道路而有不遑恤者且宋災細故也爲會而更所喪者十有二國也城杞末務也相

率而受其功者亦十有二國也甚而至於晉定召陵之役在會者十有八國而劉子且不數焉其得失可知也餘見僖四年侵蔡下○同盟者一乎霸之盟也周室衰微中國無主強弱相陵夷狄交横而楚患及鄭有所急也桓公奮興有志安攘信義著於諸侯而同患之國共推爲主故滑滕小國皆至而天下人心始一於霸於是乃有同盟焉陳傅良氏曰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即此意也○同盟推霸實始於此及晉霸既衰威信不立諸侯又復無統而猶援故事以講同盟人心屢散則其盟屢同雖德愈下衰而以同心推

霸爲名則一也視他盟各因一事而以主要人者不同矣○幽宋地見此盟雖諸侯同欲而宋桓公實鼓舞之非明於大義能如是乎故齊桓之霸頼宋爲多矣

邾子克卒

是年邾子克卒距隱元年五十二年矣則克當盟蔑時必年幼也其爲儀父以卿攝行可知而克非儀父矣○克卒子瑣嗣倶史失其諡

十有七年 甲辰

春齊人執鄭詹

齊稱人微者耳非貶辭也例見僖四年齊人執轅濤塗下詹書名鄭大夫未爲卿者也○左氏稱鄭不朝齊似出臆度惟侵宋之事起於鄭詹鄭伯盟幽必言其故故齊人既與宋衛伐鄭矣而又執詹以罪在詹也詹固有罪而齊則不免於以力服人耳張洽氏曰諸侯不服不能脩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爲可見矣○觀下書自齊逃來則詹在齊矣桓公使人召詹至國而執之以見桓執非自鄭故不言以歸誘道也

夏齊人殲于遂

穀梁傳曰殲者盡也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張洽氏曰絶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不言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傳曰逃義曰逃劉原父曰書逃責詹之辭也詹自以爲有罪邪雖死之可矣自以爲無罪邪尚何逃之有詹恐其見殺因逃而苟免則是不知命也○觀

此則左傳載管仲稱詹爲爲政之良者妄矣詹見齊之始覇魯猶懷疑故逃來相託書自齊逃來罪魯不當叛齊以爲逋逃主也齊自此治魯而不治鄭以沮撓覇事者在魯耳此可以見魯不服齊之驗矣

冬多麋

麋鹿之大者山澤皆有胡康侯曰麋魯所有也多則爲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十有八年 乙巳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詳見隱三年日食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濟西濟水之西詳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其地近曹戎在其南而鄰於魯即隱桓時所與盟者莊公好武未嘗和戎故戎至魯境公聞而追之則旣云矣言追戎則疆埸知警以告公而追之也杜元凱以爲魯人不知去乃追之孫明復亦仍其說恐未必然凡外兵至魯魯豈盡知但以兵久不去故書侵伐去者不追故不書追耳況戎與魯鄰常干疆事雖素有戒備安能盡保其不來哉所幸者戎兵遄退由有畏心而公即出兵以追之不可謂不急門庭之寇者穀梁子曰追之不使戎邇於我大之也此說得之不言不及見追兵猶及其去也追而舉時日久之辭也久而不還則過矣故高閌氏曰先王之法從綏不及逐奔不遠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敵知畏而遁斯止矣弗追也○戴溪氏曰自是而後魯伐戎戎終不能爲魯患豺狼之性畏威則遁豈盟誓可結哉

秋有蜮

左氏傳曰爲災也張洽氏曰蜮名短狐含沙以射水中人影中輒病或至死江淮以南水濵有之魯所無

也黄震氏曰此其所以書有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 丙午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 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蓋惠公之子桓公之弟也然惠公之没至此四十六年則結已逾強仕矣○鄄衛地註見十四年會鄄下○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夫陳人微者而往媵其婦則卑事耳結之至鄄蓋私

行也齊宋二君何爲適來至此豈結所得致哉蓋桓
公覇業待魯而成魯之與齊先雖通好不過以文姜
制於中單伯贊於外而莊公以甥故苟從耳其餘群
臣尚多未協觀其遣微者以盟幽受鄭詹以黨叛可
知矣桓公豈不能脅以兵威哉顧以人望所屬降志
招來知結老臣送媵遠與宋公過從桓公可謂能委
曲睦鄰矣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說見桓八年祭公遂
逆王后下夫齊宋親臨義不應拒雖許之從可也但
當歸告於君然後定議而輕於裁決急與爲盟則齊
宋所信在結矣乃復不能和輯衆心猶懷疑貳尋致

西鄙之伐結亦豈爲善謀國邪〇胡康侯曰於傳有
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讎今易世矣而
桓公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脩怨怒鄰
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

夫人姜氏如莒

莒必魯之外姻故文姜託故而往〇張洽氏曰爲國
君之母非父母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
謂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宋與結爲盟而魯群臣猶未心服齊蓋有辭於伐
矣宋本同謀陳以媵故故亦與焉然將卑師少不急
交兵惟欲得其從而已矣雖未免以力假仁亦安得
謂非節制之兵哉書時以伐見魯之久而後服也

二十年 丁未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黃震氏曰姜氏至是亦老矣連年如莒何甚也〇胡
康侯曰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
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
止水之所自來也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
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

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
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
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餘互
見二年會禚下

夏齊大災

劉原父曰災則其言大何大非一也宗廟廐庫盡矣
何以書弔焉爾弔之者哀其禍而救其乏〇今按災
以夏書連月有災也言災則爲害矣然魯之鄰國災
亦多矣惟此年書齊大災襄九年三十年書宋災昭
九年書陳災十八年書宋衛陳鄭災而他皆不與焉

者必此諸國者民間之被災已甚當時以爲重焉災
特不若齊大災之盡及於宗廟庇庫耳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戎在魯西南而爲魯患及其未熾而圖之霸事之所
宜先也爲魯伐戎示以威而懷以德其亦服魯之術
歟
二十有一年戊申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鄭厲公突卒子捷嗣是爲文公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黄震氏曰文姜之惡極矣春秋終始以夫人之禮書
之實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耳○義見僖二年葬小君
哀姜下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元凱曰八月乃葬緩或曰鄭聽齊人會葬之命而
始定期也
二十有二年己酉
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放也眚過誤也穀梁子以眚爲災謂過誤而害及
於身耳故舜典曰眚災肆赦今謂之大眚則不幸而
陷於大罪者法之所得赦也先儒以爲縱釋有罪惡
人幸免則所肆當言大罪不得云大眚矣莊公幼年
嗣位制於文姜魯之群臣皆不協焉而單伯實專用
事則凡國內臣民以拂意而陷於大罪者亦多矣至
是文姜既沒公論漸明魯方從齊亦霸令之所欲釋
也大眚之肆如唐武后崩而赦王蕭二族及褚遂良
韓瑗柳奭親屬也故大眚肆而文姜葬矣春秋特書
肆大眚於文姜薨葬之間善莊公之能補過而齊霸

寬仁之令因可見矣戴溪氏曰二百四十二年獨莊
公書肆大眚蓋春秋予之其說是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者桓公夫人不從夫謚而曰文周禮紊矣孔頴
達氏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詩稱莊姜宣
姜即其義也婦人於法無謚故取其夫謚冠於姓之
上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
姜定姒是也直見此人是其公之妻故從夫謚此謚
非婦人之行也夫謚已定妻即從而稱之先夫而死
則夫未有謚或隨宜稱字故云無謚言婦人法無謚

也末世茲蔓則爲之作謚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公子御寇陳國卿也不繫之大夫者闕文耳左氏以御寇爲太子則公子乃世子之誤也凡殺世子皆直稱君晉侯殺申生宋公殺痤是也他人殺之未有言其者陳公子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也今陳人殺而曰其則爲大夫之闕文明矣若以御寇爲有罪先絶於仕籍而去其大夫則與晉人殺欒盈鄭人殺良霄同亦不必言其矣而况御寇未見其有可絶之罪乎蓋

是時陳從齊霸每與會盟而御寇以貴卿當國必勸其君以急於趍事者也但人習怠心憚於供億徵求欲速未免過嚴此御寇之所以取怨而豪強之所以欲殺者也不然陳侯方睦於齊國無他釁何以有是事邪此國人亂殺大夫之始事也方有齊桓可仗威令可行而姑息苟容不謀討治則人將效尤而下陵上替之漸長矣然齊當是時始起霸圖人心未一威令尚未盡行也及二十七年盟幽之後齊霸既定人知所懲終桓文之世以國人殺大夫者無聞矣○稱人以殺與稱國以殺者不同稱國以殺者以國法殺之若國事然李廉氏所謂有司法守之辭也若果以國法殺人則至公也然而見殺者不去其大夫則仕籍未絶未絶則罪狀不明不當殺者也蓋以私意殺之特文之以國法耳或罪其君或罪其當國大臣則存乎所主矣諸侯不得專殺大夫而以私意文法殺之非正刑矣此豈足以服大夫之心哉如晉欒盈鄭良霄之殺皆不稱大夫則因其有罪爲衆所排而絶之於仕籍矣然而稱人以殺則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不由乎君非國討也衆人擅殺者或強族所忌或惡黨所讎主乎殺者非一人則主者之名不可專指矣

稱人以殺而不去大夫者未以罪絶猶爲大夫也而國人得殺之則有關乎國政爲治者安可忽而不圖哉蓋殺稱大夫者殺在位之辭直謂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也但以例推之則孔父仇牧荀息義不繫於諸侯之專殺而亦稱大夫明罪不在於大夫是亦無專殺之義也至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陳孔奐皆在位者而不繫之大夫則以其爲他國之人所殺故以兩下相殺之辭書之耳然陳干徵師亦爲楚殺而特稱行人與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同蓋皆以行人之故執之也若齊執單伯不稱行人則以單伯之私罪

執之不以爲行人故春秋據實而書與叔孫舍異辭也而有罪無罪因以别矣或曰晉欒盈鄭良霄皆世卿也而欒盈之奔又未嘗仕齊良霄之奔又未嘗仕許則其入也以大夫入矣况欒盈既言復而良霄又未絶本在位者以其有罪故不繫之大夫此説似矣然春秋中殺大夫浮於欒盈良霄之罪者亦多矣而况二臣之殺主不由君何爲獨去其大夫乎是蓋因其既入爲衆所排以其罪絶之於仕籍者也故直言晉人殺欒盈鄭人殺良霄皆據實而書耳觀此則凡殺稱大夫者豈非在位而未絶者乎在位未絶安可

不請于天子而遽以私意殺乎孫明復曰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春秋之世國無大小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

夏五月

五當作四不然則下必有脱事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莊公當齊襄時稚弱事多制於文姜必使待婚齊女魯之群臣則皆不悅也且齊女尚幼故久未成言公以納糾之故亦與桓公有雠雖已相通猶存形迹至是文姜既没魯遂無意請婚桓公欲求魯好以禮下之故使高傒至防議成婚事高傒齊卿之賢者也而屈己求盟桓公可謂委曲睦鄰矣然魯使微者往焉爲群臣之不欲也夫魯可以釋桓公之雠而不可以娶襄公之女群臣之不欲未爲失也莊公以從母之令爲孝不能斷之於早此其所以終不可絶歟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者大夫之事也大夫不欲行則公不得不親往矣咎將誰歸哉○莊公十四歲即位至是已三十五矣納幣又二年而始娶者以齊女待年猶未及耳程正叔以爲齊疑昏議而難之則不知高傒之來乃齊求魯蓋懼魯之辭昏也公既納幣而齊豈復有所疑

難乎

二十有三年庚戌

春公至自齊

居喪納幣猶可諉曰畏齊也歸而飲至獨不可已乎

祭叔來聘

祭畿內地説見隱元年祭伯來下叔字天子之大夫也趙汸氏曰祭叔者祭公之弟○聘以上問下之名必有使之者蓋柄臣之所爲非王命也故不稱使而王臣私交之罪見矣

夏公如齊觀社

如齊觀社齊致公也欲以蒐兵威魯而堅其從耳智謀如此何以致魯心服哉程正叔曰婚議尚疑故以觀社爲名再往請議非也既親納幣而歸何疑之有○呉澂氏曰社者諸侯祭其土示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如齊而曰觀社此何禮哉按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蓋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夸示威衆而聚人觀之○劉原父曰觀社與觀魚一也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内外之辨也諸侯於其境外可以言如於其境内不可以言如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是時楚文王卒而子顓代兄堵敖立是爲成王或以爲顓弒堵敖而代立未必然也○荆稱人微者也不使卿大夫來非無卿大夫也荆人久不通於中國中國皆擯之爲夷則卿大夫未敢驟至耳○是時齊桓始霸楚既聞之故假以親魯爲名且使微者行聘實以覘齊桓之霸事也聘者天子問諸侯之禮荆聞中國惟齊之先君嘗以此加魯故亦倣而行之其人亦習於禮文與平時夷俗不同亦欲與齊抗耳故據實稱人非進之也趙鵬飛氏曰説者以爲進之聖人豈樂其僭聘問之禮哉憂之益甚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穀齊地説見七年會穀下○魯大國也恒與齊抗莊公雖嘗納幣結婚而羣臣志猶未協桓公欲堅其從懼魯人之有間也故約公至穀以遇禮行使若邂逅相見然者則幾不先泄而謀可必成桓公蓋寓致魯之術於其間矣○蕭子姓國宋之附庸城臨古汴在今直隸徐州蕭縣叔字也附庸三十里以上者稱字蕭本附宋未有隙焉桓公方與宋睦必不使其屬國

攺事他人而莊公至穀又本密謀蕭叔何以預知而遠朝其地哉蓋宋欲爲齊餌魯故使蕭叔因齊朝之則莊公喜於得蕭功歸霸主而從齊必固矣然蕭實未嘗眞服魯也卒歸於宋而已否則蕭之附宋已久一旦去而向人豈能免於他日之討哉觀宋之與蕭始終無間而知桓公致魯之術矣○按胡康侯曰爲禮必當其所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其説蓋本穀梁云朝于廟正也于外非正也此不惟不得朝公之本意而亦不知朝外之可行故趙伯循曰若於國中而不於廟乃爲非禮若於境外如何

求廟乎且諸侯朝於四岳之下亦豈得求廟乎

秋丹桓宮楹

杜元凱曰楹柱也穀梁傳曰天子諸侯黝堊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曹莊公射姑卒庶子赤逐其嫡子羈而立是爲僖公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孫明復曰扈齊地蓋明復齊人必有所據矣杜元凱以爲鄭地此但可言於文宜時會盟之扈耳去魯甚遠莊公安得至彼與齊盟哉○穀之遇齊既以蕭餌

魯矣而莊公奪於群議必有疑焉故齊復要之盟扈以堅莊公從己之心也程正叔以遇穀盟扈皆爲要結姻好則納幣之後姻好已成女非待年有何別議正爲不知魯人不協之情雖莊公亦不能爲主故耳故桓公之求魯凡爲圖霸也趙汸氏曰盟于防遇于穀矣其復盟于扈何也用見齊侯之汲汲於魯也盟于防遇于穀盟于扈齊侯於魯勤矣齊不得魯則諸侯不親自長勺乘丘以來齊侯知公不可以力服也故委曲調虞十有餘年而卒致公於盟會桓公庶幾有霸者之度矣

二十有四年辛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杜元凱曰刻鏤也桷椽也穀梁傳曰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刻桷非正也○丹楹刻桷皆崇宗廟也婚禮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此祭禰成婦之義也故因夫人將至而特飾桓宮欲夸大之夸齊女所以夸齊示不相下也徇俗見而存童心是不知桓公非前日之齊也徒爲齊人笑耳然桓公惓惓親魯降志相從而魯人卒不肯爲之下得非桓亦每以智術待魯而無誠心乎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於此驗矣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公之親迎爲諸大夫不肯適齊也張洽氏曰諸侯無越境逆女之禮○親迎例見隱二年紀履緰逆女下

秋公至自齊

公不與夫人同至者蓋齊女之娶魯人所不欲故公先至以調停之耳公親迎而夫人不與同至亦非禮也○至書秋而加之八月之上者至在前月而飲至在後月之辭也飲至以公則夫人之至不飲可知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姜氏莊公夫人哀姜齊襄公女也公至而後夫人自
入不以夫人禮至矣入者難辭見群臣不欲受也自
後不得已而尊之爲夫人禮亦畧矣其陰結慶父以
成弒閔之亂有以哉○胡康侯曰莊公不勝其母越
禮踰時俟讎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
嗣不立弒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
莊公不孝之罪爲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杜元凱曰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
以見劉原父曰覿見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卿執羔

大夫執鴈士執雉婦人榛栗腶脩用幣非禮也○按
胡康侯曰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蓋本
何休氏以是年八月丁丑夫人入而戊寅大夫宗婦
即覿因此以著禮耳然婦人三月廟見而後成婦未
嘗見廟必無見群臣之禮則明日見大夫之說古所
無也故張洽氏曰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内
禮也今未至宗廟而大夫與婦同見於内則爲私禮
矣故以覿言見夫人而以私輕夫人也夫玉帛諸侯
附庸之贄非卿大夫之所得用況婦人乎男女同贄
是無别也春秋中絶無此事莊公時何獨行之蓋厚

其禮幣以示侈其實不肯下齊也此與丹楹刻桷意
同而群臣不欲從齊之本心於此見矣並覿同贄倉
卒禮成苟且取具而已豈所以告虔於夫人哉莊公
亦不得爲以禮馭群臣矣

大水

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　赤歸于曹

戎註見隱二年會戎于潛下○羈者曹莊公之嫡子
也赤其庶子而戎之外孫也戎在曹南界故曹莊公
卒而赤奔戎曹之大臣因羈柔懦昏庸不能自立遂
遲疑觀望嗣乆不定故莊公之卒已及一年矣而羈

猶不得稱爵是曹大夫居攝挾以令人而不立乎爲
君也故春秋以不成君之辭稱之是時赤方在戎故
戎挾之以侵掠曹境非爲納赤也故不書納而曹人
不勝戎患故遂逐羈而闢門迎赤耳罪曹臣也而赤
亦自此倚援於戎矣此與桓十二年宋執祭仲事大
畧相同○齊方圖魯無暇及曹故曹君未定而戎得
亂之魯服而衛又叛矣

郭公

郭春秋時别無郭國疑即東虢也武王封文王弟虢
仲於虢謂之東虢即今滎陽縣也滎陽之西今爲汜

水縣虎牢地皆虢封内而京制二邑處乎其間春秋初虢君恃勢失德而二邑爲鄭所有左氏所謂制巖邑虢叔死焉者也虢叔雖死而其國猶存至是始亡也虢亡而其地盡入於鄭矣公穀多以虢作郭或者以其聲相似而傳寫誤耳然虢叔蓋言死制之君字叔或謂仲弟虢叔所封則誤矣又按國語亦云虢叔恃勢韋昭註以恃勢者爲虢仲之後蓋别一虢叔非謂仲弟也故賈逵曰虢仲封東虢虢叔封西虢似爲有理何則虢仲兄也先封東虢得虢之名虢叔弟也後封下陽但以系出東虢因亦以爲西虢耳〇郭公

之公當作亡例見僖十九年梁亡下〇胡康侯曰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覬也夫旣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春秋私考卷之八 終

春秋私考卷之九

起壬子莊公二十五年

盡己未莊公三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五年壬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與汝同周畿内地今南陽府汝州是也蓋周大夫之采邑而因以爲氏叔字女叔者天子命仕於陳以爲卿者也夫畿内大夫以天子命而得仕於諸侯者恒爲國卿以天子之大夫當諸侯之卿也先王盛時

諸侯之國各舉所知以其卿請命於天子而天子不得私焉自王綱不振諸侯之卿不請命而天子始自命之其必衰周之制歟然亦間一有之而非盡用天子之臣也雖世入春秋事猶有節特所用多出於私門耳故自祭仲相鄭之後惟女叔原仲同時相陳單氏二伯接踵相魯而他國無聞焉則以二國猶尊王命他皆壅格不行人不樂居其國故也宣成而下權臣專政各世其卿而命大夫不復見於天下矣然則命大夫雖非公選亦庶見王澤之未竭歟〇女叔之聘以莊公昏齊而親魯也陳自以先代之後爲大國

而女叔又天子之命大夫因見荆之聘魯過陳知其舉用齊僖故事故亦偃然以諸侯之命遣使來聘不自知其失禮矣然春秋初年惟齊楚聘魯他國絶無行者而陳獨行之必有以也豈以赦公子御寇之故懼齊見討而先懷貳心將因魯以示強歟觀其用齊楚並行之禮似有挾楚抗齊之意耳不然陳何爲自大如此哉桓公示以坦懷而陳妤終不之發其實固之於衛中也否則不幾於爲楚敺陳乎他日楚服而轅濤塗執其端蓋在此矣○聘例見文四年甯俞來聘下稱使例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衛惠公朔既與齊侯盟幽尋背不服爲齊所惡故魯亦不會其葬也朔卒子赤嗣是爲懿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杜元凱曰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孫明復曰凡救日食皆鼓不書者常事也鼓于社而用牲者三變常也變常故書又曰凡救日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胡康侯曰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今按日食而伐鼓所以助陽氣也左氏稱天子伐鼓于社諸侯用幣於社皆附會之說耳凡救日在朝故伐鼓亦必于朝伐于社以責神此何禮乎幣固遇災而禱者之所宜用但救日無暇禱神而事在責躬亦無待於禱也夏書於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但曰瞽奏鼓嗇夫走庶人馳而已未聞在社且用幣也況倉卒用牲乎莊公時必惑於術士之言故創爲祭社以救日之禮而其後因有援此以爲故事者矣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之女或以爲桓公女非也莊公十四歲即位三十七歲始娶哀姜則當其既冠知好色之時割臂盟公如孟任輩者必先有所出然則伯姬至此年亦可嫁若以爲桓公女則以年計之伯姬將及三十歲矣安得有此失時之女耶其不書逆先儒以爲逆者非卿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亦非也宋共公之娶伯姬特厚其禮故納幣猶使卿來豈有小國逆女反使微者之禮蓋以卿往逆而其君親受之境上爲常則但舉重書歸而已例見隱二年紀履緰逆女下然歸有不書如杞叔姬齊子叔姬郯伯姬者則或以母賤愛輕而薄於禮耳其書歸者皆鍾愛其女而贈送之禮厚焉者也觀齊僖公親送文姜至讙可以知厚矣餘見成九年杞伯逆叔姬喪下○

杞始見經此葢東樓公之後惠公也惠公一作德公史記序東樓公至德公七世恐年代稍遠中間失紀者多矣杞本伯爵姒姓國夏禹之後武王克商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於杞今開封府雍丘縣是也或以爲侯爵則因桓三年杞侯來朝本紀侯之誤也又有以爲本公爵者得非以其爲王者之後歟夫王者之後所以稱公者爲宋發也本以易姓受命繼商而王而微子之德又可繼世以有天下故特崇其爵耳觀堯之後止爲唐侯舜之後止爲陳侯豈必王者之後皆稱公哉故史記及杜註於杞皆不著其爵亦爲其

所傳不的耳今以春秋考之杞始終稱伯中間惟僖二十三年杞子卒襄二十九年杞子來盟僅兩書子則以其君不能自強欲降從卑而大國不聽故終從本爵也至於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說者遂謂遷杞於此則葢誤矣辯具見各條下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杜元凱曰門國門也高閌氏曰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禜祈禳之禮然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宣王必以側身脩行爲之本况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救水災之禮乎○按左氏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夫謂非日月之眚不鼓其說是也天災有幣無牲或未盡然葢天災正謂水旱若其小者禱而不祭則但用幣可也至於大水且旱安得不告祭乎故大水而用牲於所當祭者禮亦有之但于社于門則非所當用之地耳伐鼓失又甚矣

冬公子友如陳

友莊公之母弟也是爲成季以其桓公之子故後世列爲三桓不稱弟而稱公子已爲卿也凡公及內卿徃他國皆不言朝聘而曰如存周禮也詳見隱十一年滕薛朝下○杜元凱曰報女叔之聘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許翰氏曰隱桓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餘見本年夏曹殺大夫下齊伐戎見二十年冬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曹大夫不名殺者非一人也義見文七年宋人殺大夫下曹赤因戎得立國事遂制於戎諸大夫之所不服也必有陰以其事愬魯者魯以濟西之怨本欲報

戎故因戎侵曹而遂致伐焉曹所以敢於盡殺諸大夫者爲戎故也而赤與戎爲黨殘忍不君之罪見矣趙鵬飛氏曰公纔至自伐戎而曹遂殺其大夫是魯爲曹伐戎戎有辭於曹曹殺其大夫以悅戎也黄震氏曰魯伐戎曹大夫之不與赤者預聞其謀故赤殺之耳此說是也孫明復曰曹殺其大夫不書名氏者脫之亦一說也殺大夫例見二十二年陳殺公子御寇下○曹赤以庶奪嫡又專殺大夫惡之大者也是時齊桓主霸氣象一新而於曹不見有討焉何邪蓋東遷以來諸侯放恣若此類者亦多矣況人心猶疑

尚多未服則姑赦過宥罪咸與維新而已矣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桓公所以能成霸業也○曹以近魯之國凡曹君卒葬未有不書者赤卒在莊三十二年而子班嗣是爲昭公賢君也於魯必無不訃之理而經獨不書其卒豈以赤爲戎黨諸侯共惡而魯因以戎怨絶之遂不弔其喪歟此可以見外諸侯卒魯不弔喪則雖訃不書卒之一驗矣餘見僖七年曹伯班卒下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伯益之後嬴姓子爵國故城在今泗州北五十里即晉下邳國僮縣地也詳見僖十五年楚人敗徐婁林下○伐徐魯治戎黨也然宋亦序齊上者宋比魯尤近徐戎亦志於伐者也特事起於魯而邀齊以爲輔耳齊自北杏以來漸已經營霸業但人心未盡服則霸事尚未專故諸侯之事猶有不爲齊主者而齊亦謙讓不遑至明年同盟于幽與之者衆宋公心服不敢當先而齊亦盡任天下之事矣○胡康侯曰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爲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甲寅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杜元凱曰曹地見僖八年盟洮下於此又云魯地非也蓋曹當杞魯之中耳左氏傳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詳見本年冬杞伯姬來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曰陳鄭服也按是時陳鄭雖有貳心外實未叛然魯雖服而衛又不至宋桓公懼人心之未一乎齊

也故復合諸侯而爲此盟自此再推爲霸而齊桓遂專征伐矣詳見十六年盟幽下○張洽氏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霸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周畿内邑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一十五里原城是也仲字本原大夫而天子命仕於陳以爲卿者也例見二十五年女叔來聘下○葬原仲公子友之私事而請於君以行也魯大夫適列國者多矣未有書其事者此獨書葬原仲何邪以私事行也凡内

大夫私事恒不書此特爲公子友書也於時慶父專掌國政與公子牙比周友必有所不合故託以葬原仲而適陳也否則友本賢人而肯爲此哉蓋自是遂棄官而不歸矣書此所以爲季子來歸張本耳左氏序奔陳於子般卒之後則不知春秋書葬原仲之意矣友與國政纔及二年而即謝事權以求遠害其亦庶幾能潔身者歟書私事例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下

冬杞伯姬來

左氏以此爲歸寧也後儒多祖其說竊意歲一歸寧之禮亦有不可通者蓋親迎重事諸侯猶不得越境况其夫人乎女嫁從夫則亦不得越境以寧父母矣葛覃之詩所謂歸寧父母者蓋太姒嫁於周國在渭水傍自周歸渭以寧父母乃境内也嫁於鄰國而欲歲一歸寧恐非先王以禮制情之教矣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必書以厚别也果有歲一歸寧之禮則他女豈無可書而如此其畧邪故知夫人越境歸寧非通禮也穀梁子曰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禮也此說得之矣然則杞伯姬何以來乎以其國弱求與魯親故先通杞伯將朝之意耳不然事本同時伯姬何

以先夫而至邪夫春之會洮必亦爲此故也而冬又來魯其往來頻數如此伯姬非能以禮自防者矣而莊公鍾愛其女使情勝禮焉是豈所以齊家而治國哉

莒慶來逆叔姬

慶莒大夫名叔姬莊公之女杞伯姬之娣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别也以大夫而遠來逆女禮之正乎程正叔曰親迎者迎於其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蓋古者大夫無境外之交

雖親迎重事亦不敢出疆在春秋時則奉君命越近境以自逆婦者亦漸有之然必先通媒氏之言而非有所強也故凡大夫自逆恒不書必強家有強於魯而後書如蕩伯姬齊高固是也莒嘗入向取年婁又敢以徵者盟魯公于浮來蓋崛傲之國也而慶又莒之強臣其來逆女必魯所不欲故特請於其君躬親來魯以強公必成因納幣焉而遂逆以歸如楚公子圍之入逆鄭公孫段氏也失禮甚矣不書納幣舉其重耳大夫自逆不書歸正以國君不與大夫敵公不自爲主也公羊子曰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

姓者主之是已而胡康侯以爲公自主之亦強爲之說耳

杞伯來朝

齊桓晉文霸事方盛之時諸侯無相朝者然甥婿服屬之國於義可通者亦未能盡禁也杞伯爲莊公婿且屬於魯此其所以來朝歟杞伯不能自強求庇於魯使其妻先來通問非以禮延國者矣

公會齊侯于城濮

衛自前幽受盟尋亦不服故齊要公于結盟鄄乃衛地也宋公至焉而衛獨不預其背齊可知矣故衛惠公卒而諸侯不會其葬觀齊意也懿公嗣立棄賢慢霸抑又甚焉但齊方以圖魯爲急於衛不暇理耳至幽盟再同大會也而衛又撓之不可不圖矣城濮之會蓋齊以魯衛兄弟之國而使魯說之來歸也齊桓其亦可謂能脩訓典而不急於務武者歟戴溪氏曰幽之盟衛侯不至會于城濮謀伐衛也此說近之但以爲謀伐則伐衛何待於三月之後而魯兵亦不從行邪

二十有八年乙卯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　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

績

會城濮而衛又不至故齊伐之此可謂序成不至而有攻伐之兵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然皆以一當百之士衛必師將不足且忽齊兵而止以人當之懿公之不淑群臣之無謀於此可見書及在衛見其不能度德量力而與齊抗也戰而言伐伐而言日急辭也齊以是日伐而直以是日與戰輕亦甚矣其敗也宜兵敗莫支而尚不知誠心輔霸之爲急也不亦殆哉甫及七年而國有狄難幾至滅亡非棄霸忘危之明驗歟張洽氏曰衛嘗受盟于幽前年同盟不至伐不

服罪乃以齊來伐之日而急擊之不能敵齊節制之
師而敗以衛爲主罪之也不地於衛都也○按左氏
衛嘗伐周立子穨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
伐衛以其立子穨也如此則事關天下之故莫有大
於此者伐衛之兵乃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之類而
齊又能伸大義者也然圍郊時有劉單子朝之亂經
皆備書而此獨畧焉何所張本而見其爲討子穨之
亂哉且五大夫作亂因蘇氏奉子穨伐王不克宜如
[illegible]景王後王室亂之書亂蘇子奉子穨奔衛衛師伐
周立子穨宜如尹氏立王子朝之書立鄭伯以王歸

處櫟宜如敬王居于狄泉之書居虢叔謀納王而殺
子穨及五大夫則勤王討賊而春秋之所僅見者也
於法尤不可以不特書求之於經例皆不合而欲援
拾傳聞之說以附益之則不惟事失本眞而亦自陷
於誣妄矣至謂齊侯取賂而還則桓公本爲圖霸與
師非規規於爲利者是倂霸者心事而不知也左氏
之浮誇如此而謂可以盡信乎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子蘧篨嗣是爲文公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荆之伐鄭非卿大夫帥師成行列者故以號舉左傳
稱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非也若
楚果出車六百乘則齊豈止以人救哉觀文十五年
書齊侯伐曹入其郛則伐而入門者亦當書入矣蓋
楚在當時雖淩中國而亦未敢大肆也不過縱兵敎
掠以試漸強耳○齊桓圖霸攘楚其急務也十六年
荆嘗伐鄭桓公豈不欲救哉顧其時人心未乎難以
輕舉至是幽盟再同霸圖已定乃即救之善桓公之
勤中國也止合魯宋二國者爲楚尚未可與爭畧示
威武以驅逐之而已然宋爲大國足繫諸侯觀望且

將漸次鼓舞人心耳程正叔曰齊桓霸主會望國宋
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趙
汸氏曰救鄭之役曷爲獨使吾君親之齊侯以吾君
能師者也故伐齊救鄭皆請公自將以爲功而齊人
宋人屬焉桓公可謂善用諸侯者矣

冬築郿

郿魯下邑公穀作微啟紂都朝歌時爲微子所食邑
蓋在紂畿內之地也水經註曰東平壽張縣西北三
十里有故微鄉今按壽張故城在今縣南九十里計
當尚在鄆城西南則郿邑當在鄆城西北范縣界上

與秦臺相近其地北近於曹南近於魯即濟西也而郿泰二邑近郭則爲魯地矣其爲此築以戎常出沒及之欲設備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胡康侯以爲創作邑非也蓋城雖創始未有不書城者故齊履謙氏曰臺囿曰築郿字上下疑有闕文此可謂善疑矣但郿與秦相連之地去魯國都稍遠非可終日恣遊觀者築郿不久而復即其近地以築秦臺果何爲乎竊意郿邑之築本欲爲臺望遠築基已成而形勢未便志欲改圖因遂停工未畢故不言所築耳然他日定

築秦臺蓋實本於此矣濟西見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下○胡康侯曰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

大無者汪克寬氏以爲舉國皆無是也若止倉廩之竭則猶可取給於民間不必告糴於齊矣麥謂二麥禾謂黍稷稻粱麥熟於夏禾成於秋以所收之次爲先後也黃震氏以麥禾爲一物而曰若果二物並書不應麥先於禾其說非矣大無書於冬者至冬而後公私皆盡非以有司會計所入多寡於歲杪也○是

歲未有水旱而無麥禾服虔氏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孫明復曰土爰稼穡稼穡作甘大無麥禾土失其性也此固然矣然使素有蓄積則亦豈至此哉故何休氏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蓄良由好兵崇侈故耳使非齊與之糴幾何而不至於餓邪人君爲國而不知務農重穀節用愛人者可以鑒矣

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孫氏辰名是爲文仲公子彄之曾孫也鄭漁仲曰

公子彄食邑於臧因以爲氏○不言如齊而曰告糴于齊以告糴行也非平時脩好之常矣齊霸方謀恤鄰故往告焉辰魯之貴卿也告糴而使貴卿重其事也凡遇凶災而不以民事爲急者其國恒饑告糴則急民事矣春秋以此爲救荒之切務也故書告糴者幸其不饑之辭也而桓公之不遏糴於此見矣張洽氏曰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重臣自往告糴若不遇齊桓則魯之民必至轉於溝壑矣

二十有九年丙辰

春新延廐

言新者有故也廐養馬之處莊公好武欲養馬故新之新延廐常事耳何以書廐長而盡新之則非荒年所宜爲耳孫明復曰告糴矣延廐雖壞未新可也王祿氏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廐謂之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禮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馳道不脩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廐廐有肥馬民有饑色可謂不恤國矣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

許本預盟前幽特以國小與滕滑同故桓公不欲再煩耳非背齊也鄭與爲鄰何以侵之豈去年荊之伐鄭得許人以爲鄉導邪雖或有之罪不在君勿問可也方有敵國外患不能脩德睦鄰而報怨稱兵肆其侵掠豈謀國之道哉書鄭人侵許而知罪之在鄭矣○按趙鵬飛氏謂後六年楚伐鄭由失許援是以爲許因鄭侵而導楚伐鄭也恐其時齊威方振許必不敢向楚耳

秋有蜚

左氏傳曰爲災也羅端良曰蜚蠜今謂之蜚盤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發作撥拾置他所日出則散去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熯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今按羅氏之說本爾雅通志本草必舊時魯地所無至此始有而後因以爲常耳汪克寬氏謂負蠜常有而取山海經以蜚爲獸之說則怪亦甚矣觀蜚字從非從虫必虫之能飛者恐非獸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之卒卒於酅也國既亡矣猶繫之紀者不以亡故而睽婦道也不書日國亡無訃者也猶書卒者魯人聞之而往弔恩禮有加焉但未能即治其葬耳

城諸及防

杜元凱曰諸魯邑即城陽諸縣按諸即今青州府諸城縣在莒東北一百八十餘里而莒西又距魯五百餘里魯安得有此遠邑邪蓋諸乃紀邑北連高密安丘之界皆紀故地而爲齊所倂者也特以諸近於莒控制爲難而酅之爲邑密邇齊都叔姬老死酅無主焉齊欲得之矣桓公賢叔姬之守義以其爲莊公之姑也而先使魯受諸以爲叔姬喪祭之備其實以諸

易鄰也故叔姬方卒魯即城之而霸者之假仁因可
見矣其不稱齊人歸諸者魯往受之而齊不使人歸
也不稱魯取者非以力得也城遠邑不稱帥師者齊
所欲與無他慮也城而及防無制之術也蓋防魯故
邑也防在鄆西亦近於莒乘齊善意因舊制新而諸
不敢救矣不然則諸在莒卧榻之内必不欲人鼾睡
而越境以造新邑亦豈魯人形勢之便哉且防在齊
南魯北境上因得以備齊耳防詳見襄十七年齊高
固圍防下〇及者有別之辭城邑而書及別新舊也
其序則以經始之先後爲差耳

三十年丁巳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成魯北鄙地詳見桓三年會郕下〇幽之再盟莊公
雖已服齊而從會從救矣然心猶有疑聞齊將出師
不知其爲鄣故也故次于成以待之可以見齊霸之
信未能遽孚於天下而魯莊交鄰之不誠經世之無
志亦可見矣或曰欲救鄣而不能或曰爲齊聲援皆
非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姜姓國或曰齊太公支孫封於鄣後漢志東平國
無盐有章城註以爲齊所取之鄣水經註以爲在無
盐城東北五十里者也按無盐城在今東平州東三
十里杜元凱以爲紀附庸國紀距東平遠絶不應有
附庸在此况紀滅已久安得尚存附庸於越境之地
哉蓋本小國在遂西而北鄰於齊者也〇降者脅服
之辭凡使其國服己者則曰降收之以爲己邑者則
曰取降止是服其人使歸己耳取則有其地而收其
貢賦矣炎叔佐曰凡服從内附曰降〇家鉉翁氏曰
齊魯圍郕郕降于齊師降於力既屈之後齊人降鄣

畏威而降降於兵未加之前胡康侯曰春秋之法扶
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紀叔姬卒八月矣無與治葬者至是魯人特往葬之
其書日日由魯定也叔姬以亡國遺嫠死無所主而
葬事克襄不委溝壑亦可見節義之能感人矣〇胡
康侯曰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
歸宗國而歸于酅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
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録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
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爲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說見二十五年日食下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元凱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按魯濟今爲濟寧州鉅野縣之地魯濟之西謂之濟西而在東阿以北者即齊濟矣詳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按左氏曰謀山戎也夫山戎之伐齊謀先定魯何預力焉蓋魯濟之謀魯自謀戎也魯濟之西即爲濟西其地近徐州之戎而三臺備戎之議定於此矣以遇禮行者簡畧不煩則機易密耳

齊人伐山戎
山戎即古無終也故杜元凱於襄四年昭元年皆註云無終山戎而此獨以山戎爲北戎是不知北戎別一種也說見僖十年伐北戎下無終在今順天府薊州遵化縣地漢志右北平有無終縣趙鳴飛氏所謂山戎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者是巳自此至永平府皆山戎也在燕之東未見其爲患中國若邊境尋常寇盗則或有之何足遠征乎蓋齊桓無因而伐託以病燕爲辭也伐山戎非齊所急特爲諸侯尚多未服欲立奇功以恐動中國耳其稱人將卑師少也亦以示兵精而不勞餘力之意則諸侯將必懼焉此霸者以力服人之計也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四方而高曰臺築三臺所以備戎也魯與戎鄰懼其爲患故欲爲臺望敵如後世墩臺看家樓之類耳戎在魯南界其南爲宋其西爲曹其東則遠合於徐之道也郎近宋秦在西近曹薛在東近徐皆相屬於魯之南鄙者也三臺築而可以察戎之出没矣此策必自魯濟受於齊桓者然徒特崇侈以防虞而不脩德政此豈爲國之本哉○何休氏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胡康侯曰去國築臺於遠而不緣占候是爲遊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此其爲說正矣但築臺之本意則非專爲遊觀耳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薛界宋郳之間地爲所侵而國日以削故隱公末年因朝訴魯然猶稱侯爵也自是降侯稱伯而遂服屬於宋矣何以知其然邪蓋自桓至宣薛不復來朝無

事可見雖齊桓之世亦未嘗與諸侯會盟則以屬宋故耳又凡附庸小國不敢達於大邦屬他國者多不訃喪本屬雖訃喪而弔喪之禮亦畧此其所以不見於經也今薛伯之卒不日則不訃者也何爲亦書其卒乎魯往弔也薛爲宋屬與魯無交焉而魯人弔之豈眞盡喪紀哉蓋魯方將築臺故欲因弔示恩而求薛割近魯南界之地耳上書薛伯卒下書築臺于薛是語鄭玄氏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莊公築臺于薛是也六國時孟嘗食邑於薛又漢地理志魯國薛縣註

引皇覽曰孟嘗君冢在城東北邊則其地當在魯之東南界也蓋常近於薛薛弱必不敢侵意者先世與魯易地至是魯欲築臺始言故地尚未盡復而詩人以居常復宇頌僖公耳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戎捷即山戎之捷也捷者囚俘也以囚俘見是爲獻捷諸侯相遺則當曰遺獻者下奉上之辭也齊侯親來卑辭尊魯故據其所稱之實而謂之獻蓋桓公因魯人未肯心服故以伐山戎之捷親來致獻以示不勞諸侯之力而成外徼之功名雖下魯其實所以威魯也莊公常懼徐戎爲患方與齊謀魯濟而桓公即使人立功山戎出魯不意夫山戎之強豈徐戎所能比哉而得捷如此其易魯雖服齊未誠亦不能不震懾矣○左氏傳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秋築臺于秦

秦在魯西境蓋濟西地也後漢書東郡范縣有秦亭註云在縣西北鄭漁仲曰魯有秦氏居於秦邑濮州范縣北舊秦亭是其地也考之水經註范在故鄆城東北秦在范縣西北自鄆城東北至范縣西北秦亭南皆濟濮枝渠所經則知秦近於鄆矣餘見二十八年築郿下

冬不雨

冬之三月不雨而不書旱不爲災也故公羊子以爲記異何休氏曰異者不害物也害物則爲旱災矣義見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下○王褖氏曰春秋書不雨者常暘之徵然及月者書月及時者書時再歷時者書累月令曰冬不雨則一時無雨矣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也當是時穀已成實閔時不一雨雖未甚害亦見陰陽不調爲嗣歲之災也故特書

之

三十有二年杞

春城小穀

魯猶懼齊未能深信故又城小穀以備之○孫明復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按杜元凱以小穀爲齊邑爲管仲城之則何爲不繫之齊而以內辭書邪故胡宏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致此詳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杜元凱曰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蓋在今兖州府金鄉縣界內即宋緡邑之西界也齊桓有志攘楚而

中國諸侯尚多未服魯以周公之後人望所歸齊常降心求魯而魯終懷疑故成之次防與小穀之城皆不忘備齊蓋桓公滅譚滅遂降鄣之事足以使人畏也自會鄄以來惟宋從齊最固無役不從故就梁丘之地而託宋致魯若不期而會者且私推尊之以示峹厚之意魯服而諸侯之信可孚此桓公之志也亦可謂善糾合矣○趙鵬飛氏曰桓公賴宋爲多北杏之會宋人一判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鄄以堅其心又爲之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必推之以爲主所以爲諸侯之倡而就霸功也張洽氏曰齊侯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慶父同母弟莊公之庶弟也是爲僖叔以其桓公之子故後世列爲三桓牙爲卿矣故稱公子書卒加恩禮也卒書日死於位也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左氏傳曰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而卒立叔孫氏公羊傳曰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

爲季子諱殺也然則善之與曰然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今按二傳之說皆非也牙果有罪而以國法殺之則當如成公刺公子偃之例書刺公子牙矣若季友仗義而自殺之則當如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例書公子友刺公子牙矣殺而書卒是沒其實也何所據而見友之善處變邪是春秋之作特使後人猜謎耳且以事勢論之牙亦有不易殺者蓋慶父掌兵三十餘年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牙與爲黨將擁立焉必聲勢相倚者也友以季弟得政

未專烏得而殺之乃以死且無後之言恐之飲酖牙其肯飲乎萬一飲酖而死則季友必先及禍而慶父之變亦豈待於立子般之後哉況此時友已出避於陳矣故牙之卒直自卒耳非酖殺也汪克寬氏引或謂牙乃叔孫氏之祖其卒距公薨時尚一月茍以是誅牙則慶父何爲尚執國柄且書法全不寓微意牙實自卒一條其說本是但後儒狃於舊聞而不察耳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趙伯循曰公必薨於正寢以

就公卿也大位奸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莊公精射能狃戰勝晚年大興工作此有好大喜功之志者也然惰於大義暱於私情毋子兄弟之間多不能斷防蹊宮壼而禍隱蕭墻矣非遇齊桓寬大不討舊嬿幾何而不辱身危國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按杜元凱曰子般莊公太子孫明復仍之如此則嫡出也其說亦有相抵牾者世安有嫡子已立爲太子而復問後於叔牙反留情於慶父者邪其不近人情

甚矣此無稽之臆說也且莊公之娶至此九年子般雖非嫡出長亦可君奚必爲太子哉左氏又以子般爲孟任所生則益非矣孟任割臂盟公本由苟合魯人必不遽立其子爲君何也以僖公爲閔公之兄知之夫僖公爲閔公之兄則未立閔公之時當先立僖公矣而魯之定君必立閔公者蓋僖公之生在哀姜未娶之先其母成風微賤而名義不正如孟任然則人不服故不得立子般與閔公皆一娶九女中之媵所出也故順其長幼之次而先立之若孟任所生而以之先立何以服慶父之心哉及閔公既弒莊公別

無應立之子矣而慶父又得罪莫能覬覦然後求僖公而立之此於人情事勢乃爲安耳子般之立本非慶父所欲但於次爲正不得不以爲君未敢遽弒也

凡魯君未踰年而遇弒者以不日見之如文公時子卒是已子般日卒與襄公時子野同其非見弒明矣然則左氏謂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者豈足信哉○公羊傳曰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胡康侯曰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

民之心也今按既葬不名之說義亦難通如僖公成公之葬皆在嗣君即位稱公之後曷嘗以其未葬而稱名哉蓋未踰年稱子卒則稱名以別於踰年之君乃常例耳故齊履謙氏曰子卒不名闕文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如齊以閔公幼弱無寵於哀姜欲謀自立也齊桓不肯曲狥而聽魯竟立閔公此可見桓公知義不欲以私意專制諸侯之事也胡康侯以爲書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非也是時桓公主霸方以大義正天下觀他日哀姜預聞子弑猶不敢如齊

而卒因討縊亦可見矣慶父既弑子般豈敢公然如齊以犯桓公之討乎故子般之卒非慶父弑也乃自卒耳

狄伐邢

狄在中山以南連亘鉅鹿之墟中山者今直隸真定府定州鉅鹿者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在衛之北而邢又當其東北二面之衝者也詳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下○邢姬姓侯爵國周公庶子所封杜元凱曰國在廣平襄國縣即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也至僖元年始遷夷儀或以爲邢初封邢丘還於襄國非也蓋邢丘畿內地名而邢則畿外國名也詳見襄八年會于邢丘下○狄之爲國其西南則邢衛矣其東北則冀燕也冀封堯後燕封召公本皆衣冠之會而狄得雜處其間必緣後世安插降夷使親王化而周綱不振中國衰微則闢土漸廣而肆行無忌耳○汪克寬氏曰此狄入伐之始許翰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戎狄荆楚交侵中夏使無齊桓攘定之豈復有中國哉愚謂戎狄雖暴皆不若楚之欲圖中國也然則中國之可憂者惟楚爲甚矣

春秋私考卷之九終

春秋私考卷之十

起庚申閔公元年

盡辛酉閔公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閔公

莊公庶子名啓方史記名開蓋爲漢景帝諱也九歲即位在位二年謚曰閔左傳云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如此則因哀姜通於慶父而遂無寵耳

元年庚申

春王正月

子般之卒慶父欲代必有謀於哀姜矣特畏齊桓故往請命而魯之大臣以閔公本莊公之子子般之弟於次應立故汲汲焉擁之即位以其事在先君之年故逾年正月不書即位詳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

齊人救邢

按狄之伐邢在去年十月至此踰時必無及於事矣救之何以若是其緩耶蓋狄無遠志不過擄掠而去耳桓公以爲勞師無益本不欲與爭也特以衛在邢南觀望所繫况衛方懷疑事多撓霸不一救邢何以服衛人之心哉故管仲以簡書相恤爲言而桓亦聊

以一國輕兵應之蓋欲道出衛疆款之以能畏鄰戒而已書齊人救邢於狄伐三月之後而見齊之所急不在邢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汪克寬氏曰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蓋以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氏傳曰請復季友也杜元凱曰落姑齊地○先儒以爲公九歲即位蓋就莊公娶夫人之年而數之也即位之年遂能至落姑與齊侯盟則亦知事矣

季子來歸

魯人知慶父陰懷異志故群臣奉公以求託於齊桓而齊桓從魯望爲之迎季子而相之見齊桓之能定魯也季子不稱名蓋閔公以師禮事之所謂待之以不臣也凡不期而至者謂之來歸季子本以賢德避居於陳今欣然歸慰國人之望則出於所不意也公穀皆曰來歸喜之也得其意矣朱子誤信左傳成風事季友之說乃謂友爲魯國之賊而聖人著其專國爲禍之端則於春秋不名季子之義安可通乎○稱季子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來歸例

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下

冬齊仲孫來

仲氏孫名齊卿也與文公時華孫同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趙汸氏以爲不名非也春秋之中未有已爲臣而不名之理不稱使鄰國交好之常辭也例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孫明復以爲私來亦非也齊桓始覇君令臣共群臣必無無君命而私交之理〇當時齊桓雖立閔公而使季子相之然慶父久執兵權疑於生亂故齊使仲孫過魯省難因以覘之蓋惓惓爲魯之意焉善齊桓也故仲孫之覘覘慶父也其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是也左氏附爲齊欲取魯而覘之之說非惟不知齊桓之善意亦不知事勢之不可行也不言聘者見聘爲僭禮而齊桓不行矣

二年辟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漢以其地置陽都縣當在今沂州北境水經註所謂沂水流逕其東南者也東踰沂水爲中丘地南爲費地西爲根牟地北爲蓋地蓋在齊穆陵關南而東南近魯防邑則陽都雖亦近齊而四面大抵皆魯地也非齊所急而遷其民以有其地得無以魯恃

强不肯相下而欲制其肘腋歟此覇者以力服人之計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王者之大祭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魯之爲禘追祭文王而以周公配之非諸侯之所得爲也蓋因成王賜周公廟祀以天子之禮樂其後親盡之世因僭禘焉故孔子於禘不欲觀而或人問禘則曰不知爲此故也然魯禘非禮已習爲常有不勝書矣凡書於經者皆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因事而見者也〇禘冬祭也故周書洛誥周禮司勳通謂之烝今以五月行之則周正建辰之月耳因事特禘非禘之常時也詳見廟制考義〇吉禘者易吉而祭也禮喪三年不祭非廢祭也使人攝之耳蓋非初即位時秖見厥祖之比矣今莊公之服未終而閔公與群臣皆易吉而祭苟非有爲何以如是其急乎〇于莊公者以莊公配也追祭文王而配以周公魯禘之常也配而併及于莊公禘爲莊公而發故耳然所以急於禘莊公者是時慶父以桓公庶子有覬覦之心焉而閔公本莊公之子子般之弟於次應立故親率群臣特舉此禘以示莊公功德足以上配

文王周公宜及其子孫欲以杜慶父之奸萌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閔公弒而書薨例見隱十一年公薨下○弒閔公者慶父也慶父專掌兵權爲日已久魯人固疑之矣然於子般未敢加弒者猶畏名義也及如齊請立而不得常懷覬覦然後魯人益疑其心而慶父亦自疑矣此閔公之所以弒也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群臣雖欲輔閔公而慶父勢不可禦矣然非權寵過重得以內交宮禁而國毋陰主其事則亦豈易動於惡哉書此可以爲專授兵權於小人者之明戒矣

左氏載公傅奪卜齮田事非經意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此哀姜也姜氏不絕於夫人以魯人猶未正名其罪也姜氏所恃者慶父慶父不安則姜氏孫矣孫義見莊元年夫人孫齊下○吳澂氏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與弒謀身負二惡自慊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弒君本欲代立其出奔莒爲魯人所逼也慶父久掌兵權魯人力不能制但其弒君無與爲黨如季友者必將仗齊威而討之逼之者衆於是慶父不能自安故逃於莒蓋畏齊桓之討也齊桓主霸威震諸侯於此亦可見矣○春秋時弒君之賊不能討而與之爲黨者比比皆然季友討安社稷使賊無所容其忠安可少乎但力量止於如此耳孫明復以爲惡季子緩不討賊胡康侯以爲譏失賊則皆責之太過矣義與十二年宋萬奔陳同

冬齊高子來盟

不稱使交鄰之常辭也說見元年齊仲孫來下○高子杜元凱以爲高傒也高傒則曷爲不名時已致仕

不受祿蓋齊之老臣桓公以爲賢而待之以不臣之禮者也子者男子之美稱自慶父弒閔公與夫人既俱出奔矣而魯人猶懼見討於齊人心洶洶故齊桓特屈高子以安魯高子嘗來魯盟防有素望焉魯人之所深服也因與僖公盟以定之而魯人遂無疑焉高子之能安魯所以善齊桓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曰狄伐衛懿公及狄戰衛師敗績遂滅衛今按經文止曰狄入衛則直入其國都耳若果伐而後戰戰而後入則書法亦應有別不得槩以入書也況衛

實未滅而何得謂之滅乎然觀許穆夫人載馳之詩言歸唁至漕則當時衛侯亦嘗暫出避狄久不得歸也故其詩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并非卯辰之月未爲行野見麥之時也而衛侯尚處漕邑則以殘破之餘城郭室廬未能完繕故耳齊桓方大合三國之師以城邢而於衛則不之救焉此許穆夫人所以爲無所因極也齊桓攘夷安夏志業方勤而獨於衛不救者蓋衛自盟幽以來背齊不會及齊伐衛猶抗未從故桓公棄衛不圖而盡力救邢以歆之至衛文公經營復國而於齊亦遂心服矣此

衛避狄雖野處漕邑之本末也先儒所謂衛爲狄滅桓公封之者誤矣○狄之入衛也懿公失政也夫霸令行於諸侯諸侯奉之則自治交鄰政事脩舉外患莫能加焉此霸者所以有功於世也歟懿公不肯服齊非所謂畏天保國矣狄禍之及也宜哉○是年懿公敗不知所終史記以爲狄殺則有關於天下之故於法當特書矣而經不録必自卒而非殺也又以衛立昭伯頑之子爲戴公則頑子不應爲君已辯於桓十六年衛朔出奔下矣戴公尋卒而明年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戴公之世不知其有無意者文公其即懿公之弟歟

鄭棄其師

是時狄方入衛而鄭與衛鄰其地以河爲界故使高克將兵禦狄狄久不退故鄭師亦久不還則未免迯亡潰散矣春秋書鄭棄其師以見其輕用大衆之失也左氏以爲鄭惡高克久而不召公穀亦謂棄師爲惡其將則不探其本矣夫高克將兵而使衆不返誠非善撫馭者然鄭之使將此師豈爲欲遠克哉今觀清人之詩未見其爲惡克也清本近在衛南地連牧野其説已見隱四年遇清下矣而彭消軸則皆衛邑

之在河北者也清人因狄入衛而南避於近河之邑未見追逐則狄患尚未遠能渡河至鄭也第遣一旅至河更番偵伺待有警急而後大發車徒未爲晚也今乃盡以其師次于河上使之翺翔逍遥旋抽作好逾時在外竟不召還此非棄師之道乎是時楚方爲患於鄭而鄭乃自棄其師楚兵所以敢於連至者蓋先有以知其虚實矣然則聖人所書之意豈真爲高克哉詩序察理不精亦與左氏無異鄭玄因之遂謂清爲高克所帥衆之邑而水經註亦以中牟之清陽亭當之則高克所帥乃一邑之人耳經文曷爲以師

言而屬之鄭邪

春秋私考卷之十

春秋私考卷之十一

起壬戌僖公元年

盡丙寅僖公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僖公

名申莊公子子般及閔公之庶兄也在位三十三年謚曰僖母成風薨在文四年然僖公時詩人已稱其為壽母則莊公初年當已入後宮而僖公之生必在哀姜未娶之前矣夫人聲姜娶在先君之世故始至不見於經觀先君之世而已娶則僖公之年信乎長

於子般及閔公矣聲姜薨在文十六年趙汸氏曰姜氏者公為公子日所娶齊侯女是也

元年壬戌

春王正月

慶父弑閔公本欲代立者也季友忠誠國人共附故汲汲立僖公於慶父未奔之前而倚齊以定魯國則即位不得書於逾年正月矣詳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按僖公之立以閔公既弑而於次應立也季友以賢定社稷實出至公左氏乃以為成風聞季友之繇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則大失古人之心

兊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狄兵入衛乆猶未歸桓公無及於衛懼狄乘勝而歸將暴邢也則救邢而已聶北邢地當在邢南齊桓霸業方新大合三國之師以救邢非應故事也其次聶北豈緩於事哉正以遏狄人自衛入邢之衝也用兵大事相機而動豈以急於求敵爲功哉胡康侯謂救而書次其次爲貶非矣孔穎達氏曰按兵觀釁以待其事須可擊乃擊之張洽氏曰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主於持重是也○曹師者曹昭公班之師也是時宋桓公從齊最謹而曹與宋鄰亦相親信自此黽勉從齊遂自供賦則曹昭之賢亦可知矣齊桓與宋特遇梁丘而諸侯漸爲齊役見齊霸託宋以寄心援之功也宋曹近衛而役之救邢不須遠國又見兵有節制焉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按後漢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註以爲邢遷處則聊城乃齊地而衛之東界也正當狄入齊衛之衝邢若南遷於此狄豈竟無一至其地乎其說非矣蓋邢故國即今順德府邢臺縣治夷儀城在縣西一百四十里其地有夷儀山自東遷西將依山以爲固耳蓋遷者邢之志而城者桓之功也邢自此無狄患矣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茲非其一歟○邢在衛北邢遷則衛無輔桓公何以不爲衛謀耶蓋衛人不服齊棄不圖且狄已入衛無及於事矣邢小難支不可不救而衛以北州大國狄退猶能自立且救兵在邢則亦足以威狄耳桓之知所緩急也如此豈特以衛人不服之故哉但師獨爲邢創城而畧不助衛脩復則桓之於衛所重在棄矣謂之誰因誰極信矣哉餘見閔二年狄入衛下○孔穎達氏曰再列三國之師不依前目後凡者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　齊人以歸

夫人之薨公羊以爲桓公召而縊殺之是也夷齊東鄙小國名而南近於莒杜元凱曰夷國在城陽莊武縣按城陽即莒州今莒東北高密縣境有夷安城必因夷而得名矣夫人知慶父在莒故亦徃從而莒送避於夷爾薨于外而言地恒詞也承薨之日而言齊人以歸焉見因齊人至而薨也其故在齊人矣蓋桓公使人召哀姜于夷雖不明言欲討而哀姜自疑有縊而已書薨義見五年晉殺世子申生下齊履謙氏曰自入春秋衛魯宋齊弒者不加誅討人道亡天理

滅矣自桓公奮起雖以哀姜之親猶誅死不赦四十年間而天下諸侯無敢有動於惡者蓋桓公之功於是為大而聖人稱之以為免民於左衽者殆亦有取於此云○以歸者以其喪歸齊也齊人本由桓公遣召哀姜故以屍復命若無故而以凶喪歸國焉人豈為之哉書夫人書姜氏書薨詞不異者桓以閔公之弒慶父所為哀姜雖亦與聞猶可從末減也今既伏辜於法已正則以親親之故使魯為國諱耻若無其事然者其喪既歸而魯不得不以夫人禮成矣此則霸者飾名姑息之過耳不然哀姜之孫由魯逐之而

又一無所出魯人何為而厚送其終乎汪克寬氏曰以歸之義文定謂齊以喪歸魯竊詳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無是理也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凡言歸者歸于魯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蓋殺之于夷而以喪歸齊國然後魯請而歸于魯耳不然何以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言至自夷與至自乾侯同文乎

楚人伐鄭

杜元凱曰荆楚本號後改為楚孔潁達氏曰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終莊公之世經皆書荆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蓋於是時始改為楚以後常稱楚也黃震氏曰楚荆也今始稱楚者先儒謂楚至成王令尹子文得政國益強改稱楚以交于中國從其自稱非春秋改之也○此楚成王頵時事也其曰人者將卑師少微者之稱也而軍行有紀則漸學中國矣春秋書此非進之也紀其浸強之勢耳然終桓公世君大夫未嘗親犯北方得非養重蓄威而但分兵示武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杜元凱曰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按此即今陳州地也○檉之會齊桓以楚伐鄭至再而欲攘之故即宋地謀合諸侯也左氏以為謀救鄭則楚兵已退鄭既預會矣何救之有乎是時魯以齊能定難乃始服從而大國如陳衛許尚皆未至則人心猶未盡一可知故與宋公定討而諸侯自此潛孚不待再會矣○邾以小國界於魯宋之間觀桓十七年二國同伐蓋兩事焉至莊十三年宋人與邾從齊會于北杏而邾始專附宋矣齊桓主霸不欲重煩諸侯故凡小國皆使附於大國以共貢賦故自莊二十七年盟幽

之後小國無預會焉則各有所屬也今會于檉而邾何以復預乎以魯責邾不恭故愬齊於會也邾之所向在宋則齊有從其所欲而已此魯之所以怒邾而有偃之師歟終僖公之世邾與魯抗至有升陘之戰而須句訾婁之取皆相繼及之則信乎其不向魯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杜元凱曰偃邾地此蓋魯兵至邾而敗其出禦之師也魯方從齊會檉而尋敗邾師亦可見其未深畏齊矣齊恐失魯姑勿治焉左氏虛丘戍歸之說牽強難通蓋以春秋所書哀姜薨葬之文觀之則魯於夫人

之故若無讐邾之義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

慶父弑君奔莒齊桓非不欲討也但中原未靖鄭國猶疑姑以計處不欲輕用兵耳既而慶父揣無所容尋即自殺蓋必齊計亦有所施矣以其不因正名討賊故不書殺凡罪人自殺者恒不書如齊崔杼是也崔杼自縊說見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下慶父當桓霸方興之時常懼見討幸於得亡豈敢復至齊魯之境哉公羊所記齊人不納奚斯入請之言其亦不察於人情甚矣蓋慶父之死死於莒也莒人欲冒以爲功故求魯賂魯人弗與故來加兵莒在東夷肆行無忌如此此其所以敢容慶父也歟○凡書敗某師者皆未陳而以計敗也敗之者爲主敗書曰者見其計之速也胡康侯曰莒人興師來伐罪在莒也季友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也○酈杜元凱以爲魯地竊意當在魯之東鄙蓋僖公因是而賜季友以費或者酈即費間之地歟至謂賜季友汶陽之田則誤矣汶陽說見成二年取汶陽田下○獲者擒人於戰陣中之名也生得曰

獲例見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下云敗莒師獲莒拏者師先敗而後大夫獲也凡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師敗而大夫獲必兼言之見師與大夫敵也○拏莒大夫也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者姜氏也不稱姜先儒以爲絶之於齊也審如是則何以不於薨夷時絶乎杜元凱以爲不稱姜闕文其說是已喪至自齊齊使魯自迎歸也力不資於齊故不書齊人歸姜氏之喪哀姜預弑嗣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絶而使得塟以小君入於宗廟齊之過也

覇者不能以義正諸侯而仍使盡私情焉則魯君臣不得不純用夫人禮矣如宗廟何故高閌氏曰哀姜之喪不當歸魯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然諸儒多謂僖公請而塟之則喪歸於禮難處而哀姜無子魯人情非所急恐未必然爾詳見本年齊人以歸下

二年癸亥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魯地杜元凱以爲衛邑非也蓋楚丘在今曹州曹縣東南五十里以唐志考之當在城武單父西南武德中於此置戴州者也城武單父春秋時皆爲魯

地而楚丘與之連界魯人有卜楚丘者以地名人者也又漢志註云城武有楚丘亭元凱亦以爲楚丘在城武西南則爲魯地可知矣焉有衛欲遷都謀利之地而遠去故都越境偏安於曹國之東南乎文公既爲避狄而遷楚丘則後日成公之遷帝丘亦爲狄圍故也帝丘又在楚丘西北歷曹濮諸州而後至何爲狄兵已至其南而衛反遷入其北耶要之衛止帝丘一遷而桓公城衛楚丘之說則因齊嘗伐邢宜必及衛而遂附爲衛事耳殊不知齊因衛人不服棄衛不圖其說已見狄入衛下矣若是則定之方中作楚宮也其詩何以列於鄘風耶曰此必非衛詩也蓋魯襄公薨於楚宮則楚宮乃魯之離宮也意者魯之先君嘗築宮於此以爲勸農之所故詩人稱之曰秉心塞淵非盛世賢君豈易及此衛文公困於狄難而齊但城邢衛實忿齊不救雖服亦離故桓公初薨本心遂見既伐齊喪遂滅邢國此誠無道之君所爲烏足以語秉心塞淵哉然則定之方中蓋美魯先君之賢者而篡入鄘風耳不然則必別有所指而今不可詳矣左氏不得其傳亦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夫狄之入衛本未嘗滅何封之有城楚丘魯事也故以内詞

書亦何預於諸侯哉夫楚丘在曹宋之間而西南實當戎界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即其地也是時曹宋方睦未有警焉其必魯以備戎而城歟夫魯之於戎在莊公時既築三臺以候望而今又城楚丘以偪之戎自此不敢爲患矣非齊桓主霸經營四方而魯人安得知此計乎餘互見三十一年衛遷帝丘下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先儒皆謂哀姜莊公之正配僖公之嫡母子無絀母之義得用小君之禮竊意婦人既得罪於夫宜絶於宗廟而復得以小君禮祔焉則非所謂恩輕而義重

者矣故以私禮葬可也以小君禮祔不可也餘見元年齊人以歸及夫人喪至下○髙閌氏曰十有一月而塟外薨也喪至五月而葬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公爵出自太王長子泰伯泰伯無子武王封仲雍曾孫周章之弟虞仲以爲泰伯嗣其地在漢河東郡大陽縣西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平陸縣東北十里有故虞城晉地理志云周武王封泰伯後於此是也詳見成七年吳伐郯下晉侯爵出自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封叔虞於唐其地本在晉陽後十一世孫曲沃武公併晉都絳又徙新田復命爲絳今平陽府絳州絳縣是也武公子獻公詭諸在莊十年嗣立下陽虢之別名猶荆謂之楚鄀謂之啓陽耳下陽亦公爵出自文王季弟虢叔武王封於下陽以其兄虢仲先封東虢系所出也故下陽亦得虢名而謂之西虢其地在漢弘農陝縣今河南府陝州靈寶縣南有虢城是也詳見莊二十四年郭公下虞虢世次因徵不可考矣按此三國者皆姬姓同出於周而衵鄰之國也虢在虞南而晉在虞北晉兼虢地乃可以圖河南而虞界其間則已制在籠中不亡何待乎此晉獻公伐虢

之計也杜元凱以爲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而註後漢志者因之遂謂下陽在大陽縣東北三十里如此則正在晉絳都之西南界上一出國都而即至其地矣何待假道於虞哉且謂下陽邑而非國則假道於虞尚未伐虢也特與虞師先滅其所屬耳而滅國在後反畧不書理何可通耶盖下陽即國名也故可言滅別無滅虢之事故不再書若以邑而言滅則事反重於滅國不免費辭說矣○孟子曰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産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爲首何耶貪得重賂踴躍爭先道晉出兵以爲功首晉遂示謙陽居其後而虞人不悟卒至自亡書此以見虞之愚也獻公以利餌人志滅同姓其亦立心不仁者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江黃皆嬴姓國江顓帝玄孫伯益之後漢汝南郡安陽縣有江亭在今汝寧府光州息縣西南一十里黃陸終之後漢汝南郡弋陽縣有黃亭今光州定城縣西二十里是也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梁國即今歸德州其北五十里爲蒙○江黃近楚之國爲楚所逼者也故桓公使宋招徠與之爲會盖江黃

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也齊得江黃則師無左顧之憂而楚失出奇之利矣此桓公遠交之計也宋自會鄄以來從齊獨固故齊以服江黃之事寄託於宋而他國不預焉先儒以爲諸侯皆在而獨言遠國失之矣夫齊桓攘楚雖江黃遠國猶與相結而獨不連秦晉何邪盖秦晉僻處西方非楚患所及之處而其國又方悖慢崛強度必不爲齊用苟與相連反增一敵故但外示聲威不與通好程正叔曰齊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正謂此耳若江黃則當楚後門常逼楚患與之相結則可以得其心而斷

楚右臂矣齊桓之筭其亦知先後着歟趙鵬飛氏曰桓公之謀可謂遠矣北杏之會至是二十有四年諸侯已無二心伐楚何患不克必待江黃之來而謀始定盖師出萬全霸王之舉不勝則禍及於天下故不可不謹也江黃之心服而伐楚之功成矣○令按齊桓之結江黃功利之計也夫江黃雖慕義從齊而實楚之所必欲甘心焉者也齊桓豈不知其伏取滅之機哉以王者之心論之宜爲之慮久遠矣教之以脩德睦鄰之道授之以禦暴保民之方而中國又皆同心一德救患分災使有所依憑無憂強暴乃爲盡誠

耳不然則寧不得其助而不忍苟欺其愚徒欲濟己之成而不顧遺彼之禍仁者弗爲也穀梁子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爲此說者其知春秋之意矣

冬十月不雨

一月不雨則書月說見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下非每時而一書也一月不雨雖未爲旱災然恒暘之變亦天道之不和也故僖公三不雨公羊皆以爲記異得

之矣○僖公非賢君也始則背齊會而敗邾中則暱齊衰而滅項終則乞楚師而伐齊棄義趨利報怨行私無所不有特爲周公之後齊霸所賴以成而桓公每庇翼之故能不失聲聞耳豈真有志於民者哉先儒乃盛稱其務農重穀閔雨憂民之美得非狥虛名而不求實德者歟

楚人侵鄭

張洽氏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頵已長用子文爲令尹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爲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

十九年之後矣

三年甲子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舒郾姓皐陶之後楚東境小國今直隸廬州府是其地也舒有數種謂之群舒僖公時猶合爲一故總謂之舒至文宣時舒始分爲三種而不能統於一矣一曰舒蓼一曰舒庸一曰舒鳩雖各有君長部落而皆繫之舒今廬州府合肥縣南有廬江廬江南有舒城

皆群舒之地但不知孰爲舒蓼孰爲舒庸孰爲舒鳩耳其後楚滅舒蓼舒庸舒鳩而不見别有滅舒者可見舒即群舒之總名也○胡宏氏曰取不言滅者取爲附庸不絶其祀也家鉉翁氏曰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爲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爲中國撓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之師救之是以知徐蓋受命於齊

六月雨

書六月雨見彌月而雨非志喜也不雨而止即雨矣因不雨以見雨則不必書雨曰冬十月不雨則十一十二月雨矣曰春王正月不雨則二月三月雨矣曰夏四月不雨則五月雨矣公羊云上雨而而未甚正謂六月已上之月有雨而非大雨也至六月彌月以雨則太過矣周六月夏正建巳之月也二麥方熟宜暘之時而雨太過則亦傷農雖未為大災亦見恒雨之變也餘互見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下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陽穀在齊之西鄙非江黄之便道也宋公致江黄遠至於此蓋就齊桓所在而為謀亦欲容其迹耳陽穀會而伐楚之謀定矣江黄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

聲援此其謀也是會也所託惟在宋公諸侯不與焉亦猶貫之盟耳先儒以為大會末言不又誤乎○張洽氏曰去年盟江黄定其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之約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羊傳曰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孫明復曰涖臨也凡言涖盟者受盟于彼也來盟者受盟于我也餘見桓十四年鄭伯使弟語來盟下○齊桓將謀伐楚既與江黄遠國定議矣豈有中國諸侯不爲師期之理蓋恐蔡人洩機則楚知所備

故不煩諸侯而但使大夫往受盟焉其有不協者則陰託宋公爲之招徠受事卽還至國不限其先後也故不以大會書亥之如齊涖盟趙鵬飛氏以爲聽伐楚之期是也而魯人從齊之心至是始固矣

楚人伐鄭

李廉氏曰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四年 乙丑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

齊桓自北杏之後未嘗與蔡會盟蓋蔡與楚鄰爲楚

所逼雖欲招徠必不肯至故大合諸侯出其不意而侵掠之若從天而降者則蔡人勢必潰散奔告于楚而楚人震恐不知所爲此齊桓素定出奇之計也豈若左傳所載蔡姬乘舟蕩公之誕說哉趙鵬飛氏曰蔡自莊十四年荊入蔡蔡哀侯折而事楚已易世不通中國今二十有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於鄭蔡鄭當楚之衝華夷之門戶也故齊侯不得蔡無以及楚侵蔡伐楚勢當然矣諸侯之兵安能飛越蔡城而伐楚哉說者謂齊侯以私憾加蔡不知蔡以中國陷於楚得蔡而後楚之戶門啓矣○齊桓合諸侯雖從簡便然會鄄盟幽之際制猶未定故曹嘗列於小國與邾滕同至是始定八大國以爲同會之常而諸小國皆附賦於所樂從之國不親行矣薛季宣曰許男何以先乎曹大也非禮班之序也詳見桓十六年伐鄭及莊十六年盟幽下

遂伐楚次于陘

陘在召陵南漢志云汝南郡召陵縣有陘亭蓋召陵蔡地今許州偃城縣東四十五里召陵城是也其地近在蔡西距楚尚遠杜元凱以爲楚地豈據後日爲楚所併而言歟○遂者急於後事之辭齊合諸侯本

爲楚也故兵既侵蔡而卽伐楚以繼之侵蔡者奇兵也伐楚者正兵也然次陘以脩告詞而不卽進兵相逼亦可見桓公從容待敵以全取勝之謀矣○按桓公所以責楚者必以其陵雹諸夏爲辭也若左傳所載包茅不貢昭王不復之事則其詞不足以服楚桓公管仲之智豈宜不及此哉況楚始受封五十里濱江小國漢水沮漳皆非境內其初勢猶未盛必不敢加逆於巡狩之王又昭王者康王之子尚在周之盛時九伐之法猶未弛也安有小國以膠舟溺王而不致討者乎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言而世儒妄傳之

耳不足信也至真德秀氏則謂荆楚僭王罪之大者也管仲不以責之蓋爲桓公失德者多恐楚指斥以對此又不察於事理之論也夫楚雖僭王但私稱於國中耳未嘗敢公行於諸夏也此其罪狀尚屬未明必有含容庶開悔過雖湯武專征諸侯亦豈肯盡殺其隱哉蓋桓公所爲雖非王道然名義亦自足以服人故一匡天下使諸侯皆知尊王攘夷終春秋之世楚雖強横而覊緒相沿人心不泯諸侯無敢黙周而王楚者桓公之功於是爲大矣此其所以爲仗義執言之兵而孔子亦許其爲正也歟然則孟子以爲春

秋無義戰何邪蓋非天吏而伐國則是以力服人摟諸侯以伐諸侯也人或逆命不免恃威矣視以德行仁無思不服者何如哉餘見莊十四年伐宋下

夏許男新臣卒

胡康侯曰劉敞曰諸侯卒於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出彊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爲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説是也夫知生死之説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許穆公新臣卒子業嗣是爲僖公

楚屈完來盟于師　盟于召陵

屈氏完名楚卿也楚卿未有通于中國者特使卿來重其事也不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杜元凱曰師于陘之師召陵潁川縣按潁川即今鈞州東界許州郾城縣餘見次陘下○來盟者自外請盟之辭曰來盟則旣盟矣孔潁達氏以爲屈完本

意欲即盟于軍齊桓喜其來服退舍以禮楚言來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之所也後儒多宗其説是謂屈完來盟時尚未盟退召陵而始盟耳如此則云如師可矣何必預言來盟哉況經中凡書來盟者皆即受盟也然則召陵别出一盟是再盟矣蓋屈完初至于陘本畏齊師之盛而求服也故先請爲盟而後齊始退師及至召陵禮成完將歸楚則齊又要盟以堅其志此其所以兩書盟歟但來盟于師出於楚意而盟于召陵則出齊意耳然即召陵之盟而又有以見楚人之心未足深信也何也完果誠

於慕義則一言即乎何待再盟哉書盟于召陵而楚人滅弦圍許滅黄伐徐之端已見於此矣然桓公但知懷遠以德而已何暇計其他哉師徒不勤兵刃不血而強楚屈服諸侯用寧雖不足以盡合王者之心亦庶幾舞干苗格因壘崇降之事矣豈非二百四十二年之所僅見哉故孫明復曰召陵之盟專與桓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氏與袁同濤塗名陳卿也凡執人皆使其國衆執之以聽命故恒不稱君執不至國但隨所在治其罪而即釋之故不稱以歸○左氏公羊皆以轅濤塗欲

辟軍道故齊執之如此則小事耳責以大義薄示刑威斯已矣何必執其卿而又侵伐其國哉桓公雖非以德行仁然必知所輕重故能服人以一事之微而輒以重怒加陳此今之諸侯之所爲也管仲以練達賢臣豈應聽其爲此暴悍失人心之事乎況當時天下諸侯大兵雲集強楚方服威振華夷而齊之軍令素嚴法宜畫一濤塗安敢復行辟軍之術哉○按陳自莊二十七年盟幽之後不復與齊會盟蓋陳之爲國南與蔡鄰勢必懼楚而又以殺公子御寇之故懷疑於齊此必有挾楚抗齊之志者也說已見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下矣是以桓公伐楚之事常與宋謀而恐陳漏泄事機不以腹心相託但示之以坦懷而已觀江黄於陳爲近而會盟皆止宋公預焉意可見矣桓公以爲陳人陰懷二心異日必先向楚故乘楚服即執濤塗以其執陳政也隨又繼之以伐重之以侵而皆以魯主焉以示陳之與國如魯遠國如江黄皆爲我用而七大國之兵迭爲侵擾勢不可當凡以威陳而已此固霸者以力服人之事然亦有關於天下之故豈爲陳大夫一謀不協而發哉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穀梁傳曰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吳澂氏曰江黄國近於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黄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前事侵蔡後事盟召陵而致以伐楚者大伐楚之功也公與齊桓他會多不致此獨致者亦以伐楚事大也六年伐鄭事干攘楚故亦致之見齊霸之持諸侯所重在楚矣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玆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之子魯卿也魯以卿出六國皆以人行
統在卿矣伐陳則使魯臣率江黃之人侵陳則使魯
卿率六國之人蓋齊桓以魯與陳相好示陳以能用
魯也
五年丙寅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傳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
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
狐生夷吾驪戎女以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

嬖譖群公子將立奚齊謂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
姬毒而獻之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
太子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狄
夷吾奔梁○凡書殺者皆有欲殺之心者也若本無
欲殺之心而智慮不周因事致死雖臣之於君子之
於父猶不可加之以殺況父之於子乎故哀姜自縊
齊所欲討也以桓公未有賜死之命故止書薨夷況
本無欲殺之心乎申生爲驪姬所譖獻公苟無欲殺
之心則申生必不奔新城獻公必不殺其傅矣新城
奔而其傅殺此申生所以不能自明也然則申生之

自縊實晉侯拒不得適而逼今自殺其爲賜死無疑
故直稱晉侯罪獻公之嬖寵庶孽本有欲殺其世子
之心矣左氏所記申生不辭不行以安驪姬之說亦
因其父志不可回而安於命耳若果出於初心則雖
新城亦不必奔矣既奔新城則申生猶望其父以不
殺尚未有必死之心也奔而不赦則申生知無所逃
不得不自縊矣如此然後合於經文於晉侯書殺之
意而豈虛加以立義哉○張洽氏曰獻公嬖寵庶孽
聽讒如流輕世適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
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兩俱棄之所謂爲人

父而蒙首惡之名者此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之子其後爲成公是時未立爲世子故不稱名
○吳澂氏曰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代父朝魯春
秋譏之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爲魯之甥故
挾之至魯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
位蓋伯姬預歆託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
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僖受
其朝皆非禮也高閌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
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

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其子如之仁而勝朝乎○今按
杞惠公之卒當在是年公以魯婿必無不赴喪之理
然而不書卒者魯弱其君因有諸侯之事出外日久
遂不弔也詳見七年曹伯班卒下

夏公孫茲如牟

齊桓之時事從簡省故小國皆不與會盟而貢賦則
助大國如附庸然牟自桓十五年來朝已屬於魯魯
以從齊侵伐會盟之故故使公孫茲如牟取貢賦之
助焉見魯之政令無常小國不服而不免於征求也
○左傳以公孫茲如牟爲娶雖請命而行實私事也

春秋中凡如此類亦多矣非關天下之故法不應書
娶焉之說非也趙鵬飛氏以爲私交則當與公子友
如陳葬原仲同例然而公子友特書其事則以其棄
官而去爲他日來歸張本耳茲以國事書亦豈得爲
私行哉詳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下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

范甯氏曰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王世子與
諸侯齊列咲叔佐曰齊不敢爲會主故不云會齊侯
○王世子名鄭惠王后陳嬀之子也按史記鄭母早
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杜元凱曰惠王
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率諸侯
會王太子以定其位竊謂齊桓之會王世子必有道
焉誠使王世子出會諸侯非有天王之命則爲植黨
齊桓率諸侯徑請于王而使王世子出會則爲脅君
未見其爲可也蓋必齊桓會衆請朝以誠悃懇陳顧
奉王世子之意而惠王感悟知義之不可易也因遂
下令免朝使王世子就會諸侯焉如此則於禮爲順
於情爲安齊桓有翼戴之功惠王亦有從諫之美一舉
而父子君臣之道咸得矣苟非如此感乎勢必不各

齊桓必非不謀成者霸者一與而王室遂定其功豈
可少哉○杜元凱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東南有首
鄉按襄邑即今開封府睢州距洛陽七百里世子出
會不應如是之遠疑首止必近周疆非衛地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首止之盟欲諸侯翼戴王世子也○世子不與盟故
言諸侯以別之會盟異月故復言首止此書法之常
耳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
後凡也胡康侯以爲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
言首止書重詞複有大美焉則鑿矣

鄭伯逃歸不盟

按左氏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

此說恐未必然何也惠王既使王世子出會則已從齊請不疑矣安有會畢而盟又復陰沮鄭伯者哉況鄭伯違歲從齊與諸侯同事何以見其不朝而有懼也此蓋叔帶之黨欲撓齊事故假王命以離鄭心耳且楚自召陵求盟雖已輸服而譏愿之曰猶爲鄭危鄭乃楚患易及之國烏得而不動邪不察人言而逃歸即楚盖本鄭伯庸愚而不虞近禍耳顧併惠王從諫之美而失之則將謂齊桓首止之盟乃拂王心而強爲者乎○胡康侯曰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趙鵬飛氏曰世子之位已定鄭固無關輕重然桓公二十餘年輯寧中國僅能服楚於召陵鄭伯一逃楚即滅弦鄭文豈特桓公之罪人天下之罪人也

楚人滅弦　弦子奔黃

任公輔氏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即杜元凱所謂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者也楚稱人將卑師少也豈必鬬穀於菟領兵哉餘見莊十年譚子奔莒下○左氏傳曰江黃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高閌氏曰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以爲寇中國之兆也張洽氏曰黃弦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黃震氏曰諸家多罪齊不救弦然齊處北楚在南齊積二十年間之力僅能盟楚于召陵弦近楚滅之旦夕耳豈齊救之所能及哉弦非黃比也黃受伐歷三時而不救此則齊之罪耳餘見十一年楚人伐黃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則其國滅矣何以不言滅邪虞之土地人民已服屬於晉特其君存焉耳執其君不矜其所不能也故不言以歸不言所舍以爲猶存於其國耳其君雖存而實爲晉所制若一匹夫然亦自是而亡矣是故滅人之國而毀其宗廟社稷則曰滅未滅其國而收其貢賦以爲附庸則曰取以兵脅之而強使服已則曰降三者咸無稱焉而惟曰執虞公見晉已縕其地而得其民制一匹夫何難焉則不待勞兵力而虞自亡也然則不書虞亡者晉實

制之與外患未逼魚爛而亡者異矣但比滅下陽以
觀而虞已囿晉術中亡可知也虞公不名者見執而
始有悟僅能不屈馬耳噬臍何及哉

春秋私考卷之十一

春秋私考卷之十二

起丁卯僖公六年
盡丙子僖公十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六年 丁卯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黃震氏曰齊以諸侯伐鄭討其逃首止之盟也伐而不服故圍新城以待其服○新城杜元凱以為鄭新密即今鈞州密縣南近方城必為楚導故諸侯之師越鄭都而圍之趙鵬飛氏以新城為虎牢則非矣伐鄭之役許不預者留守其國以備楚也

秋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

楚稱人將卑師少也趙伯循曰將卑師少何能圍國竊意兵精人勇不在於多以臨弱國人誰敢當若但環攻四面絕其往來雖人少亦謂之圍矣奚必厚繞數匝哉觀昭二十五年圍成僅用所居郭邑之人則書圍信不繫乎人衆也餘互見隱五年宋人圍長葛下○楚欲救鄭故圍許是其志未嘗不欲圖中國也遂者急於後事之辭書遂救許見桓公之急於救患

矣楚雖服於召陵而尚乘時竊發非齊桓公勤於攘却則其爲患豈止此哉終桓公之世不敢大肆於中國者皆由能抑其暴故也趙汸氏曰楚人圍許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諸侯救許而楚還楚固畏齊之强也〇黄震氏曰左氏載許男面縛降楚許不旋踵與洮之會豈有服楚之理救許則許圍解安得面縛見楚之事哉左史楚人辭多右楚失之誣爾秋救許而楚子已還至冬乃面縛見楚夫面縛者圍急而出降之事也安得圍解數月之後無故而行此左氏雖欲誣而其言無理恐識者亦不信也

冬公至自伐鄭

黄震氏曰伐鄭遂救許而獨書公至自伐鄭者伐鄭其本謀也餘見四年公至自伐楚下

七年戊辰

春齊人伐鄭

楚得鄭則足以圖中國而諸侯之心揺矣此天下之大機也故桓公急於服鄭張洽氏曰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夏小邾子來朝

杜元凱曰郳黎來也邾之别封故曰小邾始得王命而來朝也何休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於是以爵通也〇齊嘗輔宋爭郳令則進郳爲小邾子而仍使附魯故來朝桓公霸令之行諸侯無朝者而獨此小邾朝焉則以附庸之故也亦禮之所不能盡禁者耳餘見莊十五年伐郳下

鄭殺其大夫申侯

殺大夫例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公子御寇下〇申本國名而邑於楚以國爲氏者也侯者名也申侯由楚而仕鄭故鄭以從楚之故歸罪於申侯而殺之以説於齊不罪已而責其臣失道甚矣故書殺大夫以見其殺非正刑也黄震氏曰申侯本自楚來鄭故導鄭背齊從楚鄭將復歸齊故殺申侯以説齊左氏謂陳濤塗怨申侯反已於齊譖而殺之若然則申侯蓋忠於齊者殺之是怒齊也何名爲説〇凡剔族之臣以名繫氏貴戚之臣稱公子公孫皆爲卿者也置卿因國大小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皆命於天子若大夫則諸侯自命而以名通此禮之常而卿大夫之所以别也春秋時凡爲卿者皆不請王命矣故於其見殺雖卿亦謂之大夫王制以卿爲上大夫而下言大夫又别有上下二等前後自相牴牾至以次

國一卿小國二卿命於其君而不命於天子則於理尤爲不通漢儒附會之說其亦不察於春秋不書卿而書大夫之義矣然卿必有職如太宰司空之類皆官名也而卿大夫之等則其爵也春秋於大夫未有書其官者見其非公選也當時用人或以私愛而登庸或以世官而承襲官無專職兼攝無常皆非因德而授任者也非義所繫則畧而不書耳胡康侯以爲不書官者不與其自爲卿也夫魯之單伯鄭之祭仲皆命大夫也而亦不書官此豈繫於不命而自爲卿乎張洽氏以爲宋統承先王得自命官故有司馬司城之書亦非也蓋司馬司城義繫於官耳若宋果得自命則華向皇樂之族以貴卿而見於經者亦多矣何以悉不書官乎此皆不通之論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杜元凱曰魯地高平方與縣有甯母亭按方與即今兗州府魚臺縣其地在宋北而西近曹蓋謀曹故也左氏以爲謀鄭則是年春齊人伐鄭而鄭殺申侯以說方懼齊見絕求通無門何待於齊謀哉若果爲鄭而謀則此時鄭當即請盟矣何復遲疑至於盟洮時乎此傳之不切於事情者也意者三族逺命之說本是曹事或別有因而左氏失其本意誤言於鄭耳左氏又謂子華奸命而齊侯辭焉則子華宜在所黜矣而並列會盟於文何以畧不少見乎蓋鄭伯懼干齊怒先使子華求通以爲已謝罪之地子華實與甯母之盟矣餘見本年曹伯班卒及八年盟洮下

曹伯班卒

曹昭公班僖公赤之子也赤卒在莊三十二年而班代立今班卒子襄嗣是爲共公○曹伯班卒不書日不訃也曹昭公與魯同盟日久而齊桓時諸侯方睦何以不訃乎嗣子有爭故也甯母之盟曹伯不預必以其有危疾而爲之謀定其後耳嗣君未定則不暇訃喪而諸侯先使人弔之矣故録其卒○凡外諸侯卒魯往弔雖不訃亦書卒如曹昭公班是也魯不往弔則雖訃亦不書卒如曹僖公赤是也以杞事觀焉杞惠公之夫人伯姬莊公女也惠公之卒必無不訃之理而經不書蓋魯矜其君而不弔也杞伯姬卒亦不書則文十二年書子叔姬卒之誤詳見本條趙汸氏曰魯素卑杞故雖告而不弔爾不然杞小魯大乃敢匿其女與壻之喪而不告乎故知凡書卒者皆魯往弔也

公子友如齊
趙鵬飛氏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聘聽伐楚之期而涖盟焉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齊桓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桓即世當齊之霸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五年一聘之節未嘗廢也○今按諸侯無朝聘之禮故魯君臣之事齊也皆止言如齊桓主霸事多反正豈使人僭行朝聘哉然則公子友之如齊乃議時政聽事期耳至於僖

公親往以五年爲期則必古者諸侯受成方伯之禮也而舊說相傳例稱朝聘則誤矣餘見十三年公子友如齊下
冬葬曹昭公
八年己巳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鄭伯乞盟
洮杜元凱以爲曹地水經註曰鄄城西南五十里有洮城今按鄄城即今濮州南界於曹則洮當在今曹州之北境古曹地也汪克寬氏引鄭漁仲所謂洮水出西羌中者當之則甚誤矣○齊桓公以曹共公始立恐其國人未靖也故復即其地而爲此盟見桓公之能善鄰也左氏以爲惠王崩襄王不發喪而告齊以謀王室蓋因曹故而誤言於王耳○鄭伯聞齊將會洮謀曹故來乞盟其初棄首止之盟而逃本迎惠王意也惠王閔之故欲爲鄭伯求解耳而使王人來因預盟焉此豈齊所要哉鄭伯所乞者盟而倚於王人言乞盟則已得預盟可知乞者卑遜自屈之辭鄭之爲此宜矣以天王而亦使人下齊蓋爲私情所係也何足以言君道哉桓公知尊王室故序王人爲首

本常禮耳非春秋特立此例也
夏狄伐晉
晉方盛強威加群狄而狄得伐之者蓋獻公自殺世子申生之後國人寃之而群臣亦多不協得非狄有以乘其隙邪然則有國家者欲治四夷當以內治爲本矣○晉距齊甚遠未嘗相通狄之伐晉於齊何預邪而吳澂氏亦謂桓公不能攘豈不過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言夫人而不以姓氏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劉向氏曰夫人者

成風也致之于太廟立之以爲夫人劉原父曰成風者僖公之母莊公之妾也成之爲夫人以妾爲嫡也孫明復曰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禘用夫人之禮致於太廟也齊履謙氏曰致者三月廟見以成婦之名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即其事也今按婚禮云舅姑既沒則婦三月乃奠菜禮記云婦三月而廟見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蓋天子至於士皆當以夕成婚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執棗栗腶脩見於舅姑無三月廟見之禮三月廟見乃舅姑既沒之事以婦致之於廟故謂之致凡廟見未有見禰而止

者祭禰之後群廟必皆見之但以舅姑爲親故先見禰廟而後及祖禮家偶畧見祖之文耳諸侯娶夫人在先君既沒之後禮必三月廟見故致夫人於親廟禮之常也但禘無致夫人之禮蓋禘之爲祭追祭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如魯則追祭文王而配以周公於致夫人何預焉是時僖公以私恩崇母又與諸侯娶夫人者異矣他日成風薨葬已見其僭則凡廟見之常弗書可也特舉禘祭而致之則褻文王輕周公矣故特書禘致以譏失禮夫人去其姓氏義繫於夫人也夫人之致不當於禘蓋不特爲妾母也諸家多

謂成風以妾僭嫡之故去其姓氏而不言禘無致夫人之禮則經之文義晦矣將使後之嫡夫人三月廟見者皆可以禘致爲常禮乎夫人之義不明久矣左氏以爲莊公夫人哀姜公羊以爲僖公夫人齊女夫哀姜之致是謂祔也哀姜薨在元年既以夫人禮葬安得踰七年之久而始祔乎僖公之娶本在未即位之前故夫人之至不見於經經無夫人始至之書何所因而有廟見邪此其爲說皆由不知禘致之非禮故也然則禘致夫人古無此禮特自成風始耳至宣公亦援成風故事立敬嬴爲夫人而經不書禘致者

豈魯人知此禮之爲非而遂廢歟○不書日闕文也

禘說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此惠王間也惠王之立繼桓王之世說見桓十五年天王崩下至是惠王崩子鄭嗣是爲襄王○古者天子崩諸侯皆親奔喪顧命所記是也春秋之時諸侯皆不親奔喪矣則以王室自弱但得賻賵禮至則不責諸侯之親行耳詳見隱三年天王崩下

九年庚午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桓公御說賢君也齊桓始霸惟宋桓公最與同心而致諸侯從齊與有力焉僖公既與同盟又相接壤其卒也必無不往會葬之禮而經不書葬者襄公方有子喪而出會諸侯于葵丘故葬禮遂簡諸侯亦不遣人往會耳趙汸氏曰桓公御說不書葬蓋迫於葵丘之會不及以禮致諸侯之送葬者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冢宰也公三公也以冢宰兼三公者也義見桓四年宰糾來聘下宰周公名孔即周公閱也見春秋列傳周本漢扶風雍縣今鳳翔府岐山縣地即岐周也

文王都豐分岐周故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至平王以西都與秦故二公別於東都受采仍存周召之名而已非西周矣晉書地道記曰河東郡垣縣有召亭此為今平陽府絳州垣曲縣蓋召公邑亦東周畿內地也孔頴達氏曰周地無聞焉豈亦近於成周者邪周為采邑起於周公旦其元子伯禽既封於魯采邑亦當以其次子世守故孔頴達氏曰次子世守采地在王官周公召公是也則春秋中凡言周公者皆周公旦之裔矣張洽氏曰宰周公天子之為政者不殊會之宰權雖尊非世子貴有常尊之比也○穀梁

子曰宋稱子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前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此論甚正但以春秋之例推之則稱子者未踰年之恒辭不為喪在殯也況宋公御說卒於正月其葬不見於經而葵丘之會在夏安知宋子不速治葬事而出會乎○葵丘鄭漁仲以為齊地是也故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杜元凱曰臨菑縣西有地名葵丘今在縣西二十里及於此則註曰陳留外黃縣失之矣○葵丘之會會宰孔也非諸侯會而宰孔始來也宰孔之來豈齊桓有要於王哉蓋襄王之位桓公所定也以其能

匡天下故特報之而立方數月即使錫命焉則宰孔必覲王於齊矣桓公合諸侯而為會所以重王命也○按錫命者必命為侯伯也故齊緣此即大明王禁而使諸侯報成焉史記所謂襄王使宰孔賜桓公彤弓矢大路是也左氏但曰賜胙又曰加勞賜一級而莊二十七年霸功未著之時乃遽虛張召伯廖錫命之事則皆失其義也夫襄王於此既以弓矢大路錫齊桓而又於二十八年錫晉文亦以弓矢大路則皆命以牧伯之事而二霸得專征伐矣如此則事有關於天下之故而春秋何以不書蓋桓文之專征伐而

狄寢主之威久矣豈待於錫命哉襄王特感二霸定
位之恩因而遷就其意耳故畧之以同於外事之例
明其不足録也故啖叔佐曰桓文之覇不書錫命蓋
有微旨也殆謂此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內女嫁爲諸侯妻則繫國此不繫國未適人也伯姬
僖公長女也僖公夫人始至不見於經未立而先娶
也何以知之伯字也古者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之
如此則伯姬之生當在莊公時矣書卒者恩禮有加
也義與卒公子同公穀所謂以成人之禮喪之是也

啖叔佐曰內女爲夫人書卒許嫁爲夫人亦然其爲
媵及嫁太子公子大夫則不書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齊桓以王既錫命於是大明王禁於諸侯矣五命之
辭雖皆正論亦不過道之以政而已然束牲載書而
諸侯咸喻其視歃血以要人者大不侔矣此桓公之
所以爲盛也○云諸侯盟則宰不預矣此見桓文之
時猶未敢私要王臣以假其威重也○桓盟不日此
何以日以天子之命行於諸侯則急於期會矣公羊
謂其震矜殆以此歟

甲午晉侯詭諸卒

詭諸晉獻公也始來訃而魯往弔故書其卒卒以日
故知其訃也晉處河北山西之境春秋之時猶爲僻
壤至是其國日強欲脩喪紀以魯同姓故來訃焉而
魯亦遣使往弔也凡不往弔者雖訃亦不書卒矣楚
不會者禮猶畧耳○按晉雖同姓而前此喪俱不訃
吴陋北燕亦然可見地非同盟而親盡則禮有節矣
其後因勢盛強而私相通問者豈非王制之所禁乎
若郕郜諸同姓國雖在同盟之地而不一紀其卒者
則以國小服屬於人而不敢訃喪以煩大國之弔矣

餘詳見七年曹伯班卒及隱七年滕侯卒下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里氏克名晉卿里克中立者也則與驪姬爲黨矣何
爲而殺奚齊乎夫中立之言出於國語今詳優施所
以告里克者識陋術疎非長策也盖申生已立爲世
子矣驪姬譖之獻公而欲易以奚齊所忌者里克耳
優施欲爲驪姬說之但可微示獻公廢立之意而已
欲殺申生其謀甚密雖驪姬亦安肯先露機緘哉况
里克執政又與丕鄭皆申生之黨志必相通何爲而
遽以情實告之此語左傳所無未必得實意者以申

生既殺重耳夷吾皆奔而里平猶免謂其懼禍不言也故附爲此說耳所傳一誤而里克所以殺奚齊之故遂不明矣觀里克之殺奚齊則豈貞從優施之言而中立者哉詳見十年弑卓下○其君之子云者未立之恒稱公羊以爲未踰年之君非也遇弑雖未踰年稱君觀商人亦未踰年而曰齊人弑其君則可知矣廬全氏曰書里克殺其君之子知晉之不君奚齊也

十年辛未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之如齊非朝也桓公之時方明王制諸侯無相朝聘者惟附庸之國如小邾子則或私自稱朝乃曲盡附庸之情耳而亦非先王之制也然則公之如齊必以桓公葵丘盟禁之後諸侯聽命而以國事報成焉此必古者諸侯事方伯之期而桓公仍着爲令耳然霸者號令天下幾於改物雖管仲之家猶設反坫則諸侯皆至其私第而於君又可知矣豈能盡合先王時方伯親諸侯之禮哉

狄滅溫　溫子奔衛

溫本子爵國鄭漁仲曰己姓顓帝裔孫封於蘇鄴西蘇城是也今按鄴城在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其地南近衛而東界於狄者也狄利其近已故滅之則地已入於狄矣左氏以溫子爲蘇子故傳又曰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杜元凱因之註云周司寇蘇公之後今考蘇子至文十年復見於經未嘗滅也其采邑在今河南懷慶府南五十里即晉文會溫之溫則周畿內地而與鄴西之溫本不同也今比而同之遂以狄滅之溫爲畿內蘇忿生之邑則誤矣及考左氏於僖二十五年又謂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則是以蘇子之邑已與晉也然十八年之間蘇子尚爲卿士而未

絕其說豈可通乎○吳澂氏曰狄於閔之季年伐邢入衛齊桓雖存邢衛而不加兵於狄盖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暇及狄狄因此愈肆前年伐晉今又滅溫亦霸圖之有闕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　及其大夫荀息

卓者奚齊之弟詳見五年晉侯殺世子申生下○竊謂卓盖即懷公也辯見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下卓見弑而兄夷吾立是爲惠公○左氏傳曰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對

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公子卓里克殺卓荀息死之按里克丕鄭荀息皆晉卿也申生之殺重耳夷吾既皆出奔獻公以里丕為世子之黨而息忠信可以託孤遂以奚齊屬之而併及卓焉夫陷殺申生者驪姬也奚齊方當幼弱未必預謀故春秋於奚齊不以賊討而以子書謂雖勿殺可也况卓以驪姬娣子又何罪乎荀息受託於申生既殺之後未為從君於昏也然國人方以申生之死爲冤而里克實忌奚齊之立故殺奚齊而迎立重耳國語所載里克

及丕鄭使屠岸夷請納重耳者必即此時事也盖從衆望而假以公心猶有可諉及重耳不欲犯亂辭使不從則荀息乃執先君之命以立卓里丕亦既北面事之而爲君矣卓立而夷吾陰結里丕以求入焉於是克又弑卓而立夷吾此何以自解哉事之本末固有次序而國語載納文公事於弑卓之後則有所不通矣且荀息之死實死於卓於奚齊可以不死者也然里克必不以殺奚齊之謀告之而左氏以爲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息將死之而里克謂爲無益此豈近於人情邪○張洽氏曰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故正名其弑君之罪○荀氏息名胡康侯曰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世衰道微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别是一種杜元凱以北戎爲山戎趙伯循曰伐北戎不稱山戎即非山戎也汪克寬氏曰書戎有姜戎有雒戎有茅戎有戎蠻有陸渾之戎書狄有白狄有赤狄所以别其種類前書山戎而此言北戎則不同可知矣山戎說見莊三十年伐山戎下北戎盖在

燕西狄北其必在今紫荆倒馬諸關之地歟北戎未嘗爲患而距齊甚遠何以伐之桓公見狄滅温勢難猝制而又恐其與北戎合也故託以邊疆之警而親率許男往伐焉其實將服北戎以威狄也北戎不虞其來而齊兵忽至則易爲力耳桓公之計於是乎窮矣楚之圍許諸侯嘗救之已爲許而勞者也故伐北戎專以役許而於諸侯稍休息焉亦見桓公之節制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晉惠公之立左氏謂郤芮使賂秦以求入夫惠公在

梁本晉西小國也何預於秦而賂之且百里奚時方用事於秦而穆公又賢君必不助人為弑逆者蓋陰結秦公子枝輩外示聲威耳實則內成里丕之弑也故卓子之弑夷吾實預聞之不然則里克手刃弑君宜以賊討而先絶仕籍何以不去其大夫而寓罪狀不明之辭邪公羊子曰里克立惠公公曰爾既殺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此惠公疑克之本意也但欲泯其預弑之迹則假他罪而以國法治之故稱國而曰殺大夫義與衛獻公殺寗喜同○胡康侯曰里克者世子申生之傳也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晉惠公預於弑君天下大惡是時齊桓主覇方明大義何爲而不討邪蓋非糾合之國也晉在北方遠於楚患莫能強其從馬尚欲圖之徒分兵力則亦置而不理聽其獨當秦狄而已矣左氏謂齊隰朋會秦師納晉惠公不惟不知齊桓管仲秦穆百里奚之必不黨逆且齊與秦晉本未相通桓公亦安肯遠爲越險出師邪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 壬申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氏鄭父名即左傳所謂丕鄭也丕鄭者里克之黨與里克同納惠公既殺里克未有不疑丕鄭者特以不欲一時併戮故且外示寛容耳左傳所謂丕鄭告秦以出晉君納重耳之言正惠公所加之罪未必實有是事也蓋里克之殺在去年之夏而鄭已如秦矣果有是言則何待於半年之後而事始發邪且臣有貳心法亦當以罪討不得以罪狀不明之辭而稱大夫矣故丕鄭之殺非其罪也而假國法以治之故特稱國而不去其大夫惡晉侯之私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姜氏僖公夫人聲姜也蓋齊公族之女或以為桓公女則非矣蓋僖公娶在未立之前母賤名微議立之所不及桓公安得遽以女妻之乎觀僖公即位之初於齊尚未親厚其非桓公女明矣但亦近族故得與爲會耳桓自葵丘以來功成名遂而威嚴亦少衰矣故於人有親而婚姻不遠意雖若厚而大閑則踰無以率諸侯矣霸業之不振有以哉高閌氏曰以兩君爲會而婦女厠於其間非禮也

秋八月大雩

八月大雩以旱舉也旱非一月恒陽之所成也一月恒陽不足爲灾積久陽亢而成旱耳旱月始爲灾而舉雩故書於八月而恒陽之積久可知矣不言日者日必以辛常事不書也詳見桓五年秋大雩下

冬楚人伐黄

滅未有書伐者皆兵一至而即滅也冬楚人伐黄而明年夏始滅之未嘗圍也何以頓兵日久邪盖伐兵既退而又往滅也則非一時事矣黄既服齊不供楚貢故楚伐之然亦未遣大将未用大師姑以試齊耳當滅弦時先已芟夷黄黨矣而齊無戍黄之圖至是

伐又不救則楚何有於齊哉黄亦失所恃矣書伐於前而書滅於後所以罪桓公之負黄也陳傅良氏曰滅不言伐此書伐病桓公也以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亡其國耳餘見二年盟于貫下

十有二年 癸酉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滅例見莊十三年齊人滅遂下

秋七月

是時管仲死矣齊桓之不能慎終自失管仲始穀梁以爲管仲死而楚滅黄是也左氏於此序齊使管仲平戎於王事不惟仲之不死無所攷而平戎之說亦妄誕之甚也果有此事則王子帶召戎伐京師事莫有大於此者而春秋可以不書乎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陳宣公杵臼卒子欵嗣是爲穆公

十有三年 甲戌

春狄侵衛

霸者之德不能及遠當齊桓之盛狄不敢窺中國者僅十年耳其後乘間竊發亦有以量中國矣吴澂氏

曰北狄之強桓公未嘗膺之管仲猶存霸業方盛狄人猶敢肆行伐邢入衛而滅温今管仲已亡霸業浸衰則狄之無所顧憚固其宜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鹹衛地而東界於齊即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之地在今開州東南六十里杜元凱曰東郡濮陽東南有鹹城是已是年春狄侵衛故爲此會以謀備狄也左氏謂爲淮夷病杞之故則不考甚矣夫杞都雍丘即今開封府杞縣淮夷在今淮安府東境淮水

南北距杞踰千里苟欲病之必東越鄭宋西越徐
陳諸國之境然後能至於勢爲難況當時淮夷未嘗
爲中國患乎且於鹹爲會則去杞遠而不切於事情
矣左氏之不足信有如是夫餘見十四年諸侯城緣
陵下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鹹之會謀城緣陵也必已預戒事期矣公子友復如
齊所以陳未盡之議也張洽氏曰陽穀寗母及鹹之
會凡既會後公子友皆如齊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乙亥

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者會鹹之諸侯也一事而再見則以凡舉耳緣
陵不繫之國不可以一國言也夫齊衛接壤而狄當
其北三國所界之處是爲沙鹿而緣陵蓋沙鹿間華
夷雜處之地非專屬於一國者矣詳見本年沙鹿崩
下其爲此城殆即冢恬於河南地霍去病於令居西
各築城而徙人充實之計歟緣陵於齊衛最切而亦
宋魯諸國通狄之要道也故諸侯同役而自此狄兵
不敢犯衛者十八年桓公安中國之志豈可謂其盡
衰邪左氏以城緣陵爲遷杞已辯其事於會鹹之下
矣但杜元凱謂緣陵爲杞邑而前漢志北海營陵註
引應劭曰師尚父封於營丘陵亦丘也臣瓚曰營陵
春秋謂之緣陵而鄭漁仲因之亦指爲營丘則其失
益遠矣夫營丘城在今昌樂縣東南實太公始封之
地也其後徙都臨菑相距百餘里間耳桓公不惟不
肯輕棄先祖故都而臥榻之內亦必不容人鼾睡者
況杞故都雍丘距營丘千二百里許而遠遷於此豈
所以便杞邪此事理之所必無者不足據也桓公安
中國之志如此則猶足以聯屬諸侯孰謂震矜萌而

九國叛哉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　使鄫子來朝

鄫季姬莊公女也舊說以爲僖公女非矣古者稱字
以伯孟仲叔季爲次而季在叔下觀魯叔牙爲季友
兄可知矣僖公長女伯姬既卒其少女叔姬嫁杞桓
公又有子叔姬嫁齊昭公矣安得季姬反在叔姬之
上邪季姬不繫國女而非婦也其稱字蓋已許嫁於
鄫矣故與鄫遇而先儒以爲使自擇配者亦非矣季
姬所爲如此而公弗禁其必成風所出而溺於母愛
歟崔西疇曰後書季姬歸于鄫是始嫁之文則此時

季姬猶未嫁也乃與鄫子遇又終歸之于鄫此何義哉吴澂氏曰未嫁之女而與鄫子私相邂逅是淫奔也姬既私遇之後使鄫子朝魯而請婚姬不足責也僖公不能正家何以居人上乎○鄫亦作繒鄭漁仲曰鄫姒姓子爵沂州承縣東八十里故鄫城是也按承縣註見莊五年郳犁來來朝下防註見襄十七年齊高固圍防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杜元凱曰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按陽平今大名府也治元城縣山在府城東四十五里

沙鹿土山也以林麓得名故不言山而曰沙鹿西爲衛地東爲齊地其北則狄地也當三界之間則不可繫之國矣沙鹿距晉甚遠而僖公時晉猶未至東方左氏附著晉卜偃之言而後儒因以爲晉地其亦不之考歟鄭漁仲曰沙鹿不盡晉地通衛狄此説得之但亦不知此時尚未屬於晉耳是歲齊城緣陵動中國之諸侯而緣陵蓋即沙鹿以北華夷雜處之地沙鹿地臨緣陵城於魯事有所繫故聞其崩而得書於策沙鹿之崩變之大者也事關乎夷夏矣餘與成五年梁山崩義同

狄侵鄭

緣陵之城切近於衛且能遏狄東道入齊之衝蓋桓公所以爲己謀者重而衛患亦少殺耳不越三時狄遂由西道以侵鄭竟不能急發一兵以截其歸路見霸威不振而狄無所畏也若衛文公任狄往來境上畧無追逐之兵則亦無備甚矣至其後世終受狄患而至於遷都帝丘也宜哉

冬蔡侯肸卒

蔡穆公肸卒子甲午嗣是爲莊公蔡從楚者也故不訃喪而魯亦往弔不欲失同姓之情耳汪克寬氏曰

穆公父獻舞見獲于莘莊十九年留卒於楚而立

十有五年丙子

春王正月公如齊

此齊桓明禁報成之期也張洽氏以爲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則過矣詳見十年公如齊下

楚人伐徐

齊桓自召陵服楚以來未嘗不在諸侯之事不可謂其盡怠也然身任安攘日勤四方桓之鼓舞精神不無少倦而列國之勤勞征役亦既重煩漸不若初年

之舊發矣夫桓公所恃以服人心者威耳雖素望加於友邦未敢遠其節制而楚遠在南疆久已習知中國形勢固有以先窺其南畧之不能矣徐距楚尚遠而近在江淮之間亦楚所利之國也僖三年恃從齊而取舒舒則楚之與國其能不甘心於徐乎待時而後伐之齊盖反圍於楚筭中矣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鄭漁仲曰牡丘齊地與匡近今按一統志云牡丘城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但與匡地不相近耳孫明復

曰衛地則又不當在東昌矣杜元凱曰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今按一統志云匡城在開封府睢州西二十里盖長垣今屬大名府開州而匡則割入睢州矣○齊桓晚歲憚於用兵故十一年楚伐黄十五年狄侵鄭皆當急救者也而齊不理焉諸侯亦因有怠心矣至是楚人伐徐桓公雖以為耻而人心不一則不得不為盟以要之此牡丘之盟所以講也然齊亦懼於損威不欲親往則進次于匡以張兵勢而已遂者急於後事之辭次其本意也故以遂書然使大夫往救猶愈於不救耳而霸威之不足以懾楚亦可見矣胡康侯曰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戴溪氏曰徐遠楚而近齊齊不得不救盟于牡丘謀救徐也次于匡畏楚而不敢救也使諸大夫往救姑為救徐之名也徐卒為楚所敗公孫敖慶父之子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神農之後楚之與國杜元凱曰義陽隨縣北有厲鄉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北一百八十里是也○齊桓之志既衰而德亦不足以服楚故楚伐徐而不能卻則又出師伐其與國將謂攻所必救而厲非楚之所急此不得已之下策也伐厲兵遣而諸侯散歸逾二月而公至矣桓公尚有何策能禦楚哉○張洽氏曰兵法攻所必救厲在徐楚之間欲楚之必救以解徐也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不克救徐而還况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矣趙汸氏曰厲者屬楚之微國也桓公合七國之君盟

于牡丘而不自將使大夫救徐不力而分兵以伐其與國之微者齊爲不競矣齊率諸侯攘夷狄以安中國也而卒不競於楚以力假仁者則有時而窮也○諸侯皆在會而獨遣曹師同伐厲者以諸侯志怠不欲重煩而曹共公之位齊所定也故獨勞之耳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黄震氏曰至自會欲救徐不能楚師未退而先返已歷三時矣

季姬歸于鄫

不書逆而書歸例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公穀皆以晦爲冥非也趙伯循曰晦者晦朔之晦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爲歷數之證○夷謚伯字猶言共仲僖叔成季云耳此大夫已没之恒稱趙伯循曰大夫既死加謚之後不更稱名是也先儒皆謂夷伯爲公子展夫展無駭之王父字也當其時尚未賜氏宜以字行何以不曰夷展乎此蓋魯之大夫而不可知其爲誰矣○夷伯大夫之始祖也故有特廟詳見廟制考義○震大雷震擊之名震而至於壞廟天怒甚矣欲人君敬天之怒也豈必爲夷伯哉左氏以爲展氏有隱慝焉是專爲夷伯而震也太穿鑿矣

冬宋人伐曹

曹自昭公以來與宋桓相厚凡有諸侯之事率從宋往至共公時必以宋襄不及其父意稍忽之而齊之伐厲曹獨從焉宋襄以其私厚於齊也而使人伐之其輕齊爭霸之心已見於此矣趙鵬飛氏曰齊桓之霸至是三十年諸侯無有擅相侵伐者宋人加兵於曹而諸侯攜貳桓不能制矣李廉氏曰宋曹之爭始

此宋報曹之深者曹在宋之宇下也十九年圍曹宣三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亟哀三年有樂髡之伐六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書公以入而曹亡於宋矣鄭子産曰曹畏宋豈非壤地相接必欲吞噬而後已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

杜元凱曰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蓋即今泗州地也是時楚兵尚掠徐境以討桃徐出至婁林而敗之乃詐戰也故以敗徐爲文齊桓大合七國以救徐不親致力而僅伐其與國楚已知其志怠矣故

後敗徐于婁林書以病桓也○徐以號舉以其兵亂
也凡中國兵無統紀如夷狄然者皆但舉號非眞以
爲夷狄也或曰徐舉號蓋闕文耳劉元父曰徐始稱
王故夷狄之非也春秋中徐本稱子未嘗僭王惟漢
史載徐偃王事謂爲楚文王滅之與春秋不相合蓋
徐偃王乃周穆王時諸侯故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
以爲穆王與楚連兵伐徐然以詩考之偃王既稱王
蓋世與淮夷共爲患者也周室中衰至宣王始命將
伐之所謂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已則伐徐猶不得
爲穆王事又豈與楚文王同時哉舉號例見隱二年

會戎于潛下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嬴姓伯爵國周孝王封伯翳十九世孫非子於西
戎地爲秦秦徐廣曰天水郡隴西縣秦亭也在於陝西
鞏昌府秦州三傳而爲秦仲又十傳而爲穆公穆公
之元年即僖公之元年也至此十五年而秦伯始見
於經然則秦始封但得隴西近戎之地其後浸強則
盡有岐豐蓋乘周弱而請乞併兼耳周之本意豈肯
以故都與秦邪史記以爲周平王以秦救犬戎難送
王東遷有功賜之岐西之地則誤信當時自文之言

矣○韓晉地古韓侯國東遷之後爲晉所併後爲桓
叔之子萬食邑因以爲氏其地與秦連界括地志云
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八里又縣南十八里古韓
國也○晉惠公殘忍薄行人也弑君得國遂欲抗秦
幸災怒鄰肆爲強暴故親至韓原以挑秦戰書晉侯
及秦則晉志可知矣凡戰不書伐者皆未嘗致伐而
即約戰期耳左氏以爲秦伯伐晉戰于韓原則不惟
與經文書晉及之意不同且與桓二年魯與宋戰而
書伐宋莊二十八年齊與衛戰而書伐衛者例亦不
合矣畫蛇添足不亦失實畔經歟秦自僖二年虞虢

下陽時百里奚入秦惟務息爭休兵未嘗輕用民力
雖惠公弑立有罪可聲亦聽王朝所爲置之弗問穆
公蓋深有合焉而公子縶子桑輩皆勇力之臣必娟
嫉之穆公誤爲所惑於是忽然出與晉戰遂獲其君
雖足以見將勇兵強之效然於反已責躬之道實有
歉焉此秦誓之所以悔也故秦誓之作竊謂宜在此
時其曰番番良士必指百里奚也仡仡勇夫必指縶
桑諸臣也而娟嫉能容之說亦非無因而發者勇於
受責不以責人有合於帝王之學而自此之後眞能
改過故聖人序書特錄其篇也夫穆公得百里奚之

後至僖二十八年自此一戰之外未嘗用兵此可以見賢人之作爲矣惟敗楚城濮圍許圍鄭三役則皆與晉文共成霸事爲中國計者也故孟子曰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然則古人所謂顯名傳後者豈以戰勝爲功哉世儒不察乃以入滑敗殽之事皆爲穆公所爲則亦不知穆公甚矣詳見僖二十二年晉侯重耳卒下○書獲例見元年獲莒挐下劉原父曰君將不言帥師君重於師也君傷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亦君重於師也三者異文同義○晉侯之獲秦穆公悔而即釋未嘗以至其

國也凡以諸侯歸至其國者曰以歸因夫國私釋而竊歸諸侯不預知者則不書其歸國去而不返本無歸國之事者亦不書大抵左氏叙事與此例不合者皆當以經文考正然則陰飴甥之言雖或有之亦必不當在秦王城也何也惠公若久留秦地雖未至秦都亦當如季孫行父在苕丘之書舍矣

春秋私考卷之十二

春秋私考卷之十三

起丁丑僖公十六年

盡甲申僖公二十三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六年丁丑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星所墜也蓋星墜於天至地而成石也故邵子曰星在地則爲石石在天則爲星鷁陽禽也雌雄相視乘風而孕者也故莊子曰鷁之相視眸子不運而

風化石隕者陽不翕也鷁退者陰逆驅也此正氣分而妖祲進之象也言宋則散在四鄙言都則專在國中言是月則非戊申同日也五與六偶然之數耳五言石下散在地則察而後知也六言鷁上聚在天則仰而先見也穀梁子曰後數散辭先數聚辭正此意也石隕散於四鄙者五而同在戊申鷁飛過於國都者六而屬於是月則見鷁飛境內欲進而不能者不知其何日矣此春秋時所未有之異也襄公於此盍亦內自省德乎猶不知戒而以強暴陵人何足以拜天變哉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適合五

石六鷁之數蓋不在於鬼神之有意而在於感應之相通也○杜元凱曰宋人以爲灾告於諸侯故書今按外灾非水火兵戎無赴告之理故劉原父曰人君遇怪異非常之變當內自省而已非所以告同盟也同盟有分灾救患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為害則告告則弔之此所待於外者也奇物妖變之至天之所以警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反而責躬此無待於外者也無待於外者何赴告之有據此則石隕鷁退于宋何以得書乎宋魯鄰也孔子之先宋人也不必魯史察知而春秋亦自有以考得其詳矣況石隕鷁退當世

所無之變豈有不知者乎因而書之以記異爲重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友之卒稱字與仲遂同皆平時爲其君所敬而不名也僖公以季友有翼戴之勤宣公以仲遂有援立之力故以殊禮待之字而不名如齊桓之於管仲稱爲仲父云爾蓋皆不臣之禮也故聖人於其卒也據實而書使人觀其所由而義自見矣先儒以爲稱字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此說出於程子竊恐不然蓋公孫之子將有承宗之責羈貫成童出就師傅則宜有族以別其宗不然則無可屬矣故孫以王父字爲氏禮之常也苟其賢也固有父子同朝者雖當祖父之存亦無害於命氏豈待卒而後賜哉且古者賜氏本爲世祿非以世官也後世命氏遂以世官自失禮意耳乃遂以生而賜氏爲禁豈禮也哉賜族於其孫何必加其祖以孫之受氏而加於其祖之卒則稱其祖者乃氏也非字也然則友之子無佚已可以稱季遂之子歸父已可以稱仲而不必復言公孫矣於理豈可通哉蓋其說起於杜元凱論無駭卒後賜氏而後儒因附益之耳不得於言則亦求之吾心而已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內女卒葬例見莊四年紀伯姬卒下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淮杜元凱以爲臨淮郡左右按晉臨淮郡即今泗州盱眙縣地淮水所經之處泗州北五十里爲古徐城淮之會蓋以去年楚人敗徐婁林而爲徐謀楚也齊桓志怠而德衰楚已知其不足畏矣徒謀以救目前豈久安長治之道哉○邢侯未嘗與齊桓會盟而會淮獨忽預焉何也邢自請從於會耳邢以小國避狄

夷儀桓公憫其新造而加休息焉者但糾合諸侯常以八大國而相鄰小國各從其便附共賦焉則邢蓋屬於衛者矣自緣陵城守供億重煩而邢賦日加不得復休息焉故訴於齊而欲自當一國之賦不以附人也是時齊必助邢使列於會於是衛文公以齊爲抑已而又明年伐齊之憾基於此矣春秋特書邢侯以起邢之所以見滅於衛也然則邢侯何以序於鄭許伯男之下乎因其賦之多寡以爲差也

十有七年戊寅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鄖姓皐陶之後近六之國史記陳杞世家註云皐陶後有英蓼英蓼未詳黥布傳正義曰英後改爲蓼杜元凱曰蓼國安豐蓼縣今按蓼在壽州霍丘縣其西南界六安州即古六國皆皐陶之後也〇桓公爲徐謀楚而伐英氏聊以報復塞責耳豈所以服楚之心哉〇王樵氏曰不能病楚而徒伐其與國之小者桓之霸業徵矣

夏滅項

項小國蓋在齊魯境上杜元凱曰項國在汝陰項縣即今陳州之項城也魯之至項必越宋陳之境而南近於楚非魯爲利之國也何爲滅之意者陳州項城即古頓子國與項字相類而後人遂誤以頓地爲項耳其實滅國不因近地不惟勢不能遠畧而亦何益於得耶以齊桓之霸而欲兼國廣地所滅惟在譚遂近國其後猶不能保戍者之殲況其他乎按後漢志東平有須昌縣杜元凱以須句國在西北蓋本左氏今考須句不當在此豈其本即項國而又誤項爲須邢頓之誤爲項也項之誤爲須也猶紀之誤爲杞也而謂左氏皆足據乎須句詳見二十二年春取須句下〇滅項者本魯君臣合謀公在會而別遣人耳胡

康侯乃謂魯事常諱滅書取此蓋季孫所爲不與之諱亦不考於事實矣蓋季友方卒嗣子無聞其孫行父以卒日計之此時尚在稚年當時祿未去公室政未逮大夫終僖之朝未專國政季孫焉得擅此事哉且滅與取不同取者取之以爲己邑而已其國尚存也滅則宗廟社稷盡毀矣凡此類皆據實直書耳何嘗有意於不諱哉夫僖公本無爲善實心特爲齊桓仗義畏威強從令桓志稍衰而魯又恃其親厚即肆行矣殊不知桓公主霸禁令猶嚴安有諸侯放恣滅其鄰境而不討者乎討而止公則知罪在公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夫人聲姜也○吴澂氏曰此蓋會淮之後諸侯各歸其國齊獨止公將執之以歸夫人齊女也聞公見止要齊侯于路而會之非齊侯已歸而再出會姜氏也婦人無外事魯之諸夫人聲姜頗爲賢婦詩人以令妻頌之而猶有此失蓋稔於見聞之非盲於禮義之正是以成人之美者惜焉高閌氏曰論其情則可矣而禮則不可也今按吴氏謂會淮之後諸侯各歸其國非也魯之臧項尚在會時故公後夫人會卞而始自隹之會至刜齊之止公不當在諸侯既歸之後矣

詳見九月公至自會下○卞說見隱元年盟蔑下

九月公至自會

今按經書公至自會則公非留齊乃在淮也齊謀伐英氏而未有功尚將爲徐謀衞楚之策耳心雖尚顧名義其如死期已迫而智慮不周何哉○僖公去國日久又以爲齊所止而歸故受賀而以至書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桓公小白卒子昭立是爲孝公○齊桓晉文固非以德服人者然亦假仁義以行於諸侯故其事多有可觀而人亦帖服若攄左氏所傳齊桓私孝公而致有五子之爭晉文納懷嬴而公行聚麀之事則是今之諸侯之所爲也不可以爲久假不歸之霸矣當其得志何以令人二公自用管仲舅犯之後皆知勵名節者恐不至此要之五公子之爭在其後世兄弟相繼之日蓋孝公昭公懿公惠公皆桓公子也懿公惠公皆爲弑君者所立至頃公時國猶未靖後人因以爲爭耳以此歸咎桓公不能齊家所致未爲不可但謂桓公死後而五子即爭吾恐諸公子必先及禍無有存者惡能次及爲君哉世儒好言桓文之短往往自陷於誣善不特此也如謂糾爲桓公之兄圉爲文

公之姪而加之以弑逆將使後世篡奪者欲掩大惡之名以政令欺天下其害教不小矣餘辯見莊九年齊人殺子糾及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下○黄震氏曰霸業惟齊爲盛惟晉爲久惟齊桓晉文爲可以言霸霸之爲言王室既衰方伯出而攘夷狄以安中國齊桓晉文是也宋襄秦穆楚莊皆不言霸也霸惟齊晉安有五哉故孔子於春秋言其事則齊桓晉文蓋春秋之世主之者齊桓晉文耳孟子勸時君行王道其力詆桓文者有爲之言也後之讀春秋者弗察也凡桓文之功皆指以爲桓文之罪嗚呼獨不觀桓

公未起天下之亂爲何如桓公霸而天下定矣桓公甫殁天下之亂又何如文公霸而天下又定矣此春秋之世生民倚之爲司命周之宗社所恃以不泯不滅而顧以爲罪可乎特其行事皆出智力苟隨世以就功名而世習既漓諸侯卿大夫之殺奪僭竊者終不可盡禁故孔子作春秋筆削以裁之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今按齊桓晉文之始霸以楚之病中國也是以中國諸侯賴焉欲倚以爲重而推戴之故雖未有王命而其勢可行及楚氣少息則人心漸弛而霸威亦有時而窮矣惟以葵丘踐土之會皆因尊奬王

室而王錫之命故遂得以號令天下諸侯無敢違者至其子孫苟能有志安攘恪承餘烈則人心懼楚猶賴匡扶假借餘威一呼可集而霸圖繼久不絶矣不然則齊晉亦一列國耳安能世世召集諸侯哉晉霸所以能久者其子孫每有英君故也若齊則桓公没後五子交爭弑君篡國數世相仍所以一衰而即不振耳昔鄭莊公以奸雄之才用其父祖餘烈猶足以示威中國況以英君而嗣霸業乎此晉霸所以能久也餘見二十三年宋公茲父卒及昭十六年晉侯夷卒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左氏以爲齊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宋以諸侯伐齊非也齊桓公果欲以孝公爲太子而既協於管仲則公心也齊人豈遽違之何待於宋兵何待於待久而交戰邪且孝公者鄭姬所出而鄭不與焉此又理之難通者也杜元凱附益其説以爲

納孝公亦非也若果孝公在外而納之則當書納與魯之納糾晉之納捷菑趙鞅之納蒯聵同辭否則亦當書孝公之入齊矣至於齊人殺公子無虧亦事之大者於法不應不書也而經文何以皆無其事邪及考襄公盟會孝公初未嘗預惟鹿上之盟乃以計愚之卒至伐宋而圍緡則與宋爲讐者也其非襄公所立明矣故齊履謙氏曰考之於經左氏之言有不可信者是已蓋宋襄公無道之君也當桓霸之時久居齊下積忿於中故因其初殁不自度量而輒欲爭霸耳乘喪伐人幸其倉卒及齊人不服日久將歸亦可

見大義不足以一人心矣而後以大衆迎敵必欲一
戰取威先聲如此人誰與之昔宋桓公輔齊成霸終
始一心而齊亦專倚重焉襄公不能世其父矣其卒
無成也宜哉背郗父服乎宋無怪其從衛文公每遭
狄患桓雖未嘗發兵救之然緣陵之城諸侯同賴衛
以會淮時桓公抑己之故獨先負焉真小人懷私背
義之心也魯方與齊親厚以其師救善矣惜乎踰時
始救救亦不力使宋師復得敗齊亦有愧於大衆之
興矣然則魯衛諸君在齊桓時皆號爲賢而今盡見
本相不過因人成事而得虚名耳何足齒哉狄之救

齊本惡衛也衛於平時必假齊威以馭狄故特來救
以愧其心雖救不及事亦伸義而歸庶幾他日有辭
於衛耳而衛之不免於狄禍其幾不在此歟○甗齊
地蓋客兵曰久將歸齊師備之出境而宋復獨還擊
之故戰於此以宋爲主者宋爲志乎此戰也而齊人
不能固壘按兵諭詞卻敵亦不免爲兩相及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胡康侯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
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
如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
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
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
所貶而無過褒以此令按付託非人亦謂以孝公囑
宋襄公也全章獨此語不瑩耳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稱人將卑師少也狄稱人非進之也部伍行列漸
同於中國也狄欲正中國故汴整其兵耳邢人本非
衛敵所以敢於犯衛者恃狄強也狄人志欲陵衛非
一日矣特以齊桓主霸故不得甘心焉孝衛負齊正
其可以假義之日也邢本小邦自救不暇又無天子

方伯可恃安能起而正人乎苟念齊桓之功而欲恤
其後人則亦脩德息民要結與國以通好於齊相時
而動可也不然則亦盡事大之禮以誠意感動乎衛
而已今乃借狄餘威憤求一逞未有能善其後者何
則戎狄豺狼欲不可厭飽即棄去寧復相顧乎邢於
是乎失謀矣其見滅於衛也宜哉春秋書此惟以閔
其一念之善而於狄人之假義則固爲中國憂矣

十有九年庚辰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稱人微者也例見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下滕子

即宣公名嬰齊按滕子至二十二年伐鄭復見於經亦宣公也其始立不可考蓋當在莊僖之世也春秋纂例謂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而近世左傳類解因以宣公為隱八年即位則距見執之年已八十二歲併未立之年而計之得無近百歲者歟豈宣尚任諸侯之事而為宋所執邪大抵滕之先世以國微故多不詳耳稱名例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下不書以歸未歸其國而即釋也例見十五年秦獲晉侯下○滕自桓二年服屬於魯至莊十六年為宋桓公所致從齊盟幽而滕改屬宋凡有諸侯之事賦

皆附焉終齊桓之世政從簡便故小國如滕皆不使自列於會蓋由宋以通故也宋襄不道屬國背之伐齊之役滕人不預故宋人責其背已而執嬰齊自是滕復事宋而後三年遂從宋伐鄭終嬰齊之世不從魯矣夫五等之國皆諸侯也其或有罪方伯請於天子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滕不服宋非有大罪也宋欲求霸而恃威陵轢諸侯暴雪甚矣豈待貶而後見哉薛季宣曰宋襄執滕子以威求霸是已嬰齊不能以理自明而遂屈已以下宋失國君之體矣故本其自賤之實而書名不書以歸見滕已服宋也滕至文十二年始復從魯而朝之詳見宣九年及成十六年滕子卒下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曹邾皆從宋之國而去年宋所與伐齊者也宋公圖霸而僅能合此二國見大邦之不從矣曹南者范甯氏以為曹之南鄙也宋公親至於此以要盟去曹不遠而曹伯不親會乃以人從則見曹亦有厭心耳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宋襄公之謂矣其覇事之無成也有以哉

鄫子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高閌氏曰諸侯終則名鄫子不名史佚之吴澂氏曰用之者殺之而用為牲以祭神○邾服宋而與鄫鄰鄫為魯壻則邾所讐之國也為宋致鄫乃邾私意鄫畏宋有伐齊執滕先聲不敢不往但至邾而聞邾子不親赴曹南之盟則姑就邾以盟邾子而已有何罪哉既而國人亂殺用以祭神本邾子之謀也是時宋方以威劫諸侯邾或附勢特用淫刑而以為宋討鄫之名謝宋耳豈必宋預知哉李廉氏以為若宋公使邾執之春秋何以不蔽罪於宋蓋亦不以宋為主矣

齊桓既沒中國無主諸侯之放恣遂至於此惜哉
秋宋人圍曹
此宋襄因曹伯不親會曹南而討之也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令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胡康侯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内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故子夏爲莒父宰

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衛人伐邢
張洽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爲事罪之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宋襄暴虐諸侯皆有挾楚相抗之心是以陳蔡爲楚致會以爲此盟内稱會外稱人皆微者初爲之約故君大夫尚未行耳地以齊者其君亦預焉宋既伐齊則齊亦苟且依勢不顧辱先君矣抗宋無能而倚楚爲重是反開門延盜也陳蔡近楚齊方勢孤尚可以鹿死不擇陰爲解魯以周公之後人望所屬而外患未有加焉乃亦出預此盟僖公烏得爲賢哉
梁亡
梁國名伯爵鄭漁仲以爲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未知是否其地在夏陽梁山按夏陽在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郃陽縣東四十里蓋即梁山南地界於秦晉之間者也詳見成五年梁山崩下○是時秦穆公以賢稱而晉惠公以惡著陸淳氏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未必然也夫韓在梁西乃爲晉併而梁界其

東與晉接壤安知不爲晉有邪且左氏於此既曰秦取梁而文十年又曰秦伐晉取少梁少梁即梁地也則其說自相牴牾矣○凡強暴毀人宗廟社稷者曰滅非有滅之者而民逬其上曰潰民逬其上而尋自滅者曰亡○左氏曰梁亡自取之也梁伯好土功亟城民罷弗堪而潰○穀梁子曰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
二十年辛巳
春新作南門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南門者杜元凱以爲魯城南門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以易舊是也穀梁子曰南門者法門也劉原父曰南非一門也蓋謂魯有庫雉路三門乃諸侯南面聽政之所故通謂之南門耳如此則雉門旁設兩觀春秋宜書新作門觀以別於他門矣安得槩言南門邪南門未嘗有壞有災而新作焉可以已者也無故而勞民故書以譏之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觀此則知春秋書新作南門之意矣餘見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下

夏郜子來朝

郜姬姓國詳見隱十年取郜下郜宋之附庸也知宋之不足恃而依魯矣

五月乙巳西宮災

夫有西宮則有東宮東宮者世子之所居也然則西宮其妾媵之所居乎禮夫人居中宮媵居西宮此與定十五年公薨于高寢當互考

鄭人入滑

凡用兵而言入皆造其國都之名也滑在今偃師縣南

姬姓畿內諸侯詳見盟幽及三十三年秦入滑下

○按黃震氏曰滑鄰於鄭而服衛故鄭入之此說本於左氏然畿內之滑距衛稍遠無服衛之理必以滑本頹叔之黨而倚勢以陵暨鄭境故鄭報之也齊桓既沒中國無霸鄭首從楚稱兵周疆無忌憚甚矣詳見二十四年秋伐鄭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前年衛從宋伐齊邢狄同救而去年衛遂伐邢此齊狄所以至邢而爲盟也左氏傳曰齊狄盟于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家鉉翁氏曰甚哉齊孝之無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郤之已乃與之盟于邢書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其齊孝之謂乎

冬楚人伐隨

隨姬姓侯爵漢東大國即今德安府隨州本漢南陽郡隨縣晉屬義陽郡按南陽郡今治南陽縣義陽郡在孝感縣北今皆易舊屬矣隨在厲南一百八十里

此厲尤近楚雖常爲楚所侵而用賢圖治猶足自存
如楚武王時欲侵隨而熊率且比以爲季梁在何益
是也凡近楚之國未有書楚伐者必不服而後書左
氏謂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則猶能與楚抗而後服者
也自是亦服楚矣然不至於滅而哀元年猶與楚子
圍蔡則隨庶幾能自強者歟

二十有一年壬午

春狄侵衛

黄震氏曰前年衛伐邢去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以謀
衛難故今年狄侵衛者爲邢故也○許翰氏曰中國

無霸則諸侯力攻四夷衡決民被其災此書伐衛伐
邢入滑伐隨侵衛者著無霸之患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宋地後漢志濟陰郡乘氏有鹿城鄉水經註以
爲盟鹿上處盖乘氏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菏水之南
宋之北鄙也杜元凱指汝陰原鹿縣則非矣原鹿在
今光州固始界上汝水入淮處宋襄豈宜遠至於此
哉○此楚陰與齊合以求於宋推宋爲首盖愚宋之
討也而宋公不悟則與鹿上之盟其楚人之鴆毒乎
黄震氏曰宋襄愚而妄作楚特以戲視之耳知此意

矣

夏大旱

夏者卯辰巳之月也大旱者亢暘爲雩也暘亢於卯
辰巳之月則失節甚矣其不以雩書者巳月正脩龍
見之雩以此爲歲事之常耳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
至於秋七月亦歷卯辰巳之月然而不以旱書者暘
猶未亢不爲災也凡害及於物則爲灾不爲灾則亦
但於巳月一脩龍見之常雩而已餘互見文二年不
雨下春秋大旱惟此年與宣七年兩書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

公以伐宋

杜元凱曰盂宋地○齊桓之世楚雖浸強然未有稱
子者以其來者名徵不發史策而君大夫猶以鄙陋
自疑不敢輕至中國也盂之會楚子窺見中國無人
則公然親來爲會而居於陳蔡鄭許曹五國之上矣
楚子親焉安得沒其實邪○楚與宋會本欲侮之非
善意也故齊本預楚鹿上之謀尋亦疑其變詐無常
懼而不至宋襄墮其計中不太愚乎趙鵬飛氏曰陳
蔡鄭許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讐也見執固無疑矣
戴溪氏曰齊桓公霸業已成猶不敢輕視楚宋襄公

一曰圖霸輕於挑楚於是楚人有狎侮之心宋人曰盟則與之盟宋人曰會則與之會誤而致之至則執之執其君以伐其國如玩嬰兒於掌股之上宋人俯首聽命罔敢或違不言戰不言敗拱而勝之爾○蠻夷執其會主而中國諸侯拱手聽命尚何以立於世乎故以同執爲文而五國與楚爲黨之罪見矣胡康侯曰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荊楚乎

冬公伐邾

黃震氏曰邾嘗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克又鄫魯之親也而邾執鄫子用之故怨邾特邾與宋盟未敢伐今宋爲楚所伐故乘間而伐邾餘見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下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楚人者楚子也宜申楚大夫名本鬬氏未爲卿故不稱氏使者君命臨遣之辭凡使大夫未有以人言者其曰人文誤耳然則先儒以爲貶者非歟春秋據實立文比辭見義初無作意於其間也會盂既稱楚子矣何獨於其遣使又立一例而稱人邪是若舞文弄

法者之所爲矣楚子實在諸侯之列而稱人者二此與二十七年圍宋皆誤文也○魯自從齊攘楚不與楚親惟齊之盟陳蔡爲楚致魯僅遣微者往會然猶有所觀望故鹿上及盂魯皆不與焉楚欲脅之故來獻捷也捷即宋公以宋公捷而獻魯不知有中國甚矣戎可以言於捷宋公不可以言於捷蓋中國之羞也魯自諱耳故穀梁子曰不曰宋捷不與楚捷於宋是也餘見莊三十年獻戎捷下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薄史記作亳亳有三故書曰三亳阪尹括地志云宋州穀熟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湯都北五十里蒙城爲景亳湯所盟也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按宋州即今歸德州也穀熟故縣在歸德州東南四十三里今爲穀熟鎮其西近穀丘故名知穀熟所在則知亳矣是時楚子伐宋進至於此必其地在盂之北也○齊履謙氏曰盂薄皆宋地凡諸侯見執境外曰歸境內曰釋其曰釋宋公者蓋執而未出境也○楚使宜申獻捷以脅魯故魯畏楚而與之盟薄楚以魯爲周公之後而假重焉故以釋宋公之名而召魯與盟然非魯本意也故特書曰釋宋公以見楚致

魯之術耳而魯自此亦專意從楚矣盟書所爲例見桓二年會稷成宋亂下○夫宋當東諸侯之中亦天下之要樞也楚得宋而天下可圖矣執宋公而復釋之何邪蓋僖公時蔡陳鄭雖以近楚強從尚未心服而齊芬未泯諸侯苟有倡焉則猶恐其得以擬後是未可得志於宋也故假魯以釋姑少示威而已至宣公時蔡陳鄭既皆服楚道無所覬則長驅中原悉力圍宋更歷三時期於必取宋若無人不能城守則國亦殆矣其時楚人苟得宋公安望其能釋哉故宋及楚平而叔向莽起弭兵之說亦以楚強而中國無霸

不得已也此天下大勢之所繫因併及之

二十有二年 癸未

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邾邑也按左氏曰須句風姓實司大皡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據此則須句乃子爵之國矣奔因成風則爲魯事矣國滅而與君奔而反皆事之大者且有關於魯故春秋何以不書邪此李廉氏所以言無此事也而趙鵬飛氏直辯須句乃邾邑則益明矣又按杜元凱曰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須昌卽今東平州晉東平郡治此距邾二百六十里當僖公時東平之東南皆爲魯有西北皆爲齊有邾人豈能越魯境滅須句以有其地乎魯人欲取須句直伐須句足矣又何必東伐邾而後西取須句邪況此年公既伐邾取須句矣至文七年公又伐邾而取之則須句不服魯而服邾者也非密邇於邾而服習其治魯又何煩再取哉觀文公既取須句而遂城郚正以控制須句也蓋郚魯邑在卞縣南與邾相界則須句當在其間乃邾之屬邑而非國矣公本以邾恃宋害鄫故乘宋囚俘以伐之今至於再伐而取其邑焉則逞忿貪

得之兵耳卒至邾人來報而兩敗俱傷魯亦何利哉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書伐鄭則知啓楚盟盂而執宋公者鄭也然宋不自反而必於報讐是又挑楚釁矣泓之大敗果誰咎哉○衛滕皆宋與國無怪其從許則附楚會盂以陷襄公者也今又轉而黨宋以與鄭讐自此之後遂又從楚而不復預中國會盟眞一反覆小人也卒爲晉文所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氏傳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

升陘杜元凱曰升陘魯地邾人之來兵至而未嘗侵伐故不書侵伐其及以魯魯志乎戰也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左氏以為邾人獲公冑則似公親行也失之矣不書敗勝負敵也○魯以中國無霸本欲侮邾及升陘一戰兩敗俱傷魯雖少息豈無欲報之心哉隨有晉文再霸而邾始得親預於溫之會矣然則霸者有功於世此亦其一端云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書日書朔例見十五年震夷伯之廟下○孫明復曰泓宋水○鄭楚之與國也宋率三國而伐之楚之所

必欲救也但自夏及秋散歸已久則無及於救矣於是發兵至泓將以報宋宋公一鬪即親往迎戰戰有定期故特書日主戰在宋故書宋及夫楚兵至泓以夷狄而爭中國也其不義不待言矣宋襄於此盍亦內自反乎引咎責躬諭以辭命楚人當釋宋俘因之餘豈必呈衍志哉而忿然一戰自取喪師益重其辱矣宋襄[illegible]得不愧死乎左傳序泓之戰全乖經意鄭救無及[illegible]以為伐宋救鄭敗者在師而以為君傷股則既不[illegible]矣至於不重傷不擒二毛不阻隘不鼓不成列之說則尤不切於事情蓋宋欲雪楚俘囚之恥方懷必勝之心惟患無間可乘耳豈暇為迂闊之論哉世儒但見宋襄寡謀致敗而遂附益其說殊不知宋襄之急功利殆有甚於他人也

二十有三年甲申

春齊侯伐宋圍緡

杜元凱曰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張洽氏曰漢志山陽郡東緡縣按緡在菏水之南今兗州府金鄉縣南界也餘見莊三十二年遇梁丘下○齊孝公本與楚盟鹿上以討愚宋者也及盂之會齊懼不往任楚肆行乘宋既困遂自取威故親伐宋而圍

其邑以報伐喪之怨蓋孝公方將繼桓餘烈不欲立楚下風此已有爭雄之志者也而不知兵無義聲不足以服中國況盟齊始謀先已見輕於楚矣安望齊芬之克績也哉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宋襄公茲父卒非為身傷左氏謂傷於泓故非也觀泓之敗不言宋公敗績可知矣得無因敗而以慚憤致疾乎公卒子王臣嗣是為成公○是時楚與宋讎而諸侯亦皆輕宋魯方善楚心實畏之故不會宋葬廢喪紀矣張洽氏曰時僖公有志於附楚故不會宋

公之葬是也○宋襄公迂愚慕霸之君也不惟不能救恤鄰患取重諸侯而危國辱身幾於不免此齊僖鄭莊之所不屑而實五霸之罪人也說者乃與秦穆楚莊同廁五霸之列殊不知五霸之爲霸行仁義以終身者也但以本非已有之實德而徒假其名以濟功利之私故孟子直以假之一字斷其心術之微耳其實功業豈尋常之可及哉夫宋襄秦穆楚莊三君雖皆霸術初未有匡正天下之功也三君之中秦穆最賢然在中國但隨晉文行事而已楚莊則貪暴自私爲害中國遠不及焉若宋襄者抑又下矣况孟子

謂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宋襄秦穆楚莊安有是哉若荀况以吳闔廬越勾踐列五霸而不取宋襄秦穆則亦不知闔廬勾踐與楚莊五十步百步間耳皆不足以爲霸也當春秋戰國時孔子止論齊桓晉文之正譎而孟子所載亦但云齊桓晉文之事則周之所謂霸者桓文之外無他族焉故丁公著氏謂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爲五霸盖本於應劭氏其言曰按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晉文納襄封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穆公襄公莊王皆無興微繼絶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同之霸功豈不暗乎由此觀之宋襄公之不得爲霸明矣餘見十七年齊侯小白卒下

秋楚人伐陳

楚稱人將卑師少也左氏以爲成得臣帥師伐陳則於法不當稱人矣又謂討其貳於宋亦非也吳澂氏曰曹南之盟陳不從宋伐鄭之役陳亦不從宋盟齊

則陳從楚會盂執宋公伐宋則陳從楚考之經唯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其說是也然則楚何爲而伐陳邪盖楚方強盛中國畏之頓在陳南尤迫楚患其勢不得不從楚矣然頓本屬陳陳猶責禮盖頓人訴楚而楚伐陳耳觀楚城頓而還則伐陳信乎其爲頓也而陳自此怒頓益甚矣故李廉氏曰陳頓之爭始此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成公卒弟姑容嗣是爲桓公○齊桓之霸恐重煩諸侯故國小而力不能自通盟會者則從其所好使

之服於姻親大國若附庸然杞爲魯甥屬於魯者也
然杞成公不能自強安於卑弱故僖公五年因父杞
伯之喪遂來降爵爲子魯人以其無志不足親也故
不遣人弔葬而杞亦不供伯貢矣此杞成所以稱子
也但伯姬嘗親朝其子以求託焉而齊霸尚存諸侯
方以恤小爲事故未致討耳及其卒也又不來訃於
不書日見之其卑弱可知矣至二十七年杞子來朝
魯遂責其非禮而入杞然則杞之降伯爲子豈魯人
之所欲哉杞本伯爵詳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其不書名者闕文也高閌氏曰不名者史佚之義

見隱八年宿男卒下

春秋私考卷之十三

春秋私考卷之十四

起乙酉僖公二十四年
盡己丑僖公二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四年乙酉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前此狄嘗猾夏但及於相鄰之衞雖一至鄭境亦不過侵掠之而已矣今乃直抵鄭都敢於奉詞伐罪何邪必以二十年鄭人入滑近逼周疆而滑者周大夫

頹叔之黨也頹叔方有寵於王故啓狄伐之而已爲之助此爲滑困鄭之謀也不然則狄距鄭甚遠安得有辭於伐哉富辰之諫蓋爲此爾而王亦不助頹叔此頹叔之所以生怨而奉叔帶以逐王歟詳見後天王出居于鄭下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自國而奔曰出奔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也趙鵬飛氏曰三傳鑿爲異論曰天子無出且出入人之常豈天子獨能入而不能出

邪書曰王出郊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外易曰王用出征夫聖人書天王出居于鄭非謂王不可出也曲禮有天子不言出之文蓋生於三傳此說得其大意矣凡人君失位出奔未有不由強臣逼逐者襄王之適鄭必為頹叔惡黨之所逐也而太叔帶者或正其所挾以拒王者歟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為后富辰諫不聽太叔帶通於隗氏王絀狄女頹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汜如此則襄王者有怨於鄭者也何以往託其

國邪且頹叔既奉叔帶以狄師攻王則是亂也天王出居之上何以不書王室亂邪居鄭不繫之汜則本鄭都非在汜也左氏之言與經文多不相合未足盡信意者止是頹叔先嘗陰致狄女納王後宮而因寵以竊權及召狄伐鄭與王遂不相能而失權以生變也則亦由王不能正家乃其自取焉耳故以自出為文自齊桓歿而襄王遂不能立無霸非細故其以此歟〇今按襄王之出五載蒙塵至晉文盟踐土而始迎復辟別無晉侯勤王取太叔于溫之事有則於法不應不書然則左傳所載請隧與田之事果非虛夸亦當在河陽狩歸之後而不當言於重耳初立之時矣趙鵬飛氏曰或者謂左氏有晉侯納王之事遂以為實春秋以周為重安有晉侯納王而不書者哉

晉侯夷吾卒

夷吾晉惠公也喪不訃故不書日時晉浸強故魯以同姓之故往弔而書其卒夷吾弑卓以立而魯人遠弔其喪則亦不知其為亂賊矣〇夷吾之卒凡公子重耳代之是為文公文公之立其歸自秦蓋必晉人召之無所爭也故不書入亦非秦伯納之也故不書納左氏以為秦伯納公子公子入于曲沃使殺懷公

于高梁如此則弑君之賊也孔子正為此懼而作春秋文公又顯名諸侯事必難掩豈有不書之理及求其說而不得則曰不告不書然則春秋凡書弑君者豈皆因其來告乎逆賊忌眾文奸何所不至不惟不以告於鄰國雖國中亦諱不敢言矣然於晉里克趙盾之弑得知其實者以其國本有秉史直筆可徵而賢士大夫猶能傳信故得正其弑逆之名耳豈因不告而遂不書哉且重耳出亡知勵名節而舅犯輩從行又皆以忠肅見稱當里克初殺奚齊之時遣使迎立重耳而辭不預亂觀仁親為寶之言則固以道義

相規不欲失美名者而謂殺懷公以收懷嬴豈重耳之所肯為哉竊意懷公即卓也非圉也本夷吾弒卓之事而誤言重耳爾甚矣左氏之好誣也至於處狄十二年而周游衛齊曹鄭秦楚之境此志於四方者之所有事不可謂其無也然亦恐但微行閱世必不自見其長而左氏盛稱其親嘗諸國恩怨之事以為他日報施張本蓋其所見者小不惟不知聖人之學亦併霸者而不知矣夫文公之興本為中國討其侵曹伐衛圍鄭非以報怨也而合齊宋秦以敗楚非以酬恩也左氏失其意矣然文辭工緻足以眩人豈不

甚誤後學哉○餘見十七年齊侯小白卒下

二十有五年丙戌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書衛侯滅邢見衛之滅同姓也衛文公不記一匡之賜而伐齊喪不念同姓之親而滅邢國此小人不仁不義者之所為而先儒乃以為秉心塞淵之君誤亦甚矣○朱仲晦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趙鵬飛氏曰下有衛侯燬卒之文後世傳授以類誤耳春秋書滅同姓者有矣而未嘗名虞滅下陽楚滅夔皆同姓也書滅國則其惡自著同姓非同姓後世自辨不在書名而後知其滅同姓也曲禮遂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小戴禮多漢儒雜說援春秋三傳以立文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衛文公燬卒子鄭嗣是為成公○衛文公無道之君也已論於二年城楚丘下矣夫楚丘魯地其城非為衛也左氏誤傳桓公封衛之說遂謂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亦無從考其

車數之實縱使有之必嘗習聞富強之術而偶有獲焉未可以為教養之所致也若究其所成則不及寧俞佐成公之政遠矣

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伯姬者蕩意諸之母也蕩之稱氏當在公子蕩之孫實意諸時也意諸既得氏因以其母繫之蕩耳詳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此魯公族之女也嫁於大夫則稱字然則胡康侯以為公女者非邪夫莊公之女已有一杞伯姬矣僖公之女亦有一伯姬卒矣安得一公所生而有二伯姬乎故知其為公族女也

此災事耳則何以書凡大夫自逆恒不書必強家有強於魯而後書如莒慶齊高固是也宋之蕩氏強族也伯姬以宗婦得請於其君躬親至魯而強公成婚非禮甚矣况婦人而越境以逆婦乎姑自逆婦故不書魯女之字公羊子曰其稱婦者有姑之辭也大夫逆例見莊二十七年莒慶逆叔姬下

宋殺其大夫

殺大夫不名衆辭也宋成公以襄公之敗由群臣不忠所致故懼人欺己過疑其臣而盡殺其大夫蓋亦追咎其在先君時辱國之罪也然暴虐甚矣一傳昭

公而卒以輕去其群公子見弒豈非貽謀不臧之所致哉趙鵬飛氏曰宋爲楚所敗宋襄自取之也安可以責其臣今襄公死成公立乃歸罪於其臣以掩先君之恥而殺其大夫此説於理爲長不可盡以爲億度也○殺大夫例見莊二十二年殺公子御寇及文七年宋殺大夫下

秋楚人圍陳　納頓子于頓

頓偃姓子爵國漢爲南頓縣屬汝南郡其地在今陳州項城縣界○按杜元凱曰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爲頓圍陳以納頓子今考之經頓子不書奔非實見逐而奔也特往訴陳於楚耳其書納者必頓之臣民爲陳所脅欲遂拒君使不得入而頓子因假楚力以奉邪若止爲備陳而奉則但當言自楚不得云納矣然則陳所以迫頓者豈必加兵其國哉蓋自前年楚人爲頓伐陳陳之怒頓已甚惟以畏楚不敢顯然加兵故經不書侵伐然所以陰爲戕賊之計者無所不至而頓子固惴惴然不能自安矣故不得已而投楚非頼楚人之納幾何不陷陳術中邪黄震氏曰中國虐小夷狄反借爲義舉得其旨矣○納例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下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莒在魯東衛在魯西僖公蓋致二國以從楚也前五年衛尚從宋伐鄭而魯則善於楚矣僖公爲楚植黨如此尚得爲人望之國哉

二十有六年丁亥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甯速即莊子乃甯俞之父也○盟于向尋洮之盟所以堅衛莒之從楚也

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是時齊欲爭雄不與楚同黨莒齊鄰也衛齊讎也而僖公皆致之從楚以要洮向之盟此豈齊所欲哉西北鄙之伐蓋爲此耳○胡康侯曰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爲誘明矣○酅齊地非紀季入齊之酅鄭漁仲謂酅爲博州汪克寬亦曰在今東昌博平縣北則地在齊西而南近魯之西鄙者也若以爲紀之酅邑則在齊臨淄之東而侵兵之歸當自魯東鄙矣僖公既見齊師遂之出境可矣何必復追哉而猶深入他境遠至於酅幸而弗及耳否則幾何不至於喪敗乎書追書至酅弗及所以譏其深入耳說者以魯有畏而不敢及爲譏是犯窮寇勿追之戒矣

夏齊人伐我北鄙

齊稱人將卑師少左氏以爲孝公非矣侵不得志故又伐也

衛人伐齊

黃震氏曰衛之伐齊爲魯伐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是爲襄仲居東門因號東門氏莊公之子必僖公之同母弟也觀僖公時任事之專又文公初年即能貶抑出姜非恃其母成風何敢爲之○胡康侯曰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爲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今按魯之讐齊皆以楚故而又使重臣哀乞則楚師安得不爲魯所以哉

秋楚人滅夔　以夔子歸

夔子爵芈姓國楚君熊摯之後後漢志云南郡秭歸本國杜元凱以爲夔國今荆州府歸州東二十里有故夔子城○夔在楚西相距五百里楚所利之國也滅之本爲兼併之計其曰不祀祝融與鬻熊者特假此以爲名耳且夔祖熊摯又豈得遠祀其上祖哉

冬楚人伐宋圍緡

齊侯之伐宋圍緡也隨乘宋襄之没既得其從矣至是楚與齊爭故復伐而圍之左氏以宋爲即晉得非因晉文將興而爲此依勢之言乎殊不知晉方養銳尚未與諸侯相通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魯以周公之後望於諸侯雖楚之強暴猶欲結之以為重況魯之讐齊又本為楚乎故以楚之強大而亦為魯所以書以例見桓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下○僖公以夷狄攻中國取非所有失正甚矣乃以為功而飲至不亦羞乎

二十有七年戊子

春杞子來朝
此杞桓公也猶用子禮朝魯故魯使公子遂入其國齊桓既沒而貢賦日繁此魯之所以責取於杞也然

則中國無霸而小國不得其所矣惜哉餘見二十三年杞子卒下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齊孝公昭卒弟潘嗣是為昭公○左氏曰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齊孝公六十六日而葬速也例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然則齊之兄弟爭立於此已可見矣史記稱孝公卒弟潘殺孝公子而立則事不經見不足信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春杞桓公以子禮朝則禮物必不備而群臣之責望者多矣故公子遂入之○吳澂氏曰魯在春秋為次國未嘗不受強大之凌暴當推己及人所惡於強無以施之於弱可也杞以小弱而朝於魯縱使禮有不備豈不愈於不朝乎今其來朝已忽而卑之朝禮甫畢以上卿帥重師入其國其志在於取之也魯號秉禮之國而凌小弱如此他又何責焉餘見二十三年杞子卒下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序諸侯之上而下云公會諸侯則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文誤耳詳見二十一年宜申獻捷下○楚成所以累挫宋襄公者為其欲圖霸也宋襄既衰則齊孝公又爭強矣觀楚人伐宋圍緡則似其時宋成公以緡下齊矣楚成爭霸魯與曹衛陳蔡鄭許既皆南向而宋獨不從此楚之所以圍宋也歟其合陳蔡鄭許者皆楚道之所由也曹衛於道少迂則不預圍蓋為之遙應以絕宋通晉之道也魯以絕其北道不使通齊既而僖公親會諸侯盟宋則所以困宋之謀至矣使非晉文侵曹伐衛以決救宋之策則宋將何所

恃而不亡乎○趙鵬飛氏曰楚之偪宋亦甚矣宋成以父之讎義不屈於楚亦可謂賢乎歟又曰楚偪不已諸侯比楚以戕中國晉文於此不得不興也蓋興霸不速則無以及於天下之患而諸侯皆楚矣明年敗楚於城濮豈獨宋賴之天下賴之也○宋不預盟例見隱元年及宋人盟宿下

二十有八年丒

春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楚率四國圍宋晉欲救之則西連秦東連齊而以宋爲內應乃克有濟晉文之計蓋已出此特以宋圍方

急而齊秦未來則不得不親出偏師且以孤軍示弱則楚有歆心庶幾易爲力耳曹近於宋出其不意而侵掠之彼必奔告於楚陳蔡許鄭聞之皆有攻所必救之恐雖欲不解圍先去得乎四國既去則楚必退軍而宋師方可出與晉合矣竊謂宋圍當解於此時也宋圍雖解而晉文猶必欲致楚一戰於是又親正名伐衛楚得簡書度必分兵來救則可牽制而邀擊之此皆誤楚之計也然所以相持不決者爲楚之大衆背鄰而舍與救衛之兵尚相聯屬而晉之客兵未集進未可輕耳及秦齊將至則晉乃入曹以絕楚人之後使其兩軍相離不能進退且執曹伯畀宋人以激楚大衆之怒蓋楚之背鄰而舍者其地亦近於曹不可舍前軍而去故得牽之也楚爲所牽志將急鬪似可以戰矣晉文却又遷延以待其惰自三月丙午至四月己巳實歷二十四日之久楚志怠矣而後卒然與齊宋秦三國之師擊楚分兵之救衛者以決戰于城濮此又聲東擊西避堅攻瑕之計也楚人後應不及安得不速敗哉而大衆聞之驚惶無措一日之間望風盡潰矣故城濮之書法於楚則戰曰人而敗曰師其以此歟凡此皆以見晉文之譎也若齊桓則

必違而討之服而舍之不以戰勝爲功猶倣三王之遺法焉視晉文爲正矣蓋齊桓之霸經營於二十餘年而晉文之興由於一旦年且暮矣其意欲急於成功決求一戰故變詐百端不知所出耳此晉文之所以不及齊桓而孔子直斷其爲譎也歟○侵曹伐衛各言晉侯此紀兩事之恒辭也與後事爲急而書遂者不同矣先儒以爲再言晉侯譏復怨者非也晉文崛起信未孚人苟非假義安得取威定霸乎曹衛方服於楚而與宋爲鄰當楚圍宋之時豈無以宋之情實告楚以益其橫者而况閉宋通晉之道是欲絕其

救也其可惡亦甚矣故侵曹伐衛不惟可以激楚怒
而亦可以快人心以晉文之譎而肯失此名哉○按
史記晉文是年當有六十五歲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莊公之子僖公之庶弟也刺者殺之也審其
罪曰刺春秋於魯以殺爲刺内辭也買爲楚戍衛非
正也因晉侯伐衛不卒戍而歸則知所畏矣魯乃寘
之於法何義乎故刺有罪者恒不言其故如成十六
年刺公子偃是也此特書戍衛不卒戍見買之不當
戍也劉原父曰買受命而出疆外欲權宜以避晉難

故不卒戍也可謂識變矣而魯反誅之脅於強楚不
察忠臣之心甚矣○左氏以爲楚人救衛不克公懼
晉殺之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則救在刺前而不卒戍
乃謝楚之辭耳考之經文不合矣
楚人救衛
楚之救衛以夷狄而爭中國不義之兵也而衛侯從
楚之罪亦見矣○楚本易晉而少與之師所謂將卑
師少也故稱人觀陳蔡鄭許之師不再見而城濮之
戰宋師亦往預焉則楚人救衛之時宋圍已解矣但
得臣聞晉侵曹欲從晉戰計其地當已至曹南境及

聞晉已至衛僅率孤軍謂其弱也則大衆遂背鄗而
舍聊遣一旅救之以示不欲棄衛之意豈料晉能敵
哉然而晉文本譎正欲楚人如此當時特以齊秦之
兵未至故不與交鋒耳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曹在衛南而近於城濮城濮在曹衛之間晉所欲致
楚而夾攻之地也苟非楚人離其大衆而聲援不及
豈易破哉晉侯既先示弱以誘楚人救衛矣然猶恐
其大衆先歸得自全也故躬還入曹而執曹伯以畀
宋人將激楚怒使欲鬬耳三月丙午入曹至四月己

巳戰于城濮凡二十四日中間所以誘楚而牽其進
退者蓋亦多術矣詳見春晉侯侵曹伐衛下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楚人即救衛之楚人也楚以晉兵易退故少與之師
而得臣之大衆則在曹南背鄗而舍不盡行也晉文
本欲示弱故以孤軍誘楚救衛而伏齊宋與秦之師
夾攻城濮蓋齊宋者楚方爲患之國而秦師則穆公
練習之兵也齊宋必能用命而秦師又敢死之士故
合此三國皆精兵也其筭先定將以一戰取威耳楚

人不知正隳其計雖欲避而不戰不可得已及力不能支兵皆奔北則晉遂乘勝追逐大衆盡殲而得臣亦倉卒不能爲謀矣然則晉所與戰者楚救衛之人也而敗則盡其大衆矣故戰書楚人而敗書楚師正以見晉人攻瑕之速而一日之間楚師亦無能爲也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先書齊人而後書齊師蓋亦有此例焉左氏序此最詳然亦雜亂失次求之經文則不合者多矣如楚稱人本將卑師少之詞也乃謂得臣使鬭勃請戰宋圍之解在救衛之先衛侯之奔在敗楚之後乃謂得臣欲請

復衛封曹以釋宋圍謬誤如此經義何由而明哉○夫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此春秋責霸者之意也晉文用譎必求一戰以爲功則好攻樂殺全無仁者之心又不及齊桓召陵之師矣○城濮當在鄄洮之間曹衛界上也詳見四年盟洮及隱四年衛殺州吁于濮下

楚殺其大夫得臣

大衆背鄭而舍少與救衛之師又不相機早退此得臣之所以致敗也楚以軍法行辟必誅不赦欲使賞罰行而兵強於天下此其功利之故習得臣亦必無辭矣然妄與大衆凌虐中華以取怒於霸國者誰所主乎此楚子當自反者也而歸罪得臣亦異於秦之不替孟明矣故雖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明非正刑也○得臣楚大夫名成諡也以未爲卿故止書名左氏以得臣爲令尹則非矣

衛侯出奔楚

衛之罪不甚於陳蔡鄭許晉侯伐衛特欲致楚戰耳未有深惡也衛侯之奔蓋元咺懼晉故逐之而更置君也何以知其然也以後書衛侯鄭自楚復歸於衛則知之矣蓋自楚者有奉之詞也復歸者已絕之詞

也衛絕於內而楚奉於外則見衛之臣子其初必有力主而不欲其歸者矣左氏云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似得其實特未指言元咺歸罪於君耳又謂衛侯請盟欲盂晉人不許及公羊所載文公逐衛侯之說則恐不然若果晉不許盟而逐衛侯則晉所主也方及兩月之間衛侯豈敢遽歸而楚人豈敢遽奉哉故衛侯不名非罪晉也未至於卑伏屈損不失寓公之禮則據實書爵而已然則衛侯爲元咺所逐而以自奔爲文何邪蓋君者一國之主豈臣所能逐哉不能自立棄夏從夷事急責歸窮身

無所則其自取馬耳故凡春秋時君之出奔皆見逐
於強臣也使不為強臣所逐則國君之重他人豈易
動搖哉故孟子論治而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其亦深有戒於此耳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
陳傳良氏曰序晉侯於齊侯宋公之上予晉以霸也
汪克寬氏曰齊侯非主盟亦序宋公之上蓋霸者以
勢之強弱相上下謂齊強於宋故也自是訖春秋之
終凡齊盟必以齊次晉而先宋○衛子者衛侯之弟

叔武也蓋元咺擁立使預晉盟將以廢衛侯也叔武
代兄而立亦稱子者蓋未踰年之君不論子繼父弟
繼兄例俱稱子以嗣君上承宗廟有子道焉耳邾莒
小國也自齊桓以來未嘗從八大國盟會踐土之盟
莒子預焉至溫之會邾子又預焉何也蓋莒嘗因魯
以即楚邾嘗附宋以伐齊皆得罪於中國今魯宋既
服邾莒亦恐懼請從而晉文示以坦懷遂使預於會
耳○踐土在衡雍西北今滎澤縣西北一十五里有
衡雍故城杜元凱曰鄭地在滎陽卷縣者是也○襄
王自出居於鄭之後至是尚未復晉文以楚患方急

未暇納王今既敗楚城濮於是會諸侯于踐土先定
盟焉將以謀王復辟也趙鵬飛氏曰踐土之盟三傳
有天王下勞晉侯之說此不可信經於僖二十四年
書天王出居于鄭自後未嘗書歸于成周踐土即鄭
地也則天王蓋居於是久矣何下勞之有此說是也
杜元凱以為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則亦因左氏
之誤耳天王下勞晉侯乃事之大者而春秋不書則
其實非下勞矣故諸侯自盟何預於王而左傳乃謂
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邪○又左傳載策命晉侯事
雖有之當在河陽再朝之後誤附於此耳義見九年

會葵丘下
陳侯如會
杜元凱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
如會今按陳侯以是年六月卒必以疾歸也則其會
不及盟豈亦先已有疾未能即行懼晉見責不得已
而託疾以往邪此可以見陳侯棄異即同之美矣
公朝于王所
王所者襄王出居之處諸侯皆在而魯獨朝王故但
書公朝何以見之春秋之例凡會盟侵伐等事前已
列序諸侯而又有後事者皆前目後凡以溫之會論

之諸侯既列序矣而下文圍許則凡舉諸侯豈有朝王重事而反不言諸侯乎故齊履謙氏曰朝王盛典也當備書之今獨書公見諸侯之不朝此說是也然則天子在是諸侯何爲而不朝也王自辭之耳凡諸侯入朝必有燕饗之恩車服之賜東遷以來王室衰微禮多不備不惟諸侯簡慢不恭而王亦因循自避矣不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五服群辟豈皆盡無恭敬之心而況桓文一匡天下豈亦不能首倡此義乎故天子在是諸侯不朝王自不欲也而禮亦豈能盡廢哉要必若後世之以公服瞻拜外朝而已惟僖公

以周公之裔獨親厚焉故得躬入內朝面見而成朝禮蓋所以通諸侯之情也諸侯雖不朝而勤王之美自見矣穀梁子曰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其說誤矣故趙伯循曰按天子巡狩諸侯會朝于方岳之下何得云朝于外即爲非禮哉且物理人情豈有天子出巡而諸侯不朝乎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之歸書曰自楚因楚力也歸而稱復衛既立君位已絕也衛侯因楚力以復國則元咺爲主於內不欲其歸矣但其歸也甯俞入盟國人不貳則其歸無難故曰歸耳然而要盟陰結降心相從乃屈己求民非民恩己也故特稱名以爲失君道矣叔武不書殺則非殺也意者叔武之立本元咺所脅而衛侯之歸武實有讓心焉故但廢而不罪公羊以爲叔武治反衛侯而稱其讓國似非誣語第謂衛侯得反終殺叔武則未見其然耳夫衛侯之奔豈獨元咺之罪哉衛人亦多有不協者矣今衛侯既使甯俞與盟而有居者無懼其罪之言則於元咺亦宜有處使之感格自新可也而又逐之使無所容則衛侯豈爲困心衡慮而後作者哉自是君臣交訟辱及其身則亦衛侯有

以自取之耳○元咺奔晉所以懟衛侯也啖叔佐曰凡奔皆惡也

陳侯欵卒

陳穆公欵卒子朔立是爲共公

秋杞伯姬來

吳澂氏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即來朝魯而爲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杞伯姬自莊二十五年歸杞至是三十八年當亦老矣而匍匐來魯豈其所得已哉國小爲魯所凌也夫伯姬數

歸固非禮矣然大國不能恤小以致婦人不得自安使僖公稍念親親之恩能無愧乎哉餘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下

公子遂如齊

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則恃楚而讎齊者也及齊從晉敗楚城濮則遂畏齊之媚晉矣故因踐土會盟而使公子遂如齊通好非有晉霸懷柔其間友邦安得而輯睦哉故張洽氏曰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伯權之立如此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溫畿內地說見十年狄滅溫下○溫之會以公朝王所諸侯既得所請而待王出狩也○狩謂田狩先儒以爲巡狩非也古之言巡狩者所重在巡如書稱時巡傳稱南巡史稱巡隴西巡北邊之類皆以巡包狩而凡單言狩者則皆指田狩也如春秋所載狩郎狩禚西狩之類豈得謂之巡狩哉況巡狩之禮王者所以考功能行慶讓後世德意既泯未免假此誅求供應煩勞多生怨讟此諸侯之所不欲也故穆王共王以降無復周游者民情既便晉文又豈肯導王脩舉邪若假其名以示義則又非春秋紀實之意矣然則襄王之狩其必舉宣王時會諸侯於東都而因田狩以講武故事歟河陽即溫以其在河之北迤邐而西故遠言之而曰河陽南踰孟津則爲雒陽王城不過百里間耳本屬畿內杜元凱以爲晉地非也畿內非方岳之地而謂於此巡狩則信乎有所不通矣夫鄭在河南自鄭還周當遥偃師然滑都所在恐頹叔與之合黨有異謀焉故託於會狩而紆道河陽且以存武備耳由是觀之則襄王之於叔帶實未嘗殺而叔帶本在王城不在溫也晉文矜爲此謀必開示恩威

調和上下而不以刑誅恐之此頹叔輩所以革心而襄王所以光復也歟不然則伊雒諸戎雜居畿內頹叔所挾以奉叔帶者正在於此反側懷疑變將不測豈旦夕所能定哉衰世之事大則貞凶姑以康濟目前耳然大合諸侯以講武焉亦足以寒奸邪之膽矣餘見二十四年秋伐鄭及天王出居于鄭下

壬申公朝于王所

壬申不書月冬下有闕文也杜元凱曰有日而無月史闕文孫明復亦曰不月者脫之穀梁以不月別生義則誤矣○公再朝王所送王而面辭也餘義與踐

王之朝同然襄王得歸當以晉文爲功首而不預朝
焉豈人情乎蓋當狩時必以戎服見王所謂赤芾金
舄會同有繹者是已但不成乎朝禮耳况王有策命
之頒禮數已特厚矣其不受晉朝豈亦尚有宰孔使
齊桓無下拜之意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執衛侯稱人微者耳晉侯方有王事故使人執之而
襄王適還故歸之京師也按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
言歸于京師彼蓋爲王而執也此獨言歸之于者則
已執之而不以自治之辭也與晉韓穿言汶陽田不

以自得而歸之于齊者例同執諸侯以歸京師而不
親行見其威令幾於改物矣夫元咺愬晉必以衛成
得歸外資楚力而叔武嘗預勤王名既通於王室者
也令遷廢之不由王命而河陽之朝衛又不會晉文
豈不以成公爲得罪王法乎故復執之不敢自治而
歸獄于王亦假義之事也然成公能以理自明其詞
不屈故不稱名○衛侯從楚固爲有罪然其初亦因
中國不足恃而爲會所要大臣必亦預謀矣元咺身
爲正卿惟恐及己故歸罪於君既專廢置及君既歸
又訟於晉元咺之罪豈下於衛侯哉晉人苟察其情

則亦彌縫其闕可也今乃爲臣執君專恃威力則非
以德綏諸侯矣何以致衛侯之心服哉元咺之位已
絕而又因晉力以復歸則專國蔑君恣行無忌而晉
與爲援非所以正人倫明臣道矣晉文惟無以德行
仁之實故爲元咺所蔽如此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
其事也歟○左氏稱溫之會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
勝如此則執當在王狩之前矣王事未畢晉文必無
暇於治衛獄獄既待對則元咺宜至京師又豈得先
歸邪君歸則身出而愬晉君出則晉奉而身歸是咺
爲晉侯之所助者也曷嘗與衛侯面對哉及觀衛侯

之執書於狩後而晉以人稱則是晉侯別遣人執也
其不在會所可知矣

諸侯遂圍許

許自二十二年從宋伐鄭不復與中國會盟蓋因宋
敗而從楚矣至二十七年遂與楚圍宋雖踐土河陽
距許甚近而天子在是亦弗顧焉諸侯罷朝而即往
圍之其義豈不正哉使晉文奉詞開諭脩德撫綏則
不勞兵力而許自歸心矣然而摟諸侯以伐諸侯則
覇者以力服人之事耳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見晉雖
起於勤王而實欲假仁以服諸侯也許向楚則急以

兵圍而覇者之本心見矣安能致許心悦哉故翟泉之盟許猶不至而三十三年尚勤再伐亦不過得其從於救鄭盟新城之二役而許卒安楚宇下不復返矣覇威及人之淺固如是夫餘見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下

曹伯襄復歸于曹　遂會諸侯圍許

諸侯不生名凡生名者皆屈服之辭奔而名者屈於所往之國也歸而名者屈於所屬之臣也復者國内立君而已絶於位之辭也曹伯初爲晉執猶能不屈故不書名今曹已有君其位既絶而諂求臣下許授

事權以圖謀復國則失君道矣故據其自屈之實而書名歸易辭群臣既恊爲之撫營則内必謀廢乎攝君外必求解於覇國而其歸無難也遂者急於後事之辭曹與宋鄰而距許稍遠自宋歸曹而遂會諸侯圍許則席不暇煖矣書以見其急於畏晉也

春秋私考卷之十四

春秋私考卷之十五

起庚寅僖公二十九年
盡甲午僖公三十三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九年庚寅

春介葛盧來

介莒之附庸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齊伐莒取介根是也漢志琅琊郡黔陬縣有介亭在今萊州府高密縣西南葛盧名也春秋繁露曰附庸二十里者稱名凡小國無事而來魯者不知所託何名其實志在窺

覘耳

公至自圍許

由會溫朝王所而後圍許何以致圍許而不至會朝邪歛至以圍許之功也魯人不以朝王爲大而以圍許爲功正見當時諸侯急於圍許之意其不知所重亦甚矣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汪克寬氏曰前年書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春秋不以王所致而致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而致伐秦皆所以著其本心不在於尊王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泉
孫明復曰翟泉內不出主名外曰人皆微者也○襄王雖復辟然恐群小之心猶未安也故爲此盟使不相疑耳盟以微者則人不驚晉文之慮周矣此有關於天下之故故書左氏以爲公會王子虎等盟胡康侯以爲諱公貶卿失經意矣○翟泉近王都之地也詳見昭二十三年天王居狄泉下

秋大雨雹

胡康侯曰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

風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
黃震氏曰陽氣方盛而陰脅之爲雹大者過甚之名
○雨雹不書月日闕文也

冬介葛盧來

黃震氏曰春之來公圍許未至未見公也故冬再來
○介葛盧再來魯之道路覘亦熟矣

三十年辛卯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按十八年狄救齊二十年齊狄盟于邢至是則三年之內遂兩侵齊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爲中國者可不謹哉○趙鵬飛氏曰晉文之霸狄侵齊齊已從晉晉何辭而不救此晉文之老而懈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稱國以殺者以國法治之也衛侯在外而使人歸治咺獄如左氏云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殺元咺者理或有之但所加者法也非晉文不校則衛侯豈敢爲哉蓋晉文假義而霸者也初執衛侯特爲元咺所蔽耳及衛侯詞直襄王猶不能斷故留京師者踰二年而

晉亦漸悟其失其釋歸也晉無忤也故衛侯得以治元咺之罪耳夫元咺無人臣禮於法應誅春秋不以討罪之辭書而繫之大夫何邪蓋元咺得罪衛侯亦衛侯有以自取也當甯俞始與衛人盟既許居者無懼則咺固有不死之望矣及其爲君過逐愬晉復歸未嘗別立一君以危社稷則咺於此時似有悔心未見其終絕於衛侯也觀衛侯再歸不稱復則不絕於位可知歸而稱名必又若甯俞始盟之降心於國人矣而又可失信以殺咺乎衛侯若能反躬自責一切坦懷則咺雖有惡必長自新之幾而過於忌尅竟以

私怒殺之不道甚矣故不去其大夫以見其罪狀不明謂宜待以不死也

及公子瑕

按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十七年殺大夫郤錡郤犨郤至皆不言及以諸臣同黨故刑一施之不得有所別也殺而書及則同受害而不相爲黨之辭然以此及彼罪累可知矣瑕亦衛侯弟而爲卿者也故稱公子衛侯見執咺使瑕攝國事焉初實未嘗黨咺爲惡豈得與咺同罪哉而槩施以殺是因惡咺而連及於瑕矣故書曰及而蒙上文大夫之稱見其不

當殺也文九年殺士縠及箕鄭父襄二十三年殺慶虎及慶寅義同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之歸求于國衆降心相從如賂周歂冶廑而許與爲卿則失君道矣故據其自卑之實而書名公子瑕雖攝國事而實未立爲君則其位未絕與初歸時國人已立叔武者不同矣故再歸不稱復○王以君臣無獄爲辭而諭晉欲使釋之則衛侯之釋雖王亦聽於晉也與成十六年曹伯之歸斷在王者異矣故書歸于衛而不曰歸自京師李廉氏曰衛不書自京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於責晉而釋曹則主於責王室是也然晉文之釋衛侯實以其辯明也但不能早爲原情請王歸斷遲疑於二年之久未免蔽於先入之言耳左氏乃謂納玉十瑴與晉侯則非所以語賢霸矣

晉人秦人圍鄭

翟泉之盟本謀王室而鄭不預有貳心焉此晉所以加兵胡翼之以爲討翟泉之不會是也鄭誠有罪矣然晉文內省豈盡無闕乎則亦脩文德以來之而已矣而遽至於圍不亦甚乎秦晉稱人將卑師少非貶

辭也人而能圍兵強可知矣○秦自城濮以來雖從晉霸而君不親行會溫勤王事之大者亦僅遣微者來穆公雖賢其亦欲雄長西戎而不欲以伯爵下人者歟

介人侵蕭

去年介再來魯而此年遂侵蕭蓋由魯道以至蕭也而魯人闕譏無禁不爲小國畏亦可見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宰周公以冢宰兼三公者也見九年會葵丘下其來聘報僖公王所之朝也厚其禮故使重臣也夫聘者

天子所以懷諸侯之禮也在先王時諸侯不朝則有貶爵削地之刑豈復加之聘乎隱桓之際尹氏擅權求利無厭使命不絶雖二君未朝王亦弗問也然於桓公尤獨親厚故來聘者五而桓居其三蓋桓公弑立有歉於心不恤貨財諂事權貴是以王朝恩寵常貴及之及其死也猶錫命焉此可以見世卿亂政之實矣自是尹氏中衰代者知戒尋及桓文政從簡約諸侯常貢使自致王而天子之使遂不煩其下聘矣故莊僖之編久無王聘之事豈非周卿既懲尹氏之失而桓文亦制諸侯之節故邪至是宰周公始復以

報朝聘魯則於禮為合與其他以利交者不同而襄王念舊德聽懿親之善可見矣汪克寬氏曰經書天王來聘者七惟此使冢宰蕭三公下聘蓋非常之禮莫大之寵自春秋以來未之有也或者以僖有兩朝王所之勤而報之歟此說得之

公子遂如京師　遂如晉

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說見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下公子遂如京師專為報宰周公之聘也以天子特遣重臣皆由晉文所致故使因便以謝晉耳雖先周後晉然志實以晉為急故書遂而其不虔亦可見矣先儒

謂罪僖公不親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於理甚正但覲禮不行積習已久雖桓文以義正天下猶不能復於僖公何責焉姑亦取其不忘報周之一念而已矣

三十有一年辰壬

春取濟西田

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入于鉅野經鄆城至壽張西安民亭南東合汶水入于海鉅野之西為鄆鄆之西北為范皆濟西也壽張故城在今縣東當與今東平州汶上縣接壤而濟水流經其西則為濟東而地名魯濟矣餘互見隱五年衛師入郕下濟西田東界

於魯北界於齊南界於曹蓋皆小國見侵之隙地不在齊魯百里本封之內者也故不繫之國孫明復曰濟西田本魯地則非矣左氏以為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公羊以為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則皆謂濟西為曹田也然宣公時濟西取與皆齊魯自為而曹不預焉則濟西雖亦南界於曹而曹小非齊魯敵豈能久據哉若果臧文仲往分於法宜如叔弓疆鄆田之例不應卿出不書而晉執曹伯在二十八年亦不應踰四年而始分其地也趙伯循於此已辯其妄矣故濟西者齊魯界上互爭之田也詳見宣十

年齊人歸我濟西田下〇僖公以宰周公來聘有寵
於王既而使公子遂報周因以事晉則天王方伯皆
足恃矣而齊昭嗣世懦弱無為於是乘勢之盛而取
濟西之田則齊人不敢爭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義
與成三年取汶陽田同〇凡取田疆埸之民自扞僭
擾及不勞君力而其民自來歸附者恒不書必以國
事舉而以力得者然後書故趙伯循曰凡力得之曰
取不當取也取者或以師威偪或招致而得之取之
非正皆為力得又曰凡取田者得其土地而不得其
國邑也歸田亦然以今論之有田必有邑取田而不

取邑但收其賦稅而已猶遺其民而弗籍也若取邑
則籍其民而併擄其田矣觀昭元年取鄆而下書叔
弓疆鄆田意可見焉

公子遂如晉

公子遂如晉言取濟西田之故也而齊弱無能執辭
以辯者此晉文之所以聽魯偏辭歟魯自此事晉甚
謹皆為保守濟西計耳

夏四月四卜郊

郊者天子所以事天之祭也兆於南郊故謂之郊劉
原父曰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商人以建丑為正周人
以建子為正王者必以其正月郊是以歲首之月而
郊也歲首而以郊先焉禮莫重於此矣故禮運曰祭
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謂
之百神則六宗於此禋焉山川於此望焉群神於此
徧焉六宗者日也月也風也雨也霜也雪也星者日
之類也辰者月之類也雷者風之類也雲者雨之類
也露者霜之類也冰者雪之類也六者皆以類從皆
成象乎上而當尊事者也故曰宗山川者五嶽也四
鎮也四海也四瀆也各以其方類分而又謂之四類
皆成形乎下而可瞻仰者也故曰望群神者寒暑五

行之帝皆陰陽氣運周於四時而迭為主宰者也故
曰徧此皆天下之貴神也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
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觀書此言雖為攝位告祭而發然即其類聚群神者言之實與郊之百神受職者無異是郊之為祭蓋盡天地之貴神而合祭於類上帝之中矣凡神之成象成形者皆地氣之所為
也各有主宰焉皆謂之帝合而言之總謂之天郊天
者掃地而祭地未有不與天交者也地與天交而後
可以名郊蓋地雖與天為對而主宰乎大地者即天
也故凡六祭天者必有地焉於經則恒總稱為上帝而已地即后土通名為社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以魯事言之卜郊不從猶三望魯諸侯不敢盡
同於天子故殺望於三是郊之兼望也又祭義言郊

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郊之兼日月也雖其文不詳然即其兼望兼日月而觀則非單祭天也此可見天子之郊百神皆合矣豈有地不在中之理哉第以周之歲首在子恒以子月郊天而郊特牲遂以郊為迎長日之至周禮亦有冬日至祭天神於圜丘夏日至祭地示於方澤之說蓋得之傳聞而失其本意耳果以冬至祭天為定禮宜乎應節即郊矣而日常用辛則郊祭豈為冬至而設哉若夏至祭地之說亦別有因蓋天地之祭有分有合郊天之祭大合百神也其餘則各因其所專主而祭之亦得為祭帝矣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五　十　傳三十一

故四立之月迎四時於四郊而中央為后土即社也在禮謂之大社郊社之禮皆以稷配故社為社稷其專位在應門內右不在方澤矣祭則當夏秋之間周之孟秋建午而大社恒直其月故禮家因以夏至為祭地而並列於天殊不知社祭本與四郊列為五帝未可與郊天相對而同其大也然以其主宰而言亦得謂之帝至其合天而祭則亦得稱上帝矣一歲之中分祭之目蓋不止此但為召和氣而祭者恒於郊為養萬物而祭者恒於社如四望亦附四郊之兆而山川丘陵墳衍則各從其方是方望之分祭也又如建寅之月則祈農事於南郊月令

所謂孟春祈穀於上帝是也既祈農事則及先嗇冈禮所謂祈年于四祖是也建卯之月則祈于社周禮所謂仲春獻禽以祭社是也建酉之月則報于方周禮所謂仲秋致禽以祀祊是也月令以方為迭成月事則所謂季秋祭禽于四方是也建巳之月則雩雲則祭風雲雷雨在傳所謂龍見而雩是也建亥之月則饗饗則祭霜露水雪月令所謂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建卯之月晝則逆暑而當春分之日則朝日於東郊周禮所謂仲春逆暑祭義所謂祭日於東是也建酉之月夜則迎寒而當秋分之夕則夕月於西郊周禮所謂仲秋逆寒祭義所謂祭月於西是也凡此分祭之貴神皆專主一事之帝也而五祀司中司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五　十一　傳三十一

命司民司穀司寒八蜡諸小祀不預焉其國有大故以其所主之貴神旅聚而告祭焉則謂之旅在周禮或曰大旅上帝或曰旅上帝或曰旅四望是也旅非常祭也祭不欲數亦不欲疏各順其時而已矣夫事有大小時有先後豈可槩施無別哉記禮者往往承傳世儒迂腐之談參雜當時僭妄之事附會其言以罔後世苟非揆諸義理亦將何所折衷哉姑以一二事明之雲雷霜露氷雪皆天之貴神而生物之功不能舍此以有成也然周禮不列其目至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正主殺物宜為祭霜露氷雪者而註家乃謂

祭日月星辰夫日月已有春分秋分之祭而星辰則各以其類附焉可也乃又於祈來年時祭之則於日月星辰之祭何其數而於霜露氷雪之祭何其踈邪且司中必掌善惡者司命必掌死生者皆歲終畢祀之小神也周禮乃以列於風師雨師之上而註家因指爲二星之名謬誤亦甚矣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蓋謂天子巡狩而類上帝則以其先王之有功德於一方者配之豈以郊天配后稷之後復於國中有一明堂之祭配文王哉則禮亦黷矣月令季秋之月有曰大饗帝說者遂謂祀上帝於明堂是不察於

季秋無饗帝之事也蓋其下文云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嘗豈季秋之祭哉竊謂嘗當作常正以大饗帝當是孟冬事或即指祈來年於天宗而其常用之犧牲先於此時告備故先發饗帝之文以起之耳豈可執此以證明堂之祭哉若家語以泰昭坎壇王宮夜明幽禜雩禜爲六宗則亦別出一祭星而無雲雷霜露氷雪輕重亦不倫矣且禋于六宗皆謂一時之祭而幽禜雩禜則似因災而祈者亦未必真得六宗之意也知此則禮家之言不足深據而春秋所載魯郊可以論矣夫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此郊之常也故魯郊先卜正月卜而不從然後及於三月耳禮家乃謂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故以啓蟄之月祈穀於上帝則魯之卜郊何以始於正月乎祈穀之祭專主農事不宜有望者也觀魯不郊而望則當郊之時已合祭衆神矣安得謂非冬至大郊之事哉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之神蓋潤物之功常在山川養民之功常在社稷祭各有所主焉其神差卑故不敢稱帝雖祈穀亦豈得祭帝于南郊哉然魯郊實非爲祈穀也固用天子之大郊矣特以諸侯禮殺而望止於三耳然則郊之合祭天地禮之大

者本古制也而亦別有分祭之時則義各有所在焉故崔氏禮註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此雖專爲日月而發亦庶幾知古禮之意者歟

〇馬貴與曰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勳勞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所謂祀周

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懸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則非諸侯之所當僭不知成王何名而錫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橫渠因此遂以為成王念周公之勳勞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後待魯愚嘗因是而考論之禮制之陵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蓋周公之封杞宋也以其二王之後俾之脩其禮物

作賓於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然特許其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強上陵下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於禹契之廟而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併僭行郊祀上帝之禮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事守之嘆也至於魯則周公本非配天之祖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於周公之廟而併效杞宋之尤則不類甚矣其後三桓遂至八佾舞於庭豈無所自而然哉○趙汸氏曰凡言魯重祭為天子所賜者皆本明堂位祭統然明堂位言成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遂言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有十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是言魯人因有太廟重祭而僭郊郊非成王賜之也僖公作頌以郊為誇其言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言有天子禮樂下文即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使果成王之賜作頌者當顯稱之以釋其僭竊不當直目僖公言之也唯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魯人止之近代學者多從其說然東遷之後諸侯僭天子大夫

僭諸侯其事多矣未必皆嘗請于天子而天子賜之也○胡康侯曰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於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

不從乃免牲

胡康侯曰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卜郊不從免牲詳見成七年免牛下

猶三望

左氏傳曰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三望者祭泰山河海猶者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胡康侯曰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魯得用重祭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内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爲也按胡氏之意乃謂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其說本於春秋通志然孔穎達李瑾氏謂魯在汶南則泰山乃在汶北非周公百里封内矣魯頌所稱泰山巖巖魯邦所瞻者亦據後世幷兼封畧言之耳戴溪氏曰魯國居東方親密泰山濟水而望祭西南北三方之山川此說亦非蓋天子四望通指四方山川而言也魯東尚有齊限非國之窮邊也舍東方而獨望西南北三方此何義乎濟水在魯封内其所當祭不必言望若泰山與河海俱非魯封故指以爲三以見其不當望耳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求婦求僖公之女叔姬也是爲杞桓公妻稱婦者有姑之辭也杞弱爲魯所陵故伯姬方以二十八年來魯謝過今又親來求婦此豈可與婦人預政者同科哉蓋因僖公有兄弟之親欲以其子求庇於魯耳魯本輕杞不欲與爲婚姻不然何待於伯姬自求哉杞叔姬必母賤愛微故以許之而送嫁之禮必薄故其歸不見於經然叔姬爲杞所輕至於見出其端已見於此矣詳見成九年杞伯逆叔姬喪下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杜元凱曰帝丘東郡濮陽縣帝顓頊之墟故曰帝丘又水經註曰濮陽城東北故衛地謂之帝丘東郡治濮陽一統志云帝丘城在滑縣東北七十五里今按滑縣在開州西南界上矣衛都朝歌在今淇縣之西左脇正受狄衝故徙居東南帝丘之地以避之先儒謂其初遷楚丘已遠入南鄙之外而今又北遷帝丘此何義乎辯見二年城楚丘下黄震氏曰狄侵衛伐之今又圍之衛不得已遷帝丘以避晉文不救蓋已衰矣明年而即世○衛成公自歸國之後用甯俞以爲政徙帝丘以圖安氣勢一新非復前日故三十年間國家安靖則強於政治之效也而衛文公不能及

矣世儒反以文公爲賢豈不誤哉孔子嘗稱甯俞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而說者以文公爲有道成公爲無道則失指矣餘互見宣九年衛侯鄭卒下

三十有二年癸巳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鄭文公捷卒子蘭嗣是爲穆公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劉原父曰盟何以不地於狄也黃震氏曰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明年晉又敗狄于箕自是衛無狄患者十餘年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晉文公重耳卒子驩嗣是爲襄公○黃震氏曰文公出奔在外十有九年而入國入國五年而霸傳之襄公悼公平公定公皆能嗣其業以宗諸侯天下賴晉垂二百年使齊桓既沒而不有晉天下胥而爲夷矣趙鵬飛曰晉文之霸功與齊桓同而勢與齊桓異齊桓之與天下習長周之弊而莫識所謂霸者故齊桓求諸侯爲難必屢會屢盟訓諭告戒而後諸侯服從

然欲制楚則楚方張其侵犯不過蔡鄭而已故諸侯既合則一鬨而楚服晉文之興則諸侯蓋習於從霸惟時無其人則無所適從晉文起而號召之一揮而至矣然楚之強則非齊桓之時也齊桓之時楚不出蔡鄭而今直蹈齊魯之郊魯宋曹衛陳鄭蔡許自東以南皆楚矣晉文將起而收之不其艱哉故齊桓伐楚至於召陵楚地也晉文敗楚止於城濮衛地也自楚及衛蓋千里郤楚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鄭蔡許半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爲如何論者不察而妄疵晉文以爲不及齊桓此不識天下之勢書生語也齊桓制楚以三十年之久故合諸侯以正問罪之名期其服而已晉文則解倒垂之急於旦暮之間故務以謀必於勝之而後已是二者又勢之不同也今按鵬飛之言亦功利之見也若孔子則從心術之近正與否者辨之故於齊桓則許其爲正於晉文則直言其譎而二霸之優劣不當論勢之難易矣餘見十七年齊侯小白卒及二十八年侵曹伐衛下○按秦穆公之霸與晉文公同時其卒亦不在重耳之後而左氏載秦伯任好卒於文六年之夏恐未爲得實也蓋秦自圍鄭以前事多從晉而所爲皆善則一賢者之

事也又重耳卒後則遂入滑搆難而兵爭不息全不若往日之所爲矣孟子曰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顯且可傳則誠賢君也故疑穆公若在必不至此雖是時百里奚年老無存而三良未殉必能以義相規穆公豈盡不從而迷復終身邪借使終身迷復則不可謂之顯天下而傳後世矣自左氏誤傳其卒在後而序書者因謂秦誓作於敗殽之餘稽之事實豈相合哉故秦誓必戰韓時所作而穆公之卒則亦與晉文同時也及考風俗通載穆公遇殽之敗殺賢臣百里事則不唯謂穆公時猶未沒而

百里奚亦尚存也其說不益誣乎今數百里奚入秦之年至於敗殽之歲已百有二矣安有如此元老在位而爲顯名傳後之君所殺者邪世儒不究本末妄信傳聞至於誣善者多類此耳餘詳見十五年戰韓下然則穆公何以不訃喪乎秦非方岳同盟之國而去魯又遠弔堃不及焉即是亦可以見古制之猶存矣

三十有三年甲午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在今偃師縣南杜元凱所謂都費之滑而在河南緱氏縣者也凡入國言入皆未滅之詞也左氏云滅滑而還與經文不合矣又按成十三年晉呂相絕秦書有殄滅我費滑之語正謂此也襄二十九年晉司馬女叔侯言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是以滑爲晉所滅也及考昭二十六年稱王起師于滑則又以滑尚屬周未嘗爲秦晉所滅左氏之不足信也有如此哉餘見二十八年鄭人入滑下○秦自三十年秋從晉圍鄭已識所過地形自周而東將以襲鄭乘便入滑得利而還歸途非有晉規則秦之稱兵不止晉鄙而長驅以及東

諸侯之國矣故于殽之敗亦秦兵不敢東下之一機也夫秦勞師遠襲志在力爭不足以顯名傳後必非秦穆公百里奚所爲蓋穆公與百里奚此時必已沒矣竊意入滑當爲康公時也故左氏載秦伯任好卒於文六年之夏未爲得事實也任好穆公名也康公名罃穆公子也辯義見上年晉侯重耳卒下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國氏齊之公族歸父名稱氏稱名卿也國歸父之聘蓋晉文既沒齊恃強欲主盟而脩好也昭公亦不自量哉詳見三十三年公如齊下○古者諸侯邦交其

禮甚簡或通訃告弔之言或脩弔慶之問或謀疆埸之事或解鄰邦之疑則有遣使而大夫亦未嘗輕出焉入春秋時比周相結使命日煩如年之來聘宛之歸祊語之來盟皆義之所不得爲者而率遣親暱之臣爲之禮亦瀆矣至於齊桓漸復反正仲孫高子之來爲寧魯難也其它別無非禮之聘故當時諸侯亦不敢肆以魯事覲之如臧孫辰之告糴爲救荒也公孫茲之如年爲徵賦也公子友之屢如齊爲聽期也皆主於事霸故特遣重臣雖非王制之舊亦庶幾以公事出者晉文代興纘脩桓業道途聘使無復翩翩此

可見霸令行於諸侯而節簡目疎猶存古意也至國歸父來聘而大夫之交政中國者紛紛無制矣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姜戎本允姓世居瓜州漢燉煌郡地其後自稱四岳之裔冑姜姓耳舊說本左氏以爲晉惠公時竄居於晉因遂撫安使居南鄙今不詳其何處殆必河外列城虢略之間歟其種類有流入王畿者亦因而處之近雒水南者謂之雒戎近伊水北者謂之陸渾之戎地皆相去不遠按後漢志陸渾西有虢略地今按虢略頗廣自陝州之盧氏縣北連靈寶皆其地也姜戎必當盧氏之東北而其東南有茅峪水經又謂之鬱谷其即茅戎所在歟水經註又謂虢畧在陸渾西九十里乃指其所近一處而言耳戎居於此蓋先王所以處降夷之常法也左氏於二十三年載秦晉遷陸渾戎於伊川之事則是以諸侯遷戎狄於王都事莫有大於此者而春秋何以不書乎然於十一年已云伊雒戎同伐京師此事亦非細故而豈春秋所得畧哉就如其說則戎居畿内已久烏得逾十二年始言遷乎又按國語云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則宣王時已有姜戎矣左氏如此類者不惟理有不通而亦自

相牴牾故諸戎之至未必晉惠公時事也○殽杜元凱以爲在弘農澠池縣西即今陝州東硤石關蓋晉河外虢畧之東境也晉在其北姜戎在其南故因秦人入滑而邀其歸路也晉稱人將卑師少耳左氏以爲子墨衰絰者背經文矣況衰絰不服則亦已矣而烏用墨乎秦人鄙穢兇頑漫無統紀如夷狄然故以虢舉亦據其實也或曰秦下當有人字蓋闕文理或近之夫秦之入滑恃強生事貪兵也晉與姜戎相結厄人于險邀而敗之固足以挫其遠攻之銳然秦晉連兵搆怨休息無期實自此敗始矣睦鄰之道亦有

歎焉○及者兩相欲之辭而以此及彼則主乎所重之意也凡序諸國主者爲先而其餘列數於下以其有所統屬別首從也恒不言及書及則兩相敵矣但魯與他國同事則書及在魯重內也中國與夷狄同事則書及在中國重中國也故與夷狄同事如邢人狄人伐衛晉師白狄伐秦皆兵不言及者也而此獨以晉及姜戎者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相統屬安得不異文乎故盟不言及而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書及會不言及而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書及皆此意也然而必以中國主之不與夷狄先中

國耳趙伯循曰及衍文也則他如此類言及者例難盡通矣

癸巳葬晉文公

晉先君有文侯重耳復謚爲文豈以今稱公足以別於侯歟然非禮也詳見成十六年滕子卒下

狄侵齊

晉霸之興未嘗圖狄狄以爲不足畏也故文公未沒而侵齊今又乘晉喪而侵之無忌憚甚矣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訾婁疑即邾婁聲相似而誤也杜元凱於哀六年城邾瑕註曰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蓋正謂此必其地相連故遂指邾瑕爲邾婁耳○自戰于升陘之後魯既與邾從晉會溫則怨已釋矣此復伐之何也蓋無霸則邾見凌有霸則邾從會今晉文既終魯仍無忌見邾稍弱則侮之而已耳胡康侯曰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凌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按僖公以前魯之用兵多遣大夫爲將如無駭翬溺單伯公孫兹公孫敖公子遂屢見於經而它國兵爭則遣微者故恒稱人夫用兵大事也豈其

獨不一使大夫哉蓋春秋之初禮樂征伐猶自諸侯出特以當時君懷疑忌不欲以兵權授之貴臣故國君親將之外常使其私人統領要之其人雖微而皆厮養之銳士也亦不待於將尊師衆耳魯則篤親厚舊猶有周公之遺風焉故出兵常遣大夫而微者罕得與焉然大夫將兵之端實自魯始至文三年則晉陽處父亦帥師伐楚而列國之政遂自大夫出矣

晉人敗狄于箕

狄在今廣平北鼓肥之狄也非白狄也詳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及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下○箕晉地杜

元凱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在今太原府太谷縣東三十五里狄勢方張肆行遠略深入至箕則晉門庭之寇也敗之宜矣不書狄伐者晉人設伏以待而狄未得肆也則舉重書敗而已耳昭元年敗狄大鹵義同劉原父曰春秋於夷狄未有言戰者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爲寇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焉趙鵬飛氏曰狄自伐邢之後至是垂四十年矣諸侯無小大皆受其毒不敢以一矢加之前年衞不忍

其虐而侵之狄屈而求盟焉今又侵齊齊不能討伐晉晉敗之故其後屢侵齊而不敢犯晉則知制夷狄果不可以示怯也

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僖公如齊非行朝禮也蓋齊昭公夫人爲子叔姬乃僖公之女而杞叔姬之娣也其嫁當在三十一年杞伯姬求叔姬爲婦之後然而往嫁不見於經者以母賤愛輕而贈送之禮薄也是時齊昭懦弱魯本無意與爲婚姻特以僖公時方事晉既取濟西齊必憤之矣則姑以女與之以成和好耳而豈誠愛齊哉及晉文既卒魯失恃焉則齊復張大侈然使國歸父來聘名雖親魯實以大國臨之魯人安得不懷疑乎今公又與仲遂相繼伐邾懼其往怨以啓齊洩憤也則特親如齊以文前過前倨後恭非邦交之正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胡康侯曰即安也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

此直書而義自見矣○僖公不道之君也其有可取者皆從齊桓晉文時事也舍是無善者焉此霸者以義率人所以有功於世也及桓文既沒而當時諸侯已爲五霸之罪人矣後儒以僖公爲賢無乃誇大之辭而不考其實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穀梁傳曰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范甯氏曰輕者不死則重者可知也胡康侯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矣失其道草

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今按此冬燠之咎徵也而文公弗戒三桓之專魯自此始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趙鵬飛氏曰晉文之霸獨許不至溫之會以諸侯圍之然卒不至故翟泉之盟許亦不預今襄公以三國伐之而許終不服蓋恃楚也詳見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下

春秋私考卷之十五終

春秋私考卷之十六

起乙未文公元年
盡庚子文公六年

會稽季本考義

文公

僖公子名興在位十八年謚曰文母聲姜見僖元年

上夫人出姜娶在四年出在十八年

元年紀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康侯於此論古者即位皆以冢宰攝行告廟臨群臣之禮恐於時宜亦有所不合也何則易世傳授國之大事告廟臨群臣人君即位之不可廢者在商以前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人無異心故人君得以三年不言至周成王三叔流言人有叛志則時異勢殊雖欲不言不可得矣而奉嗣王以見厥祖則事之重者禮宜親行雖商時亦豈得使人攝哉餘見桓元年公即位下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名蓋在上士之列者也書來會葬見襄王之

厚也汪克寛氏曰諸侯五月而葬僖公薨至是三月而王臣來會葬者豈王室謹禮以懷諸侯惟恐失期而先至也歟○今按襄王當爲世子時位幾危矣而僖公附齊桓盟首止以定之爲天子時位既失矣而僖公會晉文盟踐土以復之此所以德於魯而不忘也故當其存也則使宰周公來報其朝及其殁也則使叔服來會其葬錫命文公以及其子賵葬成風以及其親襄王之於魯厚亦至矣雖禮文或失之過而春秋時能懷諸侯如此者亦不多見也文公親被寵榮畧無感激送死之禮不周奔喪之使尋復必致毛

伯求金而後使得臣繼往其負義不忠如此何以立大本而勸群臣哉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文王子毛伯采地在畿內因以爲氏伯字天子大夫也與召伯同杜元凱謂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失之矣詳見隱元年祭伯來下○襄王厚報僖公施及其子故來錫命也○劉原父曰錫命者命爲諸侯也胡康侯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謂來錫命乎李廉氏曰胡氏取禮及詩爲證而分爲三事蓋詩人之詞不過言其大槩其實有功亦可以賜車馬黼冕也王命士會以黼冕是矣錫命有命辭有命物又

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有命辭有命物者如後世以璽書褒賞功臣增秩賜金是也止有命辭者如後世賜手詔褒美是也今觀李氏之說則毛伯之錫命也其有命辭而無命物者歟○按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趙伯循辯之謂錫命如漢以來就加爵秩何得無乎若一一召而錫之則勞弊甚矣竊意穀梁之言但爲諸侯素不受命於天子者發耳苟嘗受命何害於來錫乎

晉侯伐衛

晉侯之於衛成素未有恩者也豈獨執歸京師之故

哉及被狄圍又棄而不救致有帝丘之遷不可爲以德綏諸侯也然成公復國之後即用寗俞爲政惟務自強毅然侵狄而狄遂城下受盟此何賴於晉哉自是全不事晉而反與晉抗矣故伐許之役襄公將以嗣文業也而衛亦不從此其所以有伐衛之兵歟襄公不能反己有闕專恃兵威而不知衛非可伐之時也不亦愚乎其書侯君將之恒稱耳左氏謬傳晉侯朝王伐衛之說而後儒因以襄公爲克纉父功繼爲盟主首能威服諸侯則似襄公真能仗義討罪者殊不知襄公非賢君也權歸臣下志在兵爭第承文公餘烈未遽失墜耳豈能以大義正諸侯者哉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者叔牙之孫公孫玆之子也是爲莊叔黄震氏曰如周拜錫命也〇不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

衛人伐晉

衛人伐晉示強也不用大衆而能抗晉用寗俞之效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杜元凱曰戚衛地在頓丘衛縣西今開州城北七里有戚城是也〇戚之會魯欲爲晉說衛而衛尚不服也不然則衛人乃地主而何以不預乎晉侯親至於戚其不振甚矣〇左氏謂晉侯之伐衛也圍戚至是疆戚田是不知文宣時晉界尚未交於衛也況戚不書圍又不書疆何因而發此傳乎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左氏傳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

未察告其師潘崇曰君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從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今按左氏序商臣所以弑君之由其事宛然如見可以爲後世之鑒但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二言則恠誕矣君薨舉謚常在葬時故吉主始刻謚安得謚於未殯之前乎成王頵弑而商臣立是爲穆王〇黄震氏曰商臣稱世子以見其有父之親頵稱君以見其有君之

尊商臣無父無君大逆無道禽獸不若也○胡康侯曰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誡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歎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爲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弃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

懲於爲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爲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懼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怫旨而見酖矣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

以潘崇爲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芈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爲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商臣立至文十三年卒而不見於經楚不訃魯亦不弔也

是時魯方事晉而商臣亦不敢以強暴加魯故耳

公孫敖如齊

晉襄嗣立無志覇圖德不脩和政歸臣下諸侯既多不協矣而齊昭志本昏惰乃以覇嗣自居尤不率從公孫敖之如齊蓋爲晉致昭公因以察其舉措也而昭公終不相下以至於死未嘗一預諸侯之事其自棄不足與有爲亦甚矣然使襄公能繼文公之烈則諸侯豈至如此哉

二年丙申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師者秦康公之師非穆公時事也杜元凱曰彭衙秦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按彭衙城在今西安府同州彭衙縣東北六十里○秦師之出尚在境中未至晉地故不書侵伐晉侯聞之即與期戰故書及在晉夫秦懷敗殽之怨而興師欲以襲晉取敗之道也然自晉言之則敵猶在外未知所爲徐而待之彼或自知不縮而引去矣何必急於一戰哉善戰者服上刑此春秋責晉之意也

丁丑作僖公主

胡康侯曰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

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此說本公羊然經書作僖公主卒哭而祔祔時事也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正謂此也蓋始死未有主以木爲重而竪之以主其神未有文也故檀弓曰重主道也葬而有謚然後作主而徹重埋之易重之主即栗主也栗堅可久所以藏也刻之以謚所以祔也其義主乎吉矣故士虞記曰吉主皆刻而謚之吉以謚別豈非在卒哭時哉雜記云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閒傳曰既虞卒哭又按左傳註疏言卒哭葬之餘事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儀禮士三虞則天子諸侯皆同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雜記之說杜元凱所不用然既葬反虞而卒哭其禮節大致則無異也卒哭之祭主爲告神將祔於廟以告祔在卒哭之後因名其祭爲卒哭非爲卒哭而祭也故士虞禮載其告辭曰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而檀弓亦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疏曰祭以吉爲成卒哭即爲吉祭以卒哭哀殺故爲吉祭祔祭在吉祭後吉祭可知也既祔之後凡宗廟四

時之常祀新主皆當遷祭於廟祭已復寢而練祥禫除之特祀仍於寢焉行之以終孝子三年之愛至喪畢而後新主始遷入廟杜元凱以爲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疏以爲新主既特祀於寢而其餘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不廢是也王制云喪三年不祭非不祭也蓋凶服不可入宗廟則使人攝可也但未卒哭之前則宜暫廢宗廟數月之祭耳何也新主未祔生事未終則不可以易先君時高曾祖考之稱故祔以卒哭爲常也卒哭之主即吉主矣豈待練而後作哉既有練主之名則卒哭之祔必當有主故又言虞主以

通之而用桑用栗不得不分矣夫主因祔作虞時有重奚必作主哉鄭康成以公羊之說本謂虞已有主則與左傳祔而作主之言不合故遷就其說以虞主爲旣虞埋重之後乃作蓋謂虞未作主作於虞祭之末也如此則時已有謚易名鬼事方始就用栗主祔廟已可通行却乃主虞以桑而練時又復易栗其禮不亦煩瀆乎且又泥於左傳凡君二字謂不通於卿大夫而說者遂曰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天子諸侯有木主者以主祔則益牽強矣夫左氏此例上下皆通但爲君薨而發耳安有士大夫之死而祔可

以無主乎禮家附會之言大抵如此則謂虞練之有二主者豈足深信哉孔穎達氏曰左傳唯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所作此說得之矣蓋檀弓曰殷練而祔此緣孝子之心不忍遽死其親殷時或有此事非通禮也公羊得於傳聞因存練主之說而虞主之名亦強立焉穀梁亦曰喪主於虞吉主於練是不以卒哭告祔當吉祭而以吉爲作練主遷入廟也故鄭康成以練後遷廟爲定禮而世儒之論始紛紛矣聖人制禮具有節文新主即於練後遷廟不待三年喪畢尚不亦失之太速乎故用栗之主非練主也作於卒哭之時者也主以謚稱別於生事也僖公之薨至是十有五月始作主者亦以文公愛親之過不忍即始鬼事故耳吉主初作告祔方自此也已踰卒哭之期而始告祔者以閔公乃僖公之弟而爲君之次居先文公欲私其親將使僖公升居閔上而群臣之議不能決也決則祔後當序於祫矣故去冬不祫至是論定將躋僖公乃始作主以先祔耳然則此主未祔之前重猶未徹而群廟之祭必皆因仍簡畧矣豈爲得禮之中哉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內稱及微者也處父者陽處父也陽氏不繫之陽者未爲卿也其不地於晉也○此私交也晉處父雖未爲卿時已得君專寵將有掌兵之望魯人欲陰結之故使微者至晉而私與之盟書及處父盟密其迹之辭也處父怙寵恣私而見忌於趙盾其端已見於此矣○左氏謂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求之於經不見其然蓋無稽之言耳餘見三年公如晉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士本士師以官爲氏者也縠名士蔿之子晉卿也餘

見定十三年士吉射叛下杜元凱曰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按滎陽縣今屬鄭州○垂隴之會晉襄公乘彭衙戰勝之威欲合諸侯以嗣霸業也然君不親行委於士縠而魯亦效尤使公孫敖往諸侯之來預會者惟宋陳鄭三君耳它不預焉可以見晉德之不足以鼓衆矣左氏以此爲晉討衛而曰陳侯爲衛請成於晉殊不知此時衛不預盟冬亦不預伐秦安得有請成之事邪○陳傅良氏以爲大夫而敵諸侯於是始亦非也隱四年翬會宋公陳侯伐鄭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莊十九年公子結于

鄄及齊侯宋公盟已皆與諸侯敵矣烏得以爲始於是乎然觀及處父會士縠二盟則晉政委於大夫可知而處父士縠之以專權見殺其端實見於此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不雨之日長何以不書旱乎不爲災也凡害及於物則爲災爲災則謂之旱不雨雖久然春月多氷水源未竭其時太暘不至於亢則麥苗猶有灌溉之滋不成乎旱災矣月令疏曰若霧露霑濡壟中有苗雖歷時不爲災即此意也故但以不雨書見其恒暘而已不雨止七月則後即得雨不言可知非爲文公無意於雨而不書也○不雨不爲災則不雩或如月令註所謂有禱無雩者也其能見而雩方在六月則歲事之常不見於經矣餘見僖三年六月雨及二十一年大旱下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　躋僖公

公穀二傳曰大事者祫祭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於太祖其說是也但周禮所謂大烝即祫也祫之常時當在冬月故亦以烝名今以八月祫者祔後急於躋僖公也則非時矣○黃震氏曰僖公閔公之庶兄而閔公先立僖嘗臣之今文公欲尊

其父故躋僖於閔公之上蓋躋升也躋僖公二傳皆以爲逆祀是也祫祭之禮所以序君臣以臣先君豈不逆哉先儒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禮亦有可疑若曰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則可苟遂以父子二世分昭穆則不可詳見廟制考議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四國稱人將卑師少也胡康侯曰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者欲娶出姜也出姜事始此○此仲遂專政之事也是時魯國兵權掌於仲遂志在內交宮禁以濟己私故當喪服未終而汲汲爲君求娶以宣元年逆穆姜事觀之其實欲遂逆女也使齊人肯從則舉重書逆而以夫人至矣必其與魯不協執禮謝之不得已而納幣以歸遂於是乎有忿心矣不然納幣非卿事也而遂亦爲之三年之外夫豈不可往逆而何必使微者行邪出姜不得於權臣而子弒身歸其端已見於此矣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衛成至是始與晉合矣稱人將卑師少也而叔孫得臣獨以貴卿往會則以魯方政逮大夫故得臣特親鼓晉以興是役而五國因爲所統耳○沈姬姓子爵國杜元凱曰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按故城在今汝寧府汝水南○按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此有可伐之道者矣然楚之與國人不易凌而諸國所以敢於加兵者則以是時楚穆弒君人心未附而沈又政亂民離於時可侮故乘間一伐皆以襲取威聲耳此豈真能伸大義者哉家鉉翁氏曰霸者當伸大義於天下或當爲而不爲或不必爲而爲之失其道矣楚商臣負滔天之罪于今二年使晉襄仗義而前師壯詞直天下諸侯孰不鼓勇而從縱未能汙瀦其宮楚人必能以商臣爲戮更立君而聽命于中國晉之霸業有光於前人矣乃視非己事使元兇得以樹其羽翼脅從諸小國以抗衛中夏懷貳者豈獨沈哉襄公舍其大而議其細以諸侯之兵伐沈而潰之避豺虎而獵狐兎雖潰百沈何益於成敗之數乎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蓋惠王之子也以其爲上士故稱名焉左氏以僖公時盟翟泉之王人即王子虎非矣王子不當稱人例見襄三十年天王殺弟佞夫下○王子虎書卒魯使人往弔也虎蓋外結諸侯以要時譽是以衆皆悅之特哀其死耳此與定四年書劉卷卒義同先儒以爲因其訃喪而書則不知春秋卒不書日者喪皆不訃也惟隱三年尹氏卒書日則以尹氏之黨素與魯通如祭伯者謹爲之訃而魯因得不失弔生之禮耳然則尹氏書卒媚權貴也王子虎劉卷書卒感

秋情也各固私交互相黨援使朝廷威令反壅不行非小故矣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獨書三卒豈非以此三臣奸足以動諸侯而欲人君察於朋黨之原歟

秦人伐晉

秦稱人將卑師少也伐晉以報去年冬四國伐秦之役憤兵也左氏以爲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夫濟河焚舟於理宜有但秦伯不應稱人取邑不應沒實求之經文不可通矣

秋楚人圍江

稱人以圍例見僖六年楚人圍許下江詳見僖二年盟貫下○黃震氏曰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盟江從中國今楚有窺中國之心故先圍江吳澂氏曰自齊桓之霸江黃以近楚之國而從齊故楚憾之深前既滅黃矣而未加兵於江者蓋江猶能守其國也故至今年有圍江之師今按江所以能守其國乆而始被楚患者雖由其能自強亦以能親中國故也蓋雖晉霸嗣興禮必未失而楚因亦不敢急焉至是六國伐沈而潰其民於是楚穆以中國爲侮己也忿然發兵圍江以示武且威江淮間小國也薛季宣氏以爲報沈之役其亦知此意歟

雨螽于宋

孫明復曰雨螽于宋謂雨而爲螽也猶雨毛雨土之類爾左氏以爲墜而死公羊以爲死而墜皆非也雨螽以時書三月之間每見其雨也此豈死物哉則災害亦大矣○杜元凱曰自上而墜有似於雨來告故書今按灾無訃告之禮說見僖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下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文公先使人結盟處父而後如晉以盟其君託處父爲之腹心也魯人事晉之謹如此本爲濟西之田由晉以得倚晉爲重則齊不敢爭耳然齊昭昏庸無志不足有爲此又魯之所以專意事晉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以伐沈之役故奮然有忿晉之心故特圍江陽處父初掌兵權亦激於忿故親自帥師以救之其意實以楚爲不可敵也故不敢逕向江圍而但以伐楚虛張聲勢夫伐楚者豈必深入楚境哉左氏以爲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則兵甫至楚固已即退矣此

豈眞有安中國之志哉不過欲以此恐動鄰邦耳胡康侯曰楚嘗伐鄭矣齊桓遂結江黄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寢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申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汪克寬氏曰春秋書侵伐多不言所事而此

書伐以救實爲特筆考於傳之所録非惟楚侵陳以救鄭伐鄭以救齊不書雖齊桓伐厲以救徐亦止書伐厲而不書以救也豈非責處父既不能伐楚又不能救江而特起伐以救之文以罪之歟（[illegible]江見伐楚討賊）

四年戊戌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逆者不名其人微也婦姜省出姜也蓋齊考公之女或以爲齊昭公女則齊昭公娶子叔姬時在杞伯姬求叔姬爲婦之後未應有女可嫁也趙伯循疑非昭公女得之矣婦者有姑之稱也月祖姑成風及姑聲姜尚在故也婦姜何以不氏氏者族黨從之之稱不稱氏者不使其族黨得從也往逆不稱夫人不以定爲夫人也不以定爲夫人則不得以夫人禮至矣故不書至蓋仲遂惡之而魯人貶使爲妾耳不稱字者混於衆媵之詞也趙鵬飛氏曰不稱夫人以微者逆不以夫人之禮待之也此說是矣文公既幼冲不立而齊昭公亦柔弱無爲仲遂又成風寵子於齊有憾此其所以肆無忌憚而夫人不得正其始歟書法如此而強臣無君之情見矣餘見二年公子遂納幣下

狄侵齊

汪克寬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無攘卻之謀而齊覇不紹故也

秋楚人滅江

黄震氏曰陽處父以偏師救之又不直救江而遂伐楚故江卒滅吳澂氏曰三年之秋楚人圍江晉人陽爲救之之名而無救之之實江之受圍周一期而其國竟滅晉覇不競而荊蠻得以肆其虐於小國可哀也夫

晉侯伐秦

此報焚舟之役也秦晉之爭不息皆秦康晉襄之所為也左氏乃載秦穆卒於六年之夏而胡康侯於此遂謂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得無近於癡人前說夢邪秦穆卒辯見僖三十二年晉侯重耳卒下

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俞衛卿也甯莊子速之子是為武子○聘者天子問諸侯之禮也春秋之初大國始僭行之故齊僖自矜其強大兩使弟年聘魯既而荆人女叔皆習為常然荆以強夷女叔以命大夫名雖親魯實有自尊之

意焉觀小國無敢聘於大國者其為大國專行可知矣孫明復曰列國相聘非禮也東遷之後諸侯橫恣連衡自固以相比周乃有玉帛交聘之事爾此說是已齊桓晉文之世霸令行而非禮革於是諸侯絕無聘者至是甯俞相衛脩政自強復舉此禮以親於魯自後大國遂沿習以為邦交之常矣禮之始失也其幾甚微至其久也不可復正甯俞衛之賢大夫也而首犯桓文之禁亦其不知禮之故也惜哉然則儀禮有聘禮皆諸侯相於之事而曲禮亦曰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其說非歟曰此徇春秋之僭而立義非先王之正禮也餘見隱十年滕薛朝及僖三十三年齊使國歸父聘下○甯俞聘魯欲抗晉也以魯與晉睦欲因以示尊大之意耳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胡康侯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

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齊履謙氏曰僖公尊成風為夫人以妾亂嫡非所以正名分尊君父也至其後世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哀母弋氏皆援例以立失禮自成風始也春秋惟弋氏文獨異說者以為哀未踰年餘並同夫人書之不沒其實而已今按魯公推尊妾母皆在嫡夫人已薨之後惟定公夫人未薨故弋氏不得推尊非以定公喪未逾年而未及也弋左氏作姒惟公穀以為弋耳

五年己亥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王不稱天詳見莊元年榮叔錫桓公命下此榮叔與桓公時榮叔非一人然亦世爲大夫者矣○歸不書來鈌文也○含口實也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車馬所以助葬賵猶可也含者殯前之禮何以久後歸含乎穀梁子曰賵以早而含已晚其說是矣雜記有含者入致命既葬委於蒲席之言則已無及於用乃虛文耳或者因春秋時失禮而傳爲此說非聖人制禮之本意歟葉夢得氏曰死三日而斂則含襚有不及其尸者矣先王待人以情而不責人以事故有既葬而致含於蒲席者稱其情而爲之節也此亦因雜記禮

文而曲爲之解耳襄王之於僖公禮意誠厚矣然於僖公止來會葬而成風則又加含賵焉不應反薄於僖公也蓋王朝諸大夫利魯將迎贈送之禮故因襄王之厚魯而假僖公母喪以求使焉雖過寵妾母有弗顧矣周之諸臣不能以禮正天子使以厚僖公之故成妾母爲夫人豈非以私情害公義哉○餘見元年叔服會葬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胡康侯曰仲子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爲立宮而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召公奭之後采地本在岐周召公封燕其後有留佐周室者以邑爲氏至平王時別於東都受采詳見僖九年宰周公下伯字天子大夫也此與甘棠詩稱召伯者不同蓋彼實召公封爲燕伯故云爾此召伯當與毛伯同例杜元凱以伯爲爵非矣詳見隱元年祭伯來下○胡康侯曰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

於成風已盡亂人倫廢王法甚矣○餘見前歸含且賵下

夏公孫敖如晉

吳澂氏曰三年之冬公朝晉今又使卿往聘焉魯之謹於事霸主也魯臣如晉聘者二十四致襚會葬者又四焉始於公子遂而終於季孫斯仲孫何忌或疎或數或無所爲或有所爲考其時與事而得失見矣

秦人入鄀

杜元凱曰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于南郡鄀縣又曰商密鄀別邑南鄉丹水縣也今按南陽

府南陽縣南一百里有南鄉城鄧州內鄉縣西南一
百二十里有丹水城內鄉縣即楚所遷之白羽其本
名為析亦鄀別邑也今鄖陽府上津縣與內鄉相界
處置析川縣屬鄧州然則今之上津其即切近古之
鄀國者乎其後遷於南郡郡縣則鄭漁仲所謂襄陽
府宜城縣西南有鄀亭山是也而秦人入鄀時則尚
在商密不然則宜城距商密且九百里秦人豈能越
境而遠至其地哉○秦自僖三十三年入滑將以窺
東諸侯窺東諸侯而不得至是入鄀又以窺楚也使
非晉以勍敵迫居其東則其肆行豈在楚下哉聖人

書此蓋有經世之志矣
楚人滅六
鄭漁仲曰六國姓皋陶之後廬江故六城是也按六
故城在今廬州府舒城縣東南六十里○晉襄公志
意怠驕才猷庸劣但籍先君餘威欲以坐享朝聘未
嘗親出一會諸侯楚已覘其不足畏矣滅江滅六之
兵相繼而發尚誰咎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許僖公業卒子錫我嗣是為昭公
六年庚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孫行父始見於此行父公子友之孫是為文子其
父為無佚不經見○前此陳與魯未嘗有邦交惟公
子友嘗兩如陳必陳待之有恩禮焉者今魯與陳通
好于晉故行父始得政而即請如陳雖有君命非政
之大體也若行父者其亦篤私恩而昧公義者歟左
氏以為娶非也詳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下
秋季孫行父如晉
文公之事晉襄親朝者一使貴卿往者二過於事天

子之禮矣詳見三年公如晉下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晉襄公驩卒子夷皋嗣是為靈公○李廉氏曰晉襄
起僖三十一年盡文六年凡七年齊孝公不能率齊
桓之烈晉襄能繼晉文之統孝公初宋有抑齊之志
襄公初秦懷駕晉之謀宋起甗之爭秦尋殽之釁此
皆爭霸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此
晉之所以未失霸則殽之戰春秋亦幸晉有功矣襄
公復霸實始於此文公之沒三強並興秦雄西陲狄
狃北師楚復強於南苟縱一敵則晉霸去矣襄公夏

戰殺以卻秦秋敗箕以剪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亦可謂有覇者之畧此其能繼文者也苟有覇者之畧則襄公之烈何爲僅止乎此曰外患既悉舉動即異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縠主盟則權散矣處父救江則謀怠矣越一二載事不遠初况能持久乎是以君子不貴速成而圖全於其終不志小利而慮患於其遠襄之規模又後於文公甚矣○按左氏襄公卒靈公少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襄夫人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乃背先蔑

而立靈公夫奸臣欲專國政未有不利於立幼者而趙盾豈爲社稷計欲立長君者哉况公子雍長而且賢又強秦所欲奉靈公幼而且昏又人心所不歸趙盾之所忌在雍而所樂在靈公也不問可知矣而乃以立長君爲趙盾意是不惟不知盾本無忠謀而亦不知其時事權尚不在盾也蓋晉之六卿如陽處父狐射姑先蔑先都士縠箕鄭父數皆具足趙盾必尚在下大夫之列豈能專主哉意其初本俯從衆議而實陰結於襄夫人以圖貪天功邪惟其陰結襄夫人以立靈公而後權始屬於趙盾不然則陽處父等誅

卿皆世家也安能一一殺逐無遺邪六卿既盡而晉人惟知有趙盾矣左氏之說多似爲盾文奸者烏得爲萬世之公案哉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汪克寛氏曰鄭子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稽之於經前此未有使卿送葬者雖桓文之覇止遣微者會葬蓋晉文昉爲覇令使大夫弔卿共葬事故叔孫婼葬平公季孫意如葬昭公駟致少姜以妾媵而諸侯使卿會葬矣今按春秋之初禮猶近古故僖公以前葬諸侯未有使大夫者然則子太

叔所言諸侯之喪大夫送葬亦非先王之定制也及考晉文卒葬皆使微者往故名姓不登於經則大夫弔卿共葬事之令亦豈晉文之所昉爲乎蓋魯以取濟西之故事晉甚謹至文公時禮循過恭送葬特令卿往而晉恃覇威責人日厚遂習爲常禮而以此令諸侯耳以公子遂特往奠晉侯見其心欲陰結晉也

葬晉襄公

葬之速也必有故也說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晉自襄公以後書葬者悼平昭頃四君皆甫三月耳殊不知其何故也豈其意在速定嗣君而遂以爲常制

歟其不懐甚矣汪克寛氏曰趙盾患秦之送公子雍欲禦秦師故急於襄事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

陽處父狐射姑皆晉卿也陽處父見二年三月及處父盟下狐氏本出於戎射姑名狐偃之子○殺陽處父乃趙盾專權之始事也陽處父在襄公時得君專寵久矣而兵權又爲所掌此趙盾之所忌也襄公既殁欲立長君陽處父實主其謀則襄夫人豈不銜怒哉乗襄夫人之怒而以國法治之故稱國以殺殺非正刑故不去其大夫狐射姑必處父之黨也安得不

奔奔狄則遠去以避禍矣○按左傳謂狐射姑怨處父以趙盾易己之班使續鞫居殺處父而奔狄公穀亦以此爲君漏言所致如此則當以兩下相殺之詞書而曰晉狐射姑殺陽處父矣不然則亦當以國亂無政之辭書而曰晉人殺其大夫陽處父矣今殺而稱國則是以國法置之死罪也操刃者不在狐射姑矣趙氏之黨欲爲盾文奸飾詐則以陽處父爲能薦盾而歸殺大臣之惡於射姑蓋將塗人之耳目也而世儒不悟乃盛稱趙盾之賢既自爲奸人所罔而又以罔後世不亦愚乎故崔西疇曰從三家之論則處

父之選任而告於君者忠矣未可以爲罪也稱國以殺知處父有他罪明矣而傳或失之晉殺處父而射姑出奔豈處父之罪有累於射姑故邪此言庶幾不爲三傳所惑耳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月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此告朔之禮也閏月不告朔而云不告月者文公以閏爲附月之餘不足數也是主乎月而不告矣聖人以爲閏有朔望弦晦與常月同故特以月

言明其月之不可廢耳廟者群廟之通稱非專指太廟也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但以其月朔日至廟聽拜而已猶者幸其不已之辭此紀失禮之始也自是閏月必恒不告而并廟亦不朝者有矣故於此朝廟言猶以見其初禮意尚未盡失也其後禮文日廢有不勝書矣故定哀之世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則其沿襲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孫明復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是當告也然則當告而不告豈止此一事邪蓋原其失實自此始耳餘見十六年公四不視

朔下

春秋私考卷之十六

春秋私考卷之十七

起辛丑文公七年

盡丙午文公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七年辛丑

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

須句本邾邑爲魯所取而不服故復伐邾取之如此則須句復爲邾有何以不見於經邾兵不加而須句自服耳凡不待用兵而自服者恒不書如向之於莒

是也

遂城郚

郚魯邑杜元凱曰卞縣南有郚城即今泗水縣地城郚所以控制須句也詳見僖二十二年 公伐邾取須句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成公王臣卒史記載其弟御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此經所無蓋妄誕之說也宋成公嘗與魯盟踐土翟泉垂隴又本同盟之國也何以不會其葬乎蓋成公無道之主盡殺大

夫暴虐寡恩特以才智猶足以馭臣下故得保其首領然人心必多怨怒而薄於喪紀者也及昭公初立群族亂作於是送終之禮廢矣故凡不書葬者非皆由魯不會亦有其國葬不備禮而謝絶諸侯者宋成公是矣卒不書日國亂不訃也義與成十五年宋公固卒同高閌氏曰以國亂故不日不葬凡治則禮詳亂則禮畧

宋人殺其大夫

宋諸卿蕩氏魚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成公之時桓族以懿親見寵而蕩氏尤為強盛故昭

公初立權寵獨隆將去群公子而用其私人此華氏諸遠族之不得志者所以起而作亂也云宋人者衆亂之稱凡國衆之亂未有不依巨豪為主者特所重在亂故不斥主名而但曰人耳宋之亂必華氏主之也故左氏於八年之殺司馬曰因華氏之族蓋亦畧知此意而所見未真不免附會其辭有自相牴牾處耳大夫者桓族之私人昭公之黨也不名者殺者非一人也左氏曰不稱名衆也其說是已見殺者衆如成十七年晉殺三郤皆列其名此獨不名者彼蓋義在郤氏此則義繫於殺大夫耳餘見八年殺司馬下

○汪克寛氏曰宋昭方居諒陰而欲去群公子以啓亂階致公族之悖逆而大夫受其咎明年復殺司馬而逐司城經書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明年又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以見嗣君之無政先君在殯而國人作亂以戮其大夫踰年而掌兵之官見誅守國之官見逐皆書宋人而昭公之為君可知矣曾未十年而有帥甸之弑經以大惡係之宋人所以備責昭公不足為宋人之君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先蔑奔秦

晉秦稱人將卑師少也令狐晉地張洽氏曰河中府

猗氏縣有令狐城猗氏今屬平陽府蒲州蒲州即唐河中府也先本邑名以邑為氏者也蔑名晉卿此必先軫族子也○左氏稱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多與之徒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以禦秦師如此則秦晉皆當稱師不得稱人也且秦奉公子雍至晉而不書納則必非送公子雍也蓋秦晉自殽以來凡二戰而三爭矣今秦復至令狐豈專為公子雍之故哉蓋報四年晉侯之伐也晉襄之卒距此已九月葬亦久矣靈公之位既定則必召先蔑而止公子雍雖爭無益秦豈盲然復納雍哉特假此為辭

以責晉耳晉人不能引咎責躬諭以詞命而必欲一
戰故書及在晉戰不言敗勝負敵也先蔑常逆雍于
秦趙盾以其陰與秦通也罪將及之故遂奔秦奔不
言出者先蔑既還而尚未復命如公孫敖之奔莒歸
父之奔晉然則與在位而出者異矣公穀以為不言
出在外也是謂先蔑為在師而奔也以卿在師為趙
盾裨將而經何以稱晉人邪故先蔑之奔非逃軍也
○趙鵬飛氏曰左氏初言先蔑在秦次言先蔑將下
軍則蔑在晉蔑既逆雍于秦則必不肯將兵以拒秦
苟已將兵拒秦豈容復奔秦邪理無可通者皆失之

誣也黃震氏曰據經文之次第則傳文誠不足憑蓋
全與經相背也今按此二說者蓋本啖叔佐云
狄侵我西鄙
張洽氏曰間秦晉之爭也許翰氏曰狄懲箕之敗四
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
晉襄既沒莫之忌矣趙鵬飛氏曰魯有戎患未嘗有
狄患狄蓋遠於魯今狄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杜元凱曰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今按卷故
縣在今滎澤縣西北黃河之南○是時晉靈尚在襁

褓趙盾欲合諸侯而事權未一故雖要盟而晉之諸
卿自箕鄭父居守外其餘如先都士穀與同列大夫
未肯相下皆並出焉而諸侯亦皆分散無統會雖會
盟其實無定議也故諸侯之不序齊履謙氏以為散
辭也左氏以為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則非矣若諸侯
已盟而魯後至則當書曰公會某侯某侯晉某人盟
于扈不及如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
不及盟之例則於義乃明不得以不序諸侯見公之
後至也大夫不名衆辭見事權之未一也及先都士
穀箕鄭父見殺而晉之事權歸一於盾矣晉之事權

未一此見先都士穀箕鄭父之所以見殺歟○黃震
氏曰諸家皆祖左氏以為公後至而諱之殊不可曉
且夫子明書公會後世安得自以為公後至邪
冬徐伐莒
徐以號舉詳見僖十五年楚敗徐于婁林下○徐在
淮泗間為楚所爭而南向者也是時楚方強橫而徐
假其威以東北伐莒蓋浸浸乎逼於魯矣中國之無
霸豈細故哉
公孫敖如莒涖盟
趙鵬飛氏曰魯有徐患舊矣入春秋服齊桓之令不

敢伉諸侯霸主不作徐將爲魯患令其伐莒公孫敖
於是往盟于莒脩僖公兆向之好協謀以備徐○按
左傳載敖爲仲遂逆己氏見其美而自娶事語近於
誣其亦喜談女德之故態歟

八年 壬寅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崩舊説以爲子壬臣嗣是爲頃王今按頃王之
崩不見於經必未立也直當以頃王之子班嗣襄王
之世是爲匡王詳見十四年春王正月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趙邑名以邑爲氏者也盾名晉卿也趙衰之子是爲
趙孟餘見定十三年趙鞅叛下衡雍故城在踐土東
南今榮澤縣西北一十五里地也見僖二十八年盟
踐土下○魯本事晉而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因與趙
盾相結此奸臣之黨也故今年公子遂復往與趙盾
盟而爲之要雒戎以爲援趙盾之惡魯成之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戎允姓在雒水南後漢志雒陽圍鄉注圍鄉西南

有戎城是也詳見僖三十三年晉及姜戎敗秦于殽
下暴必近於雒戎杜元凱以爲鄭地是也○魯距雒
戎甚遠又素無交焉公子遂何爲而與之盟邪其陰
爲趙盾植黨明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丙戌奔莒

公孫敖如京師以君命弔襄王之喪也是時王室厚
求弔使而敖自度禮不能供故不至而復將使魯加
賄以往耳凡諸侯之使不至則曰復終事則曰還公
怒其不終事也欲罪及之故不復命而遂奔莒奔不
言出不自位出也義與七年先蔑奔秦同敖嘗如莒
涖盟素與親厚故往依焉豈爲溺於己氏故哉觀明
年毛伯來求金而叔孫得臣如京師以葬襄王則敖
之所以復者本不爲色而周徵之以賄成亦具見矣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

稱人以殺義見七年宋人殺其大夫下司馬者公子
卬也司城者蕩意諸也司馬掌兵之官司城守土之
官皆重任也宋有大司馬司馬大司寇小司寇則司
城亦必非一人矣故司馬之殺司城之奔皆不稱名
併其屬也華氏既鼓群族作亂則本欲得兵權以濟

其惡者也故樂豫既舍司馬而去則華氏必覬覦馬
特以桓族相持故不可得則以與公子卬而已卬者
昭公之弟而亦蕩氏之所私也華氏自疑得罪則復
鼓衆殺卬而以華孫代之蕩氏本欲抑奪華氏之權
則司城重寄華氏豈肯復與意諸哉遇逐出奔而併
及其屬必亦別置腹心而蕩氏黨幾盡矣以司馬司
城之重而國不得制其權焉所謂義繫於官者也而
華氏無君之心著矣至成十五年蕩山亦與桓族謀
逐華氏雖爲報讐非以華氏本有不忠之實哉○蕩
氏世系詳見僖二十五年蕩伯姬逆婦及成八年公

孫壽納幣下○石介氏曰古者謂君爲元首臣爲股
肱言其一體相待以成未有股肱虧而其體胖也前
書宋人殺其大夫蓋言死者衆也此年書宋人殺其
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蓋言官者殆盡也卿佐大夫
君之所倚以立者也司馬司城國之所恃以安者也
大夫既殺司城又奔枝葉皆落牙爪盡去君孰與處
哉

九年癸卯

春毛伯來求金

杜元凱曰求金以供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
使令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此毛伯所以求金也不
稱使非王命也胡康侯以爲古者諒陰三年而冢宰
獨專國政故踰年而亦未君恐周禮已不如此其說
畧見元年公即位下矣但初喪未葬則冢宰攝行之
禮猶未盡廢耳義與隱三年武氏子求賻同

夫人姜氏如齊

說見三月夫人至下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天王之喪魯未有使卿者此何以特重其禮邪蓋僖
公之薨襄王使叔服來會葬又使毛伯來錫命而其

後於成風又歸含賵又來會葬周之於魯禮意亦甚
厚矣故襄王之崩魯亦特遣公孫敖往弔以其不至
而復故又遣得臣送葬所以報也然而魯君不親往
會何足以答天子之寵光哉○陳傳良氏曰前年公
子遂如晉葬襄公今年得臣如京葬襄王是夷周於
晉也餘詳見莊三年葬桓王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先都必亦先軫族子也餘詳見三月殺士穀及箕鄭
父下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出姜始至仲遂惡之恃其母成風私愛既待之如妾矣及成風既沒文公稍長出姜漸得權心則又以夫人之禮處之故聽其如齊以明寵異既爲夫人則族黨衆矣故稱氏書至者以夫人之禮飲至也則其禮始隆耳先儒以爲歸寧蓋假歸寧以往也婦人既嫁不踰境況出姜父母已終安得歸寧兄弟乎歸寧說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下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　及箕鄭父

士穀已見二年六月箕本邑名以邑爲氏者也鄭父名晉卿也○趙盾當靈公之初本在下大夫之列殺陽處父逐狐射姑而始得爲卿以將中軍然先都士穀箕鄭父皆先朝舊臣志不相下故扈之會諸卿盡行而經書曰晉大夫蓋衆辭也箕鄭父雖或以老臣居守而先都士穀則必與趙盾俱出矣故趙盾之所忌惟此三卿而先都士穀爲尤於是鼓衆亂而殺之故稱人義與七年宋人殺大夫同例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公子禦寇下左傳稱箕鄭父先都士穀作亂使賊殺先克則此三卿者當討之賊可去仕籍以先正其罪者也而經何以不去其大夫且先克之殺於

法應書盜殺晉先克矣而經亦無其文豈非爲盾文奸之說邪箕鄭父稱及以其雖在三卿之列而不與先都士穀比周爭權可以無殺者也而併芟夷之則不欲使先朝諸卿有餘肆矣盾之險惡一至此哉書及例見僖三十年及公子瑕下○按禮大國三卿惟天子則有六卿晉於是時有六卿僭天子之制矣何以見之凡經之書卿必以氏以名陽處父狐射姑先蔑先都士穀箕鄭父皆以襄公舊臣殺逐於靈公初年而同時以名氏見故知其有六卿也至於軍制亦然天子六軍大國止三軍耳晉文公初蒐被廬亦止三軍僖二十八年增置三行以禦狄故有中行氏清原之蒐復罷三行更爲上下新軍是有五軍五軍各有將佐則爲十卿夫晉文賢霸以義令人其軍國成規未宜盡變所謂五軍者或一時制伍之法而將佐十卿亦總暫設領軍攝職者之數歟竊意增設六卿以預國政蓋襄公時事觀其末年有夷董之蒐則實三軍也其將佐具六卿矣然當是時陽處父士穀皆當國用事之臣而不在軍帥之列趙盾始事乃遂將中軍理有不可通者左氏之言大抵輕信傳聞且於趙盾事多所文飾而不知盾所殺逐之六卿則見於

經而名氏可據者也然則晉之有六卿不自此始乎又按魯於是時有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臣季孫行父臧孫辰叔仲彭生同時經見則魯亦備六卿矣宋之有六卿也當亦自此而豈爲王者之後得備官哉蓋禮一失而天下效尤耳及晉景公賞鞌之功遂作六軍而將佐至有十二卿則僭橫又甚焉悼公即位始欲復古三卿而軍制之增者不可盡革於是定爲四軍八卿之制如厲公時而古禮卒亦不可復矣王制之壞蓋自無覇始豈可以變法之端歸之晉文哉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及晉宋衛許稱人皆微者也左氏以楚人爲楚子晉宋衛許爲趙盾華耦孔達許大夫非矣○楚素欲憑陵諸夏者也況以穆王之兇殘乎所以兵久不至鄭者爲城濮之後猶懼晉覇餘威耳至是聞晉君少不能親事而趙盾又方亂國無志諸侯此其所以乘間而伐鄭歟○趙盾既殺陽處父先都士縠箕鄭父專權自恣主少國疑懼同列之擬其後也故常居君側不在諸侯公子遂與盾相好故獨親會列國微者以救鄭若與盾代爲主然此可見遂之與盾爲黨也

夏狄侵齊

張洽氏曰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曹共公襄卒子壽嗣是爲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

穀梁傳曰震動也任公輔氏曰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爲體以順爲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於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楚大夫鬬氏宜申之族未爲卿者也故稱名楚在曩時恒以人稱蓋其君臣不敢驟至中國惟僖二十一年楚成親臨盂會輕中國矣則據實稱子遂與中國等豈復前日之楚哉自敗城濮而勢稍殺耳至是則又窺見中國無人遂以君命遣使來聘偃然以大國自居蓋知魯與晉相好故假天子親諸侯之禮以制魯欲使不爲晉合諸侯耳豈誠善意哉張洽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詳見下條秦人歸襚

下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秦稱人非大夫也不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孫壽納幣下○僖公成風云者公羊子曰兼之也不稱及一施無別之辭也公羊子曰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如此則仲子卑於惠公矣而何以不言及乎蓋僖公君也以君爲主故先於成風耳啖叔佐以爲僖公成風傳謂兩人誤也史家豈將子居母上乎殊不知夫死從子之義雖先僖公可也若但爲成風歸襚而不及於僖公此何禮邪秦康公雖賢不及父而禮必從宜豈至失正如此之甚哉而况以成風一人繫之

僖公若兩人然者則辭亦贅矣趙鵬飛氏謂成風爲僖公之妾蓋爲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同詞耳亦非也夫仲字也成謚也豈可以一例論哉○衣被曰襚所以送死僖公成風薨葬歲久無及於用秦特假此以爲名耳詳見五年榮叔歸含賵下○秦去魯甚遠未嘗相通此何以特歸襚乎蓋秦方與晉爲讐而知魯獨善於晉恐爲之合諸侯以相助也故尋會溫舊好而託此以結魯耳明年秦即伐晉則此非遠交近攻之計歟張洽氏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其說是已至十二年使術來聘而尋有河曲之戰亦此意也然則靈成景公之世秦嘗爲患而晉卒不能合諸侯以致討者豈惟晉之自弱哉而秦亦有以間晉矣觀成二年盟蜀而秦即與楚序於八國之上則南與楚合而倚以爲重之驗也豈獨通使於魯而已哉然秦晉之交自此遂合亦因二使在魯而通言耳

葬曹共公

十年 闕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謚曰文是爲臧文仲張洽氏曰文仲魯之名大夫也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而四十餘年間魯政多疵文公尤甚

夏秦伐晉

是時趙盾欲專晉權謀身未定令狐之後不暇報秦而秦則覘晉多虞伐兵又至矣結怨懟禍何時已邪秦以狄書者以其縱入殺掠無將領行伍之列如夷狄之所爲也據實而書耳或曰闕文也○左氏謂取北徵此妄傳也蓋伐國取邑未有不書取者然則春晉人伐秦取少梁之事經皆不書則亦誣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此鬬宜申也不稱氏猶未爲卿也○吳澂氏曰商臣
弒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爲工尹不能與同列共謀
討賊而北面事之越十年君臣之分已定而乃謀弒
其義不足稱也然其謀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不以其
當受今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爲文其意深矣今按
吳氏之說善矣而皆本於左傳然宜申以謀弒而誅
雖去其大夫以明正典刑可也其稱大夫豈宜爲謀
弒故哉蓋宜申自僖二十一年來魯獻捷至是二十
三年楚之老臣也然位止工尹不得爲卿其心不無
鞅鞅矣去年椒鬬來聘魯不報焉而楚穆竟不得與

諸侯盟會宜申與椒同族聲問或因之相通楚必疑
其有貳心於魯焉而椒又以狼子野心之德無能庇
其族者此宜申之所以見殺歟然吳楚殺大夫事多
不詳如左傳於宣四年載楚殺令尹鬬般哀九年載
吳殺行人伍員皆以謀國之臣見害於讒慝之口而
經皆不書豈其傳聞或有失實而伍員又未爲大夫
其事不足録耶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詳見二年秋七月下○此年春書王三月矣則此自
當但言正月汪克寬氏之說近乎贅矣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采邑因以爲氏周司寇蘇忿生之後詳見僖十年
狄滅温下子爵天子之卿士也按孟子云天子之卿
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蓋謂所
食采地之禄非實封也惟爲卿則爲王所重而加之
子爵以其下親民事示子養之意耳其受禄則固視
侯而食采也豈若外諸侯之世襲子封哉然子爵止
當元士謂之卿士而卿未有爵以侯伯者此其一驗
矣陸淳氏曰畿内諸侯皆曰子殷制已然箕子微子
是也周因之王臣稱子皆畿内諸侯也蘇子單子尹

子是也然則周書顧命有芮伯彤伯衛侯皆周之六
卿何以不爲子爵邪蓋成王之時尚都鎬邑而芮彤
衛皆以外諸侯入爲天子六卿故仍其本爵耳由是
知王制所謂天子縣内封方百里者九又封方七十
里者二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皆附會之說
矣餘見桓四年宰糾來聘下○内稱及微者也女栗
畿内地蓋近女水蘇子爲王卿士方執政權而魯與
之盟乃使微者往欲容其迹可知矣春秋之時諸侯
雖不朝貢京師而天子猶使人加禮以求親雖爲利
交而諸侯亦未敢恝然忘報也僖三十年宰周公來

聘而公子遂報焉文元年召伯錫命九年毛伯求金而皆得臣報焉至十年及蘇子盟而周使不至於魯魯使不至於周者十有八年則魯人以利賂蘇子而貢獻之常數皆託庇焉不復遣它使需求耳然猶畏人知密爲私約至成末年以後則尹單諸卿遂敢大會諸侯肆無忌憚矣餘互見成十二年周公奔楚下

冬狄侵宋

自晉霸不競狄旣侵魯侵齊矣然猶未敢至宋也今侵而至於宋焉豈特以晉弱故哉宋自國內亂後疆埸無備而爲狄所窺亦可見矣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蔡自晉文公卒後復從楚矣其次厥貉蓋楚人睥睨中國也是時晉雖不在諸侯而魯公子遂諸臣猶能爲之鼓衆亦庶幾爲楚人之所憚故不敢肆而還高閌氏曰次者遲疑不前之意著楚子包藏禍心欲憑諸侯而未敢遽前也唯蔡侯首附夷狄故表而出之以均其罪此說是已○左傳於此載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如此則厥貉之次當列陳侯鄭伯而楚子宋公狩于孟諸所繫不小亦無不書之理而於經畧不一見安得盡從傳文邪且宋陳鄭於盟垂隴伐秦伐沈每皆從晉伐鄭之後中國之兵繼楚伐而至未見其後期則鄭未宜遽及楚平也陳雖不預於救然密邇楚道以兵守國於勢爲宜亦豈可因是而即謂其與楚平哉觀新城之盟三國皆至則其未嘗與楚可知矣說者不此之據而乃於厥貉之次附爲削三國書蔡侯之說不亦牽強之甚乎○杜元凱曰厥貉地闕

十有一年乙巳

春楚子伐麇

杜元凱曰麇小國近楚鄭漁仲曰在均州鄖鄉縣按鄖鄉即今鄖陽府鄖縣也○楚不得志於中國則伐其近國而已左氏以爲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何所據而見其然乎凡近楚小國伐未有書者必不服而後書見麇之能自守也然自此亦服矣義與僖二十年伐隨同○楚旣滅黃及江六矣今又伐麇蕭嵎曰廣則其勢日強能無爲中國患哉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叔仲彭生公孫玆之子叔孫得臣之弟別爲叔仲氏彭生名是爲惠伯郤缺即冀缺是爲成子承筐宋地

杜元凱以爲在襄邑縣西按襄邑今睢州也○是時蔡從楚次厥貉而中國無主魯欲爲晉致諸侯故往與晉會趙盾不欲離君側而使郤缺至承筐其意本非所急亦徒謀而已夫魯之諸臣情雖媚晉然猶有中國之慮惜乎趙盾志不在此耳

秋曹伯來朝

莊僖之時曹本服宋自晉文執曹共公以畀宋人此終身之恥也當其歸國不得已而從晉圍許及襄靈政衰遂不復出與諸侯之事至是共公既沒文公嗣世知魯之諸臣有志輔晉而與晉親睦也故特來朝

相依而自此曹遂從魯矣○桓文之時諸侯相朝者少不敢以事天子禮事人也至是小國畏大國朝禮遂紛紛矣

公子遂如宋

公子遂如宋謀禦狄也是時狄兵侵齊侵魯以至於宋暴横甚矣魯之諸卿欲有以攘之故公子遂親如宋以定計蓋使之爲應援耳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即鉅鹿以北之狄說見莊三十二年秋伐邢下左氏以爲長狄豈因偶獲長狄僑如而遂誤以爲種名邪鹹衛地說見僖十三年會鹹下○叔孫得臣乘狄侵齊設伏于鹹以誘敗之此可見魯之諸卿能立國威也自此政逮大夫有由然哉戴溪氏曰戎嘗爲魯患至莊公伐戎之後戎患少息至是狄患方興侵我西鄙魯獲長狄僑如狄遂少戢治夷狄固不可以無威也趙鵬飛氏曰狄八年之間三侵齊而侵魯宋者一得臣出其不虞而敗之自是有懼心惟十三年一侵衛不敢窺齊魯之藩籬則鹹之役不惟有功於魯且有功於天下也

十有二年丙午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註見隱五年衛師入郕下○孫明復曰莊八年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又來奔爲齊所偪爾此說善矣但郕自降齊之後未嘗廢事亡國齊復何偪之有故凡書君奔皆見逐於強臣也或有如元咺之愬衛侯於晉者則不敢以之齊耳往而不返故不書復

杞伯來朝

杞桓公本屬魯者也魯方委政諸卿懼於見責故來

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子叔姬趙伯循以爲時君之女非也古者女子十五始笄笄而命字叔字也加子者以女中之少異其文耳豈以此别於先君之子哉文公四年始娶不應即有及笄之女而宣公時嫁齊高固之子叔姬則文公女也若僖公則亦有一子叔姬嫁齊昭公矣安得一公所生而有二子叔姬乎例互見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及宣五年齊高固逆子叔姬下意此子叔姬卒必杞伯姬卒之誤耳蓋内女嫁爲諸侯妻則尊同尊同則書卒例之常也先儒因杞伯姬不書卒遂附爲不訃之說殊不知當時杞之事魯甚恭而伯姬之婦叔姬又魯女也懼魯致討豈有不訃之理其爲傳寫之誤可知伯姬自莊二十五年歸杞至此已五十五年則年亦高矣○内女卒例見莊四年紀伯姬卒下

夏楚人圍巢

杜元凱曰巢吳楚閒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古巢城按巢今巢縣在廬州府城南一百八十里地當群舒之東與舒接壤之國也楚圍巢則巢服而群舒之服楚亦可知矣左氏於此載楚鈇訃子平理或然也王祼氏曰王道之行小國各安其職而貢獻于天子及其衰也小國困於強暴不得保其社稷者多矣書者惡楚之不仁而小國之無所庇賴也○是年楚子商臣卒不見於經子旅嗣是爲莊王

秋滕子來朝

此滕昭公也滕自宣公嬰齊見執於宋而即從之至是二十六年矣昭公嗣立始復朝魯當時宋方有亂故不暇爭而昭公亦強於爲善庶幾能保其國者歟○按左傳類解以滕昭公直繼宣公之世嬰齊之卒不見於經不知昭公何年嗣位兼國微失傳其名亦

無從考其世及之實矣餘見宣九年滕子卒下

秦伯使術來聘

術大夫名秦伯至是亦以君命遣使矣義詳見九年秦人歸襚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黄河之曲秦晉交界之處晉在河東秦在河西郎今蒲同二州之間蓋水戰也杜元凱曰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是已邊境之守自相忿爭至於交鋒無主客也故不言及趙伯循曰凡戰不書及交爲主也○人微者蓋將卑師少之稱以其君平日不相輯睦

故聽群小相挑如此非睦鄰之道也左氏載趙穿挑臾駢之謀及與胥甲父同為軍門之呼以宣元年放胥甲父觀之似有其事然胥甲父臾駢趙穿當其時必未為大夫也故春秋但書人耳又載秦伯伐晉及趙盾御鉄欒盾將軍事皆與經文不合附會可知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杜元凱曰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今按鄆在沂水東即莒州沂水縣城陽漢國名本治莒姑幕城在莒州境內此東鄆也成元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至昭元年取鄆叔弓疆鄆田皆東鄆魯別有西鄆詳見成四年城鄆下○今按鄆微國先儒以為莒邑非也何以見之凡城外邑未有不繫之國者如哀六年城邾瑕是也凡用兵邑未有言入者而鄆兩書入取邑未有不言伐國者而鄆不繫國同於取根牟鄅邿鄟之例則鄆之為國明矣但以其距莒纔七十里嘗附於莒故以為莒邑耳隱桓以來莒嘗與魯盟會慶以強臣結昏自託於魯向未有隙焉及城鄆之後莒人兵不加魯者又三十一年至襄八年始來伐我東鄙亦未必以爭鄆故也若果鄆為莒邑魯人安能偪

城其地而莒又安能久無報復邪然則云何意必莒人以婚姻之故或有為魯說鄆來附者而季孫食邑在費自費以東從其經畧故獨往城之耳然鄆在莒西諸在莒東形勢之相望者也諸之服魯已久而鄆附方新故先城諸以及於鄆蓋將因諸以制鄆也又恐遠人心不可測則親率大衆而脅以兵威此闢土服遠之計而引君當道者之所不為也孰謂行父為賢哉○諸併書及例並見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下

春秋私考卷之十七

春秋私考卷之十八

起丁未文公十三年
盡壬子文公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陳共公朔卒子平國嗣是為靈公○黃震氏謂陳共公背夏從夷者終其身此因九年左傳載陳及楚平事而信其實也考之經文未見其然辯見十年次于厥貉下

邾子蘧蒢卒

邾文公蘧蒢卒子貜且嗣是為定公○左氏載文公遷繹之事蓋就其國而徙居近地焉耳非有關於大故者也故不書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與十年不雨同

世室屋壞

世室藏桃主之室也詳見廟制考義○公羊傳曰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久不脩也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

杜元凱曰沓地闕

狄侵衛

自僖三十二年衛人侵狄及盟之後狄兵未敢犯衛而衛成亦未嘗忘防故凡諸侯之事皆不親行至是會文公于沓沓必魯適晉之便道也去國稍遠矣狄遂乘間而侵之夷狄之心其可信乎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 鄭伯會公于棐

棐汪克寬氏以為即棐林也詳見宣元年會棐林下○魯文公之時晉霸不振伐衛而衛不服救鄭而鄭不親加以趙盾奸邪欺君專恣內戕同列外怒強秦身履危機自救不暇故於諸侯之事姑置弗理而諸侯亦皆不屬於晉矣文公第以公子遂善於趙盾故特往朝而衛處楚狄方張中國無主故會公于沓將因魯以求晉主盟而晉亦許之與魯盟于其國及其還也鄭伯亦會公于棐以問晉故猶衛志也魯方厚晉故以衛鄭之情告晉而尋有新城之盟趙盾本無意於諸侯皆文公為之調護勸成也公之不能自立謟媚權奸固無足論而中國之事亦庶幾有賴焉趙

鵬飛氏曰晉之不能宗諸侯者權在趙盾也中國無霸主而楚人伐麇圍巢無復顧忌濅濅然兵及衛鄭故衛因公之如晉而會公于沓鄭因公之還自晉而會公于棐蓋謀晉之霸也然衛鄭不敢直附晉而問交於魯者以魯深睦於晉而知晉強弱從違之計卜於魯焉故明年遂爲新城之盟公之一出晉實因之而復霸諸侯楚實懼之而終文公之世不侵中國則亦不爲無益於天下也○按杜元凱以爲鄭衛貳於晉畏晉故因公請平考之於經未見其然鄭事說見十年會于厥貉下衛事見宣九年衛侯鄭卒下

十有四年帙

春王正月

按左氏於此附録云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又按隱元年附録云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十一年附録云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此左氏之傳例也夫諸侯之事多矣惟水火兵喪有相弔恤之義故必遣使赴聞其或不赴必有故者也如弒君之惡辱國之名人誰肯自播揚哉然春秋不以不赴而不書蓋使命之往來鄰封之傳報亦必有得於所聞者但以非義所繫則畧而不書者有矣若有關於大故雖史官或爲所蔽春秋必求其實以明大義豈遂因循以罔後世哉故紀人伐夷或止以疆場小事不足告人則信然矣若鄭伯以虢師伐宋則所繫不小雖不來告安得不書乎況天王之崩事莫有大於此者亦因不告而不書則春秋之作全據舊文而不敢增一實事於其間也如此不惟義有不明而文亦不屬君子博學於文以文會友其於天下之故一何闊畧之甚邪竊意頃王雖襄王之子匡王之父而實未嘗立也左氏謬存其世次耳此與莊王僖王義同詳見隱三年天王崩下○齊履謙氏曰春秋赴告之說始於左氏誠如此不惟當時諸國封壤有遠近情好有疎密而且國有諱忌事固有不可告與夫不當告及不能告者赴告之說恐不盡然也

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此即十一年會承筐之叔仲彭生也脫仲字耳○僖末年公伐邾取訾婁文七年公伐邾取須句邾爲魯

所夌逼甚矣至是魯諸卿始專國政而曹杞及滕相繼來朝邾定公初立魯必責邾無禮也而公之如晉蓋道捷菑以往託焉是時邾方遷繹稍振國威豈能安然受侮哉故伐我南鄙邾固非所以睦鄰矣而彭生帥大衆以報之又豈反己責躬之道哉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齊昭公潘卒子舍嗣○高閌氏曰孝公名昭而謚潘曰昭非禮甚矣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鄭地說見僖六年伐鄭圍新城下鄭為中國要衝楚人之所必爭也故諸侯謀楚會盟常於鄭地杜元凱以為宋地非矣○同盟繫於癸酉會盟異日也鄭漁仲曰諸侯之會非一日而皆集必待其集然後同日而盟也○趙盾專權但知有己戕害同列蒙𥚃幼君身犯危機自救不暇故自其執政以來未嘗有盟會諸侯之事今楚人強盛志圖北方中國諸侯散無統紀趙盾豈有意於糾合哉蓋魯文朝晉往還而知衛鄭情實所在懼晉之失諸侯也於是諷讓其間而勸使趙盾出為此盟亦姑以收携貳之心耳自是不會諸侯者又五年而始有棐林之師蓋晉靈年長而漸燭其奸盾始不得暇逸矣然則新城之盟豈非文公為盾而輔成其事哉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何休氏曰孛者邪亂之氣狀如篲篲者掃故置新之象孫明復曰孛篲之屬偏指曰篲光芒四出曰孛入于北斗者入于魁中也今按北斗近於北辰蓋貴星也而孛入焉王靈掃蕩之象而自此政自大夫出矣詳見昭十七年星孛大辰下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菑邾文公蘧篨之庶子文公卒而邾人立其長子貜且捷菑奔焉夫邾距晉甚遠自文公始霸以來僅一會溫以後絕無往來捷菑何因遠奔於晉而晉亦豈肯遽與之納哉蓋捷菑之奔也必先至魯去年公如晉而以捷菑往託焉晉納捷菑則捷菑以魯為恩而事之必謹此魯欲服邾之計也晉方善魯遂為納之不顧邾之已立長君也非義甚矣邾人拒而不受故弗克納見晉霸之威不能行於小國也然不求必勝而去亦可見其不急於納捷菑矣公穀以捷菑為

晉出則晉主此謀期於必克者也納之必不在文公既卒十四月之後而亦豈應聽其不受而遽去哉且晉大非邾耦又遠國也必無得妾晉女之理則捷菑安得爲晉出乎其爲魯所誤明矣稱人者將卑師少也左氏謂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公羊謂郤缺革車八百乘穀梁謂郤克長轂五百乘所傳雖微有不同而其意則一皆失春秋書人之義矣○捷菑不繫國以其既從晉而絕於邾則從畧耳或曰闕文也孔頴達氏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莊公伐齊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與此同也僖二十

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彼儁是國君故稱其國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世子之尊以名體國上下又無衛文故亦稱國與此異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凡內大夫卒于官者則訃喪而卒書其日非卒于官未有書日者詳見宣五年叔孫得臣卒下今公孫敖奔莒自莒適齊而卒于齊何以亦日卒邪蓋其二子文伯惠叔哀誠無已請於魯而許之復矣將歸而卒故告喪以日及其喪歸則恩禮有加焉耳陸淳氏曰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既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餘見十五年齊人歸喪下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氏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即位商人弑舍○商人桓公妾密姬子昭公之弟也代舍立是爲懿公○趙汸氏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正君臣之名以定簒弑之罪也例見僖九年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下

宋子哀來奔

哀者宋大夫非昭公所更置者也奔者以罪見逼而憤然棄去之名非善詞也凡春秋書卿大夫之奔未有以爲合於義者故啖叔佐曰凡奔皆惡也左氏以爲高哀不義宋公而出非實也蓋當時仕者皆隨世以就功名之士真能輕利禄者已不復見高哀若果見幾則於樂豫舍司馬之時棄官而去已爲晚矣及華族再亂賊殺司馬則昭公已爲惡黨所制不得有爲所謂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也而高哀混於亂族不能沉幾嘉遁以濟時艱如晏嬰之處崔慶而遷延

六年乃復去位何邪果以力不能爲自全而去則本非明哲保身之志僅可免於貪位慕祿之譏非有繫於一國之輕重者此類若陳文子出奔而不録者亦多矣而况高哀偷安日久實非自欲絜身乎然則哀固浮沉取容之士既不自忤於亂族而又欲陰結於昭公者也故爲權臣所逼逐耳於法不當稱字其曰子必行文也不然則或國卿而爲公子之闕文邪

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者僖公之女杞叔姬之娣也僖公長女伯姬未嫁而卒次女爲杞叔姬又次爲子叔姬凡女兄弟

長者俱謂之伯若叔以下則或加子以别之或謂之季其名稱不一矣例互見十二年子叔姬卒及宣五年齊高固逆子叔姬下杞伯姬求杞叔姬爲婦之時在僖三十一年則子叔姬之嫁齊昭公當又在其後矣齊昭公以僖二十七年代孝公而立必其時尚少故立久始娶耳詳見僖三十三年公如齊下○單伯亦天子畿内大夫而命爲魯卿者也此與莊公時單伯同族但非一人耳餘見莊元年單伯逆王姬下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魯因商人弒君而使單伯往問其故義之正者也以命大夫往所以示重也乃淫於子叔姬焉則身有罪矣故齊人一執單伯一執子叔姬反致討焉故單伯不言執我行人子叔姬不言執其夫人穀梁子所謂私罪也而公羊亦以爲單伯淫乎子叔姬得經意矣然齊人懷商人之私恵不知討賊俱北面事之而執其所惡以取悅焉則皆不知有君父者也故稱人以罪之○按齊人公然敢執魯命卿辱子叔姬而無忌者良以文公柔弱無爲故也魯諸卿不能輔其君伸大義以討賊不亦辱國之甚乎顧其平日乃汲汲欲爲晉趙盾合諸侯而不知本心先已爲齊人之所窺矣

十有五年配

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曰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吳澂氏曰齊商人有可討之罪而魯弱不敢當齊之強使人與君女遭其執辱故上卿往聘于晉欲藉霸主之重請于齊以釋之也今按商人弒逆由於陰結人心挾強齊而又得國人爲助此所以肆行莫之忌也行父爲卿不能伸沐浴請討之義而反因晉以求齊行父之爲人可知矣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蓋華督之曾孫而華元之兄也孫者名也若以爲族則外臣未有來盟于魯而不稱名者華氏以爲華耦豈果名耦而誤作孫邪然閔公時有齊仲孫則固有以孫爲名者矣○不稱使說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華孫之來懼子哀之愬也是時魯善於晉欲求晉庇耳觀成十五年華元奔晉而得歸蓋華氏於此已自結於晉矣○宋昭公得罪於巨室戴族既殺司馬而以華孫代之則昭公之威權已去久矣故華孫不由其君擅來盟魯以固私交而無所忌書司馬見其以掌兵之故敢自專也豈以爲宋得命官而

稱官哉夫兵權掌於強族而其君不得有爲於國矣自是華元爲右師而昭公遂益孤立其卒至於弑也有以哉胡康侯但見華孫以世族爲司馬遂謂其世掌兵權殊不知司馬之官事權最重宋亦不輕授人故子魚樂豫公子卬皆相繼爲之未有世者華孫苟非以亂殺卬則此官豈易得哉知此則知華孫書司馬之意矣前書宋人殺司馬而此書司馬華孫則華孫乃代爲司馬者也司馬非華氏所殺而誰哉宋書官例見僖七年鄭殺申侯下

夏曹伯來朝

曹伯十一年來朝纔越四年而又朝者畏齊而託於魯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之喪非魯國遣人取歸而齊之歸喪亦非出其本心也特以文伯惠叔哀誠求齊資送而魯因厚其卹與耳書以見二子之孝也胡康侯曰以敖著敎是已餘見十四年公孫敖卒下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高閌氏曰莊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爲先朝故事可舉

而行之也後世人君有舉行先朝故事不顧義之可否皆因陋承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單伯至自齊

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單伯以淫見辱而歸猶飲至不益羞乎

晉郤缺帥師伐蔡　戊申入蔡

楚自九年三月伐鄭以來不加兵於中國者凡十年楚莊新立志方有爲非不知中國之無覇也特養銳以驕敵耳郤缺不能勉其君脩德恤民柔遠能邇徙見楚勢少退遂信其衰則以往歲承筐有會嘗謀及

之無以謝叔仲彭生也故請獨帥一師乘間伐蔡而入其國都徼近利而取小名非真有志於諸侯者也否則豈肯自以爲功而不與扈之諸侯同會盟哉或曰是歲蔡莊公甲午卒子申嗣是爲文公以其從楚不通中國故經不書卒郤缺蓋乘喪伐之也則幸人之危耳何足致蔡之服哉故呂本中氏曰郤缺伐而不從是中國諸侯堅於事楚莫如蔡也自此終春秋之世蔡竟安楚之宇下矣○公羊傳曰其日何至之日也高閌氏曰蔡侯既與楚子次于厥貉故不與新城之盟晉郤缺伐之斯有名矣凡伐不言入伐之不

服然後入焉此雖蔡人自取之亦所以甚晉也然晉會不脩所以服楚而暴小國以爭諸侯欲使區區之蔡捍楚之強而不貳則亦難矣故言伐言入甚之也黃震氏曰新城之盟蔡獨不與故討之蔡自獻舞入楚至晉文敗楚而後來歸踐土溫翟泉皆與會晉文沒復從楚者十五年然蔡無以自立故也今安能得蔡

秋齊人侵我西鄙

齊釋單伯欲絕子叔姬魯猶望晉之助而不許故齊人來侵蓋惡魯之事晉而欲得其從之計也

季孫行父如晉

高閌氏曰一歲再如晉皆爲齊故今按季孫行父兩如晉告齊難而晉不問其無志於諸侯甚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是盟左氏載晉侯蔡侯於列非也夫靈公幼冲未嘗遠出若有晉侯在焉則諸侯有主而當列序矣今諸侯不序則晉人不至莫適爲主無霸之辭也陳傅良氏曰國君不序散辭也諸侯無統紀矣此說得之蔡侯從楚志已久安故文公甲午之卒不見於經已論於前郤缺伐蔡下矣雖使晉勢未衰猶難強其內附

而況靈公稚弱政在權臣無意於諸侯乎故諸侯者新城之諸侯也而魯晉不預焉蓋季孫行父求晉謀齊因約諸侯聽命於扈而趙盾視如尋常恬不爲意故晉人不出行父竟歸而諸侯待晉不至則自相要結以尋新城之盟而退耳故曰諸侯不序無霸之辭也左氏又以此爲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亦非也商人弒逆由於陰結人心故執單伯子叔姬皆公然爲之肆無忌憚蓋其弒君必有邪說以文其奸者而人亦不以爲非也況當時趙盾謀身晉霸不振商人恃其險遠富強雖晉侯親行猶不足畏又何

有於衰弱無爲之諸侯乎扈鄭地見七年盟扈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按杞叔姬郯伯姬來歸直繫之國皆見絶於夫也此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國人絶之也自國人言則當繫之夫人今但曰子叔姬則以淫故絶之於夫人也商人弒君又執單伯及子叔姬可謂肆無忌憚矣及行父如晉而單伯釋後又如晉而子叔姬歸晉不爲援而齊終於歸也行父求晉而晉不理焉四鄰方伯如此尚何以禁亂臣賊子之欲哉○子叔姬不書卒說見成九年杞伯逆叔姬喪下

齊侯侵我西鄙　遂伐曹入其郛

郛外郭也齊人釋單伯歸子叔姬之後遂相繼侵我西鄙欲威魯而脅其從也又伐曹入其郛則以威諸侯矣其暴横如此而當時無能討者惜哉黄震氏曰齊侯再侵者謂諸侯不能也伐曹者以曹兩朝魯也

十有六年庚戌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齊侯弗及盟

黄震氏曰魯以齊兩見侵而求盟齊以行父兩謀齊於晉而不肯與盟張洽氏曰齊之亂公能脩明政刑告天子方伯以討其罪則雖大國必畏之矣既不能然反使商人得以強大而威我親戚命使執辱於齊邊鄙被兵與國蒙伐此有志者困心衡慮而圖之之時也文公方且宴樂於其國復使其臣犯分求盟以平累日之隙抑何不思之甚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四不視朔者自二月至五月也禮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委任公子遂而自取便安以至四不視朔厭政已甚矣左氏公羊以爲有疾非也若果有疾則其不視朔亦常事耳何必書乎故書公四不視朔而無疾明矣或者託辭有疾

以謝衆口歟高閌氏曰朔者天子之所頒也諸侯上稟天子之命下授萬民之時故其奉王朔告于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爾此特書者見公之非有疾而然也杜諤氏曰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夫子録之是幸其禮不盡廢也今又書四不視朔是未嘗朝廟聽政禮廢甚矣孫覺氏曰視朔之禮廢自文公始不曰始不視朔者或行而或廢也戴溪氏曰文公末年四不視朔則荒怠於政雖非閏月亦不告矣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當自文公之後魯公

不親告朔矣孔穎達氏曰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
書其譏已明不復譏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杜元凱曰郪丘齊地○黄震氏曰行父不得盟公使
遂納賂於齊乃得盟齊強魯弱也家鉉翁氏曰齊魯
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豈不能扞齊况直而壯者
在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我以其義吾何慊於
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有
愧甚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此聲姜也杜元凱曰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毀泉臺以聲姜之薨由泉臺蛇出之妖也左氏傳曰
有蛇自泉宮出聲姜薨毀泉臺孔穎達氏曰蛇自宮
出而毀其臺則臺在宮内是也但以為蛇入于國適
合先君之數未免附會耳蛇從臺出事非異常故經
不書而但曰毀泉臺則見治蛇不必毀臺而文公於
是乎惑矣若公羊以為郎臺則郎與棠紅相近蒐狩
游觀之所必至至昭九年猶且築囿其間惟日不足
本有之臺何爲而肯遽毀乎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巴姬姓子爵國本漢巴郡江州縣今重慶府巴縣北
合州南有巴子城是也○庸商諸侯武王時助伐紂
者本在漢漢中府上庸縣今鄖陽府竹山縣也○庸
人據險自強不為楚下如隨麇然故楚北連秦南連
巴三面夾攻以滅其國也楚之滅庸本為吞倂之計
也乘其有隙而動耳先儒以滅庸為蔿賈善謀功利
之説也○趙鵬飛氏曰楚成王穆王求諸侯直與中
國爭鋒今莊王之興西連巴秦繞出周西之後西南
既合而北趍晉則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然則蔿賈
之謀乃為莊王強楚之資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昭公即位本無大惡特以欲去群公子以攬政權耳
群族因而作亂遂殺逐其大夫則權在強家制其舉
動而昭公拱手不得有為不至於弑不止矣故稱人
以殺衆亂之辭也左氏以為昭公不禮於襄夫人而
襄夫人使帥甸殺之則文姧諉罪之辭也若謂公子
鮑所弑則當書曰公子鮑弑其君而亦不得云宋人
矣蓋公子鮑者弑君者之所立也而弑逆之罪則當
歸於亂族之大夫而華氏其亢乎春秋特以衆亂爲

重故畧其主名耳餘見十七年伐宋下○蕩意諸昭
公之黨也而戴族逐之華氏方專宋政豈肯使之復
歸得位哉若竊歸君側匿怨苟安則足以殺其軀而
已觀春秋不以死節書則左氏所言蕩意諸死之者
不足信矣○昭公杵臼弒弟鮑立是爲文公

十有七年辛亥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四國稱人將卑師少也晉因宋人弒君欲得其賂故
率三國之人伐之得賂則已矣此晉大夫所莅也特
以微者往耳左氏以爲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
鄭石楚伐宋則若春秋貶而稱人矣意者荀林父等
於此時尚未爲大夫其名未宜登於史冊豈曰貶乎
然是時衛甯俞當國以人從晉蓋全事大之體其本
心非耻爲不義者也○左氏又謂猶立文公而還是
以文公爲預聞乎弒也殊不知宋人之弒昭公與商
人弒君不同商人稱名以弒爲主在商人而宋弒稱
人則出於亂衆也文公特爲弒君者所立不能討賊
耳視商人之躬行弒逆蓋有間焉傳乃載其禮於國
人竭粟以貸事則與商人驟施聚士而志主於弒者
一例矣此豈知春秋稱名稱人之別者乎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高閌氏曰九月乃葬慢也不稱僖姜而別爲之謚非
禮也文公緩葬其母其怠於政事可知也已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鄭丘之盟齊既得魯賂而與公子遂同好矣今復伐
西鄙者齊以魯專事晉必欲服之也故文公親往盟
而自此魯遂專事齊矣○穀齊地即僖二十六年公
以楚師伐齊所取者意者此時已復於齊故公往就
其地歟

諸侯會于扈

春四國伐宋宋以賂免則文公遂求諸侯從晉爲會
故諸侯至扈晉既得賂不復再出但聽諸侯所爲而
已諸侯待晉不至則自相爲會而退耳故會扈者亦
新城之諸侯宋文公亦預焉矣稱諸侯則魯公與晉
不預可知魯方事齊故不預會其不序義與十五年
盟扈同莫適爲主無霸之辭也齊履謙氏以爲春秋
有散盟蓋謂此矣

秋公至自穀

至書地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冬公子遂如齊

公及齊侯盟穀之後公子遂又往可見魯自此事齊矣魯本事晉而卒轉之齊由晉不競故也

十有八年壬子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臺基之下也臺不言名其必在宮中歟薨于臺下或曰隕而薨蓋變之出於卒然者也則非謹疾而正終者矣故穀梁子曰臺下非正也○趙鵬飛氏曰三家之強雖自僖公而僖公之世未嘗敢專也至文公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為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

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晉帥師城邑至東門氏則襄仲見於經者凡九非會則盟非盟則如非如則伐其橫尤甚於三家然極其源皆由文公怠懦不君也即位之初霸主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卒以大夫往閏月不告月常月不視朔怠惰廢替不出寢門何以為國宜諸大夫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內懷國人而自封植公室寖弱而權移於人也終春秋之世權不能復收而魯遂以微文公不能逭其責也

秦伯罃卒

秦康公罃卒子稻嗣是為共公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人者衆辭左氏以歜職二人謀弒懿公則豈足以盡春秋稱人之義哉齊人者皆懷商人之私恩者也但本非義合恩盡則怨易生所謂鳥獸飽而忘恩也商人稍以君道治之則遂有所不堪矣故衆亂而弒商人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天道豈可誣哉○齊懿公商人弒而庶兄元立是為惠公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魯大夫如他國未有二卿並出者今使介皆卿並書于策何邪見共謀如齊乃魯卿之同欲也觀夫人歸齊之後季孫行父亦相繼如齊可知矣子赤者夫人之子夫人始至仲遂黜之而諸卿皆不以為夫人矣使其子得國群臣能無自疑乎況敬嬴私事仲遂而諸卿意有屬焉此廢立之謀所由起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毀赤而譽接又以接託之而求婚其女焉此常情之所易動也況齊惠公亦為弒君者所立方喜於有黨苟欲親焉無不相就出姜雖其兄孝公之女彼亦何暇顧哉此魯卿之所逆料者也無伊尹之志

則篡魯諸卿不能免矣
冬十月子卒
子謂子赤即惡也二卿如齊但謀廢立耳及齊侯旣許廢黜則仲遂因而弑之以絕根本蓋廢立者魯國諸臣之同欲而弑赤者則仲遂之專主也然宣公受之而不討賊亦難乎免於與聞矣○凡事必繫日策書常體況君卒而有不知日乎卒不知日則有可疑所以起問而見事情也孫明復曰不日弑也不忍言也按成君弑不地子赤未踰年故不日以別之不稱名闕文也例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下○按左氏於

此載仲以君命召惠伯殺之夫惠伯即叔仲彭生魯卿也卿死無不書之理苟死非其正特不當以死節許之耳安可併沒其事乎況惠伯爲仲所殺必以忠見忌於仲者雖仲僞以君命召亦不失爲可欺以其方也安得不謂之死節乎左氏此言未敢盡信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此文夫人出姜也夫人之歸蓋仲遂誣之以罪而出之故謂之出姜左氏以爲哀姜蓋紀魯人一時之言耳莊夫人已謚哀姜則文夫人豈得復謚哀哉出姜歸齊情無所愬竟亦不知其所終矣哀哉胡康侯曰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毋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預聞廢赤之謀者也及仲遂弑赤則行父已在其黨中不得不爲之營解矣出姜甫歸齊而行父遽如齊者亦實齊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故往申遂得臣之初議而請婚納平之端於是始矣家鉉翁氏曰經書行父如齊於夫人大歸之後則行父亦與於弑矣君薨太子立正也非奸臣之利也舍嫡立

庶奸臣之利非國之福也強家擅弑立以市恩於新君而專權自茲始矣史墨云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昭公也四君矣或者以行父爲社稷臣誤矣
莒弑其君庶其
庶其者紀公也其始立無可考庶其弑而子朱立是爲渠丘公一名季佗○庶其之弑稱國者大臣假國法以廢其君而因以誅之之辭也義見成十八年晉弑州蒲下莒自莊僖以來制在權臣如莒慶是也至於文宣國勢不振而當其時鄰國強臣弑君相望則

莒諸臣亦何所憚而不爲乎○左氏載莒紀公生太子僕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僕以寶玉來奔據此則是僕弒父也春秋何以不同蔡般許止之例乎且僕因國人以弒則又何以不自立而立季佗乎此理之不通者也吳澂氏既辯其非矣至於述季孫行父出僕於竟之言則又似爲行父文飾者何則行父助成仲遂弒君之惡者也時方如齊自救不暇安得謬爲大言以責莒僕乎惟以爲多行無禮於國此國人怨惡庶其之辭也庶有合於稱國以殺之意耳

春秋私考卷之十八

春秋私考卷之十九

起癸丑宣公元年
盡庚申宣公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宣公

文公妾敬嬴之子名倭一名接在位十八年謚曰宣母敬嬴薨在八年夫人齊姜要在元年薨葬在襄二年先儒以夫人爲穆姜非也辯見葬齊姜下

元年癸丑

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與桓公即位同例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

公子遂如齊逆女

胡康侯曰魯秉周禮喪未朞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於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以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寖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姜氏齊姜也齊惠公女不稱氏程子以爲脫氏字是也○敬嬴欲結齊惠懼爲出姜所謀故亟娶其女如是之急也宣公雖敬嬴所生亦當在文四年娶出姜之次年至此約可十五歲耳而即爲冒喪娶婦可見其急○公羊傳曰遂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稱婦有姑之辭也高閌氏曰稱婦姜見敬嬴妾也而姑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胡康侯曰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

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行父魯之所謂賢大夫也公子遂弑赤而亦與之爲黨蓋與聞廢立之謀因之比周共事也然則行父之惡亞於仲遂者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胥氏甲父名胥臣之子晉卿也胡康侯曰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秦晉戰于河曲撓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止治軍門之呼僭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今按胡傳據左氏說是也但河曲之戰晉將稱人則微者耳胥甲父當其時必未爲大夫也至是晉靈漸長察河曲無功由於撓史駢之事而盾以胥甲父爲穿之黨也故但放而不置之死姑以解說而已蓋晉靈於此已疑趙盾矣○以趙穿之罪併歸胥甲父故不去大夫以爲軍門之呼罪之小者弗治可也是時衛善於晉故放於衛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齊地後漢志瑯琊陽都有牟臺註云平州在縣

西杜元凱以爲在泰山牟縣西是蓋認牟臺爲牟縣也陽都註見閔二年齊人遷陽下牟註見宣九年取根牟下○胡康侯曰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弒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夫篡弒之賊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爲戎狄棄人類爲禽獸此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汪克寬氏曰齊惠因逆得立故魯宣納賂求會雖然而從蓋同惡相濟耳特齊之強亦足以庇魯故宣公

君臣雍意以固結之也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曰如齊拜成胡康侯曰書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内交宫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爲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之所與齊爭者濟西田也僖公時取之而文公事晉以求庇至此則以濟西田賂齊不復吝矣胡康侯曰魯人致賂以見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

春秋討賊不嚴於利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爲惡而助之也經書取田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秋邾子來朝

文公時邾魯相讐魯所以不能下邾者邾恃齊也宣公篡立而邾即首朝則以宣公援魯而邾不敢與魯抗非然魯因齊得邾故終宣公之世不復讐邾矣趙鵬飛氏曰邾舊雖附魯常屬于齊每視齊爲向背今魯與齊好所以來朝相及十年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楚子者莊王也鄭陳宋皆新城從晉之國也而鄭獨改事楚矣○胡康侯曰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爲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趙鵬飛氏曰楚莊天下奸雄也前日滅庸首結秦巴以侵中國之西今日侵陳侵宋又結鄭以侵中國之東未得秦巴則不及庸未得鄭則不及陳宋必秦鄭既服東西之勢合羽翼之謀成而後趨中國耳陳傅良氏曰南北之勢於是

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爲晉楚之從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得政握兵久矣自當國以來未嘗少離君側蓋恐同列間之也今晉靈漸長察知趙盾專行於國外失諸侯之心以致鄭人從楚爲患故特使救陳以遠之此趙盾所以心懷疑懼寖起異謀而晉靈由此殆矣楚鄭之兵已移於宋而盾始救陳無及於事則兵遂卻回蓋本無救宋之事故經不書而盾志有他塞責遂歸不急於攘楚亦可知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救陳者趙盾也以其將尊師衆故稱帥師以示師與大夫相敵之意然會則稱師者蓋一事再見則從畧之常詞也觀昭十一年楚棄疾帥師圍蔡而下書楚師滅蔡啖氏所謂承上省文而稱師是已○棐林鄭地杜元凱曰滎陽苑陵縣東南有林鄉即水經注所謂林鄉在新鄭東北七十許里苑陵故城東南五十許里者是也地而後伐會而殊晉師見楚鄭時已退兵晉師至是聊以塞責而諸侯會焉然後伐鄭緩辭也盾爲身謀不知所急晉之威德不足以服鄭

人之心矣不半載而歸生舉大棘之師有由然哉○宋陳衛曹皆與晉同盟新城之國也而許獨不預焉志已向楚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即今西安府鄠縣在秦東約二百餘里秦與國也左氏以爲晉欲求成於秦故侵崇此謀之迂者也迂謀不可以有成盾必不爲也盾方見疑於君常欲居中自固以穿爲族子可以託心腹也故以兵權付之代己使立功於秦以雪積憤而首侵崇始焉不過擄掠之計耳非策之善者也原其本意但欲兵柄掌於私人耳雖無功而得罪固已先有避禍之心矣弑逆之萌其端不在此歟趙鵬飛氏曰穿盾之黨也崇秦之與國也穿見盾主諸侯而己無寸功以爲秦於晉世讐也於是帥師侵崇蓋無事生釁以立己功媚盾而固其寵焉

晉人宋人伐鄭

晉初未嘗救宋而棐林之伐又無功故與宋人復伐鄭聊以係宋之心而不知速宋之禍也吳澂氏曰棐林之會晉合四國以伐鄭而無功故至於再伐不復可致三國伐鄭者爲宋也故獨與宋連兵

二年甲寅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稱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是時鄭方從楚其受楚命信矣但伐宋不書則未必致伐耳例見僖十五年戰韓下大棘宋地杜元凱以爲陳留襄邑南按其地在今歸德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書敗獲例見僖元年公子友敗莒獲莒拏下華元華督之曾孫宋卿也○鄭歸生帥師伐宋報復之兵也而聽於楚命不義甚矣宋華元不能反己息争而輕與之戰至

於喪師辱身豈爲善謀國哉
秦師伐晉
秦師報侵崇是穿之啓釁也而靈公疑其掌兵爲趙
盾用私人矣此盾之所以動於惡而假穿以行弒歟
○趙鵬飛氏曰秦晉自河曲之戰于今七年無疆埸
之虞蓋亦厭戰爾趙穿無釁而侵崇秦於是有報怨
之師穿之罪不勝誅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此四國之微者也鄭人受命於楚興師以暴上公之
國而獲其正卿其罪著矣晉爲霸國不能大合諸侯

伸大義以聲鄭罪乃以四國微者侵掠而還蓋是時
趙盾方以失諸侯見疑於君故姑爲此盜賊之計以
塞責耳趙鵬飛氏謂趙盾塞宋之請姑爲黽勉之行
侵鄭而已此說得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此趙穿弒君也而春秋以趙盾當首惡者穿之弒盾
實主之也說見元年趙穿侵崇及二年秦人伐晉下
○春秋時凡弒君未有自言弒者雖其史比引多畏權臣而不以
實書此春秋所以作也左氏所載靈公不君之事皆
爲盾文奸也而董狐斷獄之言亦不切於事實假令

果有直筆如狐者則以盾之子繼得政之初即殺賊
處父先都士縠箕鄭父諸卿從戚權盡出於己而後
已豈有既弒靈公之後反能容一董狐哉太史書崔
杼之事亦不然崔杼果殺二史春秋當特書以彰史
氏之賢如紀叔姬以賢得書卒葬之例而略不一見
則南史執簡以往亦似無其事也雖有之則或私爲
野史之人未必面忤奸臣者也左氏好紀異聞以誇
人耳故謂董狐告盾之事若面斥然不知弒君之賊
豈復可畏以名義者乎故凡春秋書弒悉非國史之
舊也晉之乘楚之檮杌皆賢者所爲蓋有直書其事

者而聖人周流列國遍交賢士大夫則又有以考得
其實矣故於外事禮可無諱必加弒於首惡之人而
文奸之言悉從删削彼雖欲蓋而不可得焉故曰春
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靈公夷皐弒季父黑臀文公
之庶子也代立是爲成公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崩弟瑜嗣是爲定王
三年乙卯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詳見僖三十一年及成七年不郊三望下

葬匡王

胡康侯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齊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戎允姓故城在今河南府嵩縣北三十里許見僖三十三年晉及姜戎敗秦于殽下〇陸渾南近於楚故楚伐之欲使服已也左氏載楚子至雒觀兵之事於經無可見未必得實雖有之亦或偶然泛問而遂撰爲王孫滿拒楚之詞其詞雖勝而亦近於浮誇矣

夏楚人侵鄭

左氏傳曰鄭即晉故也今按趙盾既弒靈公則事權一威令行而鄭亦從晉矣不必晉侯伐鄭而鄭及晉平也傳載此事而經不書則不可以爲實矣

秋赤狄侵齊

赤狄隗姓別爲一種隗俗尚赤衣者也在山西潞州以北而東界黎城即古黎侯國也其種有潞氏甲氏留吁墻地相連者也赤狄距齊甚遠而連年侵至其國未有不由狄境而往者然而狄不爲規盖自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之後狄勢稍衰而赤狄浸強則取道於狄而無忌矣害及於遠則近國懷疑固晉之所憂也特以無釁可乘耳其後酆舒爲亂而赤狄遂爲晉滅有以哉

宋師圍曹

按左氏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氏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夫昭公子不知其名足錄與否姑置勿論若司城須則國卿也又文公之母弟因亂以殺所繫不小而曹師伐宋正宋師圍曹之所起釁於法不應不

書而經皆削去此何足以著其實乎且以時世考之昭公在位威權盡制於華氏殺大夫殺司馬又逐司城而華耦代爲司馬華元主爲右師是戴族之力足以鼓國人弒昭公矣其氣焰何如也曹以小國近與宋鄰夫豈不知而敢爲武穆伐宋邪此事理之所無者也然則宋師圍曹必不爲武穆之亂矣蓋晉宋陳衛曹同會棐林以伐鄭者也及華元見獲於大棘戴族之耻也故尋棐林舊好以侵鄭正以雪此耻也晉宋衛陳皆行曹獨畏楚不出此宋華氏之所以深怒也然楚勢方張懼曹與鄭合而啓楚釁也故久而未

報至是鄭即晉而楚侵之宋乃來間闔曹耳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鄭穆公蘭卒子夷嗣是爲靈公
葬鄭穆公
葬速例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鄭穆公卒未餘月
而葬則以靈公欲定其位而汲汲於治喪也蓋公子
歸生意爲於其弟襄公亦可見矣不然何以甫及九
月而靈公即見弒乎
四年丙辰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

向
張洽氏曰郯已姓國秦有郯郡漢爲東海郡故城按
郯在莒之南沂之東其水西則界於郯之沂西田也
今爲郯城縣屬兗州府沂州向本小國後爲莒附庸
實邑之矣然而經無降取之文者蓋向自服於莒非
莒用兵而得也凡不待用兵而自服者恒不書餘見
桓十六年城向下○郯莒壤地相連故有隙戴溪氏
曰莒大而郯小故平莒爲難平郯爲易郯之於魯有
伯姬之親故宣公主乎是平莒而莒傲然不顧故宣
公不勝其忿伐莒而取向高閌氏曰莒郯相怨而郯
乃魯婚姻之國公欲爲郯平莒而挾齊以爲重公之
義不足以服莒之心莒所以不肯也肯者心以爲然
而從之也不知自反而取邑於人亦已甚矣公既無
以得莒後書郯伯姬來歸則郯亦不能固其好也
秦伯稻卒
秦共公稻卒子產嗣是爲桓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靈公夷弒而弟堅嗣是爲襄公○歸生自大棘戰勝
必恃功驕恣而見疑於嗣君者也故假手於公子宋
以弒之而歸生實造此謀故以歸生主弒與趙盾同

吳澂氏曰左傳所載事蹟猥陋疑不可信蓋歸生貴
戚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所不獲於其君者
因宋之有邪謀陽爲畜老憚殺之言陰實假手於宋
以除其君此亂臣之首而宋特其從也趙鵬飛氏曰
左氏載食黿之事其跡甚誣世豈有一饌之隙而弒
君哉
赤狄侵齊
高閌氏曰以齊之強而連年爲狄所侵則惠公之無
政可知矣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宣公比年如齊謹於事齊公也然每行必歛至不知何所甚耶

冬楚子伐鄭

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復伐其君親行故稱子聲罪致討故曰伐其實止爭中國非爲討賊也○張洽氏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辰陵而鄭又徼事晉於是明年圍鄭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餘凡五年楚人伐鄭下

五年丁巳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子叔姬文公少女盖郯伯姬之妹也趙伯循以爲時君之女故加子字以別姑姊妹非也宣公娶於即位之後至是終五年耳安得即有此及笄稱字之女乎例互見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及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下高氏固名高傒之曾孫齊之世卿也齊大夫自僖公以來舍國歸父少有行事於魯者至是而固親自來逆蓋固方當國用事而得請於君耳公之如齊高固請叔姬焉公必不欲故高固親來強公必許如楚子圍之逆鄭公孫段氏也詳見莊二十七年莒慶逆叔姬下胡康侯曰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

叔孫得臣卒

事必繫日策書常體况春秋魯史內大夫卒豈有不知日者卒而不日之例三傳說皆牽強惟胡康侯恩禮厚薄之云庶幾爲近而發明未盡故得臣之卒遂不可通以今考之蓋得臣不卒於位也凡卿大夫卒

於位則書日以其訃喪也不卒於位則不書日以其不訃喪也春秋之初官人未世故卿大夫猶有去其位者此公子益師無駭與挾所以卒不書日也猶書卒者卿大夫君之股肱恤典有加焉故耳其他如公子翬爲桓弑隱而桓公竟黜逐之卒不在位而恩禮亦不加焉則併其卒而不書矣此可見春秋之初君猶得以制其臣而恤典亦不濫施也自後三桓當國遂以世官而卿大夫鮮有不卒於位者矣故皆書日得臣於宣公有援立之功何以不卒於位乎蓋欲廢子赤者魯大夫之同情也豈獨得臣從仲遂之謀哉

而弑君之事則仲遂之所專主耳得臣必有悔焉而
棄官以去故與仲遂如齊之後竟不經見否則近在
君所卒何以不書曰卿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曰反馬也胡康侯曰禮嫁女留其送馬及廟
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啖叔佐曰大
夫非公事與妻出境非禮也○今按娶非本國無歸
寧之禮高固權臣舍君事而從婦歸寧無忌憚甚矣
歸寧禮說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下
楚人伐鄭

楚稱人將卑師少也左氏以為楚子誤矣荀林父救
鄭之說亦經所無不足信也黃震氏曰鄭三年三被
兵不為楚屈而晉不能庇之是也餘見四年楚子伐
鄭下
六年戊午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孫氏免名衛卿蓋良夫之族左氏傳曰晉衛侵陳陳
即楚故也夫陳人從楚不能反躬自治而輒加之兵
趙盾既失招徠之道矣又不能大合諸侯振中國之
威僅與孫免侵掠而還則大義不足以畏服強楚矣
小國何所恃哉奚怪其待盟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
也趙鵬飛氏曰晉楚爭陳自此始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康侯曰先是公伐莒取向役諸如齊伐萊軍旅數
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黃震氏曰書災也
冬十月
七年己未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孫良夫衛卿是為桓子與孫免同族來盟例見桓十

四年鄭語來盟下不稱使例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
下此晉人致魯之術也趙鵬飛氏曰魯宣以援立之
賜事齊而外晉晉成將求諸侯以興霸業惟衛久睦
於晉凡伐宋鄭侵鄭侵陳無役不從而魯宣未嘗與
今晉將為黑壤之盟故俾衛求魯結盟以示信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子爵國杜元凱以為東萊黃縣今山東登州府黃
縣東南二十五里有故黃是萊子國也○黃震氏曰
萊東夷之國近於齊故伐之魯為齊役故助其虐
秋公至自伐萊

以其險遠得歸爲幸而欲至也

大旱

秋者午未申之月也大旱者亢陽爲虐害及於物也春秋之中凡大雩書秋書冬舉一時者一雩不雨而至於三月皆雩也三月皆雩則大旱矣而皆不書旱因雩以見之耳此獨以大旱書者不雩故也公羊子曰大雩者旱祭也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是已宣公以六月方爲龍見之雩故秋旱不復再雩是愛牲樂怠而無恤民憂國之心也昔宣王遇災靡神不舉則因旱而雩者豈禮之所得廢哉此與僖二十一年大旱意畧不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晉地杜元凱以爲一名黃父非也說見昭二十五年會黃父下○家鉉翁氏曰晉自新城以來君侈而臣專政亂於內威褻於外霸權盡削諸侯離散楚行師中原而不敢問齊倔強東夏而無所忌成公新立合四國之君以爲此會鄭會楚而從晉再會于扈諸侯皆序庶幾中國之猶有霸也○左氏所稱黃父之盟春秋不書當是無此事也但晉人止公之事或宜有之蓋待公備禮而後得從雖謂之賂免可也觀公父而後至至而不從從晉會意可見矣晉政在私門而德不足以服諸侯有如此夫若曰盟于黃父而公不與盟則於法當如平丘之特書豈得妄生譏義哉

八年庚申

春公至自會

吳澂氏曰宣公篡立自疑而不敢曾晉衛欲爲晉致魯故去春使良夫來盟而後去冬公與黑壤之會縱使無左氏所記止公之辱亦必懷疑而自危而自是不敢如晉矣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黃註見桓十七年盟黃下杜元凱曰齊地○胡康侯曰至黃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芊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爲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辭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　仲遂卒于垂

有事告祭也詳見廟制考義仲遂卒稱字說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下李廉氏曰仲遂稱仲正與季友稱季同友上書公子而遂不稱公子者蒙上文也○垂魯地杜氏以爲齊地非也蓋仲遂之卒與有事太廟同日必境内之地訃可及者若在齊地則訃必後於卒期其書法當如士匄侵齊至穀先書齊侯環卒後書聞齊侯卒乃還之例先儒不察遂附會曾大夫卒其境内則不書地之說豈不誤乎有事大廟重喪可以不訃而仲遂之卒訃不敢後期者以其有寵於宣公也大夫卒境内書地例見成十七年嬰齊卒于貍脤下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穀梁子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朱仲晦曰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爲尸之人竊意此蓋孝子不忍死其親而復以賓禮燕送耳賓尸在堂然爾雅曰繹又祭也家語曰繹祭於祊在廟門之西則復求神於外而告以尸歸之意也○萬舞者文武二舞之總名文執羽籥武執干戚以干羽之舞起於有虞氏征苗之師故謂之萬何休氏曰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此據周而言耳凡舞入廟必先文後武去籥者以文舞言也舉舞之總名故曰萬入舞者吹籥以先之然後樂大合而以舞終焉籥不先則樂不作可知否則去籥何義哉此與昭公時籥入而去樂者同但此言不繹後則以仲遂卒不當繹爲重而彼則叔弓卒於籥入之後正當次籥之時其文所以異施耳齊履謙氏曰萬武舞籥文舞萬入去籥樂不盡去也去樂卒事則去矣此說非也餘詳見昭十五年叔弓卒下○胡康侯曰猶者可已之詞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聖人書此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此敬嬴也文公之妾宣公之母自成風以僖公妾母立爲夫人得以夫人禮薨葬其後皆以僭禮爲常矣故啖叔佐曰成風以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別爲一種俗尚白衣者也在西河秦晉之間故秦晉相攻皆連白狄成十三年左傳載晉呂相絕秦書云白狄及君同州則白狄與秦相近當在晉西趙鵬飛所謂介秦晉之間者也史記亦載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間圁今之神木縣洛今之洛川

縣皆爲延安府葢延綏葭鄜諸州悉其地也○此趙
盾當國之事也結白狄以伐秦而秦自此不敢加兵
於晉者七年於憤泄矣然必於報怨而不顧自傷其
類尚爲能善其後乎
楚人滅舒蓼
舒蓼詳見僖三年徐人取舒下張洽氏曰此如舒鳩
舒庸葢群舒別種非二國也文公時楚人圍巢群舒
俱已服楚今必因其叛者而滅之其未叛者猶存也
楚自文公以來吞併近鄰小國殆盡至是又滅舒蓼
其勢益强然後入陳圍鄭滅蕭伐宋恣行而莫能禦

矣趙鵬飛氏曰舒葢楚之黨而逼近中國舒滅則中
國失南門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敬謚嬴姓胡康侯曰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
于廟而始有二夫人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
祔于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曰婦有
姑之辭見敬嬴遂以子貴亟立爲夫人也僖公享國
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魯君臣之責可知
矣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孫明復曰雨不克葬譏無備也凡喪浴于中霤飯于
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祖于庭葬
于墓所以即遠也葬既有日不爲雨止且經言己丑
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是己丑之日喪既行而遇
雨也且雨之遲久不可得而知設若浹日彌月其可
停柩路次不行乎按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此言庚
寅日中而克葬葬之無備可知也今按有備而可以
葬則葬爲合禮其或雨甚水至不可即工則何必急
於葬以妄不懷之欲哉孝子之心必誠必信弗之有

悔焉耳○趙鵬飛氏曰或謂嬴氏殺嫡立庶天譴故
雨不克葬此附會之說耳葬定公亦雨不克葬豈亦
天譴耶嬴氏之惡不重於文姜而文姜之葬不雨豈
天亦私文姜耶其說不根甚矣
城平陽
平陽漢泰山郡東平陽也隋改今新泰縣見水經洙
水注葢平陽在魯北鄙近於根牟城之以爲備根牟
計也是時魯與齊睦非爲備齊而設晉甚遠晉兵未
有加魯者且備之亦當在西南境上也李廉氏以爲
備晉失之矣

楚師伐陳

高閌氏曰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爲討然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即楚

春秋私考卷之十九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

起辛酉宣公九年

盡甲子宣公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九年辛酉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仲孫蔑公子慶父之孫公孫敖之子也是爲孟獻子慶父者莊公之庶兄故爲孟氏以庶長不可先嫡而字曰仲其後因氏仲孫○仲孫蔑魯之賢大夫也見魯專事齊而於周貢獻常闕故請如京師此當時之所僅見也然魯使之往自卿大夫以上不免於燕賜有加非周人之所欲也況自文十年及蘇子盟女栗之後疑魯之貢獻皆王臣受之於魯而致之王以爲私殖之計故不欲貴卿往而以微者行其名姓不登史冊而魯卿之如京師者鮮矣不然魯之於周有歷一君數十年而未嘗有如京師者豈禮也哉左氏於此乃曰王使來徵聘豈亦不察於此乎

齊侯伐萊

許翰氏曰赤狄北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

之可以觀惠公畏強凌弱矣李廉氏曰東萊有萊山從齊之小國也齊自七年會魯伐之今年又自伐之辛於襄六年而滅之矣

秋取根牟

根牟小國應劭以爲附庸也若附於魯則不必取矣附於他國安有不爭者哉其爲小國也明矣漢爲泰山郡牟縣今泰安新泰之東嬴博之間牟汶出焉者即其西境也顏師古曰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即此是以爲牟子國也則非矣蓋牟子城在今登州府福山縣西北三十里漢爲東萊郡東牟而距根牟遠矣魯

越齊萊之境而往取之一千五百里而遥勢之所不便也且根牟與牟異名顏說誤也或根牟乃牟支庶所分而別爲一國如小邾之於邾則不可知耳夫根牟在魯東北界者也杜元凱以爲根牟魯東界瑯琊郡陽都有牟鄉乃因漢志於陽都之下載有牟臺之言故謂牟縣在此蓋陽都屬瑯琊牟屬泰山求之水源限隔山谷是以各分所隸豈根牟界居其間水西流出魯北界者爲牟汶其東境入陽都界者爲牟縣歟故牟臺牟鄉之名遂因牟縣而沿及陽都之境矣至鄭漁仲又以根牟爲都安丘則又以隋嘗於此置牟山縣而誤也苟盡信舊文則其義有不可通耳詳見閔二年齊人遷陽及定十年齊人歸讙陰田下○根牟蓋屬魯小國而北界於齊必因於強令而悖慢不共者也是時齊方善魯故聽魯取夫小國有闕則亦彌縫之而綏以文德斯可矣必欲邑之而盡收其租稅以入於己此何義乎故取者收奪之名也義與成六年取鄟同

八月滕子卒

此滕昭公也史佚其名卒不書日不訃喪也其書卒魯往弔也滕自桓二年來朝遂屬於魯至莊十六年

又從宋宋襄公不道滕又從魯及執嬰齊而滕復從宋爲人所屬如附庸然故桓莊僖閔文五公之間滕不敢以諸侯禮齒於大國喪俱不訃而魯人亦絕無弔葬之禮及之至是滕不訃喪而魯往弔焉何耶蓋文十二年滕昭公以宋不足恃而來朝魯故魯人因其喪而弔恤之而宋師相繼圍伐矣餘見成十六年滕子卒下○滕昭公卒子壽嗣是爲文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荀氏荀息之後林父名晉卿也是爲桓子以其嘗將

中行故又爲中行伯而氏曰中行餘見定十三年荀
寅叛下○左氏傳曰會于扈討不睦也胡康侯曰會
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伐之經書林父
帥師則諸侯之師不預可知而以爲林父無將誤矣
凡列國統於一將者皆書其人其人如隱公十年翬
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是也則此安得爲林父以諸
侯之師哉趙鵬飛氏曰陳蓋以晉不足依而從楚然
鄭尤逼於楚而一心事晉亦足以安陳歸中國豈不
得爲鄭乎黃震氏曰晉自靈公不能繼文襄之業中
國無與主盟會皆出大夫至成公方會諸侯于黑壤

又會于扈中國賴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晉成公黑臀卒子孺嗣是爲景公○汪克寬氏曰諸
侯卒于師曰師曹伯廬及負芻是也卒于會曰會杞
伯成是也于他國則如許男甯蔡侯東國卒于楚吳
子遏卒于巢是也于封內則如鄭伯髡頑卒于鄵宋
公佐卒于曲棘是也晉成公不言卒于會蓋會禮已
畢故不言會爾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成公鄭卒子遬嗣是爲穆公○衛成公初年向楚
失國出奔君臣交訟兄弟相殘此孔子所謂邦無道
之時而甯俞以沉晦全其身者也及復國以來帝丘
再造抑狄抗晉國勢浸興境內既安息爭脩睦自伐
沈之後以至於終身諸侯之事無役不從此皆用甯
俞之效也於是爲邦有道矣孰謂衛成公非賢君哉
餘互見僖三十一年衛遷帝丘下○胡康侯曰晉成
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
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爲晉致
魯故誅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
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

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訃亦皆不會此所
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晉卒而以私怨棄禮忘親
其罪見矣

宋人圍滕

文十二年滕昭公背宋而朝魯宋人內有國亂外有
楚兵故不暇討至是昭公卒乃因其喪而圍之兵加
小國用將卑而出師少故稱人宋人伐喪不仁非禮
豈待貶而後見哉然魯坐視不救有負於滕其不義
亦甚焉滕人被圍終不屈服以致明年宋師再伐亦
見其善於守國矣自是以後國日強而諸侯日親至

孟子時謂其猶可以為善國其基不立於此乎

楚子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黄裳氏曰晉成方卒楚乘隙而伐鄭晉景方立而未能覇雖郤缺救之不能得鄭是以十一年辰陵之盟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楚之伐鄭或稱人或稱爵先儒以人為罪之爵為與之則例有難盡通者不得不曲為之說矣殊不知微者稱人君將稱子例之常也至於救與不救乃皆紀實聖人豈容以己意加筆削於其間乎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氏也鄭大夫有洩駕亦以洩為氏冶名也稱氏稱名則為卿矣○陳靈公淫於夏姬而寵任其子徵舒此致亂之道也洩冶直諫不能用而反殺之不君甚矣其殺之必加之罪而蔽以國法故稱國以殺然罪以私加非正刑也故不去其大夫而靈公之所以不保其身者已兆於此矣

十年壬戌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胡康侯曰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己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濟西田即今鄆范二縣之地蓋齊魯之所互爭僖三十一年魯既取之而宣二年又為齊取者也今齊與魯平故中分以與魯范近於齊則齊有之鄆近於魯則以歸魯田之分屬於魯者謂之我濟西田齊緩讒曰我者對彼之稱濟西之田魯不盡有者是也何以知鄆之屬魯邪蓋鄆即成四年所城之邑則知其當分於魯也自莊公以來爭斯田亦久矣但疆埸之民自相掠奪雖有爭訟而國不與力焉故未

取濟西之前不見於經耳許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惠公元卒子無野嗣是為頃公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食邑於崔出自丁公至崔杼九世矣是歲至襄二十五年崔杼弒君凡五十一年則此時杼雖嗣立必方弱冠其父崔夭以前俱無經見雖亦世家要非當國用事之臣未有大罪可逐者也必以惠公繼諸

兄而立群從不能無爭崔氏於立君之際意有不同而高國則擁立項公懼其逼己所以逐之耳故穀梁子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舉族可出其無根據難除之勢可知矣蓋齊大夫自魯僖公以來少有行事於魯者惟國歸父一見至宣公而高固國佐相繼親來可以見高國之權方盛而崔氏尚未得專也果以崔杼爲奸而早辨之未爲不可舉族而盡去之豈所以安巨室之心哉至成公末年出高無咎連及國佐而崔杼以慶氏之黨復歸其國亦非如欒盈之以宗強而入曲沃也權寵相傾習以成俗而欲不怙勢

作威難矣此崔氏之歸所以不可復制也故爲國者不能以道脩身爲取人之則其何能使人臣盡忠不貳哉崔氏之奔雖由高國所嫉然悻悻然見於色而盡舉其族窮日之力以去亦非人臣之義也故書奔以罪之奔而復歸何以不書蓋竊歸也凡大夫去國託於私黨而竊歸者恒不書○或曰氏當作夫蓋字之誤也於義爲順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杜元凱曰公親奔喪非禮也汪克寬氏曰公如齊止此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夏氏徵舒名稱氏稱名則國卿也凡臣之於君非有所逼豈肯遽加弒哉徵舒負恃君寵積久致畏懼禍及身故志於弒苟非威權重而勢力盛則必不敢輕動動亦安能免於國人之誅戮耶徵舒弒靈公而成公午以子嗣立猶不能討焉則徵舒必巨族權臣才智足以服國人而非稚弱可知矣靈公通徵舒之母其事不可謂無但左傳所云靈公與孔寧儀行父褻相服相戲於朝而謔徵舒皆委巷兒戲之言不足道

也靈公寵徵舒常至其室羣臣就之共事因與飲焉宜有之矣觀株林之詩則見靈公時駕乘馬說株林以朝食於夏氏信矣然言乘馬則非微行也言朝食則非夜聚也其適株林未必盡由夏姬而夏南之從則國政委焉有術以致其君故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安有不由專權生亂者哉

六月宋師伐滕

宋昭公爲弒君者所立滕人以其不足恃而棄之乃宋己德有闕所當自反者也去年圍之不服今又用大衆以伐之何義乎宋本以滕事魯故起兵爭左氏

以爲滕人事晉而不事宋其亦不考於滕肯宋事魯之本末矣自是宋有楚患亦不能爭而滕之事魯終春秋之世云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成周之城宋仲幾曰滕吾役也此皆左氏之見與經文不合者也餘見九年并成十六年滕子卒下

公孫歸父如齊

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胡康侯曰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

葬齊惠公

齊惠公卒三月耳而葬太速者必以爭昭懿惠兄弟相及國内群從有爭也觀崔氏見逐於君終之際而嗣子稱侯於未踰年之前則必有故而倉卒即位以治喪矣義與成四年鄭襄葬速同未踰年即位例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速葬例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四國稱人將卑師少也黃震氏曰前日楚子伐鄭郤缺之救不能得鄭故鄭服于楚而晉又伐之胡康侯曰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之母弟也以其已仕故不稱弟然亦當稱王子季也誤倒季字於子上如王子札之爲王札子耳果如王季子之云則似今王少子之稱然而定王嗣位至此纔八年未必即有少子能奉使也而況稱子以字其義何居耶季字也已爲大夫故稱字左氏指王季子爲劉康公則又因成王以王季之子食采於劉而訛傳耳故凡諸說有不可通者以理斷之而

已矣例見襄三十年天王殺佞夫下○自宰周公以來無有聘者則諸侯猶守桓文貢獻之制而不煩王聘也至是始復見焉豈以貢獻常數多有所逋而假聘以徵之耶此與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事有相關義可互見然自是贈遺禮薄王命不足爲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於諸侯矣○胡康侯曰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元年邾雖朝魯然亦恃齊為安而魯不得志焉故今惠公卒而歸父即往伐之夜猶恭寡之兵也○繹邾邑之近魯者杜元凱曰魯國鄒縣北有繹山考之一統志繹山在鄒縣東南二十五里以為邾文公卜遷於繹處則為邾都當距魯稍遠而不可以為北繹矣故鄭漁仲曰邾魯之間繹山多矣邾文公遷繹是邾都也非北繹也

大水

張洽氏曰陰盛陽微夷狄乘衆之徵家鉉翁氏曰宣即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今後大水咎徵頻仍未有甚於此時早而書大水而書大以變常書也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如齊賀嗣君也夫齊惠公亦為弑君者所立身有瑕矣魯何以事之甚謹乎蓋齊人之弑猶足自文而宣公簒立則齊實預知其臣事終身亦始誅所許也故惠公雖沒而禮猶不廢雖頃公得國倉卒未寧而行父亦先往賀躬負不義故不免於畏人亦其同惡相好而不知愧歟

冬公孫歸父如齊

頃公之立季孫亟行則歸父可以已矣而即繼往者左氏曰伐邾故也蓋魯因齊而得邾者也惠公卒而即伐之以取其邑則足以取怒於齊矣故懼邾之愬而先往說焉明年歸父會齊伐莒其亦因是始誅而許與為役歟中國無盟主而強鄰朋比以凌弱則小國何恃以安靖已哉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佐國歸父之子齊之貴卿也宣公時魯君臣事齊甚謹而絕無一使報聘今國佐親來豈特為行父之賀嗣君哉蓋齊頃公之立亦因嗣子有爭國中未靖而高固既逐崔氏亦恐其愬於諸侯也故其禮獨異以固嘗交耳自此魯使不復如齊豈亦有以微見其情實歟○稱侯說見六月葬齊惠公下

饑

義見十五年饑下

楚子伐鄭

鄭從晉則楚又伐之矣左氏以為晉士會救鄭經無其文則是附會之說也義見九年楚子伐鄭下○呂祖謙氏曰自宣四年以後鄭遂南北兩屬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鄭始終謀策只出於此

十有一年（癸亥）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杜元凱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按長平故城在今陳州西華縣東北○陳鄭當南北之衝楚之所欲争者也況楚莊方強辰陵尤甚陳鄭乃其所偪之地則亦不待加兵而心已先畏矣所恃者晉霸有足杖耳晉德不足以庇之則陳鄭有從楚而已辰陵之盟其殆以晉為不足恃乎故左氏載鄭子良之言曰晉楚不務德而兵争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安

得有信從楚之策蓋出於此餘見十二年楚子圍鄭下黃震氏曰向惟陳服楚今鄭與陳同服楚辰陵之盟楚蓋得中國二諸侯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莒自會溫之後未嘗與中國會盟侵伐況去晉甚遠未嘗恃晉張洽氏以為莒恃晉而不事齊故魯從齊伐之非也蓋莒本小國僻處東夷文宣之間制在強臣不能自保豈敢争強於鄰國哉特以四年平郯之故為齊魯所憾耳魯既伐之而取向矣然莒又背齊益深齊怒歸父以取繹之故許為齊役故又會伐焉則此伐乃齊侯之意而歸父助成之也夫莒季佗為弑君者所立蓋弱主也齊魯尚以大義致討以宜有以得其衆人者然魯宣齊惠身負此惡不足以聲大義斯亦脩忿凌弱之兵也夫豈義乎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欑函狄地其距晉遠矣晉侯於此無事焉而親來與狄為會何也赤狄浸強晉欲圖之久矣恐狄為楚援先離其黨耳此遠交之計也晉挾強霸之威不深致力於諸侯之事而志存圖狄將以服遠啓疆此非有自私自利之心者歟自後狄土闢而霸業衰君子於

此蓋有以先鑒其微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徵舒弑君本有邪說以文其事雖成公以子嗣立亦不知所以為怒矣況於楚人素無禮義豈復知討賊乎特以孔寧儀行父奔愬於楚而徵舒方秉陳政欲奪其權故楚子假此示威而使國人往殺其實欲親入陳而先脅其衆耳左氏存此似謂其能討賊者則楚莊庶幾知義矣何其行事全無可觀邪故楚人之殺徵舒為入陳計也非討賊也稱人者言其衆亂殺耳非歸於其君而正典刑者也然徵舒本負大惡殺

之亦足以快人心矣爲他國之人所殺是所下相殺
也故楚殺陳夏徵舒與蔡殺陳佗楚殺齊慶封陳孔
奐晉使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皆不稱大夫
丁亥楚子入陳
辰陵之盟陳雖從楚而楚子恐其有二心有取陳之
志故乘陳有亂親入其城蓋肆行強并遏蔑中華而
不信不足言矣書入陳者止於入耳左氏誤謂縣陳
則遂附爲封陳之說而不知陳實未嘗滅也何封之
有楚實未討賊也何取於末減而書入乎故孔書楚
子入陳而義自見矣然使陳自此終不敢貳則所以

經理其國者已若一邑然謂入陳爲縣陳亦有以哉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孫寧即孔寧也儀氏行父名二子皆陳國卿也左
氏謂其通於夏氏未必有無但遇亂以出而經不書
奔則非有罪可知矣及既至楚則遂爲莊王腹心故
殺徵舒而以儀行父代之使執國政陳之所以從楚
不貳者以二卿爲主於內也其賣國不忠失臣道矣
楚莊制陳國命而以縣鄙待之必知念神明之後者
肯如是哉孔寧儀行父不繫之陳以其從楚而絕於
陳故從畧耳或曰闕文也與文十四年晉納捷菑于

邾義同
十有二年甲子
春葬陳靈公
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
楚子圍鄭
圍鄭者本止於圍未入其國也自左氏附爲入自皇
門至於逵路之說世儒因之遂謂未滅書圍則事亦
可以不從實錄乎且楚之入陳本圖其國非真爲討
賊也乃欲緣此併圖鄭之罪而滅之是聖人論事不
究人心術之微也其不至於長奸者幾希矣若以爲

退師與鄭爲盟其情可恕則凡楚兵所加之國如此
類者亦多矣何不悉從末減乎此理之難通者也故
書圍鄭者直著其憑陵諸夏之罪耳鄭既與楚盟于
辰陵矣楚又曷爲圍鄭邪蓋鄭用子良之謀與其來
者而又徼事于晉故也然則鄭之不信乃其累世相
沿故智豈待子駟而後犧牲玉帛有二竟之待哉此
非效死守國之道其得罪於晉而見侮于楚宜矣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鄭地在敖山之東衡雍之北大河之南今當爲滎
澤河陰界上地一統志以爲在鄭州東六里非也○

及者两相欲之辭而及之者爲主蓋晉不濟河則無
此戰故書及在晉也當時楚勢横行蔑視中國入陳
圍鄭莫敢誰何晉雖救鄭而師出後期鄭既服楚無
及於事經不書救可以見晉霸之怠矣及至于河衆
皆欲返先穀懼晉失霸奮欲濟師雖或失於觀釁亦
以效師武臣力之忠大豈畏敵爲身謀者哉林父當
元帥之任專閫外之權果知無及於鄭焉用勤民則
下令三軍退而脩德雖先穀欲濟必不從也既不能
遣師皆同濟則與衆一心焚舟誓死人人思奮不畏
敵強况師據敖鄗地利先得亦豈遂無致勝之理而

何憂於敗乎乃從韓獻子分惡之言以避失屬亡師
之罪謀之不忠孰大於是紀律不嚴師無成命人懷
退志先備歸舟故楚師一薄而林父已不知所爲矣
然則致此敗者豈可專諉於先穀哉春秋以林父主
此戰而責有所歸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之附庸楚雖滅之而不能有其地猶屬於宋觀
定十一年辰佗彄地入蕭以叛猶爲宋地可知矣楚
既敗晉乘勝滅蕭其志將以脅宋也中國無霸而楚
人肆無忌憚遂至於此寧非有志經世者之所憂哉

○或曰滅當作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故稱人左傳以爲卿不書非
也是時晉霸不振楚子入陳圍鄭晉荀林父亦爲其
所敗矣至是又滅蕭以脅宋宋與曹衛皆唇齒之國
猶欲推晉霸以爲主而晉方畏懾不能自強姑遣微
者以塞責以卑將而連三國之弱師何足以制楚哉

○杜元凱曰清丘衛地水經註曰在今東郡濮陽縣
東南三十里今按濮陽廢縣在開州西南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宋既與晉盟于清丘以晉爲可恃也故爲之盡力以
討陳夫晉本不德而陳爲楚所陵其從於楚而不貳
亦其所不得已也宋乃爲晉而妄興大衆以伐之何
足以服陳乎世未有攻其與國而不報者其謀國失
圖甚矣衛人救陳恐速楚禍所慮在宋非爲陳也觀
宋以師伐而衛以人救豈欲與宋敵哉其實不過解
紛而已耳調停之術不得不然胡康侯猶以其叛盟
爲惡則求之末節矣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 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一

起乙丑宣公十三年

盡庚午宣公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三年乙丑

春齊師伐莒

伐莒說見十一年

夏楚子伐宋

楚本欲圖宋者也而去年宋師伐陳以攻其與國則楚人有辭于伐矣書爵楚子親行也楚旣屬陳尋又服

鄭惟宋未服故欲圖之觀其初滅蕭以脅宋可知矣蓋陳鄭宋皆在河南而中國之要樞也鄭處其西宋處其東而陳則介乎鄭宋之間者也得鄭則可以致西諸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而得陳則可以致鄭宋者也陳鄭旣皆歸楚若復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爲楚有自是將圖天下矣而爲世道計者未見有人焉使非宋人猶足以自守中國幾何而不淪胥以陷于夷狄邪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先縠晉卿先軫之子先縠之殺左氏以爲討邲之敗與清之師則其說有不通者蓋赤狄伐晉及清經文所不載此事之無者也自戰邲至此已餘一年有半先縠乆同列卿用事矣何爲始討其罪乎意者縠之爲人好剛任直多爲同列所排適當楚又伐宋欲救不能則歸咎前敗以中先縠耳夫致邲之敗者實由林父而先縠之罪爲輕今以先縠獨陷於死其辭豈服哉晉之用刑於是乎不當人心矣故不去其大夫以爲非正刑也

十有四年丙寅

春衞殺其大夫孔達

孔氏達名衞卿宋人無故伐陳撓楚與國非諜國之道也衞人救之實由孔達本爲與宋同盟懼於楚討其策豈爲盡失哉然衞亦不之問矣去年楚復伐宋晉不能救必歸咎於同盟之不協謂衞之有貳於楚也故衞懼於晉而殺孔達以說焉此何義乎故不去其大夫〇左氏以孔達爲縊死恐未必然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曹文公壽卒子廬嗣是爲宣公

晉侯伐鄭

晉景公不能反身脩德大合諸侯以攘夷安夏而欲
雪敗邲之恥乃獨率一軍以伐鄭此妨以塞讒間之
口而已何益於成敗之筭哉
秋九月楚子圍宋
去年楚子伐宋而未得志故又圍之其桀横甚矣葢
當時陳鄭既從楚而楚又欲服宋其志本不小也宋
惟仗信守國更歷三時楚亦無如之何結成而退矣
楚所以未遂得志於中國頼宋為之支也此華元所
以見稱於後世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宋之東北界即魯地也楚人圍宋則魯有剥牀以膚
之慮矣歸父會齊侯將以謀救宋也而齊侯不任其
事此魯所以遂使歸父親會楚子于宋以求免也歟
魯人背齊向晉之端起於此矣
十有五年　丁卯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歸父會楚子脩和好也其亦畏天保國之意歟若能
畏脩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理之正也惜乎魯人不
足以語此歸父自其父仲遂以來本深向齊背之非

其本意今魯使會楚葢行父當國懼其陰有間言欲
使無辭以自解於齊耳而歸父與三桓相忌之端已
在此矣〇趙鵬飛氏曰歸父會楚子于宋謀自安之
計耳說者徒見繼書宋及楚平遂以為歸父平二國
之憾葢不稽其實也歸父春會楚夏五月宋楚始平
豈緩頰數月而後能平之魯於楚無一日之好安能
紀其怨而為宋謀葢宋與魯為鄰宋去則楚兵至魯
矣魯見宋之危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服
迎楚子之意而預弭其兵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稱人者衆詞也楚子圍宋更歷三時兩主相持城守
不下然其民則皆困於久役惟欲息兵者也宋有必
斃之志楚無可克之幾則徒困而已故宋人以其情
告於楚人而請成楚人亦以其情告於宋人而許退
此眞衆欲所同安民利國之事聖人為政之所必順
焉者也而其君不能欲焉故特稱人以見人情同欲
也其君不能早謀及其既成則不得不聽以息其民
耳及者兩相欲之詞宋人為主故以宋及楚也說者
乃罪華元子反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則非春秋
稱人之意矣且華元子反知民所欲而不強其君於

義可乎且欲使華元以大義責子反則盍濶於事情
而何以通天下之志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 以潞子嬰兒歸
赤狄詳見三年赤狄侵齊下 赤狄兩肆侵齊勢日昌
盛晉與為鄰慮其為患欲圖兼併久矣今酆舒為政
殺潞子夫人而又傷其君目潞勢亦稍衰矣晉於是
乎乘釁而滅之稱日者詳定於先出其不意不待崇
朝也稱師者師衆將卑耳謂為荀林父主將者非也
子爵嬰兒名潞故城在今潞城縣東四十里而東界
於黎則唐虞夏商畿内之地也赤狄得以雜居其間

意帝王之盛時諸夷降附因處以閒曠之土氏其人
爵其君使並生於政教之中王道之無棄物如此然
非類異性貪噬很攫則亦整兵固圉以威不恪而已
何必殄滅其國哉書罪晉也左氏載伯宗之言以為
討酆舒也或者因晉當時所執之辭而文其說耳非
真義舉也不然則罪在酆舒何以反害潞子邪且晉
人已殺酆舒則與楚人殺陳夏徵舒例同而經不書
必非真有其事者矣呂大圭氏曰楚之圍宋歷三時
而不解晉不能與兵往救而從加兵于狄備書而義
自見矣

秦人伐晉
趙鵬飛氏曰晉自八年以白狄伐秦今歷八年秦桓
乃脩舊怨君子不尚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左氏以為王子捷杜元凱因之註云札子王
子札也文倒札字陸淳孫復氏亦云則王札子者先
王之子也○毛伯召伯天子之大夫也說見文元年
世官專政以行己私而王子札殺之必有所不得志
矣一朝殺二大夫而政法不行焉此周之所以日替
也不言王殺而以兩下相殺之詞書則為王子札之

擅殺可知矣左氏謂王孫蘇使殺則經何為不以蘇
首惡哉
秋螽
胡康侯曰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
内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
不知務其本者也故天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
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
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齊地王孫氏以為牟婁即其地非也蓋牟婁

已爲莒取而齊魯方與莒爲讐安得往會其地况非齊魯之便道邪意或袁婁之誤則不可知耳歸父始會齊侯于穀而齊侯無意於援魯故仲孫蔑復與高固爲此會以再定議而齊終無志也晉當其將方滅潞氏甲氏留吁兵威頗振魯由是决意於從晉矣○胡康侯曰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簒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今按大夫相會不自此始胡氏特

發例於此耳

初稅畝

胡康侯曰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爲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爲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恤以利

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稅畝者貢法也貢則稅其私田助則八家同井中爲公田借其力以耕之而於私田則不稅也後世計畝取租則貢法之遺意也就田分稻則助法之遺意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蓋墾田漸廣則分授漸多其實助因於貢徹因於助助之田亦可以貢貢之田亦可以助也故夏田專貢而無助殷田專助而無貢貢助本無二田而法則有變耳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此變貢爲助之端也夫貢法亦

更唐虞數聖人而定挍數歲之中而存裕民之意所授之田雖少而未墾之地尚多必有羸餘以待荒歉其初豈果不善哉特以衰世之政常奪農時使不得耕耨則凶年始有稱貸而益之者矣是不若助法之公私同利也助法之弊又至民各自私不相友助於是濟之以徹徹即助也義取通力合作而已周之盛時本行助法至是征役日煩民多失業亦猶夏之衰也宣公以其公田入薄國用不充乃復稅畝而行貢法則即助法之田而反古凶年取盈之政也先王之良法於是壞矣稅畝一行常額既失則斂之漸厚勢

所必至至於哀公十而取二何足怪哉

冬蝝生

冬螽虫未啓之時也而蝝生亦見時令之不正矣胡康侯曰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

饑

胡康侯曰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冬螽蝝而遽至於饑

春秋秘考　〈卷之二十一〉　九　四十五

者宣公爲國虛內事外而不敦其本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敦本也餘義見襄二十四年大饑下○啖叔佐曰凡歲饑年終之事故不繫於日月皆以冬後書之

十有六年戊辰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稱人將卑師少也左氏以爲士會帥師非矣潞氏甲氏留吁皆赤狄之別種故繫之赤狄猶舒蓼舒庸舒鳩皆舒之別種而繫之舒耳留吁近潞小國非殘邑也邑不可以言滅晉既滅潞氏又盡其餘黨豈仁人之所忍爲乎是時晉畏楚強不能攘卻而威加赤狄聊以闢土耳謂諸侯何

夏成周宣榭火

火公穀作災趙汸齊履謙氏俱從之左氏謂人火曰火以別於天災則因一字之誤而附會其說也蓋災者爲害之稱也凡火之爲災豈盡不由於人乎胡康侯曰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也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李廉氏曰公穀知

春秋秘考　〈卷之二十一〉　十　四十六

宣榭爲宣王廟而不辨其爲講武之所若但以爲宣王廟則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今按廟必有室所以藏主也無室之堂不可以爲廟此實宣王講武東都大射之處而非廟也其以宣榭名見後王之不復講武於此矣

秋郯伯姬來歸

郯伯姬文公長女也嫁在宣公時來歸者出也以其失身虧德魯人薄之故不書卒例見成八年九年杞叔姬卒及逆喪歸下胡康侯曰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

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冬大有年

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五穀大熟為大有年○詳見桓三年有年下

十有七年己巳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許昭公錫我卒子寗嗣是為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

蔡文公申卒子因嗣是為景公書日訃也是時許蔡從楚皆來訃喪而魯往吊焉見魯亦與楚通矣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夘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杜元凱曰斷道晉地○宣公事齊最謹至是始與晉盟魯衛曹邾相鄰之國也見楚之圍宋切近於災齊不能為主故復推晉為霸而同盟于斷道非以婦人笑客之故也左氏謂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怒請伐齊此事不知其有無假使有之亦一人之私怒而斷道之盟必不為是舉也且謂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經文所無則其言何足信哉笑客事又見成元年冬十月下夫推晉主盟而僅止四國亦可以見晉霸之不振矣宋不與盟者未貳楚也宋被楚圍晉實不救則固以景公為不足與矣華元方以平楚全國為功豈肯遽為晉下哉邾本附於諸侯不與大國之列今急於得衆亦聽其從會矣○黃震氏曰時宋為楚得中國危甚晉不為是盟恐而衛徙背而南向故晉侯為是盟以固魯衛曹邾之心胡康侯乃因郤克徵會于齊齊婦人笑其跛齊大夫赴盟而見執遂以此盟為諜齊不思

徵會乃在未見笑之先豈預知其見笑故為之會以諜之耶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叔肸者宣公之弟叔者其字肸者其名也凡內大夫雖去位而未絕者皆書卒公子益師公子彄無駭挾之類是也已絕者則不書卒公子翬慶父公孫歸父叔孫僑如之類是也今叔肸書卒非卒其官也卒其賢也魯大夫莫賢於柳下惠奚斯史克子家羈而皆不錄其卒獨卒叔肸何邪以其公弟恩禮有加焉耳

凡內大夫書卒皆恩禮有加者也肸不稱公子不爲卿也其稱公弟別於他親也稱字者以其不仕待之以不臣也稱名者紀卒之常也穀梁子曰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爲通恩也

十有八年庚午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伐齊之謀始此以其不從斷道之盟也魯本與齊相厚絕交未久而諸卿中如公孫歸父者尚多未協故

不會晉兵而行父則實與晉爲黨自此動齊之爭而北鄙之伐新築之兵相繼及之然後謀大舉而爲鞌之戰矣晉景欲嗣霸業而以伐齊爲首事何以服諸侯哉○按左氏載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強爲質于晉則何爲復有鞌之師哉況盟繒事關離合而不見於經不足信也故黄震氏曰齊自恃霸國未嘗服晉文公之霸齊嘗懼而從之晉曁四世嗣霸齊未嘗從也

公伐杞

斷道之盟魯實首事必期杞而杞不至故伐之也○按趙鵬飛氏曰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而且娶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宣公殺惡交視以自立杞伯未嘗來朝宣公憾之故躬自伐之此說善矣但如此則其伐當在宣公初年而不當在晚年耳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人衆辭邾之亂衆往殺也邾鄫爲鄰鄫服魯而邾嘗爲魯所陵鄫恃魯以侮邾者必亦多矣邾之所以不報鄫者懼魯爲之援耳今魯通好於邾同盟斷道鄫稍疎焉故邾人乘間而殺其君毒亦甚矣○公羊傳

曰戕者戕賊而殺之也何休氏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胡康侯曰戕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嚴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至於坐使其君爲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胡康侯曰楚

僭稱王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辟其號是仲尼削之也○楚莊王旅卒子審嗣是為共王○楚莊之興志本欲圖中國但以能審形勢故先為務本息民之計不汲汲於兵爭即位三年而始滅庸秦巴既合足以制中國諸侯然後漸圖陳宋動必相機辭足以屈中國亦一時之雄也然滅庸滅舒 蓼滅蕭肆其強暴而宋陳鄭聖賢之後無不皆被其毒凡其所為皆貪慾之事非有假仁義以正天下之功說者乃以列於五霸而與桓文並稱豈不誤哉詳見僖二十三年宋公茲父卒下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以父仲遂之故素謹事齊今魯自斷道之盟已改從晉特令歸父如晉始聽晉命蓋季孫行父當國實主此謀欲使歸父必與齊絕之計也左氏以為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殊不知魯之於晉初交未固此豈遽與謀腹心時哉且歸父志本向齊不在晉也事晉乃三桓之意特懼歸父有異志故使奉使耳歸父欲去三桓不謀於素厚之齊而謀於初交之晉智者不如是也蓋行父本忌歸父有寵於君而欲以計傾之使處齊晉相疑之地也不待宣公薨而歸父危矣謀去三桓以張公室之說得非行父誣加歸父之辭而左氏誤信以為實乎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歸父自仲遂以來得君專寵而是時季孫行父當國所深忌也今歸父使晉而還適遭公薨之變行父欲自文預聞弒赤之故於是誣加謀去三桓之罪以激衆怒而實以向不事晉之罪歸之謂其有事於齊也則歸父懼罪於晉勢無所歸有奔於齊而已穀梁傳

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季氏之惡不待貶矣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見歸父之志在齊也左氏以壇帷復命於介為善而胡康侯遂許其忠仁則過矣至笙遂奔而使介復命蓋其事勢不得不然耳况考歸父平生則如齊取繹伐莒屢專事乃一導欲濟凶之人而奔齊必以國事懟焉非忠臣也何善之可言哉不自位奔故不言出杜元凱曰笙魯境也○主逐歸父者行父也仲孫蔑賢大夫必不預謀焉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一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二

起辛未成公元年
盡乙亥成公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成公

宣公子名黑肱在位一十八年謚曰成母齊姜見宣
元年上夫人穆姜娶在十四年非齊姜在襄九年先儒
以穆姜爲母齊姜爲妻非也辯見襄二年葬齊姜下

元年辨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二月建丑時當極寒矣詩謂二之日鑿冰冲冲正此
月也胡康侯曰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
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
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冱寒而常燠
應之餘見桓十四年無冰下

三月作丘甲

胡康侯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
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李靖
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
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
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
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今按一成之田通計百井
以四井計邑四邑計丘四丘計甸其文始見於周禮
小司徒而穰苴本之以述司馬制車之法非古制也
蓋古者萬人爲軍計井均賦魯千乘之國當有公徒
三萬則魯之三軍始於井出三人井十爲通當出三
十人爲一乘通十爲成當出三百人百人爲甲是爲
三甲不必以四計井以甸定賦而旁加一里於甸外

以爲成也然則四丘三甲不止七十五人而已其以
四計井邑丘甸之法本臆說及每乘七十五人乃臨
時部分之數非起旅之常已嘗有辯矣今魯將報齊
有四卿並將之圖故每甸復增百人以爲一甲則每
丘出百人而自爲一甲矣故曰作丘甲也要之魯之
三軍其增至四萬人矣乎杜元凱以爲丘出甸賦加
四倍者雖說猶襲舊而以七十五人爲甲之法計所
增之數則猶通指三百人耳據此以論甸出百人者
豈足以爲多哉〇軍制詳見前讀春秋圖第三　參互丘甸將部同圖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臧孫許魯卿臧孫辰之子也是爲宣叔赤棘杜元凱孫明復皆以爲晉地是盟雖臧孫許往而主之者季孫行父也左氏曰齊將出楚師盟于赤棘此言未爲得實蓋魯方善楚而齊非善楚之國也齊本强國不賴於楚其欲伐魯則自晉侯及衛世子臧伐齊之後已畜此謀至是以將出師故臧孫許往與晉盟以期禦齊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亦允姓戎之别種也杜元凱不詳其處當在畿内諸戎之間今按水經注盧氏縣東有蠻谷水東流

入伊度其地必即今之茅峪也豈因茅戎而得名也歟詳見僖三十二年姜戎下○茅戎乂居畿内非爲暴之國也苟有闕焉則亦不能撫綏所致耳何必用大衆以臨其境哉○用大衆故曰師左氏以爲劉康公非矣言王師見其兵多而勢重也不言戰者爲戎所邀不戰而自敗也茅戎非强而即爲所敗王靈寧復得振於天下哉凡欲邀功而爲敵所敗者曰敗績于其餘見桓五年從王伐鄭下

冬十月

按穀梁傳於此載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聘齊而齊蕭同叔子笑之客不悅而去則此當有季孫行父如齊一語矣然經闕焉與左氏公羊同則無其事也竊考季孫行父止當頃公初立一如齊而其後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之前五年之内於齊尚未有隙則旁帷笑客果何時事哉左氏載於盟斷道時而專以爲郤克事則所傳聞亦不同矣要之非經所書者皆不足據也

二年軠

春齊侯伐我北鄙

胡康侯曰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

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爲鞌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春齊既伐魯夏遂至衛是齊與此役也而衛人不思啓釁之端乃在衛世子臧之伐不務反躬而必欲一戰豈能紛遠怨之道乎故書及在衛而見衛師之敗乃其自取矣○孫明復曰新築衛地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叔孫僑如得臣之子是為宣伯公孫嬰齊叔肹之子是為子叔聲伯郤克郤缺之子是為獻子○大國三卿古之制也東遷以來諸侯僭越如晉初命六卿後加至八魯於此時亦以四卿並將而其外尚有仲孫蔑焉則又不止四卿也非從先王之制矣詳見文九年晉殺士穀及箕鄭父下○魯本三軍以齊強國故魯作丘甲而以三軍分四將領之非謂臧孫許本不將

兵特往來預謀議也觀四卿並將而仲孫蔑不與焉可見是時魯之兵權猶不屬三家也蔑獨不預此戰賢可知矣○杜元凱曰鞌齊地穀梁傳曰鞌去國五百里蓋在今濟南之西也○魯晉衛曹同盟于斷道者也齊頃驕蹇自恣拒晉致讐而又伐魯挑衛以致四國忿怒加兵此有取敗之道者也行父以四卿並出而合晉與曹衛之卿必欲一戰而敗之自癸酉至乙酉凡三十七日而兵在齊郊大肆忿慾強暴甚矣四國雖同讐而行父以歸父奔齊之故不遺餘力故以行父為首而其惡尤重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使者君命臨遣之辭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即師而請盟也今齊師既敗而齊侯猶以君命遣使示自尊也曰如師則國佐非請盟特以賂免耳故齊侯命辭第曰賂以紀甗王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此豈志在必服哉而諸卿乃欲其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盡東其畝以待長驅則令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背城借一揖而去之則諸卿將何以藉口而歸國乎夫紀甗王磬所以賂晉而地則汶陽之田所以賂魯也魯自宣公時濟西為齊所取而尚多未歸此行父

諸臣之所素憤正欲乘勝取償者也今既得汶陽豈肯遽舍故汲汲追至袁婁而與盟焉及者內辭不言其人微者也盟者盟汶陽也魯既得盟而賂之及晉不待言矣非為汶陽他何足盟邪鞌之戰行父為首故魯兵獨盛特假晉威望而推以為主衛曹雖從無所急焉故盟國佐者魯也左氏乃謂晉師及國佐盟于袁婁公羊則曰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辭為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不惟不察於盟之所由為汶陽而亦昧於春秋內稱及之意矣使盟國佐者果由晉主而魯衛曹諸大夫皆與焉則於國佐如師之

下應止書己酉盟于袁婁如楚屈完盟于召陵之例
不得以及言矣又或果因魯衛之使所請則宜書及
衛人追國佐盟于袁婁亦安得漫無分別混於內事
之詞哉○穀梁傳曰袁婁去國五十里張洽氏曰齊
國治臨菑縣西有袁婁按齊國漢名臨菑今屬青州
府臨淄縣北有古齊城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宋文公鮑卒子固嗣是爲共公

庚寅衛侯速卒

衛穆公速卒子臧嗣是爲定公

取汶陽田

汶水名自萊蕪縣發源詳見定十年齊人歸鄆讙龜
陰田及桓三年公會杞侯於郕下水北曰陽按水經
註汶陽之田在汶北平暢極目蓋汶水自漢鉅平縣
界西南過剛縣北剛今爲寧陽縣即魯闡邑也水北
爲漢蛇丘縣即定十三年所築蛇淵之囿也又西南
逕下讙城南即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處也讙北爲
棘即成三年叔孫僑如所圍之邑也棘南去汶水八
十里與蛇丘下讙連界棘之西南爲遂城則莊十三
年齊滅遂而戍之者也其地東與棘連當在今肥城
之界內蛇丘也讙也棘也皆所謂汶陽之田也蛇丘
本鑄國古未有蛇丘名必遍詢之讙也讙曰下讙則
蛇丘爲上讙可知故定十年歸讙而蛇丘在其中矣
據孔疏魯在汶南則汶陽之田北與齊界本非魯田
必侵小所得如鑄亡之地而齊魯互爭者也故不繫
之國左氏於僖元年季友敗獲莒挐之時即云賜友
汶陽之田而說者遂以汶陽爲魯故田失之矣魯特
晉兵力一戰勝齊遂取汶陽豈爲以義得之者乎此
與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義同而今汶陽之取則亦
以宣公時濟西田復爲齊取有未歸者而欲因是以

取償歟說已見前及國佐盟袁婁下○胡康侯曰取
者得非其有之稱考於建邦土地之圖在邦域之中
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
小得之春秋固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
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愼子曰如有王者
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於田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宣公末年陳鄭宋皆從楚矣惟魯衛曹推晉爲斷道
之盟而諸侯尚合故楚兵猶有所畏而不敢加於中
國者四年至戰牽敗齊之後人以晉爲不足與矣楚

人窺見晉失諸侯無遠志也故遂乘間與鄭侵衛雖
其有喪而不顧則是憑陵諸夏之兵也而其心實欲
因此而得諸侯矣左氏以此役爲救齊者豈其然哉
楚之放肆如此而晉霸之不振可知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子嬰齊字子重時爲楚令尹杜元凱曰蜀魯地葢
楚公子嬰齊以大衆與鄭師臨衛久未退兵而嬰齊
實先至蜀以魯之素有舊好而相親亦遠交之術也
故成公特親會之夫楚雖強横於魯實親故僖公出
盟而宋襄釋歸父往會而宋圍平凡有所言無弗聽

命魯雖失禮罪不加焉而左氏以此爲侵我師于蜀
經文所無則附會矣然成公以周公之裔中國諸侯
之望降班失列下與遠狄之大夫會以求免焉辱已
甚矣而無憤悱自強之志亦何以善其後哉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内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
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葢此盟成公因楚嬰
齊侵衛欲爲楚致諸侯以求成也而當時諸侯以楚
大夫未有主中國會盟者必有疑焉故皆以微者來
而嬰齊不欲與微者盟也則以其師歸而亦使微者
與盟觀盟皆但使微者而知中國君大夫之心未爲
盡散在晉猶可收也秦於中國無事焉然南界於楚
是時已與楚合而又方軋好於魯故亦來與盟焉與
楚並序諸侯之上秦強亦可知矣而中國諸臣不敢
先焉魯公以諸侯之望親共地主之禮曾莫之耻是
雖晉不足恃姑以免一時之急而中國諸侯之衰弱
盡爲夷狄之所窺矣豈不傷哉○邾薛鄫親來預盟
漸非桓文之舊晉景亦聽其自至未有攷焉至悼公
之時則遂以爲定制而小國多不附大國矣

三年癸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自晉敗于邲之後從楚而不貳者也宋以平楚解
圍亦不向晉故斷道推晉主盟惟魯與衛曹同焉及
楚合鄭師侵衛而公子嬰齊至蜀與魯會盟於是前
日晉所同盟之衛曹皆爲魯致而轉就楚矣然蜀之
盟皆微者往則列國之君大夫猶不屑自齒於楚也
中國無主懼其懲傚不得已而苟從耳今晉景以諸
侯從楚由於鄭人附楚侵衛故特起而討鄭以復霸
圖則前日同盟之諸侯復合而宋亦至焉此三國者

雖皆以魯為望然亦見中國諸侯不忘晉霸之本心矣使晉能以德撫綏則凡諸侯之攜貳者孰不改圖北向哉然而專務力爭使小國無所恃以安靖此鄭之所以卒不心服也歟魯公今日致諸侯從楚明日致諸侯從晉而諸侯亦無固志反覆無常則皆其不自立故耳夫豈盡由中國之無霸乎若宋衛皆殯越境以從金革之事則不待貶矣趙鵬飛氏曰諸侯冬從楚而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不自信也霸主之不作也鄭之從楚也久矣使晉有志於抗楚而服鄭曷若移輦之役於今日乎今兵力

既盡於齊諸侯既屬於楚而區區摟諸侯於從楚之餘以伐鄭宜其不得鄭也○按左氏於此載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鄤敗諸丘輿則經所無不足據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禮諸侯既薨七月卒哭而告祔既祔於廟則祧其親盡之祖及逝遷其祖父於他廟若新死者之主則反於寢而名其廟為新宮至三年喪畢然後入廟而廟以謚舉謂之某宮宣公薨至是已及二十九月而猶稱新宮豈遷主如是之緩哉蓋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古者三年之喪必終三十六月而禮家所謂除喪於二十七月之後者豈亦短喪之漸衰世之制歟考新宮之書可以見禮意之猶存而二十七月之制非古矣劉質夫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

乙亥葬宋文公

胡康侯曰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

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逞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閒竆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

夏公如晉

左氏傳曰拜文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公子去疾字子良穆公之子也○鄭本事楚之國豈敢責許之恃楚哉苟爲其事楚而伐則楚必有爭矣左氏之說非也蓋是年春諸侯伐鄭而許不救又不爲鄭謀禦敵之策故耳然則討蓋恃楚以自保之國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之北界田也杜元凱曰棘汶陽之邑在濟北

鉏丘今按鉏丘故縣在兗州府寧陽縣北南臨汶水而棘在其北則與齊連界今當爲肥城縣地矣詳見二年取汶陽田下○左氏傳曰取汶陽之田棘疇不服故圍之何休氏曰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按趙伯循曰內言圍皆叛也而李廉氏因謂內叛書圍者始於此昭十三年圍費二十六年圍成定六年圍鄆十年圍郈圍費十二年圍成是也夫費郈則誠叛矣成與鄆豈盡叛耶蓋小有不服即名爲叛耳春秋內叛不書書圍而叛自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咎如杜元凱以爲赤狄別種然經不繫之赤狄蓋本一種而別分爲族如狄之有鮮虞也咎與皋同閔二年晉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杜元凱亦謂赤狄別種而後漢志壺關故黎國註引上黨記曰東山在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無皋其即古所謂廧咎如歟又按黎侯故城在潞州黎城縣東一十八里則廧咎如正當晉東衛西故克與良夫同伐蓋夾攻也以其未嘗爲患故不至於滅耳胡寧氏曰晉嘗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其餘黨散入廧咎如又欲盡殄

滅之非仁人之心也段紀明請滅羌種羌雖滅漢亦亡後世豈嘗絕羌患哉惟不使之侵擾華夏斯止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荀庚林父之子晉卿也蓋郤克之黨孫良夫衛卿與郤克會齊敗齊于鞌而魯因之以得汶陽田者○自同盟斷道以來魯衛與晉爲黨而魯事晉甚謹故晉使荀庚來聘衛藉晉威欲與並列亦舉簪俞故事而使孫良夫同時至焉夫聘以君命若爲脩好也而責卿特來豈惟示重於魯哉蓋庚與良夫假此爲名意

實有所要也然外大夫來聘而盟者五荀庚孫良夫
郤犨孫林父向戌皆強族也其親來魯蓋皆求厚賂
焉而魯遂陰結之故各願爲盟以成密約私交之迹
著矣此庚與良夫所以爲生事專命于先王之典也
歟魯人陰結以利則欲密其迹而使微者盟君大夫
不預焉故稱及觀庚與良夫同時至魯而盟不同日
私交可知矣一入於利則雖微者及盟而亦所甘心
尚爲不辱君命哉先儒以爲諱公言及見二卿之抗
則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抗爲尤甚而書公不可通矣
◎聘例見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下

鄭伐許
伐許事詳見明年鄭伯伐許下○鄭以狄書亦據實
耳義與文十年秦伐晉同或曰鄭下有闕文

四年甲戌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者天子問諸侯之禮也文宣以來大國晉行之以
爲常矣宋入春秋未嘗聘魯至是以成公事晉甚勤
晉特遣荀庚報聘故效之而使華元來蓋假以親魯
而實欲夸大於鄰國與晉抗也華元自以平楚爲功
於是有侈心矣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鄭襄公堅卒子費嗣是爲悼公
杞伯來朝
杞桓公來朝訴叔姬也詳見五年杞叔姬來歸下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鄭襄公堅卒二月而葬其速如此必襄公以弟代兄
其後嗣子有爭也觀悼公未逾年而稱伯則必有故
而汲汲於即位治喪矣與宣十年齊惠公葬速事同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此魯西鄆杜元凱曰東郡廩丘有鄆城水經註以爲
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鄆城即此城是也按廩丘當
在今東昌府范縣東南界鄆城今屬濟寧州蓋在鉅
野壽張之西即濟西地也其後昭二十五年齊侯取
鄆以居公二十九年鄆潰定六年季孫仲孫圍鄆十
年齊人來歸鄆田皆西鄆也別有東鄆詳見文十二
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下○鄆本在濟西內田宣十
年齊人分其地以歸于我者也田歸而鄆邑亦來附

兵州以取汶陽田之故惺齊復來爭鄆故特城之以備齊也

鄭伯伐許

鄭伯喪未逾年急於伐許以偷先人之怨而令國人也鄭與許皆附楚之國也去年春諸侯伐鄭許人旁觀而不救又不爲鄭謀所以禦敵之策故夏使公子去疾伐許楚人不問其冬又伐之又不問今年冬又伐之蓋示許以楚人之待已厚也鄭介晉楚之間國尚不能自立而乃屢年用兵爭勝於鄰國豈固本保邦之道乎蓋楚之用兵亦有節制自宣十四年圍宋之後至成二年始一侵衛又四年而公子嬰齊伐鄭亦以蓄威息民不輕用也故諸侯伐鄭而不爭鄭三伐許而不問而鄭遂以楚爲可恃也豈不愚哉然恃楚而無憚於晉之情亦可見矣○按左氏於此載鄭公子申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晉欒書救許事皆不足信鄭未嘗取許田何疆之有既爲許敗則經何以不書許自文宣以來久安楚守晉豈得以兵救之哉

五年紀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胡康侯曰杞叔姬來歸出也按叔姬即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爲其子桓公所求之婦也至是四十四年夫婦要皆六十餘矣蓋必杞桓公多內寵而叔姬愛弛不得於夫故去年杞栢來訴其爭遂至見出然未見其有應出之罪也訴而始出亦見其有長啓之心矣苟非魯人視叔姬如路人而聽其所爲則杞亦安敢輕棄大國之女哉詳見九年杞栢逆叔姬喪下

仲孫蔑如宋

黄震氏曰蔑孟獻子也如宋報前年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林父之弟別食於知號曰知莊子○穀齊地非過魯之道而荀首至此僑如往會焉見荀首之返自齊也蓋自戰鞌以來齊晉未嘗通好至是晉欲求諸侯故使荀首如齊以相講而僑如會之則因齊好之成而定議焉於是有蟲牢之盟矣

梁山崩

梁山即漢志所謂夏陽有梁山者也註云梁山在西北水經註亦云梁山在夏陽之西北臨於河上今夏陽故地西北爲韓城則當梁山之南矣梁山本古韓鎮也雖韓爲晉滅而梁山之東南則爲晉地西南則

爲秦地西北則爲白狄地[illegible]戎三界之間則不可繫之國也先儒專指晉地者非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邪梁山山之大者也又當秦[illegible]并戎之處而至於崩則爲變不小矣梁山之崩必無告者此以其變爲大據所聞而書耳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晉自文襄以來久失諸侯至是魯衞附晉爲之經营復合諸侯推爲盟主而同盟蟲牢焉蟲牢之盟齊鄭皆服矣○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此事似當有之然則三年晉雖伐鄭鄭固未嘗服也若齊則素不與晉會盟惟文公之時嘗從城濮踐土河陽翟泉諸役而後亦竟不至焉蟲牢之盟蓋晉所甚喜也然未有兢兢懼楚之心而以得諸侯爲侈故戴溪氏曰晉景公於是有驕泰之心矣○杜元凱曰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按封丘縣今屬開封府在府北七十里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二　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三

起丙子成公六年

盡壬午成公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六年丙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也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者是也武公伯禽之玄孫隱公之曾祖至成公時歷十一傳爲八世親久盡廟久毁而復立焉故公羊子曰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然則武公本無廟矣何爲而復立乎蓋武公有武功者也先王尚德不尚武故武公雖有武功而不得尊於宗及行父有搴之功以武歸美於成公而追立武宮焉見行父之不引君當道而導之以好武也○按武公稱宮則群廟皆當稱宮矣而明堂位以爲魯公之宮文世室武公之宮武世室此何所本邪故趙鵬飛氏曰記禮者出於春秋之後見魯立武宮遂有武世室之語蓋不經矣

取鄟

凡取地乎外者皆先書伐國如伐邾取須句伐莒取

向是也鄟自爲一國故不繫之伐國地見昭二十六
年盟鄟陵下杜元凱以爲附庸國非也若魯附庸則
不必取他國附庸則又非魯所得取也蓋鄟近魯微
國而素屬於魯者也必困於強令而恃慢不恭故盡
收奪之以爲己邑耳觀鄟屬魯而卒取之可見矣凡
脅其國使服己者則曰降收之爲己邑者則曰取取
非滅也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己而必兼其地豈恤小
之道哉義與宣九年取根牟同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宋衛本同好之國也三年既皆從晉伐鄭矣五年又

復從晉同盟蟲牢矣宋大國也衛又未有隙焉何爲
侵之蓋晉命也按蟲牢之盟左氏以爲諸侯復謀會
宋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此晉之所欲討也晉景
之德本不足以服諸侯徒以戰審有功虛聲亦足恐
衆耳而華元方以平楚爲功志亦不爲晉下則其不
欲再會蓋有由然雖有內難豈必以此爲辭哉良夫
止於淺侵則見其無辭可執而晉之令人如此不足
以略霸業矣此與秋仲孫蔑叔孫僑如侵宋事相屬
當比而觀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公孫嬰齊即子叔聲伯也左氏傳曰子叔聲伯如晉
命伐宋今按晉於二月已使孫良夫侵宋矣宋無大
咎何爲又命魯乎蓋命魯必與良夫同時魯人以其
無名不往而良夫獨侵故晉人責魯而嬰齊往謝焉
則復使之再伐以補前過耳書嬰齊如晉見魯不能
自立奉強令而不敢違也而行父之爲政有可愧矣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費卒弟睔嗣是爲成公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魯之於宋本和好相與之國而又繼爲婚姻故前此
二年宋使華元來聘而魯以仲孫蔑報之後二年宋
來納幣請伯姬焉而魯又特厚其嫁遣之禮本相親
厚非有隙者也此則何以侵之左氏曰晉命也如此
則魯無重怨第遣一軍塞責足矣而命二卿爲主將
動大衆焉何其不遺餘力哉蓋晉之命魯嘗與孫良
夫侵宋同時魯人以其無名不往而良夫獨侵晉人
之所甚怒也公孫嬰齊往謝而復承晉命以歸則行
父懼於見討而倡遣二卿帥師也夫以二將之尊而
大軍之衆可以大聲其罪矣然止於淺侵則以仲孫

茂乃賢大夫意本不欲援宋特爲晉命所廹姑不廢
君事而已此豈與其他潛師掠境者爲暴虐者同哉
行父當國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此楚子重也左氏傳曰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陳
傅良氏曰楚初書大夫將也今按僖二十一年書楚
子執宋公以伐宋文九年書楚子使椒來聘至此又
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而楚君臣之禮盡同於中
國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行父如晉以報侵宋之成也左氏以爲賀遷則經無
遷新田之事恐未必然耳
晉欒書帥師救鄭
欒以邑爲氏書名枝之孫也是爲欒武子○欒書救
鄭而列國之師不與焉見諸侯之不協也黄震氏曰
左氏載欒書出而楚還趙同趙括欲戰欒書力遏之
亦還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收救鄭之功主將善御
下也
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
牛
孫炎氏曰鼷鼠如鼠很鄭漁仲曰草鼠而微黄頰師
古曰鼷小鼠也即甘鼠陸淳氏曰予嘗屬鼷鼠食郊
牛致死因避矢會稽有小鼠能螫牛纔傷皮膚無有
不死者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
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詞也其緩詞也
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
者亡乎人之詞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
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牛者從其本獸不可饗上帝之名也卜而置之上

帝楅衡而繫之牢可以饗也則謂之牲牲則衣之緇
衣纁裳有司奉以待投可也穀梁子曰全曰牲傷曰
牛未牲曰牛未牲者尚未卜置上帝之稱也卜置上
帝矣而後有傷則亦不得稱牲矣故何休氏曰養牲
有傷天不饗用不復得爲天牲故以本牛名之是也
陳祥道乃曰在牧爲牛在滌爲牲則在滌之牛尚當
有未卜爲牲者或亦難通耳○免放也穀梁子曰免
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
亦然竊謂緇衣纁裳所以飾牲如莊周所謂犧牛衣
以文繡者而牛未成牲豈宜有飾牲既免矣則縱之

出牢使脫梏衡而已安用特爲緇衣纁裳而玄端遂至南郊哉夫免牛者卜而免之也牛未成牲何必卜免免牛所以免郊也意在不郊不敢斥言不郊也故以免牛爲卜耳凡免牲未有書不郊若不郊因免牲而見矣穀梁子又曰牛嘗置之上帝卜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不免繫而待庀此說可通於牲而不可通於牛卜牲不免猶可繫待來年之用傷牛而卜不得免焉待將何用哉故免牛者非免已卜而有傷之牛謂免待卜而未牲之牛也是明不再改卜矣苟知舊說則凡牛傷改卜時將先卜免舊牛乎故言改卜牛則不必先言舊牛矣言免牛則不必再言不改卜牛矣免牛之意與免牲同本爲不郊而發也○卜牛之說他無可考惟禮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公羊傳曰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穀梁傳曰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今按庀具也繫養之於滌也滌養牲宮名取滌蕩絜清之義也此皆古禮之可據者然帝牲不吉而扳稷牲則事在不疑何

須再卜且稷牛唯具之說亦似不處苟皆在滌三月而後牲成則改卜之後安得又養三月哉此與魯事尚猶可遲以天子之禮言之則有常期安可久待竊意古人養牲必不止於二卜常牲之外宜有備焉雖非卜置上帝而皆繫之於滌庶足以待不時之需耳餘見僖三十一年四卜郊下

吳伐郯

吳本仲雍之後武王封其曾孫周章於吳今蘇州城是已其爵爲子國語云吳本稱伯故曰吳太伯則因太伯之稱而遂附會其爵爲伯耳殊不知武王求周章之弟虞仲封虞爲泰伯嗣乃公爵也今按史記亦以太伯爲吳太伯而曰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是以虞仲之封於虞者爲嗣仲雍也竊意不然虞爵爲公而吳爵爲子太伯至德非仲雍可倫先王建邦所尚在德豈有仲雍得封爲公而太伯反居子爵之列哉○此壽夢之始事也壽夢立二年矣吳始益大稱王○吳在荆蠻習於夷俗僭竊稱王不循禮義此中國之人素以夷狄待之者也今勢日強盛舉兵伐郯夫吳距郯猶遠而越江淮二水以伐之則爭中國之端也而晉宋齊衛之道亦自此開矣此夷狄所爲故本

其恒稱耳○郯註見宣四年平莒及郯下

夏五月曹伯來朝

汪克寬氏曰蓋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不郊猶三望

范甯氏曰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蓋爲三望起杜元凱曰間有事故書不郊愚謂二說相兼其義始備蓋正月免牛事已遠矣而復三望是無所因也故特書不郊以明重起一事耳

餘詳見正月免牛下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莒自會溫以來未嘗與中國會盟至宣十三年齊始伐莒亦未見其有所屬但以蟲牢之盟諸侯皆從晉故於馬陵莒亦出而從之耳杜元凱以爲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以經文考之未見其然但小國不屬於大國而覩來供役則以屬人爲重煩耳蟲牢既盟而諸侯尚多不協故復合諸侯救鄭而同盟于馬陵晉侯見欒書之救列國不至故特親往戴溪氏曰楚再伐鄭晉再救鄭晉侯爲之大會諸侯其勢可以有爲矣家鉉翁氏曰此合諸侯救鄭因以同盟幸諸侯之猶同也馬陵鄭地按河南志開封府中牟縣西南有馬陵岡是也漢河東郡平陽縣及魏郡元城縣各有馬陵皆非諸侯同盟處也蓋平陽晉地元城衛地諸侯救鄭不當遠去盟於晉衛地耳

公至自會

凡公行飲至皆後心也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救鄭必無及於事魯恥其無功也故飲至以會耳左氏稱晉以鍾儀歸不足信也啖叔佐曰不致本事者本事非功也高閌氏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

至

吳入州來

杜元凱曰州來淮南下蔡縣按下蔡即今鳳陽府潁上縣一統志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潁上之連界也○王樵氏曰州來楚與國也家鉉翁氏曰州來楚要害之地吳得之可以制楚也高閌氏曰吳楚爭雄始見於此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著楚雖恃強而吳敢與之敵也項安世氏曰楚初主盟于蜀而吳已伐郯入州來異時入郢之禍已兆於此矣按此年春正月吳伐郯所以制中國也至秋八月吳入州來則晝

楚矣蓋是時楚强而中國弱服楚則中國不足圖也
故自是中國遂與吳會而藉吳以制楚矣夫楚方患
陵諸夏吞併江淮自以爲天下莫與敵也而不知吳
兵已擬其後乃復不自省德惟務力爭楚之爲楚徒
勞何益哉至昭十三年州來爲吳所滅而楚遂危好
攻樂殺者可以戒矣此說與哀十三年於越入吳傳
意同

冬大雩

凡非六月龍見而雩者皆爲旱也雩而以非時則歷三
月矣三月皆雩是大旱也當酉戌亥之月時方盛陰

而亢陽爲災害及於物此非常之變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林父良夫之子也是爲文子春秋中年諸侯之大
夫内專兵柄外結鄰邦如孫良夫者宗強權重不易
拔矣及良夫沒而林父漸不可制此衛定公所以逐
之也晉爲霸主正宜明君臣之義使不得復肆其惡
乃受逋逃而爲之調護使衛不得絶焉卒致奉之復
位以貽衛禍晉霸之失諸侯也宜哉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韓穿韓萬之後晉卿也○齊自會溫盟翟泉之後不
復與晉會盟至蟲牢始服而猶未協故馬陵之後晉
使魯反汶陽之田以婚之霸者之所爲如此何以令
諸侯哉此晉意也故稱歸之于齊歸之于者不以自
得之辭也例見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
師下汪克寬氏曰晉人徒知蟲牢馬陵之盟齊既從
晉俾魯歸田所以堅齊也曾不知失信於魯是失信
於諸侯一齊聽命而四方解體悔而尋盟惡足以邀
人心之強同乎春秋書戰于鞌取汶陽田韓穿來言
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傷晉霸之益偷也或謂季文子

陳義拒穿而田卒不與誤矣苟不以田歸齊則春秋
當但書晉侯使韓穿來而不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近楚之國也自中國之威不足服楚而蔡安楚宇
下不復可離徒以兵侵其境何益哉許翰氏曰侵蔡
報伐鄭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其說是也

公孫嬰齊如莒

莒自文宣以來與魯交好父絶宣四年公伐莒取向
十一年歸父會齊伐莒莒終未嘗服魯也至是魯人

從晉而莒亦同盟於是盟齊如莒以求通好而莒蓋無交好之使報魯可見魯之忠信素薄而不足行於莒也先儒以為託聘而自逆婦蓋本於左氏求之經意則未必然故趙伯循以為妄也詳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下高閌氏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是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六年魯使二卿侵宋本非魯意故淺侵焉而宋亦德之故華元來聘復通好也而圖婚之事由此起矣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使者以上臨下之辭雖使其臣實以使命行於諸侯夫天子之命得行於諸侯故凡遣使眂聘之類必稱使其不稱使者皆稟於權門非王命也諸侯之命不得行於諸侯故會盟侵伐婚喪賀問凡邦交之常遣卿大夫行事者事關本國則君臣合謀事關鄰國則簡書相告稽典故以行之而已於法不當稱使故魯大夫如外國皆不稱使存周禮也其有德懼人之不服使懼人之不禮事懼人之不從言懼人之不信必遣貴臣假君命以為重者則特稱使如弟年來聘弟語來盟射姑來朝宛來歸祊國佐如師韓穿來言田高張來唁公之類皆以使命行於諸侯而用臨朝遣使之禮循襲效尤遂不知其疑於天子之制矣故諸侯之大夫凡稱使者事之變也不稱使者邦交之常也其公私則存乎其事矣如齊仲孫髙子楚屈完事之公者也宋司馬華孫事之私者也而義不繫於不稱使也然則宋來納幣亦婚禮之常耳何以稱使邪蓋公孫壽者貴戚之卿納幣未有使卿者而公孫壽來又以君命臨遣得非以共姬為賢魯人不敢輕許而特重其事乎先儒以為婚禮不稱主人稱使者宋公無母自命之也是蓋不知諸侯使命不得行於諸

侯而附會其說耳○公孫壽杜元凱本左氏以為公子蕩之子蕩意諸之父非也蕩意諸在文八年已為司城而見逐於華族至是三十六年矣安有子先以卿見逐而三十六年之後父始為卿乎況公子蕩者宋桓公之子宋桓公在位三十一年而卒於僖九年蕩之年齒長少不可得而知使其為卿則當在兄襄公之朝不在父時其世次必不遠也至僖二十五年蕩伯姬來逆婦距桓公之卒纔十六年耳而蕩已為氏非其孫時安得氏王父字哉如此不惟公子蕩之卒已久而其子亦不存矣自此至文八年亦止十六

年可而意諸來奔必非伯姬來逆之婦所生而婦即爲意諸妻矣於三十六年之上又加一十六年則五十二年而娶妻時年齒尚弗論也世本以廸爲意諸之父厯幾近之而又以爲壽生廸則亦不通矣壽非公子蕩之子也其必別是一族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叙趙莊姬事較之史記載屠岸賈事似爲近實但趙武者莊姬之子而莊姬又晉成公之女也莊姬既譖殺同括而併廢其子於義難通竊意必蓋欒郤專權之禍而挾莊姬爲譖言耳同括既以亂誅則武

爲同族不得復立矣若屠岸賈之讐孔穎達氏既辯其妄乃程嬰杵臼之義黄震氏亦謂其無安有武爲晉侯外孫畜於宮中而爲外人抱匿者哉夫趙氏之盛權在趙宗欒郤之所忌也今趙氏衰而欒郤盛矣則同括之死欒郤必欲爲之豈待趙嬰亡齊之故哉自此趙氏無一人用事至成十八年三郤誅欒書沒而晉悼公初立寬厚坦懷趙武漸得進用其時尚幼又二十七年武始專執國政出會列卿於宋則武年四十餘矣蓋趙氏之所畜養而有恩者韓厥也苟非韓厥武或不立但左氏即以韓厥立武事載於此年則欒郤方秉政權正宜趙武深避之日厥安敢言要其事當在悼公時耳○殺大夫例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公子御說下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天子當作天王陸淳氏曰傳寫誤也召伯別是一人文公時召伯已在宣十五年殺矣賜當依公穀作錫劉原父曰錫命者命爲諸侯也例見文元年毛伯錫命下○成公即位未嘗朝王亦不遣卿大夫如京師而周使亦久不至魯若不相覩者矣何爲加以錫命之重禮邪蓋必魯人缺於供貢而王假錫命以追求

耳王命之輕如此宜乎諸侯之侮慢也歟此與宣十年王季子來聘義同自是尹子單子劉子出與諸侯會盟私相要結而諸侯所當貢於天子之常禮盡爲王臣所利至於定十四年則石尚又來歸脤矣○高閌氏曰周之所以王者以其秉天子之權而行天下之義也賞在我罰在我是天子之權也賞可賞罰可罰是天下之義也及其衰也有其權而無其義故賞罰俱濫而天子之權猶在也迨其衰之甚也天子之權去矣其位與諸侯爽矣其待諸侯有賞而無罰矣觀春秋所書天王加恩於諸侯者甚衆而懲罰諸侯

者無見焉權去而威不行也不能致罰則吾之賞拙不足以爲諸侯之榮亦不足以勸諸侯之功又不足以服諸侯之心徒致悅於人耳此天子之賜命所以譏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杞叔姬僖公之女成公之祖姑也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其卒叔姬何蓋內女嫁爲諸侯妻則尊同尊同則服不降而書卒然皆恩禮有加焉者也義與卒公子同被出而歸何以復繫之杞杞叔姬不以出故而廢節義者也若齊子叔姬郯伯姬之來歸則失身自

辱魯亦薄之而不復紀其卒矣例見莊四年紀伯姬卒下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士燮士會之子是爲范文子○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夫郯在魯東界魯之與國也七年吳伐郯而郯與吳成矣郯之事吳魯所不欲晉則去郯甚遠非所急之地也故伐郯之舉乃魯請於晉晉豈肯先聘魯以求助伐郯哉但晉有鞭長不及馬腹之慮或至損威故使士燮詭以脩行而魯因以脩如與之同伐耳魯卿親行而齊人邾人皆以微者可見此伐魯之所欲也郯蕞爾小國而勤四國之兵郯方恃吳所以威吳爾吳初伐郯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復已也而魯率諸國以伐之諸侯何所措手足哉郯亦必不服也晉士燮徇魯之請而不以德威諸侯霸業亦可見矣

衛人來媵

例見十年齊人來媵下義與九年致女同

九年己卯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叔姬被出而歸本無大過及其在魯又能守禮故魯人得以義責之而杞伯逆喪以歸然送葬之禮亦遂畧矣故魯不往會而不書葬○按杞叔姬往嫁不見於經以母賤愛輕則薄於贈送之禮故也凡內女嫁於諸侯而不書歸者三杞叔姬齊子叔姬郯伯姬皆待之薄而不以夫人之禮送焉者也其後皆見出而歸以見魯人薄於親親而不能庇其親也當父母時不能親厚則至兄弟時必視如路人有過不能教訓也有闕不能彌縫也一或不得於夫則聽其所爲不復與之脩睦所謂雖有兄弟不可以據矣故齊子

叔姬郯伯姬之失身虧德其見出宜矣杞叔姬未有大過出而不復竟不得卒於其夫之變葛藟猶能庇其本根魯人不能無愧矣○内女嫁例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蒲衞地註見桓三年胥命于蒲下○馬陵之盟諸侯既同推晉爲主矣而晉之所爲不足以服諸侯豈特以汶陽失信之故哉受孫林父之奔則非所以善鄰使欒書侵蔡則非所以威遠故諸侯皆貳惟魯衞始

終從晉而衞爲尤親蒲爲衞地則衞爲地主要諸侯爲此盟以推晉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伯姬宣公女是爲宋共姬也不書逆而書歸例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婦本致於廟致女者因其廟見而以禮安之之名也自魯而言則曰女魯卿如列國未有言其事者此獨書致女所以賢伯姬也胡康侯曰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實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爲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固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三國來媵詳見十年齊人來媵下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齊頃公無野卒子環嗣是爲靈公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晉不足恃則鄭人勢必從楚楚人何必以重賂求鄭哉左氏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非也書執鄭伯伐鄭則鄭之從楚可知矣汪克寬氏曰晉不能招携以禮懷遠以德怒鄭之貳於楚拘其君伐其國暴矣○左氏又載楚子重侵陳以救鄭之説經文所無亦不足信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庚申莒潰　楚人入鄆

鄆小國註見文十二年城諸及鄆下鄆本屬魯時爲

莒得之矣○莒在郯之東北界距郯約三百里而自
楚至莒則又遠矣無所繫於必爭之利者也故楚自
入春秋以來兵未有至於沂上者今特使貴卿帥師
遠越淮泗而沂沂以伐莒且是時晉方執鄭伯以伐
鄭楚之所宜爭也乃不之救而長驅東向以攻所不
急此其策果安出乎蓋為備吳之計也郯兵稍強可
以為用吳自七年伐郯而尋入州來江淮間與楚之
國已皆震驚楚人懼吳連合郯兵以出淮泗則自汝
以東非楚有矣此所以遠出郯北以爭諸侯郯之所
畏者莫如莒故命貴卿帥大衆以臨之而其民遂潰

入鄆稱人分一旅以收其與國也終成公之世莒不
復見焉蓋已率其屬而從楚矣莒服則足以制郯吳
人豈敢挾郯而南下哉此楚人伐莒之計也故爭莒
本非所急而楚不暇為他謀焉左氏不知此意區區
論其城惡而何休氏但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
則經生之論而不知楚人兵計之所出矣

秦人白狄伐晉

白狄註見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下左氏傳曰諸侯
貳故也胡康侯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
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中國友邦
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
乎○秦自敗殽以來與晉爭兵者凡十二見矣晉本
倚白狄以伐秦今白狄又為秦所得則晉復將何恃
以抗秦乎十三年大會諸侯以伐秦為此故耳

鄭人圍許

成公之時鄭人見伐於晉則必加兵於許以許之坐
視而不為謀救也又凡諸侯見執不久因覇國私釋
而竊歸者則不書歸例之常也而傳載示晉不急君
之說理或有之但當言於執鄭伯之時而不當言於
圍許之日蓋圍許者鄭伯既歸之事也若歸在圍許

之後則鄭伯不應不書歸矣○戴溪氏曰鄭既被執
被伐而遂圍許其恃楚而無憚于晉之情亦可見矣
餘詳見十年伐鄭下

城中城

中城杜元凱以為魯邑在東海厚丘縣西南非也薛
季宣氏曰中城者郛之內而宮之外也高閌氏曰蓋
以莒無備而潰楚人入鄆懼而城之也胡康侯曰經
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莒雖
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
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

爲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
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爲國辨尊卑
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替限隔上下
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今按
中城之城本以完舊義所得爲時亦未失而春秋特
書以其久廢不脩而取急於一時耳胡氏之說蓋在
德不在險之意非謂中城不必城也讀者不以辭害
義斯可矣

十年庚辰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黑背衛穆公之子定公之弟也是爲子叔氏○左氏
曰黑背侵鄭晉命也蓋晉因鄭不服而使衛侵掠其
境也衛自文宣以來凡交鄰討叛皆使貴卿預諸侯
之事如甯俞孫免孫良夫是也黑背不稱公子未爲
卿者也而特使帥師則以弟故寵之耳寵隆則必親
信而權奸繫覬望矣至其子公孫剽爲孫林父逐君
而得篡得非黑背因寵而嘗市私恩於林父歟義與
襄元年公孫剽來聘相屬當互考之○稱弟例見昭
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卜郊卜在四月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正
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三月下
辛卜四月上辛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則不郊當是
五月事矣據四月卜郊爲義故終言之詳見十七年
用郊下○凡卜不從者皆言免牲此獨不言免牲而
直曰不郊者卜免牲不吉也卜免牲不吉有待於改
之辭也然五卜不從魯已自知其瀆故不復再卜而
遂不郊耳皇天不享可畏也哉餘詳見七年免牛下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伐鄭以其不服也非以歸君也若歸君則見執已久

而諸侯又共知焉當書鄭伯歸于鄭矣故凡左氏之
說與經文不合者皆不足信也晉之於鄭執而伐之
矣又使黑背侵之矣而鄭終不服晉亦可以自反矣
而又率諸侯以伐之雖強其從豈能久哉

齊人來媵

衛晉皆魯之同姓而齊則異姓也見媵不論於姓之
同異矣胡寧氏曰左傳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
否啖子非之云直譏三國來媵非禮豈爲異姓乎蓋
諸侯一娶九女而三國來媵則是十二女也故經備
書之以著其失禮不爲異姓與同姓高閌氏曰伯姬

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然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餘義與九年致女同○媵前後至例見隱七年叔姬歸紀下

丙午晉侯獳卒

晉景公獳卒子州蒲嗣是爲厲公○趙鵬飛氏曰晉景自蟲牢始得諸侯宋公一言不順即命魯衛伐之既而晉以齊厚於己反前日所取於齊以予魯之田復以予齊故諸侯貳晉

秋七月公如晉

成公如晉弔晉景公也先儒以爲止公送葬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者也夫晉景公之卒在是歲五月而公之如晉以七月至明年三月始歸蓋公之留晉者凡九月距晉侯之卒實十有一月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苟非被弑客死及國有大故未有久而不葬者歷考晉之諸君其葬期恒速惟文公五月而葬其餘諸公則皆止三月又其國事之常也今景公之喪正當國家無釁豈其幾及一年而始襄事乎苟欲留公送葬則至季秋而事已畢矣何必又止五月邪蓋晉之留公乃善意也自晉反汶陽之田於齊其心不能無歉於魯而魯人事晉不改於初厲公新立銳志覇業

而孫林父獻謀又將圖狄欲合諸侯非魯不可故久留示好以致殷勤通情欵而服貳闗遠之謀亦密以爲託矣故公既歸而郤犨即來報聘其意豈有不善哉然以國君而不能自立爲人役而不知所耻止之送葬則欣然獨留雖諸侯事天子未有是禮也有羞惡之心者豈能自安哉故於葬晉景公沒而不書蓋魯史亦以爲諱使若不爲送葬留公者而在外留連逸遊忘反亦具見矣

冬十月

十有一年[illegible]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成公適晉至是九月矣人君輕棄國家久遊不返譏之也○左氏謂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非也魯之君臣懦弱始終事晉以經考之是時本無貳楚之事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　己丑及郤犨盟

郤犨郤克之從兄弟也郤犨來聘及盟與三年荀庚聘盟事同

夏季孫行父如晉

吳澂氏曰郤犨既歸而行父遄往報聘畏晉故爾左

氏以爲且涖盟盟與不盟未可知也但涖盟未有不
書者而今不書則左氏之說妄亦明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
自蟲牢以來晉復與齊相厚故魯亦親齊將以媚晉
也而十四年如齊逆女之議始於此矣
冬十月
十有二年壬午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天子之三公也先王時慎選三公嘗兼冢宰重
其任也春秋之初尹氏專政不重其選矣惟僖公時

以周公閱爲宰庶幾公選而猶見三公之權足以統
百官也今周公不繫之宰則奪其要職事任他分而
體勢下陵矣蓋是時尹子單子專政三公無權而周
公又不能以禮立身猶將求利故爲其所輕至於見
逐耳自位而奔曰出書以見周官之無統也自周公
奔而尹子單子劉子相繼出會諸侯肆無忌憚又不
若蘇子時猶有畏心矣餘互見文十年及蘇子盟女
栗下○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
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月復出奔晉此說亦
見周公之奔起於爭政但所謂伯輿者不知爲何人

而周之政權方在尹單偪周公者必不在他族或結
黨相排則未可知耳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羊傳作沙澤是也即定七年齊衞盟沙之地
杜元凱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今按元城僞大
名府有沙河近沙鹿然則沙澤其沙鹿間近水之地
北當狄境而西連衞墟者也晉人遂爲此會必孫林
父在晉道之以關狄土歟晉既滅赤狄而狄又猶衰
此易衆之勢也晉將爲敗狄之謀衆魯衞皆同患之
國故與會焉○自十四年林父歸後晉有會盟常就

戚地戚林父食邑也距沙僅二百里間耳蓋倚林父
以濟其私者亦多矣晉之所以深助林父者有以哉
○趙鵬飛氏曰左氏載宋合晉楚之成鄭人聽成考
之於經無一毫合不知何年之事而左氏誤附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鄭漁仲曰交剛狄地今按其地蓋在瑣澤之北旣會
瑣澤晉遂誘致狄師而敗之設詐謀以威狄將利其
土而亦漸得其歸焉故以晉敗書然自此狄不爲患
比之友邦自相讐害者庶幾有間焉耳義見僖三十
三年晉人敗狄于箕下

冬十月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三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四

起癸未成公十三年

盡戊子成公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三年[illegible]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郤錡克之子晉卿也晉欲伐秦而卑辭下魯如此可見昔者止公本善意也晉每征伐常遣使徵兵不待求也厲公之時於魯屢言乞師者蓋晉失諸侯人心懈怠魯爲人望苟有難意諸侯亦且有辭故特使責卿卑辭以求之而於他國禮必執謙威令不及往日矣乞師於魯亦以東方諸侯託魯也

三月公如京師

朝必于王見必以日如公朝于王所言曰是也書三月公如京師而不言朝于王是過而不朝也若果朝王者則當於公如京師之下書其日朝于王矣諸侯至京師禮無不朝者必天子辭焉諸侯習爲故常遂不入王城王靈益不振矣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詳見桓八年祭公遂逆王后下書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則見諸侯皆在而以伐秦爲急也云自京師則非去京師而始爲會矣其道由函谷關入從東諸侯之便也秦自春秋以來未嘗預中國盟會至僖公時始與晉文公敗楚城濮而預於溫之會翟泉之盟然皆序於諸小國之下弗敢先也及文公卒而始與晉抗其後互相報復兵革相尋宣成之間秦勢漸盛故十一國盟蜀推楚主盟而秦則偃然序於宋陳諸國之上矣既而厭晉之衰遂與白狄伐晉此晉人之所痛心而未克逞志者也厲公初立銳意報秦欲集人心則善魯以厚其禮欲資兵力則乞師以卑其辭經營二三年間亦惟伐秦一事而已然而內無用賢厚本之政外失反已息爭之方而徒欲以威制强國卒何以服秦哉

曹伯廬卒于師

曹宣公廬卒子負芻代立是爲成公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明復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詳見僖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下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甲申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子即渠丘公季佗也朱卒子密州嗣是爲黎比公○莒子朱卒不訃故不書日魯雖使微者弔之而亦不送其葬見莒自毀蔡伐後遂從楚而諸侯之禮亦罷矣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林父奔七年矣而田祿未收故歸不稱復不惟宗强亦以晉之庇也然林父所以久不得歸者衛定公尚能爲主不之聽耳是冬衛定公卒此時必已有疾故晉人乘之而挾强臣以恃大國而不知有君晉實爲之也何以爲盟主哉高閌氏曰晉受衛國逋逃罪累之臣又强歸之故書自晉歸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此逆成公夫人穆姜也僑如此行譏自十一年如齊始矣先儒以成公夫人爲齊姜於義有不可通者蓋齊姜宣公之夫人也辨見襄二年葬齊姜下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公子喜字子罕穆公之子也○許之叛晉從楚久矣鄭伯始因晉伐而伐許繼因晉執而圍許皆以許之

不圖救也至是鄭方從晉則必將晉而陵許矣晉霸
失道而不知所以恤鄰服貳許安得不還葉以依楚
哉○鄭伐許而楚不救者是時楚方以備吳為急姑
待而徐舉也故明年六月楚始伐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從省但舉其名耳夫人齊
頃公女是為穆姜婦者有姑之辭時宣公夫人齊姜
尚存也以者不待公逆而徑自以至於國也蓋諸侯
雖不得越境親迎然女之父母兄弟送至境上則就
館而迎之如齊僖公送文姜于讙而桓公至讙親迎

禮之正也僑如以卿往逆未為失禮但不待其君迎
至所館而輒以之至國此何義哉蓋僑如通於宮內
故主娶齊女與仲遂私於敬嬴而娶婦事同皆權臣
內交宮禁專制無君之事也故特稱以譏梁子曰大
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者蓋為此耳
親迎說見隱元年紀履緰逆女下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定公臧卒子衎嗣是為獻公○左氏載太子不哀
事是孫林父文奸之說也
秦伯卒

高閌氏曰秦桓公也史佚其名○按秦桓公卒其子
嗣是為景公
十有五年乙酉
春王正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稱氏稱名則為卿者也而未嘗見其行事蓋不
久而即卒耳○仲嬰齊所以後公孫歸父也非後歸
父所以後仲遂也歸父奔齊不返今既卒矣故為仲
遂立後行父方傾歸父必不立歸父之子而仲嬰齊
者必歸父之弟之子而仲遂之孫也然亦行父當國

獨存忠厚之體於仲遂矣胡康侯以為嬰齊者公子
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
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曰仲嬰齊夫以弟紹兄
可嗣其官而不可亂其世嬰齊若果仲遂之子於法
當稱公孫至其子始可受氏今以公孫受氏而繼其
兄則世次亂矣雖春秋時必無此例公羊所謂為人
後者為之子此豈可以語兄弟哉又劉炫云仲遂受
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則其說亦非矣何也
蓋歸父繼仲遂之後止稱公孫則子不得以父字為
氏可知而嬰齊稱仲必非仲遂之子矣且歸父字子

家而共孫以王父字爲子家氏本非無後者也公羊亦何所據而爲此說乎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景之時諸侯已貳厲公新立不能以德撫綏而即以伐秦爲事大合諸侯遠勞師衆人心又解體矣故復合諸侯以盟戚焉戚衛地見文九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下即孫氏之邑也孫氏出衛武公至林父八世則其受戚久矣去年林父歸衛晉即就戚而同盟亦以親林父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自晉文執衛侯外凡執人未有歸京師者晉厲豈獨不能專治曹哉爲王執也蓋晉侯伐秦諸侯雖不朝王然必私致禮焉曹宣公以疾卒禮不能備而王以晉故歸咎厲公於是晉侯親執曹伯于會以歸京師所以媚王也曹宣已死責及嗣君此正周之失君道也直書而義自見矣曹伯不名無所屈辱也左氏以爲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諸侯討之果有其事則綱常所繫春秋宜書負芻殺其君之子某以正大法豈得反爲亂賊掩惡乎惟曹伯既歸京師而子臧辭立奔

宋一節以時論之似當在此但謂其諸侯欲立而去晉侯命反而歸則以晉之不道豈肯爲曹誅立賢君者哉其說迂濶甚矣夫子臧即公子喜時也觀公羊載公子喜時讓國以負芻爲當主則負芻本無殺太子罪且謂喜時在内平國初未嘗謂其出奔而返也知此則意求平易亦足以見子臧守節盡忠之賢矣而乃附會不可通之說豈不滋後學之惑乎○歸于說見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下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宋共公固卒子成嗣是爲平公

楚子伐鄭

趙鵬飛氏曰前年鄭公子喜無故而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亦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爲許也鄭有以招之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共公卒不書曰非討也宋近於魯而共公又魯宣之婿何以不討乎宋亂故也蓋宋昭公時華氏之族逐蕩氏而蕩山者意諸之子也故因共公之卒而與

桓族謀逐華氏諸大夫不協國内不靖故不討喪也
然魯以共姬之親雖不來討亦遣人弔之魯使往弔
即已知其葬日而會者如期往故葬則書日也三月
即葬必共姬以嗣子幼弱群臣交爭恐有他變而急
於襄事也喪禮之苟可知矣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山即蕩澤司城意諸之子魚石司馬子魚之孫皆桓
公之後也經文重出宋華元三字與襄三十年鄭良
霄入許衙不同蓋衍文也○按左氏宋共公卒既葬

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不能治官
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止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
反使國人攻殺蕩山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
華元止之不可遂奔楚今以經文考之則有不然者
元既奔晉因晉力而得歸故曰自晉則止于河上之
説不通矣山之見殺非有良霄欒盈義絶之狀故不
去其大夫則弱公室殺公子肥之説不通矣魚石與
山同族山既見殺則魚石懼禍而奔勢所必至若以
爲魚石止元而許討則已處於無過之地不必自疑
者也何故奔而爲亂又以爲五大夫同奔而元止之

則經但書魚石奔楚其説亦不通矣趙伯循劉原父
皆嘗辯之而亦未知左氏所傳乃爲華元文奸之言
耳蓋華元宋之巨族專掌兵權如蕩意諸者公子蕩
之孫本卿族也昭公之時斥逐蕩氏使無所容而魚
氏與蕩同族亦致見疑及華元代爲右師國事皆其
所制文公繼弑君而立又其所擁也至於共公其勢
如舊桓族怨之久矣特以元得君專寵未敢動耳至
蕩山魚石因共公之卒乘嗣君之幼而共謀逐之元
之奔晉蓋以此也夫山石以私怨報害同列志在專
權不爲無罪然亦元有以致之豈可不自反哉今奔

未踰月藉晉即歸倏忽之間便生變異欲加之罪何
患無辭竟使蕩山不得全其生魚石不得安其位權
勢所在莫不承風而國人皆以元爲真能討賊矣非
春秋於元之歸書自晉山之殺書大夫則元之奸惡
孰從而白於後世哉山不書氏未爲卿也自蕩意諸
失官山爲之子不得世其位矣左氏謂山嘗爲司馬
則既列於六卿者也是安知春秋非卿不族之義哉
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晉奉華元歸宋而魚石奔
楚厲公不可謂能正宋矣宋中國要樞楚所欲争也
他日助魚石入彭城非悼公討之不幾於禍天下邪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高無咎固之子也鍾離古嬴姓子爵國名晉屬淮南郡隋唐爲濠州即今鳳陽府臨淮縣地故城在舊府城東六里西近州來杜元凱曰鍾離楚邑淮南縣蓋其地在淮南壽夢時吳楚以此爲界杜佑所謂鍾離互爲吳楚之邊邑是也吳以號舉本其夷狄之恒稱也會而殊會中國往與之會而至吳也以其僭傲自尊坐致中國偃然用天子之禮則亦夷狄所爲耳春秋據實而書義自見矣趙汸氏曰吳者其君也曰吳以號舉也其言會又會何是兩會也大夫會大夫一也大夫又相與會吳一也不以夷狄會中國故自相爲會然後會之也○前此八年吳伐郯入州來聲勢可畏而中國又方病楚故皆俛首覩吳以鍾離爲吳之界使楚畏敵緩於北爭雖屈於彊夷而不討也晉霸之不振可知已趙鵬飛氏曰晉欲得鄭當先制楚制楚當先結吳以掎楚楚忌吳人斷其後必不敢長驅鄭郊此說得其意矣

許遷于葉

葉今爲南陽府裕州葉縣在楚方城北一百二十里許南界一百五十里內地此時猶未屬楚左氏以爲許叛楚地非也楚人豈肯以近方城之要地與人哉○許自僖二十八年晉與諸侯往圍至三十三年再伐而僅得其從於救鄭盟新城二役自後安於楚宇下矣然成三年四年以至九年鄭之伐圍許者凡四而楚皆不問以其皆與國也但調和之而已矣至十四年公子喜伐許則鄭方從晉而以舊憾侮許楚亦不能平也於是許遷於葉以避鄭許固不能自強矣然中國無霸而小國不得其所豈非經斯世者之所憂乎○餘見昭九年許遷于夷

十有六年丙戌

春王正月雨木冰

高閌氏曰雨著木而成氷王樵氏曰陰陽和則雨雨者融陰陽之和氣以潤澤於草木者也今乃封着於木則陰勝而陽不足甚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此滕子左氏以爲文公然孟子時亦有滕文公不應祖孫同諡雖當時諡法已廢孫諡與祖同者容或有之然亦微有所別如晉文侯諡文而重耳亦諡文公是以公別於侯也魯孫表諡齊而歸氏亦諡齊歸是

以歸別於姜也今滕有二文公則其後世子孫將何以別稱謂乎左氏所傳必有誤也○卒而書曰來訃喪者也滕自宣九年從魯爲宋所圍至成十三年伐秦之役即自列於諸侯蓋能自强而不以附庸自處故其訃喪如諸侯至襄公時每從諸侯大會而事魯尤恭或來朝或來會葬終春秋之世魯之弔喪會葬亦有加禮不復以附庸待滕矣然則小國强於爲善豈不足以自立哉○滕文公本名壽或史失之耳文公卒子原嗣是爲成公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宋魚石在楚故鄭爲楚侵宋將返魚石也高閌氏曰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附楚爲楚加兵於宋故書侵自是與楚同病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欒黶晉卿欒書之子也○左氏傳曰晉侯將伐鄭欒黶來乞師程正叔曰時以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時高閌氏曰晉失霸主之義不足以令諸侯恐諸侯厭惡伐鄭之役特使卿來乞師實欲公親行耳今按晉之乞師訖魯最重而欒黶之來執禮亦卑他國視魯以爲進退則魯公之不至晉忍獨重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書曰書晦例見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下○鄢陵鄭地在今縣西北説見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下○鄢陵鄭之東南鄙也晉以孤軍越其國而與楚相持於此晉固未及伐鄭而楚亦未及救也蓋晉將伐鄭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晉師濟河聞鄭引楚師將至急趨爭利遂遇鄢陵勇於一戰晉呂錡射楚共王中其目而薄楚于險因以致勝耳胡康侯曰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爲重也當是時兩軍

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耳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爲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戴溪氏曰鄢陵之戰城濮同功然厲公所以異於文公者一勝之後無以居之觀沙隨之不見公季孫行父之見執厲公之志驕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公子側字子反楚之大司馬也汪克寬氏曰楚審躬臨戰陳以罷卒致敗而集矢於目乃歸咎於司馬側

而殺之亦異於叔孫穆子之不詟孟明者矣嬰齊身爲令
尹以將左軍與側相惡使敵國謀臣知其莫有鬭心
而委罪於側何邪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著楚
君與大臣之非正刑也書法與殺得臣同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宋地在今歸德州寧陵縣北西南距鄢陵約三
百里晉蓋自鄢陵至此爲會也鄢陵之戰魯與齊衛
宋邾之師皆不至而獨不見公何邪蓋當晉使乞師
之時責專於魯故齊衛宋邾皆以魯爲望魯公後期
則罪有所諉矣夫沙隨之不見公叔孫僑如爲之也

是時季孫行父當國而仲孫蔑以賢輔之故二卿皆
以賢稱僑如忌之欲使得罪於晉故搆於君毋將爲
內難以致師出後期因而譖之耳魯侯自反非有大
咎晉聽僑如之譖不明甚矣春秋直書不見公以明
曲之不在公也與昭十三年盟平丘公不與盟義同
汪克寬氏曰聖人嘗言譖愬不行可謂明也已矣晉
厲聽叔孫僑如之譖而不見公于沙隨晉昭聽邾莒
之愬而不使昭公與盟于平丘自晉人觀之皆曰所
以討魯之貳也然沙隨之後又執季孫行父而從楚
之鄭三伐不服平丘之後執季孫意如以歸魯昭如

晉又止之而諸侯之貳於晉者自若也蓋以晉之責
魯非義故不足以令諸侯也晉厲之所以不克終而
晉昭遂失霸業考諸沙隨平丘之事而見之矣
公至自會
公實未嘗得會也書至自會所謂飾其辱而飲至者
也詳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杜元凱曰尹子王卿士子爵○自此以後厲公凡三
伐鄭而皆有王臣與焉以鄢陵之役徵兵不至故假
王臣爲重以脅諸侯耳以霸國而要結王臣以王臣

而協助弱國失道無王甚矣然而諸侯之兵終不合
一其末猶至於荀罃乞師非以厲公無服人之德哉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得釋必以賄行也無故而拘留諸侯者三年以
責賂焉周亦何以爲天下之共主哉穀梁以爲斷在
晉侯者誤矣詳見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下○李
廉氏曰衛侯之歸與曹伯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
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於責晉而釋曹則主於
責王室也書法精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舍止也杜元凱曰苕丘晉地不稱行人非使人舍之
于苕丘明不以歸○季孫行父從成公伐鄭而晉執
之也沙隨不見公之後公又與晉伐鄭見公事晉之
謹也然而晉人又執行父者則僑如所譖郤犨之說
行矣晉不以歸而舍之苕丘亦若畧知僑如之情者
而成公謹於事晉廉有所感動矣○行父不書至例
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即宣伯也僑如之情既白於晉則魯有所恃而
僑如無所容矣故公未至而即奔齊僑如自此不復

經見蓋終於齊而不復返也高閌氏曰季孫得釋將
與公偕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魯人立其弟豹以爲
叔孫後是爲穆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高閌氏曰晉釋行父行父自苕丘與郤犨爲此盟也
今按季孫及郤犨盟則郤犨之心亦明矣扈鄭地見
文七年盟扈下

公至自會

伐恒致伐此不致伐鄭者伐無功也與七年救鄭致
會同明年伐鄭致會義亦如之

乙酉刺公子偃

左氏傳曰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
鄢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
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
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
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郤犨曰魯
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
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
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
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

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
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晉人
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
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
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
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
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
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
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
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

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今按埃隤蓋魯西鄙之地鄆即西鄆也左氏序此大槩似實但移姜非宣公夫人當是齊姜耳辯見襄二年葬小君齊姜下○公子偃宣公之子而成公之弟也偃蓋僑如之黨以卿攝國者故先刺後名不言其事以爲刺有罪也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先名後刺則非其罪矣吳澂氏曰象謀殺舜及舜爲天子則封之舜豈不知象之謀殺已哉故孟子以爲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富貴之此舜所以盡爲兄之道而爲人倫之至也今僑如既逐成公當脩身齊家以感化

其母威權在己則偃雖眞有邪謀亦焉所施乃不能制其母而怒其弟竟殺之其視舜之所以處象者爲何如也

十有七年刻丁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衛成公曾孫是爲懿子○此晉欲伐鄭而使衛先侵之也左氏以爲救晉則趙鵬飛已辯其非矣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杜元凱曰單襄公王卿士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高閌氏曰晉假王命討鄭重以王之二卿士晉主兵先尹單以王命爲重也夫晉厲之失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强楚者由假王靈扶義以令天下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此盟因人心有貳故不能服鄭而復推晉爲主也王臣亦同推晉而與盟失正甚矣杜元凱曰柯陵鄭西地

秋公至自會

伐鄭而致會者伐無功故恥言之也與十六年伐鄭致會同

齊高無咎出奔莒

高國既去崔氏則事權已自己出矣然慶克者崔氏之黨也而無德以服之安得不致其譖害哉此高無咎國佐所以不能自保而崔氏復進矣王樵氏曰無咎身爲卿佐而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間至於見逐亦不爲無罪矣故書奔無異文

九月辛丑用郊

辛者郊之常日也内事用柔日而以上旬爲敬故郊用上辛用郊者卜從而用對不從而言也周郊必於建子之月蓋周以子爲歲首也周禮大司樂冬至日

禮天於圜丘而禮記郊特牲亦云郊祭迎長日之至王肅氏謂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是也若以冬至日爲郊期則冬至不常在辛而郊日何以必用辛邪天子之郊禮不可廢郊日有常何待於卜然禮亦有天子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云者卜郊即周禮前期十日卜日之事也蓋先求神意以一衆心苟不得吉則嚴戒百官使積誠感格而已故曰卜之日王立于澤宮以聽誓命是其義也魯本諸侯郊非常禮必卜從而後戒誓不從則不郊矣郊期必聽於神是以四時皆得用之魯頌曰龍旂承祀六轡

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言春秋則四時錯舉矣此見魯郊待卜而用也趙汸氏曰魯人自知郊爲非禮故雖牲成而不敢必祭猶假卜以聽於神其說蓋有所本云公羊子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此正爲魯言也但何休氏遂以禮天子不卜郊爲說是豈知天子亦有卜郊之禮乎故魯之卜郊與天子同而或有不從則異於天子之必郊耳劉原父曰周之始郊日以至凡郊者天子之所以事天也故三代各自以其歲首而祀之明禮之至尊極大無有敢先之

者魯既以諸侯郊天不敢盡同王者故卜自建子之月而始也此說是已然有連月而卜者如成十年四月五卜郊是也有間月而卜者如襄七年四月三卜郊是也有踰月卜而間一月者如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月四卜郊是也有間數月而始二卜者皆以不書用見之如定十五年正月改卜牛而五月郊哀元年正月改卜牛而四月郊是也魯既不敢必郊則以三卜盡春之三月可也苟有故而不得及時以郊則歲以三卜亦不害其歲事之常耳凡卜而不從則書卜郊卜從則不書卜未逾三卜則不書用今卜

既逾三至於九月始用則前此之月非止三卜可知而期必用之强亦甚矣蓋亦反求皇天所以不享之故哉穀梁子曰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强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亦但謂禮之常耳若歲止三卜而無所强焉雖郊期不必皆春而承春未至於秋末亦豈遽至失禮

之甚哉啖叔佐乃謂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是又不然於春秋之郊皆上辛也以杜元凱長歷推之此年辛丑九月四日也定之辛亥五月朔日也哀之辛巳四月六日也而未見有用中辛下辛者穀梁之說於經爲合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荀罃晉卿荀首之子也是爲知武子○師楨氏曰請王命以討有罪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耶以盟主而乞師

已爲甲辱况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爲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孫明復曰鄭與楚比同晉厲三假王命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李廉氏曰晉自鄢陵以後兵威非不振霸事非不舉而鄭卒不服者以厲公無服人之德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杜元凱曰十一月無壬申誤也○舊説貍脤魯地蓋公孫嬰齊未嘗如他國則其卒也必非竟外釋例以爲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非矣黄震氏曰卒于貍脤者從公伐鄭退而道卒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邾子貜且卒子牼嗣是爲宣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

郤錡郤克之子郤犫之從姪而郤犫則郤至之伯父也欒郤自傾危趙氏之後權勢日張而郤氏一族三

卿尤爲掜溢不惟胥童惡之雖欒氏素爲黨者亦忌之矣况厲公以寡恩輕聽之君讒言安得不易入哉故讒言一至而胥童等遂奉君命以攻郤氏蓋執之而治以國法也故稱國然郤氏雖多怨而未有必誅之罪也故不去其大夫左氏所載長魚矯等以戈殺三郤則是國人亂殺之辭非稱國以殺之意也○凡殺大夫非一人者恒不列其名義繫於大夫則以殺辭書耳三郤之殺義繫於郤氏安得不以名舉哉○孫明復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亡自禍之道也雖斑處矣故列數之以著其惡

楚人滅舒庸
舒庸說見僖三年徐人取舒下楚敗鄢陵之後舒庸
有異志於吳故楚滅之以振威於與國也
十有八年春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晉卿胥克之子而甲父之孫也○胥童既致二
郤於死而遂欲併害欒書中行偃則生亂之道勢有
所不可行矣故書偃得以亂國爲辭而致胥童於國
法故吳澂氏曰殺胥童者書偃也而書國殺蓋二子
當國而以國法殺之是也然殺胥童者書偃之私也

故不去其大夫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自十二月丁巳至正月庚申凡六十四日則其間當
有閏月矣○晉厲公剛暴之君也不能循德息民連
年用武國人必多怨讟矣及殺三郤則舉朝諸卿無
不自危欒書以晉國世臣此所以與荀偃諸臣共謀
廢置吳澂氏謂其將廢置而更立焉者是也廢君則
大臣以國人之公行大義必有文姦之說或以爲得
罪於王法得罪於祖宗於義應廢而國人惑於邪說
亦眞以獨夫目其君矣故可稱國而稍滑弒之亦因
衆怒若舉國共廢而誅之云爾故公羊子曰稱國以
弒者衆弒君之辭而郟復謙氏亦曰州蒲之死不善
其賊之名氏見其事出於衆而辭不可加之一人皆
此意也然而春秋猶謂之弒君者有伊尹之志則可
無伊尹之志則簒也而況於弒乎但當時本君有不
善而得假公義以弒之故據其實而稱國所以警後
世之人君耳非以書偃爲可免也左氏以爲書偃使
程滑弒厲公則宜書主名與稱國之意不合矣然則
悼公即位而不討書偃之罪何邪厲公之廢既託於
國人之公則不得不順人情以安衆志矣然自此欒

書不復再見而以祁奚代將中軍則悼公亦畧有所
處矣惟荀偃猶佐上軍意者廢置之謀本主於書而
偃又得免於廢黜乎○悼公名周襄公之曾孫厲公
之再從子也厲公弒而悼公代立時年十四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國佐書大夫則左氏所謂棄命專殺以穀叛者正當
時文致之辭也若夫怙權賣直而爲人所忌則誠有
之耳李廉氏曰此爲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公如晉
黃震氏曰晉悼公嗣立而朝之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鄭伐宋以其逐魚石也而魚石乘之以入彭城楚嘗納魚石於宋也故不書納而魚石之奔止以忌害華元故不能安其位非有大罪也而倚楚為援國伐復入以奪其邑可乎復入者既絶而復入也自魚石之奔至此未及三年而已先收其田里不欲其自新宋於魚石未為不薄也其致此亂華元亦安得辭其責哉夫魚石據邑要君特欲求復其位耳雖非人臣之證然未至於叛君也故不書叛聖人之意精矣○杜元凱曰彭城宋邑按今直隸徐州即其地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士匄晉卿燮之子也是為范宣子許翰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杞伯杞桓公也邾子邾宣公也成公末年杞邾相繼來朝蓋晉悼公初立威望足以服諸侯而尤親厚於魯故二君來脩舊好實欲依附魯耳

築鹿囿

按杜元凱曰築牆為鹿苑也蓋其地必近國都○李廉氏曰築囿二始見於此年成公自朝晉而歸士匄來聘杞邾交朝蓋晉悼之初欲親魯以圖霸業故致此耳而成公遽自以為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者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成公柔弱之君也以世適嗣位四鄰未嘗被兵國家亦可謂無事矣特以季孫行父當國聽其與叔孫僑如比周始則倚晉以報齊既而從楚以背晉既又事

晉以致諸侯憚於強而不能自立者也故韓穿之言汶陽唯雅承命而卒歸于齊為國如此何以善後所賴仲孫蔑賢臣夾輔而季孫亦漸信向焉故二卿率為僑如所忌而郤犫之譖幾於危國非有子叔聲伯委曲營救則僑如不以罪廢而魯政將盡移矣子叔聲伯之賢亦蔑之徒歟自是專意向晉而中國亦多賴之成公所以國體無失而正寢克終者安得不謂蔑賢所致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楚本欲圖宋者也恃彭城有魚石無以擬其後者則

又與鄭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士魴晉卿士會之子士燮之弟也李廉氏曰晉厲公乞師三郤錡爲伐秦欒黶爲戰楚荀罃爲伐鄭厲公不德人心未服矯以求諸侯也晉悼之乞師一士魴爲救宋悼公初興霸事未定故以接諸侯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宋公晉侯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晉悼公始立而即以楚黨逆臣侵虛中國爲慮故即合諸侯於虛朾然承厲公之衰人心方散曹滕諸國多有不至魯以喪故使仲孫蔑齊以遠故使崔杼晉皆柔懷之而已但即見在諸國而推晉主盟然悼公唯有成霸安強之志是以雖當衰弱之餘而諸侯復合霸業復興矣○崔氏嘗奔衛今崔杼已歸齊靈公復以爲卿矣○杜元凱曰虛朾宋地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四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五

起己丑襄公元年

盡乙未襄公七年

會稽季本考義

襄公

名午成公之庶弟宣公之子而其母定姒則宣公之妾也謚曰襄在位三十一年其即位時年必長矣故三年能遠會諸侯于雞澤史記以爲成公卒時襄公三歲蓋緣成公十四年始娶婦姜而左氏有會沙隨之歲公始生之說故也已辯其非於三年公如晉及四年葬小君定姒下矣定姒薨在葬之前夫人齊歸始至不見於經娶在先君之世也薨在昭十一年左氏以齊歸爲敬歸之娣則襄公妾耳亦非也辯見薨下

元年己丑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甯殖衛卿甯俞之孫而甯相之子也曹時爲成公莒時爲黎比公邾時爲宣公滕時爲文公薛自杜三十

一年書薛伯卒後至是始見國小無以考其世矣桓文盛時凡諸侯會盟惟八大國而小國各相附屬皆不預焉今邾莒滕薛皆預于會者則以賦役日煩小國附於大國不若親供一國之賦者之爲簡便故因晉悼興而更制也自是小國多列于諸侯恒書卒葬矣詳見莊十六年盟幽下又按莒邾滕薛每預諸侯之會多以人書者蓋小國一卿其大夫亦多不備故常以士攝行抑或下大夫或初試爲大夫者止可當大國之士故以列於微者而名遂不登於史策歟當時主會者亦不以此爲慢也例見隱八年盟浮來

下○凡伐國而圍邑者則國於伐見如伐鄭圍長葛是也非伐國而圍邑者則以邑繫國如圍宋彭城是也彭城宋邑也而魚石能據之以其有衆且恃楚也魚石復入不因楚力則左氏所謂楚封魚石戌之三百乘者或非其實矣果有之亦豈易圍哉魚石倚楚爲援據邑要君非人臣之禮晉侯始起即合諸國討之可謂急於爲義矣然魚石不書殺不書放不書以歸則何所終乎宋有華元在焉則魚石必無生全之理然魚氏自是無一人任職者必其宗已亡如崔杼之自縊耳宋以華元專恣之故致亡魚氏一族亦不能掩其失政之咎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韓厥即獻子晉卿韓穿之族杞時爲桓公與上條莒邾滕薛同○鄫與鄫國之鄫不同在陳留襄邑縣東南今睢州也遠鄭而近宋蓋宋地杜元凱以爲鄭地非矣○悼公既討魚石則使韓厥伐鄭以聲其從楚虐宋之罪然懼楚人來救出晉師之後而與鄭夾攻也則又使東諸侯之師就近次鄫而以逸待勞絕楚衝突之路可謂勤於義而審於謀矣非其有志於與

復霸業而信用知罃魏絳諸賢其能然哉果而公子壬夫師至但一侵掠宋境而去不敢肆矣趙鵬飛氏曰中國伐鄭屢矣必連諸侯之師今悼公之圖鄭亦可謂有謀矣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敵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鬬楚而不憚此皆所以謹用諸侯而不忍輕鬬其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公子壬夫字子辛侵宋者攻其所必救所以救鄭也而諸卿次鄫楚不敢肆矣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崩子泄心嗣是爲靈王
邾子來朝
邾子以去年朝晉故得自列于晉悼公之會今魯襄公新立猶懼見責焉故復來朝以賀之自是邾人恃霸少安遂不事魯至定公時晉霸不復能合諸侯則邾爲魯夌連年不已而定之十五年又有邾子來朝之書矣然則小國終不免於事人而出其宇下良由中國無霸而誅責者無常故耳豈其所得已哉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公孫剽衛獻公之從弟而穆公子子叔黑背之子也時爲衛卿○魯以周公之裔爲列國之望桓文始霸皆藉魯以聯諸侯而况襄公初年仲孫蔑當國政事猶有可觀者乎晉悼公嗣立方興霸圖亟已交鄰志猶屬魯故特遣荀罃來聘以通嗣君雖以大國之禮臨之而欲尋舊好其意則誠厚矣若衛則孫林父所爲難以槩論蓋林父爲定公所逐定公者獻公父也雖定公已沒而林父豈能忘情於獻公哉意其歸也或黑背爲之調護故私於公孫剽焉則公孫剽者林父之黨也林父歸後恒偵晉之動靜察知將遣荀罃聘魯則亦假以尋孫良夫舊好而即使公孫剽先晉而來蓋欲通剽於魯也而權奸之用計深矣然則衛之以禮相親蓋亦林父欺魯以其方耳內私貴戚外結強鄰而其君不危者鮮矣他日逐獻公而立剽其幾不見於此乎○胡康侯曰簡王崩訃告已及臧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爲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胥於耳目而不察故

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今按二卿不但不奔天王喪爲非禮雖通嗣君亦非禮也嗣君方在喪豈可以行吉禮之時乎
二年庚寅
春王正月葬簡王
黄震氏曰五月而葬速天子七月而葬今按送葬之禮畧則可以速於襄事矣
鄭師伐宋
左氏傳曰楚令也趙鵬飛氏曰鄭成公爲人固而不

知機彼鄭文鄭襄不幸無覇主楚兵脅之姑從楚以紓國患而已成公之初堅附中華一折而從楚則至死不變晉厲敗楚師三以諸侯伐鄭鄭可知矣反受役於楚以壯中國黄震氏曰晉厲猶以力服之也今楚納宋之叛臣晉悼公伐其叛蹙而取之義聲振夷夏逆順曉然矣何爲尚爲楚而伐宋邪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此夫人齊姜也詳見葬下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成公睔卒子髡頑嗣是爲僖公○高閌氏曰不言葬者以成公背中國諸侯不會其葬也今按諸侯背中國從楚而實會其葬如許僖公蔡文公陳靈公鄭襄公之類亦多矣然皆以中國無覇而有畏於楚也至晉悼時銳意爲諸侯主實不敢懷二心矣故鄭成公之喪但一使微者往弔不復加厚焉見當時以送葬爲重而鄭成公見輕於中國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稱師者師衆將卑也稱將者將尊師少也晉覇國宋上公故序衛上○趙鵬飛氏曰侵淺事也合三國之師於鄭郊而侵之要其服而已非志於伐也說者以爲鄭方在喪伐喪爲不義吾以爲鄭成終身陷於左衽而不返以楚之誘之也今新君即位苟一朝予楚爲楚所化則亦未易歸也故以兵侵之要其速從中國而已黄震氏曰晉悼公豈伐喪者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戚註見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下○秋七月會戚將以謀制鄭也而諸國大夫多有不集故至冬又會則告以城虎牢之謀矣晉之爲會每就戚焉可以見孫林父之倚晉也深而晉之親林父也至矣趙鵬飛氏曰合六國而不加侵伐謀所以服之之術而已晉所以皇皇然速於得鄭者蓋鄭僖初立倘一爲楚所羈則未可以文告致是機會之不容失者不然一歲之閒三合兵車何諸侯之不憚煩哉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按齊姜宣公夫人先儒以爲成公夫人非也何以見之蓋齊姜薨在是年定姒薨在四年定姒乃襄公母而宣公之妾也必嫡夫人薨後始可推尊而成之爲夫人蓋凡春秋中推尊妾母如成風敬嬴者在嫡夫人已薨之後者也故定公之嫡夫人尚在而哀公之

妾母姒氏不得稱夫人今齊姜之薨在前則知爲宣公嫡夫人矣若舊說以穆姜爲宣公夫人則其薨後於定姒五年不應定姒先以夫人禮卒葬旣以夫人禮卒葬則亦可以先嫡而祔廟乎是時仲孫蔑當國必不至悖禮如此之甚公羊傳曰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蓋已有疑於此矣此與四年葬小君定姒當互考○杜元凱曰齊謚也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豹得臣之次子而僑如之弟也成十六年僑如以譖

敗奔齊而叔孫氏少沮至是正卿季孫行父以耄在告而仲孫蔑專行國政以豹賢故使奉使諸侯漸進用矣○魯與宋本姻國宋以魚石之亂連年被兵魯襄公初立未及專問焉故特使豹往此仲孫蔑勸其君以睦鄰之事也左氏曰通嗣君蓋謂此耳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遂城虎牢

小邾初本屬魯今亦自列于會矣餘見七年小邾子來朝下○虎牢巖險之地卽虢之制邑而爲鄭所併在漢爲成皐今鄭州汜水縣也其地在鄭之西而楚在鄭南非能斷楚爭鄭之路但鄭人得之則足以挾楚而抗晉者也夫鄭之所以常服楚而不畏晉者亦料諸侯遠來致討兵必不能久留耳故晉人特設此謀先爲城守以偪之鄭見虎牢城而諸侯之師常在則必不敢棄晉南向而自當仗信以守國矣然晉城虎牢非欲助鄭以與楚戰也特偪鄭而使之不敢貳耳此卽知武子不與楚戰之計也晉以虎牢本虢舊封非鄭分地與衆共之不令鄭有故不繫之鄭夫以兵遠戍制人服從豈可常之道哉惟强仁脩政而使之懷德畏威斯可矣趙鵬飛氏曰晉楚爭鄭五十年

乍叛乍服惟强是從鄭人一叛入楚而終身不復反以一鄭不服天下諸侯爲之不寧兵車之會無日而置今晉悼謀制鄭之策而城虎牢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自至八國之君同涖是盟而天下無兵車者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於天下也今按鄭於虎牢初亦不以爲險未嘗倚此以抗中國也晉悼城之亦不過一時制鄭之下策趙氏以爲有功於天下則過矣要之論晉悼之功者尚當在桓文下耳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殺大夫例見文十年楚殺宜申下公子申楚司馬

也楚兵連年不得志於宋而諸侯又城虎牢以制之
則謂公子申不能振兵威也故殺之高閌氏曰晉城
虎牢有以勝楚矣楚無所歸咎而殺其用事之臣是
也

三年辛卯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是時吳與中國合好楚人患之欲先威吳以服中國
故公子嬰齊以重兵伐之而不知吳方強盛非可以
力屈之時也楚如遣使通問相與連和不使吳爲晉
得則中國將罷於奔命矣乃結怨興兵反毆吳以合

中國楚於是失策焉寧非中國之福乎高閌氏曰楚
始志伐吳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敗勢稍
屈於小國畏中國諸侯併力謀之而吳乘其間故先
伐吳以張其勢趙鵬飛氏曰自是天下之勢遂成鼎
足晉吳楚是也吳既附中國則楚實孤終春秋之世
楚無一日安枕者吳犄其東也

公如晉

觀襄公如晉而能與晉侯盟于長樗則左氏所謂會
于沙隨之歲始生而說者遂謂四歲即位者妄矣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孔穎達氏曰文公三年如晉公及晉侯盟盟不書地
在晉都也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蓋近
城之地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也悼
公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己出盟在外也○公之
如晉雖報荀罃之聘其實欲合諸侯而推晉覇也故
與晉侯盟于長樗然則雞澤之盟魯公請晉爲之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今爲縣屬廣平府其地在邢之東則春秋時蓋
衛地也杜元凱以爲晉地蓋據後爲晉併而言耳○

雞澤之盟諸侯大會而推晉悼公爲主也其地逼於
狄境謀中國且以威狄耳同盟繫於己未會盟異日
也晉厲公時始假王臣爲重而要之同盟悼公嗣興
循循故事故亦要單子以與此盟自此平丘召陵凡
大會諸侯率以要王臣爲常矣晉悼有志復覇人心
信從雖又叛之陳亦使袁僑如會則其事與厲公異
矣

陳侯使袁僑如會

袁與轅同僑濤塗之孫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雞澤之諸侯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命其君之辭也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楚之侵虐小國豈陳所樂從哉亦由中國無主不得已而偷安耳今悼公始覇政令一新陳聞雞澤之盟遂使袁僑如會悼公豈可例於與國之如會者而不加親厚哉故使大夫特與之謀可以見悼公招攜有禮矣殊袁僑者以明為袁僑而盟也趙鵬飛氏曰悼公晉之賢君也其所以覇諸侯之效在得陳得鄭而已陳鄭即楚久矣今與虎牢之役隻矢

不遺而鄭來陳見鄭來而耻獨為夷亦遣袁僑如會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至雞澤之盟以諸侯盟鄭之君戊寅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蓋鄭伯之來既與盟矣袁僑至而無以質之則懷附之心不固苟後自與之盟則袁僑實抗而覇權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己之辱僑無抗君之罪禮甚安而分甚明此所以見悼公之賢也論者乃謂諸侯在而大夫盟為大夫之專殊不知大夫奉君而盟袁僑何得為專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自新城以來不預中國盟會四十餘年矣今晉悼公合諸侯於雞澤陳鄭皆服而許獨不來故伐之許為鄭虐遷葉逼楚蓋倚楚為固必不能叛楚而事晉者也使悼公有齊桓召陵之志以禮招携則楚畏而許自來矣乃遽臨以重兵何益哉荀罃晉之賢大夫也而規模欲速如此不惟許終不服亦併已服之陳而不能保矣然則荀罃亦豈有遠大之見者哉

四年壬辰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陳成公午卒子弱嗣是為哀公○胡康侯曰午者襄

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宮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作春秋以法萬世如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自是魯之事晉漸密矣李廉氏曰襄公之編書聘晉者九始於此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此襄公母定姒也
葬陳成公
趙鵬飛氏曰陳成歸而卒於中夏諸侯會葬之賢於鄭成遠矣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定謚姒姓杞女也公羊姒作弋詩有美孟弋則弋亦姓耳公羊傳本豈有所自歟姒氏襄公之母宣公妾也杜元凱以爲成公妾非也成公十四年始娶婦姜意姒氏乃齊姜之媵故遂謂襄公四歲即位如此則會雞澤之年纔六歲耳何以能遠出耶蓋襄公實宣公子也即位時年長已婚觀其娶夫人不見於經則可見矣姒氏安得爲成公妾邪姒氏既爲宣公妾而用夫人禮卒葬則穆姜之薨在後不當復爲宣公夫人矣姒氏死纔二十三日而葬之速以妾母爲群臣所輕其禮畧耳然妾母爲夫人之例起自成風敬嬴而群臣之喪紀則薄於其初之甚矣餘見二年葬齊姜下

冬公如晉
公之再如晉本爲晉謀合諸侯也而善道會吳之議始於此矣餘辯公無請屬鄫事見明年會戚下
陳人圍頓
頓近於陳陳所侮也特以僖二十五年楚人納頓以後頓爲楚與故陳不敢争耳今楚勢少衰陳遂恃晉以圍頓此豈誅國之道哉左氏以爲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恐未必然也李廉氏曰陳圍頓以甚楚人之怨與鄭獲公子燮以激楚之爭二事正相類其後皆連兵數載而不息非爲己寡怨之道也且楚昔嘗圍陳而納頓今陳復圍以怒楚禍患之極安有已哉逃歸之兆在此矣

五年癸巳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公子發字子國時爲鄭卿穆公之子子産之父也○高閌氏曰鄭自雞澤之會始與蠻夷來聘於中國諸侯得以息兵脩好也李廉氏曰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今按聘本

天子問諸侯之禮而大國每僭行之鄭舅當居魯下而亦以君命遣使來聘蓋鄭從楚返志欲恃強遂效大國所為而侈然無忌覦魯人不報而鄭聘亦不復再至焉則茲聘也寧不見鄙於魯國哉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鄫之東界與莒密邇是時莒人強横志在逼鄫而鄫與魯本婚姻之國所依者魯故叔孫豹助鄫世子巫以託於晉預會戚焉魯既衰弱而晉悼公亦以遠不能庇小國安得不困於強暴哉不書及闕文也下會善道不書及義同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仲孫蔑不書及闕文也善道吳地在今鳳陽府盱眙縣以其地在淮水南當鍾離之東本屬吳者也○晉將邀吳為戚之會而魯衛近吳且俱同姓故晉命以通好焉許翰氏曰晉楚爭衡權在吳故晉急吳如此義與十五年會鍾離同餘詳見後會戚下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黄震氏曰楚忿陳之役歸於晉也咎令尹子辛之侵欲于陳故殺之○子辛壬夫字時為令尹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鄫序吳下孫明復以為鄫微弱不可先也鄫以懼亡之故甘心聽命於會暫當一小國之禮非魯以屬鄫為不利而使之也惜乎鞭長不及馬腹而晉人亦不能庇鄫耳此與鄫世子巫如晉當合為一事左氏於去年公如晉下有公請屬鄫之說非也鄫原無從晉今會戚亦不得已而暫預耳○善道於吳以殊會者魯衛二卿往與之會而主吳也左氏以為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非事實矣晉欲脩好於吳故使仲孫蔑孫林父往請先就善道而與吳人會然晉悼公初政精明風聲及遠亦吳人之所慕也故使人遠至於戚以從諸侯之會焉是會也吳序諸侯之下與殊會者異矣晉悼欲興霸業而亦與吳會何歟壽夢方強懼與楚合故悼公遠與吳通使為楚憂亦制強夷紓近患之微權然不脩德息兵柔遠能邇而又結一強夷苟紓目前忽遠圖而忘後害此策之下者也寧非經世者之所憂哉

公至自會

冬戍陳

辰陵之後晉霸日衰而陳之從楚日固晉遂無意於争陳矣故范宣子曰有陳非吾事蓋本其不欲争陳之心而言也晉悼一興袁僑請會於是乃謀戍之而陳近於楚民朝夕急亦料其不能久也故不欲大勞諸侯而以會方親晉姑使戍陳聊示聲威以謝陳意耳故穀梁子曰戍陳内辭也趙伯循曰經文無諸侯字會自戍之耳孫明復曰不言諸侯者會戍之也○陳傅良氏曰悼公之霸蓋桓文之所不屑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悼公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柤于向皆東竟也而又戍陳鄭以守之誠下

策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楚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也時為令尹○公子貞伐陳以其從晉也楚伐而晉即合諸侯以救之其勤如此陳之服晉也宜哉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行父自成十六年及晉郤犨盟扈以歸以至於卒凡八年不見於經必以見執為恥而請老謝事矣然稱曰以卒則猶預聞國政而同於在位者焉○行父好深忌刻之人也論語謂其三思而後行豈非用智之深而謀身之密者邪觀其黨仲遂之弑君傾歸父之用事而又結晉仇齊以專魯國之政惡可知矣左氏盛稱其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相三君而無私積全與行父平生不類雖有之則亦飾詐沽名之事耳但其末年能信用仲孫蔑而委政焉此其所以猶以功名終歟

六年甲午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杞桓公姑容卒子匄嗣是為孝公○杞自襄公時列於晉悼公會盟而告喪書卒不復事魯矣

夏宋華弱來奔

華弱司馬華椒之孫亦相繼為司馬夫華氏宋之强族世掌兵權豈易去者哉然其專恣則自華元奔晉之時已見疑於君矣至是華元方卒樂喜為政而華閱時猶未為右師也又當晉悼公討魚石之後群臣方有畏心華氏勢稍殺矣故因弱不勝樂轡之梏而逐逐之為其勇力不足以掌兵也雖云退不肖實以漸抑其權耳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滕自成十三年伐秦之役已自列賦於諸侯向無朝魯矣此復來朝者滕成公以魯睦於晉悼凡會盟之事或有闕焉賴魯以為庇耳然自此雖不恒朝而弔慶之禮賓客滕亦可謂能自强而不失事大之禮者歟餘詳見成十六年滕子卒下

莒人滅鄫

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

也胡康侯因之遂引黃歇呂不韋之事為證蓋欲嚴異姓亂宗祀之戒其意善矣然以經文考之則未有以見其必然者夫毀人宗廟社稷而後謂之滅若以異姓代人宗祀則其世雖絶而宗廟社稷猶其舊也夫滅國之與絶世其事不同其辭亦當有異今莒公子得為鄫後必在鄫子沒特不知鄫夫人欲立其私生之子歟抑亦莒人以兵破鄫而立其所出耶蓋必有主者矣莒嬴姓也法當明言以嬴代鄫之意不得槩以絶世之辭混於滅國之例而無所别也夫暧昧之情理難輕信必考得其實而後可書以為戒聖人豈肯含糊不明深晦其語而使人難曉哉公穀之意特以昭四年魯復有取鄫之事故以此為非實滅耳而春秋所書則實滅也若實滅而或復封則又事之大者而何以不似蔡侯廬陳侯吳之書歸乎趙伯循以為莒人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之以為附庸幾知據經文矣但莒既邑鄫為附庸則鄫屬莒昭公取鄫之時宜如伐莒取向之例而先書伐國不得直言取鄫也直言取鄫則似鄫未嘗為莒屬矣意者滅鄫止是伐鄫而誤伐為滅耳鄫恃魯以從晉此莒人之所以惡鄫而齊環南與莒邾時方輕晉安知其不陰

為挑莒撓晉之計乎其義蓋易見也

冬叔孫豹如邾

自晉悼始霸以來邾欲依魯嘗兩朝之且盟于諸會無役不同仲孫蔑之所欲親睦也故使叔孫豹往報朝焉高閌氏以為無忘舊好是也至謂四年有狐駘之戰而往聘偷平則過信左傳矣豈有邾莒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事關魯故而春秋可以不書者乎○李廉氏曰春秋書魯聘邾止此一條

季孫宿如晉

季孫宿行父之子是為武子○趙伯循曰左傳晉人

以郈子故來討於郈不關魯事何得來討據事情季孫初嗣位而往見霸主耳啖叔佐曰古者大夫士居喪致事於君君亦不奪其親春秋時世卿既多承襲不復循喪紀覧文可知不具譏也今按行父之卒尚未及期而宿即以吉禮奉使於鄰國自成公以前未嘗有此有之自宿始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高閌氏曰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而遂滅之○齊靈公於晉悼會盟其初但遣崔杼雞澤以後則使世子光已皆不預焉而伐萊則親涖其事可見

其獨雄一方而於晉則固輕之矣然則國卿世子之從悼公亦豈真有從霸之心哉

七年乙未

春郯子來朝

郯國微不知其世次○郯自出伯姬必不通於魯矣成七年吳伐郯郯既從吳魯又嘗會晉伐之至是吳與晉通好而遂不禁郯之親魯故復來朝以脩舊好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郊以前月下辛卜次月上辛四月之卜卜五月郊也然止三卜可以見其有不卜之月矣餘詳見[illegible]牛及十七年用郊下

小邾子來朝

此小邾穆公也二年冬會戚已自列於諸侯矣今復朝魯貢雖不附而禮循不敢闕也故終春秋之世小邾不敢夷於魯而卒葬不書自僖七年朝後至此始朝國小無以考其世矣

城費

費魯東鄙邑僖公以賜季友今屬兗州府沂州沂州即臨沂也臨沂故城在州北五十里水經注曰洛水出冠石山東南流注于沂沂水則自中丘城西而南

逕臨沂城東合洛水而又南逕啓陽城東者也啓陽之西南為邾地中丘之東北為莒地費在顓臾祊田之間而界於邾莒季氏以為要地故宿初嗣位而即城之不言季孫宿城者當時大夫食邑猶屬於公城以國事舉也然私邑自專之禍於此實造端矣左氏傳曰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通衛好也時仲孫蔑執政政務睦鄰故多遣使於鄰國宿非私行也或其意所欲往而因以植私黨者則

有之矣○趙伯循曰左氏曰報子叔之聘豈有[illegible]
經七年始報乎但其間聘者已多非卿故不書耳左
氏不達此說諸稱尋某之盟報某之聘多類此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孫林父來聘報季孫宿之聘其盟尋孫良夫之盟也
義見成三年荀庚聘盟下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鄬

鄬鄭地蓋在鄢陵之間近陳者也鄵亦鄭地當在鄬
西楚公子貞用大衆以圍陳其勢盛於伐矣然以十
月圍陳至於十二月將歷一冬民朝夕急而悼公始
會諸侯于鄬遷延鄭地是有畏楚之心而不能急救
陳也夫陳之所以從晉恃其能救己耳楚患日迫何
以能存此陳侯之所以逃歸也而晉人緩師畏敵之
罪見矣陳既失恃而晉遂無以宗諸侯自是終襄昭
之世中國盟會非晉楚之從交見者無復有陳而晉
亦不復致討此豈真有意於懷陳者哉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諸侯已至於鄵越鄭都矣而鄭伯不會則有疾可知
如會而卒于鄵以疾卒也三傳皆以弑言不經之說
也穀梁子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
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
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此數言者足以見
其從中國之善矣而何必附為不言弑之強說哉趙
鵬飛氏曰若是弑而書卒是春秋庇逆賊也○鄭僖
公髡頑卒子嘉嗣是為簡公

陳侯逃歸

逃者匹夫之事也陳侯不能下令國中大臣儆備以

義激晉使速發救兵乃效匹夫之事私逃而歸棄中
國從蠻夷無效死以守之志豈得為禮義之君哉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五　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六

起丙申襄公八年
盡癸卯襄公十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八年丙

春王正月公如晉

汪克寬氏曰襄公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於晉自宣公媚齊之外春秋事霸之禮未有若是其勤也晉悼之立未十年而魯君四朝矣豈非倍於諸侯事天子五年一朝之制乎趙伯循曰左氏朝聘之下一切須

言事由多非其實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稱人將非大夫也公子燮蔡司馬國卿也鄭人恃晉欲以示威故侵蔡而獲其公子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蔡楚之與國也能無致楚之討乎子耳子國之為政於是乎失謀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邢丘晉地後漢志河內平皋有邢丘故國周公子所封臣瓚曰丘名非國是也邢丘在今懷慶府東蓋周畿內地而為晉所得耳○此鄭侵蔡獲公子燮而懼故鄭伯親至晉地以會諸侯而季孫宿與齊宋衛邾之使偶皆在晉故亦與焉以其事非大會故魯公雖在晉而但使季孫夫晉所以為鄭謀者不過靜以待之而已此其本指也先儒以為晉悼公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則當時從晉之國尚有曹莒滕薛杞小邾諸國何以皆無聽命而鄭伯何獨親往不使其臣哉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自成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之後莒人不復預中國一會盟雖晉厲公數為大會而亦不至焉蓋已從楚矣至悼公嗣位復脩霸業時則楚勢稍衰莒乃從會然陰與齊通志存觀望悼公恐失諸侯姑以術羈縻之而已莒實無所忌也觀其乘間虐鄫則可見矣鄫者魯之屬也魯人見其被禍安得無忿莒之心哉則莒又執辭以聲魯罪魯人方欲為晉遠圖姑置弗問則莒兵又不旋踵而至矣竊意莒必有恃而然蓋是時齊靈公方有輕晉之心得非挑莒以為撓霸之計乎不然莒安敢肆行如此也然晉霸不為人心所服而

悼公終無以綏之亦可見矣餘見十年莒伐東鄙下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公子貞即子囊也○左氏傳曰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舍

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請從楚○鄭人無故侵蔡慮其與國則楚有辭於伐矣悼公所以不救者為其志在二境待强本無信義不欲勞民與楚戰耳若鄭能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而晉終棄之則咎宜在晉矣然則鄭人可不知所自反哉

晉侯使士匄來聘

汪克寬氏曰魯之事晉甚謹而成公末年至襄十二年士匄荀罃士魴凡四聘於魯則晉之所以結與國者不亦厚乎宜悼公之得諸侯也

九年丁酉

春宋火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曰報范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姜成公夫人也無子故葬速則其禮亦畧矣○舊說以穆姜為宣公夫人今不從辯見二年葬小君齊姜及四年葬小君定姒下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鄭之見伐於楚悼公不欲勞民以與楚戰故常不救及其從楚則伐之而已矣此虎牢偪鄭之計也是時晉因鄭服復以虎牢與鄭故鄭又從楚雖諸侯伐之猶不心服所使來請成者微者耳而晉亦姑聽退師以示柔服然諸侯恐有怠心也故復同推晉霸盟戲以明不貳之意左氏謂此盟為鄭服若鄭伯親至則當書鄭伯如師如遣大夫則當如齊國佐之書名氏矣今經文不然則知其為微者也微者行成當時亦

不使預會故畧而不書吹叔佐曰經書同盟自是晉與諸國同盟鄭不預也此說得之然下晉楚子伐鄭則鄭與晉成可知矣晉自厲公以來國勢漸衰諸侯皆貳雖悼公有志復霸而兵力已困乏矣特以鄭爲要地不得不爭耳此知武子不與楚戰之謀所以聽之不疑而盟戲之役鄭人雖非心服亦遂退師蓋以息民爲重庶幾力可繼也不然則本將先屢何以能服鄭而㕦楚哉故曰善陣者不戰又曰不戰而㕦人之兵悼公近之矣○杜元凱曰戲鄭地

楚子伐鄭

虎牢之城鄭既從晉而楚以晉人爲能庇鄭亦不争矣及鄭人侵蔡怒楚而楚公子貞來伐以晉人不救知鄭之無所恃也故鄭復從晉則楚遂加兵矣晉伐則鄭從晉楚伐則鄭從楚此所謂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强者而請盟也鄭之執政乃欲以是而庇民焉其誅國不臧甚矣

十年戊戌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是時晉方與楚爭鄭悼公懼吳之有異志也則楚無擬其後者將悉力以抗中國矣故晉率諸侯又往會吳蓋會壽夢也諸侯親往而以吳爲主其尊吳也至矣凡諸侯往與之會而以之爲主常在吳地今諸侯親往而吳亦就之則于柤亦吳之所便也吳可謂倨傲自尊矣而晉霸其心焉蓋不得已而爲中國屈耳不知何術以善其後邪義與成十六年會鍾離同○柤古偪陽國地在今徐州沛縣東北界後漢志彭城國傅陽有柤水水經註曰柤水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故城東北是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妘姓小國子爵其地在今沛縣一統志云在嶧縣西南五十里則亦沛之東北界也觀晉以偪陽予宋公蓋本宋之屬國也偪陽去晉甚遠素無得罪焉而楚師每至宋境亦未聞其有異心於楚也苟有異心於楚則偪陽在彭城之上悼公必於發兵圍彭城時明大義以伐之矣而何待今日邪然則何爲而滅之也蓋偪陽近柤必閉道不與吳通中國而諸侯所欲爲吳非心者也今諸侯親至其地會吳燕享日久而偪陽地主之禮闕焉又以是爲慢也故遂滅之遂者[illegible]辭見其滅偪陽之速也晉欲親吳而滅無罪之

續修四庫全書　第22版　正內

國以悅[illegible]意豈所以懷諸侯威天下哉偪陽子不知所終故不錄其末云汪克寬氏曰偪陽居吳入中國之要衝悼公蓋謀滅偪陽而通吳也

公至自會

爲吳滅偪陽亦魯所恥言也故不致滅而致會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鄭之從楚以鄢陵之戰其君爲鄭而親集矢於目也晉之伐鄭以鄭人從楚助魚石而伐宋也故晉兵加鄭則報必及宋鄭之恃楚而不知自反久矣今楚子

伐鄭鄭之從楚復堅故楚又助鄭伐宋以報去年伐鄭之役此不過逞其私忿耳豈解怨息爭之道哉宋惟從晉不貳是時宋樂喜又以賢臣當國故其謀定於先禦備於預完壁以守不與交鋒楚雖加害卒亦無如之何矣豈若鄭人信無所立惟強是從徒使其民辛苦墊隘無所厎告哉○鄭公孫輒公子去疾之子也詳見冬盜殺公孫輒下

晉師伐秦

晉悼公方用兵爭鄭而又出大衆以伐秦此何意哉蓋是時秦人南交於楚而秦景公妹又爲楚共王夫

人悼公懼其爲楚出師以擬己後故先伐秦以攻其心耳然晉文之霸也先親秦穆故卒資其力以敗楚於城濮今以相讐之國而又以詐力處之但可爲備以沮其一時之謀耳安能使之久而不報哉

秋莒人伐我東鄙

汪克寬氏曰莒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於魯其無忌憚亦甚矣餘詳見八年莒伐東鄙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因鄭人從楚伐宋而伐之所以爭虎牢矣自此晉

人凡三伐鄭皆因楚鄭加兵於宋而後動則亦不得已而應之者也○黃震氏曰齊世子光人臣也而今位滕薛之上以其先至而躋之也非禮矣陳傅良氏曰隱桓之諸侯皆序爵也霸者作而後小國或序於大國之上有以子男長於伯者矣於是以世子長於小國之君則悼公爲之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公子騑即子駟公子發即子國公孫輒即子耳皆穆公族也○按左氏鄭公子騑當國發爲司馬輒爲司空騑與尉止有爭及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

皆喪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竊謂如左氏說則殺亂擅殺當書鄭人殺其大夫矣今書曰盜殺於戍鄭虎牢之上而戍鄭虎牢又蒙上諸侯伐鄭之文則似晉掩殺之是刺客之事也不稱大夫外他國大夫之辭也與桓六年陳佗同程正叔曰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張洽氏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之罪也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故騑者從夷之人也而發輒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此二說者善矣

但以是而立不稱大夫之例則牽强耳

戍鄭虎牢

晉自城虎牢以來鄭不叛者六年而楚亦以晉為能庇鄭不復爭矣然城守虎牢亦諸侯之師所難久也故晉人因鄭已服乃以虎牢與鄭守之亦待鄭不疑之意也鄭得虎牢其勢可以自由而楚公子貞之伐鄭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遂復從楚而楚以晉人不救知鄭之無所恃也於是爭兵復至而與鄭為患矣凡此皆以晉失虎牢故也況是時晉方伐秦又懼楚之[illegible]合也則虎牢尤為要地而在所必爭矣但鄭人已知虎牢之當據而欲據虎牢之險以從楚者其謀主於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也故盜殺三子而仍戍虎牢謂盜非晉人可乎戍而復繫之鄭者是時晉以虎牢與鄭也而鄭無從中國之誠晉無綏諸侯之道皆可見矣○按戍鄭虎牢之文有似內辭故趙伯循以為魯自戍義同五年戍陳竊意戍陳在公至自會之後則不可以蒙會戚諸侯故但當為魯事戍虎牢則公會諸侯伐鄭尚未歸也而蒙上文盜殺之文盜因伐鄭起也而戍義自當屬於伐鄭之諸侯矣且鄭視陳為等魯以遠國安得獨戍此哉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楚公子貞救鄭所以堅鄭之從非知爭虎牢者也故晉不與戰而楚師退矣楚本爭鄭春秋何嘗以救許楚乎紀其實而已耳

公至自伐鄭

鄭雖未服而諸侯已戍虎牢則伐鄭之功也故襄公以此飲至焉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康侯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第一八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2版反內

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天下莫強焉僖公時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民不屬公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今按魯之三軍詩稱公徒三萬則

本萬人爲軍也成元年丘出一甲增至四萬人雖嘗四卿並將然猶統制於君未有三軍之分也至是三家各分其一而不屬於公矣以其不復合一故謂之作三軍耳丘甲之所增者俱列於三軍則每軍豈止萬人哉周禮大司馬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之數其亦緣衰世諸侯增賦之制歟又胡氏謂事畢將歸於朝則信然矣若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則未必然蓋已賦之軍將計丁而供力役焉恐無復還之理耳義見作丘甲及哀十二年用田賦下○魯千乘之國也而有百乘之家則孟子所謂千取百焉者也竊

意此特可言於當國大臣一人耳以其官盛務繁用度宜廣故十分取一庶無困窮若其餘諸卿則事務漸少數宜有差不必皆百乘也觀未至於百乘之家已有馬乘之畜如陳文子有馬十乘之類則固各有所入之賦矣不然則大國三卿魯至成襄時已備六卿如皆百乘則去六百乘矣公室之車餘幾哉且車乘之賦但賦其人千乘爲人三萬則百乘爲人三千計丁出役以備賓客將迎輿夫出入之需而已其車固通國所賦非就以爲采地也茍有調發千乘同征而百乘豈私家所得專乎百乘且不可專而况并千

乘而分有之乎今作三軍盡以國之千乘分屬三桓則公賦亦仰給於私家矣其後享范獻子而功臣不能具三耦宜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義與成十年五卜郊同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孫舍之即子展公子喜之子也○此因去年伐鄭而侵宋以報之是時鄭人從楚不貳必亦請命於楚矣左氏以爲子展欲使晉師致死而後固與也爲說迂拙不近事情蓋亳北之盟鄭不與盟則無以見鄭

取楚怒之實蕭魚之會鄭不與會則無以見鄭反晉
平之誠其與子展之謀皆未合也此直報復之忿矣
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舍之侵宋晉亦不救但亦伐鄭而已是時諸侯之兵
常在虎牢國君一集則兵力不勞矣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穀皆作京服氏亦同其地在虎牢之東今滎陽
縣西也左氏作亳說者以爲湯都偃師之地則在周

之畿內而距虎牢西尚百餘里東諸侯安得迂途而
至此盟乎當從公穀爲是亳比之盟鄭本不至特諸
侯推晉爲主以明不貳之意耳故啖叔佐曰此盟止
言十二國蓋鄭未服而諸侯自同盟也鄭惟不至故
楚無伐鄭之兵然而晉即班師者其意止爲舍之侵
宋欲攻其所必救耳不窮兵以强其服也
公至自伐鄭
諸侯伐鄭以退公孫舍之侵宋之兵鄭雖未服不爲
無功也故以伐鄭致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會于蕭魚
楚子親與鄭伯伐宋欲求必勝於晉也而晉亦不救
但出虎牢之兵伐鄭而已以逸待勞攻所必救而鄭
不得不罷於奔命矣然晉畏楚不敢請成也而晉亦
退師不與之較蕭魚鄭地也會於蕭魚將以說鄭也蓋
鄭人連年用兵利無所得食竭兵疲人將悔禍晉欲
乘其息心諭以禍福故爲此會以一衆謀而鄭人之
服循在既會之後不從楚者見之故蕭魚之會但蒙
伐鄭諸侯而於鄭畧無所見左氏以爲鄭使王子伯

駢行成則經何以不書其如師乎悼公之服鄭不血
一刃開諭數言而鄭人感動卒亦來服若悼公庶幾
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矣然則欲合諸侯者豈在於
戰勝攻克哉
公至自會
伐鄭而致會不以伐爲功以會爲喜也蓋蕭魚會而
兵得息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良霄公孫輒之子以其祖公子去疾字子良故以王
父字爲氏霄名鄭卿也○是時鄭人已服于晉但外

相如故不録耳下書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則鄭之服晉可知矣鄭既服晉而使良霄告絕于楚故楚人執之行人無罪焉故即釋之然楚所以不復加兵於鄭者亦以助鄭失利徒爭無益耳晉悼公之善於屈楚於此可見矣

冬秦人伐晉

晉既服鄭而所以備秦者怠矣故秦人報之而伐晉秦自敗殽以來至此兵爭十五年矣一往一來相仇不已豈交鄰國之道哉

十有二年庚戌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杜元凱曰台琅琊費縣南有台亭按費縣今屬兗州府沂州在魯東境○高閌氏曰諸侯伐我未有書圍邑者書圍自此始詳見八年莒伐東鄙下

季孫宿帥師救台　遂入鄆

鄆詳見文十二年城諸及鄆下○鄆近莒小國叛服不常服魯則魯城之服莒則莒爭之今入其城則鄆之服莒可知矣遂者急於後事之辭入其與國所以沮其再伐也先儒以為專行而書遂失之矣黄震氏曰莒五年之間三伐魯魯未暇治之今又圍魯邑故季氏既救吾邑遂入莒邑以報之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黄震氏曰鄭人既服遣人以謝伐鄭之師此晉悼公待諸侯有禮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子乘即壽夢也既卒而子遏嗣是為諸樊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晉既得鄭而楚必欲得志於宋故復使公子貞侵之然楚兵加宋每無功焉自是亦不至宋矣蓋為晉人不戰所屈而樂喜謀國之功亦不可少也

公如晉

高閌氏曰晉侯使人來聘而公遂親往朝之事晉之禮恭矣

十有三年辛亥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杜元凱曰邿小國任城亢父縣有邿亭水經註亦曰亢父縣有邿亭今按亢父縣在今濟寧州南六十里一統志以為邿城在濟南府濟陽縣二十五里乃齊之北境也魯豈敢越齊取邿哉其說誤矣○邿近魯

微國素服乎魯者也取之以為己邑耳詳見成六年
取鄟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共王審卒子昭嗣是為康王
冬城防
防在齊南而近於莒是時已為臧孫氏邑去年春莒
伐魯明年夏莒侵魯則城防所以備莒莒陰與齊合
亦以備齊也趙鵬飛氏曰魯既事晉而外齊故城防
以備之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故知城防以備齊也
十有四年壬寅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
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叔老公孫嬰齊之子以其祖叔肸字為氏老名鄭公
孫蠆即子蟜穆公孫也向非伐莒取向之向杜元凱
曰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按譙國即今亳州龍亢
城在今懷遠縣西北八十五里俱屬鳳陽府蓋吳楚
界上地○是時壽夢已卒而中國復往會吳者蓋鄭
人雖已服晉而悼公尚欲報秦故親吳不絕使楚不
敢為患耳然諸侯不親行皆使大夫會而禮殺于柤
則見壽夢既卒而諸樊威望亦不及其父矣自是吳
楚交爭晉亦不復與吳為會而至於黃池始見焉魯
為晉求吳欲以取媚而叔老亦以卿為介幸於得親
尚為能自立哉胡康侯曰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
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吳澂氏曰
左氏以此會為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
夫往會之是晉有求於吳非吳有求於晉也故疑左
氏所載事迹非其實吳舉號殊會例見成十五年會
鍾離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秦與晉兵爭已非一日晉之世讎也故悼公脩復霸
業服鄭駕楚後即合十三國之大夫伐秦蓋自文公
以來出師未有若此之衆也然秦關河四塞食足兵
強豈易攻之國哉雖將帥輯睦未必能成功也悼公
智豈不及特欲假諸侯之兵以示威耳而秦果閉關
自守終春秋之世不復與晉爭矣秦自此蓄威養銳
至孝公時內脩耕稼之政而其後世卒併天下蓋實肇
基於此○荀偃彘之子是為中行獻子晉卿也北宮
括衛卿也齊宋稱人皆非大夫而序於括上者蓋當

時諸侯大夫之位次或以國之大小或以勢之強弱或以事之勤惰或以至之後先皆由為主者之意向而爵位之尊卑偵越其常矣左氏於蔡宋理著僅存華閱之名而附以惰攝之義不亦煩乎

己未衛侯出奔齊

觀左氏載蘧伯玉出關之對則獻公未至於可廢大抵定姜師曠之語史臣逢迎孫甯風旨而為之辭耳衛侯之逐孫林父主之也孫林父之惡晉人黨之也夫晉人之援林父久矣林父之執政權專矣何有於君哉衛獻公以正得國君位已一十八年與晉悼盟

會未有失焉本無大惡者也特以在位日久殭於孫氏之專林父懼其害己也故苟於晉援不恤其他遂假睚眦小隙冢卿之罪而出衛侯蓋公孫剽者子叔黒背之子也非次而立其私事林父何所不至焉固林父之所易制而欲立者也其逐獻公意可知矣然則獻公以自奔為文何邪此以君道言也君者一國之主所宜正身脩政以馭群臣而至於見逐則其自取焉耳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此之謂矣故師曠之語晉侯者亦以君道言也若為權臣而逐則豈聖人之言哉故定姜數獻公之語皆林父僞託自文之辭而晉人蔽於林父之奸信之獨切故雖師曠亦以此而戒晉侯也使無蘧伯玉之言則亂臣之逆節幾於伊尹放太甲之忠矣此三綱所繫不得不辯但考蘧伯玉仕靈公朝與孔子為友不應此時已列諸卿能與林父相抗或其言出於他人之賢者而左氏誤記其名耳○林父逐獻公而立剽剽本無篡國之意制於林父而不能以禮自持耳亦難免於篡矣為人臣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其卒至於大罪也宜哉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吳壽夢既卒晉人特以伐秦之故會吳于向以資其制楚自後亦遂與吳不通好矣楚無晉覬於是使公子貞伐吳而二十四年楚子又親伐之亦可以見諸楚之時吳勢稍衰矣制吳而後可以圖中國也○左傳載吳敗楚事則當書吳敗楚師于皐舟矣今經止書伐吳則其事不足據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華閱華元長子戚衛地孫林父之私邑也○張治氏

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晉爲霸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黄震氏曰左氏載衛孫林父逐衛獻公衎而立剽晉侯以問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故會于戚以定剽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晉悼誤於荀偃之謀爲不小矣自是至剽弑而衎歸衛有二君者十年皆晉實爲之也以悼公之賢而有此惜哉蓋公忌矣明年遂薨

十有五年癸卯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向以字爲氏者也戌名宋左師也食采於合是爲合左師鄭漁仲曰劉魯地○此與向戌私相要盟也向戌臨還至劉而遣徵者往與之盟故書其地義見成三年晉荀庚聘盟下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氏劉子之族也夏名也天子之上士左氏以爲官師非也辯見隱元年宰咺歸賵下鄭漁仲曰成王封王季之子於劉邑因以爲氏杜預曰緱氏西北舊有劉亭按緱氏皆入河南偃師此姬姓之劉也○天子不親迎卿往逆而公監之禮也胡康侯曰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其說是也所以然者當是時齊靈崛傲無禮倨然有輕諸侯之志必陰結在朝權貴將納女爲后以求寵於王而王之柄臣專主其事遂使劉夏往逆意本易齊故其禮輕也王后不書歸其歸不過魯之國都也齊方讐魯故出別道耳餘見桓八年祭公逆王后及九年季姜歸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靈公倨傲自尊嘗有輕晉之心故晉悼公大會諸

侯者六而靈公皆不親行但使世子光往然自盟虛朾以至伐秦齊人亦未敢違悼公之事及衛獻公奔齊由於孫林父之逐以此罪晉之怙奸也而益以晉爲不足重矣孫林父來聘於魯私與結盟魯公又方事晉甚謹則去冬會戚以定剽位而使獻公不復者魯實與晉同謀而助成其事也齊侯欲納獻公而無由致力故親伐魯圍成此亦激於義也君子當有以原其心矣高閌氏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爲戚之會以定位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

公救成至遇
杜元凱曰遇魯地今按公至遇而不進者不欲急於求戰也使齊解圍而去斯可矣先儒謂譏其畏齊不進不亦迂乎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成孟氏邑也公親救之而季孫叔孫爲之城其外郛可見孟獻子之賢不爲同列所惡也然自六年以後蔑遂不復經見豈其時以疾在告故不預救成歟○成註見桓六年公會紀侯于郕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此齊靈公挑之也高閌氏曰邾貳於晉以與齊黨於莒故來伐○許翰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盜竊國柄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晉悼公周卒子彪嗣是爲平公○晉悼公十四歲而立覲其對使迎立之辭已有大人之志故當晉室中衰殺諸卿弑厲公之後而即慨然欲復文公之業豈非衰世一英君哉至其召集諸侯則惟示讓德經晉中國則惟務息民所以不戰服鄭而楚不能爭可謂有君子之資而暗合王者之事矣但其智止及於鄭而亦適值楚方畏吳之際故卒成功耳不然則以孫林父之悖奸而不能正齊靈公之挑霸而不能馴邾莒之肆行無忌而不能禁悼公之於中國治亦疏矣使當熊頵強悍之世力不知其果能不勞否耶說者謂其功視桓文而德則過之未敢以爲然也孔孟之稱霸者但言桓文而不及晉悼其優劣固已定矣然悼公立十五年而卒壽蓋不滿三十耳苟假之年而

不至於衰怠則其所就安可量乎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六　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七

起甲辰襄公十六年
盡壬子襄公二十四年

會稽李本考義

十有六年甲辰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晉平公初立見悼公時諸侯尚多不恊而齊與邾莒皆陰為黨而伐魯以撓霸圖故汲汲焉欲合諸侯喪未三月而速葬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衛侯者剽也獻公奔而剽立出預諸侯之事矣溴梁溴水之梁也杜元凱曰溴水出軹縣東南至溫入河軹故城在今懷慶府濟源縣南十三里溴水所經之地水經註曰梁水堤也

戊寅大夫盟

凡大夫與於兵好皆曰諸侯之大夫如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今曰大夫盟而不繫之諸侯何哉大夫自盟不由諸侯之命也溴梁之會晉平新立初合諸侯

是時邾莒伐魯懼誅而反以魯侵其田為辭平公於是下令諸侯使反侵地必因邾莒之言而有激矣故左氏曰會于溴梁命歸侵田自世儒論之似若迂緩然霸者以義率人必先正本平公果能扶弱抑强一正疆理則物得其平兵爭可息此政之善者也豈但可以繼悼公之業而已哉然而諸臣之志專在富國强兵而侵田之利多入强家尤其所不欲也故荀偃鼓衆獨盟惟以同討不庭為事蓋謂當時齊人不服而邾莒實恃之肆暴當先致討不當聽其愬而歸侵田也故雖君命有弗從焉專恣無君如此豈復諸侯所能制哉晉平為臣所抑命壅不行則遂以伐魯之故執邾莒以歸其國君若贅旒不能為主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然則晉之所急豈在霸業之不振哉亦惟正身脩德禮馭其臣而使之敬忠以勸斯可矣左氏以為高厚歌詩不類荀偃怒而為盟則似畧知齊人不服之因而未究其實者也何則齊方輕晉苟為仇讐高厚必無來會之理果有其事則當列高厚於會而曰高厚逃歸矣今經文無之安足信哉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莒子邾子之執正荀偃所謂討不庭也凡執諸侯未有言以歸而此獨以歸者見晉臣之所甚怒也其見執皆不久而歸其國矣故不書歸例見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下○此邾莒怨魯爲荀偃所沮而見執也及平丘之會平公又聞邾莒之愬遂拒盟公而執意如惑於讒言如此其不競也宜哉

齊侯伐我北鄙

高閌氏曰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是時齊益强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世子抗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北鄙之

伐爲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會湨梁以討貳莒邾畏晉往會而齊獨不至晉執二君以歸齊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五至于魯矣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之遷葉本爲避鄭患也鄭雖與許爲讎不過因許親楚而疑其構己耳何俟必報今鄭既服晉遂恃之以伐許何義哉鄭伯親往而魯晉宋衛君皆不行自是晉亦不復爭許可以見伐許之非晉意也霸者不能以義率諸侯而徇人以虐小國晉之志亦既荒矣

高閌氏曰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不先諸侯先國君也宋稱人蓋微者趙鵬飛氏曰許爲鄭虐遷於葉以依楚中國失許實鄭之由今晉不察復聽鄭伐許故十八年楚公子午伐鄭許故也悼公在位十五年置許不問以得許無益而徒犯楚怒爲宋鄭之患也今平公聽鄭伐許無得而失則多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黄震氏曰齊以魯服晉而伐之伐魯所以貳晉也故穆叔往晉告急高閌氏曰魯不能内脩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於晉魯之君臣庸甚矣

十有七年乙巳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邾宣公牼卒子華嗣是爲悼公

宋人伐陳

高閌氏曰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於是請於晉而伐之是時楚方備吳無暇於圖中國宋人謂其已詘也而乘間伐

陳此豈安邦之策哉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買名衛卿也石稷之子○曹近於衛而不與會戚以立剽雖嘗同會溴梁而國人又必有詢孫林父之事者故石買伐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高厚詳見十九年齊殺下桃魯北鄙邑或以爲即濟西之桃丘或以爲在汴縣東南之桃墟皆非也何以見之以其非北鄙耳防亦在魯北鄙臧孫氏邑也杜元凱曰蓋縣東南有防城按蓋城在今沂水縣西北

七十里沂水即莒爭之鄆也而防在蓋之東南乃魯地之界於齊莒者高閌氏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二邑其恃衆暴寡如此齊魯世姻之國而數年之間見伐不已齊之不道可知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華元之子閱之弟也今華元已卒而宋又以其使賊殺華吳之故治之蓋子罕爲國因事以去不肖實所以抑華宗也與六年逐華弱意同左氏以爲向戌勸宋公爲大臣蓋恥舍之不問因國人逐瘈狗入華氏臣遂奔則似有不遣者蓋奔者其國不容而忿然棄去之辭也華臣賊殺華吳以暴宗室亂政之事也於法應討向戌方與樂喜同心輔政勸其君以免討足矣豈肯庇之而復使居位乎況國人逐狗倉卒間事耳臣何爲而遂至於奔邪故華臣之奔實因得罪見逼而自疑也而樂喜之政可以見其善矣○高閌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違不適讎國陳乃宋讎而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高閌氏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爲晉所執既歸而卒

嗣子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脩先君之怨也此柷柯之會所以復執也
十有八年丙午
春白狄來
白狄註見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下白狄去魯甚遠無事而來必假以互市爲名其實志於窺覘耳道自晉郊關出不禁中國所以譏察非常者防亦弛矣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之伐曹也不告於晉而晉謂曹已嘗同會溴梁雖不與立剽不必復治也故因其使晉而執之非禮

也罪石買而黨孫林父豈所以正霸討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

齊之伐魯自十五年伐北鄙始其志實在爭霸欲服魯以長驅中原耳魯所以久不報者齊方怙強勢不可敵欲俟晉圖大舉也而靈公不悟方且眇視魯侯三年之中君歸臣出五伐四圍怒猶未已而今年又以師伐暴亦甚矣安得不致十二國之同圍哉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靈公輕晉未嘗親與悼公會盟而又以黨怙孫林父逐衛侯之故連年伐魯此雖人心之所惡而實晉不德之所致也晉侯不能自反乃徇荀偃討不庭之說而合兵圍之何義哉況齊遠在東方兵強地險雖諸侯共圍何益於事書同圍齊懼圍齊之難服而諸侯同心推晉為主也晉平初立以是而主諸侯非所以服人心定霸業矣○邾莒本黨齊伐魯者也見執於溴梁而始畏晉今晉合諸侯以討齊而二國從之見其惟強是附豈真有定志者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曹成公負芻卒子滕嗣是為武公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午字子庚○楚子久不出師而午為令尹伐鄭以嘗之至于純門此憑陵諸夏之志也鄭方恃晉楚師無功而返矣左氏載鄭公子嘉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則恐不然辯見明年鄭殺公子嘉下

十有九年村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張洽氏曰後漢志平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按齊州今濟南府禹城在府城西北一百里○祝柯之盟謀齊之不服也其後衛伐晉侵更相為害則

祝柯之謀也欲以是服齊其策下矣○孫明復曰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汪克寬氏曰會有王臣而盟無王臣則再舉諸侯會盟皆有王臣則不再言諸侯但曰盟于其會盟無王臣而再舉諸侯間有異事若會盟殊地也故祝柯之盟書諸侯重丘之盟亦書諸侯

晉人執邾子

邾莒黨齊伐魯晉平公既皆執之溴梁莒不復肆而邾則再伐魯南鄙其恃齊而無忌憚甚矣今邾悼公雖從晉圍齊以盟祝柯而晉之積忿猶欲泄焉故復為魯執之以劫其歸地此何以正霸討而服人心乎

○趙汸氏曰不言以歸既服而釋之也

公至自伐齊

伐當作圍不然則圍當作伐必有一誤矣

取邾田自漷水

杜元凱曰取邾田以漷水為界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胡陸縣入泗按合鄉在今滕縣之東湖陸即湖陵城在今魚臺縣東六十里自漷水者田在漷水之西也至哀二年取漷東沂西田則又盡其東界以至沂水矣○黃震氏曰晉怒邾之伐魯不已故取邾田以與魯高閌氏曰邾之病魯信有罪矣魯以諸侯之力前既執其先君此又執其嗣君取其田蓋已甚矣書取田于至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非諸侯取之專罪公之意也又云自漷水者隨漷水以為界蓋著其取之多也

季孫宿如晉

吳澂氏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齊之取怨于晉本為林父逐君而伐魯也諸侯既同圍齊矣而林父又獨伐齊其不知自反甚矣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齊靈公環卒子光嗣是為莊公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士匄有綏齊之意故閔齊侯之卒而還此士匄所以為賢歟胡康侯曰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晉師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此孟獻子也大學記其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之言而孟子亦稱其有友五人而忘家之善此誠魯之賢大夫而春秋中所僅見者也故雖與季孫行父同朝而不與同惡觀其始得預政即請如京師而戰鞌之師四卿並出蔑獨不預焉亦可以見其有特立之

志矣其後莊子速僖子鞅懿子何忌武伯彘皆能世其家法三家之中獨忠公室而南宮敬叔之賢又有以出於流俗者豈非蔑之遺教流風足以淑後哉但成六年蔑與僑如侵宋一事似非賢者所為然宋人貳晉而晉命討之則亦當時諸侯事霸之常也晉方責魯不從禍將及國矣而從於強令何多尤焉所少者不能為宋設解紛之策耳然蔑自襄公六年即不經見豈尋以老疾在告而政皆委於叔季二孫歟考其所為有不類者如三軍之作大抵非蔑意矣

齊殺其大夫高厚

高厚高固之子高無咎之弟崔氏之讐族也靈公末年漸用事矣今靈公卒崔杼以往年伐魯致圍之咎歸於高厚故殺之而崔杼專權忌尅之罪著矣高閌氏曰齊高厚嘗帥師伐我矣晉新行義於齊齊侯始立而欲親晉故歸罪於高厚而殺之以說于晉此明年所以預澶淵之盟也趙鵬飛氏曰高既以罪誅齊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杼之逆高之殺崔之幸齊之禍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氏傳曰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繼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於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按鄭三卿即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於十年為盜所殺者也公子嘉即子孔九年楚公子貞伐鄭將三卿欲從而嘉主杖信待晉之議蓋鄭卿之賢者也子展即舍之公子喜之子子西即公孫夏公子騑之子與嘉皆穆族也嘉若知盜殺三卿而不言又欲去諸大夫而起楚師則信乎當坐亂國之刑矣然嘉不去大夫則非其果有必誅不赦之罪而可絕於仕籍也考

嘉平生似非為小人之行者特以專政為同列所忌故羅織以隱盜召兵之罪而並緣國法致之於死故稱國以殺豈以嘉罪應死而子展子西特不當私分其室哉○嘉既殺後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子產既與國政自是鄭治漸可觀矣齊履謙氏曰方楚之北征諸夏而鄭與陳蔡許四國適當其衝陳蔡許終始春秋卒為楚之從而鄭介晉楚之間居二國必爭之地朝從楚盟晉師暮至暮從晉盟楚師朝至其為國也難哉向非子產以禮自固使晉楚之暴不能加焉則鄭國之丘墟當不終於春秋矣善乎劉

安世之論曰鄭簒衛國又時有君臣之亂得子産然後安然子産爲政時晉楚漸衰又能事之區區小國攝乎大國之間能自保已爲難若妄作則滅亡矣傳稱子産善相小國謂此也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汪克寛氏曰郛乃外城此云西郛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所謂中城爲魯國都之内城可知矣今按西郛特以城壞而備禦耳左氏例以爲懼齊則鑿矣懼齊何必城西郛哉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杜元凱曰魏郡内黄縣東北有柯城鄭漁仲曰柯衛地後屬晉按魏郡今爲大名府而内黄屬焉柯非莊十三年盟柯之柯也士匄至此與叔孫豹會謀所以綏齊也叔孫豹爲之通意於齊於是有澶淵之盟矣

城武城

杜元凱曰泰山西武城縣今按武城城在費縣西北七十里子游爲武城宰即此其地近莒城之所以備莒也

二十年戊戌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仲孫速蔑之子也是爲孟莊子即孔子稱其不改父臣與政爲難能者〇高閌氏曰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魯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速代父爲卿未練而從政無俟三年之喪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氏傳曰齊成故也蓋自晉悼公卒齊與晉絕至是靈公卒而莊公始與晉盟預盟之國皆晉之舊人也而齊獨先焉以其始服故尊之耳陳蔡不預時皆從楚也薛季宣曰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聞喪而還師遂會于澶淵脩德來遠不誣也哉杜元凱曰澶淵衛地在頓丘縣南近戚按澶淵在今開州西三十里漢爲頓丘縣地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許翰氏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邾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爲今按孟莊子父喪甫踰五月而即會莒盟向又汲汲於伐邾不可以爲善政矣孔子稱其不改父政不知何指豈

以三家之中獨忠公室而貢賦未嘗闕邪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氏稱蔡文侯欲事晉景侯不能行而卒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履出奔楚夫履燮之同母弟也若不與兄同志則不必懼罪今紀履之奔於殺燮之後則履爲燮黨可知矣蓋春秋時凡殺大夫者非疑其專恣則爲權臣所傾也殺燮之由今不可考但以爲謀從晉則恐失實耳蔡自踐土翟泉之後絕不與中國會盟其從楚也固矣勢必不能從晉而群臣豈宜復有以此爲說者哉故燮之殺

必不以欲從晉也而履之奔則必燮之黨也或者蔡人懼履愬楚故誣燮以從晉之罪耳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陳黃之奔左氏以爲慶寅慶虎愬其謀叛楚也如此則黃何爲又奔楚乎使其往愬二慶則二慶本謀從楚亦何畏於罪而反以叛致討哉楚使屈建圍陳經所不載則是無其事也且陳黃出奔楚必殺二慶而始得歸及其歸也又因楚力而謂之自則公子黃者固楚之黨而與二慶有所不協者也蓋陳袁僑之會晉雞澤必君臣合謀而後行慶氏專執國政豈不與知而黃以母弟貴寵權勢將傾必慶氏譖之於君以致奔楚黃既至楚則以從晉之罪委於慶氏此陳侯所以畏楚殺二慶而弟黃藉楚得歸遂秉陳政也此事理之甚明者而左氏自相背馳矣故黃之奔罪陳侯信慶氏之讒不能安其弟而黃從楚以陷二慶罪豈在其下哉慶氏之讒虎實爲之寅無預焉觀二十三年殺慶寅書及可知矣
叔老如齊
黃震氏曰齊魯既同澶淵之盟於是釋怨而脩好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汪克寬氏曰魯自蕭魚以後連歲與强齊邾莒交兵是以不遑朝聘往來之事雖向戌來聘而亦未之報也今始平於齊遂交好於鄰國以尋舊好耳
二十有一年　配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傳曰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漆閭丘二邑名後漢志山陽郡南平陽有漆亭有閭丘亭水經註曰漆鄉在縣東北十里有閭丘鄉是也

城南平陽今兖州府鄒縣也則二邑在今曲阜縣之西南界而其西則泗水之所經也〇庶其不稱氏邾大夫非卿也以地奔甚於叛矣凡以地叛者據邑而不服其君也奔則以地與人叛何足言乎是時魯取邾田又重以仲孫速之伐邾襄方甚而庶其即以二邑來奔乘其不敢與魯抗也而魯納之邾何所控訴焉庶其既納而莒牟夷邾黑肱皆接踵來矣餘見昭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下黃震氏曰襄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然則實爲賊淵者惟季氏歟

夏公至自會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者書之孫黶之子晉卿也欒書在晉專執政權嘗滅趙宗害郤氏而厲公見弒於國人實書所主書雖尋沒而黶之汰虐已爲同列所忌矣第悼公寬厚坦懷故得免於禍耳及平公時趙武用事盈爲公族大夫不相能于范鞅而盈好施得士尤其君之所易疑也故州賓一謗而遂無所容矣凡此皆欒書專權怙勢之所致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權勢之盛可不戒哉〇君子違不適讎國楚晉之讎也盈之奔楚憤然棄去本欲因楚力以復國耳此則盈無君之罪也盈雖奔楚而楚實無意於盈不久而即奔齊矣豈非悼公餘威之及楚者猶未泯邪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家鉉翁氏曰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云朔相遇而道有表裏若月光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自漢以來曆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爲一交會未有頻月交會者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月頻食漢高祖即位之三

年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至今千有餘年未有頻月頻食者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茲所以爲異也趙汸氏曰日月交會有常而積久不能無小變動日或失其常度則雖巧曆有不能盡其變者漢文帝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並日食是漢三十年中頻食者再此固不可以常理推也

曹伯來朝

魯文公成公時與晉覲睦曹文公壽宣公廬欲恃晉爲安故相繼朝魯及成公負芻爲晉所執而魯不與解紛謂魯爲不足恃也遂不復朝至是武公勝嗣位

三年畢喪後以胥能事晉而來朝以脩舊好焉此以
小事大不得已而然耳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許翰氏曰欒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門私相忌怨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為古今之至戒是時中國無事晉無所發政以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欒氏信不誣也趙鵬飛氏曰一大夫出奔動天下諸侯以錮之盈亦何能為哉蓋懼其挾楚以入爾杜元凱曰商任地闕

二十有二年庚戌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自蕭魚以來楚猶不競故欒盈至楚猶懼不受時蓋未至於齊也故晉復會諸侯于沙隨以錮之左氏載盈適齊於秋非也盈非有犯上之惡徒以范氏私怨而輒為之兩合諸侯盈安得不遂為惡哉齊莊公陽與晉會而陰納盈則齊晉之釁復興矣胡康侯曰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係纍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勑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字子南莊王子也時為令尹○凡書楚殺大夫例見文十年楚殺宜申下追舒之殺必謂其為令尹而不圖中國也若寵臣多馬之徵怨無關於國家之大故楚亦豈遽殺一貴卿哉
二十有三年辛亥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杞孝公匄卒弟益姑嗣是為文公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邾大夫名蓋見逐而奔棄君避患則誠有之未

必叛也與昭二十七年邾快奔同杜元凱乃曰畀我庶其之黨則直以爲叛君矣

辨祀考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慶氏本欲從中國與公子黄不協者也公子黄以二慶欲從晉之故愬楚陳侯畏楚而殺之則豈其罪哉故稱殺而不去其大夫書及虎爲寅累也見寅爲無罪矣詳見二十年弟黄奔楚下○書及例見僖三十年及公子瑕下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自楚者因楚力也黄之歸自此當國用事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凡外臣出奔已絶未仕他國而復者雖以亂入猶繫之國此書外事之常例也欒盈入不言自力無所因也而能復入爲亂者不惟族黨之强亦其好施得士之助故耳書復者位已絶矣欒盈本以曲沃之甲入晉敗而奔曲沃則范氏有所不容矣故以入書欒盈之入特與諸大夫争强求復其位不惟坐投鼠忌器之嫌而亦犯專禄周旋之戮矣然未至於身叛也故不書叛自盈之奔至此未及二年而又錮之其急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是誰所致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澶淵之盟齊人從晉其意本謂諸侯能納衛獻公也然今年會商任以錮欒盈明年會沙隨以錮欒盈是時欒盈奔齊於是齊人説晉之舉措不足以有爲矣故懷異志不肯從晉以不納獻公之故伐衛而遂伐晉焉然憤心所爲非真能討罪者也亦卒於無成而已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杜元凱曰雍榆晉地汲郡朝歌東有雍城按朝歌在

今淇縣之西本衛地杜氏蓋據他日盡併於晉而言耳○朝歌尚在衛東去晉甚遠次而不進本畏齊强也其意則欲以遏齊歸師自文耳啖叔佐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當奔命以往次非救道也

己卯仲孫速卒

此孟莊子也幼子羯奪其兄秩而嗣立是爲孟孝伯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孫紇許之庶子是爲武仲奪嫡臧爲而立魯之好邪也當時季孫宿之賢不及仲孫速而紇爲季孫所愛仲孫所惡則其人之不善可知矣速特以父時同

列之臣不加黜逐孔子稱孟莊子之孝不改父之臣
者此其一也故臧孫亦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
之惡我藥石也石猶生我疢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
日矣及仲孫速卒而孟氏之家臣果譖于季氏而以
亂逐之紇本小人見逐宜矣仲孫羯父死甫兩月而
忍於害父同列其有愧於莊子多矣○按臧孫紇奔
邾之後自邾如防以求爲後孔子謂其要君罪之大
者也然魯人不立其子而立其兄臧爲紇既不得所
請則遂致防奔齊魯之處此於國體未失也故自防
奔齊畧而不錄

晉人殺欒盈

盈之入晉主不由君而韓趙荀范之族即群聚而攻
之至於曲沃則國亂無政衆人乘勝共殺非以國法
治也故稱人殺欒盈不稱大夫既入曲沃則專祿阻
兵無人臣禮而爲衆所排先絕仕籍固已目其爲賊
矣故不得同於在位之辭而但稱名耳齊履謙氏曰
凡殺大夫不稱大夫者皆討賊之辭晉欒盈鄭良霄
是也見殺於他國者陳夏徵舒陳孔奐齊慶封亦皆
討賊辭也今按欒盈良霄徵舒孔奐慶封固皆有罪
然在本國殺則不稱大夫者先絕於仕籍也在他國
殺則不稱大夫者兩下相殺之詞也聖人亦據事實
而書耳

齊侯襲莒

杜元凱曰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高閌
氏曰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凡用兵皆聲
言彼罪執詞以伐若乘人不備掩而取之則盜賊之
爲耳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侯以諸侯之尊爲盜賊
之事也

二十有四年壬子

春叔孫豹如晉

謝次雍榆之故且告將侵齊也杜元凱以爲賀克欒
氏非矣

仲孫羯帥師侵齊

羯孟孝伯也詳見去年仲孫速卒下高閌氏曰齊之
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次于雍榆無功於晉故孝
伯至此復帥師侵齊爲晉報焉蓋懼晉之疑也

夏楚子伐吴

自會向之後中國不與吴會者十年而諸樊不及其
父爲楚所輕嗣位以來兩見伐矣詳見十四年楚公
子貞伐吴下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趙鵬飛氏曰齊以盜竊之討襲莒實無得焉故崔杼因從伐莒成君之惡而已得行其奸也左氏以爲崔杼送楚使而伐莒則妄矣何所據而謂齊與楚通使哉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此年七月八月日連食非常理也詳見二十一年日食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衛侯之奔孫林父爲之非甯殖所主也特嘗與聞其謀耳蓋林父自成十四年因晉歸衛專執政權者十九年矣倚晉爲援結魯爲盟又每預諸侯之事而諸侯之所親也故晉嘗就其所食之戚而會盟焉此林父之所以敢於無忌也若甯殖則僅於襄公初年兩從晉悼公征伐事權猶未專也而當時以逐君之罪同歸甯殖此臨死時所以不平而以掩惡屬其子也故甯喜嗣位意在納君獻公知之遂陰結喜左氏所載母弟鱄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蓋即此時語也甯喜於是以納獻公爲義而遂與林父相傾矣夫林父豈不欲深治喜哉顧喜之所仗者義協於人心而宗强衆與亦非林父所能制耳故夷儀之會本甯喜欲納獻公而諸侯亦許之成其謀也但晉人私於林父事卒無成耳然則衛之禍晉霸所致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左氏以爲將伐齊水不克不亦誤乎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既制吳於是伐鄭矣蔡陳許皆從楚之國也楚率三國伐鄭職晉霸之衰而諸侯之貳也然子產用事有備而楚亦無功矣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氏宜咎名陳卿也王樵氏曰宜咎鍼子八世孫其後在楚爲鍼尹宜咎〇左氏以爲討慶氏之黨則二慶者楚人所惡而陳殺之者也宜咎豈敢復奔楚乎蓋爲公子黄所傾而奔愬於楚耳

叔孫豹如京師

魯卿雖不常至京師然亦有時而往豹有賢譽豈亦

假此以為名歟義見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下傳以為穀洛鬭毀王宮齊人城郟而穆叔賀之則事既拂理而義亦背經其謚乃至此乎

大饑

何休氏曰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胡庫侯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

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七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八

起癸丑襄公二十五年
盡己未襄公三十一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五年癸丑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氏傳曰以報孟孝伯之師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崔杼初得政時正當晉悼公始霸嘗三預列卿會盟以結於晉矣悼公繼又親率諸侯六為大會而齊靈

公負險怙强志輕晉霸皆不親行而使太子光往光既習於諸侯之事而驕心生矣及嗣立自矜才智不集衆謀親將伐衛而遂伐晉取怒霸國必非崔杼之意也既又使崔杼伐莒伐魯以威四鄰觀其事本無遠圖特君所欲為群臣不敢逆耳崔杼身執國政懼諸侯之報而晉為之主則無以自解矣故乘晉怒光遂加以弒左氏載莊公通於棠姜驟如崔氏意者設誹謗致誣其罪以說於晉耳是故國無政而衆亂殺則稱人君無道而微者竊殺則稱盜聖人直斷崔杼弒君之罪無可疑矣晏嬰力不能討則自明其不必

死亡之意以免禍而已嬰惟不爲杼所疑故能匡[illegible]
公而景公之立也嬰亦陰有力焉君子亦原其本無
嘗惡之心焉耳〇光弑而異母弟杵臼嗣是爲景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再會于夷儀亦欲謀納獻公也而止於孫林父之譏
由是甯喜弑剽遂因衛侯出盟重丘而據國拒之不
使入矣晉人黨惡以致衛禍如此何以爲盟主哉左
氏以此會爲伐齊故非也蓋夷儀本衛地自崔杼未
弑之前已爲會矣而齊人不在故左氏亦曰將以伐

齊然師未至齊未免強爲水不克之說使其果然則
崔杼豈不少畏而敢再伐魯邪蓋甯喜欲納獻公正
當未會前事而晉侯亦欲乘此息齊之爭左氏所謂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者疑即
會時有此議也使非林父沮撓其間則諸侯已無他
辭豈待會而又會哉若崔杼弑君本爲說晉晉人必
不以爲罪者也故慶封賂晉理或有之但其事當在
告死之初必不因事始動而說者遂以爲受賄免討
其亦不考於事理之實矣左氏又於此下附以齊成
之說觀所序諸侯未嘗有齊何以見其請成而預盟

哉伐齊之說不足信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公孫舍之註見十九年殺公子嘉下餘詳見本年公
孫夏伐陳下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諸侯兩會夷儀而人心不協故又同盟重丘以推晉
霸德義不足以服人徒盟何益哉〇重丘杜元凱以
爲齊地非也張洽氏曰曹州乘氏縣有重丘故城今
按乘氏在曹縣北三十里杜佑氏以爲漢句陽故城
是也則重丘其曹地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入夷儀者先儒俱以爲衎也若果衎也是時衛已立
剽爲君以衛侯列於諸侯矣則衎當書名以別於衛
侯衎位已絕則當書復以別於未絕既入夷儀則與
鄭突入櫟事同後又不當復書歸矣然則入夷儀者
剽也非衎也蓋剽與諸侯同盟重丘重丘地在曹州
乘氏去夷儀遠矣而甯喜據國拒不得歸第嘗兩會
夷儀其民雖不敢受而畏晉威焉僅得入居於此耳
故夷儀之入弑剽之漸也而甯喜專國廢君之罪可

見矣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說見僖三年徐人取舒下舒鳩有導吳伐楚之
意故楚滅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公孫夏註見十九年殺公子嘉下○是歲公孫舍之
既入陳而公孫夏又伐陳蓋子産用事而示之以强
也去年楚子率蔡陳許三國伐鄭而陳尤爲楚致力
左氏所謂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是已夫楚之侮鄭以
其不敢敵耳於時子産方强政治以爲鄙我亦亡故

以報陳爲事一歲而再加兵焉雖兵出於忿而亦誅
國自强之術自是楚雖不能無討而亦以服鄭爲難
不得不從弭兵之議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一名諸樊伐楚以報十四年二十四年之兩伐吳
也巢服楚小國在群舒之東詳見文十二年楚圍巢
下諸樊之世未嘗得志於楚見其勢稍衰矣○胡康
侯曰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
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
見殺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餙城而請罪亦非
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餙城而請罪也○吳子遏卒
紡餘祭嗣
二十有六年卯頁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甯喜殖之子也○甯喜欲納獻公未爲非正然已立
剽爲君亦宜有以處之故衛侯鄭之於叔武未嘗殺
也比而事之爲君而又殺之不道甚矣且喜以政由
甯氏之故而叻獻公則亦私意也安能免於弑君之
罪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剽在夷儀而孫林父在國所以不敢動於惡者懼衛
人之不從耳及甯喜弑剽則林父無所容而入于戚
以叛衛矣書入見戚人之不欲叛也夫事君者可貧
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林父敢於爲亂矣然禍之
所起由於自晋歸衛晋人養惡之罪其能掩乎○陳
傅良氏曰書叛必不能討者也春秋之季家有臧甲
邑有百雉之城矣書叛始於此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衛獻公許甯喜以政由甯氏而得復國則屈於臣下
失君道矣故稱名剽既爲君其位已絶故稱復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荀吳偃之子也是爲中行穆子○兩會夷儀謀衛弗
克以致甯喜弑剽而納獻公晉之耻也於是諸侯皆
散無以爲謀故使荀吳來聘所以致諸侯也足以見
其志歎而以禮下人矣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晉黨孫林父以致衛亂諸侯由是不服魯公以荀吳
之聘親出會而鄭使卿來宋曹皆遣微者他國一無
至焉故晉亦但以微者從事其列於鄭良霄之上者
尊霸國也澶淵近戚於此會焉欲庇林父以飾己非

而歸惡於甯喜也喜之執其謀在此矣林父罪狀已
著而晉猶陰爲之助使得保全何以令諸侯哉若左
氏謂晉人討衛取衛西鄙以與孫氏則林父方當得
罪之際晉亦宜畏衆口焉未必遽至此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氏載宋芮司徒女子曰棄長而美平公納諸御嬖
生佐太子痤美而很向戌畏而惡之寺人伊戾事痤
無寵誣痤與楚客盟將爲亂向戌曰固聞之求其劵
佐爲請向戌聒而與佐語故使失期痤無救乃縊已
而公知其冤烹伊戾黄震氏以此爲向戌之罪也然
凡殺世子皆嬖寵厭孽而先有奪嫡之意然後小人
乘間與讒以爲之助寺人伊戾之譖太子痤與向戌
之得謚之由平公嬖佐之母也公囚太子使無以自
明則太子不得不自縊耳是宋公有欲殺太子之心
者也故專自宋公而斥殺與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義
同夫向戌小人不足論矣是時樂喜爲政其守己處
人多有可觀今殺太子乃事之大者而獨不能救則
亦全身固寵具臣之才爾
晉人執衛甯喜
衛獻公之後國晉人不敢以爲非也其執甯喜特以

弑剽故耳不言以歸未至其國而即釋之也執甯喜
而不討孫林父則甯喜有詞而遂縱之其執也姑伏
正名以塞霸責豈真能爲衛討賊哉左氏謂衛侯如
晉執而囚之事比執甯喜爲重而反不書豈有此理
哉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許靈公甯卒于楚左氏以爲請伐鄭於理或然甯卒
子蓋嗣是爲悼公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至是晉盛不振諸侯皆貳矣楚人知之故復伐鄭以

報伐陳之役雖不得志而其勢益張中國於是起弭兵之說矣陳蔡許皆前年伐鄭之國今許獨不與者靈公卒於楚國弱不能以兵會也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卯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慶氏封名慶克之子也○崔子弒君慶封爲黨同專政柄聲勢相依晏嬰雖欲輔景公爲政而未可以有爲故先勸其君以息爭脩睦使崔慶悅於和衆安民此慶封之所以聘魯也自齊人滕伯姬僑如逆婦姜

二國不通好者三十年矣齊靈末年無歲不加兵於魯而莊公又使崔杼來伐故齊先加禮以謝前過而魯憾已深久猶未釋至昭七年齊强政治始暨齊平解怨釋讐不事侵伐此可以見晏嬰謀國之善矣且慶封返國而崔氏遂亡則盧蒲嫳之間封其謀必起於封使魯之日而實晏嬰陰有以相其成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趙武朔之子盾之孫也是爲文子趙武始用蓋任晉悼公初年以韓厥欲爲趙氏立後也夫趙盾弒逆之賊其世宜絶而武其嫡孫何以立焉蓋趙衰之勳不可無後而趙宗得罪同括子孫必無存者故復立武耳蓋於衰則賞延於世於盾則罰不及嗣即崇伯殛而禹作司空蔡叔囚而仲爲卿士之意也況悼公初年當大臣危疑之時烏得不以此安巨室之心哉餘見成八年晉殺趙同趙括下屈建字子木屈瑕之後與屈完同族公孫歸生字子家石惡買之子孔奐必孔寧之後○詳見七月盟宋下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獻爲孫林父之所逐已疑於强家矣雖因甯喜以復然喜能用衆以弒君獻亦豈能恃之以爲安乎苟有譖之者則必不能無動也況與母弟鱄相厚則形迹又有涉於疑似矣此衛侯殺喜之本意也然衛侯之欲歸本許喜以政由甯氏則弒剽者幸其所欲爲也非可以復言討賊矣特患其專而文致之以可殺之罪不足以服人心矣故以國殺而不去其大夫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衛獻公之母弟即子鮮也從於出奔洎之返國可謂能厚其兄者矣然與甯喜同朝不免相依權寵形迹之間涉於私黨衛侯懲於孫林父立公孫剽之事

不惟疑喜抑且疑鱄矣故甯喜既殺鱄遂見逐而奔是爲明哲保身者乎凡人臣書名書奔皆非美詞也則左氏盛稱其賢豈不誤哉衛侯疑忌寡恩不能安其弟於所厚者薄而能保其臣民者鮮矣○胡康侯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一事再見者卒名也地以宋宋亦與會盟焉

蓋向戌也晉自夷儀再會諸侯皆携澶淵之會僅得魯宋鄭曹四國而已趙武新執晉政討無所施而向戌者宋大夫之達於政者也以爲晉霸無爲則宋受楚患幸已善於楚令尹屈建則欲有以紓之故爲弭兵之說以告於晉適契趙武之謀而楚欲與晉爲匹重違向戌之議亦見許焉是以晉楚同主夏盟也魯衛曹宋者晉之從也蔡陳鄭許者楚之從也會分二主而其從交相見焉晉霸不競授楚以同主諸夏之權自是中國諸侯南向朝楚而楚亦遂自主會于申其勢益强莫敢違矣然則宋之會盟中國之衰而晉之罪也其先晉據實也說者以爲楚人衷甲爭先而晉惟以信爲本故以晉爲先則誤矣左氏載齊秦邾滕在列而經不書左氏誤也其載楚使驛謁諸王而後相見之禮定亦不足信○陳傅良氏曰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南北二霸天下之大變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丙辰

春無氷

夏衛石惡出奔晉

石惡衛之世臣已預諸侯之事而其父石買嘗爲孫林父立剽之故而伐曹者也衛侯既殺甯喜群臣必有後言此衛侯之所忌者而石惡以用事之臣宗强黨附尤衛侯之所深疑者也是以見逼而奔耳左氏以爲討甯氏之黨則何待於二年之久意者以其嘗黨孫林父而猶懷貳心乎

邾子來朝

高閌氏曰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詳見元年邾子來朝下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羯之如晉本事晉也公將如楚故羯先如晉左氏以爲告將如楚非也蓋宋之盟晉楚之從已交相見由是魯於晉楚遂兩事焉當時晉弱楚强故臣如晉而君如楚耳若告晉以公將如楚而後往則豈晉人之所欲哉此不近於人情矣書此以見楚武爲政威不足以重於諸侯也

冬齊慶封來奔

是時崔氏亡矣崔杼何以不書死自縊也其子崔明何以不書奔未爲大夫也慶封者崔杼之黨崔氏亡

則慶宗無所恃矣然非慶則不能亡崔故欲亡崔者必先間慶慶封荒湛嗜酒剛愎狠諫爲蒲盧嫳所愚而不知尋自及也夫盧蒲嫳者盧蒲癸之族而癸則莊公之黨未忘報讐者也嫳寵於慶而癸得行其謀矣故因其家亂以慶攻崔崔氏安得不亡乎嫳謂杼爲君讐天棄則封必不肯以君讐自居而癸復得歸爲慶所用此嫳謀所以爲出於癸也癸既事慶因變報讐於是慶氏亦繼崔氏而亡矣夫癸本莊公私暱小人特假此以爲名矣而癸之謀晏嬰亦似與聞焉不然其事近於國亂無政當景公之世何恃而敢爲乎故嫳伐崔而國人助之癸伐慶而陳鮑助之則以晏嬰有足恃焉故也乘亂去奸不勞己力期年之內二族皆亡可謂善於謀國矣但杼封二逆未嘗明正典刑則亦不得爲討賊耳然封至魯不久畏齊奔吳非晏嬰以正治國則亦安能杜其復入之望哉

十有一月公如楚

公之如楚蓋以宋之盟故親往朝也臣不行而以君往畏楚甚矣而反爲楚所辱使之親襚且止之送葬焉此非季氏之所貽哉魯臣全無主辱臣死之心故後書公在楚以見魯臣幸其君之不歸而得恣行於

其國也鄭漁仲曰從楚之諸侯交於晉從晉之諸侯交於楚謂之交好魯君之如晉屢矣自周公以來於今始朝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靈王泄心崩子貴嗣是爲景王○楚康王昭卒子熊麇嗣是爲郟敖○甲寅至乙未相距四十二日必有閏矣然不以閏書闕文耳

二十有九年丁巳

春王正月公在楚

楚人止公送葬旅瑣無依襄公之困辱甚矣魯臣不

以爲意辛莫不歸故歲首公在他國者恒不書此
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慈溪黄氏曰季氏無君故正月
必存君以示義是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衛獻公衎卒子惡嗣是爲襄公
閽弑吴子餘祭
閽不言國不知其何國也不究其所從來而即用之
以爲閽人其君變爲無上下之分之辭也不稱姓名
微之也穀梁傳曰閽門者寺人也禮君不使無耻不

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
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吴子吴子近刑人
也閽弑吴子餘祭仇之也○吴子餘祭弑第夷末嗣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荀盈荀罃之次子高止厚之子華定弱之第世叔氏儀
名文公子太叔之後公孫段穆公子豐之子○城杞
左氏以爲六月事蓋史闕文耳何以知之自此以下
俱冢庚午曰則理有不通耳○左氏又曰晉平公杞
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竊意晉德方衰人心
已散雖以義驅之猶恐不集若欲戍毋家安興大役
則不惟諸侯不聽雖其群臣亦必有詞矣蓋杞在雍
丘即今開封府杞縣也其地東近於宋西近於鄭西
南近於陳許今陳許以南既皆服楚而宋鄭之地則
楚之所爭也杞在二國之間足以通往來之路苟爲
楚得則南連陳許楚可以長驅北方矣夫杞國小城
惡地未繫於必爭故楚之所急常在宋鄭而杞又以
王者之後於宋尤親宋猶自强足以支楚而杞亦依
以爲安焉盟宋之後宋既事楚則杞無所庇不可不
慮矣晉平因而城之則杞得恃以固終春秋後乃始

與宋俱亡得非有賴於兹城歟故杞之城本爲中國
計或者念毋私情亦屬其間耳然晉平公不能脩德
睦鄰攘夷安夏使楚人畏懼不敢北轅而區區以城
杞爲務則亦末矣○此與下杞子來盟事相關
晉侯使士鞅來聘
士鞅匄之子是爲范獻子報仲孫羯之如也
杞子來盟
杞子來盟又欲降而稱子也左氏以爲晉使司馬女
叔侯來治杞田非也魯距杞爲遠春秋之初杞雖常
事魯而魯實未嘗侵奪其地何田之可治乎但僖公

時杞以貢不能供欲求降子魯人責之猶仍其舊至是晉平公合諸侯城杞而杞人因欲降從子爵仍附魯貢故來請盟魯襄公既許之矣然明年澶淵之會猶使杞自列於諸侯則以魯貢賦之厚故也故昭六年盍姑之卒猶稱杞伯至十三年平丘之會晉昭公亦不聽其稱子而自是終春秋之世杞復稱伯矣書此見杞之不能自强也而魯人不能庇杞以邮所無使困於供貢焉徒盟何益哉○杞本伯爵詳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吳子使札來聘

札壽夢之子也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而季則札也餘祭方為閽弒孰使之聘邪蓋嗣君夷末也當為六月事而史闕之耳說見本年城杞下凡諸侯兄弟為大夫則稱名如州吁是也已為卿者則稱公子如公子慶父公子友是也未為大夫而以弟故食祿預事者則稱名繫弟如弟年弟語是也辭祿而不仕者則稱字如弟叔肸是也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今札既稱名則已為大夫矣左氏謂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立棄室而耕則季札宜若終身不仕者也春秋於此乃以卿禮書名何邪且札之為臣非止此一行也以傳考之當王僚未弒之前皆居官奉職之日而其辭立逃耕豈可語於諸樊世哉竊意札之在吳以賢得譽國人皆以其德足以君我而願之而札終不得國故稱譽日廣而傳為讓國之美談耶故自左氏所述前聞有諸樊將立季札之說而公羊遂附益之以為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以為君季子不受迭為君而致國季子然猶未及乎其父所命也至於史記則又附益之以為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諸樊有命授弟欲傳以次而其說曰以長

矣夫諸樊兄弟相及豈為壽夢賢季札哉自壽夢之卒至王僚之弒凡四十七年皆季札所歷之歲也則札當壽夢時尚甚年少而諸樊皆終讓其弟亦賢君也壽夢果有公心豈宜遽舍嫡長之賢而欲立幼弱之札乎及考諸樊餘祭皆輕死為勇者也故一則取死於伐一則見弒於閽而國威不振者終二君之世要其行事似非知禮義者所為未必肯讓札也况又不能正終必非先有遺命其次傳及弟蓋由國家多難群臣議立長君耳及夷末初季札始用猶未為卿未能有勞於國惟導其君以通好上國言辭有文故

季札以知禮稱而謚美歸之矣夫夷末之死札辭爲君亦或有之但文居臣位事僚終身則未見其有强立固避之狀而諸樊予光亦未見其有爭心也故王僚代父夷末以立而得遂成爲君者十有二年使光稍有爭心則季札必當謀於吳衆推戴爲君以安社稷而僚必不得立矣僚以非次而立則其名爲簒而光使專諸剌之是兩下相殺也不得言弒而亂亦不在十二年之後矣况殺有主名又豈得併沒其實哉觀弒僚稱國則大臣不服而與國人共廢之之辭也其時人心欲推立札札必不肯自汚而延陵之逃實在

於此是札之辭國以此而得名矣札既不立則位必之光此群臣之所爲也而光何預於弒乎光之君國頗能自强不幸遇弒而不能自白其不爭之實札由不立遂得以專讓國之名若札者卽其潔身獨善亦一清脩之士也然以貴戚舊臣人望所屬國亂而不能定人君弒而不能討賊徒知守節竟廢大倫非所謂輕千乘之國而蹈道則末者邪此固春秋之所不與也但來聘不稱公子者未爲卿也其稱名者大夫之恒辭耳胡康侯乃謂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則過矣夫札之辭國在聘魯二十九年之後而貶之於一十九年之前無乃加非其罪而輕於絶人與○吳之聘魯始此蓋假魯致人以離楚黨之術也而魯自此始貳於楚矣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止本惡族也崔杼死而止始與政事使從城杞之役必其人貪欲專功故因其歸而去之左氏傳曰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是已蓋晏嬰爲政明於用舍能去不肖而立賢也止去而立敬仲之曾孫偃傳曰良敬仲也敬仲卽高傒則用賢之效可知矣

○北燕姬姓伯爵國召公奭之後杜元凱曰北燕燕國薊縣按燕國卽今順天府是也趙鵬飛氏曰自高止奔之而燕以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皆基於高止

冬仲孫羯如晉

黄震氏曰此年士鞅來聘而報之也

三十年戊午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薳氏罷名時爲令尹○楚知吳已聘魯故報公之朝懼失魯也張洽氏曰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行覇王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

之責而何哉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蔡般弑父遂立爲君矣訃以疾卒故魯人會葬如常
左氏所載景公淫而不父之事無以考其必然但般
本意實欲急於得國耳何以明之蓋春秋時凡臣弑
君子弑父必關利害乃動邪心或以奪位或以專權
或以見疑或以被逼皆非有權力者不敢爲也及其
弑也非遇忠臣死節亦未有不諱其事者如其事情
隱微形迹稍露則遂以疾訃不使人知或稍彰聞不
能自掩則或加以淫或加以虐或云遇賊竊殺或云
遇急自縊皆以邪說文奸若謂其君當死然者諸侯
苟聞其事則亦以文奸之說歸惡於君而人亦不以
爲非矣夫君而見弑豈無自取之罪然弑之者未有
不因利己而動也邪說行而亂臣賊子肆此春秋之
所以作也故弑逆之賊皆究其主名正其大惡之罪
而後人知邪說之亂正矣夫亂賊邪謀終莫能掩如
此可不畏哉○般立是爲靈公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內女卒葬例見莊四年紀伯姬卒下○穀梁傳曰取
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

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
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
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今按伯姬歸宋在成九年至
是已四十年併其未嫁之年而數之計已不下六十
宜亦知所輕重矣當夫火勢剝膚以生爲重奚必聽
於傅姆而後避哉宵雖下堂於義亦無害也況經文
書宋災而曰宋伯姬卒則災乃在其國中而非後宮
迫切之地如僖二十四年之西宮災也何以必其爲
逮火而死乎當時蓋以伯姬爲賢因附會其說而後
儒遂妄傳其事耳故程端學氏曰行禮度義之輕重
禮重而義輕則守禮而已禮輕而義重則變禮以從
義保傅不在而下堂禮之輕者也一旦壞父母之遺
體義之重者也故寧捨身以就義弗害義以行禮伯
姬之事害義以行禮孟子所謂執一者也死適與災
同日耳穀梁之說妄意之也此論得之矣若吳澂氏
以爲罪宋之臣子不能救其君母使之逮火其義甚
正然亦以伯姬爲火死也咸無取焉
天王殺其弟佞夫　王子瑕奔晉
佞夫者靈王之子景王之弟也稱名者王之兄弟列
於上士也凡王之兄弟已受職位者恒稱王子如王

子李則為大夫者也王子虎則為上士者也未仕而以弟故列於群臣者亦使之不失元士視子男之禄則繫名於弟如弟佞夫是也自下士以下則姓名不登于史策而王之子弟例不下列於下士矣○靈王之卒王子瑕之徒多附佞夫者至是景王疑佞夫之植黨而殺之仁人之於弟蓋不如此書殺其弟見其無親親之恩也王子瑕者蓋必靈王之弟儋括之叔先儒以為景王子非也竊意今王之子當稱王某子凡稱王子者皆先王之子也若謂瑕為景王之子豈有儋括欲立佞夫而瑕反背父以黨逆乎儋括既為

罪首與瑕同時奔晉何為經舍首惡而獨録瑕乎果為儋括欲立佞夫則殺佞夫不當遲至二年之久而括亦不得免於戮矣求之於經理有不可通者故傳註之說不可盡信而直以王子瑕為佞夫之黨也奔不書出者蓋失職之臣非居禄位而奔也而瑕覬覦非望以陷佞夫於死罪亦著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　葬宋共姬

杜元凱曰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成襄以後公女自宋共姬外未有書卒者蓋春秋叔世政在大夫公女少有嫁為諸侯妻者雖間有之禮亦薄矣故恒不書宋共姬獨以賢德見重於時而恩禮特厚焉此所以卒書而葬特遣卿往會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鄭人殺良霄

良霄汰侈嗜酒則害於國政宜去者也雖與公孫黑有爭為其所惡然亦當國者主之而後能逐公孫黑必不敢因其醉而攻之也故子皮推亡固存之語當在伯有未奔之前非因既奔乃始聚謀也蓋奔者有罪見逐之名則出於當國者所主矣許者鄭之讐也適讐國將以因其力也自許者許有奉焉不言復者

未絕其位也不言叛者但與同列爭權求復其位未至於叛君也良霄見逐於國本無大詞而田里未收義猶可復今乃藉讐兵以復國不既為亂乎此則國有常刑矣故其殺也不稱大夫蓋先絕於仕籍以罪討耳稱人以殺者駟氏秉良霄之亂即率國人急攻而殺之不待歸獄於國也此與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義同是時子皮當國故其政事如此子產所以不主彊直也歟子皮即罕虎左氏序此抑揚亦或太過以經正傳斯可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胡康侯曰蔡景公何以書葬刺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爲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襚爲輕弔生而歸賻爲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弒其君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爲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弒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澶淵之會城杞之諸國也因宋災而謀更所喪耳魯不與者叔弓已往弔也前此鄭國有災皆未嘗謀而於宋災獨謀者以宋起弭兵之議而中國賴焉故也然弔災卹鄰諸侯常禮遣一使往焉足矣而大合十二國謀之不亦過乎當時蔡般弒君未嘗謀討而獨謀宋災先儒以爲不知類者也故會不書所爲而特書宋災故者蓋聖人疑其大會爲謀中國也而罪具見矣趙武方執晉政而所謀於諸侯者如此意其爲人必仁厚有餘而才智不足者也霸業自此而益衰

其有以夫○會書所爲例見桓三年會稷成宋亂下

三十有一年己未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楚宮楚丘之宮也詳見僖二年城楚丘下蓋魯之故宮也左氏以爲公作楚宮則勞民重事而春秋何以不書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者齊歸之子也齊歸乃襄公之夫人左氏以子野爲敬歸之子不足據也詳見昭十一年夫人歸氏

薨下○卒例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下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滕子以六年來朝至是又來會葬例見元年邾子來朝下滕之事魯可謂共矣然諸侯會葬諸侯非禮也陳傅良氏曰會葬猶可奔喪甚矣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莒子虐國人患焉其稱人衆亂而殺之也然則弒君者非[illegible][illegible]也蓋爲亂衆所挾而制其命者耳故展輿

弃吳不稱爵以其未立爲君也左氏謂展輿爲弑亦
經意不合矣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八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九

起庚申昭公元年
盡丁卯昭公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昭公

襄公子子野弟名裯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謚曰昭母齊歸襄公夫人左氏以爲夫人之娣非也辯見十一年夫人歸氏薨下昭夫人始娶及薨皆不經見左氏以吳孟子爲昭夫人亦非也辯見哀十一年孟子卒下

元年辛酉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公子圍共王之子康王之弟郟敖之叔也國弱佐之子也齊惡大夫齊子之後以字爲氏者也公子招即司徒招哀公之弟也罕虎即子皮公孫舍之之子以王父字子罕爲氏者也皆國卿虢杜元凱以爲鄭地蓋即東虢也詳見莊二十五年郭亡下○虢之會鄭爲地主也是時楚公子圍執政而晉與通好也同主

諸夏而交見其從皆衎會宋故事但各守舊約而不
盟耳趙武所謂以信爲本者力不能敵而甘爲人下
之辭也豈眞仁人之心哉自是楚益橫而莫能制趙
武不能辭其責矣黃震氏曰晉不得已而與楚共盟
誠爲無策一時天下賴之以安則不可少尚論其世
諒之可也然楚自此專中國流弊實始此
三月取鄆
鄆國名詳見文十二年城諸及鄆下鄆嘗附庸于莒
故魯乘莒亂而取之若以爲莒邑則當繫之伐莒矣
左氏載莒訴魯取鄆之事以經文考之諸大夫會虢

原未爲盟烏得云尋盟未退而魯伐莒且會在正月
而取在三月其事本不相及也莒方弑君又未嘗預
會何敢突然遠徃訴魯而楚反欲爲莒執魯卿邪此
事理之所必無者何足信哉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秦桓公之子景公之弟也是爲后子不稱公子者
未爲卿也其稱弟者雖未有職位而以親故食大夫
之禄也例見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奔者以
罪見逼而不能安其位之名非善辭也例見文十四
年宋子哀來奔下○秦在文宣成襄之世與晉相讐
至襄十四年爲晉所伐而始閉關不出庶幾知治內
矣然不能以禮親親陷弟於罪而遏逐出奔使適讐
國雖鍼有以自致而景公豈爲能正其家者乎幸而
晉平無爲否則鮮不爲宋殤公之公子馮矣鍼與楚
公子比同時在晉比以後歸而遇昭公嗣立遂爲所
奉以弑其君然則畏鄰戒者安可棄親使適讐乎書
秦伯之弟鍼所以罪景公之寡恩也○按左氏秦后
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
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
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

此而已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司
馬侯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
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竊謂左氏此
語皆浮夸也諸侯地方百里者出車千乘而其正卿
始得百乘耳后子尚未爲卿雖富安得遽有千乘遂
從哉且人臣見逐於君雖欲竊貲懼有追奪故士會
奔秦荀伯以同僚故而爲之送帑及其器用財賄見
其不易能也安有自雍及絳八反歸取酬幣者哉后
子多其車乘棄國適讐幾於叛矣雖有自文之辭何
足以爲善也而乃謂之令圖天贊天其助惡德者歟

后子兄殁始歸此理所有但司馬侯所以過秦后子者或其爲利所役欲說其君以必納耳然實怙奸之言也而左氏遂眞以后子爲賢觀其序此首云其母曰弗去懼選是謂后子能見幾而作矣如此則后子之去當在其兄即位之初及考景公代桓而立乃在成十五年距此已三十六年矣尚得爲見幾乎左氏之說大失春秋書奔之義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邾悼公華卒子穿嗣是爲莊公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氏以狄爲無終羣狄而杜預氏謂大鹵爲太原晉陽縣皆非也蓋無終即山戎不應稱狄且在太原東北二千里許安得至此而鹵者地不生物之謂不可以言原竊意大鹵地當近狄狄在今廣平府北境宋地理志曰地雜斥鹵今其地尚有斥澤沙河之名此其所以爲鹵也狄自僖公時勢甚強悍而又有赤狄爲導故雖西距晉陽五百里而敢遠至于箕爲晉所敗至宣公時晉滅赤狄拓地既廣遂漸圖狄故至狄地設伏而敗之交剛交剛近沙澤之地其亦斥鹵之相連者歟自是狄勢漸衰而荀吳復即其地敗之大鹵猶交剛之志也自此兵威一振而狄地漸多歸晉矣然不見於經者以非取降及滅也凡得地非用兵而自來附者恒不書餘見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及文十二年敗狄于交剛下○左傳於此載崇卒毀車之說此未必自荀吳始凡戰大抵然也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密州之長子密州見弒而去疾奔齊至是因齊力以入國未見其能討賊也必與國人相約衆心無疑然後許入而爲之逐展輿耳不然去疾烏能久安於其位乎入難詞也見其爲衆所拒議定而後得入

也

莒展輿出奔吳

展輿密州之次子其以國氏例見桓十二年突歸于鄭下不稱爵爲弒君者所立實不以爲君也左氏以爲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豈其所遽能哉孔頴達氏曰莒展輿弒君而立未會諸侯鄭忽嗣父而立鄭人賤之不以爲君然則未成君者法當書名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疆者正鄆田之界不使莒得侵也必用師者以備莒也公羊傳曰疆鄆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

曷爲帥師而往畏莒已得之矣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於郟謂之郟敖黃震氏曰經書卒而傳稱圍縊殺之經傳不同當以經爲正今按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弑君大惡也豈以僞訃而得免乎公子圍若果弑君春秋豈有諱而書卒之理且殺其二子亦事之大者安得併沒其實後儒設信左氏不得不曲爲之解

不亦費詞說乎圍代麇立是爲靈王而改名虔不知何故說見十三年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下

楚公子比出奔晉

楚公子比字子干共王之子靈王之弟也長爲康王次即靈王次即比又次則黑肱是爲子皙又次則棄疾是爲平王此左氏所序長少之次也傳載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然子皙之奔不書未可以爲皆賢也楚麇未屬纊之前靈王方以公子奉使而比時爲右尹居守靈王苟終事不還則比將自立必不推戴奉迎其兄此比之所以得罪而見逐也然靈王既立則比已北面事之矣胡康侯謂比未嘗一日事虔爲君亦誤也

二年辟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起厥之子也是爲宣子晉自趙武與楚爭主夏盟諸侯由此不專事晉矣韓起代武爲政欲致諸侯故親來聘魯起可謂有志於治者矣惜乎人心已散勢不易同而德又不足以服人卒不免於示威平丘耳〇王樵氏曰前此晉之聘魯者九未嘗以上卿執政者將命今韓起始以去年爲政而是春即聘於魯蓋

晉霸漸衰而欲以嘉好結魯也

夏叔弓如晉

左氏傳曰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公孫黑字子皙公子騑之子公孫夏之弟也黑好在人上專肆愎心啓良霄之亂致游楚之爭誠足以害國事矣至謂其將作亂不過群族之構言耳罪狀未明可以無死者也是時子產當國苟以黑爲不肖去之可矣乃使吏數其罪而以國法殺之不亦過乎故不去其大夫大夫黑貴戚之卿也子產不以親親保全

孰謂其爲政事尚寬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宿如晉

魯自晉楚之從交見之後親往朝楚其禮必厚而於晉未嘗親行昭公初立韓起以貴卿來聘固將責魯報聘之重也而僅使叔弓往焉則享贈之禮必不及於當國正卿而不副晉之所以責魯之意矣於是昭公親往謝之而不知晉人之意不在公之親行而在禮之未備也所以至河見拒而季孫宿繼往非爲抑君助臣是時叔孫豹雖爲正卿而或已老矣宿方當國則責魯歸焉安得不親自往謝耶自後昭公如晉

拒復而正卿不往謝者率至於見辱其有責於禮明矣左氏謂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公還季孫宿遂致服者恐未必然也

三年壬戌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滕成公原卒子寧嗣是爲悼公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杜元凱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此小邾穆公也襄公之時雖累從晉會列于諸侯而猶朝魯不失事大之禮蓋小邾本魯附庸故耳高閌氏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爲之國也而終之以流播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北燕姬姓伯爵國舊幽州薊縣是其地也召康公奭

周之支族食邑於召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見襄二十九年高止奔北燕下○胡康侯曰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因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劫其主而出之也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

臣昏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
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爲文
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四年癸亥
春王正月大雨雹
范甯氏曰雹戾氣也去冬大雨雹今又大雨雹災之
甚也〇劉原父曰申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
之爲災由藏冰故非也昔雖藏川池之冰未爲不藏
冰如五帝之前未有藏冰之時豈長雨雹乎且豐之
爲人客役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

歸之藏冰欲以諂媚强臣抹摋災異此與張禹谷永
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餘見
僖二十九年大雨雹下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杜元凱曰徐在下邳僮縣東南今鳳陽府泗州北五
十里有徐城是也頓在陳州之南今項城縣界內胡
在漢汝陰縣西北今潁州西北二里有胡城沈即漢
汝南郡平輿縣故城在今汝寧府東汝水南淮夷在
今淮之南北詩宣王率彼淮浦以省徐土則主淮北

言召虎浮江漢以伐淮夷則主淮南言皆一人所有
之地也申即漢南陽郡宛縣申伯舊封國時已屬楚
今南陽府南陽縣也〇楚之所懼者吳也楚欲窺中
國則恐吳擬其後故晉與吳合而楚不敢北圖矣自
會宋以來晉楚同好而楚無晉覬於是遂自爲主而
大合其所從之諸侯于申焉淮夷向無預會而亦至
者以其爲東諸侯通吳之道而徐頓胡沈居淮上流
亦要地也則斯會蓋爲拒吳計耳左氏以爲楚子使
椒舉如晉求諸侯恐不必然蓋盟宋會虢楚皆與晉
同覇晉既有心讓楚矣何必再求諸侯而盡及近淮

小國邪夫齊魯曹衛諸國是時皆已通吳而其道由
淮以往此楚之所急在淮也故特私與屬國爲謀以
斷吳通中國之道而晉自此亦不得通使於南方矣
若其爲會而用齊桓召陵之禮蠻夷妄自尊大以臨
其屬國固宜有之矣
楚人執徐子
申之會淮夷預焉專爲斷吳通上國之道也淮夷必
以通道之罪歸徐故楚人執之蓋徐服楚已久此則
謂其不能閉道爲貳已耳覲史記載季札事云札初
使北過徐使還徐君已死解劒繫之冢樹而去可以

見吳通上國必由徐道矣至十六年齊侯伐徐與蓋在此徐君墓或以為在兖州府東阿縣西南六十里張秋鎮誤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此即會申之諸侯也徐子方見執鄭宋小邾稍遠於楚楚不欲煩而先謝歸故獨與蔡侯陳許頓胡沈淮夷伐吳中國之道既斷而吳無救此楚之所以肆行無忌歟吳本中衰之日季札勸之以通上國方脩內治固不足以當楚之强也

執齊慶封殺之

齊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魯齊讓而又奔吳吳雖與之朱方而使居之未仕其國故猶繫之齊楚伐吳而慶封在焉以其為齊通吳之使也故殺之非為討賊也慶封之罪楚未必知雖知之亦未必以為討也然曰慶封則誠以其人為有罪耳

遂滅賴

賴即漢汝南郡褒信侯國廢城在今汝寧府光州息縣東北○賴本近楚之國必依違吳楚之間而不能自立者也故楚乘伐吳而滅之所以威與國也其暴橫甚矣

九月取鄫

凡取外邑必繫之伐國如伐莒取向是也向本小國未嘗書莒滅之蓋自服於莒如其屬邑耳取鄫不繫之伐國則鄫本自為國也其非滅爲莒屬明矣鄫素屬魯莒為取之始以為己邑耳餘見成六年取鄟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叔孫豹歷事襄昭執政三十餘年初與仲孫蔑同朝未有失德及蔑以疾在告而國事委焉則遂見伐於莒於齊雖邾本事魯小國而亦來加兵非賴君臣朝夕晉庭幾於無以自立其後又使襄公見辱於楚昭

公見辱於晉尚能為自立乎而豎牛之禍則平生盡見矣左氏序其本末大抵以為社稷之衛蓋為之前者叔孫僑如為之後者季孫宿皆小人也則豹庶幾為賢耳若以比之仲孫蔑則不逮遠矣謂之能衛社稷難矣哉豹以日卒正終于位也左氏謂牛置虛命徹則過矣

五年甲子

春王正月舍中軍

中軍者三軍之中軍也初作三軍分中軍上軍下軍為三而掌於執政之三卿中軍必當國正卿之所代

𥁕未有常也雖分爲三而賦皆歸公至是叔孫豹卒季孫宿代之當國而三軍之作本季氏之意也故宿遂專將中軍而上下二軍則叔仲二氏之所掌爲自是季氏世專當政而以將中軍爲常矣舍者棄而不有之辭盖叔仲二氏猶賦於公而季氏則以當國之故盡專取之公不得有矣故獨舉中軍而言舍也左氏以爲四分公室則軍分爲四矣春秋何以不別白其辭乎意左所以爲此說者亦計後日公家所入而言耳蓋季氏盡征中軍終春秋之世而叔仲二軍則歸公之賦亦漸減矣至定哀時以十二分爲率則季

氏盡去四分而叔孫去四分之三仲孫獨忠但去四分之一此以四計三家之入耳其實公室之所存者十二分之四而舊額固未嘗改也左氏誤傳季氏擇二二子各一之說而後舍中軍之義不通矣況初舍之時止是三分去一而叔孫舍仲孫貜皆未盡專公室所存尚有十二分之八安得遂謂之四分哉然則中軍之舍罪專在季氏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屈申楚卿蓋屈建之後楚殺大夫例見文十年殺宜中下按左氏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然實非其罪也以國法加之耳故不去其大夫

公如晉

左氏傳曰公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公之如晉卑辭國之禮也晉方不競而魯猶朝之魯弱可知矣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

牟婁本紀邑爲莒所取詳見隱四年莒人取牟婁下防兹莒二邑名杜元凱曰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兹亭按平昌城在今安丘縣西南六十里姑幕城在今諸城縣西四十五里牟婁則在防

兹之間而南界於莒今皆隸青州牟婁防兹入於魯而地與諸城聯屬矣○牟氏夷名莒卿也於法應書豈以重地故哉○及者有別之辭地而言及所以別彼此也蓋牟婁莒取於紀者也防兹莒本封地也而聖人正疆理之意見矣苟謂不以私邑累公邑則於取讙及闡例何以通乎餘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奔下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氏傳曰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歸公竊意是時莒以亂故卿佐離心盟會與晉不通

恐未必能報魯傳特以公歷三時乃歸故附會其說
耳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杜元凱曰蚡泉魯地○莒師至魯爲追討牟夷也孫
明復曰魯既受莒叛人邑又敗莒師于蚡泉其惡可
知也
秦伯卒
秦景公卒子嗣是爲哀公高閎氏曰史失其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姒姓子爵國夏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今紹興府

古越州也二十餘世至允常蓋在此時越稱人微者
來會不爲王耳蔡陳許頓沈徐在吳北素服楚威而
越在吳南能爲吳患楚子合此七國以伐吳夾攻之
術也吳欲北與楚爭則恐越人之擬其後而吳自此
不易報楚矣是時季札仕吳能遂通上國而不能近
結越人亦未見其謀國之善也然吳自襄十四年至
是凡四受楚兵褒銳既久而州來之滅長岸雞父之
兵漸奮起焉至於柏舉則一戰及郢矣然則以兵侮
人者豈非自侮之道邪李廉氏曰此爲楚通越制吳
之始○左傳以此爲報棘櫟麻之役非也吳方不競

未必能伐楚入其三邑何報之有
六年乙丑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杞文公益姑卒弟郁釐嗣是爲平公○襄二十九年
杞降稱子來與魯盟矣既而稱爵故曰杞伯也益姑
之卒非訃也於不日見之魯人聞之弔葬如常禮不
廢是紀也自是杞以爵列于諸侯終春秋之世矣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宿如晉只是事霸之禮君歸則臣往此强臣所以自

結納也左氏以爲拜莒田亦緣莒人愬晉之說而附
會耳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華合比華臣之族宋之右師也凡書奔者皆言有罪
而見逐非美詞也如左傳所言寺人柳譖逐合比則
合比爲無罪矣豈聖人書奔之意哉蓋右師者宋之
首相也欲納華臣之族理或有之而華亥又爲之徵
未可以爲非實也故以經文爲據則得失自明耳宋
平公在位已四十年他臣未有不安其位者而獨於

華氏有罪去之不疑令三策矣非深知華元專恣之
迹豈能勇於去惡如此哉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薳罷字子蕩時爲令尹○楚屢至是三伐吳矣制吳
將以得志於中國也使無乾谿之弑其禍豈但已乎
冬叔弓如楚
魯自吳札來聘已試楚通吳又昭二年韓起爲政又
專意事晉矣及楚會申之後連年伐吳楚勢方强而
事晉又不見答也於是使叔弓通好于楚而明年公

復親朝懼勢惕威中無所主如此魯君臣何以自立
哉高閌氏曰四年公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朝楚而
不能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齊侯伐北燕欲使納簡公也以大國之君親行而不
聽其令所以罪燕臣之不忠而亦見齊威之不振也
七年丙寅
春王正月暨齊平
平有輸有暨者及輸者以彼求我之詞暨者以此强
彼之辭及者以此及彼之辭及暨義與宋公之弟及

暨仲佗石驅同義彼謙我曰彼欲而求成於我曰輸
我欲而往平於彼曰暨兩相欲曰及是時晏子相齊
强於政治是魯求齊平也故曰暨襄公十八年齊使
慶封聘魯不欲釋怨故久無報使至是始平
三月公如楚
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薳啓彊召公而如楚汪
克寬氏曰昭公屢朝于晉而不納又逼於强令而朝
楚其卑辱亦甚矣
叔孫舍如齊涖盟
舍左氏作婼豹之庶子也是爲昭子豹卒距此二十

七月舍始見經則其初未嘗與政其亦庶幾能行三
年之喪者歟舍以賢稱著本於此○許翰氏曰始暨
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穀梁傳曰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
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
也據此則古之所諱者只是不直稱君名耳○衛襄
公惡卒子元嗣是爲靈公左氏傳曰衛襄公夫人姜
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又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

孔成子筮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
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孟非人也將不列於
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弱足者居侯主社稷
臨祭祀奉人民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故孔成子
立靈公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汪克寬氏曰此季文子之子武子也子紇嗣是為悼
子今按悼子之卒不見于經必未為大夫也或曰卒
在武子之前子意如即以孫繼祖是為平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丁卯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先公之子不論諸父兄弟凡為卿者皆稱公子如公
子益師公子彄皆隱桓諸父行也公子慶父公子季
友皆莊公兄弟行也為卿則稱公子者重卿族以別
於大夫也其為大夫預國政而未列於卿者與微者
不同則稱名在諸父行則如翬於隱公時不稱公子
是也兄弟亦然如衛州吁是也雖未有職位而以親
故食大夫之祿者與預政同衛縶蔡年鄭語衛鱄陳
黃秦鍼宋辰是也志於祿而欲歸得國者則亦稱名
如衛晉鄭突蔡糾小白昔亦邾捷菑皆去族齊陽生
是也下此則上列於微者而名姓不登於史策矣然
諸侯之子列於大夫不與士齒禮之常也其賢而不
仕不肯受祿者則稱字如蔡季許叔紀季叔肸是也
稱名者以臣禮待之也若季友始稱公子友如陳葬
原仲而後書季子來歸則以其如陳葬原仲之時已
棄官去而來歸之日以賢召之亦待之以不臣也衛
縶稱兄蔡年鄭語衛鱄陳黃秦鍼宋辰稱弟謂其貪
未受官而但因親得祿也如叔肸之賢而書弟亦非

有官之稱皆重親以別於已仕也以罪討而絕之於
屬籍則不稱弟如鄭段齊糾是也陳公子招會號稱
公子招矣及殺世子偃師復稱陳侯之弟招者招嘗
其為卿行事於諸侯矣而陳侯有疾因世子偃師當
國而絀之使以弟食大夫之祿招以此故遂殺偃師
後復自為卿焉故殺偃師尚稱弟招而楚人之執則
又書公子招也○招以絀卿之故而殺偃師則左氏
謂公子留有寵屬諸司徒招之說恐未得實蓋偃師
以世子當國則本陳侯所欲立也及殺偃師則不得
不廢子留矣留者陳哀公之庶子也世子偃師是為

悼太子偃之陳者恒辭不繫之陳則偃師若招之世子矣汪克寬氏曰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者偃師非招之世子是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陳哀公本有廢疾因太子偃師見殺憂恚而速死則誠有之未見其為縊也陳哀公溺卒而國滅矣

叔弓如晉

昭公事楚者二年矣以其變夷很惡不足與親而又懼晉之見責也故將改事而叔弓復如晉焉自此魯既貳楚而楚亦不能有魯矣左氏謂其賀虒祁也諸

侯宮成禮無賀者特託此以覘晉耳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干氏徵師名陳卿也陳人畏楚而不敢專故使干徵師赴喪且請立君也楚以陳為亂國將欲滅之惡其言立君且徵師詞不屈故楚人殺之則殺非其罪也故干徵師得稱行人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稱公子未立為君也陳棄中國久矣無可奔者是時鄭方從楚不得已而依之將託鄭以自解耳招之殺偃師也偃師之子吳必逃匿於外故陳侯之卒招

欲立留蓋招畏楚不敢自立也留奔而陳無君矣此楚之所以利於滅也

秋蒐于紅

紅在魯北境後漢志泰山郡奉高註云紅亭在縣西北蓋今泰安州地也然奉高西北汶水北陸也是時汶陽田方屬於齊魯安得往蒐於此杜氏以為沛國蕭縣西有紅亭則宋之東鄙而去魯甚遠矣魯蒐又安得至此邪要之魯北境者為是意者其在汶南龜蒙則多山之地歟○左氏曰自根牟至于商衛雖大蒐亦不至此況經文止言蒐于紅乎蓋蒐索也索取

害物之獸也蒐非常狩惟獸害物則蒐故無常時亦無常地然主於除害而已意其為禮亦畧非必君大夫親行之事也故前此蒐未有書者昭公之世權在三家專用其民以騁田獵故以國事舉蒐遂同常狩自後合衆而行盡物而取率用大蒐無復限節矣○凡蒐公皆預焉特擁虛器耳劉原父以為公不與蒐故不言公非也觀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則公與於蒐可知矣其不言公者事以國舉亦猶大閱之類耳餘詳見定十四年大蒐比蒲下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人者公子招之黨也公子過亦陳哀公之弟而與招同與國政者也○國亂無政歸罪於公子過而衆殺之歸罪於過者以立留之罪歸之黨將以自解於楚也公子招賣國之情於是乎見矣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殺陳孔奐

孔奐陳卿亦公子招之黨也偃師之殺奐亦預焉故併見殺此非爲立公子留之故也若爲立留則當與公子過同殺矣蓋楚師既入陳而始討殺偃師之罪

其志本在滅國豈眞爲討賊哉果爲討賊則當以招爲首惡矣招專權亂國自知有不赦之罪必有二心於楚故以殺偃師之罪歸孔奐而已反爲從得免於死其賣國賣友之情具可見矣放者羈置之而不使得復國也是時楚越方通故放之於越招奐爲他國所殺故皆不書大夫兩下相殺之詞也

葬陳哀公

葬陳哀公與滅同日見楚滅陳而即葬之且告魯使會葬也魯雖不及葬期而明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則本爲會葬而行矣此非楚人制魯之術乎曰哀公者葬而加之謚所以係陳民之心耳黎錞氏曰書葬陳哀公非謂我往會而書特陳已滅矣國爲楚師所據魯豈於其葬而使臣往會之蓋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目齊者蓋上文無齊滅紀之文故下文云耳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奐葬哀公皆蒙上文云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九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

起戊辰昭公九年
盡乙亥昭公十六年

會稽季本考義

九年戊辰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八年叔弓如晉已貳楚矣至是楚子滅陳告魯使會葬且言將親臨其地蓋欲致魯也叔弓不得已而往會之亦可以見魯之不立矣左氏以為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爾會經文所無不足信也

許遷于夷

夷即城父本陳之間地在淮北晉屬譙郡在今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成十六年許已遷葉至是楚以葉為方城外蔽欲無有其地故遷至夷耳餘見十八年許遷白羽下

夏四月陳災

陳亡無告災者故不言日然而春秋特書于策者必有所據矣胡康侯謂叔弓使楚而歸語陳故恐未必然蓋叔弓會楚子于陳在春而陳災在夏已踰時矣安得以為叔弓目擊邪假使叔弓不言其事則春秋果必不書乎此非聖人經世之學也夫陳已亡矣其民則先王封國之遺而心實不忘國復者也國亡而天災尋及誰與憐恤哉有志於興滅國繼絕世者寧忍坐視乎故春秋因民心之不忘乎陳尚圖興復而書災以寓存陳之意穀梁子以為閔陳而存之得其旨矣不然則凡魯鄰國之見滅者豈盡無災而何以不一書乎

秋仲孫貜如齊

仲孫貜羯之子也是為孟僖子○杜元凱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高閌氏曰此暨齊平之故也今按

暨齊平之後既使叔孫舍如齊蒞盟矣齊大夫未有報焉而仲孫貜繼往可見魯弱而事齊為恭也

冬築郎囿

張洽氏曰有以見意如逐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

十年己巳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欒施字子旗公孫竈之子公子欒之孫嗜酒多怨同列惡之故出奔此晏嬰為政而去不肖也左氏稱欒

高二氏與陳鮑相攻因敗而奔則是國無政而衆亂
也非由國法所治矣不亦誤乎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季孫意如悼子紇之子是為平子代祖武子而立詳
見七年季孫宿卒下○莒自密州弑後國勢日衰魯
既取鄆及受牟夷之三邑又敗其師于蚡泉所以侮
莒者至矣今又三卿並將而伐之示強威弱使不敢
爭耳夫豈義乎○胡康侯曰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
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
而公室無預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

存矣今按魯之三軍既掌於三家矣叔孫不預而叔
弓代將者覬舍中軍在豹卒之後乃季氏所欲自專
而舍則不欲專掌其軍也故獨居守不出此舍之所
以為賢歟自舍外其後非三家不將兵矣
戊子晉侯彪卒
晉平公彪卒子夷嗣是為昭公○李廉氏曰孟子曰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
政在侈家賢者擯棄此其所以削弱不亢歟
九月叔孫舍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杜元凱曰無冬闕文○宋平公成卒庶子佐嗣是為
元公
十有一年庚午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
內大夫未有會宋公葬者叔弓以卿葬宋平公何其
重哉是時宋元公即位豈季孫意如將聘其女而特
重其禮歟詳見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下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左氏傳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
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享

般于申執而殺之○今按楚虔誘殺蔡般與十六年
棄疾誘殺戎蠻子其惡一也然彼但稱楚子而此書
名者衍文也與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而誤書燬者
義同蓋楚虔暴虐之君也無故滅陳而蔡侯懷疑不
往矣故虔遂用討而誘殺之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
若蔡般書名則紀死之恒詞耳○胡康侯曰蔡世子
般弑其君諸侯與通盟會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
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
執般於蔡討其弑父弑君之罪而無赦焉雖古之征
暴亂者不越此矣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興

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以棄疾圍蔡繼之楚虔誘殺蔡侯之下見楚欲滅蔡之謀本主於虔也棄疾特為虔盡力耳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歸胡姓歸氏者齊歸也齊歸乃襄公之夫人而子野昭公皆其所出也其始至不見於經者為公子時娶也左氏以襄夫人為敬歸而齊歸乃其娣非也自昭元年至哀十四年凡六十一年再無卒襄公夫人者而齊歸以妾乃得書卒此何禮乎然則齊歸為襄公嫡夫人明矣○此與襄二年葬齊姜當互看

大蒐于比蒲

黄震氏曰諸家皆以大蒐為譏禮非也謂譏昭公居毋喪而蒐亦非也兵已不屬昭公矣趙鵬飛氏曰大蒐田獵之名三家數軍實以傾民心非為供家廟賓客充君庖也餘詳見七年蒐于紅及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下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汪克寛氏曰自邾倚齊靈屢致兵於魯魯藉晉霸之力溴梁祝柯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納庶其畀我之奔邾受臧紇之奔讎隙益深至同盟重丘齊晉既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葬是以此盟祲祥以脩好也高閌氏曰始也盟蔑盟趡是曾君親與之盟今使貜會盟自是何忌盟拔州仇何忌盟句繹是吾大夫與君盟魯邾之強弱斷可知矣雖與邾盟以脩好然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可信耶○杜元凱曰祲祥地闕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華亥合比之弟也北宮佗遺之子而括之孫也杜元

凱曰厥憖地闕○左氏傳曰楚師在蔡晉荀吴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無以親晉之不能已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許翰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憖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成公夫人謚齊姜矣今歸氏亦謚為齊蓋以歸姓別於姜耳義與晉文公同說見成十六年滕子卒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圍蔡稱公子棄疾帥師而滅止稱師者一事再見則
從畧之恆詞也詳見宣二年會晉師于棐林下以歸
而用之則主乎用者楚子矣滅而書圍見其圍凡八
月而始滅也有者蔡侯般之世子是爲隱太子其不
稱爵國亂未立爲君也孫明復曰言世子有者有未
立也父殺國圍拒守危困以至於死未立可知也胡
康侯曰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
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
世子無降服之狀强執以歸而虐用之也世子繼世

有國之稱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
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
也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
十有二年辛未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杜元凱曰偃高傒玄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
今按唐縣屬直隸保定府○北燕伯播越于外至是
十年籍齊之力僅能納於別邑蓋爲强臣所拒不能
得國也此與鄭突入櫟義同北燕伯不名未屈于其
臣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簡公嘉卒子寧嗣是爲定公○高閌氏曰鄭去中
國即楚久矣至於簡公乘晉悼之方興以國反正遂
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薰然慈仁民家其惠謂爲春
秋之賢諸侯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高閌氏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
即使來聘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公之朝晉豈其所得已哉晉以事大之禮責諸侯

意不在禮而在賄也苟有賄焉雖貴卿不行可也何
必君親往哉魯政在私家公室不能具賄而用事之
臣自佚逃責强其君親往此意如之惡也公至河拒
還是意如無君遺其君以辱也然則明年公不與盟
意如之執其端蓋在此矣詳見二年如晉復下
五月葬鄭簡公
鄭簡公卒三月而即葬何其速也是時子產當國豈
不知五月之期哉蓋楚方滅蔡而國有大喪懼生變
也故急於襄事耳
楚殺其大夫成熊

黄震氏曰傳謂其爲若敖之後而殺之以宣四年鬬椒之亂也然成熊於得臣爲四世孫雖鬬氏同出若敖已遥遥矣楚之濫刑乃如此今按吳楚殺大夫必亦有關於中國之故恐非爲若敖故也然靈王殺無罪之大夫則衆怒之本在此矣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公子憖字子仲蓋襄公之弟已爲卿者也○憖必與南蒯謀傾季氏故以罪見逐而奔按左氏曰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此理所有也至謂憖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則與經文不合難以盡信矣蓋凡奔書出者皆自位而出也若以爲及郊聞費叛而奔則當與公孫敖之奔莒公孫歸父之奔齊同例烏得以出書哉且費叛在前則繼憖奔而即當圍費矣何以遲延一時之久邪竊意公子憖之奔本爲謀季氏而南蒯與之同情則因憖奔而始自疑生亂費亂尚當在後矣左氏畧聞其事而雜以附會之言故有不可通耳○又按劉原父曰

此則季氏之仇而魯忠臣矣竊意假於張公室以濟其私何足取乎

楚子伐徐

楚子伐徐但爲其通吳而不閉道也義與四年執徐子同○按左氏稱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則徐乃諸大夫所圍也然經書楚子伐徐則爲楚虔親伐而非使人圍明矣若果虔親次乾谿以爲援則何爲身居遠地踰越二時至明年四月猶未歸而卒及於弒邪

晉伐鮮虞

鮮虞子姓國狄之別族也在今真定府新樂縣漢志所謂中山新市縣有鮮虞亭故國是也中山今爲定州其東南爲下曲陽今之晉州也是爲鼓子國下曲陽之西南爲肥子國在中山新市南二百餘里後漢下曲陽屬鉅鹿郡鉅鹿本治廮陶縣即今順德府平鄉縣也按地理志云下曲陽有鼓聚故狄鼓子國則中山鉅鹿之地皆狄區也杜氏以鮮虞肥鼓皆爲白狄別種失之矣白狄自爲一種在今延綏葭鄜之地與中山鉅鹿相去甚遠安得同爲一種邪然鮮虞不

繫之狄恐亦本狄種而已別族狄之諸國其西南則邢衛其東北則齊燕皆先王封國而群狄得以雜處其間皆先王所置使之並生而漸中國之化者也狄雖爲患今亦衰矣而鮮虞未見侵擾何以伐爲晉之爲此不過闢土服遠之計而自此狄地漸爲晉有矣晉以號舉者以詐用兵亦狄道也據實而書見其異於中國也或曰晉下蓋有闕文耳狄先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下白狄詳見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下○陳傅良氏曰楚虔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而晉連年有事於狄鮮虞吳入郢於越入吳而晉猶圍鮮虞也詳於狄事而不詳於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

十有三年壬申

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氏傳曰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陸淳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以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今按費叛詳見去年公子慭奔齊下左氏冶區夫之言得春秋脩德來遠之意故併引之內圍邑例見成三年圍棘下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公子比見元年奔晉下比稱公子本楚卿也自晉者因晉力也歸者易辭內有應也歸不言復其位未絕也比去國十三年矣位猶未絕何也見楚虔以兄弟故而不收其田里不繫其族屬則猶存卿禮於義未絕耳歸于楚者歸至其國之辭也若未至其國則

當書楚公子比自晉歸弒其君于乾谿不得以至國之辭言矣乾谿杜元凱以爲在譙國城父縣南按城父在今亳州東南七十里本陳之夷邑說見九年許遷于夷下蓋楚滅陳以乾谿爲南北要地而築章華臺於此以時駐師游觀焉漢志汝南郡下所載城父縣故夷有章華臺註云有乾谿在縣南者即其地也○楚虔暴蔑小國虐殺大臣而又築章華之臺三年不成國人怨之群失職者皆有亂心觀從本蔡故臣志尤不靖而虔又常至章華荒於逸樂人莫以告也晉昭嗣世承父又衰欲合諸侯衆皆畏楚厥慭之會

計無所施故棄楚有喩而奉公子比以歸則羣小開
門延納而即鼓衆以至乾谿道自蔡都而觀從在蔡
亦從亂焉棄疾特爲蔡公倉卒不能禁止孫辭自濶
使惡黨不疑則或有之但棄疾素有才智又握重兵
必非亂衆所能刼持而觀從以亡國遺孽勢亦孤立
豈能倡亂於蔡公之側哉故楚虔之弒公子比倡亂
而弒也其歸晉人奉之而歸也則主此謀者專在晉
矣考之書法其義自見左氏乃曰觀從召子干子晳
强與之盟入襲蔡奉蔡公因四族之徒以入楚蔡公
使殺太子祿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公子棄

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於乾谿告之曰先
至者復其田里師及訾梁而潰楚子縊于申亥氏如
此則弒虔由亂衆而所恃以爲主者棄疾也比特爲
人所脅耳於法應書楚人弒君以著衆亂之實豈得
專歸大惡於比哉且比之歸本因晉力而國中應之
傳載叔向之言曰去晉而不送則與經文書自晉之
意不合矣又曰歸楚而不逆則與經文書歸之意不
合矣太子祿旣爲棄疾所殺則大事也亦應與陳公
子招殺陳世子偃師同例爲得役而不書邪故凡左
氏之說類多輕聽傳聞君子於此亦信其可信者而

已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稱公子卿而未君也比弒虔而即見殺其未君可
知但曰公子比而不成之爲君則有罪之辭也棄疾
雖不能止奸御亂然實未嘗預弒虔也隨能以賊討
比雖云假義亦可以免矣比之死棄疾之所手刃左
氏以比爲自殺則非正名討賊與魯慶父齊崔杼之
自縊何異而乃得書於經乎至謂子晳皆自殺則於
經無可據而亦非義所繫矣故上文正比弒君之罪
而於此特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與棄疾之能討賊

也棄疾若果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於法自應書棄
疾弒其昆矣烏得隱晦其辭而曲爲之說乎此皆惑
於公羊以稱人爲討賊之辭而遂謂不稱人者爲罪
耳殊不知稱人止因衆亂之故而見殺者單稱名氏
則討罪之義存焉詳見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下
○棄疾代虔而立是爲平王左氏曰棄疾即位名曰
能居此與公子圍即位而改名虔者事同不知其爲
何故豈以舊名人所常稱而旣爲君則不欲復用邪
熊居旣立而即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復封陳蔡脩好
邊疆志在息兵不輕用武終居之世諸夏貼然雖嘗

殺戎蠻戕長岸未免爭强然繼性無常而易亂則北方利害之所關與其無故而遠求則東境安危之所繫猶爲靖國計可視豫虐中華是殘小國者異矣雖其用意本欲自私亦楚君之賢者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平丘杜元凱以爲在陳留長垣縣南按今開封府陳留縣西北九十里有平丘城○晉平公時與楚並主夏盟自宋號二會以來晉多讓楚繼以熊虔暴虐遂

無忌憚晉之失諸侯蓋已久矣豈爲城虒祁之故哉昭公嗣位欲復霸圖而人畏楚強不敢大合厥憖之會救蔡不能晉亦無如之何矣不得已而奉公子比以歸假手棄疾以除中國之患而昭公始得大合諸侯復同推晉以爲盟主焉劉子亦預者假王臣以爲重蓋仍成襄時君子單子會盟諸侯故事也據左傳則會以取鄭故而將討魯盟以投壺故而特服齊則恐未必然耳蓋魯之伐莒於經本無取鄭之書齊之代興於傳徒有投壺之戲安可據以爲平丘會盟之實哉若夫諸侯既散而欲示以威此則勢之所必至也但不能脩德以一人心而徒恃甲車之盛何以使人心服邪陳傅良氏曰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鄟陵之後參盟從作晉非盟主矣餘見後條公不與盟執意如下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去年昭公如晉而晉人責禮於魯故公至河乃復魯以南蒯子仲之憂正卿未嘗親謝此晉人怒魯之本也知莒自會號以來亦未與晉通好至是晉合諸侯而以威責邾莒無以諉罪乃乘晉怒魯而曰我之不供魯故之以晉於是乎拒公使不與盟且執季孫

意如以歸此見晉之以威脅諸侯也以貨財之故而威之所加先及於魯雖人望有弗恤焉何以使諸侯有固志哉戴溪氏曰桓文之霸先屈意交魯今昭公欲復霸最先治魯晉之主盟止於此亦理勢然也○直書公不與盟義見成十六年會沙隨不見公下稱人以執例見僖四年執陳轅濤塗下

公至自會

吳澂氏曰公雖不與同盟然已與平丘之會矣故以會致

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廬者世子有之子是爲平公吳者世子偃師之子是
爲惠公廬與吳稱歸而不言自楚者見國人本欲其
歸不待因楚力而楚未嘗奉也不稱復者以其世子
之子本非有國而失位者也凡失位已絕而復其本
位曰復新立之君義在與滅不可以言復位也蔡陳
已滅而廬吳復以侯歸則與滅可知矣此蓋棄疾繼
楚虔之惡而假義也自此楚不爲患於中國則棄疾
所爲不亦遠過於虔矣乎左氏盛稱其修共息民之
美要亦不爲虛也公羊子以爲滅國言歸者不與諸
侯專封也失之矣故趙伯循曰此本是列國今復其

所耳何名專封耶○云蔡侯廬歸于蔡則歸其故封
之國也鄭漁仲以爲遷於新蔡經無其文蓋妄說耳
冬十月葬蔡靈公
陸淳氏曰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之如晉請季孫也晉人之意本在貨財所欲未遂
則拒公歸既得賂則意如釋矣
吳滅州來
高閌氏曰成六年吳入州來蓋本楚屬也至是取之
吳人以州來封季子後又以遷蔡焉王葆氏曰楚亂

吳出其不意而滅之今按夷末君吳常受楚侮蓋蓄
威養銳乘間而後動耳
十有四年癸酉
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之至何以不氏劉原父曰一事再見卒名耳○
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三月曹伯滕卒
曹武公滕卒子須嗣是爲平公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莒著丘公去疾卒弟庚輿嗣是爲共公而去疾之子
郊公不得立○春秋中於莒卒惟此一書見莒自處
東夷本與諸侯不相親睦况魯君臣乎丘見辱又爲
莒故宜若無交而昭公背儀以恐獨釋怨往一弔焉
矯情之舉也或者假禮以陰行亂莒之術乎許翰氏
以爲著丘公不葬者莒卒無謚其號夷也則穿鑿矣
莒之世次國小失傳耳豈眞無謚哉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稱國以殺假國法以殺之也公子上脫大夫二字否

則不必用其字矣詳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公子禦
寇下○按左氏稱蒲餘侯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稱逆
庚輿于齊則與莊二十四年曹之羈亦事同何以不
書郊公之奔庚輿之歸乎見庚輿得立乃在去疾始
卒之時衆所同欲嘗出奔卒不自外入也郊公嘗未
得立特以人微自遜未嘗有爭故不書奔耳意恢之
殺距去疾卒已歷一時則以庚輿既立必謂意恢嘗
欲主立郊公慮其尚有異志而除之耳使豈亦嘗以
此用間歟故特疑而殺之觀稱國以殺則非庚輿未
定位時事也而左氏序郊公奔及逆庚輿於殺意恢

之後以春秋書歸出亦歸之例推之不相合矣然庚
輿始立而即殺意恢其虐可知而二十三年來奔之
端不在此歟

十有五年甲戌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夷末卒子僚嗣詳見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　叔弓卒　去樂卒事

呂本中氏曰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蓋
文舞吹籥秉翟羽也何休氏曰籥所吹以節舞也吹
籥而舞文樂之長孔穎達氏曰祭必有樂樂有文舞
武舞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舞當籥始入叔弓暴卒
故於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事也叔弓之卒當籥入
之時故舉籥入也又其去之則諸樂皆去故云去樂
祭禮牲俎既陳籩豆既設然後舞樂始入緣先祖之
心以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又孝子之心不忍徹已
設之饌故去樂卒事胡康侯曰有事於宗廟遣大夫
之變祭而以聞不可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
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
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
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

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孫覺氏曰武宮者
廢廟也成六年立之於是有事焉而大夫卒去樂卒
事則合禮矣然武宮之事則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
而推言之○此與宣八年猶繹萬入去籥當互看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氏吳名蔡卿公孫歸生之子歸生父字子朝而吳
以王父字為氏朝吳國戚世子殺而不能死又面事
讎至於蔡之復封則平王欲假義耳豈朝吳之功哉
先儒以朝吳為蔡之忠臣誤矣○朝吳之奔以罪黜
也蔡平公之歸也朝吳必以舊臣故挾楚而侮之楚

平王方救患詰姦亦同惡焉故㳄叔佐曰凡奔皆惡
也不然則吳乃平王所信者蔡侯豈敢逐之其奔鄭
鄭方從晉可以知吳有所避矣左氏序此多失其實
如曰微吳吾不及此則平王本不預弒方假義以爲
名豈得有此言哉

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穀與十二年晉伐鮮虞同〇左氏載荀吳圍鼓取之
以鼓子戴鞮歸言經文所無晉於鮮虞伐之又伐蓋
荀吳本以殄滅爲期者也而十七年陸渾之滅亦皆

廣地之計何嘗有不納叛不受降之心者邪左氏好
爲迂談而不察其實德甚矣

冬公如晉

凡公如晉而不見卻者蓋先通致賂之意矣吳澂氏
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
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畏大國不敢以辱爲
恥也

十有六年 乙亥

春齊侯伐徐

徐遠齊之國也而齊侯親將伐之何名哉蓋齊欲通
吳而道爲所閉耳觀齊景公溺出而女於吳則齊固
與吳通者也申之會楚合淮夷執徐子所以斷吳之
道也淮夷既不可伐則伐徐而已矣雖勤兵遠略非
爲國之道而姻邦使絕勢亦有所不得已耳不然則
晏子相齊方以君爲賢豈無諫止哉餘見四年執徐
子下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戎蠻戎之別種其稱戎蠻猶赤狄之有潞氏甲氏留
吁舒之有舒蓼舒庸舒鳩也杜元凱曰河南新城縣
有蠻城即今南陽府汝州西南蠻中聚也西渝伊闕

則爲陸渾之戎矣故鄭漁仲曰蠻氏在汝州西南近
伊闕觀其接壤如此豈戎蠻亦與陸渾同種而分歟
子爵所謂四夷雖大皆曰子也戎蠻既稱子則酋長
已封久居中國安於王化而服從晉霸者也特以地
在中華許鄭之西而南界楚之白羽故楚誘蠻子而
殺之左氏謂楚以蠻子無質豈非爲其從晉乎誘而
後殺不易屈也以强大之楚而不能屈一小弱之蠻
匹夫不可奪志信矣哉黃震氏曰楚子號賢而誘殺
戎蠻此其爲夷狄也〇凡人死稱名例之常也蠻子
左氏以爲名嘉今不書史失之耳至哀四年晉人執

戌蠻子赤稱名則本其屈辱之實與死則名之之例
不同矣
夏公至自晉
冬往而夏始歸者禮備而後得返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晉昭公夷卒子去疾嗣是爲頃公○中國所賴乎霸
者凡爲楚也齊桓始霸首謀攘楚綏定諸侯大聲楚
罪及屈完來服退盟召陵叛而討之服而舍之是以
正勝也然中國地形先爲所熟彼固知楚國方城爲
城漢水爲池鄰師雖衆無所用之矣故桓公未殁而

先犯順既殁而益肆强中國無霸流毒遂深晉文崛
起欲脩桓公之烈而召陵故智楚所知也則盡用譎
詐之謀敗之城濮楚既遁歸而晉之威令遂行諸侯
矣襄公代立首抑三强故即挫秦敗狄以伐從楚之
許猶藉文之餘威特以規模不遠楚患尋肆焉靈成
相繼政在權臣霸威不立及景公大敗于邲而懼楚
益甚矣三君雖嘗一二會盟以尋諸侯舊約然德不
足以繫人心楚何憚乎厲公毅然振起挫狄伐秦敗
楚鄢陵以抑三强猶襄志也而致楚大敗視襄有光
焉然志於强戰斂怨必多其能勝者幸耳悼公復起
欲繼文公之烈而城濮故智楚所知也則用善陣之
法因其爭鄭而大合諸侯焉之蕭魚楚兵遂屈而鄭
亦怙從矣平公嗣世權家盛擅國事多非故悼殁三
年而楚復爭鄭中國勢微莫能與抗因起弭兵之說
使晉楚之從交見于宋自是並主夏盟而南北分爲
兩霸雖不得已而爲之然楚人得專中國而申之會
遂敢假禮齊桓勢所必至也當時以其無可奈何則
皆諉曰晉楚唯天所相而已吁可歎哉昭公嗣之計
無所出乃因公子比之在國乘之以弒楚虔而楚亦
幸以少息然行險僥倖危道也而況助臣爲逆何以

令人重以諸大夫貪賄成風人心盡散則示威平丘
以懾服之亦徒勞耳頃公之時楚畏吳强北方少靖
宜不難於復霸矣而定公大合十八國之諸侯王臣
與焉又以賄敗沒侵而還晉霸亦奚望其能復也哉
統而論之齊桓近於王者之事當在晉文之上別爲
一等自晉霸而論之襄雖一奮卒無成功靈成景公
大無霸業皆無足錄其能攘楚者則有三君文節制
者也得上策焉悼寬綽者也得中策焉厲剛急者也
得下策焉自平以下無策矣雖然晉之所以不競其
始也權由臣出其究也政以賄成蓋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平公資性優柔無用人之霸昭雖欲振爲術亦難
矣而況德不足以服諸侯乎國事日非則無怪乎頃
定之日替也然昭公亦若懲平之衰而有志者故脩
論其失霸之由於此以見其原在於不能脩德也有
德則庶宜上下志同而四夷服矣何外患之足慮哉
又胡康侯論晉不復能主盟見定十三年趙鞅入晉
陽以叛下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吳澂氏曰卿共葬事畏晉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 終

[stamps]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一

起丙子昭公十七年
盡壬午昭公二十三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七年丙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郯自襄七年朝魯久不來矣今以魯結婚於吳而娶
孟子焉郯畏吳故來求庇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荀吳之滅陸渾戎爲楚之誘殺戎蠻子也陸渾服楚
已久而戎蠻則服於晉者也何以知其然乎以宣三
年楚伐陸渾未嘗再爭而哀四年楚侮戎蠻蠻子赤
投晉則知之矣晉人本有闢土服遠之圖特以陸渾
與楚而釁未可挑耳適遇戎蠻之殺則仇楚有名此
陸渾之所以滅也威雖懾楚而德不足以服人心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說見文十四年孛入北斗下○大辰心星也舊說
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孛

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竊疑古者曆象日月星辰所重在於敬授人時故溫凉寒暑得其正而後作成訛易順其常時有愆忒則生育遂氣有氛祲則淫邪作非細故也是以聖人修政務求合天君臣一德罔敢不誠觀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之言可以見其所重在此因時自考非苟推虛文而已至於星之有名或以其形或以其位或以其事或以其人星本無名名因象立上别三垣下分列宿所以定天體紀日躔初無預於占驗也故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焉春秋時始以辰爲商星參爲晉星龍爲宋鄭之星鶉火

爲周分而分野之說因之以起循至戰國游談之士附爲惑世之言凡占休咎類主星名殊不知名星之次雜出無倫而事變無窮亦非星名所能盡紀其說有不可通者而率以私智推求偶有神合遂謂天常是先王敬授人時之實理反爲術家之所晦矣故慧孛之流氛祲之大者也其爲咎徵明矣而王室嫡庶分爭在五年之後乃其偶合者耳豈專爲加心之應哉故以心名天子明堂前星名太子後星名庶子則可而以爲占必在是則不可知此則知春秋書孛但當求占於氣而不必指應於星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稱人將卑師少也長岸杜元凱以爲楚地蓋吳兵至楚境而楚禦之水戰也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趙鵬飛氏曰吳屢受楚兵襄二十五年吳雖伐楚門于巢卒兵亦未及楚也今王僚始爲長岸之戰其後楚日削而吳日張矣

十有八年丁丑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曹平公須卒子午嗣是爲悼公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劉原父曰四國同日而災非人所能爲也其序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同德則尚爵同爵則尚親

六月邾人入鄅

鄅妘姓子爵小國在邾東鄅詳見哀二年城啓陽下〇鄅雖微國而宋之姻也宋爲大國近在邾南邾雖事大恤鄰猶恐獲戾而無故入鄅以迫其從寧非召兵之道乎故汪克寬氏曰書以惡邾且爲宋公伐邾起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白羽卽析本楚西北鄙地今南陽府鄧州内鄕縣也
更本閒曠無人之地許人遷焉又壑谷可居則楚人
於此城章華臺而有之故又爲之遷白羽耳餘見九
年許遷于夷又定四年許遷于容城下

十有九年戊寅

春宋公伐邾

左氏曰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則邾之入鄅安能免
於宋怒乎然非有關於國家大故宋元公但諭令改
悔亦未失爲字小之仁矣奚以伐爲且以國君親將
而爲臣報其女怨其自輕亦甚矣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許世子止弒君以毒弒也世儒相傳皆以爲止不嘗
藥蓋本其國人爲止諱弒之辭耳言不嘗藥則不惻
可知其爲毒也若止不嘗藥而未有毒焉則烏可以
加弒哉止蓋弒而得立必僞以疾卒成喪覲悼公書
葬則魯人因止爲君而會可知矣左氏謂止奔晉則
未見其如宋萬之晉奔陳也穀梁謂止不立乎位以
與其弟則止以太子弒君又未見悛焉何所往乎以
世子而加之弒君之名則必非能以位與弟者或者
懼父之欲立其弟而弒之焉耳故許止弒父已立乎
其位與蔡般同蓋實弒也豈聖人假此以示嘗藥之
義哉但止在位未踰年死而弟斯卽代止立其後許
亦遠遷楚地事不可詳矣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高發偃之子也莒與齊密邇而不事齊庚輿又以郊
公在齊之故尤不相能齊欲服諸侯當自莒始蓋欲
逐庚輿而歸郊公以爲利故伐之此齊景窺晉衰而
爲鄟陵爭霸之端也

冬葬許悼公

凡弒君之賊多歸惡於君未有自以爲弒者故制其
國命抑不成喪不以訃於諸侯而諸侯亦不遣使奔
喪會葬如晉厲公之弒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
乘齊莊公之弒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皆當祕弒
之日葬事卽終則不成喪而諸侯不會葬可知矣故
魯隱公之弒不書葬左氏曰不成喪正此意耳此所
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若蔡般許止以子弒父事
在宮中尤爲隱秘則深沒其迹而以疾卒成喪一如
常禮故蔡景許悼皆以葬書說者以君弒賊不討則

下讐葬是又當別立一例以解蔡許二君也如此則
春秋乃作意爲之豈信以傳信之書邪然衞桓公齊
襄公陳靈公皆以賊討而書葬何也當時亂賊旣誅
人心已定故復發喪以成葬禮里克甯喜賊皆已殺
而卓剽不葬則以晉惠公主乎弑卓衞獻公主乎弑
剽必有辭焉不與成喪也宋閔公之弑也桓公御說
雖非預聞然以賢代立心實懷慚故雖賊萬已死於
陳而亦以爲國耻不訃喪耳此皆據實而書聖人何
容心哉餘見隱十一年公薨下

二十年卿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會稱公孫國卿也高閌氏曰會子臧之子蓋公羊之
說而左氏無之未足信也會距子臧辭立時已五十
五年宜亦老矣未必以罪致奔而况子臧之風乆猶
未泯曹悼公豈遽逐其子邪意必別一公孫耳○孫
明復曰鄸會之邑也○奔不言自此言自鄸者公羊
以爲叛然出無叛辭則非叛矣劉原父以爲待放然
奔本急辭則非待放矣然則云何自鄸者有奉之辭
與華向之奔稱自南里宋衣之奔稱自蕭義同會旣

以罪見逐而懼於不免故因私邑之力以出見強臣
去國以兵自衞藐無所忌而莫之敢制也會雖未至
於叛然志有所挾亦當與要君者同科而邑人黨惡
之罪見矣○曹自成公歸自京師之後歷武平悼聲
諸君終襄昭之世國內稍安無事可見豈以子臧平
國遺風猶有存者而諸君賴之尚能畏天保國歟若
悼公即位甫及三年即以會爲強臣而逐之則強於
政治者之所爲似非暴君薄待子臧之後者由是觀
之會豈子臧之子哉

秋盜殺衞侯之兄縶

縶即公孟縶註見七年衞侯惡卒下左氏傳曰衞公
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
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
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
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
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
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
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公孟有事於蓋
獲之門外齊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華齊御公孟

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
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出過齊氏齊氏
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如死鳥齊氏之宰渠子召
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
之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
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出奔晉閏月戊辰
殺宣姜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
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
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胡康侯曰
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

應書曰盜家鉉翁氏曰宗魯始因齊豹而事公孟豹
將作亂語宗魯使之先去宗魯不能去亦不以告其
主既而乃與公孟俱死於齊豹之難彼自謂忠於縶
信於豹而於二者皆失之矣知公孟之惡而事之不
能早去䏻祿也聞齊豹將作亂不以告其主不忠也
雖與公孟俱死而死不足録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
今按凡書盜殺者皆為刺客所竊殺而不可知其名
故曰盜耳如左傳所言則衆亂也衆亂以殺君兄而
併將及君則為惡者非一人矣於法應書曰人以明
國亂無政之意此豈可歸惡於一微者哉微者不能

以一人專殺若能專殺則必有謀主焉而治獄者亦
宜推首惡矣況不真與殺乎宗魯知齊豹之謀而欲
周事之不以告其主誠為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
然能以死自明但可責其不學無術耳與手刃殺人
者宜不同科說者乃因仲尼責宗魯之言而歸獄宗
魯則聖人用刑顧可舍首惡不誅而治不幸陷罪之
人乎夫仲尼之言不可知其有無假使有之必宗魯
真為齊豹所使刺殺孟縶者也如此則琴張必不弔
矣而仲尼之言豈為此哉故左氏序此多失其真如
孟縶之殺本秋事也而傳乃序於七月之前公子朝

褚師圃之奔以罪見逐也殺宣姜以子弒母也皆事
之大者而不見於經安可盡據以為實邪竊意孟縶
必為靈公所寵而怙勢以凌群臣故齊豹輩使人刺
殺之非衆亂也胡氏家氏之說皆過信左氏矣惟穀
梁與孫氏張氏三家不失經義今載於後穀梁傳曰
盜賊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為
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兩足不能相
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孫明復曰盜者微
賤之稱以衛侯之母兄而盜得殺之衛侯無政刑也
張洽氏曰縶疾而廢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使全

其身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使不得有爲於
其國此舜所以盡其恩於兄弟也靈公受國於有疾
之兄乃聽其無禮於大夫且俾之預於政使盜賊竊
發兄死身危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罪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華亥華合比之弟華定華弱之弟向寧向戌之子二
族本宋之強家也至於華元則專恣無君而宋昭遇
害向戌則奸邪蔽主而世子痤遭讒此其不忠之大
者也然其才智猶足自文而子弟效尤遂成惡族矣
宋元公惡之於理亦正豈可以爲無信多私哉但平

公在位四十餘載僅去華族三人法以漸行故無他
變元公乃欲一旦併去三大夫之族則施爲已無序
矣安得不生亂哉君子違不適讎國陳宋之讎也故
三大夫皆往奔焉則欲依陳以爲亂而求其危矣但
左氏所載三大夫又殺群公子不見於經恐無其事
耳大抵左氏序華向之事多不得其實讀者求之經
文而已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蔡平公廬卒子朱嗣明年朱奔而隱太子之庶子東
國立是爲悼公

二十有一年庚辰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士鞅見襄二十九年來聘下○晉頃公即位五年魯
君未嘗朝賀而晉侯先使士鞅來聘亦猶二年韓起
之結好也晉卿來魯多爲求賂而况鞅貫不及起乎
許翰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
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自陳者因陳力也南里者宋東城南門內里名也華

向初奔之時所以不即叛者以國人不附而皇欒諸
族皆助公耳至是因陳而入國以叛但言自陳而其
意已明矣左氏乃謂司馬華貙叛召亡人則與經文
不合夫華族之在宋者爲之內應偶或有之若貙先
叛以召亡人則三大夫非因陳而動而貙爲司馬亦
大夫也何以不列其名乎凡叛有入于戚蕭晉陽朝
歌者而皆不繫之國以其邑在郊外也若南里則宋
國城內之里名也故繫之宋亦可見叛臣逼脅其君
威已甚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杜元凱曰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氏傳曰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令按蔡人懼無極而出朱是朱之奔爲國人所逐也朱曾祖靈公般爲楚所戕祖世子有爲楚所用而朱往奔焉豈其所欲哉亦懼楚之殺己也信乎其往愬矣朱奔楚而楚強暴見焉○公羊以朱作東而謂東即東國非也朱去而

不復者也楊士勛氏曰諸侯奔死於他國例不書卒觀二十三年東國之書卒則東國必非朱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之如晉報士鞅之聘也士鞅不遂所欲故拒公而至河乃復矣高閌氏曰魯衰而朝於齊晉晉愈強則其往也愈數及魯之益衰也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之削也滋甚而不能以義強耳

二十有二年辛巳

春齊侯伐莒

十九年高發伐莒矣莒[illegible]服故景公親將以伐之左氏於此載莒子行成故莒服而齊不再伐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自宋南里者因南里之力以爲助也而里人黨惡之罪見矣○華向叛居南里幾及一年而諸侯無救宋者故春秋不書果有能如晉悼公之討魚石則必特書以示褒矣左氏乃謂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豈非叛經之說乎然宋以一國之力猶足以當之且華向僵仆諸侯兵至故亦不能久安而卒奔于楚楚亦宋之讐也當時適值楚之衰弱故不敢助之以爭耳然亂臣危國之心豈但已乎宋元

公不能正身脩德禮馭群臣使以漸感乎勸於忠敬而去惡太急人無所容南里之禍幸而不亡耳其後宋佗彊地之亂相繼豈非元公所起之釁端哉

大蒐于昌間

昌間蓋魯近邾之地按地誌兗州府泗水縣東南二十里有昌山鄒縣東北五十里有昌平山邾魯之界也疑即其處歟詳見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叔鞅弓次子輒之弟也輒卒而鞅代之矣○天王崩

甫及三月而叔鞅如京師本以奔喪行也雖昭公不
親往然特遣貴卿亦春秋時所僅見也但其本意乃
為嗣朝於晉至河拒復則不若以禮事王庶幾可假
以為重耳而適值王室之亂則又以周為不足恃矣
觀明年叔孫舍如晉則可見焉此豈誠心尊周者哉
景王葬期太速而叔鞅因而會葬故併以葬書高閌
氏曰天子崩天下諸侯莫不奔其喪故七月而葬者
盡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其葬也今天子崩諸
侯無一奔喪者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
禮也

王室亂

景王之崩子朝以孽子恃寵爭立而諸大臣不服故
劉子單子欲立王猛彼此相持皆未即位所以三月
即葬景王者蓋劉單欲使王猛汲汲成喪以行事也
於是子朝作亂劉單交攻諸王子皆奔走於外而王
室空矣劉原父曰景王大子早夭諸子皆欲立劉子
單子附王子猛者也尹氏召伯毛伯附王子朝者也
猛長而貴朝幼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王愛
朝將立焉未及而崩諸大夫爭立君帥兵以捆攻於
是大亂○王室即京師也言王室亂而不曰京師亂

何也蓋京師者通乎國之衆人而言者也王室者主
乎王之私家而言者也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
則亂自内作非由乎外者也劉原父曰王室亂者嫡
庶並爭亂在家室本不得言京師亂耳○戴溪氏曰
惠王寵子帶幾危世子齊桓公盟首止而位定襄王
出居于鄭晉文公納王王室遂定微二霸王室之亂
豈減敬王之時春秋書王室亂者憫周室之微弱嘆
桓文之不復有也悲夫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劉子名卷一名蚡單子名旗王猛當作王子猛說見

秋入于王城下皇在今河南府鞏縣後漢志鞏有湟
水註云在縣西北蓋湟即皇也○按景王太子壽以
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世嫡未定猛與匄皆其母弟
也而猛為長於次應立故於其所在言居明其當得
位也然才弱無威不足以懾群下實未倡明大義立
以為王人心尚未一也特劉單挾其正以令人耳故
書曰以而猛稱名不成猛之為君以見劉單之私也
但言劉單則群臣之不協可知矣劉原父曰大不以
乎小貴不以乎賤君猶可以乎臣哉夫臣者治煩去
惑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挾君之勢以崇黨術也今

劉單之爲天子臣也君昏則不諫國危則不憂禍已成矣然後挾天子以令諸侯此則奸雄之所以冀非望者也上下舛逆是以謂之以王猛居于皇也胡康侯曰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王猛書名併見下條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猛即王子猛也先儒以爲示當立而稱王別諸王子而稱名於義有三不通焉蓋以諸侯在喪稱子之例推之則猛未踰年應書王嗣子或曰嗣天子或曰

小子王可也今遽稱王其不通一也既立爲王則貴有常尊不當復稱名矣如敬王已立雖與王子朝同時亦不書名以別之也今復稱名其不通二也下書王子猛卒與王子虎同辭則王子猛蓋未立爲王者也而此書王猛又別生一義其不通三也蓋王猛本爲劉單所制而不得立故春秋不成之爲君杜元凱曰猛書名未即位是也上書王猛與下書王子猛異者特王猛之間脫一子字耳由此一字之失誤以致衆說之紛紜則又豈若闕疑之爲愈哉○王城在今河南府城唐苑內漢爲河南縣即武王定鼎郟鄏處

周公營此以爲都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乃周之京師也不言京師而曰王城者京師者衆大之稱自王室之亂國內無主王族逃奔臣民離散子朝勢孤久不得立僅守一空城耳則不得謂之京師矣故王城者無主之辭也入者難辭子朝尚存亂兵相拒故耳及猛入而子朝始奔私邑則於書入之義始合左氏序子朝奔京於次皇之前則王猛不應久居于外而逾時不入王城且子朝之私邑在郊而乃至鄭之京邑晉人何以不圍京而圍郊乎此必未得當時事實

也然王猛既入王城而劉單不即立爲王蓋以王猛易制而挾之以行己私不欲使君臨朝會而群臣因亦不附焉則非所以正名分一人心矣

冬十月王子猛卒

王子猛與王子虎王子瑕王子朝同稱則猛雖於次爲正而實未立爲王者也詳見上條王猛下猛卒不書日不訃喪也其書卒嘗往弔也此可見昭公之習儀以亟矣○書卒者紀死之常辭也例見隱三年宋公和卒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壬午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按左氏武成人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舍如晉晉人執之夫魯與邾向無邊境之事而晉趙武會虢以來邾亦不至惟平丘始一來與會盟而後與晉不相通好者又復十年則邾於晉亦非謹事之國也况武城之爭又事之細者豈遽敢以此愬大國於晉而致之來討以起釁邪此欲彰舍之賢故不覺

詞多偏贅經文所無不足信也然則晉人何為而執舍邪蓋晉頃即位公不親朝又不使貴卿往賀及晉使士鞅來聘本欲求貨也而不遂所求公親如晉則晉人不可以責禮故至河拒復而魯使叔鞅如京師將假王靈以抗晉適遭王室之亂無所假以自免故久之而仍使叔孫舍報士鞅焉舍以晉欲無厭期以身抗而貨財不乞復至見執執因使事故稱行人己在其國故不稱以歸魯雖事晉本無誠心視其強弱而謾慢因之得罪宜矣然霸主所以能合諸侯者以德撫綏而已魯以宗親又為人望誅求不副執其使臣無所顧惜安得不失諸侯哉

晉人圍郊

郊子朝所在邑也其地近鄩鄩在河南鞏縣西南蓋王室之亂雖起子朝而劉單諸大臣之族多附王城不相容焉故諸王子之奔皆至近鞏之地是時子猛既卒周室無王晉侯不親合諸侯以定王亂徒以周人告急之故徐使人圍郊以拒子朝無功而還豈誠心勤王者哉書人者明其將卑師少也左氏謂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失經文據實書人之意矣胡寗氏曰王

室危亂之甚晉為方伯不躬率諸侯以赴其急俾臣子之義徒以微者帥偏師薄為之援亂不早定職此之由故不足美也高閌氏曰郊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蓋止無二王所以別異於諸侯也春秋諸侯更相侵伐未嘗敢及於周其心實無王而不敢犯王室者懼天下諸侯執言而攻己也此圍郊者子朝在焉故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東國以行貨得國者也喪歸而魯往吊故書東國之祖若父皆為楚所害而往事之書卒于楚無志可知

失東國卒弟申嗣是爲昭公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氏傳曰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卒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胡康侯曰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陷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按庚輿奔而不返故不書復庚輿奔而郊公入立矣郊公者去疾之子初未得國而自避奔齊說見十四年莒殺公子意恢下今入國亦不書者莒自奉迎非有爭也夫庚輿之奔國人

惡其虐而逐之也而齊人實亦迫之自魯歸去疾之奔庚輿有好於魯故以魯爲託而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者王僚也胡沈皆君也見四年會申下蔡昭公申陳惠公吳許男斯皆遣其臣夏齧徵舒之玄孫滅者身死而全軍敗沒之稱其國尚未滅也獲者擒人於戰之稱生得曰獲先儒以爲大夫死亦言獲蓋因哀十一年獲國書之事而爲之說殊不知本其當獲之時則皆生也既獲而死者不與焉若當戰而死則爲死事之臣必不言獲矣餘見僖元年公子友敗莒獲莒拏下雞父楚地漢志廬江郡安豐有大別山註以爲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處杜元凱所謂縣南有雞父亭是也按今壽州霍丘縣本漢安豐縣地而大別山在霍丘縣西南其地北與州來接界左氏曰吳伐州來楚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戰于雞父則雞父當在鍾離之西而州來之東矣吳將伐州來而尚未至故禦在鍾離而戰在雞父也○胡康侯曰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局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

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苟爲畧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汪克寬氏曰左傳記令尹卒楚師熸吳光設詐先犯胡沈與陳三國師敗又縱其囚使奔許與蔡頓而許[illegible]

頻之師亦奔六國敗奔之後然後楚師大奔則楚師未嘗與吳師相接明矣高閌氏曰此見吳之彊而楚人益弱也

天王居于狄泉

天王者敬王匄也狄泉杜元凱曰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今按洛陽故城在河南府城東洛水北即成周也其時成周自爲一城而狄泉在其西南云居于狄泉可見不在成周故城內也至二十二年城成周然後遷狄泉入城內耳自王猛旣入王城則子朝之黨必無有存者矣劉單苟因王猛之卒

而即立敬王則居中制外孰敢不從邪而遲疑觀望且與子朝交攻而實未嘗以立王爲急也不然則迎立敬王於王城而事即定矣敬王何待於居狄泉哉蓋敬王之居狄泉畏劉單之專制而不敢入王城也敬王之立本欲入成周者第成周人已黨子朝故拒不得入而暫居於此耳先儒以爲子朝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是豈知劉單已在王城奚復有子朝之黨哉不入王城而欲入成周又不得已而居狄泉耳故敬王之立必不在王猛卒時而亦非劉單所立也蓋必有擁之者而史畧其名耳然不言以

則其不爲人制之實又可知矣左氏稱王子朝入尹單劉敗還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是以敬王爲劉單所立而避子朝也義與經文不合何足據哉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即尹子名固周之卿士舊說以其世卿族盛而時以氏稱之似何疑然尹本尹吉甫采邑在畿內因以爲氏據左氏存王子朝入尹尹當近成周鄭漁仲以爲汾州是其地非矣○王子朝庶孽也景王欲立以爲嗣未果而崩子朝恃寵爭國王猛已卒嗣王未定猶不得立者人心不服而又有劉單之仇故也劉

單擅權子朝無附但能以其黨爲亂而已至敬王復起名正人歸子朝始自郊入尹以依尹氏得大族爲援然後爲之聚黨而子朝亦遂立焉子朝之立立於舊都也故不言地意者劉單聞敬王即位趨於狄泉而子朝乘間以入王城耳劉單已去則人無難者故不書入而直書立也嗣王旣定又立不正以抗之尹氏倚世卿以亂國之罪著矣故穀梁子曰立者不宜立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此爲請叔孫舍也魯之財賦制在權臣季孫不爲主
豈有厚賂可將哉昭公此行不過爲季孫所喊使以
卑辭求丐而不知晉之所欲惟在貨財也公雖親往
何益哉幸而有疾自後耳不然徒徒取辱矣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一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二

起癸未昭公二十四年
盡辛卯昭公三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四年椶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貜孟僖子也左氏傳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將死召其大夫曰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

叔孫舍至自晉

按十四年意如至自晉不氏舍獨係之叔孫者衍文也左氏穀梁皆無此二字孫明復從之○舍固魯之賢大夫也其見執於晉以禮自持不爲所屈所以抗晉也而晉亦自此不能責魯矣考之經文或當如此若謂舉周制以折諸大夫之並坐則此時邾不至晉也恐别是一事而附會之耳○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杞平公郁釐卒子成嗣是爲悼公
冬吳滅巢
巢註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下○州來及巢皆楚東鄙國而近吳界上吳欲凌楚所必爭之地也而况襄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又吳之世讐乎吳自壽夢卒後累被楚兵遏及餘祭之輕死寡謀宜其終身不振矣夷末圖治國力日振亦不急於復怨直待楚平王之急始滅州來至於王僚益勇於鬬長岸雞父之兵相繼而起尋又滅巢漸侵楚境夷末所

養之鋭其在今日乎楚平王知謀才畧不下於僚然而兵頓境蹙漸非吳敵豈非委政費無極等小人用事國政日非而姑欲厭戰以息民耶柏舉之大敗已蠱於此矣夫吳弱則楚強楚弱則吳強世變消長人事得失亦可以觀矣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甲申
春叔孫舍如宋
按左氏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黃震氏緣此遂謂舍以正卿而爲季氏逆女爲非禮以愚論之其說安可通哉凡內夫人適他國書于經者皆公事也惟禮之重者如納幣逆女致女莅盟告糴之類則特書其事以別於歲事往來弔慶期請之常私事不與焉大夫以私事出者如公子結媵陳人婦公子友葬原仲亦特書之則皆有關於大故者也他如公孫茲之如牟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嬰齊之如莒先儒皆據左氏以爲因聘而娶則於法應與媵陳人婦葬原仲同例而特書矣然而經無其文則此三卿者皆以公事行也而左傳爲妄矣况叔孫舍又爲意如逆安有同僚婦而可以代逆之理乎且

意如預政行事始見於十年伐莒而即以正卿列於叔弓仲孫貜之上其時雖弱當亦不下二十至是又十五年通計三十五年矣而舍始爲之聘宋元公女有何所制而逾時至於如此之久邪又意如之子爲季孫斯至定六年已即專政距此纔十三年使爲宋女所生則未及成童而何以遽能如晉圍鄆邪要之上公貴女必非與外臣爲繼室而配老夫者果初娶焉亦當在意如始仕之日而舍之如宋非爲意如逆明矣然則云何蓋叔孫舍見執於晉本以昭公如晉拒回不報之故而其實皆由意如當國專制利權公

室不能備禮含之病季孫深矣以宋元公意如之甥
舅也故與公訴而往脩舊好盖以季孫為懟也否則
魯宋大夫不通問者已十四年今以責卿並肯無故
而輕往哉然昭公之孫實促於此行矣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叔詣鞅之子也趙鞅成之子而武之孫也樂氏大心
名祁黎之族兄也北宫喜佗之子也游吉即子太叔
公孫蠆之子也祖公子偃字子游故以為氏黃父先
儒皆云晉地即黑壤獨孫明復以為黃父地闕蓋謂

列國之謀王室不當在晉地也然則黃父其近周東
境之地乎後漢志云鞏有黃亭有湟水杜氏云鞏縣
西南有湟亭蓋湟即猛居之皇也與黃相近必即黃
父矣○敬王既立召集諸侯時政在大夫故諸卿為
會大久而方謀謀而即散使敬王三年居外始入成
周則諸大夫不能急定王都亦可見矣然十國咸集
皆知有周而輸粟具戍之令猶足以係屬國人他日
成周之城實基於此視前年晉人圍郊之氣勢不同
矣非敬王得位以正能服人心諸國安能無異議哉
高閌氏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
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為此會而諸侯不至但
合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
豈可坐待明年哉有覇者作如齊桓公定王世子鄭
晉文公逆襄王豈不美哉

有鸜鵒來巢

孔穎達氏曰鸜鵒鴝鵒也此鳥穴居今驗猶然考工
記云鸜鵒不踰濟濟經齊魯之界魯在汶水之南鸜
鵒北方之鳥南不踰濟舊不在魯界今來魯而不穴
又巢居非常故書也公羊曰非中國之禽今大河以
北皆有鸜鵒不得云非中國之禽也胡康侯曰巢者

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鸜鵒宜穴處於下
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
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張洽氏曰邵子曰天
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
氣自南而北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鸜鵒不踰濟
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歟當此之先楚雖為
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覇不競吳
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欽衽事之駸至大亂
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上辛上旬之辛季辛下旬之辛辛者郊之日也大雩而用辛可以見其祭帝矣○左氏傳曰書再雩旱甚也啖叔佐曰季辛不言大雩者承上文可知也今按大雩有書於秋冬二時者以一雩不雨而三月皆雩也然未有一月再雩者況六月已脩龍見常雩此又一月再雩則太黷矣見昭公君臣禦災非道而區區於禘祠之末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氏載昭公伐季氏事輕率寡謀如兒戲然皆不足據以爲信當是時魯之兵食已不爲公而季氏權勢

已成威行中外不惟群小不敢輕犯雖公亦豈得遽有爲哉苟有動焉彼必先察怙衆懷奸豈能無抗而肯欺然登臺請罪邪若叔孫舍仲孫何忌皆魯之賢大夫也公果欲去季氏則二家自宜與公同謀必無不助之理傳乃謂叔孫氏陷西北隅以救季氏孟孫氏殺郈昭伯以伐公徒則二家亦黨季氏不可以爲賢況舍本爲公謀弱季氏者也而何忌方居喪學禮未預國事安可以助逆之名加二賢哉竊詳左氏所傳蓋皆爲季氏文奸之說也夫舍歷仕幾二十年亦既老成更事豈宜有遽去季氏之謀哉而意如遂忿然逐君無復臣禮矣幸而舍亦大族不易相凌否則幾何不爲公子憖耶此意如易明之惡也而傳皆歸咎于公則若季氏本無罪者大失是非之正矣○杜元凱曰陽州齊魯竟上邑啖叔佐由齊地胡康侯曰內出奔稱孫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劉原父曰唁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孫明復曰野井齊地杜元凱曰濟南祝柯縣南有野井今按祝柯在今禹城縣見襄十九年盟祝柯下○公知齊人不拒而漸進以至于野井齊果出逆而唁之亦可以見

景公能不失禮矣景公自守之君也何以責其能定魯哉而況公初至之時齊亦未遽能謀也先儒謂譏其無納公之實蓋要其終而言耳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舍忠於公室者也使其不死則納公之討未必不行

左氏謂其使祝宗祈死近於誣矣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氏傳曰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杜元凱曰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一統志云外黃城在杞縣東北漢置縣屬陳留郡胡康侯曰宋元

公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
恤患爲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
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内而特書其地以别之也今按
諸侯非卒于國都則書地恒詞也如楚虔死於乾谿
是已但曲棘乃宋西適晉之道則元公至此本爲魯
故其義可嘉耳○元公佐卒子欒嗣是爲景公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註見成四年城鄆下齊侯取鄆取之爲己有以居
公也公不能取故齊取之取邑則田在其中矣及二
十九年鄆潰而鄆田遂非魯有觀定十年齊人來歸

鄆田可以見鄆田之在齊也故取繫於齊而景公自
利之實不可掩矣取例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
○吕本中氏曰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
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畧可知也今按
齊景公當時之賢君而晏子又能以其君顯所爲如
此何耶蓋景公非有一匡天下之志者雖能聽於晏
子而脩政勤民亦不過爲富強計耳彼見昭公得罪
巨室民心不懷使其役國則欲恣益甚其咎在公何
必歸惡於季氏哉故以鄆處之而責姑寬矣然則景
公雖非明於大義亦庶幾善處寓公者歟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公來居鄆曰至自齊
則公蓋自野井入齊國都齊既取鄆而始來居耳若
本未至齊則當書至自野井與至自乾侯同例矣王
樵氏謂公自野井來居于鄆非也詳見二十九年公
至自乾侯下
夏公圍成
成者孟氏之邑也在魯北鄙費在魯東南而距成爲

遠郈在魯西北而與成爲鄰公方在鄆則又近於郈
南者也三家之中叔仲賦常不闕自公失國以來費
倚季孫專橫而又遠絶不復能治矣雖郈成近鄆亦
皆效尤不服公閔叔孫舍舊忠循愛於郈而郈以近
故亦畧親焉惟成賦之不共則公之所責備者也於
是親發鄆衆越郈以圍之以求遂所欲夫孟氏世忠
公室而成亦素馴特以劫於季氏而仲孫何忌服喪
未預國政故不暇治其私邑耳然方受學仲尼必明
於事君之禮公若感之以誠待之以禮使得盡力於
君臣之間或能改革意如之惡以共張公室况於成

乎公不知出此輒褒以威畏強臣而獨誅有禮何以
服民使臣哉公之所以終於客死者亦其自取也○
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
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
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
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
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群臣從魯君以卜
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
師從公圍成今按梁丘據受季孫貨而說齊侯使不
納公其事不可謂無但景公方信用晏子必不爲據

言所動其所以不納公者亦由其本無遠志而又見
公甚失人心故但處之於鄆使不失所則自以爲盡
職矣於景公又何深責焉若謂使公子鉏帥師從公
圍成晏子必不勸君爲此而亦不合於經公圍成之
書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鄟陵即成六年魯取之鄟當在齊魯界上公既居鄆
必不能遠出會盟也陳傅良氏曰此參盟也參盟自
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
盟也李廉氏曰鄟陵之盟乃齊爲糾合之謀此于

于沙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北杏之業何難哉參
按此會蓋昭公欲齊納己勸之以糾合也而景公志
不及遠雖集諸小國不過爲參盟而已實不能立謀
納公也景公爭霸之略止於如此矣參盟說見隱八
年盟瓦屋下

公至自會居于鄆

汪克寬氏曰君行而返返必告廟告廟則書至召誥
稱王朝步自周至于豐豐去鎬京二十五里而文武
廟在焉故告于文武也昭公之居鄆則非宗廟之所
在矣而如齊如乾侯無不書至曾子問云君去其國

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鄆而返亦或告
于祖禰歟不言居鄆則疑於復國矣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居即楚平王本名棄疾楚平王之在蔡也生太子建
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譖諸
王建奔宋殺伍奢至是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太子壬
弱毋又非嫡欲立子西子西不從乃立壬改名軫是
爲昭王今按子西史記以爲平王之庶弟也史記序
此與左傳互有異同今擇其可信者附載於此云餘
互見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在今河南府城東洛水北漢為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敬王自居狄泉至此三年矣而始得入于成周者以子朝倚尹氏為援而成周人又黨子朝以拒之也觀左傳稱王子朝入尹而成周人戍尹可知矣故書曰入入者難詞也敬王能自樹立不為權臣所以含王城而入成周將於此别立基爲既立而王子朝奔楚王室遂定亦可謂賢矣特以威權久去勢已倒持雖有一二親臣亦皆權謀餘智故其初政雖有可觀

而其後亦遂不振矣惜哉餘互見定四年劉卷卒下○王氏箋義曰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大天子之能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召伯名盈毛伯名得即尹氏為子朝所聚之黨也○尹氏為卿卿本子爵而序於召伯毛伯之上則二伯乃大夫之字杜元凱謂伯為爵者非也毛伯召伯始見於文元年其後世至宣十五年為王札子所殺今又有黨子朝者則亦世為大夫矣以王子朝奔楚見子朝制在三臣卒至於敗而三臣迷誤子朝之罪著矣子朝立為王矣而猶曰王子者國人不與為王也不言出者不從位出也敬王入成周則以成周為根本也尹氏召伯毛伯與王子朝間逆皆自絕於位者也雖自王城而奔不得言出矣夫成周定都以逼逆黨固必有王此譏者但左氏載知躒趙鞅納王晉師克鞏是全以其功歸晉也而經畧不少見何耶至謂召伯盈逆王子于尸則益與經文不合矣胡康侯曰子朝有寵於景公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

二十有七年丙戌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每如齊求納而不能也故復居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氏以為公子光使專諸刺僚也夫光既臣僚矣則宜以光為首惡而經曷為稱國以弑也稱國以弑者國人之所欲共廢而衆殺之之辭也例見成十八年晉弑州蒲下王僚在位勇於戰爭攻楚滅巢好兵不已意其君國殺戮必多此人人之所共憤也其見弑則有由矣此豈出於光意哉辯見襄二十九年吳子

使札來聘下○僚弑而諸樊之子光立是爲闔廬也
本以光爲夷末之子於理似順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氏宛名蓋必胥郤氏仕楚爲卿者按左氏費無極譖郤宛令尹子常召鄢將師而告之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郤宛聞之遂自殺如此則兩下相殺無須於國事弗書可也苟書之則宜直斥費無極殺郤宛而已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乎稱國者假國法以殺之也不去其大夫則非有先絶仕籍之罪矣凡書殺大夫者必有關於大故郤宛之殺意者以平王時

晏不得志於吳而歸咎郤宛乎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樂祁犂喜之子大心之族弟也扈鄭地見文七年盟扈下○扈之會令戍周也齊魯不至故不克戍而經不書又會在鄭地鄭亦不來直待五年之後而始城成周可以見晉霸威令之不嚴而諸侯勤王之不急也左氏於戍周之外附以謀納公之言則公本孫齊安有齊人不在而可以爲謀納公乎況扈地近周其非爲魯明矣豈士鞅與樂祁犂北宮喜相見之時私謀及此言邪

冬十月曹伯午卒
史記謂曹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公悼公死于宋非也經未有卒于他國而不言國者又謂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亦非也弑逆大事也經無不書之理索隱曰譙周云春秋無其事今檢系本及春秋悼公卒弟露立謚靖公無聲公隱公蓋是彼文自疎也此說得之矣
邾快來奔
快邾大夫名來奔義與襄二十三年畀我奔同未可

比於以地叛也然邾莊公微弱而群臣不服亦可異矣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之如齊爲求納也說見二十八年公如晉下○左傳載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公徒敗于且知汪克寬氏亦信其說此豈可語孟懿子乎懿子當志學之初豈宜遽至茂君如此況公徒敗于且知經所不書何所據而爲此誣善之言邪
二十有八年丁亥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杜元凱曰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按斥丘漢縣名今廣平府成安縣也其地在衛北春秋時爲狄地蓋服於晉耳○昭公之奔齊齊侯往求納而景公不能公無所望矣故欲如晉以求託焉而竟莫能達也乾侯之次不亦傷乎趙鵬飛氏曰晉之六卿即魯之三家也故使次乾侯而不得入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鄭定公寧子子蠆嗣是爲獻公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滕悼公寧子子結嗣是爲頃公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戊子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昭公如晉次于乾侯與如齊次陽州一也陽州之次公得入齊齊侯既先親唁於野井而又爲公取鄆故公之居鄆言至自齊則見齊侯猶有處寓公之禮也若夫乾侯則本狄地之服晉者遂待晉命於此而無一使通焉公實不敢入晉則至不得以自晉言矣晉知昭公求託境內恬不爲意竟使旅瑣無依甚非士歟取貨於季孫之故哉義無所立何以主盟晉之失霸宜其終不能復矣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高張偃之子也是爲昭子高張之唁爲公將依晉復歸而問訊之託唁以爲名耳公自此不復可如齊矣書此以見公之急於求人而自處之不善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氏於此序平子每歲買馬歸之于乾侯與黜務人而以公衍爲太子事妄也汪克寬氏曰意如剛忍克

序必無歸馬之事昭公居鄆四年始適乾侯鄆猶未潰而左氏云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脫有是事亦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又云昭公黜公子務人而以公衍爲太子是時昭公在外何暇易太子乎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胡康侯曰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

無受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咎後陷穽
之中其從者又皆支解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
以潰散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斷
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故書
以為後世戒今按齊侯取鄆以居公亦知公得罪于
民不可以復也公若能反躬脩己節財養力以撫其
衆烏知鄆民不如太康之一旅哉顧乃今日役其民
以圍成明日役其民以會鄆陵又明日役其民以如
齊又明日役其民以適乾侯區區小邑命何以堪鄆
之潰也孰謂意如之所誘乎

三十年己丑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胡康侯曰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
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
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
與季氏之專國而罪臣子識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
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
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
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
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吳澂氏曰

曰君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晉頃公棄疾卒子午嗣是為定公○是時公在乾侯
不得以適于晉而頃公書卒葬者季孫遣使以弔喪
送葬也代君行事不臣甚矣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　徐子章羽奔楚
徐在僖公時為楚所虐尋已服於楚矣及楚既衰而
徐為吳滅則章羽有奔楚而已○左氏稱章羽斷其
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則是降也既降胡為而又奔

哉蓋奔者不為吳人所得而避難竄走之名也舉重
而言則但當書降今書奔楚則必未降吳也其書名
特以屈服於楚故耳何必附為降吳之說哉
三十有一年庚寅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荀躒盈之子而罃之孫也杜元凱曰適歷晉地○左
氏傳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
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
曰子必來吾受其無咎意如會荀躒于適歷今按適

歷非晉都也意如至此待命耳是時晉定公初立有嗣霸之志觀成周之城召陵之會可見矣故以師納公之意不可謂無也使非士鞅取貨而私於季孫則昭公豈至於客死哉晉侯聽其計中而又使荀躒出會何以為盟主此霸業所以卒不能復也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薛獻公穀卒子定嗣是為襄公○薛自魯桓公以來服屬於宋不敢齒於大國故有喪不訃而魯亦不弔其禮畧也至蜀之盟薛雖一使人列會而卒亦不見於經終齊成公之世蓋其時猶服於宋也及襄公時

薛伯叜預於會奔走聽命之不暇則以宋方多事不能庇焉故也魯雖與之同盟猶以宋屬待之而禮畧故獻公之先君亦不訃喪而經不書卒若獻公在魯昭公時則僅與平丘蕢父會盟而訃喪弔葬一如列國入春秋以來薛之喪紀所未有也此何故哉蓋魯田之在漷水者與薛相鄰有疆事焉則薛君者三家之所私厚也故因公出特來告喪而魯之弔葬亦備其後定公時薛伯定卒哀公時薛伯夷卒雖不訃喪而魯亦弔葬猶前志也其皆以見三家之私歟然獻公以前諸君則國小不知其世次矣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定公本欲納公特為士鞅所沮則但言唁之而已此按齊景公故事必使荀躒若荀躒方與意如會則同情矣不欲使他人得私於公耳此士鞅之謀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元凱曰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言邾史闕文按昌慮漢縣名在今滕縣東南○許翰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趙鵬飛氏曰邾來奔者四竊邑來者二季氏實利之為逋逃主也餘

見昭二十一年庶其來奔下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杜元凱曰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闞城按須昌即今東平州取闞不言公蒙上文也鄆潰而公寓乾侯無所仰給故取闞公旅居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蓋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然但收其稅而實不得居其後薨於乾侯喪返而始得葬於闞焉悲矣○按左氏定元年謂季孫使役如闞葬昭公於墓

道南孔子爲司冦溝而合諸墓杜元凱緣此遂謂闞群公墓所在恐未必然他日果爲孔子溝合則亦當書改葬昭公以示徵意而經何以沒其實邪要之止是昭公歸葬於闞耳

夏吳伐越

趙鵬飛氏曰吳將報楚越楚之與也故先伐越然不若姑結其心以離楚黨今先伐越故入郢未返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連禍始此餘見定十四年敗檇李下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仲孫何忌貜之子是爲孟懿子貜卒巳八年矣而何忌始見經得非何忌初本居喪而其後或從學於孔子不汲汲於與國政歟自季孫宿以後雖如孟莊子之孝猶未練而即從政此見何忌初心之本善矣韓不信貞子之子而起之孫也仲幾卿名氏也世叔申儀之孫也國參子産之子也公穀莒人下有邾人今從之左氏無此二字蓋闕文也成周詳見二十六年天王入成周下○敬王以正得國而又能自樹立故旣入成周即於此定都不復返王城以劉單群族在焉遠與黨也成周之城非爲城圯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故擴而大之如狄泉本在城外今則迣入城內矣若爲圯而城則完舊而巳何待勞諸侯之大夫邪工役大興侯邦咸集非敬王輯和人心豈能協一如是哉書此以見王澤之未竭而晉定之霸猶能率諸侯也成周旣城新都定焉則後遂謂之京師矣

十有二月巳未公薨于乾侯

黄震氏曰昭公在外者八年卒客死乾侯蓋季氏之專政四世矣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矣事至此極

豈不悲夫然史墨對趙簡子又譽季氏而謂君臣無常位此非君子之言蓋借季氏以逢趙氏之惡耳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二 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三

起壬辰定公元年

盡己亥定公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定公

襄公之子昭公之第名宋任位十五年謚曰定其母不詳何氏夫人娶不見於經說見十五年姒氏卒下

元年辰壬

春王三月

凡首年首月雖不書即位必存正月以國有君則有

政也定公始於六月即位則歲首猶未有君孰行政焉故特不書正月而直以三月起後事也胡康侯曰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是已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稱人者衆詞也京師者成周也既定都而城之則爲京師矣以衆執人于京師曾不畏乎天子見晉志之不忠周威之不振也楊士勛氏曰晉城成周宋不即役晉爲監功之主因而執之此自晉人之事執人于尊者之所而不歸于王之有司不書所歸唯舉其

地者此晉自治之効也孫覺氏曰諸國之大夫相率而城天子之都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而討不義當也然而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既不請命則歸於王可也在尊者之側既不請命又不歸於王其無王甚矣雖執得其罪不與其專也〇今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爲是晉執仲幾夫宋不受功似有其事而欲使三國代之受役恐非實也考之襄二年載知武子之言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小邾即郳是又以三國爲齊屬也既屬齊矣而宋又役之則齊當靈莊景

公之世正國勢強盛之時豈肯聽其從宋而不一爭哉是不考於三國從違之本末矣蓋春秋時薛嘗屬宋而滕小邾皆屬於魯屬魯之國豈肯爲宋役哉况成周之城宋薛小邾皆並列於會固已各執一役矣惟滕不至此晉之所以責仲幾也責仲幾而不責滕是罪不在滕也何則滕雖屬魯而南逼於宋意宋已兼其受役之直而又不肯爲滕受功故以薛爲屬國責之代役若小邾則以其爲魯屬本不責也觀傳止載薛宰爭復舊職之言意可知矣不然則仲幾在會必無不自受功之理而滕之不至晉亦不當舍而不

閒也左氏得於傳聞不原事實故其說不詳如仲幾之執本在京師未嘗歸晉也而曰以歸又曰歸諸京師去冬書城成周則已有業次矣特晉主屬役必待工畢而始執仲幾乃曰正月庚寅栽宋不受功而執仲幾三月城三旬而畢其日月皆不合於經姑亦信其可信者而已耳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公羊傳曰癸亥喪至則曷爲戊辰然後即位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穀梁傳曰殯然後即位也杜元凱曰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啖叔佐曰

凡公即位皆不記日以其必朔日也惟定公以昭公之喪六月乃至以明其既殯而即位且志非常也○昭公既薨魯群臣必當即議立君矣以左氏考之則昭公生務人及公衍二子從在乾侯雖有其人則亦季氏之所忌不敢復入矣公子宋以昭公母弟雖亦從公在外然於季孫無忌于家覊所謂貌而出者也故喪至壞隤而宋先入正爲國父無君也意如必欲抑使聽己所爲故不以時定位意如之於昭公禮皆從薄如葬則太速祔則太遲是也豈爲喪紀而君宋於五日之後哉況昭公喪自外歸斂事已畢何待五

日而後殯乎不過假此以持宋而市己援立之恩耳意如悖逆無道豈可勝誅魯之群臣有能如晏嬰之輔齊景公者則季氏之族將必與崔杼同夷矣卒無一人倡明大義雖賢如仲孫何忌亦以聲勢相倚懼弱其黨不能盡心一力以獎公室使宋卒爲意如所制而不得有爲魯衰自是不振咎將誰歸哉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高閌氏曰昭公薨半載餘而始以喪歸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臣子無恩于先君如此餘見昭三十二年取闞下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汪克寬氏曰季孫行父立武宮已爲非禮矧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廟毀已久而復立意如得罪於魯之先祖擢髮不足數而猶欲諂事煬宮以徼福吾知煬公之不享其祭也今按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其立宮甚無意義左氏以爲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宮則煬公歷世太遠不在壇墠有禱之數何爲而有宮可禱萬孝恭氏以爲定公昭公之弟季孫立之恐人議己故即煬公之以弟繼考公者而立其宮以明

舊制則未入春秋以前煬公之下以弟繼兄者除武公已立宮外尚有煬公何為而不皆立宮邪其說亦不通矣竊意煬公鬼物必有以陰助季氏逐昭公者其神姦可以惑衆故為之特立其宮歟

冬十月隕霜殺菽

范甯氏曰建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汪克寬氏曰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亦但舉易殺者而言非霜殺他苗而不殺草也此年殺菽則舉難殺者而言他苗亦傷可知矣苟禾稼已收則耐霜晚熟之菽為霜所殺又何足以煩聖人之筆乎

二年癸丑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楚自平王以來國勢漸弱至昭王抑又庸劣適與吳子光同時而光則同辛苦以親其民脩禮文以大其國又非王僚時比矣滅徐伐越此其志何嘗忘楚哉而昭王不能內自脩德息民務寧外患而信任囊瓦誤聽舒鳩氏之誘以為吳可侮也則遣人伐之夫人者將卑師少之稱也以弱臨強力豈能敵自是大為吳困而不復能再報者豈非因囊瓦以取敗邪若左氏謂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則皆與經文不合無足信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雉門象魏之門兩觀在雉門外之兩旁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其外為庫門而皋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魯有庫雉路三門殺於天子周禮閽人疏曰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為中門陳祥道氏曰諸侯有臺門無兩觀魯有兩觀為周公故也夫諸侯之制宜得二門綿之詩稱太王立皋門應門是也庫皋二門近外故諸侯之外門謂之庫可也謂之皋可也路應二門近內故諸侯之內門謂之路可也謂之應可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路門天子應門正以魯之庫門臨外當天子皋門之位路門在內當天子應門之位未嘗言門制之僭天子也而疏以為二門制似天子非矣魯門之僭天子特在多立一雉而又旁設兩觀耳〇胡康侯曰子家羈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

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昔蓄而不知以爲非何以禁季氏之孫出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劉原父曰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多矣不必書也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脩而經無脩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吾以此參之脩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也

三年甲午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之如晉意如以公初立而使事晉也晉以君朝則來者薄而往者厚非國之利也故嘗拒復苟禮物至焉則雖以微者致之而亦不復責矣此晉霸之所以不振也自是魯君臣無復脩禮於晉者而晉亦何能加禍於魯哉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邾莊公穿卒子益嗣是爲隱公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濫近於費蓋依季氏也邾莊公必嘗懼黑肱導費爲患矣至是隱公初立以先君所嘗與仲孫何忌同城成周來求爲此盟而何忌實受邾託矣惜乎何忌仲尼之徒庇邾者亦十三年而後以兵伐他何望其不失信哉餘見昭十一年盟祲祥下杜元凱曰拔地闕一說郯即拔非也

四年乙未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陳惠公吳卒子柳立是爲懷公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　侵楚

齊國夏註見七年伐我西鄙下○是時蔡與陳許頓胡皆服役于楚者也蔡昭公乃隱太子之子與楚有不共戴天之讐而陳許頓胡亦皆受楚陵逼特以力不能勝不得已而受命焉耳至是楚昭庸劣國勢日衰蔡昭公於是拉此四國先來求晉而晉與之大合諸侯凡十八國且請天子之卿禎焉雖齊桓晉文之會未有若此之盛也然而不能審謀定計仗義執言以大聲楚罪使自伏辜而乃侵掠其境不問一辭則是志在俘獲非能振中國之威者也故書侵以陋之

○趙鵬飛氏曰晉定公非徤主也一會而十有八國
從之楚昭作虐四鄰不親諸侯叛之於內吳議之於
外故晉定一揮而諸侯雲合一舉而淸南服誠反掌
矣然以十八國之衆纔侵楚而已齊桓以八國伐楚
而楚來盟晉文以四國戰楚而楚大敗今三倍於桓
五倍於文纔一侵而退定公蓋制於六卿而不能進
也卒之救蔡敗楚之功乃歸於吳終春秋之世諸侯
不振吳越爭長其機實失於此○按胡康侯曰楚爲
無道憑陵諸夏爲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
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

子之元老在焉有荀寅者求貨于蔡侯弗得遂辭蔡
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此據左氏之說也竊意
事楚小國爲楚所拘辱者多矣或其權臣責貨蓋亦
有之但一有獻焉即可以釋何必留至三年始釋之
亦豈敢遽至懷報哉蔡以裘馬之怨宜其棄楚陳許
頓胡何爲而亦從晉耶機會所在報讐者之所欲乘
也知此則知蔡侯之本心矣又謂荀寅求貨不得之
故而辭蔡人則當在請師之初而不當在既會之後
且度其事勢能致一侵則自以爲功矣而肯謂楚未
可以得志哉疑之荀寅與范獻子辭蔡之言當是秋

七月楚人圍蔡不救時事而追言於此耳此左氏之
所以不可盡信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與頓胡皆服楚之國也召陵之會頓胡皆從而沈
獨不會故蔡人乘晉侵楚之勢而滅之蓋蔡志也左
氏謂晉人使蔡伐之則恐晉自侵楚以還不復有遠
志矣惟其不由晉命故以沈子嘉歸而敢即殺之不
然則嘉將歸晉矣夫蔡人欲報楚讐而併及於沈必
沈嘗輔楚爲惡者也然殺世子有者非沈也其國何
辜既滅其國又執其君而殺之慘亦甚矣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皐鼬鄭地杜元凱曰襄城縣東南有城皐亭襄城在
今許州西南九十里非汜水縣之成皐也○凡以一
事出會而盟者雖異地恒不稱公則凡舉諸侯以見
人心別無異議之意如盟祝柯重丘之類是也若諸
侯懷貳必待於強盟者則復舉公而以兩相及之詞
書之見人心之不協也皐鼬之盟即召陵之諸侯言
諸侯見劉子不預而以公及則無主之辭也無主而
強相要結是爲以此及彼矣此豈同心推晉主盟者
哉故陳傅良氏曰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自是

諸侯無會同有特相盟者矣

杞伯成卒于會

杞悼公成卒于過嗣是爲僖公史記謂過弑兄隱公乞而立無僖之言也○皐鼬之諸侯即會召陵者也故以會卒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容城亦楚地當在白羽之南漢水之北任公輔氏以爲華容縣非也夫華容尚在楚南觀六年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豈敢深入楚境越其國都而虜許男哉故知容城當在漢水之外鄭師可至之地也自夷遷白羽近於群蠻非人所居及其地已墾治則復遷於容城楚人爲許謀遷而不能使之即安翦荊棘室廬有定居本非善意也然則許之從楚豈其所欲哉

秋七月公至自會

公以會召陵出而强晉以盟皐鼬故以會致

劉卷卒

卷劉文公名即會召陵之劉子也卒則何以不稱子蓋闕文也高閌氏曰召陵會罷而卒則知皐鼬之盟以疾不與也此說理或有之但卷卒在公至自會之後則距召陵之會已久或至京師而始以疾卒未可知也卒不書日喪不訃也其書卒魯所私也陳傅良氏以爲王卿士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敬王之難有劉子焉王室其庶幾乎是以卷爲賢也竊意卷當王猛之時挾君崇黨以令於諸侯非純臣也敬王固已久燭其奸特爲世族大臣未宜輕動故待以坦懷耳何所繫於輕重而書卒哉敬王得國以正行事亦何可觀然而隨將苟安不能振起則以世家根據而國脉衰微耳故劉卷書卒而治亂之迹見矣餘詳見文三年王子虎卒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諸侯大會召陵而侵楚實蔡昭公之所爲也而又滅沈以剪楚與國楚安得而不怒哉然遣卑將出寡師以圍之雖本其輕蔡素心而兵將之偷惰亦可見矣何休氏以爲囊瓦稱人非也夫蔡方從晉宜必求救矣而晉師不出且伐鮮虞故荀寅告范獻子辭蔡之言竊謂正當在此救蔡之功所以卒歸於吳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孔圉達之玄孫也即仲叔圉是爲文子○晉不能救

蔡而率衛以伐鮮虞利於鬬土服遠而無復有中國之志此晉伯之所以終於不振歟餘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下

葬劉文公

劉文公䘮葬之太速或其後嗣急於承襲且魯人與卷相比故往也往而適遇其葬遂並送焉不然則王臣之卒例未有送其葬者豈獨私厚於劉哉餘見文三年王子虎卒下趙伯循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李廉氏曰天子三公稱公魯爲二公而有七爲畿內諸侯者

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爲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皆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時書以志其僭耳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　楚囊瓦出奔鄭

楚者蔡之世讎而又爲楚所圍其無然憤思報之心乎晉既不救則擯而求吳雖其勢所不能自已而蔡昭公志能自立亦可見焉吳本假義以濟己私公穀謂其有憂中國之心過矣○栢舉楚地漢汝南郡西平縣有栢亭古栢國爲楚所併今屬汝寧府豈即此歟楚人者圍蔡之人也蔡圍已解故蔡侯得去國而以吳子過於栢舉戰不在蔡矣故不言救蔡戰言楚人而敗言楚師與僖二十八年戰城濮同蓋楚聞吳兵將至而使囊瓦帥師出禦及見圍兵先敗而大衆遂奔囊瓦因懼誅而奔鄭矣左氏序此以唐侯爲預伐囊瓦爲預戰則與經文不合何足信哉囊瓦即子常時爲令尹公子貞之孫也貞字子囊故瓦以王父字爲氏○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于主將而死之春

秋之世楚實強於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所以能強者將帥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城濮之戰殺得臣鄢陵之戰殺公子側殺大夫雖非美德然信賞必罰不爲姑息猶足以強其國栢舉之戰囊瓦得以逃誅刑不立矣夫楚本非以德服人者而乘以怠弛其敗宜哉

庚辰吳入郢

春秋紀凡入國者必直指其國未嘗言國都之名郢楚都也字當有誤故齊履謙氏曰吳入郢當依公穀作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狄之也左氏傳曰吳入

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穀梁傳曰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狄道也○按左氏於此載楚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而明年又載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大敗夫槩王于沂又敗吳師于軍祥又敗之于公壻之谿而又予期與子蒲滅唐此皆事之大者而經一無所見則其說豈可信乎且秦欲追及吳師道里甚遠必非五百乘所能趨利者意或申包胥本求救於越越遂乘間入吳而

左氏誤為秦事耳穀梁又謂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而不言滅以為存楚則亦過矣故李廉氏曰吳本未滅何得書滅乎

五年丙申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杜元凱曰蔡為楚所圍饑乏故歸之粟高閌氏曰魯非齊其難而賙其無也蔡與吳為援而敗楚故畏而賂之也趙鵬飛氏曰歸粟於蔡懼吳也十八國諸侯不能救蔡而吳救之蔡圍旣解魯南逼於吳以徐為障昭三十年吳已滅徐蔡若有言於吳吳兵一出直指魯郊此魯不得不賑蔡以悅於吳也不然蔡無一日之好於魯魯何乃踰宋陳二國輸粟以餽之

於越入吳

杜元凱曰於發聲也范甯氏曰於越夷言也劉原父曰於越其自稱也今按經之書越嘗曰越人嘗曰入越則於字蓋衍文耳此越王勾踐也詳見十四年敗吳檇李下○越與楚通故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以洽楚黨至是吳入楚而越亦乘虛入吳得非楚所引致乎竊意申包胥之興楚其必謂此矣高閌氏曰吳之

伐楚有安中國之意焉越乃乘其士卒罷敝掩入其國至十四年又敗吳哀十三年再入吳若為楚復讐者是以君子惡之嗟夫闔廬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吳夫差取盟晉之功而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愛有所忘矣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季平子意如卒子斯嗣是為桓子○胡康侯曰意如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貸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

然猶而忘其禮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汪克寬氏曰婼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為大夫是為
武叔○季平子亦權為惡必以陽虎為腹心虎之預
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及平子與叔孫成子相繼告
終而桓子武叔嗣之皆稚弱不能自立國命遂為虎
所執矣公山不狃為費宰侯犯為郈宰皆虎黨也政
安得自大夫出哉竊疑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宜
在此時而虎專國政何以為助實深庇之而使三桓
不得有為也何以知二邑之叛在此時邪蓋虎欲見

孔子歸蒸豚而曰大夫有賜於士不狃召孔子欲往
而子路以為未之則此時孔子尚未仕也至於從祀
先公則孔子仕矣安得不謂其叛始於此時乎特國
事為虎所制方與齊讐必俟乎齊而後可以靖內難
耳然則孔子仕魯猶較以為之兆其必在定公七八
年間而亦不在桓子始立時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許翰氏曰晉以土地之故擴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
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六年丁酉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　以許男斯歸
游速子太叔吉之子也○滅當作入蓋字之誤也按
哀元年許從楚圍蔡十三年許男成卒葬許元公許
復見經杜元凱曰蓋楚封之如此則當如蔡侯盧陳
侯吳之書歸矣經無所據故知非滅也鄭雖有憾於
許然許以避鄭之故四遷其國即楚宇下楚衰而始
從會召陵以求晉庇鄭蓋與之同好矣鄭又乘晉之
衰遂脩舊怨暴殘其國俘囚其君不亦甚乎天下無
霸而與國自相陵虐世道亦可慨也乎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魯以鄆田之故與齊有隙而鄭又叛晉虐許度其勢
必與齊合故公先侵鄭以威之蓋魯猶未絕晉交將
倚以為重而陽虎方執國命實主此謀非睦鄰靖國
之道也左氏載公為晉討伐胥靡及不假道於衛之
事不足深據而高閌氏又謂鄭伐許故晉命公討之
則晉既無志諸侯故鄭無所忌晉與鄭鄰且不自治
寧復使魯越境而遠侵邪其出於魯志明矣魯兵已
掌於諸卿而卿不帥師者蓋陪臣方以三桓專兵為
口實而亦欲竊取兵權故諸卿不復掌兵而自是虎
以公將矣李廉氏曰自宣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

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侵鄭侵齊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微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故託公以出師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公之侵鄭雖以其叛晉而將黨齊然晉實未嘗有命討之苟有責焉則當國者宜任其咎矣故斯與何忌躬往謝焉而告以故外仇不往必尚幼未預事也左氏以爲季桓子獻鄭俘孟懿子報夫人之幣失之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黎

杜元凱曰稱行人非其罪趙汸氏曰晉曷爲執樂祁

黎祈黎如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獻楊楯六十於簡子范獻子怨其主於趙氏又有納焉乃譖諸晉侯而執之書曰行人使人也張洽氏曰諸侯唯宋事晉惟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許翰氏曰晉之爲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者政在多門貨賄讒慝汩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祈黎也

冬城中城

高閌氏曰三家張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成九年城之矣復城者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今按城圯而脩亦事之常耳但七十七年之間而再城至於大興工作則亦勞民爲重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元凱曰鄆貳於齊故圍之何忌不言何闕文高閌氏曰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於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圍而曰陽虎者虎季氏季氏專魯也仲何爲哉家鉉翁氏曰明年國夏伐西鄙自是連歲交兵蓋始於此役也今按仲孫何忌受學

仲尼何不諭齊以義而至于用兵乎蓋鄆本魯邑無失守之理與爭奪他人所有者異矣况陽虎主議季孫親行而何忌安得獨辭哉但圍之不服而卒致齊兵則始禍之罪當坐齊季耳鄆至十年會夾谷後始歸左氏載齊人歸鄆於明年二月失之矣

七年戊戌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鹹衞地註見僖十三年會鹹下○是時齊鄭皆與魯

爲與齊鄭盟鹹將致衛以危魯也而衛人不至則兩君特相盟而已見諸侯散而不能爲主也陳傅良氏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北宮結蓋括之孫或以爲括子則不應在括孫北宮喜之後始見○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而衛不至蓋齊人讓之而衛使行人北宮結往謝齊遂執之以侵衛稱行人非使人之罪也齊景公即位四十五年歷

晉平昭頃未嘗出爭諸侯今見晉定庸弱政在六卿爲此不靖之舉蓋景公老而妄動亦晏嬰已去位而用事非人矣不然豈得謂以其君顯邪詳見十年會夾谷下

齊侯衛侯盟于沙

沙公羊作沙澤蓋一地也但自其近水者而言則曰沙澤自其遠水者而言則曰沙耳其地近沙應在齊衛之間詳見成十二年會于瑣澤下○沙之盟齊侵衛而衛服也左傳載結私齊侯之言不近人情蓋妄談耳李廉氏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蒢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弱之餘吳越之禍未至於中國使齊景公果能撫覇國之餘衆尊事王室輯寧中夏則齊桓之功獨不可復乎柰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爲事乎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春秋屢書而不削二君之罪見矣

大雩

大雩上必闕八月冡秋則似七八兩月皆雩而下文九月之雩亦宜屬秋不當別出矣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國夏是爲惠子蓋國佐之孫或以爲佐之子恐非蓋佐之殺距夏之奔八十四年而始終尚未計也豈應有此老臣哉○高閌氏曰齊叛晉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李廉氏曰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覇之不振也國夏兩伐晉救無功於是而及齊平矣

九月大雩

薛季宣氏曰一秋而兩大雩旱甚也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趙鵬飛氏曰非苟報西鄙之伐亦以鄆之在齊也然今日侵齊明日侵齊何益哉深其怨而已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再侵者杜元凱以爲未得志故也

曹伯露卒

曹靖公露卒子陽嗣餘見昭二十七年曹伯午卒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此報公春之再侵也〇許翰氏曰春秋書內伐十六宣以後七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搆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師者師衆將卑之稱左氏以爲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失之矣瓦本南燕地在今衛輝府胙城縣其北近衛後蓋服屬於衛耳杜元凱曰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即此〇定公因齊伐西鄙親至於瓦以待晉師之救比其至也則齊兵已退故晉救不書夫魯大國也三家合力豈不足以禦齊特以此時政在陪臣制於陽虎故門庭之寇不能即却而使公遠出境外求晉出師已非謀國之道矣而況晉方好賄霸業已隳師出後期無濟於事又何足恃以爲安乎則不若與齊平之爲當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陳懷公柳卒子越嗣是爲閔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　遂侵衛

遂者急於後事之辭晉既侵鄭則懼齊之救兵至衛

也故侵衛以急辭書〇高閌氏曰鄭伯與齊爲鹹之盟衛侯與齊爲沙之盟二國皆爲齊而叛晉晉以是侵鄭侵衛所以絕齊之與國也晉不聲其罪不能取服故兩書侵許翰氏曰招携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則失霸何日之有趙鵬飛氏曰皐鼬之後晉不能一出而主諸侯及齊乘隙盟鄭與衛晉方以兵爭故雖受兵而叛晉益堅冬又爲曲濮之盟不事晉也李廉氏曰晉自召陵之後苟有事於諸侯皆書侵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氏傳曰侵衛晉故也○何忌侵衛之舉非孔門家
法也豈亦狃於習俗而未能遽改耶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元凱曰曲濮衛地髙閌氏曰上六年公侵齊今年二
卿侵衛皆爲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
爲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祀不書日闕文也說見僖八年禘于大廟下○從祀

順祀也先公非一公也杜元凱以爲正閔僖二公位
次則當直指閔僖矣馮允南以爲昭公始得從祀太
廟則當直指昭公矣今曰先公則豈一公之事稱哉
竊意魯入春秋以來宗廟之次不得其正者亦多矣
如僖公以兄故特躋于閔上昭公以奔故不祔於先
君此其顯然共知者也他如桓公以隱爲攝豈皆合
食於廟乎至是孔子仕魯誠足以感季孫所謂於季
桓子有見行可之仕而兆足以行蓋即此時也故得
禮正先公之祀使位以序從故齊履謙氏曰稱先公
而不言宮廟非一公也此說得之矣但謂從如陪從

之從魯自昭公去國君不得朝正於廟而季氏主其
祭及季氏更微受制於陪臣而陽虎攝其事不曰攝
而曰從使若公之在祭者然則從祀爲群臣從公以
祀也經之文義既迂晦不明而其所從之祀亦但當
言大廟而不當言先公矣且當時陪臣執命止是專
制政權成太阿倒持之勢而季氏亦不得有爲耳豈
必祭皆爲其所攝哉孔子爲政必先正名故祀禮從
而君臣之名正矣非達於治道者其孰知政之所先
在此耶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也成王以此封
魯公而受賜藏之宗廟者也穀梁以寶玉爲封圭則
君所執之器與所藏者自宜不同○是時陽虎擅命
廢禮不循而孔子行乎季孫方正先公祀禮虎以其
討不出己也而憾之故使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撓其
事也有虎爲主故盜得竊諸廟中書盜而虎罪自見
矣杜元凱以虎家臣賤故曰盜殊不知春秋末世貴
卿之家臣率以大夫爲之如公叔文子之臣謂之大
夫僎則陽虎雖爲陪臣亦大夫也孟子所謂大夫有
賜於士蓋指虎矣如此則名亦可登於史冊而賊有

主名不可以言盜且陽虎爲亂而入公宮取寶玉大
弓以出明是公行刼奪亦豈得謂之竊哉至於陽虎
入鄆陽關以叛事莫有大於此者而明年伐陽關陽
虎奔齊以圍費圍郈及臧孫紇奔邾之例推之不害
於書也而經皆略不少見要之左氏所載虎事固
其行惡而毀過其實者多矣然則陽虎蓋避位適齊
耳其必孔子謀於仲孫何忌處置得宜有以畏其志
也且是時齊方與魯和贊虎往而齊不之容奔即奔
晉耳必先有間使相通使齊悔禍將結平焉而鮑文
子因遂沮虎爲亂之謀耶不然國命爲虎所執亦豈

易制者哉凡此皆孔子用智之效也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三　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四

起庚子定公九年
盡丙午定公十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九年　陜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鄭獻公蠆子子勝嗣是爲聲公

得寶玉大弓

寶玉大弓本非人臣所宜有竊之何所用之不過因

孔子用事而小人陰爲沮撓計耳然聖人處之有道
不急誅求則小人亦有悟心復還舊物穀梁以爲得
之堤下理或然也不煩令致刑而宗器得可以見聖
人之功化矣史記謂是歲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
司空爲大司寇蓋桓子於此漸以信用焉得不書曰
蒙戊申也

六月葬鄭獻公

魯鄭方仇懼有變也故速於襄事三月而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杜元凱以爲晉地蓋在今廣平府邯鄲縣本秋

第一六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8　版反內

一地為晉所有而近於衛疆者也左氏載齊侯伐晉夷儀之說則經文所無曰夷儀本衛地在今邢臺縣西北於經未見為晉所取何得屬之晉邪蓋自盟沙以來衛人叛晉晉志不忘討衛而衛與齊合將欲備之此所以有五氏之次然其曰晉車千乘在中牟理或有之但謂齊侯在五氏而衛侯過中牟以往助則妄矣餘見十五年次渠蒢下○陳傅良氏曰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秦哀公卒孫嗣是為惠公

十年辟

春王三月及齊平

及者以此及彼之辭兩相欲也詳見昭七年暨齊平下○及齊平見魯之睦鄰非復如前日之用兵矣孔子用魯其務於講信脩睦者如此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其驗矣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公至自夾谷

夾谷齊地一統志云夾谷山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山陽即齊魯會盟之處是也按左氏祝其實夾谷故後漢志因之亦以東海郡祝其為夾谷地則祝其故城在今淮安府贛榆縣西五里定公何得遠會齊侯於此邪○魯既及齊為平於是定公至夾谷而與齊為會蓋魯之能睦鄰也○左氏載萊人劫魯之事此理所無也蓋孔子相魯其所施為必先有以感格鄰國君臣豈必臨時有待於用武邪劫會未見於前時況兩國講好有孔子為相之日乎世儒欲誇孔子之功故附會其說耳○又按何休氏載晏嬰謝

過之言理或有之但考晏嬰自襄二十五年崔杼弒君時已用事於齊不但閱歷多而其學亦有同時名卿所不及者至是又四十八年則嬰不勝其老矣觀孟子載齊景公為晏子作君臣相悅之樂則似言無不聽者當時稱晏子以其君顯必非偶然然景公自定七年之後結黨稱兵侵伐魯衛類非賢臣輔佐者之所為豈晏嬰時已老不用事而復因孔子以勸齊平魯邪然考左氏以及穀梁家語史記諸書序夾谷事皆盛稱孔子而不及晏嬰惟何休乃一言之疏以為本於晏子春秋則亦未可信其必然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趙鞅復圍衛必欲比離齊黨也而卒不能服徒足以堅齊之從晉衰可知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齊西田也詳見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及成四年城鄆下此田昭二十五年爲齊所取讙汶陽田也詳見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及成二年取汶陽田下此田成八年魯歸于齊龜陰龜山之陰也龜山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北五十里漢爲博縣北一十五里其北爲嬴縣地所謂嬴博之間也汶水自泰安州萊蕪縣西南出焉龜陰之東北爲漢泰山郡牟縣地古根牟國也牟汶出焉牟汶蓋即小汶地志在泰安州新泰縣東北三十里源出龍池西南流百里餘入汶河今泰安州西南四十里有徂徠山汶水流經其北小汶水流經其南而西與汶水合於泰山之南流經魯北以至於讙是爲汶陽田矣魯在汶南龜陰又在小汶之南即二水之所從出自泰山以南徂徠山以東嬴博之間似皆非魯本封內地蓋小國見侵而齊魯之所互爭者也觀其上猶有根牟國在焉其下鑄亡而後以蛇丘名讙焉亦可見矣詩所謂泰山巖

巖魯邦所詹者亦據後人尊以爲望而言耳然則龜陰未歸之前其田嘗爲齊得何以不見於經耶疆埸之民自相據奪爭未決不以國事錄也今魯與齊諧會夾谷所相脩睦故歸三田亦中分其地以息爭而已蓋濟西之田鄆范之界也汶陽之田讙棘之界也龜陰之田嬴博之界也鄆讙博之近魯者則以來歸而范棘嬴之近齊者則爲齊有此歸田之意也大抵齊魯之爭多起於疆埸之事田分而爭息矣又按鄆在魯西讙在魯西北龜陰在魯東北相去頗遠而左氏俱以爲汶陽田非也○凡書歸者皆因請而送歸之辭如齊人歸公孫敖之喪齊人歸我濟西田齊人歸讙及闡是也書來歸者皆不期而至之辭如鄭伯使宛來歸祊齊人來歸子叔姬季子來歸之類是也鄆讙龜陰之田齊人心所欲歸者也故書來左氏載孔子使茲無還刼反汶陽田之語此覇者末流之事也惡得以亂聖人純王之學哉胡康侯以爲自序其績亦非也上文未有言孔某所爲者而何以見其自序績邪凡此類皆據實直書而使人比觀以見義者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也杜元凱曰在東平無鹽縣東南任公輔酈道元皆以爲然或以爲在沂州東非也按無鹽城在今東平州東三十里○侯犯宰郈公山不狃宰費皆倚城以自固而陽虎與之爲黨所恃以亂魯者也孔子用於魯感以誠心而季桓子信之革心改行陽虎既不能安其位矣則郈費之叛自疑不變勢所必致也春秋內叛不書書圍郈則叛可知矣所書二卿帥師圍郈則恃强不服亦可知矣孔子所以處此亦得仲孫何忌之力蓋仲孫氏叔季二家之親信者

也何忌方受學於孔子能以聖人經國尊君之意諭使信從故先以兵助叔孫而處郈繼以兵助季孫而處費中間所以感格侯犯與不狃者亦多術矣此孔子之用也不然叔季二家且不相信安能使叛臣避邑而墮城耶左氏載二子及齊師圍郈之事經文所無不足信也但侯犯以郈奔齊而齊人致郈歸魯理或有之矣○胡康侯曰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强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强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爲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而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景公寵用桓魋諸卿皆有離心君臣之迹睽矣故聞子明譖大心將亂而遂逐之景公不能禮遇大臣信讒猜忌固有罪矣而大心以國卿之重挾詐不忠亦安保其不爲亂哉書其奔罪之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使其徒扶魋奪之夫宋景公嬖寵桓魋與以地馬固爲非正然地以寵弟貴卿當國秉政處危疑之地者也而敢爲扶奪不忌於君則其驕亢已甚見逐不亦宜乎凡書奔者皆有罪而見逐也左氏以爲毋弟辰勸之自奔失春秋書奔之意矣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張洽氏曰安甫齊地家鉉翁氏曰前此齊與鄭衛盟鹹盟沙矣今而三國復爲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

魯受命于晉而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
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諸侯之從而復霸
也

叔孫州仇如齊

高閌氏曰夾谷之會歸我鄆讙龜陰田侯犯以郈奔
齊齊人又致郈故以叔孫如齊謝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暨及義見昭七年暨齊平下○地辰皆景公之弟也
地為卿則稱公子辰巳食祿列於大夫則稱弟例之
常耳仲佗石彄杜氏以為皆國卿也辰與地同惡桓

魋者也地奔而辰危且怒矣故有棄君不事之心左
氏所謂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之言乃為地奔而發
何因而有廷兄之悔乎故辰之奔亦有罪而見逐也
仲佗石彄本無去志但辰以桓魋之逼脅使去國而
佗彄亦與之同忿故併逐之書曰暨以見弟辰所欲
而有強於佗彄也先儒多以仲佗石彄脅辰為說則
不當以辰為首惡矣景公以寵桓魋故失四卿一大
族雖至親亦不恤焉豈知宜兄宜弟以教國人者哉
是為不能推恩矣

十有一年壬寅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辰叛臣也而稱弟者叛時猶未絕之屬籍也若鄭段
齊糾之不稱弟則其君絕之屬籍而以罪討矣○蕭
自宣十二年見滅於楚而其地猶為宋有蓋宋之公
邑也胡康侯以為叛臣所食私邑則誤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於蕭

暨者以此強彼之詞我所欲也及者以此及彼之詞
兩相欲也出奔陳則稱暨入於蕭以叛則稱及可以
見仲佗石彄之叛乃其所欲與地辰強致出奔者情

稍異矣但以事皆辰所主謀故以辰為首惡耳稱自
者因其力也辰佗彄地因陳力而入蕭則從叛可知
陳方附楚曹方奸宋故亂臣往依書自陳自曹而陳
與曹之罪亦著矣宋之諸臣得罪而奔則遂據邑以
叛豈復知有人臣之義哉左氏曰辰佗彄地大心大
為宋患寵向魋故也得其情矣宋景公不能正身脩
德民無則焉馴至哀公末年桓魋憑寵兹尤而不免
於亂矣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涖盟

還叔詣曾孫○此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昔魯親晉而

鄭附齊鄭睦於齊者也魯與齊平而鄭亦平矣既平然後莅盟家鉉翁氏曰自文公之覇魯常事晉中閒雖即楚即齊而不敢顯然與晉絶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焉耳竊謂平齊之後魯不復與鄭國爭此孔子用魯而勸之以盡脩睦之道也豈爲樹黨哉

十有二年癸卯

春薛伯定卒

薛襄公定卒不詳併月而不知詳矣故止書春義見昭三十一年薛伯穀卒下○定卒子比嗣無謚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孫覺氏曰墮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爲城以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叛於是墮毀之今按侯犯既辟邑奔齊則郈可不假仲孫之力而墮矣然州仇必親帥師者恐餘黨有他變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公孟氏彄名必公孟縶之孫故以王父字爲氏杜元凱以彄爲縶子非也○此因曹不從齊而伐之也是時曹伯陽在位方好田弋而公孫彊爲政又非善睦隣者衛必有辭於伐矣家鉉翁氏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彄伐曹者著中國之無盟主也高閌氏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爲國故亟戰如此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公山不狃以費叛者也何以不圍觀不狃初欲召用孔子猶有善意也故從容調護姑不急攻而先以仲孫何忌助叔孫州仇攻郈圍而又圍及郈墮而後何忌乃助季孫斯以兵臨費則不狃聽命費遂不待圍而墮矣此見不狃猶賢於侯犯也左氏溺於邪世之

見而不知聖人處事之機乃謂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則初無先事之備而待於臨時用武豈聖人之所作爲哉夫仲尼所以默運於其間者以有何忌也使叔季二氏而無何忌通焉雖子路亦無可爲而況於申句須樂頎哉餘見十年圍郈下

秋大雩

冬十二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黃齊地說見桓十七年盟黃下○黃之盟齊魯睦也
蓋因孔子用魯政化大行有所感焉然忘而沮之之
意已萌之矣女樂之歸其在此盟之後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公至自圍成
郈費墮而將治定及女樂之沮而孔子行於三日不
朝之後矣季桓子叔孫武叔相比不欲使孟懿子獨
存成城也於是以圍成強公公感焉而躬圍之夫郈
費之墮以其勢強而叛非以其有城也城以保民何

害乎當時三家惟孟氏爲公臣如獻子莊子僖子以
至懿子皆賢大夫也雖以成爲私邑而脩職不闕公
室賴焉成實不叛何以圍爲圍之者叔季二氏之私
也不當圍而圍則孟氏有辭矣此成之所以卒不克
墮歟書以見定公之輕動也○李廉氏曰按史記明
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愆未
必然故胡安氏曰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
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按經文明年無更
敗起廢之事而築固大蒐絶無墮都之意不侔故也
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與聞國政歸女
樂孔子行筆皆爲十二年事也
十有三年甲辰
春齊侯衞侯次于垂葭
杜元凱曰垂葭一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
按鉅野今屬兖州府其西南爲曹地衞[illegible]曹召齊
出兵而與齊次以備之且以逆衞曹也與九年次五
氏義同左氏以爲次于垂葭使師伐晉河南則非矣
餘見十五年次渠蒢下
夏築蛇淵囿
蛇淵囿在汶陽讙田之東界水經註曰濟北有蛇丘

城城下有水魯囿也在今寧陽縣之北詳見成二年
歸汶陽田下○讙田歸而築囿於其地見孔子去魯
而君臣志荒矣李廉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
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已服彊都已墮國家閒
暇可以般樂乎此决非孔子爲政時
大蒐于比蒲
衞公孟彄帥師伐曹
詳見十二年公孟彄伐曹下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趙本封於趙即今平陽府趙城縣也晉陽今太原府

太原縣也本晉始封之地後始爲趙氏所據耳王傑
氏以晉陽爲鞅私邑誤矣○左氏傳曰趙鞅謂邯鄲
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諸歸告其
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
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今
按鞅書叛實叛也左氏但曰鞅奔晉陽而不言其叛
則似爲鞅回護之辭耳蓋鞅本以衛貢之故殺邯鄲
午荀范恐午伐之而遂逐鞅必亦挾君令以行之不
然則於時韓趙魏三家勢方强盛鞅豈荀范所能逐
哉然出也不奔他國而直據晉陽則其挾衆要君之

志亦可見矣由是恃韓魏爲主於內而脅其君以逐
寅吉射矣寅吉射不逐則爲亂不已非叛而何○胡
康侯曰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
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命召陵而蔡叛盟于
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
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於內故奔于晉陽
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
大夫天下莫强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故臧孫伯曰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
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

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
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
謂深切著明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

荀寅吳之子是爲中行文子吉射士鞅之子是爲范
昭子荀氏本封於荀鄭漁仲曰荀邑在絳州正平縣
唐絳州治也士氏本居於范鄭漁仲曰其地在濮州
范縣今按濮州乃衛地范之始封不應在此意士氏
初本居隨地當近晉而范亦即其別名耶蓋荀士二
氏之私邑在此矣朝歌在今淇縣西二十二里本衛

地後服於晉故自朝歌以北皆謂之衛貢但邑非逼
取而自服者春秋恒不書耳則朝歌者公邑也胡康
侯以爲二子所食之私邑則非矣○荀寅士吉射雖
皆凶族然以邯鄲午之故而逐鞅則於理稍直而韓
魏二家鞅之黨也在朝諸臣皆比之而爲請於君以
爲三臣始禍不宜獨逐鞅矣其實鞅據晉陽地險兵
强其勢可畏不得不逐寅吉射以從鞅欲也而寅吉
射亦出朝歌以叛矣朝歌遠晉不能爲亂特欲自保
耳非若晉陽之可以爲國患也而晉之政刑可知矣

晉趙鞅歸于晉

趙鞅之歸韓魏爲之請也荀寅士吉射逐而趙鞅歸可見趙鞅以叛脅君之逐二氏也歸易辭晉於是乎大失政刑矣其後趙籍韓虔魏斯共廢晉靖公分其地而自爲諸侯其勢蓋成於此胡康侯曰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眞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薛弑其君比

稱國以弑例見成十八年晉弑州蒲下胡康侯曰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汪克寬氏曰比弑惠公夷立

十有四年乙巳

春衛公叔戍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公叔氏戍名公叔文子之子也趙亦氏蓋本晉人而仕於衛者胡康侯曰公叔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爲亂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今按南子固爲淫亂而三子不能以義匡君從容開導乃欲謀去其黨是其有挾君爲亂之心者也況戍本以富見惡於衛侯則其不得志也久矣故曰凡書奔者皆罪也餘見二月北宮結奔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　以頓子牂歸

家鉉翁氏曰楚竊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戕諸侯無從楚者而陳之從之不替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盟召陵之會頓子在焉去夷而即華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比而從之滅國是亦夷而已矣

春秋書楚結陳佗人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趙鵬飛氏曰于時諸大夫紛擾三五而奔三五而叛宋華亥向寧華定奔陳復相率而叛邾庶其畀我及黑肱相踵來奔或竊邑以來樂大心一出四子從之其叛也五子爲旅趙鞅一叛而三大夫角立其歸也二子出叛今衛之亂叔戍趙陽岐途而奔繼而北宮結奔魯公孟彄奔鄭吳豈一一得罪於君相拒不勝魚貫而出又風俗之一變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吳子光卒

於越者勾踐也越子允常卒而子勾踐始立是役
檇李公羊作醉李吳地也杜元凱曰吳郡嘉興縣
南醉李城今按嘉興縣屬浙江嘉興府○此勾踐兵
加於吳而以詐戰敗吳師闔廬因傷而卒光即闔廬
也光卒子夫差嗣○按左氏謂吳伐越勾踐禦之則
勾踐必無渡江遠至檇李禦吳之理且使罪人三行
屬劍自剄亦不近於人情奚足盡信哉至謂夫差三
年報越敗越于夫椒棲勾踐於會稽之上則皆有關
於天下之故而經何以畧不少見邪意者勾踐為吳
所敗乃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事而定五年於越入吳

則勾踐卧薪嘗膽之報也然則勾踐即位其當在定
之元年乎而傳皆錯記矣若夫差之報越則徒有其
言而無其實豈得附會於經文之外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至自會

牽衛地杜元凱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按黎陽
在今大名府濬縣西二里○范中行入朝歌以叛衛
之所深幸也而朝歌近在衛西不無陰結之情矣衛
方有內難懼晉討朝歌或將生變故合齊魯以會于
牽蓋察其虛實耳而晉實未嘗有兵至朝歌則三國
亦遂退矣左氏謂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救范中行
氏則經文未嘗書圍事最安可遽謂三國為是而會
哉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曹地註見僖八年盟洮下○家鉉翁氏曰自齊景
圖霸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始及
齊為此會蓋始從於齊也○左氏以為范氏故非也
李廉氏曰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者齊不能
靖宋難也蓋時宋衛方多事而宋辰之患為尤宋豈
能舍其國而謀救范氏哉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石氏尚名王朝上士例書名故公羊子曰石尚者天
子之士也脤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胡寧氏曰祭肉
曰脤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
不助祭而歸脤非禮也○按自宣十年王季子來聘
至此百有三年矣而周使未嘗至魯則以成襄昭定
之間王臣出與會盟而私利焉故也然於天子之常
貢有缺諸卿亦能自庇之自劉卷既卒而卿士亦無
權焉故復使石尚假歸脤以徵常貢於諸侯夫賜諸
侯至於用脤則他亦無可為禮而命益輕矣詳見成
八年召伯錫命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衛靈公夫人南子之子也其稱世子立嫡之恒詞也嫡子已立而可輕出乎此靈公之罪也棄父出奔蒯聵預有與焉蓋南子淫亂蒯聵所羞不能爲親隱惡以道諭心而憤激過中施爲無序迹亦不能無涉於亂矣不惟南子惡之雖靈公亦有所不安也當時群小畏誅豈無媒孽者乎故南子譖其將殺己而靈公信之矣此蒯聵所自取之禍而非有殺母之心也然靈公所以信南子者亦由溺於寵愛之私不疑其有淫行也傳謂其爲南子召宋朝則又過矣張洽

氏曰臨江劉氏曰左傳序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毋爲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及蒯聵出乃奔宋使真有其事者宋南子家也蒯聵肎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辜也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弑其毋不能爲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之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録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高閌氏曰此年志公孟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疑其爲蒯聵之黨而逐之猶書大夫之奔著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凡諸侯之弟以罪見討如鄭段齊糾皆不稱弟絶之於族屬也辰雖以叛而窮迫出奔實未嘗明正其罪

而討之故卒繫之宋公之弟而恩義之兩失且見矣○自蕭者因其力也所以罪蕭也

大蒐于比蒲

比蒲魯地近邾故邾子來會公地多沛澤故於此三蒐焉蒐不書公者雖權在三家尚以國事舉也若觀魚于棠狩郎書公者則公自爲游觀耳○蒐之爲義左氏以爲春事公穀以爲秋事故釋左氏者則曰擇取不孕釋公穀者則曰蒐索取肥今以春秋考之凡書蒐者五或以秋或以夏或以春則四時皆可通行非有舍孕取肥之義者矣蓋蒐者蒐索害物之獸非

時事之常行也唯獸害物則隨地以蒐其事但主於去害非欲舉國以從獸也今曰大蒐則大合車徒盡物蒐取是爲示侈而淫獵矣何休氏不明此義乃謂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則四時因田講武之常法以爲未備而大習之事猶待他年也今數昭定時大蒐年次皆不合五年之數亦不得以此爲常期矣況蒐田事也閱武事也義各有所係矣又烏得混而爲一哉

邾子來會公

此邾隱公也比蒲近邾畏魯故來會耳張洽氏曰蒐

而邾子來會公則公親蒐矣

城莒父及霄

杜元凱曰此年無冬史闕文莒父霄陸淳氏以爲皆魯地然不知其何故二城相及也

十有五年丙午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汪克寬氏曰邾子以去年來會爲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亦甚矣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　以胡子豹歸

楚之滅胡與滅頓同家鉉翁氏曰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蓋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呑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正月牛死改卜牛而不即郊見初卜之不從矣五月郊始再卜也不言用卜未逾三未爲失禮之甚也然怠緩逾時非敬天嚴祀之實矣餘見成七年免牛及十七年用郊下

壬申公薨于高寢

何休氏曰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此說陳祥道氏以爲妄稽意何氏之說固多牽强但諸侯則實三寢路寢正寢也小寢燕寢也在路寢之後而高寢又在小寢之後亦燕寢也以其下有臺基而制頗高故謂之高寢高寢之後則爲後宮矣後宮之中夫人之所居也謂之中宮左爲東宮世子居之右爲西宮妾媵居之諸侯寢內之制似當如此陳氏乃以諸侯三寢正寢在中而東宮西宮爲小寢在後遂謂定公薨高寢爲變亂禮法[illegible]

其後則僖公之薨于小寢何以不言東宮西宮乎此其說亦不足據也此與僖二十年西宮災當互考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達虎之孫也○鄭乘晉楚之衰即有許斯之虜盟鹹以來雖從齊黨而安甫一會之外恒不預焉蓋已侈然有争雄之志矣故罕達乘宋亂而伐之不然則宋方與齊會洮罕達豈宜畧不相顧乎至哀二年遂敢與晉戰鐵矣杜元凱以為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王裕氏以為納宋叛人蓋仍哀十二年左氏說耳然於經未有據也李廉氏曰自罕達伐宋之後

有哀七年皇瑗之侵九年雍丘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卒至十三年罕達取宋於嵒之師而後已焉二國之搆怨如此正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之事相類許翰氏曰宋大國也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為也無譏維人豈不信哉

齊侯衛侯次于蕖蒢

蕖蒢地闕○齊侯次五氏垂葭蕖蒢皆以備晉也而蕖蒢之次則恐晉為范中行故出師亦以為備也齊景公本無遠圖亦無勇志於晉之侵衛圍衛則不能救而每為出兵遠次他境無故勞民甚矣左氏以次蕖蒢為謀救宋亦非也景公蓋無意於宋者而肯為之出兵哉

邾子來奔喪

奔喪急辭也與弔不同胡寧氏曰諸侯為天王服斬衰崩則奔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姻告終易代弔賻贈襚固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禮也直書于策失自明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者哀公之母定公妾也妾母自成風敬嬴以後

薨以夫人之禮而姒氏何以畧之蓋僖宣諸公推尊其母在嫡母已薨之後故其禮皆用夫人也哀公嫡在尚未推尊則姒氏猶仍妾禮耳然吳孟子亦昭公之妾其卒也從其恒稱而單舉姓氏則姒亦當稱某姒矣今曰姒氏文誤也然則定公尚有嫡夫人也其娶其薨何以不見於經娶在未即位之前薨在春秋絕筆之後也推尊詳見文四年夫人風氏薨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黄震氏曰使大夫會葬禮也諸侯親會之非禮也是

以事天子之禮事鄰國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詳見宣八年葬敬嬴下

辛巳葬定姒

按是年八月庚辰朔則九月不得有辛巳杜元凱長歷云辛巳十月三日也則上當闕十月二字矣○姒氏妾也宜與吳孟子同然孟子之卒不書葬姒氏何以葬乎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是也姒氏未見有別立宮者蓋以別宮爲常矣以仲子之後所稱之

例推之則姒當繫字如孟仲之類是也而定則謚矣亦文誤也趙汸氏謂定姒從夫謚哀公覩嫡母也則其說非矣安有嫡母而不用夫人禮者哉且是時定公嫡夫人尚在姒氏妾也自無從夫謚之理不察一字之誤而遂附會其言祇見其亂經耳○王葆氏曰襄四年葬定姒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葬定姒哀公之母也自襄至哀涉世未久不應皆謚曰定其必有誤今按襄母定姒即哀母定姒之妾祖姑也告祔之所必配同舉一謚此何禮乎○定公之喪五月始葬姒氏之喪三月即葬其亦禮所謂葬先輕而後重之意歟

冬城漆

杜元凱曰漆邾庶其邑張洽氏曰城漆謀伐邾也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四　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五

起丁未哀公元年

盡乙卯哀公九年

會稽季本考義

哀公

定公子名蔣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春秋絕筆謚曰哀〇定姒薨在定公十五年夫人不見於經要在先君之世薨在春秋之後也則公即位時年已長矣舊說以爲公四歲即位則至七年伐邾時方十歲耳何以即能親將耶

元年丁未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自僖二十年楚人伐後至此始見陳許頓胡本皆從楚之國而蔡昭公致之從晉以會召陵且侵楚者也既而陳懷許斯以晉不足恃尋復改圖然從楚者惟此二國及隨耳而其叛者尚多楚方患吳不暇致討及吳爲楚困而楚方乘間滅頓滅胡勢復張大況栢舉之敗實蔡所爲豈非楚所左欲甘心者乎故又合三國以圍蔡左氏以爲報栢舉是也當時不出降則楚師不退男女以辨理或有之其使蔡疆于江汝之間者蓋欲與之閒田而盡得其地也但蔡本向吳雖一時服從權以紓禍耳豈心服哉觀其請遷於吳則倚吳以抗楚之志亦可見矣〇家鉉翁氏曰入郢者吳也楚不能報之於強吳而乘中國無霸摟二三小國以釋憾於蔡謂之復讐而讐卒不能復也前年滅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於蠶食小國以爲利春秋奚取哉李廉氏曰楚蔡之交兵止於此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義與定十五年五月郊同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衛五氏垂葭蘧蒢之次本爲懼晉出師之故及晉師不出而遂伐之霸統亡矣許翰氏曰晉爲盟主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何忌當孔子用魯時觀其盡力於公室多合禮義及孔子去魯此年遂伐邾六年復伐強家擅兵貪利不能以禮義自克其習非一日矣何忌亦卒無改於其

德昔之學於仲尼者何如哉詳見明年伐邾取田盟
句繹下

二年帗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
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句繹

漷註見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下漷東沂西田在
繹山東南蓋邾城在繹山之陽即今鄒縣也句繹繹
山之曲也杜元凱曰邾地○定公之喪邾子來奔喪
何忌何爲而伐之哉蓋三家之中季氏最強叔孫附

之邾子所事者二家仲孫氏必有所不悅故何忌因
哀公即位邾子不賀執此辭以伐之也夫邾豈誠能
善事二家者不得已耳而二家貪利之私不能不因
何忌之舉而動故三卿同伐也其所取漷東沂西田
則三家所議共分者也然漷東沂西之田近於季氏
之費邑而叔孫之郈在魯西鄙仲孫之成在魯北鄙
去邾田爲遠懼季孫之强而專其田也故叔仲二家
獨與邾子盟於句繹而季孫不與焉其盟邾子亦如
後世之立券約耳先儒以爲各盟所得而季孫獨無
非也蓋中軍之舍本即三軍之一季氏未嘗得二而

其互相應援乃權臣聲勢相倚之常必不以爲異恩
至於久而不忘懷報也況近費之田季孫所利豈有
專國強臣肯讓二家而不取乎故邾田之分三家之
所同利也沂西言及者蓋魯先取於邾田自漷水則
漷東之田最所切近本其所欲得也而因以及沂西
耳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衛靈公元卒孫輒拒父蒯聵以立是爲孝公或曰出
公○衛靈公無道之君也主威不立而盜得以殺其
兄家政不脩而妻得以逐其子事無名而每興遠役

行無信而屢召敵兵觀孔子因其問陳而明日遂行
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矣然而不至於喪者以有仲叔
圉治賓客祝佗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三子皆非純
臣徒以其才足任使令而可具臣數故倚之以茍自
逸然有一蘧伯玉而不能用豈眞能任賢者哉其不
亡者幸矣

滕子來朝

定公之喪滕子來會葬今哀公新立滕子又來朝國
勢衰微求庇於魯也然諸侯之來朝者止此則見魯
自此亦不足恃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蒯聵本奔宋而趙鞅納之者必因靈公卒而至晉求納矣衛人已立輒故蒯聵不得入而但居于戚耳蒯聵稱世子則是未嘗見絶於先君也先君未之絶爲得而不有國哉蓋當時南子之黨多預逐蒯聵之謀而諸大臣不能諫止靈公者亦必爲蒯聵之所怨不惟群小有所不安雖輒爲之子孔文子爲之卿亦必奪於衆議不免於危疑矣蒯聵之所以見拒其以此歟而人倫之不正甚矣孫明復曰其言于戚者爲輒所拒不得入於衛也按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

宋今靈公既死輒又已立猶稱曩日之世子蒯聵當嗣惡輒貪國叛父逆亂人理以滅天性孔子正其名而書之也書之所以爲君臣父子之大經也不然貪國叛父之人接踵于世矣高閌氏曰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輒使輒知已之得立者以父爲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息矣奈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邪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丘名杜元凱曰在戚城南○按左氏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鐵如此則是鄭人爲齊致粟於范氏也然鄭雖與齊合黨盟鹹然安甫一會之後鄭亦不與齊通觀鄭罕達伐宋而齊不知宋皇瑗侵鄭而齊不救則可見矣且齊苟有粟欲輸范氏何不遣兵逕致朝歌主衛以爲防護而乃使鄭越疆代送邪蓋鄭本叛晉幸其有范中行之亂或將以兵助二逆而趙鞅者范中行之仇也聞有鄭師則邀擊而敗之耳鄭不量力而欲與霸國爭雄且以黨叛名其敗宜矣李廉氏曰春秋合齊秦楚外無能與晉戰者蓋無能與晉敵也今以蕞爾之鄭

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不武矣書以夷晉於列國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始祖蔡仲故封在今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昭侯蓋自故封而遷州來也鄭漁仲以爲平侯徙居新蔡則於經無據觀平侯之歸但曰蔡侯廬歸于蔡則復其故封也而州來之遷非自新蔡審矣○州來本楚屬國而爲吳所滅則吳邑也蔡欲恃吳以抗楚故遷州來則遷州來蔡之本意也左氏以爲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則當書吳人襲蔡蔡亦不當以自遷

爲文矣然先王封國當效死弗去棄而從吳宜諫國
之善哉公子駟讒公主於不遂未爲失策也乃以其
志在從楚而寘之死故下去其大夫
三年配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石氏曼姑名石惡之子也趙汸氏曰戚衛邑也齊大
夫主兵以圍衛邑而不繫之衛何也脩春秋之特筆
也將衛世子蒯聵在戚輒據國以拒父而齊卿亦爲
出師助衛人圍之則是齊人助子圍父也昔者楚取
宋彭城以君宋之叛臣晉爲宋合諸侯之師以圍之

其圍也雖有宋人猶必繫彭城於宋此以齊卿主兵
乃獨不繫戚於衛者以蒯聵在戚而輒不當有國父
不可圍齊人不當黨逆故也是故蒯聵出入皆稱世
子雖魯史舊文夫子實因之以正名而於圍戚特不
繫衛以異之也學者比而觀之則筆削之情可見矣
高閌氏曰齊與晉爲仇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
所以助輒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僖二公不當及及者有別之辭也范甯氏曰遠祖

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趙鵬飛氏曰諸侯二昭
二穆與太祖凡五廟則桓僖祧久矣而不祧三家之
意也季仲叔皆桓公之子而季友實相僖公叔仲之
後皆僖公立之故三家尊桓而德僖宜毀而不毀而
天譴以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桓僖二宮之災
公羊以爲復立非也蓋桓僖之宮宜毀者也若果復
立則當如雉門兩觀之書新作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陽漢避景帝諱改爲開陽汪克寬氏曰沂州臨沂
縣有故開陽城臨沂即今沂州也按水經開陽在枋

之東南沂水流逕其東故鄅國也昭十八年邾人襲
鄅鄅子從帑于邾然則啓陽者鄅之別名如號之爲
下陽荆之爲楚然非邑也若邑則當繫之國矣其地
在邾之東鄅今沂州南也然枋之西北爲費則近於
費而季氏之所欲也是時魯方討邾既取漷東沂西
之田則邾人不得不以啓陽讓魯矣故城之然猶懼
其有變也故二卿帥師並出而以兵威脅焉季氏以
叔孫附己故與同城而啓陽之地則實季孫得之矣
○地理詳見襄七年城費下
宋樂髡帥師伐曹

樂氏髡名樂喜之裔也〇自曹伯陽即位公孫彊爲政已有奸宋之心矣故定十一年遂奔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有亂故且從衛盟洮而未暇致討今閒孫景公之耄而息無畏於衛而偷曹之怨樂髡之師宋景志也曹陽背晉故晉不救自是覆於奔命身爲虜因尚誰對哉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氏魯之權臣不可一日無主桓子卒則肥長自宜嗣立而南孺子之子尚未生何必待其生而殺之乎左氏之言殊可疑也然肥自此久不預政必其時年亦甚少豈遽能爲逆謀哉肥即康子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人者衆亂之辭也衆亂可以言殺言執而不可以言放蓋放次五刑惟君所用若君爲國人所脅而放之則獵必素取怨於國人者也而杜元凱以獵爲公子駟之黨則亦以請遷于吳爲非者也而遷非國人所欲豈肯爲是放獵哉竊謂獵既駟黨不附遷議則與蔡昭侯相忤者也故以國法放之于吳所以媚吳也其曰人者衍字耳昭侯輕戮股肱則群臣之所共怨也抑有爲之防奸衛亂者耶其爲盜所殺宜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秦哀公卒孫嗣是爲惠公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季氏雖與叔孫同城啓陽而實專有其地叔孫必所不悅而季氏費邑在魯東鄙必於制邾必後以其所分叔仲二家鄰東沂西之田并收焉邾人但知從强者之令耗之所入惟於季氏不復知有二家矣故州仇何忌乘季孫之新立復其圍邾責其背句繹之盟也邾已服魯本無大過特以何忌之私忿伐其國取其田而兵爭不已豈懷柔小國之道哉何忌親受業於孔子之門而所爲如此又烏責於季叔二孫哉

四年庚戌

春王二月庚戌盗殺蔡侯申

殺公穀作弑是也盜者刺客之稱不知其名故曰盜弑蓋昭公殘虐大臣衆所惡也故仇家陰使人刺殺之耳或以爲楚使人殺則當如邾人殺鄫子之例而書戕矣今不曰戕豈非蔡人所自弑哉左氏謂蔡昭公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文之鍇後至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如此則公孫翩卿也於法應書而鍇之殺翩事關討賊豈得盡沒其

實乎皆不足信也蔡昭侯申弒于朔嗣是為成公○
高閌氏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為文公此蔡侯申
於文公為曾孫周人以諱事神豈有曾孫與曾祖同
名者乎必有一誤或曰此申字當作由

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昭公之弒雖不知主名而公孫辰為正卿必蹤跡
可疑者也故因成公欲討而奔吳以自說焉陳傅良
氏曰昔公甥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
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
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宋景公以小邾子事曾而執之也許翰氏曰天下無
霸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季廉
氏曰伐曹執邾之役蓋亦景公圖霸無成而宋亦有
志於爭權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蔡成公討弒父之賊而以公孫姓公孫霍為同謀也
然姓霍皆國卿罪狀未明而殺之豈足以服人心哉
故不去其大夫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氏稱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而經不書以楚非實
圍而赤非實奔也意必楚將攻蠻氏赤以其國素服
于晉故潛往謀之以請庇焉由是楚人責晉晉懼而
使人執赤以歸楚耳則赤之奔與凡見逐而奔者不
同故從僖二十五年頓子逆楚之例而不書奔戎蠻
近楚之國而楚不易服者也故昭十六年必誘其君
而始能殺然終不叛晉今為楚所陵而自拔投晉苟
一助之豈不可以併力逆楚之鋒哉而反助楚為虐
人誰賴之故書歸于楚為楚執之之辭也與成十五

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者例同是晉聽楚命若京師
然其不競甚矣蠻子書名以罪服也例見桓十五年
鄭伯突奔蔡下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孔穎達氏曰殷有天下作都于亳亳社殷社也武王
伐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立之以戒亡國其社有
屋故火得焚之穀梁曰亡國之社以為廟屏不得達
上說者以為立亳社於廟門之外以為屏蔽使人君
視之而知戒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

楊士勛氏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彼謂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周禮又云决陰事于亳社明不與正同處一在西一在東左氏曰間于兩社爲公室輔是也今按魯外朝在庫門之内朝廷執政所在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在宗廟之前久矣社之爲室禮必有宜云不受天陽恐亦近於臆說耳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滕頃公結卒子虞毋嗣是爲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滕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辛亥

春城毗

孫明復曰毗魯邑

夏齊侯伐宋

宋景伐曹執小邾欲圖霸也齊景伐宋欲抑宋以爭霸權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本與齊爲黨雖趙鞅以師納蒯聵而衛亦拒之不使歸國至是齊景老及死期將至鞅知其不復能庇衛故舉伐衛之兵然亦終無以得衛之從也不能明大義以正天下徒爭何益哉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齊景公杵臼卒子荼嗣是爲安孺子左氏傳曰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群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張洽氏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弗憂無君卒致死肉未寒

子弒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弒簡公而移其社稷眞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爲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歟○今按齊景公亦賢君也當其始立即用晏嬰故初年政治每多可觀即其欲觀轉附朝舞放於瑯琊以比先王之觀而戒國舍郊補民不足因悅晏子之言而命太師作樂此非有先王之志者邪自以德不能令受命強吳至於涕出而妻之以女雖未能大有所爲庶幾畏天保國矣問國君之富則數馬以對而至有千駟之多亦豈庸君所能及哉當時稱

晏子以其君顯蓋有由矣至其晚年與兵結怨大異往時意晏子必已老不在位自會夾谷之後亦遂謝世邪不然則於所聞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亦宜常有警矣乃以繼嗣不定而卒啓陳氏弑君簒國之禍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然則景公之善惡係於晏子之存亡者也難以言自立矣

冬叔還如齊

高閌氏曰使卿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按長曆是年閏十月嗣君荼以非次得立故速葬劉

原父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

六年壬子

春城邾瑕

凡城内邑則目邑如城郚城中丘之類國服則目國與内邑同如城向城諸及鄆之類是也瑕邾邑也故繫之邾按後漢志任城縣北有邾瑕城今考亢父在濟寧州南六十里當近泗水其東則漆閭丘之地也邾瑕謂之瑕必與負瑕連界而得名負瑕即瑕丘蓋在今兖州府磁陽縣東南界上而邾瑕在其南豈漢時割入亢父邪互見莊二年慶父伐於餘丘下注克寬氏曰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高閌氏曰瑕邾邑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邾也愚謂如此類者皆齊人築薛之計也杜元凱以爲備晉失之遠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薛季宣氏曰昭十二年楚人伐徐之歲楚虔方熾而晉伐鮮虞十五年楚寇少安不能輯睦中夏而荀吳伐之定四年召陵罷會楚有可乘之機而士鞅及衛孔圉伐鮮虞五年吳方入郢士鞅又伐鮮虞於是盡失諸侯又有趙鞅之伐則晉霸業之衰皆由陪臣

封殖貪伐鮮虞故也趙鵬飛氏曰晉之伐鮮虞者五未見鮮虞之病晉也鮮虞逼於晉晉利其土地耳然五伐而卒不得則鮮虞亦非弱國也

吳伐陳

高閌氏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之伐陳修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國夏即惠子高張即昭子皆齊景公所使立荼者立荼之謀不自陳乞則二子乃乞之所欲傾也特無隙可乘耳然二子豈荼之所欲出哉或者恃功專恣而

乞得以間之既爲嗣君所黜則遂相率棄君而奔耳
高國奔則乞必自疑將別立君以希寵而荼位危矣
高國不有負於託孤寄命者哉故曰凡書奔者皆罪
也張洽氏曰高國爲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力
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不忠也

叔還、吳于柤

柤註見襄十年會吳于柤下○吳伐陳還至柤魯懼
兵之及我也故使叔還往會之許翰氏曰以魯政之
不修務與吳親君子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王軫卒子章嗣是爲惠王

齊陽生入於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齊景公庶子荼之庶兄也陳氏乞名齊卿陳文
子之曾孫也○按公羊傳曰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
如何對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
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
將不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
正者吾不立子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
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示
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遂巡北面再
拜而君之爾如此則荼由陳乞以立者而况幼冲易
制乞何爲弒幼君而反立長乎此不知奸邪之本心
者也蓋景公本屬荼於高國而乞不與焉於是交亂
其間耳左氏之說大槩得之但謂陽生夜至于齊國
人知之則其歸爲甚易與經文書入之義不合矣竊
謂陽生之入本由陳氏密謀而入國之時則固爲國
人所拒而乞變作則亦安能沮陽生之入哉左氏
又載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及朱毛往復之言似亦迂
緩矣朱毛雖操刃必乞所使也故以乞主弒何必費
辭說邪荼弒陽生立是爲悼公孫覺氏曰陽生入齊

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
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爲之加陽生以
弒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
弒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前三年何忌已與州仇並將圍邾意邾田之利仲孫
氏所擭不及二家而邾方恃齊事魯多闕故何忌以
爲名而伐之何忌學於仲尼而所以務引其君者如
此豈不有負於孔門之教哉

宋向巢帥師伐曹

巢向戌之曾孫也○高閌氏曰樂髡伐之猶未服且
爲入曹起也
七年癸丑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皇氏瑗名戴公子皇父之後○黄震氏曰鄭罕達侵
宋七年宋知齊不救爲厚於鄭也故不敢報今齊景
既沒宋恣意[illegible][illegible]故既伐曹而又侵鄭報罕達之師
且求諸侯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氏曼多名魏絳之曾孫杜元凱曰五年晉伐衛至

今未服
夏公會吳于鄫
鄫即舊鄫國近邾吳夫差至此必畧地也故公親往
會之然邾亦吳之與也會吳甫罷而即伐之此邾人
之所以奔告于吳而魯遂被伐矣書以見魯無睦鄰
之誠也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　以邾子益來
無故虐小非仁者之所爲也然邾雖微弱而附於吳
魯之爲此亦取禍之道也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駟氏弘名公孫夏之曾孫稱人以圍例見僖六年楚
人圍許下○高閌氏曰曹伯好宋是以致討然宋之
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鄭與曹睦所以救曹
非志於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
八年甲寅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　以曹伯陽歸
宋人圍曹以鄭救不得志故景公親入其國而以其
君歸暴虐甚矣左氏以爲遂滅曹執曹伯以歸殺之

則經當舉重而書滅書殺矣何以不著其實乎
吳伐我
按左氏吳爲邾故伐我盟城下而還今按城下之盟
不知其有無然必魯服而後吳始退師也夫恥盟城
下之說蓋胡康侯因華元國佐之言而立義也竊謂
此亦當以理之曲直爲主如曲果在我則當服罪所
謂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者若桀以爲恥辱而必求一
勝則非悔己知過之義矣吳之來伐曲在我也魯人
安可不自反乎○伐我不言四鄙例見十一年齊國
書伐我下

夏齊人取讙及闡

讙詳見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及定十年齊人來歸讙田下闡詳見桓六年公會杞侯于郕及成二年取汶陽田下讙在汶北非魯本封闡在汶南則魯封內地也及者有別之辭所以別聯理也例見昭五年莒牟夷及防茲下○左氏謂邾子益齊甥也今未有以見其必然者蓋益果齊甥則宜專事齊矣乃不求近援而遠告于吳及吳得魯平不復為邾致力然後邾復求齊而為之取讙及闡齊欲得邾之從己耳豈真念甥舅之情哉

歸邾子益于邾

觀十年公會吳伐齊則邾子益之歸為欲得讙闡也豈其有悔過之誠心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杞僖公過卒子維嗣是為閔公

齊人歸讙及闡

齊之助邾本欲其從以邾為吳與故藉吳勢以脅魯耳魯既歸益則齊又懼吳之黨魯矣此所以雖取讙闡而不敢有歟汪克寬氏曰歸讙闡非感於義而心悅誠服故不言來歸

九年乙卯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而葬必有故也今不可考矣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丘杞地界於宋鄭之間者左氏以為圍宋雍丘誤矣詳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趙伯循曰取悉俘之也許翰氏曰鄭以不義深入敵境此固喪師之道也李廉氏曰自定十五年以來宋鄭結怨久矣故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力取嵒之師蓋不勝忿怨以至於此也此當與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

同看

夏楚人伐陳

汪克寬氏曰陳之為國屢滅於楚而僅存者也今而從吳亦以楚之屢伐而求以自託焉耳楚不思所以自反而憤陳之背己攻之荐數而不已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陳之困於楚終春秋之世雖其力弗克自振而楚之暴橫不道其罪蓋不可勝誅矣

秋宋公伐鄭

汪克寬氏曰鄭雖不義宋襲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憯
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
向巢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
皆其自取之也

冬十月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五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六

起丙辰哀公十年

盡庚申哀公十四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年丙辰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子益嘗爲吳囚何爲又來奔邪蓋邾又見迫於齊
也齊爲邾故與魯爲仇今邾益歸而讒闔復則齊又
責報於邾而邾之強臣歸罪其君無所容身矣故來
奔所以避也中國無霸而小國困於強暴將何恃以
爲安乎邾子來奔不知所終齊怨方新必無遂奔齊
之理左氏蓋失實矣

公會吳伐齊

公伐齊爲邾子益之來奔也邾方附吳而魯怨既釋
故公爲之會吳以報齊也不能講信修睦以安靖四
鄰而結黨相攻兵革何時息乎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齊陽生卒書日訃於軍也齊之訃亦以國喪告而罷
魯吳之師也公方在師親知其期故得書其日○左
氏謂齊人弒悼公而經以卒書胡康侯乃設爲中國

禮義之君而爲之諱之義惟左氏而曲爲之求說也
苟謂魯退所闕於義滋諱則於齊自宜以不日見之
而卒以戊戌不殺一詞諱以何者起問而見事情邪
欲文其誣而遂没其齎貨殺人以性命而立言必不迂
晦如此故陽生貪卒非弒也而哀公結强夷以偪鄰
國罪自見矣○齊悼公陽生卒子壬嗣是爲簡公
夏宋人伐鄭
許翰氏曰既取其師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高閌氏曰齊帥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加兵

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侵異乎士匄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高閌氏曰齊魯接境而公會吳狄伐之既聞其喪則
遂班師可也所以久而不歸者公之進退制在吳故
也
葬齊悼公
陽生卒三月而即葬國亂懼有變也魯人往送故書
葬見怨不廢禮也高閌氏曰公雖不廢喪紀往會其
葬不足以贖過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彄以定十四年奔鄭今又託齊歸衛矣李廉氏曰彄
蒯聵之黨今歸於衛必從輒而棄蒯聵故十五年春
蒯聵入國彄復奔齊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薛伯夷卒不日不訃喪也後嗣無考矣義見昭三十
六年薛伯穀卒下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公子結字子期史記以爲楚昭王次弟是也吳自柏
舉之後恒以號舉雖救陳之師猶不在所進蓋其意

主於怨楚而非爲衈陳其道猶不離於夷也○趙汸
氏曰楚比歲伐陳爭陳於吳也故吳救陳吳非能以
存中國爲義者利陳之私於我而已
十有一年 丁巳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此報去年春會吳伐齊之役也魯之會吳伐齊起於
邾子來奔則齊宜以邾爲討顧邾方事吳魯必助之
且以勝邾不武故尋兵於魯其專務兵爭不義甚矣
卒至見獲於艾陵其自取哉左氏於此載冉求帥師
及齊師戰於郊與孟之反後入爲殿之事雖論語亦

紀反袋爲之言然毋求之戰不書則實未嘗戰也意
者反嘗追齊不利而奔潰師則亦非戰敗之比矣○
蘇轍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者加於國都也汪
克寬氏曰魯爲他國所伐伐必曰某鄙經書伐我則
齊師逼迫於魯之國都與他伐異矣今按定公以前
凡伐我皆言四鄙凡疆場猶有鄰備外兵不易至
於國都也自陪臣執命法弛氏玩而四境之備不嚴
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陳轅頗濤塗四世孫凡列國卿大夫之奔必有關於

一國之故而後書轅頗之奔在楚伐陳吳救陳之後
其必志在向楚爲楚所惡而見逐也若賦公田以爲
大器則當時權臣之常事國人豈遽至於逐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於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伐書公會吳而戰不書公公不與戰也若戰而公與
焉則書曰齊國書帥師及戰于艾陵自足以蒙上伐
齊之文而見矣何難於措辭哉高閌氏曰戰不書公
者沒公乃所以深貶公也且書及吳我師戰於艾陵
不可也書及公吳戰于艾陵不可也先言公會吳伐

齊繼書及吳戰則公與戰可知矣其說非也趙鵬飛
氏曰魯再會吳伐齊招虎以戰中國爲罪大矣然公
與會不與戰吳強魯弱也○艾陵齊地蓋在廬州之
北國書獲時未必已死例見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
下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滕隱公虞母卒其後不可考矣
冬十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即太叔疾乃世叔儀之孫而申之子也其奔

必有關於一國之故或得罪而與群臣有不協焉則
逐棄君而逃耳書奔則有罪可知矣高閌氏曰春秋
書內外大夫奔者凡六十蓋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
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
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此說得之但
未明書奔之義耳蓋凡書奔者皆罪也○左氏載孔
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
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
使疾弟遺室孔姞是以疾爲文子所逐也文子嘗以
敏而好學不耻下問爲孔子所稱不宜瀆倫敗禮如

此觀安適宋即臣向魋則必悖逆之臣而不可以奉
妻遂出之罪誣加文子也
十有二年䄵
春用田賦
賦斂取之名夫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
主而出兵賦之出軍取於夫家而田因井授則固未
家之所以均力也魯自宣公稅畝助法不行而每丘
循據井田出甲至是二循不足故兵賦之外復用田
以賦增濟軍需後遂變為周禮之九賦名為口賦而
軍賦口賦分二事矣汪克寬氏曰兵賦之法因田通

出今別及家財各為一賦則計田而斂取民財以充
軍國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爾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子宋姓也昭公娶吳女嫌於同姓故諱姬稱子
云單舉姓氏妾之恒稱也先儒皆以為昭公夫人竊
意不然按論語載陳司敗之言曰君娶於吳為同姓
謂之吳孟子未嘗明言其為夫人也惟坊記有云魯
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則遂真以為
夫人然求之書夫人例不合也坊記本出漢儒不足
據也孟子無子故不書葬則必不成喪者也何以書
卒乎畏吳故耳以畏吳強之故而不顧娶同姓之非
禮書其卒而不當成喪之義見矣然則昭公尚有嫡
夫人也其娶其薨何以不見於經娶在未即位之前
薨在春秋絕筆之後也襄公薨時左氏謂昭公年十
九矣信乎娶已在前而自是數至獲麟之歲實計六
十二年而昭之嫡夫人豈無未薨之理乎
公會吳于橐皋
杜元凱曰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張洽氏曰吳地
是也今按逡遒城在廬州府城東北七十里廢巢縣
南三十里○吳既敗齊魯以為德將為之合諸侯以

親之故公親至橐皋而與之為會非吳請尋盟也秋
會衛宋于鄖意正為此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杜元凱曰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按
海陵縣揚州府泰州也時為吳地○此魯致衛宋以
從吳也齊景公末年宋衛既皆背齊而魯亦與齊為
仇矣故魯為吳合宋衛所以為擯齊計耳左氏載子
木子貢之言皆虛誇之說也衛人必不敢殺吳行人
與辭吳盟而况會止三國豈得云會吳邪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之伐鄭本爲爭强非因納叛也左氏載向巢圍嵒
罕達救嵒之事經皆不書豈足信哉趙鵬飛氏曰宋
鄭之怨於是十三歲矣雖其兵端起於鄭罕達然六
年之間宋四伐鄭明年鄭罕達遂取宋師于嵒逞兵
不戢亦可戒哉

冬十有二月螽

黃震氏曰蝗螽在地冬雪乃深入今冬燠而有螽將
蔓延爲來歲之災矣

十有三年杞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孫明復曰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
如此家鉉翁氏曰春秋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以多
殺爲功也

夏許男成卒

許元公成卒後無可考矣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漢志臣瓚曰國語吳子會諸侯于黃池掘溝于商魯
之間今陳外黃有黃溝杜元凱曰陳留封丘縣內有
黃亭起濮水按封丘今屬開封府黃池在縣南一十
里蓋鄭衛間地○黃池之會魯欲媚吳與晉
並霸故夫差喜其得諸侯而樂於先晉也經序晉於
吳上本紀其實非謂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左氏國
語皆載吳晉爭長之說左氏則曰先晉國語則曰先
吳此豈當時爲會之實事哉當未會之前魯大夫往
請之日必有以感動二霸之心者故晉遂不辭而會
吳吳亦不爭而讓晉此雖忘夷夏之分而亦足以交
彼此之歡果能因是而兵革弭焉則猶衰世之幸而
魯不失爲畏天保國之常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杜元凱以爲申即子西昭王兄則昭王之母非嫡平

王不當舍長而立幼以爲太子史記以公子申別爲
一人而謂爲昭王弟得之矣餘互見昭二十六年楚
子居卒下高閌氏曰楚畏吳之强無如之何故乘吳
之出會而伐陳也

於越入吳

此因吳出會黃池乘其無備而伐之也與成七年吳
伐州來意同○胡康侯曰吳自栢舉以來憑陵中國
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强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
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遂有輕楚

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矜之志既勝齊師後與晉人
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春秋初書
於越入吳在栢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黄池之後
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絶而見深切著明之
義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此與七年曼多侵衛同○許翰氏曰師雖數出能侵
而已盜玩而頓矣此王覇道盡之時
葬許元公

許人從楚遷國已遠然魯嘗與楚通好故從楚之國
亦多親魯訃死送喪之使尚皆未絶但君臣自怠者
則至廢禮耳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文十四年星孛北斗昭十七年星孛大辰皆言孛之
所加今孛東方不言所加之宿者公羊子以為見於
旦似矣而未盡也蓋雖旦見必有宿可言今曰東方
則所加非一宿日久遍歷東方諸宿不可以宿名也
汪克寬氏曰星孛東方乃東方悖亂吳爭強而越滅

之之徵也
盜殺陳夏區夫
夏區夫陳卿蓋夏齧之後必主於從吳而不欲從楚
者也盜者刺客之名蓋楚使人刺之若衆亂而殺則
當稱人矣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 庚申
春西狩獲麟
狩有常地則不書地魯之藪曰大野大野即今距野
縣在魯之西故曰西狩麟仁獸孔頴達氏曰麟麕身

牛尾狼額馬蹄有五彩腹下黄一角而戴肉不履生
蟲不折生草○左氏傳曰西狩有大野叔孫氏之車
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孔叢子曰麟出而
死吾道窮矣今按周衰道廢人欲横流亂臣賊子接
跡天下撥亂反正以振頽綱此孔子之志也故曰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道苟不行亂將奚極然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方有吾已矣夫之嘆而祥麟一踣
明王將不復興矣於是重有感焉乃作春秋以明王
法蓋文雖有感於麟而志則不在是也雖無感麟春
秋固將作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知我者其惟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故知孔子之志而後得春秋感麟之意矣且孔子之卒近在獲麟後二年若非平日所嘗用心則隠後二百餘年之間多有傳聞不實之事豈一朝一夕所能詳哉故制作三年文成致麟之說元凱既斷其妖妄而後儒之辯亦詳茲不復論矣若必謂其感麟而始作則理亦有未盡焉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六終

春秋私考後序

堯舜禹湯文武道治之隆尚矣孔子不得位而孟子發明其功與統垂諸萬世推尊之力為斯文首稱故知孔子者莫如孟子其言曰孔子懼作春秋茲固統承群聖之大也然則知春秋者宜亦不能過孟子矣一則曰春秋天子之事一則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誠考求夫天子所以為事王者所以為迹而聖人之心復有餘藴哉公穀左氏三學並起嗣是論著無慮數百家或以例或以按或以義承傳意見互為異同至有一人殊稱一事衆指甚不可相合者求聖人之心於

千百載上悵乎無所適從本以明經而溢入於晦且畔好古君子奚可置勿講也傳春秋者多狃於亂臣賊子之懼名之曰孔子刑書由是信耳目則迷會通於踵襲任心志則極研窮於穿鑿務高明則出奇詭於傳會類例日繁奇細彌甚其遺通經之累皆刑書一言啓之夫聖王必以禮坊民而後有法制以懲其惡謂刑足槩王道盡天子之事否耶況春秋樂與人為善而善善常速若季友歸國高傒定鄰魯僖朝王齊桓葵丘之會諸侯晉悼蕭魚之駕荆楚莫不有襃辭焉至叔肹不免於祿則卒之申生死於父命則子之孔父仇牧荀息死於君

賊則及之類非一皆以扶植綱常教天下後世之爲人臣爲人子者罔不俯首於誅討貶黜是務也王者法天以治春秋之義亦如化工據事直書因書示義是非美惡燦然自不容掩片言一字辯之甚微凡例屬辭執之太滞而欲窺見其榮辱之大權吁淺矣其於聖人之心何如哉文少學春秋以意逆傳以傳通經孜孜焉惟恐信之不篤以失聖人之心尋繹数十過頗覺其有牴牾焉者積久而可疑益種種集嘗竊嘆經生皆坐禰而不祖之弊今受彭山先生私考讀之蓋知其免於是矣先生稱說春秋必稱孟子之言爲第一義故能探索今

古反覆正難不爲舊聞先入所窘束而直以推見聖人之心自諸生致職大夫而歸踰六十始出是編惠示天下可謂皓首窮年根極體要寧非有功於春秋者歟二百四十二年間立文紀事皆聖人道心之發寺諸家爲討論之至蹠盭不勝其簧鼓所眩春王正月則謂因周十一月以用夏時一開卷即已悖聖人從周之志紛紜繆戾抑何底止必曰假天子南面之權擅益時制垂法百代進退予奪煥乎文章麟不虚至瑞紙瑞應無不與數聖人者合然後可以追配治功顯承道統則亦新室之周官荆公之周禮者流耳安在其爲春秋大率諸家待此失彼大醇而小疵唯左氏尤多不經語然孟子於孔子猶曰私淑諸人丘明乃受學焉是以一竊其名深入人耳惑於其說即亦未易以解先生力詆漢儒之僞卓子非丘明所爲然後一破不决之疑而聖人之心可得而識矣不知孟子之言與夫左氏之失蓋無以知春秋也諒哉敬附著其義于後

嘉靖丁巳歲中夏午日慈谿晚學龍田王文序

周學之先生原編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

校對無訛　翻刻必究

敦厚堂家藏本

原叙

范氏云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
又云凡傳以通經爲主程子亦云
則當求之經蓋傳以翼
乃通之也自漢以來說春　不一
左氏公穀三家爲著亦
國史序事獨覈議論奇偉高赤受業西
河於左氏外別樹一幟義例較精三書
不可偏廢顧非取而參論之末由辨異
而統同也夫春秋一書聖人因舊史而
筆削焉以爲世勸懲是非善惡原不待
攷之傳記而後詳而以傳考經之事迹

以經別傳之眞僞崇信闕疑而不穿鑿以附會斯經義可通焉此學之周先生三傳通經合纂有合於范氏程子之義也先生承僉都時庸公家學爲名進士嗣公一齋流寓荊南袁韓遺帙余獲讀之卽三傳合編一書其參互發明通融

二

經奧豈少也哉旹萬歷戊子秋角陵後學郝敬仲輿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裔孫夢齡遐莊　夢麟問袁　增輯
之明在魯　之驥惠卿　之駿崧如　之駒子良　校

目次

卷一　隱公
卷二　桓公
卷三　莊公
卷四　閔公
卷五　僖公上下
卷六　文公
卷七　宣公
卷八　成公
卷九　襄公上下
卷十　昭公上下
卷十一　定公
卷十二　哀公

論畧

春秋經文三傳各異朱子臨漳郡刻止用左氏而謂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意所繫故不能悉其馬端臨謂夫子作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自漢以來所編古經俱自三傳中取出有事同而字異者有事字俱異者有元未書其事而以意增入者然擇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則左氏爲優然公穀直以其所作傳文攙入正經不曾别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今以左傳列首而公穀附其後

荀氏崧曰左傳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公羊辭義清儁斷決明審穀梁文清義約或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訂正故三傳並行學經以傳爲案則當閱左氏玩詞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而康侯所解乃以義理穿鑿朱子云看常亦不滿於胡說且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却說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荅策相似茲集專錄三傳校其異同至胡氏傳惟擇其正當不偏者列之註釋

朱子云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

三傳須分別讀之如左氏載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則知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位之實若求明仲子以爲預凶事則失之誣矣公羊如王正月以爲大一統是明於例也至母以子貴云云則自亂其例矣穀梁如段弗謂弟弗謂公子見鄭莊之處心積慮在於殺弟是精於義也餘如以大夫日卒爲正之類則不免於鑿矣

三傳有不可偏執者如一仲子也公謂惠公妾穀謂惠公母一子氏也公謂隱公母穀謂隱公妾一尹氏也左謂夫人公謂世卿又如僖三年正月不雨左謂不爲災公謂記異穀謂勤雨其不同如此

宋呂樸鄉論春秋家穿鑿之患有二一以日月爲褒貶一以名稱爵號爲褒貶蓋日月史有詳畧閔僖以前爲時遠册多脫漏文宣以後爲時近事可據實又赴告亦有詳畧皆難拘爲定例也至於名稱爵號各隨事之大小詳畧而書之如謂書爵爲褒彼同一楚子伐鄭在宣四年則謂書爵以予之在宣九年乃謂書爵見其暴陵中華一褒一貶何又相懸也如謂書

人爲貶彼春秋惟曹滕薛許之大夫始稱書人以不繫乎大夫也若云貶之然則齊晉諸國大夫盡皆褒之乎況秀如欒黶高厚之徒以名見者亦可謂之有褒無貶乎

左氏或以爲邱明朱子謂如聖人所稱煞是正直底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横意思是左氏非即夫子所稱也史記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或謂左邱其姓朱子云左傳自是左姓人作乃楚左史倚相後故載楚事極詳又如秦始有臘祭而左氏云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公穀傳大概相同所以林黄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春秋惟有公羊孝宣善穀梁說置穀梁博士平帝始立左氏後遂盛行左氏注舊用杜氏預公羊注舊用何氏休穀梁注舊用范氏甯今擇其與經傳有發明者列傳文下以爲讀者之一助

嘉靖壬辰九日敦厚堂主人學之輯

先四世祖學之公三傳合編之輯一以經文爲主其經所有而傳或無者經固不敢遺漏其經本無而傳或有如左傳首載惠公元妃云云之類乃先經以始事者亦逐一拈明祇事係附錄與經不屬及公穀傳內或誤或複者間從省焉板行已久顧原本引注止係杜何范胡而此外先儒如漢徐邈唐孔穎達（仲達）楊士勛啖助（叔佐）趙匡（伯循）陸淳（伯沖）宋孫復（明復）石介（守道）劉敞（原父）杜諤孫覺（莘老）程子（正叔）蘇軾（東坡）蘇轍（子由）陸佃（農師）葉夢得（石林）許翰（崧老）王葆（彥光）高閌（抑崇）程迥（可久）陳傅良（止齋）朱子（元晦）呂祖謙（東萊）薛季宣（士龍）張洽（元德）黃仲炎（若晦）趙鵬飛（企明）黃震（東發）家鉉翁（則堂）元吳澄（草廬）程端學（時叔）李廉（介夫）明汪克寬（德輔）黃翰（汝賢）湛若水（甘泉）季本（彭山）王樵（方麓）王錫爵（荊石）卓爾康（去病）陳際泰（大士）諸說精論正復不少又俞寧世儲同人諸公批評多妙今俱增入欲便觀覽祇列某氏間附鄙意則加按字藉以就正大方云爾昔

乾隆庚子春二月上浣之吉學之裔孫鶴齡謹跋

春秋王朝世次圖

平王	宜臼幽王子	在位五十一年	四十九年始入春秋
桓王	林平王孫太子洩父子	在位二十三年	即位時係魯隱公三年
莊王	他桓王子	在位十五年	即位時魯桓公十五年
僖王	胡齊莊王子	在位五年	即位時魯莊公十二年
惠王	閬史記僖王子一云孫	在位二十五年	即位時魯莊公十七年
襄王	鄭惠王子	在位三十三年	即位時魯僖公八年
頃王	壬臣襄王子	在位六年	即位時魯文公八年
匡王	班頃王子	在位六年	即位時魯文公十四年
定王	瑜匡王弟	在位二十一年	即位時魯宣公二年
簡王	夷定王子	在位十四年	即位時魯成公五年
靈王	泄心簡王子	在位二十七年	即位時魯襄公元年
景王	貴靈王子	在位二十五年	即位時魯襄公二十八年
王子猛	景王子史記作悼王	在位七月	即位時魯昭公二十二年四月
敬王	匄王子猛弟	在位四十四年	即位時魯昭公二十二年十月

春秋列國世次圖

魯	晉	蔡	衛
隱公 元年己未在位十一年	鄂侯魯隱五年 哀侯 曲沃莊伯 隱七年 武公	宣侯 魯隱八年 桓侯	桓公魯隱四年州吁 宣公
桓公 元年庚午在位十八年	魯桓三年小子侯 桓八年弟緡 曲沃武公	魯桓十七年哀侯	魯桓十二年惠公 桓十六年惠公出 黔牟立
莊公 元年戊子在位三十二年	魯莊十六年曲沃武公 十七 獻公	魯莊十九年穆侯	魯莊六年惠公歸 莊廿五年懿公
閔公 元年庚申在位二年	獻公	穆侯	魯閔二年戴公 文公
僖公 元年壬戌在位三十三年	魯僖十年惠公 僖廿二懷公 廿四文公 僖三十二襄公	魯僖十四年莊侯	魯僖二十五年成公
文公 元年乙未在位十八年	魯文六年靈公	魯文十五年文侯	成公
宣公 元年癸丑在位十八年	魯宣二年成公 宣九景公	魯宣十七年景侯	魯宣九年穆公
成公 元年辛未在位十八年	魯成十年厲公 成十八悼公	景侯	魯成二年定公 成十四獻公
襄公 元年己丑在位三十一年	魯襄十五年平公	魯襄三十年靈侯	魯襄十四年獻公出 殤公立 廿六獻公復 廿九襄公
昭公 元年庚申在位三十二年	魯昭十年昭公 昭十六頃公 三十一定公	魯昭十一年楚滅蔡 昭十三復封平侯 廿一悼侯 廿三昭侯	魯昭七年靈公
定公 元年壬辰在位十五年	定公	昭侯	靈公
哀公 元年丁未[illegible]	[illegible]	成侯四[illegible]	魯哀二年出公輒 十五莊公 蒯聵

鄭	曹	滕	燕	吳	齊	宋	杞
莊公	桓公		穆侯此乃北燕		僖公	穆公魯隱三年殤公	武公
[illegible]	魯桓十年莊公		魯桓元年宣侯桓四桓侯		魯桓十四年襄公	魯桓二年莊公	魯桓九年靖公
魯莊[illegible]文公	魯莊二十三年僖公莊三十二昭公		魯莊三年莊公		魯莊九年桓公	魯莊二年閔公莊十二桓公	魯莊十三年共公莊廿二德公
文公	昭公		莊公		桓公	桓公	成公
魯僖三十二年穆公	魯僖七年共公		魯僖三年襄公		魯僖十八年孝公僖廿七昭公	魯僖九年襄公僖二十三成公	成公魯僖二十四桓公
穆公	魯文九年文公	魯文十四年昭公一見	魯文九年桓公		魯文十四年懿公文十八惠公	魯文七年昭公文十六文公	桓公
魯宣三年靈公宣四襄公	魯宣十四年宣公	魯宣九年文公	魯宣七年宣公		魯宣十年頃公	文公	桓公
魯成四年悼公成六成公	魯成十三年成公	魯成十六年成公	魯成四年昭公成十二武公	壽夢	魯成九年靈公	魯成二年共公成十五平公	桓公
魯襄二年僖公襄七簡公	魯襄十八年武公	成公	魯襄六年文公[illegible]懿公[illegible]惠公	魯襄十二年諸樊襄二十五餘祭襄二十九夷末	魯襄十九年莊公襄廿五景公	平公	魯襄六年孝公襄二十三文公
魯昭十二年定公昭二十八獻公	魯昭十四年平公昭十八悼公昭二十七[illegible]	魯昭三年悼公昭二十八頃公	魯昭[illegible]年悼公昭十三共公[illegible]平公	魯昭十五年僚昭二十七闔廬	景公	魯昭十年元公昭二十五景公	魯昭六年平公昭二十四悼公
魯定九年聲公	魯定四年[illegible]定八年伯陽	頃公	魯定六年簡公	魯定十四年夫差	景公	景公	魯定四年隱公七月僖公
聲公	伯陽魯哀八年[illegible]	魯哀四年隱公十一年卒	魯哀二年獻公	夫差	魯哀六年荼[illegible]悼公[illegible]簡公[illegible]	景公	魯哀八年閔公

陳	秦	楚	越	薛	莒	許	邾	小邾
桓公	文公魯隱七年寧公	武王				莊公隱十一出	[illegible]見	
魯桓五年佗桓六厲公桓十二莊公	魯桓八年出子桓十四武公	武王				許叔	儀父	
魯莊元年宣公	魯莊十六德公十八宣公莊廿八成公	魯莊四年文王莊十九堵敖成王				許叔穆公	魯莊十六年邾子瑣莊二十八文公	魯莊五年郳犁來來一見
宣公	魯閔二年穆公	成王				穆公	文公	
魯僖十三年穆公僖二十八共公	穆公	成王			魯僖二十六年茲丕公一見	魯僖四年僖公	文公	
魯文十三年靈公	魯文六年康公文十八共公	魯文元年穆王文十三莊王			魯文十八年弒其君庶其季佗立	魯文五年昭公	魯文十三年定公	
魯宣十年成公	魯宣四年桓公	魯宣十八年共王			季佗	魯宣十七年靈公	定公	
成公	魯成十四年景公	共王			魯成十四年黎比公	靈公	魯成十七年宣公	
魯襄四年哀公	景公	魯襄十三年康王襄二十八郟敖			魯襄三十一年展輿	魯襄廿六年悼公	魯襄十七年悼公	魯襄七年小邾穆公來朝一見
魯昭八年楚滅陳昭十三惠公	魯昭五年哀公	魯昭元年靈王昭十三平王昭廿六昭王		魯昭三十一年獻公一見	[illegible]	魯昭九年許男斯	魯昭元年莊公	穆公
魯定[illegible]懷公定[illegible]閔公	魯定九年惠公	昭王	魯定十四年允常卒句踐	魯定十二年襄公[illegible]	郊公	魯定六年元公	魯定三年隱公	
魯哀十七年楚滅陳	魯哀三年悼公	魯哀六年惠王	句踐	魯哀十年惠公卒	郊公	魯哀十三年元公卒	魯哀八年邾子出奔[illegible]桓公革[illegible]	

周氏家訓讀本

此蓋為隱公立傳先經以起事

而惠公薨句見桓隱俱未立為太子

○元年　隱何氏以始稱元極

公非如胡傳仁心之謂宜得為君而讓桓孫定爲其說只見不能典紀元日約謂紀元祀祖二帝述三王謨

春王正月　王時王也即周王左傳加一周字可以息夏時冠月紛紛之論公羊以為文王孔氏顯之既不謂文王也穀梁未錄

而爲隱公言

相去声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一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裔孫燮龢護莊　毓麟問袞　增輯

隱公 名息姑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聲係諡，婦人謂嫁曰歸，杜註隱公繼室子，當嗣世，以禎瑞故，追成父志，奉桓公為太子

元年

【公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休註元者氣之始

春王正月

【左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杜註攝故不修即位之禮

【公羊】春者何？歲之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何註平治也，微者言母俱媵也，國人莫知惠公不早分別也，扳引也

齋去声

仲子非元妃惟非太子先君欲與桓是邪而不以正已成先君之惡而與桓是小惠而不以大道

○盟蔑　程子曰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劉敞亦云然。○蔑公羊穀作眜

武叔曰背之劉氏曰諸侯盟無何貴之有姑存之公羊穀之故未錄

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爲邾子春秋初微

克段

起數語見分明同母兄弟非偏依史記

【穀梁】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作邾婁後同　蔑公穀並作眜

【左傳】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

【公羊】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眜者何？地期也。凡會盟戰必錄其地所期之處故曰地期

【穀梁】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儀，字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眜，地名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

作亂之難杜預云[illegible]而生則未之易矣何[illegible]久遂惡以爲亂[illegible]昏暈而不生之類[illegible]制令反爲其弟[illegible]此莊[illegible]之[illegible]處京城大叔之名所以易悅其母則以陰瞞其弟

金氏曰一路寫莊公俱含毒

莊曰必自斃可見志必欲其斃矣

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

莊曰將自及可見志必欲其及矣

莊曰厚將崩可見志必欲其崩矣

二將字是疑獄

杜註不早爲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鄭志者志在殺弟也

○鄭之難其奔也

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莊曰何弟制曰四方可見未試公於[illegible]句未穩[illegible]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illegible]

處心積慮[illegible]宇[illegible]以正人[illegible]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illegible]以道是志欲殺弟

公羊 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

穀梁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賵芳鳳反

按杜註[illegible]也[illegible]在[illegible]凶事[illegible]左氏[illegible]存之

惠公仲子猶云惠公之仲子[illegible]以不言及[illegible]氏同未[illegible]

賵人之妾不可[illegible]穀梁[illegible]

左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公羊 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

穀梁 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

惠公之母聲公之妾
也大說之季氏之稱
氏之明證▯▯公仲
子傳公▯▯成風之
說胡氏傳因之其義最
精▯穀梁於未錄

●盟宿
程子曰盟者會志也
按左傳與公自盟公
羊內微者異者稍異

●祭伯來
程子曰諸侯不修朝
覲之禮王臣反與之
交故不與其朝○
公羊又云奔也不言
奔王者無外也未錄
啖云周六大夫但不言
出無不言奔之義
胡傳人臣義無私交

益師卒
程子曰當時不復請
命故不書官稱公子
以公子故使爲卿也
公羊與左稍異

會潛
杜註不詳與穀梁異

可辭受之其綫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
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杜註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宿小國

【公羊】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穀梁】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去聲音蔡後同

【左傳】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杜註祭伯諸侯爲王卿士者

【穀梁】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埸束修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竟境埸後同

公子益師卒

【左傳】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杜註春秋不以日月爲例惟此

【公羊】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公羊無傳故未錄後倣此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皆不一而足

何氏曰春會戎之
徐氏曰以戎危有
三臣之助不至于難

入向
程子曰書入敵者也
書入入其國也僅入
之境且爲罪況入乎

未書伐戎明非我邑
宜依杜註穀梁義是
說江氏駁之未錄

●入極
公羊貶始滅穀梁貶
滅同姓二說未錄劉氏
等皆駁之者鄭都書
取極不書取可見非
滅○胡傳非王命兒
不臣不討見王不君

盟唐
按此條可參看會潛

●紀逆女姬歸
程子曰非命卿皆書
名以君命來逆夫人
也書逆書歸明重事

【左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穀梁】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公羊無傳故未錄後倣此

夏五月莒人入向

【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杜註向小國

【公羊】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

無駭帥師入極駭穀作侅杜註不氏未賜族程子說同

【左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庈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勝極

【公羊】無駭者何展無駭也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杜註唐魯地

【左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公穀俱無傳故俱未錄後倣此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履緰左作裂繻

【左傳】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先儒皆謂此係當親迎者有發宗廟社稷之迎逆者乎親迎者迎於所館之說竊以為御授綏之時

按昏禮云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之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

穀梁云禮緰以閾氏逆之也未詳劉氏云常耳何獨逆之且國氏何異鄭詹

【公羊】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至入婿也以前並不自言有母不稱婦人命不通隣國也

【穀梁】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上聲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

呂氏曰婁之辭兩以紀而書也

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盟密　程子曰闕文也左附會作帛杜預穀梁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按此從公羊胡傳吸氏俱從公羊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作帛公穀皆作伯

【左傳】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莒魯有怨紀和之故曰魯故

【公羊】紀子伯者何無聞焉耳無聞即闕文也

【穀梁】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穀梁兩或曰二字活然兩義其說宜從吸氏以為穿鑿今姑存之

子氏薨　穀梁以子氏為桓母左以為隱母何稱夫人公羊以為隱母豈現為君何不書葬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左無傳故不錄後做此

【穀梁】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楊疏隱推讓據其為君亦稱公故其妻亦稱夫人

胡傳程傳皆宗穀公○以傳故不錄公羊○以公穀有稱先儒駁而未錄為必詳明于上

鄭伐衛

吳氏曰或公前使伐稱人者公不赴是鄭遠事雖詐從舊史耳

日食

或日或不日以史舊文也劉氏駁公羊或失之前或失之後謬歟公羊不錄

陳氏云繫而書非止作穴出上竹曰壤徐氏音傷非也

鄭人伐衛胡傳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僭經乎○程朱皆云鄭擅與兵

【左傳】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共叔子滑奔衛衛為之伐鄭取廩延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穀梁】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于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知其不可知知也上知去聲

三月庚戌天王崩

【左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天王崩　居人之上在民之上故不敢名

【穀梁】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

尹氏卒　君氏尹氏左傳與公穀大異歐陽氏為氏皆並書之社註宗左傳孫氏程子齊氏姓氏俱宗公穀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作君

【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公羊】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穀與公首何同故未錄後凡同者皆注明不贅做此

秋武氏子來求賻賻皆

求賻 程子曰稱武氏見其世官。
范氏註桓王在喪故曰無君
新得盡

宋公和卒
穆公官人而舉與夷 公子馮即位公馮穆公子後為莊公

【穀梁】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公同首句）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

按宋宣公[illegible]
[illegible]
○公羊傳見後整
穀云日卒正也未祿
穀何以日卒始又何以不日宜別氏駁之

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杜註石門齊地 齊僖鄭莊也）

○盟石門 劉氏曰鄭莊齊僖自為私盟償鄭以利合
葬宋穆 諸侯五月而葬此葬不待宋弑與夷在桓二年此時穆非弑而後慶何云危而公羊所得暫討左氏駁之未録

【左傳】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杜註盧盟在春秋前）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穀作繆後同）

【公羊】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終致國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伐杞取 程子曰伐之罪大矣又取其土惡甚焉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公羊】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

范註明伐不以其罪而貪其利
弑完 程子曰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大惡自絕于先君也大義既明于初其後則皆以屬稱以國氏未為大夫也劉氏駁公羊當國及穀梁代之說故未録
●遇清 按公羊見志解遇字之義觀左傳則非不

始取邑也（陳氏曰上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為重）

【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何云穀梁言不親受于師而聞于傳者故稱傳）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州穀作祝）

【左傳】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杜註清衛邑）

【左傳】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杜註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遇也）

【公羊】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何註出入無度）

期可知矣記于遇而泯其迹也

四國伐鄭
程子曰宋搜諸侯以伐諸侯國罪矣衛亂賊天下所當誅也乃同伐人其罪深矣
胡傳宋公爲首者兩爲從示誅亂臣之法

翬會伐鄭
程子曰宋衛罪大矣二國搆怨而與之同伐罪均也
按此時翬尚未弒君何遽貶之公谷貶翬公之說未錄劉氏駁之

殺州吁

穀梁 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 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于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棼猶紛也亂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杜註疾其强君以不義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杜註濮陳地

石子碏也厚以王氏曰石子不止言而約其子並見究衆之無益孔恐泄其子陳之詳耳

先說國小已老謙婉必指說二人弒君義正詞嚴

衛人使右宰是衆人公欲石碏使其宰是乃父殺
程子曰稱人衆詞衆子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孫氏曰言于濮者譏衛臣子緩不討賊至此八月也按孫此說可釋於衆記失賊之義

立晉
按左傳與公谷意兼用乃備

程子曰衆雖欲立而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左傳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公羊 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 何註討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

穀梁 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于濮者譏失賊也 范註不書氏族挈其名而道之也衆所同疾不足自固失當國之嫌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傳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卽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公羊 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餘與穀梁同

穀梁 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

列註正詞始長

其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

○觀魚　俞氏曰觀魚述公意情本言耽戲有所放適而已之陳道堙求指實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觀左作矢

左傳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杜註蒐取不孕者苗除害獮殺也狩圍守

朱子云據傳則公不射又曰特于農隙以講事耳矢魚是將了矢去射如漢武射江中蛟之類

公羊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張張同皆也

道子云登來如取名魚登川倉之說何氏以得來作秀謂陋矣

穀梁 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尸主也

視以觀覩觀如觀魚

非衛桓　亂指州吁之亂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穀梁 月葬故也 范註十五月乃葬

●入郕　胡傳著其惡也

秋衛師入郕 郕公作盛 程子曰責衛宣失道也

左傳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入郕

公羊 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眾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將尊大夫也眾上也二千五百以上為眾以下為少

穀梁 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 將師義與公同

考仲子宮　正名之曰仲子之宮妾之分定矣隱之讓寔矣桓之弒著矣胡傳可采

九月考仲子之宮 杜註隱公成父之志為立別宮也

公羊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 猶入室謂猶生人入室必有飲食之事

穀梁 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

初獻六羽

●初獻六羽 公穀云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與左氏異承鎮侯降于公則伯將降于侯而用二佾行以處子男也汪氏駁之

汪氏卲氏張氏又謂亦可用六佾附此備須知

●邾鄭伐宋

胡傳王者先因事之變也程子曰先邾人為主也家氏曰邾間宋鄭之隙倡伐春秋所不與也鄭伯爵序于下亦貶也

螟 朱子曰書之知災異有自致也

左傳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公羊 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

穀梁 初者始也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厲言能自減厲也

邾人鄭人伐宋 杜註邾主兵故序鄭上

左傳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于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螟

公羊 何以書記災也 杜云蟲食苗心為災故書

穀梁 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穀梁不時語未錄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卒 陸氏引趙說卒日與命卿呂氏駁穀梁隱不得命大夫語數未錄

●伐圍長葛 程子曰伐其罪也公羊云言圍彊也趙氏云一邑何能為而將書耳故未錄

●輸平 齊氏曰渝當依公穀作輸其說胡傳及孔氏諸儒皆依左更成意輸猶納也

胡傳平者解怨釋仇棄惡也輸平以利相結此義不可少 穀略同公前數句先儒多不從二傳姑存

○盟艾 趙氏曰鄭故也謂鄭輸平故季氏曰不過為結黨行私計耳

○秋七月 程子曰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按以後凡書時者皆同

●取長葛 劉氏曰杜註非也左或雜取當時史策有

左傳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 胡傳書圍于前書取于後宋惡彰矣

左傳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穀梁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年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不填服謂既服者不復填厭之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作渝

左傳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孔氏云渝變也變更前惡而復好也

公羊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此春秋前事公羊未之前何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傳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杜註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結好

秋七月 胡傳四時備而後為歲四時具而後成歲

公羊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冬宋人取長葛 左作秋程子曰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而強取不可勝誅

左傳 秋宋人取長葛 杜註秋取冬乃告長葛鄭邑

用夏正從有用周正者故謂之冬

○叔姬歸　孫氏曰賢之也故書　趙氏曰以俟歸鄭必見其始

滕侯卒　劉氏曰左說非也嘗同盟者卒未必皆名未同盟者卒不必皆不名左傳妄

城中丘　程子曰春秋凡用民力必書不時害義固罪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

○弟年聘　胡傳夷仲年僖公同母弟也僖寵愛其子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襄公黜之遂成篡弒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按此係書弟之意

○公伐邾

公羊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何氏曰終有賢行故重錄之

穀梁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耳

滕侯卒　程子曰不名史闕文也

左傳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

公羊　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夏城中丘

左傳　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公羊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穀梁　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范註刺公不務德政夫保民以德不以城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程子曰書弟見其以弟而寵任之過也

左傳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杜註凡聘皆使卿

公羊　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穀梁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

秋公伐邾　程子曰爲人擅興甲兵不義之甚

胡傳元年盟于眛及邾人向卽特託詞以伐之耳

○凡伯聘伐歸　程子曰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孫氏曰楚丘衛不救鄭以歸惡凡伯不死位

○遇垂　請先相見便非不期而會益託于遇耳　王氏曰請先見有所謀也　穀梁係泛解遇字

○歸祊　程子曰先祖所受于先王鄭擅爲受其非均也入祊義同　胡傳前此來輸平至是乃歸祊祊近魯許田近鄭各以近者相易見鄭無君無親

左傳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傳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杜註但言以歸非執也

穀梁　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穀又云戎衛也貶而戎之胡氏曰是爲衛掩惡也如何勸懲乎故未錄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傳　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杜註犬丘垂也衛地

穀梁　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邴杜註宛不書氏未賜也

左傳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公羊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

【穀】惡與地也

庚寅我入邴 胡傳入不順之詞邴非我有也强入之也

【穀】入者内弗受也邴者鄭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不名先儒皆云史失之

【穀】宿微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杜註瓦屋周地

【左】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穀】諸侯之參盟于是始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穀又云謹而日之未録此因史舊文耳

八月葬蔡宣公

【穀】月葬故也 杜云三月速程子曰速也不及五月簡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作包

【左】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前此紀爲魯莒平怨未合

【公】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不從疑也 程子曰公盟已非義

螟 程子曰爲災也民以食爲命故有災必書 ○ 止有經無傳者三傳俱無也後倣此

穀云名宛所以貶鄭伯未録劉氏曰魯大夫無命大夫猶有未命大夫稱名者况鄭乎

●我入邴 公羊云邴亦欲之未録以何關齊事

考父卒 孫氏曰穀梁云日卒正也則無日非正者如何書未録

宿男卒 不華家氏曰魯微之而不會也

●盟瓦屋 陸氏引趙氏語云誥誓盟詛本非正有何合禮左傳禮也姑存范註及汪氏皆云先宋序王爵也

葬蔡宣 陸氏云蔡葬謚而不須重言名史體也公羊從宰人語未録

●盟浮來 趙氏曰莒小國告不書公則嫌乎非公李氏曰穀云不可言公及大夫公及莒大夫盟莊何也穀未録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駭穀作侅程子曰未賜族書名

【左】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雨去声

【左】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公】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穀】三月癸酉大雨震電震雷也電霆也庚辰大雨雪志疏數也 入声 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也雨月志正也 雨月志正者雨正得其時則志正也此句概言范註若今月雨之類

挾卒 挾公穀作俠杜註挾大夫未賜族

【公】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高氏曰昨秋羽父矜可書人則在不勝書請其族者也

無駭卒 胡傳及孫氏等皆云未賜族公羊云貶入極又云隱不爵命大夫然傳稱司空無駭奈又胡云公命爲族氏與汪氏李氏皆駁之故未録

南季聘 胡傳程朱皆云王失道張氏趙氏東萊咎隱公

大雨震電雪 劉氏云杜以傳解經審録逃韻經誤是乎左氏不已遠乎北直知按左氏常說稱穿胡傳周三月夏正月也程子曰不時災也非常爲大亦災也汪氏曰或謂春秋用夏正於夏建辰之月則震電不必書矣按汪氏此言可爲用夏正之說証誣

穀梁謹而日之句未録

挾卒 齊氏曰挾後無入當

是時紀綱猶存君○殺惡不爵大夫求錄說見無駭卒
夏城郎
按此可參看中邱程子語
●秋七月
按此與六年秋七月同義
●會防
胡傳議左王命何據氏曰不知鄭莊特假此以誑齊魯耳家氏曰魯貪于歸防之利齊狃於摩之盟遂兵而假王命非王意也

【穀梁】俠者所俠也（范註俠名也所其氏）
夏城郎
【左傳】夏城郎書不時也
秋七月
【穀梁】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公作邴杜註防魯地）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春秋三傳合纂　卷一　隱公　二十

●會中邱
家氏曰惟利是趨併書之以示貶
●翬會伐宋
孔氏胡傳皆云去其氏戒兵柄下移公羊貶翬求錄解見四年
●敗菅
孫氏曰君臣悉力共疾于宋並錄疾之程氏曰僥倖一時王

【穀梁】會者外為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癸丑盟于鄧為師期（程子依左氏）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傳】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左傳】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杜註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菅宋地）
【穀梁】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

法所當誅
●取郜防
陸氏引趙說取他國邑以與人罪之大者而云正乎左姑存
公羊云此日者一月再取父內大惡不書穀云諱而日之未錄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孫氏曰此紀實耳取邑非罪何論一月八惡不書會齊何以書
●伐戴取
程子曰戴鄭與國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胡傳宜書不隱猶有重焉者）
【左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公羊】甚之也
【穀梁】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乘收人乘人之敗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程子曰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穀作載）
【左傳】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

春秋三傳合纂　卷一　隱公　二十一

取三國之衆殘民甚矣
為氏趙氏李氏汪氏與程子同
●穀云因三國之力[illegible]與左異未錄矣興伐二國與戴何仇汪氏賀氏有駁之
●入郕
程子曰彊假王命以逞私忿耳李氏云程傳得之左得其事而付不究其情●卓氏曰鄭黨齊也吳氏曰郕衛之與
○滕薛朝

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公羊】其言伐取之何易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公作盛）
【左傳】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按此傳見詞令之妙妙在不知是非曲卜天言

劉氏曰旅言之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旅見非禮也魯又不當引天子自尊

按公穀係泛言諸侯朝聘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穀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程子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于天子未嘗朝覲獨相朝聘得爲禮乎

范註別言者同時不同至如穀鄧是累數同時俱至如滕薛是

●會時來

吳氏曰鄭莊以小利餌齊魯隱與之伐許爲鄭益也許鄭接壤鄭所利也

入許

程子曰書及內爲主也王氏曰公以許與鄭償郜防之取

蝥弧旗名

穀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夏字下有五月字時來公作祁黎左又作郲

傳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劉云郲鄭地●失許郲志孔云公與謀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許許國謀曰反

傳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

以公事而逞私忿罪莫此等後宜明正典刑

不共不供職貢也

齊侯亦明知鄭欲之

許叔許莊公之弟杜註處許叔居之故不言滅

億安也

偏說得婉轉

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加開共帛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

俞氏曰授立許叔慰藉告誡聯爲姻好恃

作扞蔽使怨歸于人德歸于己凌弱暴寡之謀變作存亡繼絕之義辭命款曲後人得其妙者皆操耳

俞氏曰纏綿

固邊陲也

金氏曰計遠者心孤如此

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

非王命而入人國何為不禮趙氏劉氏皆以左氏為非
按左氏於德欲抑而先揚之味其德刑謂鄭莊有何之不倪
杜註作八為千二十五八為行○按鄭莊作為不知其舜了都之終故孰爲者不明即見不能到安何也

公薨

左氏傳言名狐壤鄭地而諱獲故書止

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去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公羊 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隱之痛之也。

杜註欲以弒罪加寪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
左氏敘事公羨見義此類是也
程子曰君終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於燕寢不正終也不書地弒也賊不討不書葬無臣子也
宋子曰弒以不地著

之臣子隱諱之義聖人之微意也

穀梁 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一終

周氏家課讀本

元年即位

周氏曰如其意以著其惡程子曰不天無王之極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朱子曰書即位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家氏曰隱不書即位所以明隱之讓桓書即位所以著桓之篡

●會垂假田

張氏曰公篡立懼諸侯討己欲外結好以自固因求好于鄭鄭乘此機以求許田故會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之二

盧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人何　孫豐蓮莊　毓齡問哀　增刪

桓公名允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穀梁】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傳】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于垂蓋弑之人鄭莊首與爲好故書公會鄭伯言出于周志深罪鄭伯也按張說可解穀梁外爲主之義

公羊云故繫之許未詳錄劉氏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本有許邑非孔子作春秋故繫之許也

孔氏云魴淳于許故又加璧

程子曰諱之曰假

陳氏曰以璧假鄭伯自文之詞此即公羊所謂恭也胡傳晚所惡也且言假則有歸道又見許人改過之意

●盟越

胡傳曰志也故稱及桓結鄭以自安程子曰弑君之人鄭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秋大水

程子曰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

故也

【公羊】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曷爲爲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穀梁】會者外爲主焉爾。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衛地越近垂地名）

【左傳】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穀梁】及者內爲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

秋大水

【左傳】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汪氏曰恭隱時未正也故書時不書月
● 冬十月
此與隱六年同義

督弑君及大夫
劉氏曰名之何君前臣名杜謂貶之不通

公羊 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冬十月。
穀梁 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

程子曰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
公羊云不名賢也又穀梁云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俱未然據汪氏曰死而名正也王方名其君而字其臣乎陸氏引趙氏說云孔父書字是史與之非褒公自書也何謂君之不忍乎
● 滕子朝
按桓不宜稱侯然君子非孔子貶之宜

公羊 及者何累也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正色立朝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于是先攻孔父之家廉氏曰孔父先死殤公後弑故曰累猶從也
穀梁 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閑謂扞禦廉氏曰孔父有死難之功
滕子來朝杜註滕侯稱子時王所黜

依前　會稷成亂
胡傳特書其所為則其貶已明不必諱公與齊諸侯之罪
程子曰天下之大惡也
朱子曰直書諱説自是分明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杜註稷宋地
左傳 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公羊 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隱賢而桓賊也

宋氏曰成宋亂者三國所以使之者魯也穀梁內為志二句深得聖人之意
取郜鼎納廟
程子曰成亂之賂器周公其享之乎
按此俱切太廟說後又切鼎說不知者反以為迂何也
越戶括反越席草席也
不致不備五味也
衡紞紘綖以冠也

穀梁 以者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左傳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舃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

言其翠羽以飾其鞞刀鞘飾也鍚馬額

後德予達予違之胄

儲氏曰危懼

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

公羊未殺與穀梁昏同未錄

大義禀然

·杞侯朝　劉氏曰左氏紀爲杞遂生不敬之說穀梁謂惡之誣而月之亦

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公羊】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

【穀梁】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劉氏曰郜始封所守之鼎宋始以不義得之故謂郜大鼎

秋七月紀侯來朝紀左作杞程子曰凡稱侯皆當作紀吳氏曰紀爲齊所謀來魯求庇

【左傳】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姑存

非也今故姑存左傳未錄穀梁

·會鄧　李氏曰楚武熊通十九年入春秋已大於江漢之間

入杞　汪氏曰左傳因僖二十年入杞事而傅會其說耳

按高說較合

盟唐　吳氏曰已負大惡而結好以自固

至唐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傳】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杜註楚武僭號鄧近楚故懼而謀

【公羊】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何註時因鄧都

九月入杞

【左傳】九月入杞討不敬也杜註不稱將帥微者程子曰將卑師少內云入某代某

【穀梁】我入之也高氏曰桓罪莫入莫伐乃入人伐人是使天下蒙其恥也

公及戎盟于唐

【左傳】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季氏曰惧戎忠修舊好陳氏曰書之貶也

冬公至自唐

杜註孔疏及啖氏劉氏皆主左傳公羊謂遠未錄

三年春正月　穀梁于元年傳云桓無王

會嬴　家氏曰求昏以追討而終婚于齊天也

按此語亦甯兼及

·胥命　胡傳程傳俱同意蘇氏曰有以相命故不可言會不宜歃血故

【左傳】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杜註不書至皆不告廟也

三年春正月何氏曰無王者見桓無王也乃子說同趙氏劉氏家氏趙氏等皆同

公會齊侯于嬴杜註嬴齊地

【左傳】會于嬴成昏于齊也張氏曰亂賊與會而爲昏著齊侯之罪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杜註蒲衛地

【左傳】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公羊】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

不可信則朱子語類胡氏劉氏傳據口相命非古之說日亦有理汪氏曰朱程說稍異兩存之蓋有者結言不盟而相結之意盟則有乎其事耳

會郕
高氏曰紀侯齊欲親魯郕亦然
汪云左云杞求成當因入杞而傳會其說與今姑存之

翬逆女
劉氏曰非修先君之好而循公子者多矣氏非也今姑存之李氏曰翬逆也今故未錄穀梁使大夫語

送姜氏
三傳及葉氏杜氏皆云非禮。

近正。奚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何註不歃血但以命相誓

【穀梁】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 范註雖有先倡倡和理均本江氏語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傳】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杞公作紀郕公作盛汪氏曰程子云稱侯當作紀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孫子曰蝕盡為既

【穀梁】既者何盡也有繼之辭也 范註謂盡而復生何日滅盡也公羊同首句

公子翬如齊逆女 汪氏曰為桓弒隱復為逆女以結齊好不貶而罪惡見

【左傳】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illegible]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杜註讙魯地

【左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

范註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般鞶也

會讙
程子曰齊侯出疆送公逆會行非義按此張穀梁見始存穀梁姚氏門桓從結援重在會不在婚

姜氏至
胡傳公行而在齊侯不在姜氏故去氏曰不言之子其始桓之夫婦從不為夫婦矣

【穀梁】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公會齊侯于讙 張氏曰公出不為親迎而為齊侯非所以重大昏而正人倫之始

【穀梁】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子之逆而會之可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孫氏曰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讙也

【公羊】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

【穀梁】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

齊仲年聘
吳氏曰親送女又使介弟致之愛女之至情之私非禮之正也

有年
何註桓公之行諸侯當誅民人將去賴得五穀皆有使百姓樂業故喜而書之明為國者不可不有年王氏曰桓宜天誅民則何與天降有年此見人不輔民而天勤之也

狩郎
按左氏此說時須兼公穀譏遠地乃備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杜註古者嫁女使大夫隨聘在魯曰致女

有年

【公羊】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

【穀梁】五穀皆熟為有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杜註冬曰狩此夏之冬也

胡傳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以非其地而書譏之意
杜孔皆云郎非國內之狩地國內狩地如許人郡及郎原圃秦具圃之類
公羊又曰春曰秋蒐與周禮異未錄劉氏駁之
宰渠聘
程子曰桓弒君而使其宰聘之天理滅人道亡矣
朱子曰不書秋冬者闕文也或謂貶天子不成說論劉氏曰左氏父在非也仍叔子

【公羊】狩者何田狩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未與穀梁同　程子曰公出動衆當書于郎遠也

【穀梁】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杜注今年不書秋冬首月史闕之也他皆倣此

【左傳】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公羊】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程子曰甲戌下文闕

言幼也公羊下大夫非也宰官也渠伯爵也今始存傳
陳侯鮑卒
左始存趙氏云豈有正當亂時而服使人再赴之理甲戌下當記陳佗亂事脫之耳公穀甲戌日亡己丑日死未錄李氏曰三傳皆不免闕文之蔽
如紀
孫子曰齊諸侯而欲為弒于鄰國不道之甚鄭助之其罪均公羊雖不言會未錄劉云雖會何不可書
仍叔子聘

【左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

【穀梁】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夏齊侯鄭伯如紀劉氏曰紀知之然後以朝反書之使若誠朝然疾之也

【左傳】夏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杜註來告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作任

【左傳】仍叔之子弱也杜註幼弱之辭胡傳書以戒後世猶大臣私意而用子弟

【公羊】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父老子代從政也

孔疏仍叔之子字也監為將[illegible]而[illegible]也
汪氏曰公羊設言三父老子代從子何論父使子代今參非何大子之命爾亦子聽使子代謂也
[illegible]問今下上臣奇進十下聽受亂之城祝而
家氏曰非時故書
從王伐鄭
孫氏曰書從王以尊桓王所以甚鄭伯之惡也捍而不服罪不容誅矣
胡傳怒自將非天討不書戰不書敗存

【穀梁】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葬陳桓公黃氏曰會葬故書吳氏曰陳佗篡立而葬之也

城祝丘杜註齊鄭將襲紀故高氏曰公欲助紀而畏齊討故非時城此備之祝邱紀地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

天下之大防也
程子曰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
杜註拒方陳不枝有能相枝持也
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蓋魚麗陳法
王亦能軍謂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也
鄭莊祭祝聃語亦似欺飾而內寔得意
明書從王穀梁又謂與從者之辭未錄劉氏曰穀說非也安見辭伐鄭之意哉

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公羊】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從王固正俞氏曰以從者從亦非也

○大雩
胡傳大雩帝
魯諸侯而用之
以書而特書之大。
按郊祀祀天南郊
則孟夏祀大雩而嘗
仲秋嘗宗廟烝孟冬
烝宗廟
程子曰因旱災以見
非禮朱子曰天子祭
天地諸侯不屬如
何祭得
螽
朱子曰螟為長而青
長角長股一生九十
九子
州公如曹
胡傳程傳皆云王三
公張氏趙氏同如祭
公之類左謂淳于公
係杞公杞後遷淳于
也趙云非二王後非
天子三公無稱公者
●寔來
胡傳寔州公名
程子曰寔不稱州亡
其國也陳氏曰不書
奔不得已也
何註過魯不朝是慢
書是相過去朝遠
會郕
孫氏曰書之見強國
暴陵小國微弱也

大雩

左傳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杜註四月雩七八九月則皆過時故書。

公羊 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螽 公作蝝○程子曰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待書

公羊 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 螽，蟲災也。

冬，州公如曹。

左傳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州國所都

公羊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同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左傳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杜註寔實也承上文冬者可知

公羊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何註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

穀梁 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左公作成

○大閱
按周八月夏六月也
胡傳仲冬大閱書八
月不時矣莊與諸侯
禮不同書大閱非禮
也
公羊云以罕書穀梁
觀婦人語皆未詳陸
曰以非常書非爲少
也朝祿入徑無典又
佗自穿鑿
蔡人殺陳佗
孫子曰書是好農郎
存警而教之不素
程子曰陳厲公蔡出
蔡桓侯殺佗立之實
以私也而書蔡人見
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公殺姑存劉氏俞氏
皆非之
○子同生
程子曰家嫡之生國
之大事故書
葉氏曰與之以禮則
書鄭氏曰生而書之
所以見名分之已定
而明父子之親書子
天子然後稱世子所
以見魯桓之賞而明
君臣之義○按以上
是書法正義
杜註名生若唐叔虞
魯公子友德生若文
王名昌武王名發類
命若孔子首象邱尼
取物若伯魚因饋取

左傳 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杜註齊欲滅紀故來謀程傳同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傳 秋，大閱，簡車馬也。杜註鄭忽辭齊魯懼之故非時簡車馬公首二句同左

穀梁 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邵云平謂不因四時田獵也

蔡人殺陳佗。胡傳佗弒太子稱人討賊之詞也不以爲君故名

穀梁 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公羊畧同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

宋以六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公羊】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何註威隱桓之禍生于無正故喜之）

冬紀侯來朝

【左傳】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程子曰懼齊求助不能和輯其民以守而求援魯桓不保其國宜矣）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杜註焚火田也譏盡物故書咸丘魯地）

【公羊】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穀梁同）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是歲無秋冬說見四年）

【左傳】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公羊】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

【穀梁】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

父者子同生
二山爲廢也
穀梁謂疑故志未錄劉氏曰聖人豈至此乎且詩云展我甥兮展信也況今國人疑之是大惡也聖人明揭之乎朱子曰桓三姜氏至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方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按此殆更明
●紀侯朝
葉氏曰明年王紀婚齊欲滅紀藉與齊好不敢顯爲紀求成耳
焚咸邱
公穀姑存邾婁之邑語未錄
劉氏曰苟不鯀國入羊豕歸之制書老火攻人君應書曰伐咸邱焚之矣
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
●穀鄧朝
左姑存劉氏曰侯伯豈小哉左云春以夏正說辜迎往謂春來夏朝非實●按今傳作賤其朝相亦通趙氏曰爲其近逼失地而若故未名至魯干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亟以下文見五月爲亟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杜註天子大夫家氏父字程子曰桓弒立未朝覲而王屢聘之）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何以書譏亟也

【穀梁】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敬也（趙氏曰一歲再烝祭之瀆也適以瀆神慢神）

秋伐邾（趙氏曰儀父不至知義也公恨而伐之用兵何名哉故不書公不書帥而見貶）

冬十月雨雪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註周十月夏八月未當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左傳】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杜註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爲之主）

【公羊】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穀梁】遂繼事之辭也（餘與公羊略同）

四百里以朝聘見故曰朝●
●己卯烝
胡傳春秋非以不時志也嘗下再烝見瀆書也杜註孔疏程傳諸儒皆同穀梁不若之說胡傳駁之益不知周正之故未錄下丁丑烝首二語亦未錄
●家父聘
趙氏曰魯爲紀謀納女于王王使來聘命魯主婚此皆須知
●丁丑烝
胡傳再書而一貶程子曰必以前烝爲不備也瀆亂甚矣
●秋伐邾
孫氏曰紀郕鄧穀滕杞或朝或會而邾不顧遂伐之
●十月雨雪
程子曰酉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逆后
胡傳宜使卿往逆公監之使三公故祭公錄此義尊命不報
程子曰以逆后爲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谷梁不正其以大事即巢于我語未錄
趙氏曰若然言遂逆

足矣不言使何哉言使其勿子朝於天子

・季姜歸京 胡傳自逆者而言則爲紀季姜其正以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從父母所予而稱季姜化天下之婦道也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杜註季字姜紀姓也又適諸侯雖告猶不書）

公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穀 爲之中者歸之也（范註中謂關與昏事）

・夏四月 ・秋七月

夏四月（備四時）

三條皆同隱六年義 黃氏曰書以備四時

秋七月（同上）

射姑朝 胡傳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然謂朝于天子而不敢後何急于朝桓哉踰月而終生卒矣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公 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

穀 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終生卒 胡傳十稱數也穀梁所命以爲正終生之卒嗛侯縂在正月何不書王乎觀傳夫餘

桃丘弗遇 胡傳罷衛侯失信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何氏曰十年有王數之終也）

左 十年春曹桓公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湛氏曰著葬之得禮也禮諸侯五月而葬赴報則史書之）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杜註衛與公爲會中背公公往不遇桃丘衛地）

公 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要平聲）

穀 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

來戰郎 曰來戰責在外也 程子曰三國爲主甚其惡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曰王爵仍用周班矣）

按孔氏趙氏劉氏蘇氏俱依左傳季氏王氏皐氏又云齊侵衛吞紀惡魯援紀鄭莊固同知紀者衛宣又與齊合于伐魯故三國來戰罪有乃傳大約惡魯存紀齊之隱念雖以執言周班後鄭齊之証詞皓以同來季氏之駁左氏亦拘

公 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也

穀 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

・盟惡曹 胡傳三國之君結怨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劉[illegible]祭[illegible]起
趙氏曰因絕鄭也以
私[illegible]殺而其[illegible]矣
寤生卒葬
胡傳鄭莊自以爲保
國之計然身殁未幾
兄弟相殘國内大亂
可以爲戒矣
杜註三月葬速◯李氏
曰慮有爭乎
執祭仲
胡傳大祭仲之罪以
深責之◯按三傳惡
宋公爲甚[illegible]罪乃衛

【左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姑存。孫云宋與鄭必不執祭仲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左傳】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公羊云不知知權末
發出君大罪而云權
予宜劉氏孫氏駁之
突歸鄭
胡傳公穀梁程子曰
突不稱公子不可以
有國也
公羊云順祭仲末錄
由失于權之說◯按
貶之稱不書公子不
書鄭也不當立也
忽奔
趙氏曰未踰年不稱
子不能君也按此即
陸氏不能嗣先君之

【公羊】祭仲者何。鄭相也。去声 何註不稱公者脅鄭之叅首惡當誅非伯討也

【穀梁】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宋莊爲也貶專執

突歸于鄭

【左傳】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公羊】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

【穀梁】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鄭忽出奔衛

【公羊】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註未葬稱子

義程子曰以國正也
不能有其位故不書
●盟折會夫鍾
宋莊不得志于鄭故
合三國以爲盟將以
圖鄭而鄭亦爲覺魯
以郜之敗亦欲激齊
鄭然大夫盟諸侯非
禮也齊嘗敗宋取邑
折盟又使大夫往宋
猶爲故公親會冬又
亟會以求之
盟曲池
孫子曰侯皆作紀紀
會齊盟是時謀齊
難故會與之盟焉以

【穀梁】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李氏曰蔡侯弟國而字之與君一體也

【公羊】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柔不氏。杜云未賜族。陳氏曰柔者何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李氏曰宋爲王爵使大夫往既而五命魯志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鍾公作童杜註夫鍾郕地闕魯地

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胡傳數會本謙皆存者不以會盟可恃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黄氏曰書春正月存四時之始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公穀作紀

【左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曲池公作毆蛇杜註魯地

設之
盟穀丘
諸儒皆依程左姑存
黄氏曰去年與宋蔡
盟今又與燕盟意欲
圖鄭皆齊合謀而蔡
援紀也此明左公欲
平宋鄭之說
會虛會龜
黄氏曰折闞夫鍾是
宋欲親魯伐鄭故數
會爲地龜虛是魯欲平
宋鄭宋不受平故數
會宋地
盟武父
張氏曰詳書之見魯
桓宋莊鄭厲皆篡弑
紛紛合離利是視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杜註燕人南燕大夫

【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杜註宋地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杜註爲公不書葬魯不會也張氏曰不惟同盟也

公會宋公于虛。虛公作郯杜註宋地高氏曰公五出境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杜註宋地

【左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杜註鄭地◯鄭伯突也

【左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程氏曰會鄭而背宋反覆如是

丙戌衛侯晉卒。重書丙戌日因舊史也孔氏孫氏劉氏黄氏邵氏說皆同

晉本作 亦列於經之義也評未錄

宋大辭

胡傳責宋爭鄭無厭尋盟于魯無信者宋也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杖者何以也責其不以義責鄭宋亦書師于宋罪在內也○左責宋無以胡傳責鄭爲不備魯桓與魯盟之好而與兵亦無信

谷不言與則戰恥不和未討啖氏有文耳

會紀敗

按此事三傳不同趙氏獨取公穀胡傳及孫氏吳氏因之謂紀與魯戰左謂鄭與宋戰姑存

公羊謂宋與魯戰及後日恃外內地近也言戰從外也未詳趙氏劉氏駁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公羊】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也

【穀梁】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鄭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穀梁】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眾也其不地於紀也

三月葬衛宣公 胡傳既與戰爲會葬恐不爽義占人塟爲重也未葬即戎迺遽大也

夏大水 高氏曰書者上痛禹迹之亡下悼井田之廢生民受患也張氏曰陰盛之災

●秋七月

按此以後偁書四時者俱同此義見隱六年

秋七月 黃氏云書偁四時下冬十月同

冬十月

●會曹

王氏曰公與吳比吳氏曰敗於衛之師虞其報怨故謀於曹素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杜註曹與會

【左傳】鄭人來請修好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

春秋三傳合纂　卷二　桓公　十九

與曹協故會其地

無冰

胡傳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本大官占范註引之

也

無冰 劉向曰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 何註周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

【穀梁】無冰時燠也 范註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常燠

○夏五

啖氏曰夏五下必脫月字孫氏曰後人傳之脫漏耳

胡傳疑而不益聖人之慎也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其語人又曰多聞闕疑蓋春秋之作其義則竊自聖心其事則因舊史也

夏五 杜註不書月闕文

【公羊】夏五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春秋三傳合纂　卷二　桓公　二十

●弟語盟

胡傳何以字而書名罪罷愛之秋也

程子曰盟前定也與高子不同○亦與居氏不同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穀作禦

【左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語後爲子人氏

【穀梁】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 穀云前定不日未録春秋不以日月爲例

御廩災

胡傳其新必矣何以不書宗廟爲先重本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杜註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

【公羊】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乙亥嘗

趙氏曰八月嘗非時也又災餘必不敬也非爲不害也書左姑存

胡傳同趙說

乙亥嘗

【左傳】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姑存

公羊子如句讀未錄　背何嘗乎季氏駁之　穀梁御廩之災不志　不書趙氏曰此大故　何得不志

李氏曰三傳推祭得　之而失入雜胥說亦　非今故不錄輒引語

宋以四國伐鄭　杜註能左右之曰以　顧氏曰以一國而用　諸侯之師於是始

【公羊】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

【穀梁】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僖公卒　襄公立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羊蔡人在衛人下

【左傳】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

春秋三傳合纂　卷二　桓公　三十一

趙氏曰書人同一貶　劉氏曰宋公稱人　貶也暴也　按不以者也謂不當　以者也

求車　劉氏曰書求見王室　之微而書諸侯之罪　也張氏曰其失自上　特書示訓家父無所　正猶自取辱命之罪　也

非齊傳　王氏高氏皆謂書不

【公羊】以者何。行其意也。用人力以行己意也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范註不以者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穀梁】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公羊同左穀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崩　莊王立

無王夷而會許十某　哉許之從諸侯劉起　矣

突奔　劉氏曰奔而名者見　有罪而絕之不入國　國其國也

陳氏曰春秋之法苟　其道足以失國雖自　奔亦以名書之　嫡子仍逐君則仲而出　非則入而之也

陳氏曰突殺仲而　不免故以名書奔稱　鄭伯者其已篡立而　鄭之臣子嘗君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杜註汪池也

【公羊】突何以名。奪正也。穀梁同

春秋三傳合纂　卷二　桓公　三十二

忽歸　趙氏曰出入惟祭仲　為聽權臣擅國命而　廢置其君舉國無違　公羊出惡歸無惡何　未錄忽不能君而出　勢不得已何惡乎劉　氏數之

許叔入許　陳氏曰字之若以復　也張氏曰因亂竊入　不正按義用乃備

會艾　左傳姑從孫氏曰定　許總無其事鄭伯曰　於衛國入許公反會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傳】六月乙亥。昭公入。杜註忽實居君位故經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

【公羊】其稱世子何。復正也。穀梁同　汪氏曰嫡子而稱世子本當立者之名分辨矣

許叔入于許。杜註許叔居許東偏鄭莊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

【穀梁】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范註叔宜立而進無王命故不得歸

公會齊侯于艾。艾公作鄗穀作蒿　高氏曰僖當與齊絕襄公新立復通好然稍兆矣

【左傳】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始作

以方氏往乎高氏得之

邾牟葛朝

黄氏曰皆不當受來朝○按傳作朝祭看滕薛

突入櫟

胡傳制紀號叔其殺大叔令成櫟而鄭子元使昭公不能亦非謀之識也

程子曰突非正也書爵以正名也不能保則入取之矣書入義不當也趙氏曰衛行其復歸不名正也

○會袲伐鄭

胡傳訊不義也趙氏曰宋前伐突今納之黨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杜註西南夷國名書實故世子降稱人）

穀梁 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故貶○杜氏曰孰見所以）人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杜註櫟鄭別都）

左傳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葉氏曰以是突復國始也）

公羊 櫟者何鄭之邑也曷為不言入於鄭末言爾曷為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宋公上公羊有齊侯袲公羊作侈）

春秋三傳合纂　卷二　桓公

左傳 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呂氏曰伐忽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傳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杜註前納突不克故復謀）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註宋公序陳下蓋後至○程子曰宋首結諸侯故致爲屢伐○家氏曰諸宋曾之輔貸而至正也）

左傳 夏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左傳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冬城向

趙氏曰向介莒魯境上故城之汪氏曰不繫月者城築事非一月成也

朔奔

張氏曰二公子因賴醜陵虐之甚用祭聚結而後得行其志謝以在六年王人子突救衛之說必有所傳按此兼用左及公穀說

穀梁 桓無會其至何也危之也（家氏曰歷三時乃歸已纂未討此復輔纂）

冬城向（雖時亦書重民力也）

左傳 冬城向書時也（杜註下有十一月舊說謂傳誤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節前）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之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杜註不言逆罪朔也）

春秋三傳合纂　卷二　桓公

公羊 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

穀梁 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傳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杜註黃齊地）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杜註趡魯地○公穀作及）

左傳 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家氏曰儀父惡桓至是盟不得不苟爾）

公羊末段未錄道子曰傳疑有闕文何註大惡不嫌爲朔字與齊朔何與

盟黃

高氏曰紀恨齊爲借齊黎師故盟而還三邑隱之張氏曰敗齊益怨之登釋恨

○盟趡

及者內爲志孫氏曰公欲與邾盟當以公谷

爲定張氏曰平再伐之怨江氏曰旋以求故背盟◦

○戰奚

趙氏曰前爲黄之盟請盟強求故有是戰不書伐不與齊之背盟也

○蔡季歸

胡傳以猶于以祀歸故兼書孫氏曰桓侯卒季當立明季無惡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穀奚字作郎杜註魯地）

【左傳】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杜註齊背盟公以信待故不書侵伐）

【穀梁】内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内諱也（高氏曰不書敗恭魯敗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左傳】蔡桓侯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所以與許叔入鄭○與突歸鄭赤歸曹異者呂氏曰非爭國也

及伐邾

李氏曰衞爲宋黨從宋何尤魯失信而使人任乎

日食

陳氏曰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皆書日故曰桓莊之世多闕文○按陳氏此說可訂穿鑿之蠹他事可以類推大約文以上諸侯大夫多

【左傳】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封人無子宜季立）

【穀梁】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劉氏曰陳有力焉）

癸巳葬蔡桓侯（啖氏曰稱侯蔡季賢請諡于王也劉氏曰禮也○如晉文侯）

及宋人衞人伐邾

【左傳】伐邾宋志也（張氏曰春盟秋背負信好亂不仁佳兵陳氏曰雖宋志書及亦魯志）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趙氏陳氏張氏皆云史闕史佚○又見隱三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范氏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汪氏曰誅其終身無王。）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穀無與字）

【左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略稱人不能詳也文以下諸侯大夫皆詳者時近則可得也附見于此以類其餘

○會濼及文姜如齊

胡傳謹書夫人自公也亂者文姜而奈何非桓公治其本也程子曰夫無以制則入道淪而入于禽獸矣

【公羊】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内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

【穀梁】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傳】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杜註彭生力多拉公幹而殺之除者除恥辱之惡也）

○公薨于齊

胡傳前書與姜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其實見矣朱子曰孔子並書於其中前後文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

葬桓公

公穀姑存劉氏曰不討賊非臣不復仇非子在外則勿復乎王氏曰宋子殺明賊不討不書葬之義諸家所不及然則在内不書葬者示臣子討賊之義在外書葬者賊未可遽討讎父暴其惡耳楚也不討則義猶不葬也

【穀梁】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范註夫人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

秋七月（備四時）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陳氏曰君子以恕待人之道也云爾）

【穀梁】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

二卷終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三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裔孫夔翰遴莊　毓黼問袁　增輯

莊公 名同

元年春王正月

【經】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杜註父弑母出不忍行即位禮）

【公】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隱痛也）

【穀】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孫去聲音遜）

【左】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文姜也）

【公】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穀同）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作送誤杜註以姬繫王不稱字以王為尊且別于內女也）

【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穀】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天子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

【公】何以書譏何譏爾改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後略同穀）

【穀】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莊公卒宣公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杜註榮氏叔字）

【公】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

元年正月
公羊之義勝左氏父弑大于母出矣且母與弑何忍乎姑容朱子曰原不行即位之禮也公穀得之

何氏曰不忍即位必從頭梳戈甲入子之痛擬此後已按此說更足

夫人孫齊
此以左傳為正李氏曰絕不為親謂臣子當絕文姜也仕計誤公羊在齊殺莊練時錄母之變俱未錄啖氏曰嘗有先在齊而今書孫乎

單伯逆王姬　單音善後同
孫氏曰父桓見殺于齊王命主婚非禮也莊不辭非子也
左作送以單伯為周大夫也劉氏曰若周大夫則十四年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鄄矣張氏曰送館在秋何得預書送汪氏曰左氏惑于經書單子耳

築館
左傳杜注公穀謂非禮胡傳宗之胡傳築之于外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

林卒
穀梁日卒語未錄

榮叔錫命
胡傳引啖氏曰不稱天王寵篡弑以瀆三

綱也○劉氏曰桓無王王無天

王姬歸
胡傳莊七王姬之嫁齊侯此獨書之以親辭怨之罪著矣

齊遷紀
胡傳言人孫暴用大衆迫之爲已甚也齊氏襄何非用以天子姻親無親親之愛自是滅矣

命也
穀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王姬歸于齊
公 何以書我主之也
穀 爲之中者歸之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 三邑劉氏以爲紀之邑是也穀梁云國也非
公 遷之者何取之也 公又云爲襄公諱未録咲氏曰昔諱注掩惡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杜註魯往會之故書

伐於餘丘
公穀皆作咲氏曰前後未有邑言伐者依杜氏爲國程氏曰書伐國也公穀以爲邾邑蓋邾附庸張氏曰春秋所惡者不在於餘丘之被伐而在慶父之弛師得弑君三賊皆由主兵而成

王姬卒
胡傳如不共戴天之念何哉氏曰姻齊也

會禚
胡傳引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孫子齊復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杜註慶父公庶兄於餘邱國名
公 於餘邱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穀 國而曰伐於餘邱邾之邑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杜註比之內女
公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録焉爾曷爲録焉爾我主之也 穀梁同○檀弓曰齊告王姬喪魯莊爲之大功姊妹服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杜註禚齊地 公作郜
左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穀梁氏曰斷不書王不敢告廟也

溺會伐衛
孫氏曰衛朔在外伐衛者納朔也張氏曰王人既明言黔牟爲衛侯而溺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君其罪大矣

穀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乙酉宋公馮卒 高氏曰觀宋非牧求敗類則移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公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 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葬桓王
劉氏曰慢也公穀以爲改葬非也若改應曰改葬如改卜之類矣

紀季以酅入齊
胡傳不得已而爲之故無貶人將難詞公羊賢服罪未然凡出之後尚有罪乎劉氏曰公羊非也不貶者季受命紀侯也李氏曰原季之情紀季之罪而之知從不貶則可未遂以而褒也

穀 月葬故也
五月葬桓王 薛氏曰閔王室之無臣子也王氏曰且著諸侯不臣之罪
左 五月葬桓王緩也 杜註桓十五年崩七年乃葬張氏曰會葬不書其人微者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杜註酅紀邑
左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公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穀 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 范註雍曰齊將吞紀季以酅事齊庶後嗣不泯宗廟可存齊受人邑而滅人國于義不可

●次滑　胡傳謂之也見義不為而有畏也。張氏曰：公欲圖紀，難而度其力，終不能，故次滑，猶以鄭不會而說於紀耳。

受也。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杜註：鄭地。

【左】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難，杜註：厲公在櫟故。

【穀】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公羊略同。

享祝丘　葉氏曰：祝丘，魯地。張氏曰：假先王之禮，為禽獸之行。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穀作饗。

【穀】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

三月，紀伯姬卒。

【穀】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范註：尊同，為之服大功；變不服之例，適人大夫則不卒。

●遇垂　許氏曰：謀取紀。汪氏曰：私為之紀，比于不期而遇之禮。

紀侯大去　胡傳與其不爭而去，故異于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故書叔姬歸酅，而不録紀侯之卒。陸氏曰：諱紀，避齊襄也。公羊云不言滅為襄公諱，未録齊襄公之惡于用紀侯語之非也矣。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胡傳及高氏皆謂鄭伯係突，駁蘇氏子儀之說。

紀侯大去其國。

【左】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杜註：以國與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違，避也。

【穀】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公羊齊滅之語同。

而復仇乎，且非滅也，何賢于襄而諱之。

葬紀伯姬　穀梁語女也，諸未録。劉氏曰：書葬所重在齊侯，不在諸侯，此非常文也。

狩禚　吳氏曰：本國非狩地，此譏，況越境而與仇狩乎。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胡傳葬伯姬似任張而非者。

【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杜氏云：惡齊而閔紀也。陸氏云：弱很之行而為婦人之仁。

秋七月。備四時。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郜。

【公】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

胡傳意同穀梁。

【穀】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五年春王正月。備四時。

姜如齊師　胡傳至如師，姦惡之著矣，不可復制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師而曰如，衆也。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書姦也。

●郳黎來朝　胡傳能修朝禮，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于此已能自進于禮矣。

秋，郳犂來來朝。郳，公作倪；犂，左作犁。

【左】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杜註：郳，附庸小國。

【公】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

會伐衛
胡傳謂出奔書名以王命絶之也又爲諸侯所納之故於朔入[illegible]
程子曰貶諸侯則公在其中。

子突救衛
胡傳以下士之微大夫之例書字[illegible]
[illegible]程子曰[illegible]陳氏[illegible]
救衛無功而後王[illegible]

公不得於天下。

朔入衛
胡傳書名書入以著其惡。

【穀】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冬伐衛納惠公也
【公】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
【穀】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天王命立黔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正月公穀作三月
【左】六年春王人救衛 救黔牟也
【穀】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公羊畧同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
【公】衛侯朔何以名絶曷爲絶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張氏曰與鄭伯突同篡逆之罪
【穀】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絶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絶之也

至伐衛
穀氏曰朔入而公[illegible]

歸衛俘
胡傳書此[illegible]
高氏曰朔之奔齊[illegible]

容之連諸侯納之故以寶賂齊而齊分四國爲故書齊爲首惡

姜會防
陳氏引師氏說一一書之著其已甚也

星不見如雨
昔者日入至星出也
胡傳如雨謂衆也八
星隕于下則天變動

秋公至自伐衛
【公】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
【穀】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穀作寶
【左】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公】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

【穀】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 殺滅也范註齊首其事則我與王人戰罪差減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杜說此地齊侯之志
【穀】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書姦也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隕公作霣上夜穀作昔
【左】夏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千也名未知姑存劉氏云…公羊不循春秋…錄劉以爲麥…劉亦從之

大水無麥苗　胡傳曰大水災大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見于名也亦矣。

姜氏會齊穀　胡傳爲魯從遂姦張氏曰…冬則時而數矣按七年于防亦書時

●次郎俟　杜云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次待

胡傳俟而次之無名妄動之意皆非義也

●治兵　胡傳譏瀆武也　左姑存劉氏曰春治兵非時何爲禮　程氏曰此公將次于外俟陳蔡不至聚心離貳然後治之

【公】何以書記異也（何註…象朱子曰不君不臣之應）

秋大水無麥苗

【左】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左姑存劉氏曰不害是不爲災也不應書）

【穀】何以書記災也（公又云一災不書未錄劉氏曰豈愛民之詞乎）

【穀】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麥苗同時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杜註穀齊地）

【穀】夫人不會會非正也（書姦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公】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

春秋三傳合纂　卷三　莊公　九

【穀】次止也俟待也

甲午治兵（治公作祠○瀆而治兵也）

【左】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

【公】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

【穀】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胡傳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譏伐同姓也郕降服也

左道師還何姑存遵公何氏之存不敢專公云諱滅設云不使齊加兵于郕未錄劉氏曰此在不可諱之域亦不爲齊文過

師還　公羊云善辭未錄胡傳書師還譏久役也不稱公事衆也歷三時而還無益贖

無知弑君　武氏曰叢咎人夷仲年之寵是致作亂之原然無知不書公孫者不以此稱氏曰不書氏與州吁同家氏曰齊襄不道刑無知氏族何誅以賊討之也汪氏曰胡傳責僖公斯亦一義然晉萬亦以國氏隱桓莊時凡弑皆名之大義既明于初其後皆以氏稱程子意同

胡傳寺人等死節不見于經遂封之惡與大臣孔父仇牧異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作成）

【左】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秋師還（前見左）

【穀】還者事未畢也遯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春秋三傳合纂　卷三　莊公　十

【左】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一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祖

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公穀作暨

【左傳】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公羊器同

【穀梁】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子糾左作糾

【左傳】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穀梁】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迎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杜註九月乃葬亂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杜註乾時齊地

穀梁國氏曰[illegible]弒而代之與[illegible]劉氏云未嘗[illegible]之乎爾人[illegible]而代之說

殺無知
胡傳[illegible]齊人討賊之[illegible]殺大夫[illegible]不稱國氏[illegible]先講之

盟蔇
胡傳曰及公之譯公惡[illegible]也大夫不[illegible]

名義繫于齊而不繫于大夫之名氏也

伐納糾小白入
穀梁可納不納惡內何夫[illegible]氏曰伐人爭本不當納何惡乎朱子曰君父之仇不可得不報者由臣子之心也若怨報以德忘君父之仇悖天理之甚也周禮曰從人而義者令勿仇此不當報者也程子曰桓兄糾弟月齊小白當有齊也上曰糾不當有齊也再傳同公穀宋係劉氏曰糾者納辭公云入

【左傳】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公羊】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

【穀梁】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

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冬浚洙

【公羊】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曷為畏齊也辭殺子糾也

【穀梁】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傳】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穀梁[illegible]讀之公云猶不能納糾非魯罪公云君前又云當國皆非

乾時敗
胡傳不言公敗公忘親讎怨納仇人之子公羊未錄劉氏曰公云伐敗也非果復仇在下奈何不以美歸公哉

取糾殺之
胡傳[illegible]糾不稱子明不當立也此殺糾復讎[illegible]不當殺也但不仁甚矣賈氏曰齊所忍之高氏曰書齊人并其國人罪之也公羊貴宜為君何未錄

浚洙
胡傳劉氏云深固之支務而不知本也張氏曰洙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糾猶畏齊故浚以備齊師之至不知固民于無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不如是陋也

○敗長勺
胡傳齊伐魯不書伐意實魯也許戰曰敗啖氏曰凡魯勝則曰

敗某師 邵氏曰。或謂齊以詐而敗之。何得不知劌之善師所以爲詐也。自後世兵家言之。可謂勝矣。三代用師必不若是。金氏曰。使齊終長勺之戰以復父仇。則魯亦宋也。敢亦宋也。

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公侵宋 張氏曰。饒俘于齊。遂興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所以致郎之師。

二月。公侵宋。劉氏曰。無鐘鼓曰侵。有曰伐。侵淺事。伐精事。胡傳。潛師掠境曰侵。

公 曷爲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遷宿 胡傳。宿非欲遷。宋不仁甚矣。公羊云不通也。未錄。李氏曰。遷僻無義。

三月。宋人遷宿。高氏曰。宿介宋魯間。屬宋附魯。宋以爲貳于魯而遷之。

穀 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王氏曰。驅而爲附庸。自是宿不復見。則亦亡矣。宋閔所爲如此。

次郎敗宋 乘丘。杜註。魯地。胡傳。齊宋肆報復之心。誠罪也。然若能不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左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

用兵之說。不敢分三國。去疑得一時之捷。可稱四時之終。陳氏曰。書次而觀自而未有也。爲不得於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謀宋耳。公羊云齊與伐遂。經文言宋伐而敗。又云能敗之。故書次。遂云若然。則何書敗可也。今故不錄公羊。

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李氏曰。齊忿魯始于子糾之納。宋忿魯始于公之使。而其實桓公挾宋以圖伯也。

穀 次。止也。畏我也。

敗蔡以歸 胡傳。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故名有國之君。戰敗與失守也。趙氏曰。能道自立。爲武王子文王始強陵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獻舞作武

左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吳氏曰。後留楚九年卒。

江陵小國。敗蔡師。此時春秋書楚。忠始此。傷之也。杜。蘭川侯敗。蔡楚。公穀未錄。

公 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

穀 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滅譚奔莒 胡傳。書奔而不死位也。齊者其失事大之禮。可於以此見滅可矜。薛氏曰。桓乃伯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陳氏曰。滅國之禍接迹天下。春秋滅國三十六。五伯爲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公 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備四時。

敗鄑 孫氏曰。二年中三敗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杜註。鄑。魯地。

齊宋之師可謂甚矣王氏曰既敗不知止黷武甚矣

○宋大水　胡傳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張氏曰比歲交兵怨[illegible]不悖傳蓋古意猶存也

【左傳】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秋宋大水

【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杜註弔災）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音成）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杜註悖亦作勃盛貌）

公云及處穀云王者之後宋錄劉氏曰君水及書自記僖災紀亦云王者之後未背記異何以

王姬歸齊　陸氏劉氏皆云待主治公殺云過我未錄也處穀云爲之中者疑之何自相反也

●叔姬歸酅　胡傳紀侯方卒叔姬不歸魯不以亡而廢婦道也秦書以乘不析

【公羊】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冬王姬歸于齊（胡傳王姬于嫁與列國之女同禮不異雖貴當執婦道也）

【左傳】冬齊侯來逆共姬（張氏曰仇已易世故齊侯來逆不書經止書王姬之歸）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杜註以終婦道）

【穀梁】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

劉氏曰以酅紀季入齊非利之也叔姬得所歸此其義也

宋萬弒君及　胡傳大夫死于其難書之其所取也督亦死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

宋萬不書氏孔氏曰賈氏以爲宋弱族傳稱南宮長萬則已氏南宮非無族也自此以上弒君名皆不書氏以下皆書氏

吳氏曰削督夫存特筆

夏四月（備四時）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作接）

【左傳】十一年秋宋萬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公羊】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穀梁】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胡傳左氏宋人醢萬賊已討矣曷爲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陳不以爲賊而納之又受宋賂是與賊爲黨不能正天討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會北杏
胡傳曰稱人諸侯而非命遇自北杏始自相推戴君無君矣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所以言衆也
李氏曰閔齊侯始伯也

•滅遂
胡傳滅人之國而絕其[illegible]亡國之計耳
黃氏曰北杏會遂獨不至不至小國易也則借[illegible]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作齊人杜註北杏齊地

左傳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穀梁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宋公御說也北會定御說故左氏曰平宋亂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與譚同罪

左傳 夏齊人滅遂而戍之蘇氏曰其不會北杏高氏曰其國小以侈大國

穀梁 遂國也穀又云不曰微國也宋林春秋不以日月爲例若舊史耳

春秋三傳合纂　卷三　莊公　十七

以首成大國難圖則結以爲防故曰三王罪人下盟柯可恭此義

○盟柯
胡傳仇已易世禮怨而平可也
孫氏曰公不會北杏桓既滅遂懼其見討故盟于柯氏曰言公會齊侯諱也
朱子曰莊公既不能復仇到桓公此又自顧一重了如何更責他去報非但事有不可自做得沒氣勢況齊桓率諸侯尊周室爲名莊雖欲不赴其盟

秋七月備四時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杜註柯齊邑濟北東阿也

左傳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孫氏曰齊魯世仇不和求伯欲與魯平故盟

公羊 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

食其可得也哉曹劌脅而勢爭之難亟
汪氏曰柯盟不復題聖人所罪之權術也
公穀不日語未詳春秋不以日月爲例則舊史耳

○三國伐宋
胡傳諸人將卑師少也符仲爵以二十年間未嘗過大衆動大衆以制用兵而賦十氏齊侯以天下莫能爭從予者同

○單伯會伐
胡傳伐者桓公合伐無[illegible]故王辭乎劉氏

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張氏曰捐小利赦曹伯術或有之但言適質耳

穀梁 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張氏曰周禮曹皆宋鄰也不動道國

左傳 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單伯諸侯以爲魯卿非杜左氏者以爲周大夫

左傳 齊請師于周此句姑依○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春秋三傳合纂　卷三　莊公　十八

日伐宋昧本不預盟後聞乃遣大夫往會
張氏曰盟柯故前氏曰單伯魯卿也左以爲周卿則不可且非單伯若周則當書天王使鄭氏曰左於遂王姬誤爲送至是附成其說耳

荊入蔡
張氏曰息之亡蔡之入皆哀侯致之身虜國破楚益肯興兵悅婦人移禍伯業未成荊敢其橫行江漢趙氏曰桓圖伯三年得魯失宋荊又入蔡桓患之後以諸侯協

公羊 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何註從後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

穀梁 會事之成也范註伐事已成單伯乃至

秋七月荊入蔡

左傳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

從而後伐之亦足見楚之強也

○冬會鄄
吳氏曰陳蔡鄭鄭已歸附不復與伯政務簡不煩諸侯也呂氏曰衛朔入國不逆王侯九年鄭突自邇遷不通惡侯十一年今皆不敢不至宋服故也

○春會鄄
許氏曰從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莫敢渝

姜如齊
許氏曰鄭會屢尚未從相求合于齊是以受文姜而齊僖之交卒合然後防一失夫人復怨於張氏曰特書與桓也

○伐郳
胡傳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

●鄭侵宋
黄氏曰是背齊盟也故明年三國伐鄭

●三國伐鄭
家氏曰桓始伯當盟

殲滅其猶可據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穀梁】荆者楚也其曰荆何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杜註鄄衛地

【左傳】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衛鄭皆至張氏曰宋公親會齊鄭而齊伯略定矣

【穀梁】復同會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杜註陳作衛上桓以三恪此年進之

【穀梁】復同會也 楊氏曰更發傳者嫌侯主北方信齊桓故

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孫氏曰桓無襄之事而非禮同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公作兒

【左傳】秋諸侯為宋伐郳 杜註郳附庸屬宋而叛故桓為之伐郳○按宋且成霸也

鄭人侵宋 胡傳聲罪致討曰伐兵法所謂正也潛師掠境曰侵兵法所謂奇也

【左傳】鄭人間之而侵宋 張氏曰不誠于服齊而背二鄭之會鄭反覆始此

冬十月 備四時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備四時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元宋上兵也孔氏孫氏汪氏說同

究襲媾皆謀諸王正其罪以聲其罪今為宋伐非名也

●荆伐鄭
王氏曰齊方圖霸楚亦強以北侵不已蔡鄭許適當其衝鄭之要害尤在所先

○盟幽十六年
許氏曰許男先滑伯桓公列班之序也
吳氏曰至是鄭服一匡天下之始
穀又云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未錄趙氏曰桓公時何疑哉

執鄭詹
胡傳書人蔽齊之辭張氏曰不修德而執其大夫非伯討也公穀未錄劉氏云以為佞而未命又何別乎以為與之宋人執祭仲亦與乎李氏亦稍其無據

殲于遂
胡傳亡國餘民能殲強戎則由晉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

【左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孫氏曰鄭背鄄會侵宋故齊桓伐之

秋荆伐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緩告於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趙氏曰入蔡伐鄭楚雖患之力未能制李氏曰楚禍及鄭始此終春秋為伯主之輕重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滑伯○杜註幽宋地

【左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蘇氏曰曰同者有不同者服也于是鄭始聽命

【公羊】同盟者何同欲也 何註同心欲盟也同心為善必成同心為惡必成

【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

邾子克卒 郳儀父

【穀梁】其曰子進之也 范註時齊尊周王命進其爵命氏曰不日缺文不書葬不往會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作瞻下同

【左傳】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公作瀸

【左傳】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杜註以自盡為文啖氏曰不罪遂人也家氏曰遺民鼓餘勇義之也

【公羊】瀸者何瀸積也眾殺戍者也

【穀梁】殲者盡也 後與左公略同宋云御敵未錄劉氏曰豈惡齊滅未盡戍求辭乎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 逃義曰逃 何氏曰詹之義何在 逃以立節生以待理

冬多麋 陸氏曰陰盛所感畏氣之應 范註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為火不明則國多麋

[公] 何以書記異也 何註以冬為異也 魯所有以多故異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孫氏曰不言朔不言日但失之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穀]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杜註來不郳夫乃追

秋有蜮

[左] 秋有蜮為災也 杜註蜮短狐含沙射人本草謂之射工

為瘡而不書之故而書之亦可見身自立矣

詹逃來

胡傳不言以其自來而陷於義者人之行達逃者皆亦逃者義所受之覇為書矣

日食

穀梁從杜註日等孫氏說之

追戎

胡傳不言其來已去追之而何也 公羊註何氏曰來言而追予日大之亦非也

有蜮

春秋三傳合纂 卷三 莊公 二三

[公] 何以書記異也 何註言有者以有為異也

[穀] 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 范註京房易傳曰進否君不識之

冬十月 備四時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同前

夏四月 同前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 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

夫人姜氏如莒 杜註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家氏曰前如齊齊不討遂肆然再出

[穀]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胡傳蜮為所無者故以有書 陸氏曰陰物也 之應也 陸氏毛詩義疏蜮短狐一名射影如鱉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云含沙射人入皮肌其瘡如疥

•媵婦之盟

胡傳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為是以所重在乎遂之輕也 齊宋二君大夫與盟是以所輕害乎禮之重也 然以失之 遂事之貶。何氏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穀] 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張氏曰凡往他國以姦

[穀]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胡傳閑其母至此極也

夏齊大災 杜註來告以大故書 張氏曰齊來告魯往弔之故書

[公] 何以書記災也

[穀] 其志以甚也 范註外災不志甚謂災及人也

秋七月 備四時

冬齊人伐戎 戎穀作我 汪氏以為誤。許氏曰桓伯七年諸侯畧定始伐戎

日齊宋謀伐我叛 齊桓召命也 穀云齊人陳侯又云 劉氏云非也 故不錄

伐西鄙

胡傳所謂人以稱也 程子曰桓始伯責魯不協也 家氏曰是討之亂乃伐也

齊大災

公又云大災及我也 災亦可 劉氏曰及我詳外災內哉

春秋三傳合纂 卷三 莊公 二十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備四時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 五月鄭厲公卒 家氏曰子頹之亂獨賴鄭虢厲有釁國之罪亦有勤王之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杜註具小君禮書之

[穀] 婦人弗目也 范註謂不日言其地也或曰弗目其罪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註八月乃葬緩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眚公作省。程子曰其失可知

[穀] 肆失也 穀又云為嫌天子之葬 未錄劉云非也 反待天子非乎肆赦也 眚罪也 緩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非禮也不從六諡

齊伐戎

家氏曰是時周有子頹之亂不救伐齊伐戎逐利自私。張氏曰戎在齊西齊魯之患也齊伐戎為魯也

姜氏薨

張氏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用小君之禮爵號所以未足也

葬鄭厲公

王氏曰鄭伯有納王之功然以篡論厲公議尚在古意可考

•肆大眚

公羊錄劉氏曰經云肆傳謂不可解

胡傳天討亂國典

穀有與君無異曰大
鐵失刑也

〔公〕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程氏曰弑逆淫亂得成禮而葬魯之典禮廢矣）

〔穀〕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此係泛解小君之義）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寇公穀作禦寇）

〔左〕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公子完敬仲也）

〔穀〕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爲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

殺御寇
胡傳因亂無故殺人擅殺而不由于其君則罪人○左氏及穀梁大夫例張氏
許其茫子未學于天子未公子而天下命也
○季氏曰此亂殺之始事也不謀討治則人將效尤矣
夏五月
孫氏曰此獨五月首

夏五月（何註五月首時者譏取仇女杜註闕穀范註以二說皆無憑云寄所未詳）

非首五月之下有脫事耳高氏曰非脫則是誤以四月爲五月
●盟防
程子曰諱公盟也始與仇爲婚惡之大也
家氏曰雖諱亦責魯也
汪氏曰防盟出公意故高傒不去氏
納幣
程子曰齊婚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請昏也）

〔公〕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穀〕不言公高傒伉也（家氏曰齊傲魯甚矣書之責齊也雖爲魯諱亦責魯也）

冬公如齊納幣

〔公〕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穀〕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公至自齊
張氏曰非危也以此告廟桓公有知其以爲何如耶
祭叔聘
胡傳不言使正人臣之義也
●觀社
胡傳莊公棄大公之法而觀民于社曾往觀之非故議也
程子曰齊暨尚娛故公以觀社爲名而往
請議
張氏曰社者古祀地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公〕危之也（楊氏引徐說不以禮行致以見危○公又云公一陳佗也未録劉氏云妄說）

祭叔來聘

〔穀〕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王氏曰大夫也假王命私交也趙氏曰祭公祭伯祭叔意者叔其弟也）

夏公如齊觀社

〔左〕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

之名東遷後不存古意矣劌之說我二十四年齊祀苑軍實使客觀之兆于今矣
公至自齊
穀梁未録月故無據
●荊人聘
公穀皆謂進之固然然實時荊楚強也陳氏曰稱人于是始進之爲受之也張氏曰遠夷近攻之術先加

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杜註觀社非常故書）

〔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穀〕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爲尸女也無事不出竟（范註尸主也主爲女往以觀社爲辭家氏曰盛東脤以戒婦人）

公至自齊（王氏曰廢魯社而觀齊社何以守土治民以觀社爲名而實竊女故危而書至）

荊人來聘

〔公〕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穀〕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第134冊　續修四庫全書

長翟郊兩聘留
·遇穀
黃氏曰公亦自知數
會之爲嫌而蔽其禮
·蕭叔朝
胡傳穀齊地蕭叔附
庸之君諸禮不明合
朝公于外非其所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家氏曰莊之爲此遇繼納幣觀社而書急于得齊也

穀 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蕭叔朝公

公 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在齊之穀地

穀 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徐氏曰聘受之大廟叔已不敢當歸美先君且重賓也

·丹楹
何註將娶齊女夸大
示之高氏曰宗廟之
飾國有彝典而妄肆
夸麗亂王制瀆先君
也

秋丹桓宮楹楹柱也

左 秋丹桓宮之楹參看刻桷

公 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

穀 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盟扈
穀子曰遇穀盟扈皆
爲婚姻·公羊不錄
此何爲乎寅劉氏指
爲妄○吳氏曰又盟
而後許昏何其難也
二國皆不以禮不以
義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刻桷
胡傳公將逆夫人爲
淫侈以誇示之詳書
于策譏禮于欲也
趙氏曰丹刻雖天子
無其制此舉不但僭
又過之矣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杜註刻鏤也桷椽也

左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公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

穀 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范註方曰桷圓曰椽加密石以細石磨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穀 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啖氏曰凡婚合禮者皆不書凡書者皆譏也劉氏曰譏以仇之女共宗廟也

公至齊
胡傳引穀逆女傳以
釋此條

秋公至自齊

穀 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姜氏入
胡傳昏義以正始爲
先公不與夫人皆至
姜氏不從公而入已
失夫婦之正
何註僂疾也夫人稽
留不肯疾順公不可
使即入公至後與公
約定八月丁丑乃入
故爲難辭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左 秋哀姜至

公 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穀 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讎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覿用幣
胡傳言書正始之道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也公子牙慶父之亂
兆矣
穀梁又云大夫不見
夫人又云譏而曰之
未識劉氏曰君祭于
廟大夫夫人俱在其
中得勿見乎
大水
何云陰氣盛也
按曹羈奔赤歸
劉氏曰赤蓋子也曰
歸易辭乎戎也孫
氏曰羈不書爵不能

【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
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
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
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杜註宗婦同姓大夫之婦
【穀】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
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穀梁畧同
大水張氏曰姜氏入而大水夫人感應之速如此所以書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杜註羈曹世子
郭公杜註經闕誤也管子以為郭亡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自亡胡傳引之

君也公子以為大夫
非也家氏曰戎狄亂
臣赤挾戎背去其公
子
郭公
公穀以郭公為赤文
義不可通未詳杜氏
趙氏孫氏皆從公
穀以為郭亡汪氏曰
亡字公字相似故傳
誤
・女叔聘
左氏未句姑存啖氏
云常事有何可嘉穀
梁是也
日食鼓牲
胡傳謂宗用幣于社
伐鼓于朝不鼓于朝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
不名杜註季友原仲有舊故聘陳氏曰因腶失好相伐今結好
【穀】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孫氏曰書字如鄭祭仲曾單伯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何註朔犯天子命不書葬與渝國同范註同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
伐鼓于朝

而鼓于社又伐非
禮矣
公羊云求陰之道與
穀梁云天子以朱絲
營社未詳趙氏曰據
書禮無此文
伯姬歸杞
胡傳不言逆逆非卿
則書歸以志禮之失
大水鼓社門
公羊索鼓劉氏曰若
于社合禮亦當不書
矣鼓與十一年宋大
水同詳梁說宋趙孫
氏曰非也
・友如陳
李氏曰此內大夫出

【穀】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
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
言充其陽也范註鼓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五兵矛戟鉞楯弓矢也充實也
伯姬歸于杞杜註伯姬莊公女或云桓公女汪氏曰若桓女則伯姬三十餘矣
【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杜註門國門也
【傳】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
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左說可以正公羊之誤
冬公子友如陳杜註報女叔聘齊氏曰書曰如不與其私交正其本之意也

聘之始而亦季氏之
始事也女叔一來友
旋適陳媵繼又會原
仲葬則陳魯之交密
二人私情矣
曹殺大夫
胡傳稱國君大夫
與謀不請于天子而
擅殺之也故書曰
・伐徐
趙氏曰徐必犯宋之
故爾
會伯姬
胡傳深其女之過而
不能節以禮。陸氏
曰公及杞侯伯姬俱
失正參議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公無春字張氏曰報濟西之怨也何益魯之內治乎
夏公至自伐戎說見上張氏
曹殺其大夫杜註不名非其罪公云衆也為羈請穀云無命大夫劉氏曰皆非故未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杜註宋主兵故序齊上汪氏曰亦若伐郳伐鄭先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杜註伯姬莊公女洮魯地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
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穀梁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張氏曰請于公而命之行雖非私行然亦踰禮矣

左傳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冬杞伯姬來 張氏曰志其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

○盟幽 [illegible]十七年
胡傳前此鄄盟未書同是諸侯猶有貳鄭于是有異志之心至與盟所欲也桓公盟為愈矣○程子曰同志而盟非季之也穀又云衣裳會不致相盟不日未錄後會盟桓之舊自若致新有矣

友如陳葬
公穀未錄公云通私行劉氏以爲如陳非私行也公云殊內對夫非公意的數年而遂云齊平穀諸出奔語同數

左傳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穀梁 其曰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

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杞伯來朝 范註杞稱伯蓋時王所黜陳氏曰不朝王而朝魯已失禮矣為伯姬來又失禮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註命齊為侯伯命城濮將討衛也張氏曰城濮衛地

左傳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

伯姬來
胡傳不當來也春會洮矣

逆叔姬
胡傳大夫自逆則稱字於其君逆則稱女何以書諸侯嫁女于大夫而自主之非禮也
穀梁未錄劉氏曰不得曰逆女亂于逆君大人者殺謂不與夫婦之稱非也

○會城濮
賜天命也請伐天討也○張氏曰欲討衛

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趙氏曰齊侍書人見衛則有罪而相抗亦不得為伯討也

左傳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高氏曰日伐討得其罪也乃取賂而還齊桓尊王室霸諸侯所為乃若是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汪氏曰瑣在位十二年子遽蒢嗣是為文公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宋人下公有猶娶入

左傳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

[illegible]衛定其交而後張氏謂之當也

○伐衛・及戰
胡傳齊奉王命致罪以討衛數討請罪可也而上逆王命下拒伯主之師是衛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書日齊以是日于衛道以是日戰侯疾之也
公穀未錄趙氏曰士衆同氣文諸侯分別經云戰衛不敗師劉氏曰衛有罪則人衛殺齊衛有罪則人衛殺謂入衛不可不入衛非也

○荊伐鄭會救

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為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穀梁 善救鄭也 黃氏曰不惟得救災恤鄰之義而崇獎王室實藉此舉故穀梁云善

冬築郿 公穀作微杜註魯下邑孫氏曰郿下書大無麥禾公不重民力可知

胡傳子元六百乘入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鄭人將奔桐師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書救急恤鄰之道也故書救善之○程子曰桓伯之主會興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盡天下大勢所在矣自楚兵加鄭鄭在王畿之內向非桓文遏之則周室爲所併矣所以有功王室
按左傳入純門及逵市以前叙楚伐鄭之暴楚夜遁以後叙諸侯救鄭之力

○築郿 趙汸氏曰山林川澤之利當為于築郿之下不宜在此

大無麥禾 汪氏曰書艱用之無年當預之不素救荒之令至麥禾如之何而乞糴于鄰也 穀收未熟啖氏曰何閒糴乎有驗亦非

○臧孫辰告糴 劉氏曰不言如齊而曰告其情急也凡也公穀因欲私行未解胡傳大臣任事而名而不治貨糴人悅其乃而君子以不能務農節用愛人為罪穀諸侯有歸粟不以告與之未録趙氏曰若不告彼何由知

●新延廄 孫氏曰廄馬之所在不可不修然莊公不務治其國家一無麥禾告糴鄰國又興作勞民罪又甚焉 汪氏曰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亦荒政之一而莊公倉廩虛竭猶興不急之役不知務乃至此極

傳 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胡傳築劇作邑也與左同又云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于其所不必為也

大無麥禾 孔氏曰麥熟于夏禾成在秋而書于冬者計食不足而總書之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傳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邵氏曰告糴古制然不務本□存

公 告糴者何請糴也君子以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穀 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矣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首數語與公羊同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程氏曰延廄馬廄名

左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左云新作若作當云作趙氏曰姑存不當云新

公 新延廄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凶年指去年大無麥禾 廄有肥馬民有饑色矣

穀 延廄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之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

○鄭侵許 張氏曰許鄭世仇也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役之故齊合與自後許始從中國

有蜚 張氏曰蜚有言本無也

○城諸及防 按左傳穀梁傳皆泛言當何時玩隱七年衰傳凡城之志皆譏可知須知莊公此時甚難前年大無麥禾此年春新廄何不可緩乎楊氏云譏之後家氏吳氏皆云譏卑氏曰重勞民皆是

●次成 汪氏曰趙氏謂魯欲會齊圍鄣至成待命大欲救患不能謀陵弱為援皆罪也然鄣乃紀附庸魯未必合民滅鄣者齊不救援故伴為救鄣之名耳

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胡傳引之

夏鄭人侵許

左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高氏曰許鄭鄰也諸侯救許而許不至故侵之

秋有蜚 劉氏曰蜚□青非中國所有南越淫風所生為虫臭惡公取齊淫女故蜚至

左 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未可知有

公 何以書記異也 啖氏曰左云不為災不書秋紀異多矣何必為災乃書

穀 一有一亡曰有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杜註紀國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録之

城諸及防

左 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穀 可城也 穀又云以大及小未録先城諸後及防耳賈氏孔氏啖氏劉氏皆謂先後之辭

三十年春王正月 備四時

夏師次于成 左無傳 杜註齊將降鄣故設備 張氏引任氏云當從公穀書師

穀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左云 杜註鄣紀附庸國

●降鄣　公羊未詳劉氏曰不言服爲桓諱非也取國曰取

●遇魯濟　胡氏曰會戎於前而後伐衛遇齊於前而後伐戎桓霸不自恃也遂能力正天下張氏曰簡禮以誠由事定其是而要其成

●伐山戎　穀梁愛之齊之爵諸夫戎劉氏曰貶則人之愛則人之孰能識其爲齊哉

●築臺于郎　胡傳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以丁遂而不緣古侯觀氏所謂濟民以自樂也。何註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訓者爲瀆下也

●築臺于薛　孫氏曰務一身之娛而勞民如此

●獻戎捷　胡傳齊伐山戎以所得歸來誇示魯獻捷之也程傳畧同

【穀】降猶下也　胡傳降服之辭鄣微乎微者曰降鄣非齊也其抑強之法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胡傳錄之賢叔姬也其節守義不以亡存而移婦道

【穀】閔紀之亡也　汪氏曰閔曾伸其皆指閔而存之之意。公羊云使賢乎叔妹未錄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汪氏曰月數特非常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註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

【傳】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穀】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齊人伐山戎　外傳桓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胡傳譏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也

【穀】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

以操之爲已蹙矣　何註操迫也已蹙也蹙痛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杜註刺奢且非時程氏曰丁朗非其地

【穀】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

夏四月薛伯卒　俞氏曰不日不名闕文也李氏曰杜於滕杞薛皆爲時王所黜

築臺于薛　杜註薛魯地王氏曰一年三築臺豈君國子民之道耶

【穀】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何註臨諸侯之觀不過郊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

黃氏曰齊桓伐大之殺是於外劉氏曰稱齊侯來示以內與國乎安見內乎又云來獻穀梁伐山戎乃據此豆與盡外齊云此非理

●築臺于秦　張氏曰所謂及是時殺其危傷自儆氏曰魯莊之築凡三氏至此極矣其不亡者幸耳

●冬不雨　劉氏曰歷時言不雨慢也無志于民也孫氏曰陰陽不和也

城小穀　薛氏曰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又城小穀平歲且不可況薦飢乎

●遇梁丘　張氏曰齊不以伯主自居以梁邱近宋而先之　明張氏曰遇魯濟則親至曹遇梁邱則序先宋遇固簡矣齊獨執謙其能定

諸侯不相遺俘。

【公】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　何註旗軍獲各名色使士卒望而爲陳者旗獲建旗懸所獲也

秋築臺于秦　秦魯地　俞氏曰

【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　何註杜瑗宗廟朝廷皆爲國則皆不宜臨

【穀】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川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

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一年三築臺惡內竭民力

冬不雨　程子曰三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公】何以書記異也　何註比築三臺奢淫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范註魯地程氏曰齊地別有穀非小穀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　今姑存舊說尚云若爲仲當繫之齊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于梁丘　家氏曰據左傳此遇謀所以捍楚而救鄭者也

【穀】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

伯宜也

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卒　胡傳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投之鴆辭曰季子忠義但以變而用中其自然以不偶亂也何之哉　閔人犖公子閔元年仍叙弑般事作僕人鄧扈樂閉非

左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然其八是大義立其後是親恩

公 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 餘敘事與左畧同

公羊云不稱弟殺也末錄陸氏曰書公子皆例也叔牙皆弟自特書耳不得引以為義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穀 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范註公薨書所諱因變存諱是也趙氏曰薨必正寢就公所地

路寢　胡傳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般幾亡國稍免其身矣　公羊與穀首二句同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公穀作乙

般卒　胡傳子般為任之所出也何能逆乎黨氏曰始之不正故舉公子不殺季子奉般正也然卒不保其位皆其內治之失也

左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弑般事共仲歸獄閔人犖而立閔公

公 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公子慶父如齊 胡傳曰如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也陸氏曰齊桓不討許其來亦也

慶父如齊　殺般未幾劉氏曰書齊亦何不可且弑賊反讓之使不見乎

狄伐邢 杜註邢周公後張氏曰狄北狄三年之間伐邢滅衛首以伐邢著其罪也

狄伐邢　書狄之稱宰齊之救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三終

元年正月

此以公殺爲是末了語特曰不書即位此禮不備也劉氏曰公羊謂鄧扈與而歸獄季子至而不復又云既而不可及不探其情而誅非也設季子力能誅則慶父誅矣何謂不探其情乎今故不錄

○齊救邢

胡傳凡書救未有不善者也不速救則書次以罪其慢而偷也不敢救則書所至以罪其怯救成王遇是也聖人之情見矣稱人將卑師少也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四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裔孫夢齡蓬非　𩈎齡問葵　增輯

閔公名開

元年春王正月

【左】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左姑存啖氏曰台難岀妨行禮不安）

【公】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後叙弒般事與左莊末年畧同）

【穀】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邢

【左】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穀】善救邢也（張氏曰桓從管仲之請而救邢書以與之論語功歸管仲蓋仲發其端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有一月乃葬）

○盟落姑

卓氏曰是時閔公八歲前後之盟豈欲季友歸者故陳氏以爲國人爲之吳氏謂魯之世臣以經傳推之陳方與齊厚自與齊好季友嘗知其齊陳蓋有所託落姑之盟亦季友授陳人以請于齊桓耳

○季子來歸

胡傳欲旌其賢特稱季子○程子曰國人思得以安社稷求歸不名其文以嘉之

○仲孫來

胡傳鄰有弒逆不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使諜上窺覘虛實使臣不以禮其仲孫不對其君爲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不以忠矣使慶父怙惡閔公再弒復與仲孫所啟也直書交譏之公穀皆云是慶父疏之未録經頭繫之齊何云魯仲孫啖氏劉氏皆駁之

○遷陽

啖氏曰移徙附庸恒

【穀】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穀】盟納季子也

季子來歸

【左】季子來歸嘉之也（杜註季忠于社稷爲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

【公】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穀梁同）

冬齊仲孫來（劉氏曰不言使譏桓與仲孫也張氏曰能言魯秉周禮故難貶不名）

【左】冬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杜註陽國名蓋齊人偪徙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公羊二十有二月

【公羊】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穀略同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

【公羊】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孫音遜

【左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末二語爲僖元年立傳

公須力施丁可取若如此[illegible]之心[illegible]初年[illegible]衛存[illegible]之意功過[illegible]

吉禘莊公　胡傳吉禘非禮言吉未可也言于莊公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季氏曰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公薨　不地不書葬說見隱公末年穀云不地故也○同公羊又云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劉氏曰非也此何足爲義乎

孫邾奔莒　胡傳公子出奔數其罪也

殺之于夷以其尸歸係僖元年當與傳詳非經義主傳

穀云曰出絕之未錄從氏曰大夫奔皆言出不可別爲義

【穀梁】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慶父不復見矣

冬齊高子來盟杜註高傒也

【公羊】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穀梁】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

○高子盟　胡傳書命高子必曰[illegible]可取則取其國以[illegible]可存則存其[illegible]亂以定魯非有一定之計高子于則平[illegible]難定僖公魯人賴焉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專使之宜不曰齊侯使遣在高子也公羊不稱使我無君也示錄劉氏曰魯公[illegible]曰[illegible]程子曰善其能恤魯

狄入衛　胡傳凡稱亂者未有不至殺身亡家亡國者也

前敘衛亡之由中敘人衛事後敘戴公之立末敘齊桓恤衛

國破君亡俱在一滅字中

宗祀石碏二大夫也 國人石齊道俱在與國人出四字中 敗而又敗寫敗勢如見

曹衛下邑詩作漕

儲氏曰伯業

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王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杜註戴公名申其年卒立文公

三事皆有不傳而先敘大略于此亦先經始事也原在鄭棄其師後今移附狄入衛後

【附】傳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鄭棄其師

◦棄師 胡傳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使將兵于境不召惡之而不能遠退之不以道也棄師者鄭伯乃以國事國事至此則將誰用彼哉矣書鄭君臣同責也

陳氏曰克奔陳不書不足書也

【左】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公】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穀】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四卷終

周氏家課讀本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五上

盧陵周 統 學之甫 原編

楚陂 裔孫 斐齡 逵莊 毓齡 問袁 增輯

僖公 名申

元年正月 劉氏曰左氏曰公出故非也去年八月閔弒僖公至此久矣國已相定不應猶以出奔之故不行即位禮也又曰諱之諱國惡者非史官之事春秋之意也 公穀爲是

元年春王正月

【左】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左姑存劉氏曰非也

【公】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何註臣繼君猶子繼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穀】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聶北救邢 胡傳師見兵力之有餘也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罪人之情見矣 公羊云不與諸侯專封又云狄滅之孔氏云邢未滅趙氏云邢未亡公又云諱桓前年何以書狄人衛又云實與文不與亦說故未若穀梁又云不言齊侯故不可言書伯劉氏云非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作曹伯

【胡】諸侯救邢[illegible] 程子曰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公】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 齊氏曰次緩辭

【穀】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illegible]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 黃氏曰不誠於救所謂假仁者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公作陳儀後同杜註邢地

○遷夷儀　張氏曰因邢欲遷而遷乃定之與前邢遷都遷之遷意不同

○城邢　胡傳齊侯合諸侯有救患之功也○高氏曰功過其相掩○張氏曰夷儀有左衛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之道

傳左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左作諸邢 邢遷如歸也

公羊 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穀梁 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

傳左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吳氏曰邢削夷儀邢之邑邢遷邢國故曰城邢

公羊 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

春秋三傳會纂　卷五上　僖公　二

○夫人薨歸　胡傳齊侯殺哀姜得與法之法○汪氏曰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討賊之詞○金氏曰哀姜罪大齊桓誅之是也但謂其死所非之宜許氏誤

○楚伐鄭　胡傳稱人漸進之也　汪氏曰著其暴

○會檉　家氏曰楚方強而謀

穀梁 是何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左傳在閔二年

公羊 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

穀梁 夫人薨不地，地故也。

楚人伐鄭杜註荊始改號曰楚張氏曰自此稱人鄭讀與也終桓世止稱人力猶足制之也

傳左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公作朾杜註宋地

傳左 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家氏曰經言會傳言盟伐楚召陵之師權輿于此

制楚于全之策也

○敗偃　胡傳向會于檉又詐敗之○張氏曰晉僖與保持之言亦是桓公不討之效

○敗酈獲　胡傳責貪賂而求伐罪在莒也公賜汶陽田又用詐謀得其半將非王命之○家氏曰何以名其挐即名非說之非也亦何可責○趙氏曰左公皆謂非也○李氏曰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公作纓高氏曰邾受姜氏曾不請討既會救之非也

傳左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傳左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公羊 莒挐者何？莒大夫也。酈與閔二年慶父奔莒左傳莒同酈公作犂穀作麗

穀梁 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詐謀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春秋三傳會纂　卷五上　僖公　三

季有費始此

○夫人喪至　即閔二年左傳僖公請而葬之也○張氏曰僖不知義也胡傳譏桓公也○公羊又云貶必于其重者殺又云諱桓殺同姓未絕孔氏疏云何以喪至猶重劉氏云桓伯主豈顧同姓

○城楚丘　胡傳桓公爲利于衛甚博宜有美詞今乃略之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也

傳左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左又見閔二年○此姑存李氏曰不察公義矣

公羊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

穀梁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傳左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公羊 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後不與專封與穀略同

穀梁 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

○孫氏曰與其不言而存之不若表之而救之[illegible]宋子曰[illegible]衛人之[illegible]可法[illegible]王氏曰[illegible]桓公[illegible]之[illegible]

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焉故曰仁不勝道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季云得罪宗廟以小君禮祔不可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作夏陽　杜註下陽虢邑）

【左】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穀】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

○滅下陽　[illegible]之滅由下陽鄍之六[illegible]子曰[illegible]之故[illegible]出下陽故書滅胡氏曰春秋誅惡[illegible]其與之為惡者故以齊首[illegible]晉[illegible]以宋[illegible]虞首惡張氏曰非公[illegible]晉[illegible]士為以[illegible]之

受賂假道長寇罪

【穀】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公作貫澤　杜註宋地）

【左】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杜註江黃楚與國）

【公】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

【穀】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徐與公略同）

○盟貫　胡傳二國來楚失其右臂於桓此盟為得荊楚之勢其服從之應荊矣　張氏曰先服此二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以逆旅而抗楚之勢惟宋魯猶不與諸侯也　趙氏曰北公至是二十四年諸侯服從必待江黃來而謀始

冬十月不雨（左傳在三年六月雨內　杜註一時不雨則書首月）

【公】何以書記異也

【穀】不雨者勤雨也（范註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楚人侵鄭（家氏曰會權謀救鄭楚比年侵鄭而師不出何也伐楚至難必為全而後動）

【左】冬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是時楚勢已長用子文為令尹）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左在下六月雨內）

【公】何以書記異也

【穀】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胡傳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其自志于民審矣）

定師出為全也師鬭其前必拒其後

●冬十月不雨　趙氏曰凡三十一年書冬一時不雨文二年十年十三年皆累數月不雨非于政而不知也惟僖憂民故六月雨亦書

○楚侵鄭　張氏曰兵數侵鄭

○春夏不雨　汪氏曰何休謂僖公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所感不雩而得澍雨其事雖不可考然公必

能海過修敢於

○取舒
李氏曰徐爲見經得書人以滅國易謂取是未成之辭孫氏以爲舒者楚實徐取舒爲齊侵楚伐之徑也得之

○六月雨
胡傳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觀此知春秋有與天災恤民隱之意

○會陽穀
胡傳云聚而爲此亦分而爲會侵蔡次陘

徐人取舒趙氏曰桓自伐徐徐遂服齊取舒齊謀也詩云制舒是懲則楚與國也取以爲楚援

【公】其言取之何易也姑依劉氏曰非也若實滅國豈得言取

六月雨高氏曰建巳之月萬物待雨

【左】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

【公】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

【穀】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杜註陽穀齊地

【左】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汪氏曰二年楚侵鄭故

春秋三傳會纂　卷五上　僖公　六

而江黃不與分而爲奇也自爲犄角之勢按兵不動以爲八國援○趙氏曰今日陽穀之會援伐楚之謀也故明年興師

○友涖盟
汪氏曰既稱涖盟則魯君遣使時已命之盟而非大夫專盟經書涖盟者因惟此從桓謀伐楚有輔伯之誠李氏曰桓將伐楚恐汲机故不煩諸侯

【公】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

【穀】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李氏曰不盟疑亦可入晉命蕭魚之例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穀作公子季友涖公穀作莅後同

【左】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於我也何註猶曰往盟于齊莅蹠也

【穀】莅者位也范註莅其位而盟穀又云不日前定不言及以國與之汪氏云誤矣

而使大夫受盟不恨先後故不以大會書張氏曰密許期也

●楚伐鄭
李氏曰楚五加兵于鄭矣

●侵蔡伐楚
胡傳侵蔡皆所也伐楚有辭也遂繼事之詞何侵蔡不識命也侵蔡以責其不善而樂與人爲善而待之子次陘之兵甚次陘屈完來盟于召陵

楚人伐鄭

【左】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汪氏曰楚三至桓不救而孔叔猶言勤我姑從陽穀之會皆爲伐楚成鄭之謀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杜註陘楚地

【左】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

春秋三傳會纂　卷五上　僖公　七

序其詩也○朱子曰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耳桓伐楚以義執言不由詭道故次于陘而不遽彼詳于此召陵是也吳氏曰不戰而屈人兵次以待其屈服節制之師也

包茅不入小罪說以供祠昭王不復大事付之冷語

公羊云國曰潰邑曰叛劉氏云民曰潰國曰叛公又云以侯爲

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王氏曰不責僭王大惡而問此亦楚爲詞也易我服之亦易此霸者之心

【穀】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

完也劉氏云次將知屈完來乎故先錄

新臣卒　許男遇疾而歸于其國故不言卒于師劉氏曰在外不言卒于師也若曰卒于師經何以不言卒

○屈完來盟于召陵胡傳曰……大夫已服桓公能……之而不驕在我王者之事矣。

蘇氏曰……召陵言……張氏曰屈完……義而……之也桓得楚進退……二百四十年……

先君猶好美意參以婉言與其攻城驕態還以硬語

公羊又云不稱使尊屈完也……人之臣……其不為君

也遂繼事也次止也

夏許男新臣卒（高氏曰即許叔　在位四十二年）

（左傳）許穆公卒于師（存左如）

（穀梁）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劉氏曰內桓師非也書卒于師不足從桓公。穀姑存）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傳）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

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屈完者何楚大夫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

使宜序績乎

穀又云于師前定也來會桓氏曰非也。趙氏曰木踐郢郊未頗楚子使完一來遂振旅班示瑜年而楚滅弦弦胸年又圍許矣按此即穀得志為僅也

執濤塗　王氏曰濤塗之言雖私其國然不聽則已

何至勤師以討孟陳按近楚實有二心今不欲齊師反而出己齊以為叛齊即恐之師故威之得其故而後已非專以濤塗也○按此說補三傳之所未及

張氏曰左與公小異左說但怒濤塗之言昔果出陳鄭歸何必再伐乎知公羊大陷沛澤之說為信

李氏曰稱侯稱人之說公羊得之

（穀梁）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後問答與左逐伐楚篇略同）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穀作袁）

（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公羊）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

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途於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穀梁 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及伐陳 張氏曰以不書人微者也孫氏曰江黃近陳故令伐陳使齊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故去其出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程子曰齊命也

左傳 秋伐陳討不忠也 趙氏曰以一濤塗虐其君而戕其民齊霸遂而務矣

穀梁 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內師也

○至伐楚 張氏曰重大其事且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汪氏曰書至美桓猶召穆公平淮夷告成于王而詩人美之與 八年未嘗諸侯氏曰楚雖已服何妨告廟云伐楚

侵陳 高氏曰書茲例知諸國皆大夫皆貶而人之默茲與貶可知矣 齊許宋衛張氏曰再侵者服而後已霸國諸侯許會以著其罪

八月公至自伐楚 不以侵蔡至亦不以召陵至美桓伐楚故也

穀梁 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范註楚強莫能伐故以伐楚爲大事

葬許穆公 余氏曰左加師字因稱公非也僖公昭公薨于王事于朝會中謬妄矣由說及葬許

左傳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 茲有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作茲後同 叔牙子

左傳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胡傳陳大夫一謀不協見伐見侵而怨猶未息也何德于是衰矣書以深責之也

殺申生 孔氏曰晉侯殺申生無罪陳氏曰緣而斥殺者以姬之譖自殺直稱君殺而已呂氏曰申生處人倫之變不死不可得也謂其爲少以姑息而陷之不義甚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

廣氏云賊由大子四字獄 皆知之三字獄

李氏曰獻若不欲殺之申生必不奔新城殺其傅申生所以不能自明也然而不敢則無所逃矣

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

公羊 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張氏曰龍尊孽驪姬致亂二十餘年可示有國之鑑戒

穀梁 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胡傳申罪獻公戒後世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

●伯姬朝　范注：舊說謂伯姬為杞伯夫人，予不敢……子之適伯姬，以莊二十五夏嫁，于今十三年，則子幼可知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杜：許嫁風也

公羊：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茲如牟　汪氏曰：因公事而行私事，則不譏；私事不……其因聘禮而行私事也

夏，公孫茲如牟。牟，附庸國，會與邾、葛來朝

左傳：夏，公孫茲如牟，娶焉。杜注：叔孫戴伯……卿非君命不越竟，故本命聘牟，因自逆

●會首止　程子曰：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高氏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齊桓為會以尊世子，使天下皆知世子之為鄭，而世子終不易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首止，公穀作首戴

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陳氏曰：定世子也

公羊：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

穀梁：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胡傳：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往會，示不可得而抗也，尊之也

○盟首止　胡傳：經中事復舉諸侯，定世子之位一數，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天之大者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傳：秋，諸侯盟。杜：謂復稱諸侯，王世子不盟也

公羊：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劉氏曰：王將以愛易世子……世子……可……而……以定……曰……陳氏曰：下諸侯王人于諸侯之上，而同盟……周公于諸侯之上，而不同盟者，非微者也。會于首止，不但不同盟而已，諸侯以殊會世子，以世子之尊，又非特若此也

穀梁：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范注：齊桓尊崇王室，糾合諸侯，襄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于此

●逃歸不盟　胡傳：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貶之也。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亦無辭逃之。○陳氏曰：曰逃，賤之也。公羊云言逃歸不盟者，不可使盟也，不錄。劉氏曰：非也。鄭伯及盟之日逃去，但書逃歸，則嫌已盟而逃，故書不盟，在盟前逃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杜：惠王惡齊桓之定世子，故以是命鄭文公

穀梁：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傳左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傳左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

成之亦

孫氏曰楚滅弦弦恃江不能救也張氏曰於弦同壤而黃遠弦子之奔滅黃自此始矣

●執虞公

胡傳書滅下陽于始而記執虞公于後見棄義趨利貪貨無厭之能亡國也

孔疏晉人取之若執一夫陸氏曰虞公爲三公故稱之公

孫氏曰稱人以執惡晉侯也有罪者不得專執況無罪乎程子曰書執自取也家氏曰書晉人討晉人也程氏曰晉虞同姓周懼也然晉獻詭計挑之盟不可掩矣俞氏曰前說論勢中論情後論理

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公羊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 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六年春王正月　時　備四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傳左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

傅氏曰折倒

註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　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　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天策傅說星焞焞近日光微也　火中丙子平旦鶉火中也

●伐圍新城

王氏曰伐而不服故圍然圍而不暴見桓

…強不可從
圍許救許
按楚子背召陵之盟而圍無罪故書圍以懲
張氏曰圍許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釋鄭救許討以抑暴而扶弱子義也
●至代鄭
胡傳著之九何以致久也

所以不時城也 范云鄭伯逃義逃歸是以伐而圍之

穀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高氏曰逃歸遂與楚通是啟諸侯之伐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杜註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

左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穀 善救許也 胡傳善之尤者家氏曰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書遂美其救之速也

冬公至自伐鄭 許者伐鄭本志也救許遂事也 孫氏曰出踰三時胡氏曰不至救

穀 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楚氏曰不可二事至擇其大者

七年春齊人伐鄭 張氏曰鄭未服故復伐之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齊伐鄭
胡傳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貳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復治之

●小邾朝
何註齊桓白天子進之以爵通季氏曰今進郳為小邾子使附魯

殺申侯
胡傳內品聽讒而擅殺信失刑矣申侯專利不厭足以殺其身已

左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小邾子來朝 公作小邾婁子後同 杜註郳之別封故曰小邾郳黎來始得王命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 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

張氏曰申侯自殘其鄭不忘故圍或討鄭伯從楚按張氏此論鄭之說于齊者或以此與不納濤方城而賜以邑鄭將何辭以說于齊耶

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濤塗以執怨申侯勸美城其賜邑虎牢遂以致討諸鄭伯故云用譖

公 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穀 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音某又音無 公作寧母 杜註魯地

左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

○盟甯母
孔疏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時何国各有常職天子既衰貢職無定故伯主帥諸侯量其国之大小使令所出之物傳言諸侯各使官司一聽齊令受其方物所寵見大子之物又曰不受子華之請鄭見會不列焉
孫氏曰齊伐鄭未已鄭伯懼欲求成於齊故先使世子華
家氏曰按左氏管仲可謂以禮服人桓公可謂樂從諫

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旦夫字夫字兩提承總承諸侯起見不專為鄭

夫字又一提

不服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於齊

曹伯班卒 班公作般

穀 衣裳之會也 楊疏衣裳會名或釋或不釋兵車會少備舉見義

春秋三傳合纂　卷五上　僖公　六

友如齊

趙氏曰當齊之伯盧友同心事伯主不朝則聘不敢怠也

○盟洮

胡傳下上之徵序于上王命也尊君之義

高氏曰王室有叔帶之難世子位猶未定蓋惠王嬖惠后立叔帶故王人使齊求援而齊合諸侯謀之

王氏曰據經今年十二月乃書天王崩恐秘喪難經年而叔帶親弟非外人亦難欺也豈權秘一時遂從

公子友如齊 汪氏曰甫畢寧母又使友聘所以勤霸國之好也

冬葬曹昭公 黃氏曰七月卒冬葬時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款下公有鄭世子華也王人盟不該者王室有難故 杜註洮曹

左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吳氏曰左云惠王已崩豈存一年不發喪之理疑此時王或有疾至冬崩

公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穀 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其處曰何不敢承

○乞盟

啖氏曰公穀皆云乞盟者處其所而請與盟蓋前之逃乞者其辭之辭言所以乞盟其矣云乞師又何謝之今故不錄

狄伐晉

趙氏曰晉與狄隙啟上以為黨公子以殺類仍狄必報不肆乎闕必自伐而後人伐也

兵車之會也 汪氏曰衆郎不盟寧母汾而誓某乖不及桓矣

鄭伯乞盟 胡傳始逃歸今乞盟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乞卑屈之辭

穀 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

夏狄伐晉

左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前錄追敘前年事末三句正敘本事

春秋三傳合纂　卷五上　僖公　七

●禘廟致夫人

范註夫人成風也錢箴其母見重其父崩傳以私意尊其母而輕宗廟是禘之非禮

楊疏左以夫人為哀姜元年為齊所殺何為今日方致之今以為齊之殺女先至魯公使之為夫人非也今故姑存左傳不錄公羊

趙氏曰凱禘又謬妄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穀 用致夫人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張氏曰不書葬魯不會 趙氏曰世子立是為襄王

〇會葵丘

胡傳葵丘之盟三公而不殊晉會之同也入見有出入功勞之義非世子比矣程頤綱同

趙氏曰襄王之元年桓公首爲是會以尊之則王者尚然矣哉有功周室大矣

汪氏曰今會明王禁而示天下之大法使諸侯尊王室且知畏王法

國語載拜受胙與左同並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

【左傳】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正月公穀作三月俱作禦）

【左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

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杜註葵丘宋地）

【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史記載襄王使孔賜桓彤弓矢大路命爲牧伯得專征伐）

【公羊】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爲政謂非王世子比）

【穀梁】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陸氏曰淳問于師君子不奪人之喪齊使宋子與會失正可知）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穀梁】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

盟葵丘

胡傳再言葵丘美之大者也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宜其餘可孟子所引

朱子曰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自是好本末自是別

按葵丘正義自以爲齊桓霸業方在盛諸侯及公羊震矜意貶作逆料其終

公又云何以日危之

朱穀梁氏曰桓之盛也孟子言之矣

穀又云此何以日未錄以日月爲例非也

詭諸卒

晉獻公不能遠色去讒以至死而大亂

陸氏曰晉之亂獻公啓之也

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范註女子許嫁不爲殤死則服大功九月）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傳】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公羊】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穀梁】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范註壹猶專也說此也按五禁宜照孟子爲詳）

甲子晉侯詭諸卒（甲子公作甲戌詭左作佹杜註甲子書戊辰後從赴）

【左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㔻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

忠貞字句說得甚[illegible]
荀叔答是忠而[illegible]
而說丹

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死字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此與下篇作一篇讀

殺奚齊
胡傳與穀梁同音避
氏陸氏盧氏孫氏杜
氏陳氏張氏皆從
穀梁

冬晉里克殺奚齊殺公作弑

左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並死字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司馬氏曰左氏引詩貶荀息而非褒也公[illegible]
[illegible]

公如齊
趙氏曰果書者見如京之[illegible]王事之役也
程氏曰伯業盛而王綱愈墜皆然則朝國可知

公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楊疏不以爲君則是不子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啖氏曰魯行他國朝聘皆書張氏曰朝伯主自是始

狄滅溫溫子奔衛杜氏曰桓不能撫所以病奔桓也

左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

滅溫奔衛
吳氏曰以畿內之溫[illegible]王不救亦伯圖之有闕
弑卓及荀息
胡傳書弑其君以正里克之罪書及以著荀息之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
劉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荀息不[illegible]
此大段不足以是辨
得一[illegible]
伐北戎
薛氏曰東有六千戎有狄及荊楚並晉滅

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作卓子左傳作前殺奚齊後

公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則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中敘里克荀息之語同左傳

穀 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也杜註北戎山戎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虞號伐刑人衛伐
晉滅溫召陵之後楚
滅弦圍許何罪而不
圖況許方患楚而屬
以伐戎非用人之道
也
殺里克
胡傳與穀梁略同
子曰晉殺其大夫
不以弑君之罪討之
也張氏曰惠公殺之
以其立己[illegible]不得
以討賊書
公羊[illegible]
爲文公諱[illegible]
日此下知不告之例

左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唐氏曰公殺里克有愧色里克臨死有愧色

公 里克弑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後係惠公命里克二語同右

穀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

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後放此事略同左）

秋七月（時）（備四）

冬大雨雹（公雹作霰）

穀 何以書記異也（臧氏曰周之冬酉戌亥月即夏八九十月陰結而未散故記異）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

穀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猶有弒君之罪丕鄭之殺全是私心故言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姜氏雖齊侯女然會外非禮）

秋八月大雩（趙氏曰雩有二月令仲夏大雩常祀用盛樂時祭也周禮大旱帥巫舞雩旱祭也）

穀 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冬楚人伐黃（陳氏曰滅言伐病桓公也以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亡其國耳）

左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不歸楚貢者從齊故也）

穀梁傳說明夷吾善時

大雨雹 趙氏曰非大寒之時也洪範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則大雹

殺丕鄭 胡傳丕鄭言于秦伯請出晉君則有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也

姜會陽穀 胡傳桓伯姜意失傳不能禮佗之是以大雨雹大雩見戒于天孫氏曰參譏之

大雩 孫氏曰諸侯雩而雩禮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禮也

●伐黃 張氏曰桓公怠荒之心楚已占之遂與其師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杜注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

左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穀 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秋七月（時）（備四）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公杵作處）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胡傳齊桓伯業怠矣然後狄使衛鄭淮夷亦來病杞不忌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杜注衛地）

左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按左傳謀杞謀王室兼說）

穀 兵車之會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滅黃 胡傳黃人恃齊不共楚職于其位是不知王霸之為國不可恃滅者亡之方伯不能修其職使小國貿貿不得其所容所謂亡國之善謂上下之同力者也○趙氏曰冬伐夏滅貫乎以待救也而救不至伯業不終穀又云管仲死未錄汪氏曰左記十二年冬平戎史記仲卒在桓四十一年○按桓四十一年係僖十五年

●狄侵衛 趙氏曰以衛納溫子也伯主安視而不討乎

○會鹹 趙氏曰謀城杞也穀氏曰次年城緣陵此會謀之也○家氏曰諸戎為子帶所召同伐王城今會以戍周勤于王齊不重討而僅平戎于王故戍周不書

○友如齊 張氏曰陽穀宜母及會鹹其後友皆如齊蓋代楚服鄭城緣陵

之□□□□□□以
□□□□□也●

●城緣陵
胡氏曰城而遷之師
者□□□□□□役
諸侯不書其事封也
城杞□□諸侯而不
序者非一事也

●鄫遇防使朝
陳氏曰鄫季姬以□而賤
鄫子申也明傳□公
殺謂從受女使自擇
配□□
公穀不然程氏曰鄫
子既朝魯怒始已解
明年仍歸鄫其事甚
明擇配之說斷無是
理

【左】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杜註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不終也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公】孰城之城杞也公又云徐莒脅滅杞杞未錄陸氏曰明年諸侯救徐其說可知

【穀】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范註無總一之者非伯者所制故曰散辭劉氏曰桓德衰不足存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左】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范氏曰左傳遂命之條蘇氏曰公穀云使來請己事至此乎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崩
胡傳度□為世復入
悲恐殺皆惠戒明矣
考于日中山崩川竭災
異之大者
公羊又云沙鹿河上
之邑未詳劉氏曰非
也此山名之不須疑
山名以可知故也如
為邑稱崩猶無甘不
繫山

●狄侵鄭
趙氏曰前滅溫伐晉
侵衛至是侵鄭而不
討伯心已衰老而溺
于內能何暇治狄

【左】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按此應驗晉侯沙鹿晉境內山也

【公】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按此應天王出居于鄭天王天下共主也

【穀】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

狄侵鄭張氏曰狄數犯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諸侯受禍者齊桓之怠也

冬蔡侯肸卒劉氏曰慢不赴曰月穀云時卒惡之非也未錄○穆侯也父獻舞留楚卒而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諸侯世相朝今五年一朝過乎禮矣

楚人伐徐吳氏曰徐楚僭王同惡齊桓合諸侯徐革面而為楚所伐可悲也

●公如齊
張氏曰十年朝齊今
又朝用五年之制可
于事大了之禮矣

●楚伐徐
伐黃而齊不救故及
徐○季氏曰徐亦楚
所利之國也前從齊
取舒舒楚之與國其
甘心乎

盟牡丘
張氏曰救徐而也又
盟之諸侯不一故也
入心已二而復盟非
伯主急而人心始離
乎不足保徐可知矣

●次匡
陳氏曰救不言次言
次無志于救也●

●救及伐徐
孫氏曰惡緩于救患
也趙氏曰次匡而使
不返于是命大夫救
是示怯于楚也宜徐
有婁林之敗

●伐厲
張氏曰兵法攻所必
救然後此無敗徐則
厲在所不必救明年
不免救徐而遷

●至自會
趙氏曰無功而反故

【左】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胡傳尋盟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

【左】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穀】兵車之會也

遂次于匡薛氏曰著救不力也胡氏曰心既急對國解體是以諸盟詩是以有次焉其勢使之然也

【穀】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胡傳書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杜註敖慶父子胡傳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公衰而志怠矣

【穀】善救徐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趙氏說同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杜註厲楚與國

【左】秋伐厲以救徐也姜氏曰諸侯志怠不欲重煩曹共之位齊所定故獨勞之

八月螽公作蝝

【穀】螽蟲災也胡氏曰書災也

九月公至自會高氏曰暴師于外已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

僖公

歸鄫　卓氏曰明前此非逆絕鄫而嫁婚也

震夷伯廟　程子曰夷伯之廟震而書者夷伯之廟於天應之也……展氏何以有隱慝展氏之論……

【穀】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公自正月出外至是歸

季姬歸于鄫杜註乘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蘇氏曰鄫子既朝乃使歸之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未得存

【穀】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公穀云晦冥也不錄孔穎達春秋遇晦書晦遇朔書朔無義例也杜以長歷推己卯乃三十日

冬宋人伐曹家氏曰宋襄于桓之方存已有圖霸之心春秋所譏也

春秋三傳合纂　卷五上　僖公　二八

之反亡理矣

●宋伐曹　張氏曰桓德之衰襄志之見矣　趙氏曰蓋召二十年無信相侵伐者今德衰而不能制矣

●敗徐婁林　孫氏曰以七國之衆不能救千里之孤兵猶之無志諸侯之解體救徐之不力皆見矣

戰韓獲晉侯　胡傳不書伐晉兵也獲不書以歸免秦伯也不言師敗績君重于師也

【傳】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註十四年皆從齊伐宋宋乘齊伯怠而報之

楚人敗徐于婁林高氏曰書以邦諸張氏曰楚兵彌盛徐之厲不立伐厲之謀無補

【傳】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

張氏曰戰書不書三施不報故以晉爭是戰也秦直故勇晉曲故衰晉君以虐氣於秦所以辱也秦伯晉君于外已而赦諸晉所以不吉以

卓氏曰此戰曲在晉韓晉地則秦伐晉可知既戰何必書伐

黃氏曰秦以爵書伸其逆之罪也

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

春秋三傳合纂　卷五上　僖公　二九

亂氣狡憤三句可入馬賦中作只字又可作色厲內荏比喻

出指奔梁時入指入國時

秦伯語出于怒焉則仁也

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

濘泥也

輅迎也

杜註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以晉畀秦而以歡息此語

史記載秦將以晉君祀上帝故穆姬若是

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

履薪孔氏謂古宮閣之法積土傳氏謂示欲自焚照下文更明

俞氏曰大夫拔舍夫人登臺此時晉君將何面目

杜註牛羊豕各一爲一牢

穀梁未錄劉氏曰穀以民未服爲獲非也苟不失民將焉取君不書師敗者隱諱爲獲

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穀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 君獲重于師敗也

隕石鷁退飛

胡傳人事感于下則天變應于上然後修省變可消矣宋其不省其示之顯矣程子曰隕石自空而結而隕鷁飛遇風而退飛必有氣驟之也春秋所書災異天人感應之道後世以爲無驗廢而不講備言災異皆非合者見此用盡廢之劉氏曰公羊云是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公作霣 鷁穀作鶂

左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穀 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 記聞即穀記見即穀數略同耳治目治

僅逮是月不日晦也取朔禁晦何義乎穀梁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非也是月者不告月嫌與五石爲一日故別之耳以日月解經誣矣今故錄

季友卒

胡傳季子忠賢繫僖公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官卒以氏著若垂戒權臣竊命之端也

朱子曰季子賜族亦只是時君厚意

○會淮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孔疏如仲遂叔肸之類名字雙舉○屏宜公母弟

穀 其稱季友何賢也 友之賢非仲遂比故友書公子而仲遂不書公子

公 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張氏曰獨不書葬趙氏曰出嫁女有大功服故書其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杜註叔牙子叔孫戴伯也高氏曰世秉魯政至春秋之終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杜註鄫爲淮夷所病故 卓氏曰邢欲伐衛故今年請從于會

呂氏曰城一小國而役人如此管仲死而霸業衰矣

萬氏曰許先鄫事鄫後鄭許示會者之所為書以罪之

○伐英氏

張氏曰英氏楚附後之封也勞徐伐之桓之與師求矣趙氏曰救徐者楚而英氏受兵報怨不直矣桓威德兩衰伯業止矣功烈如此其卑也

○夏滅項

按夏滅項左以為魯執政者公穀以為齊桓大不同據夏取鄫

傳左 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汪氏曰桓志愈怠矣

穀 兵車之會也 王氏曰伯業衰至于淮夷病鄫桓率諸侯東略齊伯事亦終于此矣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杜註英氏楚與國

傳左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夏滅項 胡傳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不言滅君當諱也滅項執政所為不請命不抑臣也

傳左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家氏曰公未歸執政所為是以不書所以著強臣之罪

穀 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

秋取根牟之文則夏滅項正同據春伐英氏夏滅項蒙上文則齊滅之說亦可存今故並存之至先儒有謂季孫所為者則非朱氏曰友卒無依牟亡行父尚稚年

會卞

趙氏曰齊桓歸自會猶自乎會夫人須其至也會之于卞非禮也公未至而夫人出亦專矣陽穀猶公與俱行也

○至自會

季氏曰僖公去國日久又為齊所止而歸

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公羊略同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杜註卞魯地譏非禮也

傳左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傳左 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杜註恥見執託會告廟吳氏曰夫人會齊侯故公於中路得釋而歸未至齊故至自會

按受賀而以至書

小白卒

季氏曰古未有伯業桓始為首罪矣春秋或予桓何哉蓋其功也王綱廢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餘年鑽召陵而荊楚遁跡北而狄退盧救過而戎翟觀禍未出與桓院投時事不同矣然自管仲死而伯業不終一人之身盛衰又三變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傳左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六十七日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五上終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五下

盧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一裔孫　步蓮齡非　增輯
侃閔　閱校

僖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左傳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劉氏曰不書納昭非正也宋襄有伯天下之心故合諸侯以矜其九所以無成功也

穀梁 非伐喪也

四國伐齊
宋公下公羊有會字○杜註納孝公胡傳奪少奪長且罪大逆氏曰宋襄知奉齊侯之喪而不討所殺之正不正也無虧長宣立而孝公于宋則致是師者但公也

夏師救齊 胡傳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

穀梁 善救齊也 程氏曰稱師將卑師衆也非王命不得稱興師然魯救齊猶爲彼善于此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傳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穀梁 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宋不辨長幼而強立孝公

狄救齊 吳氏曰書師救于伐齊之後救無虧也書狄救于齊敗之後救四公子之徒也

穀梁 善救齊也 胡傳許狄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師救齊
杜氏曰無虧已殺今救之亦以志其緩也

戰甗敗
胡傳齊受伐以宋爲主者曲有宋也書敗責齊臣也○程傳同公羊未詳劉氏曰公曰與疑非也晉郤克及齊戰筆亦曰與之乎

狄救齊
趙氏曰公羊而不勝其喪國有也故內書救而狄亦書救

左傳 秋八月葬齊桓公 杜註十一月而葬亂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傳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杜註訾婁衛邑

穀梁 狄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薛氏曰以威宋伯也

左傳 宋人執滕宣公 陳氏曰惡以強暴弱伸人主不歸京師非伯討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曹南曹之南鄙 公羊作宋人范云

邢狄伐衛
胡傳宋襄狄○劉氏曰邢衛兄弟之說衛從狄伐衛怨之辭以戚國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奈何內侮哉劉氏此義亦不可不知

執嬰齊
孫氏曰宋襄措齊桓之後非有德義肆己之強一會虐二君程氏曰出乎爾反乎爾是人效尤而執之矣

鄫子會盟于邾 杜註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子乃會于邾故不言如會

公羊 其言會盟何後會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傳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盟曹南
杜註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致餼故秋圍之黃氏曰霸功如此而宋伯乎家氏曰書爵蓋之也

鄫子會盟
後會後至也宋何不以德而戚之

執鄫子用之
何注惡無道也杜註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爲文南面之君譽惡門專不得託之于他命高氏曰邾人修鄫舊怨承宋意執而用之張氏曰邾鄫也但因附勢而肆虐

惡也　公羊與穀梁同　叩鼻也

●宋圍曹　胡傳不內自省德而急于合諸侯欲速見小利之過也張氏曰近者說遠者來齊桓之伯爾商卒盟會平宋以致諸侯先近也近長莫如曹滕不從子魚者德之言而亟用干戈宜其不伯也

衛伐邢　陸氏引啖氏語邢之無道未如紂衛侯之賢不比武王借師之詞俞氏曰報役之師以爲天意誣哉勿以爲然

盟于齊　胡傳齊桓擯楚不向盟故從公並人諸侯而以師列其下深罪之也詩始也王氏曰楚列齊盟自此會始也卓氏曰先陳主兄盟也

梁亡　胡傳秦肆梁不書滅

(穀)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

秋宋人圍曹

(左傳)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杜註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也

衛人伐邢　趙氏曰報伐衛也張氏曰衛不自省而報復雖之也高氏曰不伐狄而伐邢故人之

春秋三傳合纂　卷五下　僖公　三

(左傳)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左後段始有王氏曰不可爲致雨之常法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作公會

(左傳)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張氏曰楚假此說以參與盟會陳與蔡鄭素服先受其謀

梁亡

(左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民不恤

亂自亡之事微　梁之亡書所以明微也

何氏曰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百姓一旦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魚爛而亡語出公羊

○新作南門　胡傳譏用民力于所不當務也　劉氏曰僖公修泮宮詩頌之不書刑其時制也李氏曰經書新作二兆及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一

(穀)自亡也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　文同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湛氏曰孔子云節用愛人使民以時春爲不時作則不節凡役必從時

(左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

(公)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　何註惡不奉古常法

春秋三傳合纂　卷五下　僖公　四

郜子朝　公羊作郜之名未錄　劉氏曰已滅猶能行朝禮孫氏曰郜分南北此南郜也薛氏曰宋附庸

西宮災　穀梁閔公廟未錄孔疏曰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家氏曰小寢燕安之地人君之過皆在深宮燕處之際示謹宜從然哉

入滑　家氏曰宋襄欲伯爲

(穀)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　法門法制禁令之所出也王氏曰路門也孫氏曰新延廄不言作此言作改舊可知

夏郜子來朝　孔疏郜初封文王之子昭季之第以後無聞唯此一見傷諸姬之微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薛氏曰西宮魯之貳宮也

(公)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何註禮夫人居中宮媵居東西宮

鄭人入滑　王氏曰滑與鄭鄰常與鄭同盟而今無伯鄭首從楚而入滑無忌憚矣故人之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高氏曰：滑服于衛，鄭必欲滑為己屬，遂興師而入其國。強之凌弱如此。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季氏曰：衛前從宋伐齊，邢狄同謀而衛遂伐邢，故有此盟。

【左傳】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穀梁】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齊。

冬，楚人伐隨。高氏曰：隨自是服屬于楚。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穀梁】隨，國也。漢東之國，隨為大。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杜註：為邢故。張氏曰：因邢之盟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杜註：鹿上，宋地。宋為盟主，故在齊上。

【左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胡氏曰：齊桓攘楚以安列國，宋襄盟楚以求諸侯，故稱人。

夏，大旱。杜註：雩不獲雨，故書旱。

【左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

告于王而懲之

盟邢　張氏曰：狄能謀邢，故人以進之，非衛之意明矣。按左謂為邢謀衛難，穀謂主救齊，彭山季氏說兼用更明。

伐隨　季氏曰：自莊以前，楚兵加于江漢之間，皆不得見，書未有告命也。今齊桓既卒，諸侯無伯，于齊之後遂為同盟之國，于是假告慶之策書以為恐動諸侯之計。

狄侵衛　為邢侵衛也。然而邢之滅基于此矣。

盟鹿上　胡傳：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尊王室之義乎？張氏曰：著襄之自取辱也。趙氏曰：以孑然之宋，結恨諸國，齊孝以納己，不得已而從焉。一旦欲以隻牘尺書服虎狼之楚，其大愚而不旋踵死而不悟者也。

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勸分，勸分財，有無相通也。

【公羊】何以書？記災也。高氏曰：言大者，以其甚之辭。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公作霍，穀作雩，或為宇。杜註：盂，宋地。

【左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穀梁】以重辭也。張氏曰：宋公不智，楚不義，王國之君不勇，交譏之。

冬，公伐邾。王氏曰：大旱經時，不卹省用，而用兵，非其道也。

【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修祀紓禍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捷乎宋，曷為不捷乎宋？為襄公諱也。

【穀梁】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

大旱　杜氏曰：春秋書大旱二，此年及宣七年是也，示戒也。

會盂執伐　胡傳：不言楚子執宋公，惡于諸侯也。諸侯在會，坐視楚以執，不勇于為義也。其不隱貶，宋公亂楚會盟也。趙氏曰：宋公德不足懷，威不及遠，以致于難。宋趙氏曰：宋所恃者齊而已，今齊不至，皆楚黨，見執無疑矣。公羊謂不書楚執，不與楚執，義遜明傳，故未錄。

公伐邾　伐邾雖合修祀紓禍之義，然前書大旱，而此用兵，亦非王氏之說，須知。

宜申獻捷　胡傳：不曰宋捷，為魯諱也。張氏：獻捷以矜魯，魯宜拒之，不致張氏門威魯也。

釋宋公　胡傳魯為釋之故

楚子因釋不言楚子為[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也張氏曰此釋其釋皆制于楚故書之盟[illegible]與諸侯之[illegible]也趙氏曰不書[illegible]入也汪氏曰書公會諸侯不以[illegible]楚也

伐邾取須句

胡傳曰邾小國何以書取不請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以亂易亂也高氏曰歸其君使為我附庸也則是取之也孫氏曰春秋殿義利之辨而以為利雖反其君書取

四國伐鄭

趙氏曰宋公不自反以修己之德義乃遽怒而伐之所以挑楚釁也

戰升陘

胡傳曰既敗邾亦幾亡[illegible]用師[illegible]及而國亦[illegible]不[illegible]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張氏曰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恥也觀此則知君取須句者有存亡繼絕之公心難矣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宋地）

左傳　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公羊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

穀梁　會者外為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胡傳穀梁是已）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傳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杜註怒鄭如楚故伐之趙氏曰鄭從楚力不支也宋不能抗楚而就辱何以責鄭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杜註升陘魯地）

左傳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戰泓

胡傳宋公所[illegible]不任不義而[illegible]專與二毛故書及以敗之王氏曰楚子稱人設之也微楚子亦以稱宋公也●張氏曰楚救鄭不言救又貶稱人罪之也●汪氏曰宋公爭霸而不言宋公敗績猶為宋諱辱爾若楚子敗績則在書之矣

阨險隘也像未陳也

季未戰劉氏曰戰言及者主之者也下以為雖文王之不過是也非也[illegible]容易伐

穀梁　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傳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穀梁　泓之戰以為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

穀又云春秋三十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未緣劉氏曰非也遂宋公以師敗乎人爾春秋據事實錄非以爲褒貶也

伐宋圍緡 胡傳宋襄公既敗楚勢爲張矣齊侯既無恤宋之道又乘其約而伐之尤義之所不得爲者也 家氏曰齊孝非宋襄不能立以怨報德冠爲不義書伐書圍貶也

茲父卒 穀梁不葬失民也未繳劉氏曰非也泓之戰何不書宋襄其師

楚伐陳 吳氏曰考之前盟陳服于楚未見貳于宋今楚討陳以陳未朝楚師誣以貳宋耳李氏曰陳服之手如此

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 後敘戰略同左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穀作閔後同 杜註緡宋邑

傳左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吳氏曰盟于齊乃楚衆聞以于列國齊侯不俖而受盟反倍此責宋乘其敗後悖理甚矣

公羊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 疾痛也重故危又加危也

穀梁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茲公作慈

傳左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公羊 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 張氏曰僖已有志附楚故不會宋襄之葬

秋楚人伐陳

傳左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 俞云叔高便此言矣

附錄晉惠公卒懷公立事使顧有知晉重耳入國之由

杞子卒 程子曰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子後復伯僣淡氏曰胡氏從左書子夷也非也若從夷則卒無赴赴不書矣或子或伯史之文耳焉得聖人黜之又升之耶

此傳係晉公子重耳出亡及入國始末

對君父說恐懼語

咎音高

凌七雷反

對妻妾說戲謔語

衛文公不禮此伐衛之由

人能靖者與有幾 未詳列爲待功臣者訓

傳附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劉氏曰杞稱子夫子貶之

傳左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杞夷也句姑存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傳附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

俞氏曰齊齊鄭鄭別用其二國叙述別有波瀾

曹共公無禮此段曹之由
僖負羈之妻單說從者

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

鄭文公不禮此圖鄭之由

鄭叔詹單說公子

俞氏曰秦楚是霸伯之國議論別有氣燄

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

封大敵說英雄話

楚子乘說公子從者

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月公

數序字與前稽首受命相應

俞氏曰前叙國此叙地

有如白水恰是河上話

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

謂地皆所謂塊也

盧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
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
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
梁不書亦不告也

狄伐鄭
胡傳鄭伯有罪矣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乘忿肆欲遂出狄師不亦甚乎
家氏曰王問鄭罪尚[illegible]衛之無厭者而命狄出師乎

夏狄伐鄭

左傳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
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
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

德字親字是一篇主腦

鑑務問展

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
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
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
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
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
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
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
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

姦其德之反面

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
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
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
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
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
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
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
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
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

俞氏曰讀前段知襄王魏之所以亂讀後段知備禦外侮之所以亂前紛紛後劉均皆千秋龜鑑之言

報者倦矣二句說王德狄人女德無極二句說以其女為后
國語富辰諫之語意相類

天王出居
胡傳王娶德聚[illegible]出以為後戒杜氏云[illegible]出居王者[illegible]天下之重[illegible]辟母弟之難[illegible]絕于周[illegible]至尊故不曰奔雖在外皆曰居[illegible]伯與有[illegible]

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
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
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
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
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
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
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

居氏云天子無外而莫敢爲主此也　趙氏曰此志出入之實非天下得以爲與論曰天子無出書出云王出鄭王出居於門之內易天王所出往外以王稱也不言居以察聖人之言因謂其出所以見衰王衰王之出非得已哉逃母弟而出文武之業未泯天下必有勤王者見其王之志也　此論于三傳之外又得一見亦不可廢

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氾。太叔以隗氏居於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鄢父告於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於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公羊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穀梁 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晉侯夷吾卒　左傳在去年九月。杜註晉文定位而後告。襃故書于今年。卓氏曰。即告時書之

●燬滅邢　胡傳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皆不名禮至昆弟往仕誘其守而殺之其情甚矣　高氏曰邢邇狄伐困可罪今遂滅之抑又甚焉張氏曰使其臣爲詭詐之事行盜賊僞惡之計故名衛子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之誘殺也……文只……然左傳爲之說此說亦可參

公羊 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

夏四月。

劉絢晉文納王左傳載請隧阪泉之兆既要王之勝太叔而復位而公乃自當一國忍逆不剛公義也

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乃侯之福又王而

左傳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睽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

晉文納王不書者其微在衰諸侯啟勤王耳罰非亂過淳于功故略之

王伤晉侯只三語而大義凜然振國語一大篇

癸酉。衛侯燬卒。　左稱文公元年革車三百乘。季年三百乘。後從宋伐齊。勦巳。又滅邢。惜哉

伯姬逆婦　胡傳伯姬公女配蕩

宋蕩伯姬來逆婦。　劉氏曰。非禮也。公自主之。亦非禮也。

穀梁 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公與宋公羊同

宋殺其大夫 杜註：其事未聞。孫氏曰：稱國不以其罪也。不書名，史失之。汪氏曰：因史舊文。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傳 秋，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

氏者，始自逆婦失也。公下土大夫之爵亦失禮。劉宗未邦朝大也。公羊云見者辭也。未錄。陸氏曰：何義乎？

宋殺大夫

公羊云不名，宋三世無大夫。大宗據劉氏曰：文稱大夫矣。殺衆不得名姓，以其祖負之未然，此非孔氏家牒，何得議諱其祖名哉？

圍陳納頓子

左傳末二語方正叙本事。胡傳：圍陳納頓子也。陳不能以禮恤小，而使楚納之，不與楚納也。陳氏曰：執宋公，納頓子於楚，諸侯矣，可懼也。穀梁謂兩者陳也，未詳。陸氏曰：經文先自納之。

頓子于頓。孔疏：頓子迫于陳而奔楚，楚納之。汪氏曰：伐陳示威，納頓示恩，圖伯也。

公羊 何以不言遂？兩之也。孔氏曰：一舉兵而行此兩事，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傳 衛人平莒於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杜註：莒以酅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而卒，成公追成之。慶不氏，未賜族。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作遬，後同。杜註：向，莒地。

左傳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

盟洮

洮，杜註：魯地。孔疏：三十一年始得曹田，此時非魯地。陸氏曰：衛子在喪之稱。穀梁：公之會目莒慶，未錄。劉氏曰：直云衛子、莒人，豈不可乎？

盟向

莒、魯之怨結矣，一旦遇魯，未測會之心，故

于向，莒、洮之盟也。

公羊 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吳氏曰：僖公必欲與莒子盟，故復爲此會。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公作巂。杜註：齊地。弗，公作不。

左傳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張氏曰：爭盟而侵。

穀梁 至巂，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公云弗及，侈也。師大字，意大者大齊師也，非大公也。孔疏謂美公，誤矣。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況以大夫聽命，今信魯背齊從之，盟莒子，親之信在魯矣。衛可以大夫從，就亦信而已矣。[illegible]

齊伐魯及[illegible]

左傳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

○齊伐北鄙衛伐齊

左傳齊侯乃還，而以[illegible]歸罪於左氏。我伐齊，僭而伐齊之也。張氏曰：春秋以其爭盟而侵伐，外猶故人之二盟，乃衛平莒子會，故爲怨役之。趙氏曰：前日酅之役初未報也，又伐，不義甚矣。吳氏曰：洮、向之盟違齊，非齊之所當問也。速聽師，其致衛之伐與齊之伐，自取也。

按：小人恐，君子否，答辭也，情辭而直，特先

王之命敘僖子導孟册耶

●遂之師
胡傳齊有非義僖不能服而乞師於楚以伐之乞楚師于我可乎蔡氏曰往陵無相伐矣今乃以楚伐齊耶

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公子遂如楚乞師 不自治而乞人其乞外師公之深罪見矣

左傳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季氏曰孔子稱仲之賊其由此而發與

穀梁 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 公云乞卑詞重師也界同孔疏戰危事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杜註夔楚同姓國

●滅夔以歸
胡傳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夔而熊繹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得而不名劉氏說同
家氏曰夔子不名罪楚也

左傳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穀梁 以歸猶愈乎執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何註以師與略未至又道用之楚意故從楚文

左傳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羊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 救畀同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高氏曰楚利猶此安可道引其師以伐與國之國乎

●伐宋圍緡
趙氏曰宋自襄公爲楚辱成公復被脅之阿諸侯坐視僖公又投其所而收之惡人責當重矣吳氏曰宋成忘父仇助楚令即晉從義也楚伐圍之書以著其惡也

●以伐齊取穀
家氏曰楚以兵在晉欲得魯以致諸侯也何取齊穀又曰齊以楚伐齊恐之甚以吳伐楚與之何也曾之楚師義之必不可皆也吳黃池夫王號以蔡楚取邑而啟國人矣將以制恥而適其恥也

左傳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穀梁 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

公至自伐齊 何註內虛而犯強齊會齊孝公卒晉文創伯幸而得免

公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爲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穀梁 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至伐齊
胡傳同公羊意
趙氏曰以楚取穀受賂于楚而結怨于齊也季本曰文服楚不然方皇皇求齊寧肯屈奉楚無自必服矣魯至於此何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子說見二十三年

左傳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用夷禮何姑存

杞子朝
趙氏曰來朝以庇社稷也而反兵入其國晉不爲屬猶之好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杜註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是爲昭公

左傳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丁未葬齊孝公 杜註三月而葬速○邵公不盡其禮草率畢事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趙氏曰數年間不自修而得之鄰國友卒而用兵也

左傳 秋入杞責無禮也 吳氏曰禮不備猶愈于不朝卑之而又伐之陵弱如此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遂入杞
高氏曰弱國既來朝而報以師則男之國伯姬存焉不義甚矣趙氏曰僖之危伯姬雖存且然況後

傳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世子佐公會君且然況也君子
○正義曰宋胡傳無以得諸侯以圍宋卒以許其飛穀子曰得人則之爲其合諸侯圍宋也稽氏曰不以文伐不屈于楚從之伐得原從宋明年脫被不得不勤之天下則之從○趙氏此說不顧于宋亦然
楚之敗日楚大夫蒍賈斷定晉之伯曰皆大夫先軫斷定
子玉爲子王應衰舉郤縠爲賈亂子玉趙衰賢郤縠
敦詩說禮可相諸侯論而材爲孝叔子後幹報輕袁之雅
剛而無禮可爲命將能成說禮敦詩可爲命將者法
禮樂詩書通剛對讓與無禮對
教事皆有爲而爲是之謂霸是之謂禘

杜註蒐順少長明貴賤也執秩主爵秩之官
文之德也
公羊衛人爲宋公來然劉氏曰非也宋襄死久矣

穀 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范註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貶楚子于兵首，彼碌碌者以類見矣，故曰所以人諸侯。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諸侯相率從楚城濮之功不可少也

○盟宋
杜註公徒會孔疏公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季氏曰紀兩事也非譏復怨也

左傳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五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

左傳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趙氏曰殺買兩赴觀勝負而從之

聞楚在宋自往會之非召之家氏曰人楚子所以諸侯不與楚子主盟亦以正諸侯從楚之罪也
○侵曹伐衛
侵曹伐衛以救宋也詳前稿從僞語孫氏曰不言遂非繼事也侵曹既反而後伐衛耳
朱子曰考左氏救楚師也是文公譎處公云未侵曹穀云再稱晉侯惡也未然劉氏曰非也若未侵曹何先晉之再稱晉侯即侵曹出何以知之

賈氏例之
非傳殺與非也
孫氏例言罪未錄劉
氏曰非也刺言所坐
等也

○伐衛
高氏曰非專一也若
衛附楚之罪晉文果
致楚之師以自救濮
之戰趙氏曰晉人伐
衛不書者特從而已
令楚救者衛其曰也
入曹執畀
胡傳曹執曹伯者又分
其田以畀宋故致楚而
以晉伯畀宋人雖成
一戰勝楚之功道不
足稱也張氏曰不歸

京師而畀宋人不務
持其情而即楚晉執
得其罪也
劉氏曰曹共公無禮
遠君子而近小人服
赤芾者三百人故稱
侯以執畀宋人則得
也

按此遷而後知有
說晉論普有與晉書
務指指不可隱兼說
乃前論公義則而計
不逸論給所執則晉
功不可以城濮歸于
晉侯較多
穀文云以晉侯而斥

公羊　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又云不可使往未錄刺 氏曰若然是得其罪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傳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犫、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

魏犫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杜註所謂此皆晉文公　不正張氏曰楚與戰之由

執曹伯惡晉侯也求
欲到天下言也爾晉人
執曹伯畀宋人又加稱
人執衰詩多而執其
論國以執于

○戰濮敗
孫氏曰言及自見經
違而伐衛又與其功不
能救而犯楚以威既
攻楚人復與有仇
者晉之所以能服強
楚也齊秦歷取其地
相攻也○劉氏曰言
及者之有志乎此
戰也避三谷時欲戰

皆得臣而由先軫激
之是以書晉○宋了
日伐衛救楚而陷戰
取勝後世子孫稱而
不正又曰晉猶公死
楚侵列國得當文備
過往卻秦施以遠覆
故晚防不然亂闕的
侵必矣○陳氏曰宋
公但衛告晉侯也
一晉以伯也○孫氏
曰不陵楚求大例也
故次任而用兵文公
以為楚不大創不足
以定伯故必欲戰以
取威而但晉定晉其
中胡詔敢主是戰○
胡氏曰極文服楚一

公羊　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

穀梁　入者，內弗受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傳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

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

也然晉文五年究進一戰而伯可謂一時之傑後故一出其謀以勝其力[illegible]氏曰[illegible]胡[illegible]氏曰晉侯不復楚故用[illegible]張而獨以不[illegible]城濮之戰晉伯世于天下其兵力之不可已焉。

戊辰是己巳先一日

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

杜註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必念舊惠。

杜註盬啑也言己山以腦揉服中也

得臣請戰是請于楚子鬬勃請戰是請于晉侯。

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

若敖之六卒晉車七百乘對計五萬二千五百人在引自釋在[illegible]在前皆自數在後曰[illegible]行無[illegible]對針。

其可用也必無晉矣對針。

俞氏曰敘兩軍生死勝負介在呼吸春秋數人用兵惟城濮乃是真戰史公敘垓下

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橫

本此。

癸酉是己巳後四日

殺得臣

胡傳得臣信有罪而楚子不能使之勿敗又少與之師一敗殺之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趙氏曰謀人軍師敗

擊之狐毛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公羊 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傳 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

壽也已矯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衛侯出奔楚 左傳在下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杜註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于踐土。

左傳 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杜註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叔武稱位非王命故稱子序鄭下

陳侯如會 杜註陳本與楚楚敗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陳穆公也。

公羊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穀梁 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范註外乎會不及序也

公朝于王所 不因晉會不必朝也書以非禮

穀梁 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正也 非京師亦非方嶽常所也。

傳 晉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

衛侯出奔楚 會盟踐土

胡傳天王下勞晉侯……

晉致之也故為王諱而不書○孫氏曰踐土之盟王在是也晉文不能獻楚俘于京師反致王于踐土故不書

鄭伯懼使子人九行成 衛侯懼從叔武受盟

按胡氏不信天王下勞之說謂王出居于鄭五年不歸趙氏亦疑納王不書之說然則衛侯何以歸京師耶……文八年左傳

朝王所

胡傳朝于京師……

公羊不與致天子也

○衛侯歸自楚……

吳卸是天性偏見但鄭之時耳○公羊叙其叔武事在執衛侯同

●杞伯姬來　家氏曰許氏云志入杞之恐禮也天下有伯杞亦修好族姻始錄晉侯之澤也

●遂如齊　吳氏曰昔文既伯齊不敢內省此時而報會恐齊因讒而謀來報好而釋而謀

會溫　穀梁詳會吳王未錄　焉氏曰非也君以此會爲諱於會則下不當又有狩河陽之文

狩河陽　胡傳云尚而全晉也當有罪而其情順也既爲王諱又爲晉解　程子曰文率諸侯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召王就爲諸以行之人勿以諭而掩其正也

壬申朝王　按此處冬載召王嘆氏曰晉復率與會之諸侯朝王也巡狩朝方岳之禮廢久矣今一歲而受朝晉文之心不過欲假此以尊

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穀梁】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　吳氏曰凡言復歸者言國乃其國昔失而今復之爾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杜註莊公女　家氏曰歸寧成風　吳氏曰卑杞以入杞伯姬來觀過求不也

公子遂如齊　張氏曰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遂如齊而取穀之恨解伯僖之立如此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

人于溫　穀無齊侯　杜註陳其公稱子先君未葬也

【左傳】冬會于溫討不服也　吳氏曰同楚圍宋之蔡鄭陳皆來而許不改故討之

天王狩于河陽　穀作守　狩河陽晉地

【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穀梁】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左在前○說見前朝王所

諸侯非可能事天子也實諸侯名則正心非而從則是故吳氏亦有取焉

●執衛侯歸京　胡傳執不以正之詞也爲君臣訟故稱侯不名晉稱人不稱伯討也張氏曰此元咺訟其君于晉而文公右咺故也

君臣無獄本國語王論告侯語此起筆又另一格

此案罪已定而猶未得為伯討

此叙踐土晉立叔武事

叙叔武及捧水甚哀與會溫公同

此叙衛侯歸殺叔武事

此叙元咺奔晉事

[illegible]

【穀梁】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穀又云其日不月未錄　吳氏曰非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　程子曰君臣無獄衛侯使與咺辨曲直不勝遂執之其聽頗矣雖歸于王實強致之

【公羊】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言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

咺歸衛
胡傳大夫不世其擁復絕之也自晉歸者以文公爲之主也故歸易而方伯之罪亦見矣汪氏曰咺歸與于楚公孫寧元特書復者著其假伯主之力遂其無君之心

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

【穀梁】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陳氏曰言復伉也元咺反衛宋魚石晉欒盈皆伉辭

【左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吳氏曰挾伯主之威而易置其君罪大矣

【公羊】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　何註因晉力以歸然臣無訴君之義復于衛非也

【穀梁】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者歸其所也

○遂圍許
胡傳諸侯再會天子再會而許獨不至不庭也且距河陽路近矣遂繼事也○季氏曰前日從楚執宋圍宋者皆至獨許不至蓋許近楚服楚雖久今欲矣其征德于江黃徐國許雖義與亦見威力之及人淺矣
曹伯歸會圍
胡傳名之以歸者屬也此罪入晉襄祠之例正得命之歸○劉氏曰衛侯以殺叔武名曹伯以歸復國名其貶一也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傳】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杜註會溫諸侯也遂者得復而行不俟歸國

【穀梁】遂繼事也　穀又云天子免之未歸陸氏曰晉以曹伯畀宋非天子命也

介葛盧來
陳氏曰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介人侵蕭誠有以來之也

至圍許
張氏曰致圍許以役而不能服也

盟翟泉
胡傳貶列國貶大夫與王子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王城之內而王子虎下與列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杜註葛盧介君名不稱朝不能行朝禮

【左傳】介葛盧來朝舍於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劉氏曰附庸之君也蘇氏曰介小國也不言朝公在會也

【公羊】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穀梁】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

公至自圍許　趙氏曰會溫朝王所乃以圍許致志其貪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會上公穀有公　翟泉字翟公作狄

【左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

國盟是謂上替大夫入天子之境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正其本之義也

大雨雹
胡傳陰爲陽脅爲君之象公子遂專權萌于此矣

冬葛盧來
孫氏曰一歲再來非禮張氏曰公年侵蕭求援而後釁是也

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程子曰晉文盟會皆在王畿强逼甚矣吳氏曰晉所爲失人心故鄭貳不自反而謀伐焉

秋大雨雹　季氏曰不書月日闕文也趙氏曰陰脅陽也

【左傳】秋大雨雹爲災也　汪氏曰傳頤勤政以銷天變未年失政以致文公縱權

冬介葛盧來　何註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

【左傳】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張事逆致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杜註傳言人或通鳥獸之情正義曰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久有知者

秋侵齊　胡傳文公將稱霸而之衛既伐之則方伯之職修矣　高氏曰狄于時侵伐者不能一處之愛氏曰狄既滅衛侵齊與伯業之衰矣

殺元咺　胡傳咺有罪矣衛侯以私而不以其罪若罪其大夫則殺之當乎殺咺可也　吳氏曰衛侯未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故不以其罪也

及瑕　胡傳瑕未聞有罪咺立以為君故忌而殺之也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累於咺也

鄭歸衛　胡傳歸反名之者如歸殺叔武而歸及瑕而為後世戒○趙氏曰不曰歸自京師言得之也書歸于衛則

三十年春王正月（僖四　時）

夏狄侵齊

左 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左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公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

穀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及公子瑕　左傳在前殺咺內　瑕即子適子儀瑕毋弟

穀 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

衛侯鄭歸于衛　左傳在前殺咺內

公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

命不係于王而權亦不歸于晉

晉秦圍鄭　家氏曰一不服盟即加之兵秦伯為知義之不可者相率俱去不當在晉侯俱濟而入之李氏曰秦晉之争始此也燭之武一語而秦晉之心遂變矣　金氏曰晉文復怨而悉功於秦秦以伐鄭秦利其功而結鄭以背晉

若亡鄭一而有益於鄭

凡君出觀既往大晉須料將來

燭之武說秦伯就利害上言有五層一層緊一層晉文公若子犯說武理上言有三層一層緊一層

末段永成十晉應當無亂于晉首試字之結

出以為不臣也　任氏曰衛成公貿負王與晉其負　鑿史同而忘殺之罪浮于前也　蒙東謀討鄭而鄭不請服春秋則惟晉是問責服貳之道也

晉人秦人圍鄭　汪氏曰晉侵狄

左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

介侵蕭　徐氏曰來朝稱名今稱人退之也
宰周公聘　張氏曰三公兼宰而使來聘見周室陵夷大臣失職也孫氏曰亂雖有下聘之文然魯未嘗朝于王不過晉文脩盟例之所而已王不能正諸侯而下聘失道矣是逆家宰予

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於東鄭若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於晉晉人許之

介人侵蕭　張氏曰介再來魯今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荊人來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杜註宰周公三公兼冢宰

【左傳】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穀梁】天子之宰通于四海

遂如京如晉　胡傳宰周公聘魯其厚為魯僖既不朝京師而使遂往又以二事出大不恭之罪公羊未録趙氏曰僖公時大夫未嘗公子嗣公不得為政非
取濟西田　胡傳不繫諸晉者以曲故田而曰取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劉氏曰仲往拾遺臧不書趙氏曰汶濟之皆魯境濟水出齊魯之間故有侵奪之語此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穀梁】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左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此段姑存左與公稍異

【公羊】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　先儒多宗公羊

曹濟以西之田皆汁是時衛我濟西田晉解我田濟西不曾田齊家李氏曰此與緣汶陽之田汶陽田同不繫諸曹者田也非晉田則取之子若已
●遂如晉　胡傳聘周而聘也●趙氏曰一如周而再如晉厚薄之義蠶氏曰但知伯不知王但知利不知義
四卜郊　胡傳諸侯而祀天僭禮矣卜非人因亂之變而卜曰或以上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牛于變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傳】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先解四卜郊　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　故○問○則非禮　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

之中又有變焉首惡書之○萬氏曰魯郊爲郊周公故也不于日之至避王室也比何而卜之蓋怠慢也必與三卜而書于三也陳氏曰天子冬至祭上帝又以孟春祈穀上帝于郊故曰郊魯以周公故用祈穀之郊用辛日故以二月下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卜三旬不吉則不郊程子曰成王賜伯禽受皆非也朱子曰郊因卜五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

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　郊本不必卜　故卜　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　故魯郊非禮　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　中解不從乃免牲　免牲禮也　不必免牛　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　未解猶三望　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大山河海曷為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　不郊

又失禮也。不從乃免牲

杜註免猶縱也啖氏曰凡牲必繫三月。一祀上帝。一祀后稷卜不吉代之代不吉則不郊免之禮氏曰不從者日不吉也不吉則不敢郊故免牲趙氏曰未涉日卜既卜曰牲以日卜得免牲則見其不郊矣不復不郊因卜不吉而不郊也非卸其僭也

○猶三望

啖氏曰郊必望不郊則不當望孫氏曰望主公羊鄭氏謂海岱淮亦非境內杜氏謂分野之星無祭分野星之禮朱子曰不必然而學者猶字與說釋同。

狄圍衛

啖氏曰必遞晉伯然豈以晉文居狄久而抑之與

衛遷帝丘

黃氏曰不知自強而惟咎其地理是遷勤民而已非善謀也趙氏曰狄雖迫衛而遂去令衛自遷晉文坐視以容狄矣

衛侵狄及盟

家氏曰狄請平自是

而望祭也。三望者此天子四望亦一祭祀別國則僭

穀梁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送南郊歸之于陽也

秋七月。備四時。

冬，杞伯姬來求婦。胡傳公自主伯姬以婦人預國事皆失也書以為戒

穀梁 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于穀作於

左傳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胡傳狄滅衛齊桓封之而衛忘亡今晉文不救無安列國之功而衛成不能強于政治矣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備四時。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作接。杜註文公也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胡傳罪衛也盟會貶世之甚況即狄廬帳哉

左傳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此狄不世見[illegible]曰衛民而遷今乘其亂遂敢以兵攻其境狄此亦非強于政治之道

重耳卒

王氏曰[illegible]而孝公不能[illegible]而晉文用諸人以成伯業兩之子孫不忘用人自固之允務也

俞氏曰揣卿情到透澈聽者不悟所謂利令智昏

左傳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俞氏曰決晉人必禦於殽將陵瑣說其有淒風苦雨之象易水歌不及也

●秦入滑

張氏曰而明三師不書敗之杜注氏曰鄭去渡河逾當入滑滑國近鄭秦滅之不能有其地也張氏曰秦已從晉圍鄭已知地形今將襲鄭使入滑殺之敗亦秦兵不敢東下之一機也趙氏曰謀襲于滑師敗于殽以是不敢東下矣秦晉仇殺者四五世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

鄭商人犒秦師說破姦

皇武子辭秦戍不說破姦

未係不襲鄭而入滑之故發露之功大矣

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杜註脫易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積米薪也

○國歸父聘

季氏曰晉文伯令行于諸侯而聘問目疏猶存古意

○敗殽

陸氏曰秦不哀晉喪而襲其同姓君不救則文業墮矣故不書子而曰人為之諱諸侯之孝在保社稷晉子既失其孝也○程子曰晉襄伐不可從

穀梁　滑國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報公子遂之聘吳氏曰晉文既伯解仇講好

左傳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獲百里孟明視先軫起

左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

戎也秦縱肴函周以襲人衆所共憤故書晉人○家氏曰春秋惡秦之用詐晉襲甚于責晉

公羊穀梁爲匹馬隻輪無反者則此役秦敗極矣

獲晉惠釋歸討情暨三帥又有文嬴

諸師以先軫為主故起以先軫此處亦敘先軫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

三師以孟明為主故稽首是孟明結處亦說孟明

狄侵齊

吳氏曰齊首有事則狄未嘗無與晉之心

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公穀敘殺之敗與左略同

癸巳葬晉文公左傳在前篇高氏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干戈也

狄侵齊季氏曰晉伯之興未嘗圖狄狄以為不足畏故文未沒而侵齊今又乘間侵之無忌憚也

左傳 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訾婁公作叢 穀作訾樓

左傳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蘇氏曰升陘之役十歲矣邾未犯我也今兩伐之無名甚矣

晉人敗狄于箕 杜註郤缺稱人未爲卿

左傳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 指不顧而唾 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先且居先軫子

晉[illegible]之狼[illegible]可雖耳 伐邾取訾婁 胡傳伐而取邑公子遂復伐者大[illegible]報怨[illegible]禍[illegible]滋將不義之臣也 張氏曰升陘之役以晉方伯未敢報怨今[illegible]閒其事而交伐邾以取利而[illegible]非見矣 ○敗狄于箕 許氏曰自狄侵齊秦未服討自是歲有狄患至敗此而後懲艾不復犯客 吳氏曰文公出亡在狄歸國出兵秦皆嘗受其惠故秦狄皆不較今襄紹伯怨伯威不立故既敗秦而又敗狄也 俞氏曰敬字觀人之法節字用人之法 冀字與前冀字應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左傳在下

乙巳公薨于小寢 劉氏曰小寢燕寢也

左傳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高氏曰公本事齊後受盟于晉晉文卒齊侯一使卿聘而遂往朝懼晉討伐邾而欲事齊也

穀梁 小寢非正也 胡傳路寢爲正不於路寢則非 正楊疏歿于婦人之手故惡之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公作賞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常反則異

穀梁 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實之爲言猶實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嚴氏曰許自此服晉至宣十二年敗鄭後復事楚

左傳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公如齊至薨 張氏曰[illegible]齊朝之以自託 家氏曰王聘不往朝國歸[illegible]乃弱[illegible]報聘 李氏曰晉襄初立[illegible]故也 胡傳哀公問此于孔子對曰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illegible]道[illegible] 記云陰假陽[illegible] 此公子遂專政時 ●三國伐許 卓氏曰許從楚最堅 晉[illegible]亦不能致諸深信楚之可恃也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五下終

周氏家課讀本

●元年即位　胡傳必俟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

叔服會葬　高氏曰會葬諸侯之事王惟有𧶘賵含襚之禮今會葬是自同于諸侯也汪氏曰僖未嘗會惠王之葬而襄王遣使會僖公之葬得失見矣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六

廬陵周　統學之甫原編

楚陂裔孫　夢齡　遂邢　毓鼐　問衣　增輯

文公名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朱子曰書經祇見厥祖不用凶服漢唐即位册禮皆吉服

穀梁 繼正即位正也　范註隱不書即位讓也桓書忍也莊閔僖不書繼故也文繼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日上有朔字杜註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胡傳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

左傳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也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杜註叔氏服字天子使大夫會諸侯葬禮也

公羊 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穀梁 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傳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穀梁 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胡傳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黻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今文公喪未畢非初見繼朝而錫功何來錫命程氏曰文公受經中受之毛伯不諫皆非

毛伯錫命

○晉侯伐衛　王氏曰衛成怨晉文執歸京師故季年不朝襄公嗣伯先以衛罪告諸侯復朝王諸侯于是復歸晉陳氏曰春秋何貶君謂雖不朝王故伐衛書

晉侯不書先且居得臣如京　杜氏曰譏不朝而使卿拜命也

○衛人伐晉　劉氏曰左以爲古非也謀畔伯上侵小何謂之古汪氏曰不書晉之取戚而人孔達晉而罪衛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趙氏曰文公之初大夫專會盟奔諸氏自放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敖慶父子得臣彭生子叔孫行父季友孫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杜註毛國伯爵

左傳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公羊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穀梁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　鄭氏曰爲伐衛行故書伐衛不爲朝王故不書朝王

左傳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

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傳在前錫命○拜錫命也家氏曰在喪不能躬往後除喪亦不朝

衛人伐晉　張氏曰伯主討罪不自反其罪乃稱兵報伐故書人罪孔達也

左傳 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末二語姑存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李氏曰此大夫特會諸侯之始吳氏曰魯事直書以見罪

左傳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頵公穀作髡

左傳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

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商臣弒頵

啖氏曰楚僭號已久世子必不出于王今以商臣之大逆而書世子

穀梁未詳○劉氏曰穀云日卒時葬商臣之罪即不日乃不謹商臣之罪乎

王氏曰頵亦弒其兄能殺而得位者天道好還豈不服然

王氏曰君薨舉謚常在葬時左傳記丁未殯時此左氏之鑿也○按左氏或帶言葬

公孫敖如齊　何註譏喪娶高氏曰會晉歸復聘齊于是而事齊晉且圖婚于齊也

左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續　黃氏曰秦修辭怨晉襄可修文告卻之乃逞志再戰穆憤于敗而不能平襄狃于勝而不能屈

左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

時事

敖如齊

汪氏曰左氏于凡諸侯初聘悉以爲禮既不察其誠天下之通喪又不考其尊周交鄰之疏數

彭衙敗績

劉氏曰戰而言及晉爲志乎此戰也○程子曰趙國襲入秦郊也亡親背惠晉惡也秦忿無以爲辭矣故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

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

以敗故書敗績○趙氏曰殽之役兵端起于晉矣秦之伐晉不敗秦也彼遂過自咎可謂賢矣然圖再舉則兵連禍結無虛歲矣○汪氏曰王氏云彭衙秦地而晉師在焉亦知晉之欲戰矣

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丁丑作僖公主　胡傳十至月然後作本主慢而不敬甚矣

左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朱氏曰秦敗而懼晉勝而懼秦善敗晉善勝

作僖公主

高氏曰周人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既期而練練而易

王是謂親主僖公僖未附廟者欲躋之故也家氏曰逆祀有胡議論未定疑于作主以是故也
公羊云欲久喪而後不能也朱氏曰公自怙終不作主耳而以知其欲久喪

●及處父盟
杜註處父爲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從諸侯盟其國故貶去族○趙氏曰晉人使大夫使諸侯受盟其國都

公羊公童子侯也桓出盟閔于落姑惕出盟襄于長樗晉襄徒大夫盟公與諸侯甚矣殺之矣何以知與公盟以其日也朱氏曰公盟不日者多何以能必之
○救會盟垂隴
穀殺作殺垂隴公殺作垂斂杜註垂隴地陳氏曰大夫而敵諸侯于是始晉遂以盡主諸侯也序士穀于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吳氏曰晉以士穀主盟幣以公孫敖伉三國之君皆非禮也

公羊 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何註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

穀梁 作爲也爲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不地于晉也張氏曰盟于晉之都而君不出恥甚矣故諱

左傳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杜註處父貶其族以微人常稱爲耦以直厭不直

公羊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

穀梁 不言公處父伉也爲公諱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胡傳不書公抑大夫之伉正君臣之分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左傳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堪其事句姑存王氏曰既命之卿例皆書名奚堪與不堪之論哉

陳侯爲衛請而執孔達苟服其罪故免于伐吳氏曰伯主之大夫盟諸侯大夫也見伯主之輕諸侯也
不雨至秋七月
汪氏曰禮言八越月不雨則君不舉今文公漫不之省○公羊不雨之日久而無災未錄汪氏曰旱爲災而久則書某月不雨至某月
●大事躋僖公
胡傳升僖于閔之上也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兄弟不先君臣

○家氏曰三傳明逆祀皆已得之但閔僖昭穆非晉自爲世左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言君臣猶父子非謂閔爲之祖也汪氏曰穀梁謂逆祀是無昭穆范註以昭穆父祖爲喻何註同北面西上孔氏正義曰閔僖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

穀梁 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 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胡傳八月嘗雨矣不書者見文公無意于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傳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穀梁 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毁廟之主

陳於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大廟躋升也
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
春秋之義也公羊同○何註失先後之義故譏范註僖雖長已爲臣閔雖小已爲君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
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
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末四句姑存
公子遂如齊納幣范註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
【左傳】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修昏姻

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姑存
【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
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
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
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
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
吉者主於已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伐沈沈潰沈楚與國

四國伐秦
胡傳晉國用兵其殘
秦人者晉人也爲秦所
以已矣又結怨於秦民
是全不務德方爭無
已也○劉氏曰左云
爲穆公故尊秦也非
也于經何以知其非
微者乎○程子曰報
復無已致民結怨
公子遂如齊納幣
胡傳喪未終而圖婚
也夫娶在三年之外
矣則何譏乎春秋正
志志哀於約與之知
喪○劉氏曰左云禮
也則是以喪娶爲禮
不亦悖乎杜註遂譽
僖公飾月以就傳說
伐沈沈潰
孫氏曰沈何罪乎書
之以爲諸侯失所伐
高氏曰晉使卿諸國

【左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
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夏四月王子虎卒胡傳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
【左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姑存
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
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
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
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

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
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秋楚人圍江黃氏曰晉襄伯衰楚已有偪心近又與秦爲敵商臣遂圍江威江淮小國
【左傳】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雨螽于宋杜註自上而墮有似于雨來告故書趙氏曰螽生于下今雨于上異之大者
【左傳】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姑存趙云安知其爲死王氏曰因雨字生說耳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程氏曰螽生則害五穀況如雨之多災異甚矣
【穀梁】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

必非故晉爵其臣擅
名氏在晉且與諸國
貶晉人也漢五行志
云文公時大夫始專
政傳失趙氏曰間以
有濟大之道而義不
能討國至伐楚之與
圖盟矣
王子虎卒
公穀以爲叔服未錄
啖氏曰杜以服是王
子則會葬何不書
王子乎○趙氏曰臣
無外交之禮左乃云
禮乎
○秦人伐晉
胡傳秦伯旣稱人傳
貶之也不能懲忿窒
慾至此逞其忿而後
悔自是見伐不報○
程子曰構怨連禍殘
民以逞晉人畏之而
不致出秦人極其忿
而後悔過舉人取其
終能悔耳李氏曰左
氏極稱秦君臣胡氏
謂說皆以爲非左得
其事詳說得其義也
●圍江
高氏曰江近楚自胥
從齊桓而城濮後亦
不敢侵伐今義公不
能討弒逆之惡故楚
復窺諸侯之志而先
圍江以試之
雨螽于宋

荻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徐氏曰禾稼既盡又食屋茅茨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張氏曰不書地盟于晉都也 李氏曰此爲書公如晉之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穀無以字

【左傳】冬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

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公羊】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其爲諼奈何伐楚爲救江也 何註諼詐也以爲其勢必當引圍江兵還自救也

【穀梁】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孫氏曰楚圍江處父不急赴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患之師

四年春公至自晉 孫氏曰自是公朝强國皆至者惡其輕去宗廟遠朝强國也

夏逆婦姜于齊 程子曰納幣喪中與夾衿同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爲小君也

【穀梁】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

按此以杜註爲當救以之義爲長公羊謂爲王者之後記異不及

●公如晉及盟
高氏曰晉請改盟公宜因請乃從改盟皆非也陳氏曰義苟變禮爲不爲成於二國之間以相盟乎乃猶要公之朝以盟其困辱甚矣文公之屈辱也

○處父伐楚救江
胡傳以者不以者也是時楚付寶戰不容之罪晉宜合諸侯討其罪乃一軍遠攻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汪氏曰此獨書伐以救實將肇蓋責處父既不能伐楚又不能救江有伐楚之名無討楚之實春秋惜之

●公至自晉
孫氏曰文公之出六救之者四危之也江氏曰著其國輸時之久也

逆婦姜
胡傳譏制未終朝思娶事乃逆而已成爲婦序其道而誅之也

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

狄侵齊 汪氏曰狄自箕敗至是復侵齊以晉襄無備郡之謀而齊伯不紹故也

秋楚人滅江 高氏曰江終爲楚所滅則知晉之復强而處父之師師無益于救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晉侯伐秦 程子曰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能取其遷善故晉侯不復加譏

【左傳】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杜註覺明也明報功宴樂也稱陪臣者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干犯也

夫人與有貶者父母與有罪也使其女不允于舅姑失于不正其始之過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劉氏曰文公闇弱情慢不能率禮而行以爲衿君而可何譏之有故卒至于禍

狄侵齊

許氏曰闕晉有秦怨之事也

楚滅江
趙氏曰江之滅晉之恥而處父之罪也不書救與不救社稷也

○晉侯伐秦
朱子曰書晉侯譏以常情待晉戮于秦人而以王事責秦穆恐未必如此張氏曰罪晉侯不以江亡爲恥而敵秦怨也

○甯俞聘
趙氏曰禮諸侯歲相問殷相聘殷聚也殷見曰同十二年事街命之聘伯主令也吳氏曰甯俞代孔達爲政自伐洮服伯主而無事於于是晉歸孔達衛侯朝晉今聘魯事大睦鄰以安社稷或皆甯俞之謀也夫子所謂知也

孫氏雜

胡傳僖公成風所生越禮僭夫人春秋于其卒葬從臣子之辭書之爲譏禮之所由變也

榮叔歸含賵
胡傳來王曰含且賵馬曰賵以禮妾母而成之爲夫人故不稱天程子說同○公羊非禮也穀梁不言來不周事之用未錄孔氏曰非也此不必與使也宰咺言來豈周事乎

召伯會葬
程子曰以妾母同嫡亂天理也故不稱天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莊公妾也傳尊之稱夫人

左傳 冬成風薨 程子曰自成風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尚未敢同嫡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經文左傳同

公羊 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也 穀梁同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胡傳仲子別宮尚以爲疑成風書葬禮之失自此始

公羊 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 程氏曰妾母同夫人之稱又私謚亂禮甚矣

王使召伯來會葬 胡傳既歸含且賵又使會葬事益隆而亂倫愈甚再不稱天

左傳 召昭公會葬禮也 姑存劉氏曰妾母王不能正而寵之何禮之有

穀梁 會葬之禮於鄙上 范註從竟至墓王爲送葬來

放如晉
吳氏曰君朝聘諱事伯主也

●入鄀
季氏曰窺楚也

●滅六
家氏曰周綱凌遲先代之後殘於無餘吳氏曰晉襄公伯衷故秦楚敢吞小無忌也

夏公孫敖如晉 高氏曰王含且賵又會葬捨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貶而惡見

秦人入鄀 趙氏曰即秦以穆爲足恃也及江滅又貳于楚秦不以德柔之而乃稱兵耶

左傳 初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鄀 後終爲楚所併

秋楚人滅六 高氏曰滅江滅六敢肆其惡逆者以列國不正其弑逆之罪也

左傳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

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林氏曰昭公立

六年春葬許僖公 俞氏曰不書月史闕文也

●行父如陳
汪氏曰託君命以遂其私也

行父如晉
黃氏曰行父專魯國政不以禮佐其君乃與敖相繼出聘同結強援君如陳如晉若私交樹黨爲三家僭竊之漸也

夏季孫行父如陳 汪氏曰行父因其聘而圖婚耳

左傳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 杜註臣非君命不越境故因聘而自爲娶

秋季孫行父如晉 汪氏曰文公六年朝晉比年聘而朝王不聞知有伯不知有王也

左傳 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驩公作讙李氏曰襄挫秦狄能纘文之伯而不能全于其終

左傳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

遂如晉葬
按傳昭三十年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傳曰文襄之伯大夫弔卿送葬以見非禮汪氏曰救房愿憾焉遂公子遂往葬禦以當弔故急于襄葬

殺處父射姑奔
胡傳君與臣同殺則稱國或以處父爲侵官身爲太傅將隱聽人主所爲故將相大臣非其人乎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杜註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 季氏曰三月葬晉後遂以爲常制

左傳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殺作夜

左傳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

孫氏曰公殺二傳之說皆异

蕭通忽叶韻妙妙
令氏曰亂之狀說來使人胆爽

處父似佞官欲質賢

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對人字 極寫忠字

公羊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 後咎同穀

穀梁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

勝于射姑且以仁加射姑矣

吳氏曰是時襄公已卒而書國殺者推曰處父令曰之死實公殺之也

待處畢戒後世俞氏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旨哉言乎

閏 不告猶朝廟

朱子曰閏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爲月而頒之諸侯不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羊以爲附月之餘曰又曰天子不

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公羊襄公謂夜姑曰陽處父言射姑不可使將此係明言小異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十二月 王氏曰朔者月之初吉不告則一月之政不舉矣文書月

左傳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

以告朔此說已非而傳字之義諸傳皆以爲前已之辭大率訛其令大諸小爲胡傳只爲辛其不已之辭以我爲其體辭之此義精矣

•伐邾取須句

公云曰內辭殺云日諱之未錄劉氏曰僖取須句何不爲內辭說不日則爲其自取乎

遂城郚

但知備邾之兵不知師之勞而民之瘠矣趙氏曰僖公嘗伐邾取須句文侯之講交

何以爲民 胡傳不言朔而言月因月之斷盈而置閏須告朔于邦國不以閏月之餘而非數也

穀梁 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 啖氏曰公殺以不告爲是非也故未全疏

七年春公伐邾 汪氏曰僖私伐義文乘晉喪貪土地

左傳 七年春公伐邾閒晉難也 杜註因晉有難而伐小國

三月甲戌取須句

左傳 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杜註僖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今邾文公子叛在魯公使守須句

遂城郚 杜註因伐邾師以城郚備邾孫氏曰重勞民也

穀梁 遂繼事也 汪氏曰又勞民力城內邑以防邾至心有慊焉故畏伐而不如愈重其過

弗率也其交必履其難況三月夏正月東作之時而奪之何以爲國

王臣卒

宋氏曰不書葬者嗣子非昭公亂葬不如禮季氏曰其國亂不備禮而闕絕諸侯故皆不會葬

宋殺大夫

胡傳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于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公殺宋趙氏曰以三世未後便三三世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王臣 作壬臣

左傳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君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

……公羊之說不……書殺有罪……不書死者之名……之說非也

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左傳 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去年晉襄公卒晉人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逆雍故）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於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戰令狐

胡傳秦納不正晉不詘秦皆罪也故書人晉雖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晉志乎此戰也故書及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讀經至之際不可忍也●王氏曰既貶宣子又貶秦康公罪皆當誅●張氏曰二國之兵晉曲尤甚故以晉及且不書秦敗諸晉人[illegible]君而不定也●汪氏曰趙盾始請求兵君而中變其說秦雖知立靈公而欲以重兵強納雍也夫康公始爲太子送舅氏念母而作渭陽之詩是固其心也今納庶孽而爭嫡甥之位曰是兵爭不息不然看秋釋秦而專罪盾矣

先蔑奔秦

孫氏曰先蔑不言出者明自軍中而去黃氏曰荀林父飛先蔑辛不逃其所將蔑之意在觀靚立君之功而不服擇爲將以求福乃取禍可爲行險者戒

公羊 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

公羊偏戰謂未辨觀左傳三軍俱出趙盾將中軍何得以此爲偏戰耶

穀梁 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

秋侵我西鄙（高氏曰魯聞晉難而伐邾狄亦聞晉難而侵魯書此罪魯之不自正也）

左傳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註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秋侵我西

許氏曰狄從僖之敗四年間一侵魯而未敢肆晉襄既沒與之忍矣張氏曰秦晉交兵狄窺伺其間大肆而侵故侵魯齊宋衛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杜註扈晉地）

左傳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會盟扈

孫氏曰春秋書及某大夫盟有二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蔇齊無君也襄大夫求盟以紓國難非其與公盟

故不名此年公會晉大夫盟扈晉討幼不能盟晉大夫求盟諸侯以紹伯業雖直與諸侯盟故亦不名以大夫伉諸侯則有罪矣然不幸值幼君不可不假一時之權汪氏曰書晉大夫伯主失政也淡從則諸侯皆失政矣公羊晉大夫使盟未録劉氏曰非也事之不然者也

徐伐莒

凌弱也

●敖如莒涖盟

高氏曰莒爲徐伐故

來求援而請修洮之盟湛氏曰莒以弱小見伐于徐敖盟以救之例禮矣而敖意不在救莒因盟以爲迎娶之地假公闈私耳

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胡傳諸侯不序見公怠緩不及于會也許氏曰大夫而主盟諸侯自扈之會始也

穀梁其曰諸侯畧之也。吳氏曰以無盟主而大夫強合諸君故畧之

冬徐伐莒左在下趙氏曰徐服齊桓不敢佗諸侯今伯主不作徐文將爲魯患伐莒以撼魯也

公孫敖如莒涖盟合謀以備徐患也

左傳穆伯娶於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内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盟于衡雍

汪氏曰衡雍猶有從公在也哀渠雖溥瀆梁諸侯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于號則晉楚大夫主齊盟而諸侯不在矣其事自趙盾衡雍之盟始也

雒戎盟暴

胡傳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辭之不序所以别内外也○劉氏曰左謂珍之非也若丙稱公子爲喪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彼何以不謂貶

敖如京復奔

胡傳言敖無入使于

宋之意惟己氏之欲是從也○孫氏曰文公不誅惡亦見矣○朱子曰不至而復是大夫不恭魯不再使人往皆罪也○家氏曰公不自奔喪諸侯不有夫子也敖不至復大夫不有諸侯也

宋殺大夫城奔

胡傳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于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于奔而其君不免禍矣○公羊未録三世無大夫説見七年

求金

公羊不稱使三年九

左傳秋襄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左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左傳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左傳九年春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稱王未終陸氏曰踰年即成君

姜氏如齊

此十八年歸齊之由出姜與氏汪氏曰云聯公女

得臣如京葬王

陳氏曰明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今年得臣如京葬襄王是視王于晉也○趙氏曰天王書葬者五其三不書大夫如京師微者也然猶愈于不會葬書崩不書葬者魯不會也

姜氏至

呂氏曰歸寧錄也穀梁稱文公未錄趙氏曰反而告廟禮也何病公乎

殺士縠箕鄭父

劉氏曰言及以罪及

公羊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且傷周道也

穀梁 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夫人姜氏如齊 趙氏曰常事書者出姜生惡及視又嬖其寵生倭以此故歸寧謀于父母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在下○如京師葬襄王也家氏曰貴卿不躬會也

穀梁 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

辛丑葬襄王 何註僖公成風之喪襄王加禮文公不自往錄之以責內

左傳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羊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

穀梁 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 穀又云日之甚矣不會葬也未錄劉云上云得臣如京矣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劉氏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左傳 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閏○先○克○奪○勤○君○不○用○散○表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傳歸寧書至者見小君之重也出姜至是不安于魯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左傳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杜註梁蒯不書非卿

春秋三傳會纂　卷六　文公　九

[illegible]救鄭

考無故恐淩故于時稱人趙盾辱[illegible]人者罪之不能折諸侯也○孫氏曰楚復強也晉伯不振故○張氏曰盾苟力於其始以振伯圖之威乃縱不及事而李氏曰盾不能防微杜漸使之得志于鄭陳氏云晉遂不競而楚莊伯矣

狄侵齊

此侵齊之第四次

穀梁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得志去矣

夏狄侵齊 高氏曰狄不侵齊五年矣今復肆強張氏曰楚得志去而狄交侵矣書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何註地靜常也動者象陰爲陽行孫氏曰未曰于某表其異于天下也

春秋三傳會纂　卷六　文公　十

公羊 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同。反常則異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萩胡傳君書爵臣書名遂與諸侯比思善則進之也

左傳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張氏曰伐鄭聘魯遠交近攻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杜註衣服曰襚程子曰過時始至故曰來歸

左傳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禮也句姑存

穀梁 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葬曹共公

○楚椒聘

公云始有大夫穀云褒之未錄陸氏曰凡未命之卿皆書名至云褒之聖人豈以來我則褒之○蘇氏曰齊晉衰楚于是與諸侯比○汪氏曰商臣弑君不容之惡春秋于其來義錄其一節之善耳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秦歸襚

胡傳曰僖公成風非嫡也猶惠公仲子耳書惠公仲子明夫道不可亂貳身書僖公成風明于道不可瀆

□□秦之來錄
孫氏曰明年伐晉亦
遂次近攻之計
秦伐晉
胡傳說者謂秦伐晉
書晉文者據左氏言
也程子云晉外求君既
悔之矣秦不顧義理
惟以報復為事以此
罪秦
殺宜申
胡傳宜申謀弑穆王
而誅焉為稱國以殺
又書其官以穆王即
世子商臣也春秋之
義微矣。家氏曰商
臣之罪楚人皆得討

十年春王三月辛丑臧孫辰卒 張氏曰文仲在位四十餘年魯政多疵

夏秦伐晉 孫氏曰晉自令狐不出師而秦不顧人命又起此役故黜之但曰秦

左傳 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傳 初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

之吳氏曰商臣天地
所不容宜申不能早
謀討賊越十年謀弑
義不足稱也然楚人
不以其當受今將之
誅意深矣
●盟女栗
金氏曰王不能與王
度以朝諸侯公不能
共臣職而朝京師故
書及為王諱也不書
公□□也
秋侵宋
宋亂故也
●次厥貉
胡傳楚次厥貉藏禍

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汪氏曰不書王者此及十三年總書不雨非此歲首

穀經 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趙氏曰公及也不書諱也王氏曰及王臣為不相信之盟

左傳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冬狄侵宋 高氏曰狄侵諸國獨宋未及自宋亂之後狄侵之楚次厥貉又將來伐矣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貉公作屈貉音同○孫氏曰楚書爵益強矣

心以逃夏故下書伐
麇以著其罪陳鄭宋
皆從獨書蔡侯鄭失
三大夫無救陳獲公
子茷而懼宋有狄難
不得已也蔡志在從
楚故書以見譏諸夏
之罪

李氏曰麇子之逃經
不書以逃楚也與陳
鄭之逃齊晉異矣

左傳 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麇子逃歸

●楚伐麇
家氏曰厥貉諸之
田宋鄭分左右盂而
不敢逆之伐麇之衆
也賀氏曰厥貉之役
大國受役于楚司馬
獨麇子逃時已自
知必伐知其伐而猶
逃不可以無謂加也
一敗復伐終不與楚
成守義不屈也
會承筐
家氏曰諸國尊楚而
魯獨遣彭生不以從
強而替于從晉春秋
褒之汪氏曰晉欲誅
戚而使次鄭為會會
亦非執政不足討遠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麇公作圈許氏曰楚書爵始此張氏曰益強也

左傳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於錫穴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一伐再伐不聞請成若威武不能屈歟公穀無仲字筐作匡杜云宋地

左傳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王氏曰此會謀從楚者未為非義然大夫擅國政也李氏曰此大夫特會之始

秋曹伯來朝 趙氏曰曹為文昭于魯宗國見王命之廢而惴惴依大國以為庇也

左傳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趙氏曰書以傷曹之弱也

公子遂如宋 李氏曰魯聘宋者八始于此年

左傳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
師之不害也 承筐會而遂如宋新城宋來意魯必有以勸之歟
秋侵齊 高氏曰十餘年之間狄四侵齊其强如此所以大敗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杜註鹹魯地
左傳 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
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
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
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
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

人方張之勢也然斬城之盟宋賴鄭皆同則人心之天理未泯而承筐猶愈于歸父于宋之賀也
●曹伯朝
季氏曰前未服宋自晉文執共公因從晉今晉靈政衰文公自此從齊
●遂如宋
謀好也因帶言二事
狄侵齊
見狄之張而齊之無政也
●敗狄于鹹
孫氏曰不曰戰內勝之辭不言帥師將尊

克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於長
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
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
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
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
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公穀略同杜註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左傳 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
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

師少也趙氏曰狄自僖之末侵凌列國至晉敗箕不敢犯晉又侵齊宋魯得臣敗之自是有懼心惟一侵衛而已鹹之役有功于魯且有功于天下也
趙氏曰穀云以衆言若然當云敗長狄于鹹劉氏曰穀云敗一人非也不言師師少耳又云不言獲爲內諱非也敗即獲矣
郕伯來奔
趙氏曰若未即位而稱郕伯之理左氏非也公羊失地例書

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
侯也 姑存
杞伯來朝 范註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
左傳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
公許之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李氏曰陳云已許嫁于杞杞伯來請絕叔姬復求其次此說通姑存
左傳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亦非女也
公羊 其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杞以見弱之邦不名亦非也時隣[illegible]何以名乎劉氏曰左氏非也夏人反謂之諸侯禍為之哉因貶郕伯來奔何以辨哉意者郕伯去年卒大子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
子叔姬卒
啖氏劉氏皆訓左傳牽合大謬李氏又曰謂左說者皆憑虛騰揣固有係據未可疑經而廢傳今仍存左季氏獲取陳氏說故錄之

穀梁 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
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夏楚人圍巢 杜註巢吳楚間小國王氏曰書以惡楚之不仁而小國之無所庇賴也
左傳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群舒叛楚夏子
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子孔成嘉字宗亦小國
秋滕子來朝 汪氏曰以文之昏庸而秉禮之舊猶爲諸侯所尊乃文不自思朝王何其謬哉
左傳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作遂
左傳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

圍巢
趙氏曰巢是國遠矣晉曰巢伯來朝諸左諸侯也伐巢無救者又圍巢無伯也季氏曰巢舒叛巢服而舒服矣
滕子朝
季氏曰滕本從宋昭朝魯宋亂不暇爭也
秦術聘
張氏曰秦以晉結魯而魯亦厚朝宋視伯主受兵趙氏曰將爲河曲之戰故有術聘

公羊秦無大夫背綵公故書未嘗陸氏曰前未嘗使大夫來故不書耳王氏曰遣術乃服公也

○戰河曲

胡傳秦伯稱師晉稱人者前伐晉晉不出今又爲此役秦而甚矣故不以晉爲主惟不泰詞令以此之故貶此經重之機衡也

○杜註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奔也

程子曰凡戰皆以主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

蘇氏曰秦伯伐晉取羈馬晉趙盾禦之皆稱人以卒戰罪之也

○車氏曰秦晉自殽至此凡六交兵秦晉成戰而楚伯矣

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於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

杜註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交退故曰交綏

憖缺也　薄迫也

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公羊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 不見勝負也

帥師城諸及鄆

杜氏曰重民力凡城築之事皆志之況帥師乎呂氏曰魯有二鄆成四年城鄆近晉之邑故杜曰備晉此近莒之邑故杜曰莒魯所爭者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作運後同○魯有一鄆西鄆東鄆此東鄆也

左傳 城諸及鄆書時也 黃氏曰介莒近費此亦行父自爲封殖之計也

穀梁 稱帥師言有難也 孫氏曰帥師畏莒也家氏曰城二邑又興兵勞民甚矣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備四時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趙氏曰不書葬不會也

蘧蒢卒

文公之言真仁君也

邾子蘧蒢卒 蘧穀作蘧○孔氏曰邾子瑣之子莊二十九年卽位

左傳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

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見十年

世室屋壞　世，左穀作大，音泰

【穀】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公】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世室之名　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室之義　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

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

【穀】志不敬也。　徐與公羊同。○范註：爾雅室謂之宮，一也，蓋尊而異其名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會下左傳在下會字。公羊無公字。○

狄侵衛。　趙氏曰狄自鹹敗銳銷頹挫今復侵衛成公出會狄乘虛侵之狄之窺伺其可忽乎哉

不雨至秋

程氏曰文公何遭先旱其所以修民事泰夫勝之荒可知矣

世室屋壞

胡傳曰正月不雨凡七月則無壞道而壞志文公怠慢宗廟以致衰頹也

程子曰春秋中文公事宗廟最不謹遂有此變天人之際可畏哉

吳氏曰世太二字通

用

○公如晉

黃氏曰承筐之會公必以堅心事晉之意命彭生托御欵矣于是親至晉謀合諸侯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還上公穀無公字。棐，公作斐。杜註：鄭地

【左】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杜註：鄭、衛貳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

【公】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棐，故善之也。　善和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高氏曰：久于道路。趙氏曰：行飲至之禮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季氏曰：此叔仲彭生也，叔仲字耳

【左】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姑存家氏曰：報取須句之怨，且左氏云討小國，安能責禮于大國

夏五月乙丑，齊侯潘卒。　高氏曰：孝公名昭而謚潘，曰昭非禮甚矣

【左】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舍，終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

○衛侯會沓

吳氏曰公往朝晉衛侯要之于路請平于晉黃氏曰衛成南困于楚北偪于狄無所適從故因公至晉而會沓求通晉也觀衛而列國之情可見矣

秋侵衛

乘隙也狄情畏力而貪利

○及晉侯盟

盟者從晉而不貳楚也鄭伯亦也不抗則于晉矣若以晉君少巳十餘齡矣使諸侯甚矣宜其不競也

○公還鄭伯會棐

高氏曰衛鄭從楚豈得已哉强弱不敵姑爲一時之計今背紓兩國之難春秋善和難故詳誌之趙氏曰二國不敢直附晉而問交于魯者以魯深睦于晉也故明年爲新城之盟汪氏曰善魯輔伯聖人待衰世之意也

公至自晉

汪氏曰公十三年三朝晉過于事天子之禮故書之詳

● 邾伐南鄙彭生伐

趙氏曰文復伐邾何

邾何恃之深伐南鄙而不知公已知晉而反也報我友而伐報怨何邁伐
。同盟于新城　陸氏曰晉決將侵晉衞鄭魯公親之侯之懼甚於被伐因為此盟日以為有也張氏曰晉自文公有將不服今始新成不以上日惠盟以成諸侯將存穀梁之說非盟氏曰君之……氏曰從晉則諸侯一舉歸楚矣故楚雖抗而此盟實有補于諸國

晉同盟于新城　杜註新城宋地　胡傳志同欲

左傳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穀梁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程子曰始命義合而後盟志同於善同同俱楚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音佩孫氏曰孛彗之屬偏指曰彗四出曰孛

左傳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胡傳惡氣所生謂亂之象宋先代後齊晉方伯列國紀綱

公羊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　何註孛邪亂之氣狀如篲掃故置新之象

穀梁　孛之為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納捷菑弗克　胡傳以象云義弗克也趙盾之謂矣故大夫既諸侯則貶書人悔過遷善則又大之陸氏曰失之初而得于末陳氏曰盾正將出軍宜十七年郤克方為政此乃宣子趙氏曰公以為郤缺于是據在盾缺在行亦盾意耳左氏事實為詳李氏曰三傳之義皆同但公穀以為郤缺郤克者失之

公至自晉　同上新城解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公作接　菑側其反

左傳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　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公穀敘事畧同但公云郤缺穀云郤克宜從左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杜註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

敖卒于齊　陸氏曰許歸即我臣也故書卒

孟氏……穆伯……生二子頗奇而茂賢

左傳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高氏曰敖有廢命之罪言復歸亦大夫矣書卒見典型之壞且為齊人歸喪地也

穀梁　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

齊弒君舍　陸氏曰春秋之作本懲姦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弒而不曰君則亂臣賊子皆肆其因惡矣故原情以立此義矣齊本不正故異此。程子聪四年說宜參

。子哀奔　高氏曰若但書來則不見奔若書名書奔則與有罪者等故特書字張氏曰昭公在位大臣多奔視蕩意子哀而則且哲矣。諸再疑而卒不免則宋氏曰臨難自免愚勞成為此與諸說異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傳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

穀梁　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

宋子哀來奔　胡傳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哀有焉書字謂能愛其身以存道也

左傳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杜註大夫奔例書名氏貴之故書字

公羊　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穀畧同按公穀俱不言是非可依左氏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附存
單伯如齊
孫氏曰公以遇惡魯
使單伯請子叔姬遂
公與單伯之此衛見
執者叔子叔姬耳劉
氏曰左氏王使非也
若周大夫何以明年
書宋華氏曰魯不討
商人之罪而反乞爲
叔姬之來故自取辱
齊人執單伯
胡傳公弱受也齊執
會從聘故執單伯
○劉氏曰公穴道議
非也會未嘗每命魯
以文子之罪不私罪
其也何不用禘蒐察

【傳】【左】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胡傳若二句姑存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蘇氏曰將因晉以請齊也

【傳】【左】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杜註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

【傳】【左】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

於亞旅魯人以爲敏君子則否其官皆從何姑存劉氏曰非也使介有常數孫氏曰備官何足善乎

【穀梁】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不言來者以國與之也宋昭公闇亂無政不知睦鄰華孫不出君命出聘而盟故不稱使

夏曹伯來朝汪氏曰不奔事天子之亂文公屢受不報亦循屢朝齊晉而不見答也

【傳】【左】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姑存劉氏曰此諸侯于天子之禮

齊人歸公孫敖之

【傳】【左】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置諸堂阜

仲例以解齊人乎
齊人執叔姬
胡傳執其君執其母
商人所爲而書齊人
齊人懷私怨而窮賊
也○程子曰齊人不
討賊北面事之均有
罪焉
行父如晉
張氏曰魯不能聞鄰
明政刑以義討罪而
反求晉行父不能請
討晉不能討商人皆
罪也
華孫盟
孔疏使來聘不令結
盟故不稱使孫氏曰
不由君命擅宜來盟

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声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

以紛國難不可稱者
使聘事所謂爲若不
可以爲命雖之喪氏
曰出于自請
曹伯朝
劉氏曰周禮大行人
諸侯邦交世相朝不
得五年一朝也趙氏
曰子太叔云文襄之
伯令五歲一朝左氏
附會遂以爲有制鄭
氏曰書以起齊人伐
曹之文
歸敖喪
胡傳敖謀行其惡與
喪者許氏以文伯
惠叔二子之哀誠無
已故魯人從其請史

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於句鼆一人門於戾丘皆死杜註有寇攻門二子禦之以死

【公羊】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夏令內高氏曰文公效莊公故事行之

【傳】【左】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意如至夫族尊晉罪已也叔孫婼至不去氏貴之也單伯至猶書字尊王命也

【穀梁】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

記其事聖人因之○
公羊未嫁劉氏曰公
云符將而來殺死已
十月豈有猶之編要
以行之理
單伯至齊
王氏曰內大夫未
書至惟被執書至國
休係而故也有氏說
在歸叔姬可參
○伐蔡入蔡
張氏曰蔡從晉文戰土
于温盟晉受楚次厥貉
蔡皆附之故伐之蔡
恃楚狼狽而遂歸楚
今晉不能敵楚雖入
蔡而不有無能爲耳
公羊兵至郎入未辟

氏六若然所書戊申伐蔡六之

大夫也　胡傳單伯命大夫被執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字而不名與蔡如姊異尊王命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高氏曰甚晉也不修己所以服楚而恭小國

左傳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趙氏曰伐之不服而後入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高氏曰齊人暴至命大夫反加兵于我

穀梁　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

季孫行父如晉　蘇氏曰侵爲齊故高氏曰一歲再如晉皆爲齊故

左傳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卷六　文公

●諸侯盟于扈　家氏曰晉霸勢弱趙盾主盟諸侯不以伯主與晉靈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程子曰此盟爲齊亂也稱諸侯衆詞衆國無能爲也

左傳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　杜註總曰諸侯不足序列

歸子叔姬　胡傳子叔姬無罪齊人以維而歸之不知其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家氏曰其執其歸在齊人閔姬而病魯也

左傳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姑存左氏說見前執叔姬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罪齊而責晉也

左傳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

討其來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侵我遂伐曹入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　十六年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

卷六　文公

公羊　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穀梁　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子曰四者自二月至五月也

左傳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杜氏曰因疾而

公羊　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穀梁　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復者公不能盟不曰行父前公盟于[illegible]亦不能無也

四不視朔

胡傳公後不視朔必於此書公行政矣又公既政必以而不知求入矣●高氏曰欲存行父之盟使齊不疑[illegible]家[illegible]高氏曰陽穀後郪丘其間[illegible]不視朔者公不欲自出[illegible]

盟郪丘

家氏曰公盟不得至納賂以求盟之君臣可愧矣

毀泉臺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公作師）

左傳 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于郪丘（齊之會而留之所也）

穀梁 復行父之盟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杜註僖公夫人文公母也左傳在下）

毀泉臺

左傳 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杜註伯禽至僖十七君）

公羊 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胡傳先祖爲之非於存毀非安危所係勿居可也毀之是揚先君之失也●孫氏曰惡勞民也

穀梁同公又云喪不二事二事緩喪也多此意

●三國滅庸

陳氏曰凡滅國首書滅罪來滅者也此罪楚也●高氏曰晉襄卒以後楚所以不振也張氏曰庸乘飢危兼楚楚一得逞則無以保其國然御變待敵制勝之術已滅入宗討其罪大矣故合楚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

[illegible]楚從胡高俞氏曰子忠蠡吉言遂本此

蔑畏之計即關廉之敗師以辭困也師叔之計即季貝之怒我怠寇也

裨鯈魚庸邑

廩同食次於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公作處臼）

胡傳人臣無將將而弒杵臼

必誅昭公無道以弒存之罪歸宋人者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蕩意諸死之知國人將弒君而不能止知昭公將見殺而不能正也

陸氏曰左氏云夫人使公田孟諸之公知盡以寶行推之人理未之有也●公羊未錄劉氏曰公羊例非也●呂氏曰稱人國人咸有罪焉盧氏曰稱人失賊之辭

四國伐宋

陳氏曰此稱人失討

左傳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鱹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 冬十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

賊之義也
啖氏曰不命之卿列書人也左傳非者命卿矣所謂通人不命名既又如何書也說通諸說其時存
劉氏曰魯將從晉伐齊既盟行齊師于左傳
葬聲姜
伐西鄙盟穀
高氏曰齊循以公不親盟爲討鄭郭之盟無益矣家氏曰齊無道極矣魯不狠而盟文卑而日書
● 諸侯會扈
杜註以無功不序所以督人數氏曰晉伯而也趙盾事扈不書成齊不書成宋亂晉盟罪浮于復而不列諸侯
公至穀
張氏曰書至危之
遂如齊
胡氏曰不知在國

女。公即位使好地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 君無道 何姑存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胡傳欲行天討而伐宋復成其亂失其職矣故貶稱人程子說同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作聖。九月乃葬

【左傳】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姑存

【公羊】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高氏曰不稱僖姜而別謚非禮也緩葬母怠也

春秋三傳合纂　卷六　文公　三七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恥公也

【左傳】齊侯伐我西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胡傳諸侯無討賊之功略而不序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左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晉因此書撕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質

秋公至自穀 趙氏曰盟穀而不會扈棄義從仇恐怨自反著公之失所從也

冬公子遂如齊 高氏曰公已與齊侯盟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

區重繫于言雖竭力事之彼豈以我爲德乎

公薨臺下
趙氏曰文之世孟氏拔叔孫氏得臣季氏行父至東門氏遂稱其横甚于三家其禍尤速由文公怠惰不君諸權移于下終不能收卒遂以徵文公之責也

【左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汪氏曰君臣盟又偷聘而終循未息也卒屈之不足稱偷如是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左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

丁丑公薨

【穀梁】臺下非正也 視小寢更非矣

春秋三傳合纂　卷六　文公　三八

弒商人
胡傳齊人既不能討人殺于商人見殺持不書盜反以弒君之罪歸齊人誅亂賊之黨也張氏曰以爲賊不當書以爲君不可弒三年事之一日弒之故曰弒其君黃氏曰弒賊如魯桓衛懿蔡般楚虔之類雖幸免王法之誅而卒受殺身之禍以此始必以此終也

秦伯罃卒 孫氏曰康公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遂得臣如齊　家氏曰方之[illegible]之立乃殺臣發[illegible]之本謀文公惛而不悟耳得臣預遂謀故並書

子卒　汪氏曰惠伯死不書史畏遂不敢書且遂殺叔仲彭生聖人仍舊史為國諱惡而不敢增或謂惠伯不發遂之謀故不書卒備也

公羊不日未踰年以日月為例非也穀梁不日故也未踰子般亦故嘗書日矣

姜氏歸齊　胡傳書夫人則正書姜氏則非見絕于先君書歸則無罪而齊臣子殺適立庶之罪見矣

左傳　六月葬文公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穀梁　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胡傳變文書介副欲見事情也觀下文則見謀發于遂使之日而遂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胡傳觀上文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

左傳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公羊　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　范氏曰子諸侯在喪既葬之稱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穀梁　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

行父如齊　[illegible]上文而行父與謀與齊人黨惡之罪皆見矣

弒庶其　吳氏曰如左氏言則是僕以太子弒父也何以書國弒且僕既國人所弒則當自立何以奔魯[illegible]

緩帶一曰就賢也　范註不孤子言一人有子則三人共緩帶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弒其君庶其

左傳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

杜註高陽顓頊也八愷卽垂益禹皋陶之倫　庭堅卽皋陶字

杜註高辛帝嚳也八元卽朱虎熊羆之倫

杜註帝鴻黃帝也渾敦謂驩兜

德是以去之心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

杜註少皞金天氏也窮奇謂共工

杜註檮杌謂鯀

杜註縉雲黃帝時官名

正義云尚書無三苗罪狀既顯去三凶自然入以當此三苗

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

杜註非帝者子孫故別以比三凶

鍾氏曰此行父張大其詞以擅公之家擅權於此而以民目中論德特須其不自許而使大史克言一以見考評敬叔之行也一以見書法不發之有人也

饕民曰存其數

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公 稱國以弒何　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六終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類

周氏家課讀本

公即位
邵氏曰即位之禮行則書志宜之行宜之志也

逆逆女
石氏曰石位篡逆女

宜篡立逆女國之賊非宜以為也
婦姜至
胡傳曰婦姜也欲以子自尊母也
服之中適婦故因婦
子以適事春秋推
見不隱其尊母之
後其世子繼之朱子曰
國之所用史官所書
如此趙氏曰婦有
姑之稱由喪既絕而
婦齊婦故其姑在而婦
見姜母事故而婦
之謀篡爾實同之
也
行父如齊
朱子曰文子三思宣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七

盧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裔孫毓夔令濂莊　毓齡周袁　增輯

宣公名倭或作接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傳如其意而書以著其自立之罪而與同辭

【公】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如其志也

【穀】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汪氏曰不以正行即位之禮以掩其惡

公子遂如齊逆女 胡傳喪未期年何亟乎使遂權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於公之道也內無貶於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穆姜 姑敬嬴 汪氏曰穆姜敬嬴之 欲速以姑自處也

【穀】遂之挈由上致之也 不言氏及稱婦之義與公羊同

夏季孫行父如齊 余氏曰傳謂納賂趙謂拜成婚李氏謂以拜婚之禮行納賂之實

【左】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胡傳下書會平州齊取田可知矣

宜公不能討反為使
齊所惡不能討反
惡也
放胥甲父
張氏曰晉以胥甲之罪
家而獨免趙穿之偏頗
如此。呂氏曰稱國
以放君與大夫咸與
焉。吳氏曰晉有八
年後討不用命者必
胥甲以後事取惡于
胥則遂之也
放君用之呼未始無
罪但晉宜早討亦賞
與諸同放殺遂云無
罪亦太寬
會平州
胡何春秋所惡賊也已
刺于齊則不復討故
孔子懼而作春秋不
日齊而日會討賊
必先其黨也
逆如齊
拜成後歸也
齊取濟西田
程子曰宜不義得國
懼齊來故齊受之以
助不獲故書取
黃氏曰邾鄭入會齊
邪好許田入邾相結
成齊所入宜位定
邾子朝
黃氏曰邾自傳文時
與魯抗今宜篡反朝
非以齊以襄仲齊悅
魯相和與魯歷而公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杜註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

【左】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胡傳河曲之役趙穿也其族子穿也桃園之罪形矣 呼罰放胥甲父而當國

【穀】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此言晉放胥甲至今八年始放故亦云待放

【穀】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杜註平州齊地 陳氏曰子赤弒人弗忍見齊出受賂以責齊

【左】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張氏曰齊惡黨惡與鄭莊會垂同又見晉無能為

公子遂如齊 胡傳宣篡立仲遂首惡再書者著其始終成就其謀以成後也

【左】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汪氏曰逆謀之終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胡傳宣致賂而書齊取罪齊利其為惡而助之討賊尤殺其黨

【左】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公】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弒子赤之賂也 何註諱使若齊自取之亦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

【穀】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

秋邾子來朝 胡氏曰宣篡立邾子朝無貶者既于朝桓貶矣公羊有曰其餘從同同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李氏曰楚莊至此爭伯舍列國又無伯也

論不復存矣
侵陳遂侵宋
陳氏曰〔〕伐於是乎未〔〕在晉也至〔〕宋亦〔〕宋在陳也蓋南北之勢于是始後十五年而宋斃于楚五十年而晉楚同盟宋矣

盾救陳
兩救而有書有不書一宜救也一不宜救也然楚侵宋亦非爲討宋賊也故晉亦存狄于此猶爲討賊之思焉

棐林伐鄭
杜註不書會趙盾共合諸侯也●公云討不合大夫之會趙氏曰諸侯會大夫非一例此〔〕義可〔〕於大夫之事陳氏曰當〔〕列〔〕又云趙盾討諸侯趙氏曰蓋有此例今俱未詳

宗侵崇
胡傳不以大義動秦而伐其與國左傳謂穿謀晉若崇已有逆心欲得崇懼乎〔〕圖之端已見于此

晉宋伐鄭
因僖宋書人猶兩討賊之義〔〕非特〔〕師

傳左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於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胡傳人鄭貶也附楚病列國何義乎非能討宋罪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張氏曰陳無罪當救宋有弑罪不當救故名之

經 善救陳也、胡傳陳先代之後而見侵于楚救之者善救宋典刑紊矣

宋人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杜註棐林鄭地

傳左 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孔疏晉興師救陳宋楚已去乃四國往會伐鄭行會禮然後伐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作柳孫氏曰秦與國高氏曰公謂周邑非也大罪〔〕

傳左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高氏曰穿〔〕討也

晉人宋人伐鄭、胡傳宋雖列會然王法所不赦而晉與伐鄭已有瑕何以伐人故貶一人晉

傳左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程氏曰不服而弗反已兵不以義也

傳穀 伐鄭、所以救宋也、張氏曰鄭即楚可伐爲宋伐則私故秋伐爵之今伐人之少也

大棘敗獲
胡傳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尊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宋大衆不可輕役又乘將帥之罪甚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爲司命入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爲邦本此王者輕重之權衡也○劉氏曰言及華元志乎此戰也趙氏曰鄭從楚命可勝責乎華元兵敗身獲無貶詞傷其力不敵而責其不救也金氏曰宋鄭皆書師師老勞民之罪

鄭氏以羊之斟然也爲叔牂言非馬也其人也爲〔〕

附存
杜註叔〔〕自歸大〔〕
○恐而才反一云思
〔〕乎〔〕
穀梁〔〕敗不病未〔〕
趙氏曰非也依車官而言有何褒貶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傳左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

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

秦伐晉
趙氏曰自河曲七年無[illegible]而侵崇無損于秦而屯秦於書曰師曲在晉也
叫國侵鄭
胡傳楊曰君子作事謀始晉始謀不戒取終不討宋至不能服鄭不戰于楚
孔疏將以霸宋恥乃畏趙遁之盛失宋之心孤諸侯之望故敗
晉弑君夷皋
胡傳國君莫隆于君

其口衆我寡

秦師伐晉 胡傳趙穿私意侵崇秦今報之不書闕焦所以許晉納盾與穿上侵之意

傳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人宋人衞人陳人侵鄭

傳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鬭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杜註畏楚而還失伯者之義故貶稱人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皋公羊作獋

傳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

見弑亡而越境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為出而實聞故也惡莫慘于意今以此罪盾乃聞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楊氏曰趙盾許此子朝討君為事計止不討賊之罪輕趙盾不討賊之罪重也見臣子當忠之至也忠孝不至則加惡名
孫氏曰盾陰行其計而陽逃其跡程子曰穿弑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

更無人知也
呂氏曰盾為首惡矣特不親行事耳盾陽為不知以求免罪將誰欺乎
公羊所謂君之黨不若臣之疾也
提彌明之鬬與靈輒之倒戟但知有盾而不知有君也
趙氏曰董狐云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耳非謂越竟則無罪也傳述傳會為此言劉氏曰趙盾乃免此非孔子之言朱子曰如此則回避亡便宜者得計

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牛傷改卜不郊
張氏曰此周事之變以明魯郊非禮三年喪乃臣子致哀之時豈可隣天子之耕行事之禮故書
汪氏曰書不郊之由由于牛之死也天示譴矣趙曰不郊非其本意

猶三望
說詳僖公末年

伐陸渾戎
杜註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秦晉遷之于伊川若陳氏曰伐陸渾窺周室也趙氏曰伯業以尊周爲義莊王有圯天下之心其爲戎實難逭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宮

穀梁 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公羊 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穀之曰緩詞也畧同范註牛自傷曰故以緩詞言蔵公不恭致天變

猶三望 胡傳可已不當爲之詞三望公羊所謂祭泰山河海也

左傳 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吳氏曰書以譏其非禮

葬匡王 胡傳四月而葬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不臣也 家氏曰譏速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公作賁渾戎同穀無之字

左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

楚侵鄭
余氏曰惡楚莊也

赤狄侵齊
余氏曰赤狄距齊甚遠○按此言齊桓既殁晉伯不振也

宋圍曹
胡傳謂不能反躬自治恃強以報之

鄭蘭卒
據左傳鄭文公妾燕天使與已蘭而御之石癸曰姬姞耦必蕃穆公立後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

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 胡傳晉成立鄭從之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書楚人侵鄭與鄭也皆楚罪也

左傳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家氏曰雖伐陸渾而侵鄭莊圖伯急也

秋赤狄侵齊 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此齊國棟橈之時也○赤狄狄別種

宋師圍曹

左傳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家氏曰鮑大罪未討以兵伐人故書以惡之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穆公作繆

左傳 冬鄭穆公卒 趙氏曰葬不月闕文三月速葬歸生謀也吳氏曰速禮不備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

生也列國而至於齊

●平莒不肯伐取曰乎義也不肯者有不義焉伐強而取向利也非伐莒以己之道而以力爲郯相怨郯乃莒與公爲郯平莒莒挾齊爲有公之義不足服人之心所以不肯曰莒大非特君也張氏曰易明從懲忿服人成人心而天下和平然公威也不公何以服人通氏曰用禮調人講和萬民之孔今方氏除邦國之怨惡　卷平之也不義何以品人矣殺未錄啖氏曰公云不肯辭取向也聖天皆欲爲取向乎趙氏曰殺云伐以義兵也安得稱義

歸生弑君

按左傳云權不足也又曰仁而不武張氏日歸生以執大權既氏亦云以爲比君而可謂仁乎今故刪數

語

赤狄侵齊

說見三年

如齊至

高氏曰事大以自固

楚伐鄭

莒取向胡傳不肯以宣公心有所私失乎怨之本耳利心圖成雖違大難強弱小書取著罪也

【胡】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李氏曰與桓平宋鄭同

【穀】及者內爲志焉爾平者成也伐猶可取向甚矣

秦伯稻卒家氏曰秦伯或名或不名或葬或不葬秦不告史闕書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

春秋三傳併纂　卷七　宣公　九

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凡弑君稱臣臣之罪也

赤狄侵齊高氏曰以齊之強而連年爲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胡傳賂齊定位又屢朝之明年高固之事亦始矣書至危之

冬楚子伐鄭趙氏曰鄭弑君諸侯不問而楚伐鄭楚志在得鄭非討罪也書以責晉

李氏曰楚子伐鄭有弑君之罪也

公如齊

四年如齊解參看

至齊

亦參看四年解

高固逆姬

高氏以高固之娶齊許之來歸與之婚皆非禮

【左】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杜註前侵鄭不得成故

五年春公如齊四年秋如齊今春又往恭不遜禮甚以取恥辱

【左】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止氏曰公五如齊此蹈時始返經雖諱止公之跡而實不可揜書至危之也

【左】夏公至自齊書過也杜註譏尊卑列于廟行飲至之禮不致其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子無子字杜註不書女歸降于諸侯

【左】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胡傳逼于高固強婚又自爲主不知以禮自守是以得此辱

【穀】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叔孫得臣卒黃氏曰卒不書日云闕文者近之汪氏云莊叔卒子僑如嗣是爲宣伯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冬來反馬也家氏曰反馬不躬至歸寧無故行魯之宗廟朝廷重爲辱矣

【公】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穀】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

春秋三傳併纂　卷七　宣公　十

高固及姬來

胡傳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反馬以見成婦遣使反馬固規也非禮也又禮女子歲一歸寧今未踰時而來亦非禮惠公許巨恣行亦非

楚伐鄭

李氏曰賊賊不討惟服陳之爲并故傳稱子經書人貶也三至鄭矣

晉荀侵陳
胡傳陳卽楚晉討其反可也盾獨兵加之非義矣
公羊前後見討弑未錄劉氏曰宋弑復見非紀君子謀伐楚不正其事而書求緩劉曰將師尖耳

衛孫良夫盟
胡傳衛欲爲晉致魯傳事東結未與晉通必有疑焉而衛任其無復路使良以爲此盟而公卒見侵盟非春秋所貴矣穀梁又云前定不日未詳盟期何能前定

會伐萊
胡傳會者外爲主伐萊齊志也公黨以惡

至伐萊
危之亦辛之也

會黑壤
復序諸侯會盟例之意○汪註稷盟之以取序故譏季氏曰晉國可責而公之不能謹禮有由矣○程氏曰此會終不能服楚
王會

楚人伐鄭 家氏曰不書晉救歸主當討不當救晉茍能爲鄭討貳卽所以存鄭楚自去矣

左傳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氏曰陳從楚以楚强也晉不修德而徒恃兵公羊穀梁亦弑君

左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卽楚故也 事與左前傳同

夏四月 時 備四

秋八月螽 胡傳螽爲蝗災虐取于民之應程子曰蝗也

冬十月 時 備四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趙氏曰衛將爲晉聚衆之命俾尋舊好求盟

左傳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穀梁 來盟前定也 以前定者嘗有約言未釋嫌又盟以固結之也此蓋爲晉求魯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趙氏曰公甘心服役于齊魯何不幸而從之恥

秋公至自伐萊 趙云伐萊何功而致至于魯蓋謙其祖矣汪氏曰危之也

大旱 胡傳旱旣之後必有凶年以大旱書戒不雩或雩而不雨也汪氏曰旱悍也歷下之應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傳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之也○合纂氏統一者

遂如齊乃復
呂氏曰忽公如晉在疾乃後今不書疾入臣不當以疾廢君命也張氏曰凡公孫歸父疾何氏曰乃者難之之辭

有事太廟
吳氏曰時祭也廟之義有事不書欲知仲遂因祭之日而卒故書

八年春公至自會 汪氏曰書至以公見止于晉踰年始返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呂註死猶以尸將事以疾還非禮也

公羊 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以尸將事

穀梁 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不專公命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杜註垂齊地

公羊 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弑子赤貶

穀梁 是不卒者也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穀又云曰作疏之未錄

仲遂卒垂
杜註不言公子因上省文劉氏曰仲遂者可譏而譏之也穀云疏之非也不言氏何反葬之誤

壬午猶繹
胡傳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罷則不繹不告於廟而繹始終之恩于宗廟不繹者是不必繹而猶繹也

萬入去籥
參存前說○呂氏曰萬文武二舞之總名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趙氏曰遂雖辛酉當在正其罪宜不能正其罪則當爲之廢繹

左傳 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臣之禮

公羊 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公羊云非

穀梁 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 猶繹非禮也去籥非事神之道

戊子夫人嬴氏薨 公穀作熊氏胡傳文公妾也嬴夫人援成風例○無詩則者侯

晉師白狄伐秦　胡傳使曲在晉不自反而勤求於狄並書以見惡

傳左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高氏曰以傳考之白狄為主也故不言及

楚人滅舒蓼　公羊作舒鄝　胡傳舒蓼強大當以為懼

傳左　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公穀作頃熊

傳左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懷思也未四何始

穀公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

穀梁　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

城平陽　高氏曰懼晉也方興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

傳左　城平陽書時也　姑存趙氏曰見十月建謂之時是不知夏周正朔之異也

楚師伐陳　趙氏曰陳不幸當晉楚之衝彼晉威庸庸耳何足抗楚宜陳之復為楚也

籥舞文武之別名文舞又謂羽籥武舞人執干戚羽籥也萬人去籥存文武二舞俱入于二寵中去羽籥執籥者曰公羊謂子無非也不錄宜從舊說

晉秋伐秦　晉不殺于絳而徙諸秦孫宣伯泉也

● 滅舒蓼　若楚強也有思伯意世衰不行已而思也

日食既　朱熹氏曰日者陽也陽為君父食既繼至既繼文大矣不言朔不在朔也日食必在朔不在朔厤之失也

葬敬嬴禮葬　胡傳敬嬴宣公之母其始時不克葬者微時而不克葬殺云喪不以制也在日下雖先遠日遊不懷也胡傳而需服之徐說養大中乎禮中而箭言日中雨宗者乃不能為雨備乎孫氏張氏皆譏無備

城平陽　朱陛氏曰宜麥之不能為雨備不易時而遠興土工非也

傳左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高氏曰晉不能收陳遂復即楚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范註有事而行制命非禮

夏仲孫蔑如京師　胡傳歲首公朝齊貢於商周此事以放惡自見也

傳左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高氏曰如傳言徵見王室之微矣

齊侯伐萊　許氏曰狄比侵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代可以觀惠公畏強陵弱矣

秋取根牟　杜註東夷國汪氏曰內諱滅故書取與鄫郝同昭莒紅自根牟至商衛皆此地也

傳左　秋取根牟言易也　姑存劉氏曰非也雖小亦以兵莫何謂易乎

八月滕子卒　高氏曰滕七年書滕侯卒至此始書滕子

傳左　滕昭公卒　季氏曰書卒嘗往弔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胡傳與晉荀陳也會扈後陳不會然後伐陳自反而責於陳所宜與也不會以蓋有罪

傳左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在扈胡傳不書葬魯不會

穀公　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於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

穀梁　其地於外也　范註謂國都之外卒路寢則不地

楚師伐陳　汪氏曰楚遂强而傷晉伯不振也

如齊至　孫氏曰公之在齊無虞也

蔑如京師　非魯比陽王室也躬如齊但如周非也況微聘始往乎

齊伐萊　戴氏曰萊于齊為近故齊必欲毀之

● 取根牟　陳傳小也公羊未錄毋氏曰公羊謂傳毋齊師不除邾邑喪邾邑

諸當如左以為國名

○會扈伐陳　胡傳又云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其恭難矣　○宋陸氏曰蓋善晉也趙氏曰責陳深矣

黑臀卒　孫氏曰諸侯卒不地外事則累也

宋圍滕

金氏曰八之將貶之也

●伐鄭救鄭

汪氏曰林父救鄭不書今書缺救據傳明年截鄭新歸生之禍春秋歸生已死矣故書救與晉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成公卒胡傳不書葬亦猶不會也非懿親之亂

宋人圍滕 家氏曰乘滕喪亦乘者喪晉政不競取宋亦譏晉也

左傳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胡傳稱人貶也小國又方喪用兵圍之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陸氏曰晉臣猶未忘伯業益書之

左傳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胡傳賊不討惟服鄭之爲事非義與矣書爵非與楚何以知之以下書救鄭也

殺洩冶

胡傳稱國殺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洩冶無罪書名以諫殺身也殺諫臣者必有弒君亡國之禍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公穀作泄

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黃氏曰左氏載孔子引詩自立辟詩不可爲訓非孔子言

未錄

穀梁 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後放事皆同左惟直以爲公殺稍異

●如齊奔齊

王氏曰比年朝于齊竟過事王六年一朝之期可爲亂矣汪氏曰公至是四朝齊矣

歸濟西田

胡傳言事齊雖謹侯事天子無是也故書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穀梁 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 杜註齊緣以婚故還魯故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何註與甲子既同 事重故累食

宣公　十五

公說而歸明著齊助逆也●公役未錄逆氏曰公弃齊已取之絕于我已取之何又言未絕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杼字

公羊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汪氏曰出奔世卿大夫故宗強而能反及而能弒

穀梁 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崔氏奔衛

胡傳許氏謂崔杼出非齊侯殺其身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胡傳不奔王喪而奔齊惠之喪肆人欲滅天理也

宣公　十六

而能反反而能弒以其宗強于此來氏之卑也其說得矣●趙氏曰不以爲貶逆

公如齊至

不書奔喪諱也其至

陳弒君平國

胡傳殺君弒君以見弒亡國此爲世之大戒也

宋伐滕

惡宋陵弱亦見晉伯

左傳 公如齊奔喪 杜註親奔喪非禮 高氏曰以事天子之禮事齊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胡傳譏用衆也陸氏曰陵蔑小弱以逞所欲耳

左傳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趙氏曰聞晉不救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傳從齊定其位親奔喪卿會葬王喪之禮莫供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陸氏曰陳有弒賊不討而汲汲爭鄭禮義廢矣故貶

之義也 歸父如齊葬

張氏曰使于天子而歸于強國殆[illegible]氏曰三月葬迫

•[illegible]伐鄭

胡傳[illegible]入[illegible]不能以德[illegible]鄭而力爭矣○趙氏曰兵不足制其德不足服鄭

王季子聘

汪氏曰魯封七百里皆君賜也宣不知尊王而王亦不能自尊矣王聘止此錫命止于成公非削而不講王命不足為重輕而王亦不復遣使于諸侯耳百餘年石尚以歸賑錄天王之名號不見于經矣

•伐邾取繹

汪氏曰宣篡立不能討陳宜與伐邾皆晉伯不振強齊為援耳

行父歸父如齊

孫氏曰王季聘何不聞身如京師與其屢往也

國佐聘

書齊侯者即吉之速也

•楚伐鄭

宋陳之日鄭不自立五受氏兵夢書[illegible]楚強也以貢晉患不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胡傳宣不朝周而屢朝齊使王季來報聘王靈益不振矣

【左傳】秋，劉康公來報聘。報仲孫蔑之聘也

【公羊】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以母弟之貴報聘太過矣

【穀梁】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公作蘱胡傳不能討罪而陵弱徐也

【左傳】師伐邾，取繹。高氏曰宣立邾首朝之自是絕迹魯延者又十年故歸父伐

大水。何註役重民怨之所生 張氏曰陰盛陽微之徵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胡傳不知為國以禮而悅人免討是齊

【左傳】季文子初聘於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胡傳葬之速未踰年而遣聘志哀矣其初眾動若此已失守身之本

【左傳】國武子來報聘。季氏曰頃公立國中未靖崔氏奔故往無使來而今獨與

饑。張氏曰宣公頻于求外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此夫水之後饑也

【公羊】何以書？以重書也

楚子伐鄭。胡傳救鄭制之責晉也・高氏曰晉得鄭而不能有之也

【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彌修伯業也

•盟辰陵

李氏曰[illegible]晉之術楚之所欲爭者也[illegible]晉者有是伐开晉惡不足以服之則從楚而已辰陵之盟其始以背晉不足恃乎

•歸父會伐莒

趙氏曰[illegible]即從不修從之而修怨○汪氏曰歸父專也

會欑函

張氏曰晉為盟主而行與狄會於欑函務以遠楚討又欲與楚

罪鄭所以敗于邲○家氏曰楚盟陳鄭于辰陵晉不能解和諸侯而會狄晉卑甚矣

殺徵舒

胡傳稱楚人諸侯之辭見矣

杜註稱人討賊之辭

程子曰人衆詞大惡衆所欲誅

公穀未錄劉氏曰冬討賊公云敗非也穀云不先言入外徵舒于陳非也錄其實耳

楚子入陳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時備四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作夷陵胡傳楚無貶聖人討賊之意

【左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朱子曰楚莊強盛主盟列國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高氏曰自平莒不肯公伐莒取向至是又同伐之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函杜注狄地

【左傳】晉郤成子求成於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會于欑函，眾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成子語亦是然不勤諸侯而乃以之勤狄乎

【穀梁】不言及，外狄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作甯胡傳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利又納亂臣強納之也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易杭子林

【左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

甸用家其有討賊之
義故楚人討之不書殺
陳而書入與之可也
第討陳能復其國
書入意在滅陳也
程子曰誅其罪義也
取其國惡也
鄒氏曰誅惡者衆人
之公心故曰楚人取
國者一人之私心故
曰楚子
張氏曰微申叔言則
陳遂亡矣

侯。在晋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 左求又云楚子入陳納孔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求欲陳氏曰以納孔儀爲有禮非

〔穀〕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杜註賊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得葬

〔公〕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楚子圍鄭

〔左〕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

納寧行父于陳
胡傳楚莊討賊宜正殺
徵舒之罪封洩冶之
墓戶孔寧儀行父
胡謀于陳乘定其君
而未乃不察二臣反
覆又使陳用之可乎
●程子曰致亂之臣
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公羊納公黨與也求
祿●劉氏曰寬大夫
乎何謂公黨
葬陳靈公
汪氏曰君子之心無
私故討賊不問內外
楚子圍鄭
胡傳見爲惡從楚典

不著其辰陵之罪乎
入鄭門至逵路止薄
副猶見其討賊之功
也
李氏曰鄭自此從楚
至成五年盟于蟲牢始從
晋●汪氏曰鄭襄公
甸服于楚亂由調與
以求免則楚莊縣之
甚矣幸不聽左右之
言而退師許平

于辰陵又徼事于晋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公羊略同

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晋師敗績 杜註邲鄭地家氏曰晉救鄭不書績也責林父失律非爲楚以鄭也

〔左〕夏六月晋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

杜註楚滅九國以爲
縣願得比之正義詞
見于傳者申息鄧權
弦黄夔江六蓼庸十
一國蘇氏沈氏遂謂
權小庸先屬楚自外
爲九按九縣必求其
國以實之則鑿矣
戰邲晉敗
胡傳言及主乎是戰
也先縠獨濟林父宜
下令三軍無得妄動
詭違法行戮可也旣
不能令乃從衆而分
惡亦謬卻而偕濟是
無賢帥子誰責乎故
晉辭先縠不去其官
此獨貶稱將以林父
主之
徐氏曰先林父者兩

晉而外楚也……

備也有所與共征也
成日明其以武為旌
識中軍制權謀後以
精兵為殿

接欒書將中軍師欲
戰者八人與者不應
知者攻偏將而其師
者將假二將將分門
七日不克必喪其政
之逐下偏將殆其以
也分一將之為命
不能御又隨武子知
彘子欒武子三師一
言不能從知其必敗
而為之惟子矣
以中軍佐濟是彘子

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
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
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
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
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
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
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敖為宰擇楚
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

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
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
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
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
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
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
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
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衛所
杜註知莊子荀首也

杜注坎為衆今變為
兌兌柔弱坎為川今
變為兌兌為澤是川
見壅　兌且不整水
壅夭塞不得整流則
涸竭

杜註韓獻子韓厥也

林父不敢而敗擅敗
與有其咎

師遂濟是諸臣俱濟
晉聞楚及楚平　桓子
欲還先穀閔晉師既濟
王欲還相應
參七南反

伍參言戰嬖人之屬
晉衆之而也　冣一篇
之要旨○俞氏日皆
諸臣各出其議論無定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
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
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
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
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
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
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
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
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

不用命誰之罪矣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
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
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
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
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
今茲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
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
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
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

見楚一伍參遂定大計

南轅北轅相悖

彘子此言與予正今日必無晉矣相似

杜註訓之于于三句也

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戍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

杜註若敖蚡冒皆楚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此二君勤儉啟土

廣楚兵車名　杜註十五乘為一廣　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

杜註二君指楚成王穆王

成何慣猶見矣南雅

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

文法極變又極閒逸

杜註靡旌驅疾也摩近也菆矢之善者轡正也折馘斷耳也

杜註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

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

拜叔黨既逐魏錡叔黨相應
趙旃止之叔黨去之亦相應
魏錡求公族未得趙旃求卿未得相應
弗許而許之亦相應

備字是上軍不敗之由

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

彘子不可是中軍大敗之由

濟字凡三見
此濟字是說中軍大夫先濟

楚有備此楚大敗之由○俞氏曰朗齊語子蒼叔一過正見楚之有備

既知但易不使去

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

此濟字是說中軍下軍爭舟及衍白日舟中之指可掬與參之而是食相應

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

杜註游闕游車補闕者

駒伯上軍佐郤錡也

杜註戶止也○陸氏曰則從中人勝

杜註惎教也扃車上兵闌

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

杜註傁老稱 杜註女汝指木取其尸 知罃知莊子之子 廚武子魏錡也 菆好箭 蒲楊柳可為箭 董澤名既盡也

黃氏曰邲敗而楚滅蕭……五見……濟

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敗声如闘

穀梁 續功也功事也 公羊與左略同

秋七月 備四時

●楚滅蕭 胡傳……

汪氏曰滅蕭所以逼宋而脅諸侯也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汪氏曰蕭宋附庸楚遠而至楚悉滅矣

左傳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

盟清丘 莘邲之後晉失不能任……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杜註清丘衛地

左傳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未如存劉云不實者是獨此耶

宋伐陳衛救 張氏曰背盟之罪……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黃氏曰陳附楚宋以盟故伐衛背盟而救伐者義而救者不義

左傳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張氏曰孔達但知死不知……

●齊伐莒 汪氏曰公羊作伐衛……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公作伐衛 吳氏曰……

左傳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楚伐宋 汪氏曰以伐陳……

夏楚子伐宋 胡傳……

左傳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杜註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顧盟恤宋而同盟唯宋可免

殺先縠 胡傳先縠違命而敗今又與赤狄……

殺孔達 胡傳孔達固有棄信危國之罪然用人謀……

穀梁 秋螽 公作蝝何註……杜註為災故書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穀作穀

左傳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滅族則忘……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陳氏曰……

左傳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於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

而不去其官黜於上也

●晉侯伐鄭 [illegible]

●楚子圍宋 吳氏曰宋前以救蕭見貶今又同盟于清丘使受盟之國 [illegible]

昭明也聾闇也[illegible]申舟子

窒皇寢門闕

●歸父會穀 胡傳以外臣說尊上與諸侯會也自大夫出矣防其漸也[illegible]

復其位。胡氏曰孔達之死謀之不臧者也衛覬危其社稷以死求說易早諭陳以不當貳耶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高氏曰討鄭即楚也然靈成以來伯業浸微至有蜀之盟自是將失鄭矣。

左 夏晉侯伐鄭，為鄢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趙氏曰晉不敢救宋失伯抗楚乎楚子得宋[illegible]而後已。

左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不名不以假也 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王氏曰晉不知先後急于鄭而緩于救宋比之。鞭長不及馬腹而宋去矣豈但失鄭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趙氏曰謀楚也故歸父明年會楚子于宋

左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

曰大夫專政有歸父[illegible]

●會楚子于宋 胡傳楚圍宋陵為甚矣諸侯莫不能救與乃會楚謀免不亦鄙乎

●宋及楚平 胡傳與元子反二卿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何以貶書人自以情實私合子反在君側無稟[illegible]之難何急于平而[illegible]之若[illegible]大義[illegible]何必[illegible]陳氏曰晉以見列國之無伯也以見楚之[illegible]之[illegible]而莫救也

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黃氏曰兵未及魯[illegible]

左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

[illegible]晉侯[illegible]也考成

[illegible]將去宋[illegible]解
[illegible]侯[illegible]之至
因[illegible]不下[illegible]去年
秋九月圍宋至今夏
五月[illegible]九月矣
且公羊[illegible]子反告華
元曰吾軍亦七日糧耳
使晉能出兵楚必退晉

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
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
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
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
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
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
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
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
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

之鄭取可以雪恥而
後伯之机也乃用伯
宗言不能救而宋不
得不歸楚平矣

公云大其平乎己也
穀云平稱眾上下欲
之也錄劉氏曰臣無
專夫公非也豈齊平
何以不日晉齊平穀
亦非

晉滅潞氏以潞
胡傳曾其暴也赤狄
東宮犯晉而滅之不
仁甚矣罪在酆舒討
其罪人斯止矣乃利
其土滅之以其君歸
何義乎●高氏曰楚

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
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
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
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穀同

【公】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赤狄別種

【左】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
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
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

求其殺謝宋歸非謂
不能救而反滅狄亦
息于義矣下矣陳氏
曰荀林父滅潞[illegible]
會滅申氏不書[illegible]
也高氏曰晉侯欲殺
宋伯宗方以為討義
來自謂晉侯欲伐狄
而勸之是誠何心哉

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
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
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
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
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
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
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
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
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

公穀以潞子為吾務
賢其歸●劉氏曰其
意以謂稱子則是褒
矣不知稱日當子

●秦人伐晉
按秦桓公自將伐晉
而書人者秦因晉敗
于楚合又累狄土乍
歸故貶之也晉敗秦
不書者伯宗不能救
宋徒從事于狄秦來
不論以王命而致交
兵特略之也

獲杜回見敗秦之由

歸諸晉晉人殺之

秦人伐晉

【左】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
於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於
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
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
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
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

是以報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公】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

【穀梁】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以王命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秋螽 胡傳宣公虐內事外煩于未而不務本故有螽災氣應之入事感于此則物變應于彼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胡傳此公作亂胡傳亂之大夫無大夫會大夫會矣

初稅畝 胡傳亂公廢助法而用稅也變成法不務本也其後二猶不足宜公仍之

【左】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公】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

【穀】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

冬蝝生 胡傳災重及民也遇天災而不懼恐民事而不修又重賦之國危無日矣

春秋三傳合纂　卷七　宣公

【公】冬蝝生饑幸之也 幸之何猶曰五穀成時安得以非災乎

饑 胡傳春秋書饑宜有其二是歲螽蝝而遇旱饑者宜公虐內事外不敦其本故饑

十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夏成周宣榭火 胡傳宣榭火公作謝火公穀作災 汪氏曰宋闕不救志

【左】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公】成周者何東周也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

秋郯伯姬來歸

【左】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汪氏曰

冬大有年 胡傳記異也是冬大有年所以為異

【穀】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而幸其僅有年也

春秋三傳合纂　卷七　宣公

冬大有年 孫氏曰有者不宜有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季氏曰許蔡從楚皆衆許我而魯往會葬亦與楚通也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杜註晉地

左傳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於溫

盟斷道 胡傳志同欲也同心討伐齊得其公怒 程子曰同心伐齊故書同盟 趙氏曰宋已為楚背晉侯懼而為此盟 ……心也晉其將振乎 ……之餘燼也 家氏曰晉之縱大張矣其所能同也 按此盟有謂外楚者有謂謀伐齊者皆通據左傳討貳是矣非楚而齊人見同盟恐齊而遂謀之明矣之伐與為之亂不此

穀梁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秋公至自會 汪氏曰此會與晉謀伐齊危齊人之……

危之也 公羊曰……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文公子……

叔肸卒 胡傳稱弟得弟道也稱公子賢也故不……夫而行者義非世貶

左傳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卷七　宣公

穀梁 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先儒……之……同數 楊氏曰……以外足以……衛鯖……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汪氏曰此在齊故……其侯

晉衛伐齊 胡傳齊頃不謹于禮致兵 吳氏曰此伐……

左傳 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公伐杞 趙氏曰杞世婚于魯僖文皆朝以貢職不敢宣……而伐之適以張杞之義也

卷七　宣公

夏四月 備四時

秋七月邾人伐鄫子于鄫 鄫公穀作繒

左傳 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胡傳于鄫刺臣子不能救邪難也

討齊也 公伐杞 惡其小也以不義伐 戕鄫子 孫氏曰……受禍也

穀梁 戕猶殘也捝殺也 公羊 戕者何殘賊而殺之也

甲戌楚子旅卒 曰楚遠甚乎……

楚旅卒 汪氏曰……

左傳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家氏曰楚莊覇周室卒曰楚子…… 汪氏曰……

公羊 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歸父如晉 家氏曰歸父之謀去三桓……事未可知其事未見非正而謀之不振豈不思晉……宜不遂也

公孫歸父如晉 胡傳晉強齊懦又事晉以利爲向背也且謀去大家而不知本末能成也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左傳在下

【穀梁】正寢也 王氏曰宣公獲終正寢恭亦幸焉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穀作檉 杜註魯境

歸父還自晉 胡傳……

【左傳】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稱拂他私意使自容不得

胡氏曰歸父不失禮曰還曰至以終事之辭免歸父也

【穀梁】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至檉遂奔齊遂繼事也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七終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八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梵陵　裔孫　……　增輯

成公 名黑肱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即位正也

公即位 ……元年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胡傳寒極無冰常燠也洪範曰豫恒燠若此紀綱縱弛之象否書者天人一理應于徵意也

三月作丘甲 胡傳作丘甲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

【左傳】爲齊難故作丘甲

孫氏曰往者三人今增其一邱出一人焉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

【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穀作貿戎 左傳茅戎別種

【左傳】三月癸未敗績於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

【穀梁】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

冬十月 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

人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

[illegible]炎分之○公穀皆[illegible]未詳此大全反亦有[illegible]家氏皆非之

冬十月

范註善會此傳可補左氏斷道所叙之未及

齊伐北鄙 趙氏曰齊頃[illegible]之戰曰取也家氏曰此齊爭諸侯[illegible]晉使加魯兵其志在與晉爲敵所戰不度力也

陵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八

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

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䟦閭而語移

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在此始矣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胡傳魯事齊及盟晉遂與是役非義矣

傳左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

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

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

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杜註龍魯邑

○戰新築敗 杜註四月無丙戌丙戌乃月一日 張氏曰此師先伐齊當是戰於齊者[illegible]立全師退之法特非良夫而以之主此戰

夏字下必係衍或新築及衛敗與按有字據誤字當者四月二字之訛杜註闕文

馮氏曰我此之下似亦有闕文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

敗績 杜註新築衛地 胡傳齊師侵魯而以衛[illegible]戰良夫不從石子而戰也惡以兵[illegible]

傳左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

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

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旣遇矣不如戰

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

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

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

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杜註[illegible]新築大夫[illegible]諸侯軒縣[illegible]繁纓諸侯馬飾

此聖人之言

戰鞌齊敗 胡傳衛師旣敗將爲季一怒遂與内與師入其境欲以四國之兵求一矢之報[illegible]人號其戰

黄氏曰頃公侵大国

旣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

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

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

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

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杜註[illegible]衛地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

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

師敗績 首公穀作手 杜註鞌齊地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傳左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

怒郤克大辱身幾亡国爲天下笑●公羊齊與大夫皆公子處內也殺之以辱四大夫往聚其首也○趙氏曰[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伯[illegible]也一有大夫一[illegible]大夫何哉[illegible]氏曰魯三家之勢成矣[illegible]是有[illegible]伐在大夫不獨[illegible]晉非[illegible]于郤克一怒之[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力而不能服以義[illegible]

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

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

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

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

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

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

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

師於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

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

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

按以魯衛之大夫俱[illegible]以[illegible]亦其文曰[illegible]自此三十餘年從晉亦以鞌戰行以挫其氣耳

為齊侯右勇

[illegible]提師字

師字是不識去聲

為晉右[illegible]有傷[illegible]

[illegible]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

居矣

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

吾字[illegible]病字

大[illegible]鼓字

入字是不能閉變

枹音浮鼓槌也

杜註華不注山名不音跗子輿韓厥父

[illegible]叙齊敗焚雍門之役侵及東至海[illegible]文一[illegible]

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

俞氏曰他篇敘戰丁寧反覆寫出色此篇敘戰于逐北處出色　○易位是換面

為齊臣死其長

驂絓于木而止與馬逆不能止相息

公羊云丑父面目衣服與頃公相似

可當卻假恭敬

併令事齊前答請戰無令輿師陷

相為辭數句謙詞亦飾討

使公下是脫身

杜註攝官承乏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

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

為齊臣倖免

為齊君倖免

補[illegible]衛師

杜註狄衛畏齊之强故免齊侯

為齊婦親其上

從齊師遥接歸從之

俞氏云晉入齊地

杜註丘輿馬陘皆齊邑　以下敘齊侯使國佐如師

杜註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公穀作同姪子李氏曰左得之

寫齊侯孝子詞令

俞氏曰以大命承以晉臣與展喜犒師同

先王字跟上王命來

盟主責晉君說得不卑靡

四王之王跟上先王五伯之霸跟　盟主吾子求合諸侯

轉得有勢

子以君師與前請戰曰子以君師應

先將致賂求好說一番亦得体

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

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上請後許胡請兒判殃

而然不唯命是聽相映

○國佐如師

胡氏曰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程氏曰齊頃公請伐人及其窮也則使重臣求免

公云君不行使乎大夫使後前不錄劉氏曰將有所行迹何効

○盟袁婁

哉何晉不以德命惇齊人國子不可乃盟故反以晉人及之

張氏曰郤克戰勝以不義求多于齊反為國佐以理折之其氣遂燄

鮑卒

葬在次年秦有凡

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救叙戰。與左畧同。）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傳】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有。

庚寅，衛侯速卒（速公作遬）

【傳】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

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當以葬

取汶陽田 胡傳挾大國兵力得其故地取不以其道也

公 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 杜註晉使齊還魯故書取取不以好得故不書歸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左 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强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胡傳諸卿稱人何畏晉而從楚不亦恥乎

○衛之[illegible] 家氏曰[illegible]汶陽田[illegible]曰此田甚[illegible]反[illegible]于鞌之戰[illegible]齊之求[illegible]乃以[illegible]會[illegible]陰之[illegible]公氏亦以爲[illegible]田

○[illegible] 高氏曰[illegible]先而首伐[illegible]也趙氏曰晉大[illegible]立[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叙[illegible]爲弱之會[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一與[illegible]成之罪而[illegible]爲[illegible] ○會楚于蜀 胡傳[illegible]其衆也行[illegible]楚人大夫[illegible]陳氏曰[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公子[illegible]氏曰見其[illegible]臣[illegible] [illegible]曰公子嬰齊先也未[illegible]以[illegible]父不[illegible]爲先今以書[illegible]先[illegible]

盟于蜀 陸氏曰[illegible]公自[illegible]也李氏曰先[illegible]入見楚[illegible]盟也孫子曰稱

左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於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是晉弃服 高氏曰鄭罪當討故書諸 汪氏曰不書敗尊諸侯也

辛亥葬衛穆公 穆公作繆 高氏曰此見衛侯背殯出師也 王氏曰六月乃葬非禮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吳氏曰雖未逾時伐鄭無功亦危之而致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 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

人宣[illegible]侯[illegible]書也以見[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則人[illegible]大夫[illegible]會[illegible]言[illegible]及[illegible]爭示[illegible]也 入公得一[illegible] 劉氏曰不試得[illegible]貴何貴[illegible]公得其所由其[illegible]也[illegible]云非也[illegible]自書[illegible]何由之有

、會伐鄭 胡傳[illegible]之役則[illegible]然[illegible]傳則得師[illegible]徵也[illegible]鄭之征楚有[illegible]衛未[illegible]以[illegible]從[illegible]責

見其背殯也

至伐鄭 參看前伐鄭

新宮災矣 家氏曰常以劉氏以主未遷入不當哭所以[illegible]恐[illegible]以公教之義爲正 至氏諸傳皆以爲禮惟胡氏不合

●公如晉
汪氏曰僖取濟西田使公子遂如晉拜賜今成取汶陽有所歸見魯之不振也
●鄭伐許
趙氏曰鄭自敵齊後晉亡列於其後許倚楚而況鄭怨楚近此鄭之無謀也
公至自晉
亦看此音
●師師圍棘
胡傳衛因叔孫棘難後歸故國不服爲之

民也公不修德政以求之而專其兵力雖得之必失之
伐廧咎如
程氏曰晉不修德以綏諸侯據強楚而怠秋之務爲困可知矣
●荀庚聘及盟
●及孫良夫盟
據經及傳皆曰晉侯使衛侯使則衛君命可知又兩曰尋盟則未有盟故

敢辭謹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乙亥葬宋文公 左傳在二年宋公鮑卒胡傳七月葬越禮也高氏曰倡天子之禮

夏公如晉 趙氏曰釋衞不朝王而朝晉此何禮耶

左傳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汪氏曰晉方怒鄭不服乃以許不事己而伐之不量力也

左傳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鄭自失外援故許後遷于楚

公至自晉 胡傳比舉不朝王以汶陽田而朝晉行事亦悖矣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公羊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公作將殺作牆音羔杜註赤狄別種

左傳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胡氏曰欲盡滅之非仁人之心也家氏曰此逐利之師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傳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說…亂…來…全…是…從晉

公羊 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好也 高氏曰先晉後衛豈非畏晉之強乎

按左以爲亂其可云昨之亂而僭之亂亦卑大之亂以爲聘爲定亂則不可
●鄭伐許
家氏曰鄭於八許今葬公一歲再伐許濟亂惡也
●華元聘

宋聘屬止則今來通嗣君且爲圖婚張本又須見華元來蔑報聘其情轉厚以明從晉令侵宋之非
杞伯朝
此明年杞叔姬來歸之由
公如晉
晉侯之不敬魯君而驕也亦從十年晉師之兆皆成從楚勝誤子前今又恭不近亂故取恥辱

鄭伐許 胡傳一歲再伐許不擇義之可否而恃弱犯寡不已甚乎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吳氏曰晉衛宋相繼聘以三年同會伐鄭結好也

左傳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王氏曰其爲共公謀昏張本乎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杜註二月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 杜註將出叔姬先脩朝禮言其故

左傳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趙氏曰直歸叔姬疑魯用叔姬之諼以疾札故先言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宣叔子紇嗣

公如晉 高氏曰如晉者以嘗即楚故也汪氏曰此朝取辱亂愈繁而身愈卑徒自屈耳

左傳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

公羊言
[illegible]成公元見於經[illegible]
反覆若非季文子諫
止晉師久矣
●冬城鄆
[illegible]成公之
意[illegible]鄆有三
晉之別[illegible]鄆[illegible]

伸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汪氏曰未五月速也大不淑也季氏曰二月而葬必喪公以弟代兄恐其有爭也

秋公至自晉 家氏曰公於晉中無所主遇變而歸也

【左】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鄆公作運杜註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張氏曰鄆汶陽田之邑既得汶陽城以自固

鄭伯伐許 胡傳悼公稱爵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忘親矣書爵著其惡也

八入鄭是伐許在三
[illegible]及鄭此
[illegible]
公待諸鄭且附鄭卯
今所[illegible]春秋誅
用兵之也
●鄭伯伐許
襄公伐許今悼又伐
父子相[illegible]小也
杞叔姬歸
夫婦人倫之始閨門
大化之原故特書之
此必叔姬不安于杞
故晉杞叔姬來歸與
[illegible]
子叔姬皆然亦演
知叔[illegible]
大杞必[illegible]于後

【左】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 程子曰稱鄭伯不復貶喪紀李氏曰鄭許世仇至此已三伐矣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胡傳稱杞伯來歸叔姬則出也書以重大倫

【穀】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家氏曰必叔姬自不安于杞也

仲孫蔑如宋 汪氏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遇于晉令遂侵宋亦甚加是于

【左】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荀公羊作秀 劉氏曰穀齊地非遇言境而大夫會之非禮也

矣吳氏疑其無學不
自為之說也
●[illegible]宋
報聘也[illegible]
●公會[illegible]
晉氏曰此請非晉之
亂汪氏曰[illegible]
年[illegible]
五人大會[illegible]
大夫會大夫季以爲
常
梁山崩
杜註[illegible]
穀[illegible]
也劉氏曰以[illegible]
道不[illegible]諸侯
伯宗晉[illegible]春秋
耶

【左】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杜註野饋曰餫

梁山崩 胡傳左氏所載輕文備矣然必須有恐懼修省之心不徒以文見之也

【左】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穀梁同左[illegible]故末云孔子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盟蟲牢
程子曰王崩而會盟
不廢書同盟見其[illegible]
臣胡傳同
趙氏曰晉景此盟欲
能復振其勢且反鄭
于人故有是盟也●
胡傳程傳甚[illegible]說

【公】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沂爲天下記異也 趙氏曰詩奕奕梁山[illegible]晉不繫之晉天下之大異不[illegible]

秋大水 張氏曰山崩大水陰盛之徵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傳定王崩高氏曰不赴葬非諸侯之不會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杜註蟲牢鄭地

【左】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

亦不可少 公羊曰

參考前 ●立武宮

按武宮傳以爲武公之宮劉氏曰不以爲武軍杜預從許氏立武軍又作武公之宮皆非當武宮武公在宣王時佐王師有功詮曰武公衍父自紛其功而爲立宮高氏所謂自矜其功猶慕之汾服氏又有云驕武公而欲其再立其宮則武宮與武軍兩可通也

晉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 子靈公子圍龜也欲攻華氏宋公殺之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汪氏曰會歸不致而至自會也此皆不致王爽之罪

二月辛巳立武宮 胡傳武公至是十一世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亂也

【左傳】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上句姑存

【公羊】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

立武宮非禮也 穀同

取鄟 杜注附庸國胡傳滅而曰取爲君隱也滅項不鄟隱傳公在會季孫所爲也鄟君猶臣諱敢之意

【公羊】取鄟言易也 孫氏曰言取狼亦書取鄟與此皆微國

春秋三傳合纂　卷八　成公

●取鄟 穀云國也可正公羊之誤

●良夫侵宋 此侵宋與從楚侵宋皆責晉兼責從者

邾子來朝 汪氏曰成公即位而始朝也

【穀梁】鄟國也 公羊未錄汪氏曰公羊于根牟鄟部皆曰邾邑然取他邑未有不繫國者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家氏曰楚莊圍宋不救宋與盟再會而遂加兵責晉也

【左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於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已知之矣

夏四月邾子來朝 汪氏曰嘗取鄟故也且天王新即位不朝惟陵我是畏也

●嬰齊如晉 參看良父侵宋條

公孫嬰齊如晉 杜注嬰齊叔肸子汪氏曰佐師而尚晉爲援事每八而不知慢王已甚

【左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晉命伐宋魯愛其命皆往

壬申鄭伯費卒

【左傳】六月鄭悼公卒 楊氏曰不書葬魯不會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李氏曰屈于不得已故亦依違于深入

【左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惡楚蹇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許氏曰大夫張也趙氏曰言朱之服也明年救鄭求從晉晉故也

●蔑僑如侵宋 胡傳人徒乃其無名也一本良父亦然宋而之歸乃爲賞創而有此師乎

嬰齊伐鄭 胡傳鄭即晉于蟲牢而楚責之又因其從而不義區兵視于書救鄭則知吾誅失

●行父如晉

春秋三傳合纂　卷八　成公　十五

左傳及趙氏說可兼用

胡傳六之也而伐之罪有在武子不干義而用二大人之心天下不偏下作侵之亦明年復伐鄭而諸侯又救鄭則要鄭明矣用之役有二帥諫此役亦有三帥使林父從武子之斷在王于敗

【左傳】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月晉去故絳遷新田

晉欒書帥師救鄭 家氏曰善其救也救公作侵高氏曰書不戰而還鄭既免而蔡亦免

【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

餘則改卜免牛致象天災劉氏曰其而又當知此非災詞亂勝君非然有司之過免牛罰為之緇衣禍衰諸年不入郊未必然也

●吳伐郯惡僭號擇諸國吳罪猾夏將著其伐

曹伯朝為曹之弱記會之欺其小也

●不郊猶三望余為僖三十一年●此五月不時猶者可已不已者非禮

●伐鄭救鄭同盟于僖吳大敗鄭其從地晉也晉帥戰於牲

師之欲戰者衆氏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胡傳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 趙氏曰又食不享僭也著其言也

吳伐郯 孫氏曰吳始見經曰吳惡其僭號也 李氏曰子是吳與始及上國矣

左傳 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趙氏曰曹非小國勢不足耳朝為賓與郯莒比也

左傳 夏曹宣公來朝 汪氏曰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不郊猶三望 不郊承上文春免牛杜註非禮高氏曰正祭已廢而舉其從祀從僖公之祭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地闕

矣之言役猶罷罷亦明久同盟同掃罷也

●范子曰諸侯同心病楚李氏曰晉楚同盟五傳此無亂以二救之善也

●公至會致者前

●吳入州來吳本楚與國今晉用巫臣之計教吳叛楚入州之職兆此而晉池之爭亦兆此

左傳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公至自會 高氏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吳入州來 王氏曰楚與國高氏曰吳楚爭強始此陳氏曰晉為之也將以罷楚

左傳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

子閻子蕩清尹弗忌皆巫臣族

罷音疲

遺去聲

使說俱去聲杜註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

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

冬大雩
穀梁云冬無爲雩也未詳劉氏曰非也左氏不雨可得下雩乎
林父奔晉
趙氏曰孫氏專衞自良夫始林父良夫之子定公恨其彊晉奔使之衞不能制晉不能治均非也
●韓穿言田歸齊
胡傳汶陽本魯田也魯恃大國兵力責齊取之不以其道也今復命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矣二命穿不決此前明也齊不得以此地歸魯徵徹于矣非理也
張氏曰前取濟西田後命歸之田皆不以其使來言當取師以止
汪氏曰命之使自不順而未能必齊之從也曰歸之于齊取之易矣商人一環之隱韓宣子之治況先君所受于王之分地乎

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冬大雩 周十月夏正八月書以紀旱也

衞孫林父出奔晉 杜氏曰林父自緒于晉之儀邑返而爲衞圍戚後四十年晉寡之也

左傳 衞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衞侯如晉晉反戚焉 杜註戚孫氏食邑晨氏曰十七年侍晉返衞尋盟又十九年逐君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

公首云內辭未歸汶氏曰直書其事見何以辭哉穀云不使盡我也衷錄劉氏曰首書利晉也不使盡我了無所用
○晉侵蔡
家氏曰晉不能制楚侵小國以爲功春秋不與也
按此自以許氏家氏說爲正然以視畏楚不自強之時則異矣趙氏說亦不可少

也是以敢私言之 杜註齊人服事晉故使還此田

穀梁 來言者何省我使我歸之也爲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晉欒書帥師侵蔡 許氏曰報伐鄭也蔡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左傳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於許東門大獲焉 趙氏曰蔡近于楚本不能反也然此師亦可謂不畏楚矣書以振伯主之威歟

●嬰齊如莒
因聘逆婦與行父如陳公孫茲如牟同
●華元聘
此納幣之由
○納幣
楊氏曰經書納幣三莊公以非禮書公子遂以喪娶書此爲將伯姬汪氏曰孔氏叔子致女

公孫嬰齊如莒 高氏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

左傳 聲伯如莒逆也 杜註因聘而逆 汪氏曰止曰如不與其註于公以遂其私

宋公使華元來聘 高氏曰非專行聘禮也蓋圖婚耳

左傳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微書納幣可知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柯註紀履緰不書納幣伯姬有逮火之節故詳錄

左傳 夏宋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孔疏納幣應使卿故傳言得禮

穀梁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錄伯姬之節

再拜則知趙姬乃晉公女趙□之所出而成公之姊也

殺趙同趙括

胡傳同括無罪爲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失政刑

孔氏曰史記稱屠岸賈爲司寇追論趙盾弑君事誅趙氏殺趙朔同括而滅其族案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朔已死矣史記又有莊姬以保兒代武外程嬰匿武之說皆不可從

召伯賜命

穀云天子見一稱也未有劉氏曰不亦謬乎

士燮聘伐郯

家氏曰不能治楚而徒欲服郯不能制吳而反強魯伐郯晉君臣無能爲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卓氏曰同括勇而輕趙嬰淫亂所當誅晉侯聽姬之譖一朝尸二大夫失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作錫季氏汪氏皆曰賜錫義同

【左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胡傳成不朝又無功何賜命乎天王天子一人通稱

【公羊】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傳】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陸氏曰爲喪歸杞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胡傳吳初伐郯既不能救及成盟得已也而又伐郯之何義乎晉爲盟主可卹矣魯從令不能立矣

【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書以著晉之虐小與魯之不自立也

衛人來媵

程子曰一女子之賢伯聞于諸侯況君子乎

穀梁同　穀云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事不及公說

杞逆喪歸

胡傳男女之配人倫之本後逆喪歸將世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何以執責之使歸葬乎

趙氏曰杞伯以叔姬爲賢則不當出以叔姬爲不賢則杞不當以爲其婦其逆皆非禮也

同盟于蒲

程子曰畏楚之強同盟胡傳鄭既盟復叛深罪其反覆高氏曰晉不足以示諸侯既爲此盟而諸侯皆貳于是鄭叛不服齊莫敢李氏曰魯亦有叛貳矣

衛人來媵胡傳三國媵則十二女逾九女之制非禮孫氏曰唯王后三國媵諸侯二國媵

【左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劉氏曰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自同姓耳若蠻夷戎狄之君必同姓媵則不備矣

【公羊】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何注伯姬賢聞諸侯爭媵之故詳錄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

【公羊】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

【穀梁】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胡傳歸汶陽田而諸侯解體晉不卹反求諸己而徒事于末不卹本矣書盟以罪晉

【左傳】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公至自會 衆存前 伯姬二宋 詩書之録伯姬也

行父如宋致女 孔沆第年來聘致夫人也外來但言聘在此廟而出曰致女劉氏曰女既嫁三月廟見稱婦致之者成之也家氏曰宋以卿將事故亦以卿致 胡云凱又云不與內稱之親好之意何就之有劉氏曰內大夫出無遞使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范註逆者非卿故不書 家氏曰伯姬王成禮七見經貴之也

傳左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程子曰女既嫁使人安之爲致女使卿八伯姬之賢

傳左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杜註致者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

傳公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録伯姬也

成公

若假令與內稱則曰公使行父如宋致女乎

晉人來媵 三傳晉人來媵同前 衛人來媵

執鄭伯晉伐鄭 胡傳稱人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非伯討也故伯討不書其不言足以見義矣云不言戰以鄭服也劉氏曰當伐而必戰乎又云爲親者諱劉氏曰何故諱言諱乎

晉人來媵 胡傳致女及來媵同程子說

傳左 晉人來媵禮也

傳公 媵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杜註丙子七月一日書七月從赴

晉人執鄭伯 已服罪矣 晉欒書帥師伐鄭 討其罪 貳于楚固有罪執之則虐矣

傳左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 已甚 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汪氏曰楚救鄭不書抑楚也

冬十一月葬齊頃公

楚伐莒莒潰 胡傳莒恃無備矣然民不效死則無爲國之大也雖有城何益乎 家氏曰莒潰而楚懼及晉主盟其危而莫之救晉主何如是乎惡之也 按此事左氏止責莒無備須據用家氏恐晉說乃備 殺云大夫潰散之楚未録劉氏曰經但云莒潰不言之楚且潰非大夫所爲 楚人入鄆 按左傳楚遂入鄆莒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傳左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音不救不足以

成公

無備故也是以鄭爲莒邑又考左氏曰鄆爲莒邑謂莒潰十數以入鄆遂入者是各命將師出入鄭所以識其地說亦有理存之 秦狄伐晉 惡秦之黨楚亦傷晉量之不能伯也 鄭圍許 此鄭歸君之術也然圖在此年冬次年五月晉始歸鄭伯三月立公子繻四月殺繻則此計救之也 城中城 趙氏曰備不虞也

宗諸侯疾

秦人白狄伐晉 胡傳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稱人貶也家氏曰貶黨楚也

傳左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高氏曰晉執鄭伯又不救莒故皆貳

鄭人圍許 高氏曰鄭以晉執其君故干許

傳左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張氏曰君作外而興師復怨大亦罪也

城中城 陳氏曰晉之重民力也 高氏曰以莒無備而城潰懼而城之 黃氏曰東海邑或曰魯內城

傳左 城中城書時也 杜註此時月在十一月後十二月前故傳曰書時

穀梁非外民朱錄非者飢也飢以民爲外也趙氏曰若中城實壞豈得不修乎
。黑背侵鄭
黑背稱弟與齊仲年同吳氏曰晉既執鄭伯又命衛背伐今又使衛侵何以服鄭之心。
五卜不從不郊
高氏曰魯不當郊也今不郊非揔祀也五卜不從乃不郊耳吳氏曰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二卜三月中旬三卜不從則當不郊乃三月下旬四卜又于四月上旬五河不從而後不郊瀆矣
會五國伐鄭
二氏曰鄭已立君故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固肉之成焉使其君臣亂而後歸之亞晉其亂也
齊人來媵
高氏曰伯姬嫁已久
晉侯獳卒
杜註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膚兒也趙氏曰此以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于大厲之夢在寢殺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家氏曰責衛書晉
【左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胡傳父有寵愛之私其子剽故得立可戒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范註三月郊時氏曰五卜瀆甚矣
【公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彊上聲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晉爲之也
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
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

春秋三傳會纂　卷八　成公　二十四

成焉五月晉侯有疾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
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於修澤子駟
爲質辛巳鄭伯歸 立州蒲何姑存疑氏曰若然失禮之甚經無貶文蓋傳妄也
齊人來媵 齊聞其賢也然齊來則三國媵有十二女過九女之制矣故公羊云非禮
【公羊】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
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
丙午晉侯獳卒 獳乃侯二篇之音
【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
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

祈致殺之之夢及心人所致殺之之夢是天不守公施與小臣之夢非魂將上升所致
杜註肓鬲也心下爲膏
言肓大十達針也
醫曰良醫也公曰良醫也桐厘
厚禮歸之示而殺之一幸一不幸
張音脹腹滿也
杜註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

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
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
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
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
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
至焉不可爲也 不治 公曰良醫也 引夢語 厚爲之禮而歸之六
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 言夢之
巫示不食新矣而殺之 公果不食新 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
公以登天 言夢之小臣不食新矣 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良言夢故

春秋三傳會纂　卷八　成公　二十五

公如晉
公如晉以事天子者事晉也晉使公送葬以天子自居也故晉之葬景公沒而不書
公至晉
危之也
孔疏不書正月公在晉諱見止故不以告廟
郤犨聘盟
趙氏曰公留晉九月

秋七月公如晉 胡傳公之葬晉侯非禮也惟天子之事可也
【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
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 自耻
之也 即諸侯皆在亦辱也況莫在乎趙氏曰不書葬晉景公爲內諱也
冬十月 備四時○公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趙氏曰留晉凡九月窮爲成公懼之
【左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
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杜註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
晉侯使郤犨來聘已丑及郤犨盟 犨公作州後同

而[illegible]為公止之不義甚矣今公既返郤犨來聘且抗公盟之惕為禮而陰實猜當之恨其見止而故叛也以公敵大夫其辱如何故沒公不書吳氏曰晉尋盟以行聘哉但欲狙公使盟耳

・行父如晉 黃氏曰晉止公九月而歸之其聘豈親魯哉疑其狹也魯侯被晉之辱其聘豈德晉哉懼其成也晉以要結為信魯以諂事為亂

・僑如如齊 趙氏曰前日恨齊不得不事齊今不能忍晉之辱故通齊又[illegible]氏曰魯出齊未嘗遣使今僑如修好齊無報聘則魯乃齊弱久矣

周公出奔晉 胡傳王子及大臣盟不君臣上與人主盟不臣又叛盟而出自絕于天也書此見周之衰 趙氏曰晉為逋逃主罪此罪人罪也 公羊云言出自私土也不應陸氏曰既內國不當以私土為義

左傳 郤犨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姒，弟婦也 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異姓氏婦以與之。杜註不聘無媒禮也公弟叔肸妻也 宣公叔肸同母兄弟穆姜宣公夫人

夏，季孫行父如晉。著魯之謟事晉屢而不能自立也

左傳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報郤犨聘

秋，叔孫僑如如齊。汪氏曰魯蓋激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歟

左傳 秋，宣伯聘於齊，以修前好。薛氏曰由齊來媵 張氏曰謝戰鞌之師

矣

冬十月。備四時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王之族

左傳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自絕于周故書出

穀梁 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曰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季氏曰王臣書奔三惟此書出故穀曰一見 高氏曰公違命復出敢受之晉罪也

[illegible]書其[illegible]伐[illegible]之[illegible]足伯此[illegible]大[illegible]失命[illegible]以[illegible]氏[illegible]晉侯此會[illegible]合[illegible]故[illegible]之袁二十七年之盟自此而起也於此不書是[illegible]其好也

狄敗秦于交剛 按狄[illegible]與秦伐晉今又[illegible]宋之盟[illegible]晉[illegible]之狄[illegible]晉不[illegible]備[illegible]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呂氏曰將伐秦起耳 家氏曰不書成不與晉此會也

左傳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公子罷許偃楚大夫 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公作沙澤・告首 不書其成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高氏曰白狄嘗與秦伐晉此尤敗秦而後伐秦報伐晉之役也

左傳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晉地

狄敗秦[illegible] 程子[illegible]說[illegible]師[illegible] 李氏曰[illegible]公[illegible]師三[illegible]晉乞師[illegible]伐秦[illegible]秦[illegible]伐[illegible]人心未[illegible]以不書伐也晉伯乞師二[illegible]故宗伯事初[illegible]以[illegible]侯也[illegible]乞師書乞小國[illegible]今大國[illegible]亦[illegible]乞[illegible]

交剛叔明狄間宋之盟侵晉

冬十月。備四時 公子罷如晉聘涖盟是冬楚[illegible]至如[illegible]晉[illegible]不[illegible]矣之也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胡傳報怨不以王命與師將書曰乞

左傳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杜註將伐秦

穀梁 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重民命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

知京師不書伐秦所傳可合伐秦道自天子不可越天子而往於朝者因會京師以伐秦爲榮事乃是人臣簡朝於王也存大王之私也孫子說可● 孫氏曰魯受命于天子而書朝何明成公罪魯伐秦而書如京師以紀正之也張氏曰若從而不朝則魯作逆子之祀朝世臣所以非其責成予劉子云爾成命之責張治道氏曰若不附伐秦則亦不朝耳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不書朝王非專爲朝王往也

傳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內間有晉侯使呂相絕秦之文不錄中多支已之過浮人之善杜注謂多誣禽氏曰詞令工多私飾爲辭之詞

陳氏曰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之事不足辨耳

不敢過天子不得不朝故以爲外如京師而書之也後書自京師會伐秦見其爲伐秦來非爲朝王來矣

曹伯卒師 穀梁曰之未録劉氏曰諸侯死于行則記其地例如此耳

• 至伐秦 張氏曰公以伐秦爲美事春秋亦許之之

公羊 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何注 鑿猶造意也本欲直伐秦不敢過天子復生事修朝而後伐

穀梁 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不言王命伐秦

曹伯廬卒于師 左傳叔卒在前·宣公卒負芻殺太子此大逆當討者晉不即討何哉

傳左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杜注 負芻欣時皆宣公庶子·欣時子臧也

穀梁 傳曰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王氏曰至伐秦者公之行非爲朝王言其實也春秋之稱微而顯

謂求也今以伐秦致明前爲以伐秦爲重也李氏曰如爲四年不以伐秦至而以伐楚致告廟其初心也

莒子朱卒 徐氏曰莒君無謚故不稱葬

• 孫林父歸衛 高氏曰晉愛衛遠逃罪戾之臣又強歸之故曰自晉趙氏曰林父奔晉致之者晉也書晉爲復種氏曰衛定不能拒以大義其不能君可知矣程氏曰自晉歸者奉季是之陳侯所責也有

冬葬曹宣公 劉氏曰子臧讓國失職不討與季札介節未爲至也呂氏曰潔其身太過耳

傳左 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國人將從負芻惡及民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渠邱公季佗卒 黎比公密州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許氏曰歸易詞非晉奉之也逐君之罪兆此矣

傳左 春衛侯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

不宜有宗卿故此設教衛侯亦強孫林父是也

僑如逆女
諸侯終喪即娶今成公已在位十二年太遲矣

・鄭喜伐許
鄭許俱爲楚晉爭地至此四伐許背伯主者兩端何也蓋王制不行惡于其爭者進鄭也此以罪其不可恃也

婦姜氏至齊
稱婦有姑也・黃氏曰舍族前後一事於後省文耳左以爲舍族尊君命舍族爲尊夫人妄也

衛侯卒
定公名臧

臨喪不哀何以饗之哉

氏而有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杜註成公逆夫人得禮經無納幣者文闕也

傳左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未姑存劉氏曰非也常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許氏曰鄭退許楚用鄭以圖大小兵力衰弱更相吞噬

傳左　九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高氏曰著許所以還亦見晉國之下泊

春秋三傳合纂　卷八　成公　三十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張氏曰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在

傳左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舍族二句姑存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傳左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

如聞撫膺太息之聲

未諳拙起衛後事

仲嬰齊卒
胡傳以嬰齊爲歸父後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義何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家氏曰後我仲耳貧

氏曰嘗有兩嬰齊叔嬰齊稱公孫仲嬰齊從仕時稱氏情理也公羊追叙仲遂孫子亦及歸父奔齊事與左前傳同按家氏冒氏説與公羊俱存存

穀梁云子由父疏不稱公孫未錄劉氏曰歸父何以稱公孫

●會盟于戚
程子曰負芻殺太子既三年與之盟方執之稽天討也高氏曰欲討之勿與之盟可也假此事相會而盟既盟而執之故書同

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高氏曰秦桓公也立二十八年卒史失其名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何註弟無後兄義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

羊公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孫以王父字爲氏也歸父走

春秋三傳合纂　卷八　成公　巳

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至自會

傳左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左有云書執曹伯不及其民未錄劉氏曰非也

夏六月宋公固卒　宋共公

楚子伐鄭　趙氏曰許鄭伐許不問以從楚也今鄭從晉而伐己與國能不怒乎爲討伐也

盟訖公與氏曰世子代君非所宜也

○執許伯歸京師

胡傳執諸侯者多矣此獨書晉討於殺太子之罪不敢自治而歸京師伯討也○張氏曰與其討也然先執而後盟乃書晉後晉人請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聞釋姦之門豈小失哉穀梁惡晉未錄劉氏曰非也

公至自會

同盟戚

●楚子伐鄭

晉楚爲成未久而楚

傳左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家氏曰盟甫三歲而伐鄭首禍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傳左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

首背盟書伐以惡之

葬宋共公

穀云月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未葬劉氏曰葬紀叔姬而不葬紀侯何哉季氏曰三月葬子幼急葬也喪禮之稍可刪

●華元奔歸

胡傳元之奔歸不書文者皆其正也以之也蘇氏謂使元無罪顧寵重于出奔則不能討是也王氏曰至河而復未至晉也云自晉以晉討無罪善之書自晉以成其志也蘇氏曰猶子臧奔

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

晉歸宋由晉也季氏曰與朝自晉之辭而入與晉人不再書名元再予之

殺大夫山

胡傳山不書氏以其族也伐其本也之不如殺●程子曰去族以公族也

魚石奔楚

王氏曰魚石與山親恐見及故奔宋天下要樞正楚所欲爭卒致入彭城之禍魚石之罪大矣

魚石止華元華元止魚石等相應自止者亦應乃反字亦應

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

俞氏曰此是同族相殘故以族姓作主腦以官職作綱紀華元奔晉魚石等奔楚相應爲公室請國人相應

●會吳鍾離

孫氏曰大夫不敢叙諸侯故相與往會吳子于鍾離程子曰吳始強諸侯病焉故與吳親呂氏曰此大夫會之也戚之會柤之會則諸侯會吳敢與池之會與晉爭長趙氏曰或謂諱吳故特會吳以其以與比王世子乎又或謂外吳者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胡傳吳以號舉僭王也

傳左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始通吳以制楚後與晉爭長矣

許遷于葉 家氏曰陳蔡許皆楚之屬許五遷而自羽又容城鄭滅之皆自取也

傳左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杜註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 李氏曰避鄭而主楚不善擇所從也

穀梁 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程子曰災異皆天人之應但漢儒大牽合耳

穀梁 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公羊

之冒孟之會未嘗外趙衛外吳耳。公穀謂外吳未試劉氏趙氏皆非之
●許遷于葉 憐中國之無伯傷小國之無依罪鄭適所致責諸侯所依非其人也
雨木冰 胡傳君臣將執于兵之徵及人之應也五行傳不可悉驗矣。朱子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寒故著木而冰
●鄭喜侵宋 晉侯平鄭之貪屬從是為楚伐宋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高氏曰滕之書卒皆不名。

左傳 夏四月滕文公卒 汪氏曰在位十年成公立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春楚子以汝陰之田賂鄭鄭遂叛晉從楚故侵宋

左傳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高氏曰鄭至是附楚為楚伐宋故也書侵自是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杜註鄢陵鄭地

●晉楚戰之師乞諸侯以為作勝也
程子曰將帥驕故師出從其趙氏曰晉師不及期故不見公
●鄢陵楚剿敗 胡傳不書師敗績身傷也晉亦無勝非特勝之道范文子所以有外懼之戒也楚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惡國卒大亂。孫氏曰君傷則師敗也高氏曰晉不服諸侯之兵先與之戰

左傳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

而敗之家氏曰晉自城濮以來所未有也特厲公志得意驕耳汪氏曰楚斯時鋒甚矣其降而此未有助楚戰者今鄭從楚敗晉使無射月之勝楚可勝言耶然厲公無德所以不免也杜註底至也人恤其身不知性命所歸句耳非使者先歸故曰
范文子之心憂懼而言亦不朽

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

陳[illegible]陳去聲
長[illegible]子虔
匄文子之子[illegible]也
杜註疏行首謂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
輕窕[illegible]間缺
間惡並去聲
陳俱去聲
囂喧也

巢說文作轈兵車高如巢
杜註巢車車上為櫓
俞氏曰晉軍一面布置楚臣一面指點晉
一處而兩處俱活出神入化之筆
杜註州犂伯宗子前年奔楚
敘伯州犂語畢
伯州犂以公卒告王
苗賁皇以王卒告公
相應
敘苗賁皇語[illegible]該杜
註苗賁皇鬥椒子宣四年奔晉

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

苗賁皇此言是晉勝楚敗之由亦應篇首內外
杜註淖泥也
[illegible]之良一爲潘黨
杜註掀舉也
癸巳是甲午前一日俞氏曰追敘用干支左氏例格

杜註黨潘尫之子
蹲音存聚也
死藝可[illegible]
中俱去聲
楚之良二爲養由基
弢他刀反弓衣也
郤至追楚子
有註趨風疾如風也
問遺也
杜註殷盛也韎赤色
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

作俱去声
韓厥止鄭伯
郤至又追鄭伯
內入声
杜註 薄迫也
險子薄于險相應
楚之厄三為叔山冉

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国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国故子必射乃射再發

盡殪

杜註 攝持也 承奉也
杜註 御侍也 犒去声
杜註 識知其以往言 不以戰故忘

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国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国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

子反命軍吏也 子反司馬 此時子反將中軍
杜註 夷亦傷也
杜註 秣穀馬也 固堅也 申重也

文子曰 国之存亡天也 王曰天敗楚 二天字應
范文子立戎馬前語 與射伐鄭時語相應
前係憂于未戰之先 末係戒于既勝之後

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公羊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

公羊 新為晉所敗 宋氏曰 以上文兩敵 明矛之則中下正二 十九月 殺與是也

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

子曰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

楚不言師君重于師也

孫氏曰 君傷則師敗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殺公子側
高氏曰 楚敗必行其法 子王將責則行也 列国無之 乃謂弱楚 成敗以下 卒皆歸之 汪氏曰 先舍躬為敗 陳乃歸 咎于側而殺之 亦異于秦穆之不替孟明 矣 王之止之 僞耳 子重 秉政 何耶 故謂 以殺不去其官 與得

左傳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

胡傳其見不與衛侯
因郤犨從後期出而
僑如之譖由在晉矣
公何反何欺乎●程
子曰彼曲我直不見
恥也李氏曰此與昭
于師不與同伐非
也不會則諱與諸
是也

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所謂二叛相容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宋地
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　見於前年後
出于壞隤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
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
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
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
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
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

公羊不坐也公動也
未錄劉氏曰即位十
六年皇得云動

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
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書以明成公之無過罪晉厲之信讒
曰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
在諸侯也　譏晉侯也
公至自會　石氏曰內有僑如外不見伯主故危而致之道氏曰雖不見而已並可以會告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高氏曰彰厲公濟王臣之罪也
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
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
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

公至會
參看前
公會尹子伐鄭
此鄭西之師一伐鄭
也啖氏曰春秋不以
諸侯用王師救王臣
叔孫公不書前伐
李劉子成子不書屬
公從也李氏曰成十
一年至十八年從王定

元年劉子與此皆假
天子之威以屬人也

次于鄭西次于督揚
相對遷于制田遷于
潁上相對

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　見
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
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
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叙師之不整
曹伯歸自京師　沙隨會後晉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今復請之
傳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
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請于晉則非由王矣
公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
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

曹伯歸自京
胡氏不名不絕其位
所以尊天王也言自
京師天命也存王之
權有世也程子說同
●高氏曰不書復不
與其復也李氏曰衛
侯不書歸自京師主
書曹歸自京師主
貴王室也余氏曰操
縱由晉耳
穀公羊之失疑劉氏
曰曹伯何善乎學者
皆知之穀梁不知耳

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
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
舍是無難矣　內有喜時平其國待之幸有喜時也外治諸京師免之譏王失政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有僑如譖故執有嬰齊請故舍
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
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
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
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　刻甚　險甚
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

●執行父者郤
孫氏曰行父一不出師
而晉再辱之其惡
可知矣程子曰責之
于諸卿不季氏曰晉
執晉卿三此與范鄭
叔孫舍皆稱人罪晉
之私也傷知之惡又
出一子此

聲伯子叔嬰齊也

是說去二子則魯必亡仇讎指齊楚也徼他孫子

于君卻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

宣伯之譖心曲語譎郤犨之言心私語甘聲伯之請心苦語質文子之勸心正語切

苕丘即晉地公作招丘公云代君執仁之也在招丘悕矣未錄陸氏曰言不在晉都據晉言耳劉氏曰乃行父致恥于公何足仁之

僑如奔齊

高氏曰季孫釋將與公歸故僑如懼罪而奔王氏曰無罪不能出[illegible]

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穀梁】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惡僑如之逃罪且羈齊之受亂人也

【左傳】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illegible]

也可嘉矣行父及郤盟扈

趙氏曰僑如之譖敗政故盟則公之不見與行父之執僑如罪之誅則季孫之交簡而交汪氏曰晉人下比之深兆于此矣

公至會

內顯上至也公不當與伐鄭故以會至月危殆會也

括假

穀末錄侵假雖爲著所以然未不過以是殊公偃亦未嘗以公也書刺公子其公也非仁人親愛之

【左傳】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胡氏曰執之盟之晉舉動可知矣大夫盟晉魯之政又可知矣

公至自會 高氏曰行父執不致者公偕歸公爲重也張氏曰伐鄭不致著公之危在會也

乙酉刺公子偃 偃在前無罪者也劉氏曰刺有罪也僑如黨殺吳氏曰公亦失親愛矣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侵鄭爲晉也

【左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於高氏 金氏曰先儒謂凱從晉命非也鄭恃楚故侵晉觀成可見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高氏曰先尹單重王命也晉厲無道而能數合諸侯者由假王靈扶義以合天下也

道也然除僑如黨之以爲無罪則不可

衛括侵鄭

鄭貳恃楚德晉則衛可爲晉侵鄭

會尹單伐鄭

此戲童之師二伐鄭也晉因鄭從楚不服故又假天命伐之然不修德懷以來之而屢勞王師何哉

盟柯陵

尋戚之盟謀復伐鄭可辨說見晉盟王卿也

公羊作

由柯陵至也李氏曰此節殺三郤僞

【左傳】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爲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杜註單襄公王卿士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之威周使二卿會之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程子曰同病楚也蘇氏曰王鄭與盟自是以爲常非王

【左傳】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李云書同同外楚也非爲王官而

【穀梁】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張氏曰無益于鄭叛而自取盟主之罪也

秋公至自會 吳氏曰方謀鄭與楚救已至諸侯畏楚而還故不以伐至而以會致也

【左傳】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杜註畏楚柯陵鄭西地

齊高無咎出奔莒 王氏曰無咎爲鄭而不能謀國正君以致見逐亦不爲無罪

則以從事我之師與齊[illegible]會同[illegible]梁于此乃曰不主伐鄭者公不開乎伐鄭也則信也見自鄢陵[illegible]劍矣。穀水錄
高無咎奔莒
左氏先叙明慶克之淫亂與聲孟子之譖此奔之由然無咎不能與國鮑牽不能正之于早則亦有罪也
鮑國爲施孝叔宰[illegible]所須識之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計 掾）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二夫人。怒）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從新）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以後皆刖）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不能危行言孫）

春秋三傳會纂　卷八　成公　四

九日用郊
趙氏曰書用論此宋書九月用也吳氏曰不十日不卜牲而猶用其禮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張氏曰劉氏以爲用人以祭從見郊人用郊子不知用郊子上[illegible]言郊子今但言用郊耳
荀罃乞師
晉厲不以德禮而欲合諸侯討鄭不服今又乞師[illegible]

九月辛丑用郊（胡傳郊之不時未有甚于此者也李氏曰廣用常用牲皆不宜用之文）

【公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穀梁】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杜註將伐鄭。晉諸侯不從故曰乞）

冬會單子伐鄭
此放上之歸二伐鄭也。姚氏曰三代不服以罪討者爲[illegible]以沈[illegible]屬其[illegible]何如[illegible]屬無德服眾不能成擒楚之功耳
。楚伐鄭
出汝上在也。趙氏曰前兩伐皆會此以乞師而皆不得不以代伐鄭
嬰齊卒貍脤
趙氏曰是月無壬申文誤也蘇氏曰聲伯從伐鄭還而道卒其地在外也。公六月此日月也何以爲然後卒大夫未錄劉氏曰非也以爲大夫例在前矣
穀示殺君而後錄臣未嘗言卿卒後于公至情據其非何傷焉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孫氏曰三侯王命不服何不服也）

【穀梁】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趙氏曰見力不足持而屬不能修德以來之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汪氏曰楚至而還何鄭伯之猶而德有歉[illegible]）

【左傳】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杜註畏楚）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左傳】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illegible]）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言不欺）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莫夜。杜註戒數占夢）

春秋三傳會纂　卷八　成公　四四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定公之子宣公牼立）

晉殺三郤
孫氏曰君之卿佐是爲股肱厲公不道一朝而尸三卿此自從之道也雖欲免其列數之以著其惡張氏曰郤氏雖多怨乃公不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幸之計一朝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綱。[illegible]）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illegible]）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

殺三郤又郤至取郤王氏曰一則爲郤所沒而生亂乃入于所謝外所而內變也

孫周晉襄公曾孫時在周也

杜註敵多怨有庸謂多怨者易有功也此見郤至不肯殺

帥甲攻郤氏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

譖于厲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

公討于二子欲釋怨于位也皆再拜稽首示不怨君也

下涖氏補其外嬖于何嘗厥稱爲辭大夫多矣臣乃以老牛比君耶

杜註尸主也

成舒庸吾以遊舒庸小且思伯也

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穀】曰：禍于是起矣。

楚人滅舒庸。（舒庸因自取，然楚方敗于鄢陵而勢益張，此鄢陵之所以不可少也）

【左】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傳】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十七年閏十二月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

殺胥童
陳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晉弒州蒲
朱子曰文定之說[illegible]以厲公[illegible]
[illegible]

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

明趙氏曰不以賊赴也
[illegible]
記不可以
殺國佐
孫氏曰佐雖自專殺[illegible]

旣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李氏曰此齊侯處專國之始

公如晉

【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

公如晉
[illegible]

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逼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

[illegible]出色人物

伐宋魚石入
胡傳不曰納劉氏謂不與納也非正也言復入已絕復入惡之

甚存。●胡氏曰按杜公宋辰[illegible]諸[illegible]叛[illegible]亂用故[illegible]氏曰書入甚逆之辭汪氏曰楚莊討弒偽行於下興滅繼絕之光納叛臣而披地以逼其君乎

杜註塞夷庚絕吳晉往來之要道

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我同惡以德于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去聲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是非楚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毒定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公至晉公出朝八月乃至其服從可知故又以晉君之明諸杞伯

○士匄聘拜公朝之勞同復伯之業

●杞伯朝汪氏季氏說兼看欲依晉故來聞晉悼之明故從晉

●邾子朝見前但邾子三年喪未畢而出非禮此意須知

●築鹿囿齊氏陳氏奪民利左[illegible]而兼用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欲復伯也

左傳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許氏曰公朝始至而三使繼至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所以睦也

秋杞伯來朝汪氏曰杞郯皆謀從晉耳季氏曰杞郯相繼來諸晉悼厚待二國欲依魯耳

左傳 秋杞伯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子來朝見前汪氏季氏說

左傳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許氏曰戚權日去而務自娛于鳥獸草木甚矣蔭自上何可長也

孫氏曰城逆之圍門[illegible]書凡五月之玩一身之娛[illegible]氏曰路寢即[illegible]氏曰[illegible]服般樂怠敖也

楚鄭侵宋[illegible]也楚師還乃為悼公三伐而晉師還吐氣[illegible]宋[illegible]

穀梁 築鹿囿書不時也此八月也周八月夏正六月非用民之時用以築囿尤非

公羊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illegible]

左傳 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汪氏曰古聖囿同與民同樂今築囿為囿為己厲民耳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傳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杜註得君薨之道

穀梁 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汪氏曰不書救彭城不可救也黨叛臣之迹見矣然畏晉而還矣

左傳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于月宋始矣

○士魴乞師世欲復伯將救宋也所謂勤也

●會虛朾見晉悼伯業之振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公作彭

左傳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許氏曰乞師猶避厲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

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而戰而
[illegible]也
●崔杼復于齊林公
復之也後之伐莒伐
[illegible]杼與也

盟于虛朾 悼公新出，弱也；襄公幼，在喪，終其會。

左傳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高氏曰：諸侯師至而楚鄭已退，故辭而請圍彭城，而先為此盟。陳氏曰：崔杼再見，齊納為大夫。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傳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杜註：薨路寢，五月葬，國安嫡嗣，故曰順。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八終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九上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裔孫　夢齡遐莊　毓齡問袁　增輯

襄公 名午

公即位
參看文公成公即位

○會圍宋彭城
師氏曰：不書宋，無以見魚石之不臣于宋之勢，亂與諸侯討叛之功矣。趙氏曰：[illegible]皆討叛得其職矣。立列國和會也。彭城繫宋，與大問繫[illegible]繫衛同。季氏曰：晉侯急于為義。黃氏曰：韓厥善謀，茂助義兆，方積衰頹，此復振。公羊不與楚專封宋。綠陸氏曰：非封也，穀不與魚石，未歸。趙氏曰：意不如此。

●厥伐鄭次鄫
高氏曰：晉以韓厥已足當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也，且備楚出也。趙氏曰：韓厥攻其前，[illegible]以擾其後，楚兵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孔疏：公生于會沙隨之歲，知即位之年方四歲。

穀梁 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胡傳：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而繫之宋者，謹王度，聖人親筆

左傳 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于晉。追書宋，楚不得擅取，魚石不得私受，乃宋之君受于周先王者也，而晉伯之功亦見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厥，公作屈；鄫，公作合。胡傳：降彭城，遂伐鄭，次于鄫，以其義而行者也。楚救鄭不書，例之也。

左傳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

第二〇冊 經部 傳四庫全書 第40版 正內

出則一歲敝足以奪鄭而有餘出則五國足以敵楚而不懼故書次以美其得開罪之與權氏曰晉悼之次戚也以開將齊桓次陘・按左前云帥諸侯之師侵宋衛等中東諸侯之師係齊將等後鄭之師而與師中以二晉師爲開也

壬夫侵宋
家氏曰將以雪耻耻益甚焉汪氏曰楚懼宋之復彭城且欲拔鄭也

邾子朝

晉師晉師曰鄭以鄭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爲之援。汪氏曰次者不欲速圍以虐鄭不遽用兵而重民命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高氏曰不敢敵諸侯之師而侵宋書侵無名加兵也

傳左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 杜註九月十五日

邾子來朝 季氏曰邾子去年朝會今襄公新立復來賀之 陽氏曰世本及左傳邾宣公也

傳左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傳左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

剽公新立也王訃未至故無貶
・衛剽聘晉荀罃聘
按左以爲禮杜謂將以王訃未至故傳以訃已至冬十未刻日何能必其遠近耶
・鄭師伐宋
鄭之不服于晉厲公無德以來之也公悼公有合義之師而鄭成以楚君集矢于目之故懷小信而忘大義甘心從楚猶習惟楚令是從故書以譏之

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杜註冬者十月初王崩未至故傳善之公穀註疏皆同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杜註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許氏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疾

傳左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惟楚令是從不能改過從義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也襄公嫡母

傳左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杜註頌琴琴名猶善 成公母齊姜成公妻

鄭伯睔卒
高氏曰不書葬者以成公附楚故諸侯不會葬也

晉宋衛侵鄭
張氏曰士匄侵齊聞喪而還善之則此不待貶而見矣穀未飫劉氏曰師乃將尊師少之例非據稱師鄭侵衛我也稱大夫
。會于戚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孔氏曰長曆此年六月壬寅朔無庚辰經誤傳是

傳左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 杜註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孫氏曰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甯殖書名將尊師少也

傳左 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杜註晉伐喪非禮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按左戚謀鄭孟獻子請城虎牢皆謀以制鄭可以偪鄭可以制楚又可以致齊而使伐可息而諸侯可安知武子以爲善而用之杜註及下城虎牢諸說可參看王氏謂大夫專會此條不書專會爲是將懼公方閑大夫必受命而行觀城虎牢之計亦云將復于寡君可知

葬齊姜
公羊未詳陳氏曰穆姜有善稱季文子取以葬公羊不知婦乩姑死故依之

人于戚 王氏曰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蘇氏曰城虎牢偪鄭明年而鄭盟

傳左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鄶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吾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杜註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傳言穀能用賢善謀

乙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註三月葬速齊謚也

傳左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

豹如宋
以左氏觀之爲重叔
氏與政出乎
○會戚城虎牢
趙氏曰前此戚也晉
氏曰所以安列國也
征伐趙氏曰安一國
之功小以霸諸侯
之故盛城虎牢以安天
下之功大以天下之
辭書之於虎牢不繫
鄭非特爲鄭併諸侯亦
恐其叛離於鄭至六
年無貳陳氏曰城所
以偪楚而鄭之二戰之
功此始有力焉

叔孫豹如宋　趙氏曰襄幼事專于仲孫蔑元卿季文子老矣叔氏復出任事備以勸而任政

傳左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沈氏曰不繫鄭與晉也

傳左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鄭所以制楚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劉氏曰申賄而專要齊王大夫殺之是君臣同辭故稱國殺大夫

傳左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春秋三傳合纂　卷九十　襄公　四

嬰齊伐吳
按楚其欲與晉爭鄭
恐吳乘其後故伐吳
子重既舍子申遂
欲建功乃所獲不如
所亡宜其王之不能
有鄭而子重因以
之咎遂遇心疾而卒
也

公如晉
襄公三年表卑朝作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許氏曰與晉仇結吳怨其王所以不振也

傳左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高氏曰楚始伐吳以吳與鍾離之會也楚自鄢陵後與諸侯并力謀之而吳乘其間故先伐

公如晉

王孫是時方七歲何
以行禮
○盟長樗
杜註出國都盟于外
高氏曰悼之敬也張
氏曰晉悼賢大夫而不
知義以相其君家氏
曰公室稍悼勤于用
禮矣之李氏曰公敬
而戊特出盟于劉與
此同汪氏曰晉襲以
陽虎及盟文公三年
晚盟又于國都晉人
亦與文公盟于其國
惟此悼公特出都盟
宜其復伯也
○公至自晉
朝晉而歸也晉君方

傳左　公如晉始朝也　高氏曰竟王侯不朝王孫不可以成人禮也豈可朝剛到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孔疏晉侯謙以待人故出國都與盟

傳左　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公至自晉　杜註本非會呂氏曰本謀如晉而以如晉爲重故不以長樗至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胡傳同俱楚也以王臣預盟則不待書同而彝自見

傳左　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

春秋三傳合纂　卷九十　襄公　五

明可侍亦無危
○會雞澤
程子曰楚强諸侯皆
畏之而盟也子曰襄
公之世晉悼出求整
頓一番楚始衰矣張
氏曰盟單子與桓公
首止葵丘異然其事
不足于揚故不再言
雞澤而例之新城

○陳袁僑如會
後陳因楚子辛之侵
欲又固晉悼之勸義
故求可與晉是時之
陳侯知會此矣

於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　杜註靈王新即位使王臣出盟以安王室無訊

傳穀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程子曰楚强諸侯皆畏之而盟故書同

陳侯使袁僑如會　杜註陳疾楚政而自來本非召會故言如會

傳左　楚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　自辰陵二十八年從楚今從晉

一六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40版反內

大夫與僑盟
杜註諸侯既盟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孔疏雞澤未有陳直令諸侯之大夫則不得與陳殊之例氏曰諸侯之大夫云者受命之詞趙氏曰一會得二盟因其亦竊矣然則以君來而陳以臣至故雖君以諸侯盟卿君皮所以大夫盟陳臣卑耳矣。穀梁大於咎氏曰謂大夫私盟非也悼公方明以為失正過矣

公至自

公羊其言如會何。後會也。諸侯既會陳纔義而至

穀梁如會外乎會也。于會受命也。范註外明本非會內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參看前如會解

左傳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趙氏曰僑至無盟則懷附不既故自及盟則僑實抗敵命大夫盟之袛甚安而分甚明悼賢矣

公羊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

秋公至自會杜氏曰公踰時而返故致之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趙氏曰許遷于葉近楚必不能遂事晉徒征之無益矣

左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

許澤之會許伐責冬而七歲年幼弃莊亦以危也
●荀罃伐許
不念保陳而從事于至遠之許徒勞無功矣
陳侯午卒
左未發諱獻子引文王事討事君獻子以楚有乘陳喪服楚皆卑見也○胡傳襄公名午不諱者從其質也詩書臨文不諱也後世避乘諱侵忌諱繁苛爲亂矣
○豹如晉
報聘是修好之乘因

許。蘇氏曰許事楚故張氏曰罃賢大夫也陳服不能輔悼務修德保陳遽以師伐許宜陳亦失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楚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不聽命夏復侵陳

夏叔孫豹如晉報前晉之聘高氏曰且為前世子故也

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

此見豹知樂之等正是他知禮處
俞氏曰寡君皆在於日弗敢與聞主見賓非故曰臣不敢及又曰大師所曾武子同彼欲而服此朴而從按此節朴而從疏而嚴兼有之
姒氏薨
家氏曰此成公妾前年書夫人姜氏有兩夫人不如反而義自見
杜註季孫以定姒本賤故殯不過廟又不反哭。慶大匠名蒲人樹六檟季欲自為櫬

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杜註成公妾襄公母姒公作弋下定姒同

左傳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

御止也據禮喪大記任意取之也非如杜註不以道取之謂匠因其自遂用六檟季亦不能止之
公如晉
杜註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也鄫小國欲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助己出貢賦
按此年幼據喪三慮須兼用
●陳圍頓
高氏曰侯二十五年楚圍陳納頓子于頓

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葬陳成公汪氏曰陳與晉會其葬故書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許氏曰葬速禮略也高氏曰死僅二十三日

公羊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公生所妾母稱夫人稱小君踵成風也

冬公如晉王氏曰襄公七歲耳幼君奔走豈得已哉高氏曰公有母喪復如晉朝

左傳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于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畏楚不敢討今公
晉獨之後事後其代
許圍鄭見晉與楚誰
也
公至晉
公時年九歲而齊走
于外傷之
●鄭發來聘
趙氏曰鄭欲附于楚
今魯公後從亂義之
風行聘問之禮亦是
柴矣
●豹求如晉
劉氏曰鄫不勝莒會
之患求為附人以自
定與其宗廟鄫矣叔
孫氏曰明年莒滅
鄫晉失伯主之道而

陳人圍頓（孫氏曰陳侯屢喪圍楚之與國以致討李氏曰甚楚忿與鄭蒐公子貞以救楚同）

【左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左傳闕經文）（高氏曰著不朝正于廟也自公始。而頻年如晉與致二十一危之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李氏曰輸平後僅見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左傳】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高氏曰鄭自雞澤之會始得息兵修好）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鄫自卑屬魯魯自私有之晉自專許之皆罪也）

【左傳】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公穀】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公穀同）

比往無獲矣王氏曰
參亂之汪氏曰諸侯
世子求親以序歸諸
子男而臣于大夫非
禮也
●會吳善道
杜註晉衛將受吳所
故不言及吳先在善
道正會之故曰會吳
孔氏相及鍾離於會
吳下會戚不殊會者
吳來也
殺壬夫
稱國劉氏王氏皆以
為罪辭上家氏曰楚
猶有政但用刑過慘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道公穀作稻許氏曰晉楚爭衡故晉急吳）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晉欲吳挾楚也）

秋大雩

【左傳】秋大雩旱也（高氏曰因旱祭志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孫氏曰壬夫固有罪殺之可也殺之過矣故稱國）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

會于戚
胡傳吳來會則進稱
人程子曰吳來會升
為至也張氏曰修文
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晉為安陳之計
者莫令戍陳所以能
保陳乎士匄知非長
策是以有棄陳之嘆
抜此會吳為重欲吳
挾楚也戍陳難說兩
會吳而命戍也
公至晉

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杜註共王即位後八年中殺三卿。）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杜註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

【左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此鄫列會之始）

【公羊】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吳子前使壽越請聽好今使其臣來鄫稱人吳不稱人則不成詞也）

公至自晉（自戚而歸既同會吳而又受命戍陳）

奉若前令
冬戍陳
汝張公恕也謂士
匄不能君以力繼楚
以計保陳乃先自謂
有陳非吾事何哉
楚貞伐陳
陳從晉義也楚伐之
不義也
○會救陳
陳氏曰自是稱陳矣
家氏曰戍于楚兵之
時救于設兵之日晉
戍晉救善晉也。
挾晉果能以力禦楚
以討保陳未始不可
有陳乃士匄固楚用
子囊遂言有陳非吾

冬戍陳（杜註諸侯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程子曰非王命勤民罪也而助陳距楚救之可也）

【公羊】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汪氏曰在諸侯之義惟不卒戍遂至失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高氏曰救義事也。）

【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事將見保之不功越二年而陳侯逃歸矣高氏家氏胡氏善晉義陳氏謂自是無陳可參看

公至救陳

前錄陳高氏家氏說參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公羊）善救陳也。范注善之故以救致。

辛未季孫行父卒　文子卒子武子則橫恣矣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高氏曰文子卒而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忠慎

（左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卒子匄立　汪氏云桓公

華弱奔

此見華弱之驕慢不教亦見宋平公之無教刑也

滕子朝

晉伯振而諸侯睦也而慢小自見

莒滅鄫

穀梁本緣鄫氏陪□

夏宋華弱來奔　高氏曰朝廷尚敬而瀆慢如此罪弱也家氏曰不書樂轡用刑不平也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秋葬杞桓公　俞氏曰杞小而去爵違今會葬以婚姻故也叔姬嫁于杞定姒乃杞女也

滕子來朝　季氏曰滕向無朝此復來朝者以魯睦于晉預魯爲庇耳

（左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孫氏曰莒滅以爲附庸程氏曰鄫恃莒而求晉既晉與會戚今坐視不問始棄鄫矣

宋亡異姓以從祭祀滅亡之道趙氏云此因昭四年取鄫云也鄫滅許復見經矣若鄫取外孫爲嗣非莒在鄫經當如梁亡之例言鄫亡矣

豹如邾

魯本晉聯邾今釋四年狐駘之怨而修儀好亦晉欲振而諸侯睦之故歟

宿如晉

著宿之諭年用莒之非而且著其由此之擊又因以見晉不討莒之失也

齊侯滅萊

（左傳）莒人滅鄫鄫恃賂也　呂氏曰此直是滅國以立異姓之事未敢深信

冬叔孫豹如邾　李氏曰魯聘邾止此一條

（左傳）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高氏曰公初立邾子朝四年戰狐駘至是修好

季孫宿如晉　杜註宿始代父爲卿見大國趙氏曰父死未期而出使公幼宿自為之專也

（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張氏曰晉不討莒而討魯無以正小國之罪矣宜乎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高氏曰齊圖萊久矣自七年伐萊自是遂滅之

（左傳）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

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於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萊棄齊鄰小之罪也圖之已久必滅之而後已

鄫子朝

再通見故鄫親睦而慢小自見

○三卜郊不從免

按三卜則不因四卜五卜之瀆□□□

（公羊）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季氏曰成七年吳伐郯郯從夷今與晉通不禁郯親魯故修舊好

（左傳）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汪氏曰三卜雖合禮而四月非時不敬孰違

正于三月今卜以郊月則非時矣謂合祀而亦失也故書

•小邾朝
魯近于三小國皆來朝而特書小自見

•城費
孫氏曰何月城私邑魯費當以公之不勝故勝之申及晉自戰之此亦宗衛氏曰臣亦其

【左傳】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小邾子來朝　季氏曰終春秋之世小邾卒葬不書終以考其世矣

【左】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亦字承郳子來

城費　胡傳文子未嘗顧其私邑今帥師城之書城見強私弱公之漸汪氏曰家臣叛費無自哉

【左】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是有則是為其叛矣

•宿如衛
趙氏曰叔孫豹晉荀罃來聘公再如晉大夫亦如晉衛聘卒分始於其後而如衛亦從晉之矣故冬林父來盟汪氏曰豫如小邾朝大夫如晉衛於乃交之頻而其大恨小之情見矣

林父聘盟
魯報聘緩至七年衛始其外之故盟林父往不知禮宜見矣乘亂之邪

秋季孫宿如衛　季氏曰時為執政務睦鄰非私行也或宿欲往而因以論究則有之

【左】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螽　杜註為災故書　高氏曰莊以前螽衛書莊以後螽不復書災多不勝書舉重以見輕耳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杜註橫不順道必毀折

•楚圍陳
胡氏曰書圍見楚逆陵列國伐陳必自師師亦見晉與也趙氏曰伐未得志復發兵圍之宜陳不堪而逃歸從之也

•會鄬
杜註鄬鄭地不成救故不書救汪氏曰自是凡會無陳及季氏曰十月閏曆一冬始會諸侯遲遲鄭也是有畏楚之心不能急救陳也

•鄭伯如會卒
按春秋事據左氏次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書圍惡楚也不書救不力救且不急救也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十月閏十二月始會宜矢陳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頑公穀作原鄵公作操

【左傳】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

年鄭殺公子以僖公之死告諸侯鄭子駟先之故書公子子駟之弒則公穀皆以為弒因公為中國諱谷亦鄭伯將會中國而欲從楚不勝其臣其日大而卒皆不稱故背未稱

•陳侯逃歸
按書逃歸陳侯也然晉不能力救且不速救以致于此亦非晉伸也胡傳及高氏說兼若而救陳其何之言及會鄬所可參看

•公如晉
按勤伯大過傳諸侯

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杜註鄵鄭地以瘧疾赴故不書弒　劉氏曰從赴書見鄭無臣子也

陳侯逃歸　高氏曰晉卒不能挾楚以安陳故陳侯內為二慶所逼而逃然同晉而逃亦可羞矣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胡傳逃義曰逃逃匹夫之事義所也亂門也不能由是出入故書逃罪之

【穀梁】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汪氏曰凡逃楚不書陳鄭逃則書子歸晉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汪氏曰八年三朝晉勤事伯信于天子之亂故懷畏命

[illegible]　杜註鄭侵蔡欲以媚晉而無謀以生國患[illegible]　王氏曰[illegible]

左傳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孫氏曰[illegible]）

夏葬鄭僖公

左傳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杜註辟加罪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穀作濕後同）

左傳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

[illegible]

會邢丘

[illegible]

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公羊　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

穀梁　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胡傳　[illegible]

穀梁　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illegible]

公至自晉（公在而晉悼使大夫會[illegible]）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王氏曰伯討不及[illegible]）

秋九月大雩

左傳　秋九月大雩旱也（參看前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胡傳[illegible]）

左傳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

○士匄聘 拜公之辱謝公朝也 與成十八年士匄來聘同杳用師于鄭與士燮來聘言伐鄭同 此義同文九年以彤弓賜齊侯故命不敢受此我在晉君故生有受之為知禮

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晉若使士匄來聘 汪氏曰晉使士匄荀罃士魴凡四聘皆稱與國厚交宜得諸侯也

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宋災 高氏曰宋自昭文以來亂賊相尋至是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也 公羊為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但未錄劉氏曰齊火災逆故齊于宋氏曰左氏以為來告得之 哉宋災故之政……

九年春宋災 杜註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傳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

古之火正數句杜註謂火正之官配食于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見則令民內火按此說未確與經理不穩切不得謂必亦不得謂浮夸

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宿如晉 按宣子之聘拜公之辱公又使宿報聘輔伯之勤也然而勤矣

夏季孫宿如晉 高氏曰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之禮勤矣

傳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杜註成公母滑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

傳 穆姜薨于東宮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家氏曰穆姜為行失所幽以死

○冬伐鄭盟戲 胡傳義為圍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不戰於……材得終勝之道矣李氏曰乃會後三駕而晉方失陳也方之勢未振鄭又叛慕南人之節……皆不……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傳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

飲戰必皆棟其吳曰同盟外楚晉誇其反覆也予氏合之信人心未忘武子又待善勝之道悔怖修德息民于是成三駕之功則此盟乃晉楚成敗之機汪氏曰齊桓在服楚晉文在勝楚悼在敝楚晉其時之會而鄭猶叛楚役強盛悼欲繼齊桓次臣之師則義未約服昔者處父之伐不足以屬其力也秋復矣公伸鄭之据則克不可命先君鄢陵之勝不足以服其心也于是不戰以人楚既挫其鋒復之時又推其罷疲之志桓文以降于斯爲盛故予戲與亳北雖盟同以惡鄭之反覆而皆于前盟特筆以著晉之美

德字是主腦

亂字强字亦是主腦

觀此則反覆了了矣

偪陽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

抑僞以禮使遂以德表吾本所以相恒也知武子相停亦有焉俞氏曰分軍敝楚之法伍子胥用之德制鄭之本管晏吾存之

乃盟而還未了之局起後三駕

此段與前爲一戰而伯局之精髓

德字亦字强字皆在此不外爭內牧結

楚子伐鄭

援楚丟諸待了二境强者來而即從全不知信其何以爲国

趙氏曰楚子伐鄭鄭復爲楚故租之會鄭不在焉

未宋而歸亦未了之局起後三駕

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穀梁 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楚子伐鄭　汪氏曰書子自將憑陵列國也不書平與鄭盟者與鄭之從楚也明年伐則從楚可知

左傳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重信之言極是但鄭背晉則無信耳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杜註柤楚地

【左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張氏曰晉三會吳專以楚故權事濟變非得已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公作傅劉氏曰滅人國非亂也大罪也左氏曰亂何哉

【左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會吳　趙氏曰會于楚地書示楚以已得吳吳將同楚楚患出焉則懼吳躡其後故得服鄭而無楚患也陳氏曰公單以晉得吳盟故會故我陳氏曰即齊桓遠結江黃之遺智歟云外之也來錄劉氏曰會吳亦在何不外之會中淮夷亦在何不外之

遂滅偪陽　高氏曰偪陽楚與國汪氏曰偪陽及柤乃吳入北方之要衝滅以通吳也

春秋三傳會纂　卷九上　襄公

滅之遂事而討偪陽專以晉伯逐衛侯得滅偪陽討功不擁遏所謂三王之罪人也按此事為齊桓之所云知武子斷以成功之力遂滅之罪遂國私相也滅國大罪雖楚與國以偪陽君氏何罪乎鄭以其族竝納諸霍猶罪也若云通吳服之而已何罪滅之耶武子有將才固然然二千國請遂刑之亦過也
曰君曰諸侯曰老夫語若次第曰勤曰興曰人師宗在前

晉侯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激將之法

杜註言與會滅國非之也

接子宋公則爾未嘗自取所氏所內封殖似可以罪其滅國可也

杜註梁林殷天子之樂遲甫氏曰大誤別本

杜註霍晉邑

【穀梁】遂直遂也

公至自會王氏曰致前事者二事偶舉其可道者也會吳猶可為因其惡甚矣故以會致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高氏曰以宋受偪陽故

【左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按此鄭甘從楚自往會伐也代言師是國自為帥也自此伐始

晉師伐秦高氏曰去年秦侵晉晉飢不能報至是伐之秦交共秦景好為楚共夫人

【左傳】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荀罃書師者著其輕民命于所不當用也

公羊曾不以滅偪陽致而以會致滅國罪大也
貞鄭伐宋
按此罪宋九罪鄭從楚也●李氏曰之死而再見成之十一年
明年

夏鄭皇耳侵衛秋楚子囊鄭子耳伐魯西鄙大夫月子耳侵宋孫林父獲皇耳甚宜莒亦謂其執政有災也

●晉師伐秦

按是時晉以秦猶助楚之故伐秦[illegible]秋[illegible]且晉何不[illegible]而伐秦耶[illegible]傳載衛侯[illegible]國命耶

莒伐我東

若[illegible]之[illegible]怨[illegible]不振也[illegible]何以不問哉

一、公伐鄭

三駕之一牛首之師

秋，莒人伐我東鄙。汪氏曰莒屢同晉悼之盟而來伐魯無忌憚甚矣

左傳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一駕牛首　趙氏曰楚鄭伐宋故伐鄭鄭不服故戍虎牢

左傳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討亂　己酉，師于牛首。孔疏宜在于男下而悼以齊大光先至善其共進之非正法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註非卿故稱盜

左傳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追叙　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

也以鄭從楚伐宋也汪氏曰晉將復會戍收[illegible]光曾叙小邾下者周亂諸侯[illegible]于大子相其君稍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聞以爲衛獄子男與世子成序者大夫上朱世子位序小邾下與前此光序小邾下皆未論例也今序滕薛杞小邾上但私意[illegible]矣

盜殺鄭三公子

孔疏[illegible]本周言殺其大夫[illegible]下相殺[illegible]氏[illegible]尉止[illegible]故曰

弗使獻。又追叙　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

子西以盜[illegible]不得言其大夫[illegible]氏曰鄭伯失政刑也張氏曰鄭從楚我伐公於[illegible]從之鄭不能討而盜殺之[illegible]慢下暴而致寇至孔子以為盜之招也。穀梁稱以上下道之上也未戰劉氏曰非也以上下道可曰盜殺其大夫乎

戍鄭虎牢

陳氏曰向之虎牢不繫鄭者爲天下城之也今繫之鄭者爲鄭戍之也趙氏曰諸侯戍之非曾經敵戍也

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

戍鄭虎牢。陳氏曰晉將服鄭而歸之故致其意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示之以威

左傳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

陳氏曰既城[illegible]師猶戍以逼鄭而鄭[illegible]服[illegible]為鄭屏蔽而感並行以懷鄭服而不戍猶不城也戍則宿兵於根退可守進可戰鄭服則保鄭以拒楚鄭貳則扼其要衝而臨鄭張氏曰據制害足以制楚反向足以虎牢旁邑用險要之計在據鄭而不係之使自服也

楚救鄭

陳氏曰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家氏曰胡傳謂善楚救鄭[illegible]不

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又一氣子　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此獨書救者見楚終不能救鄭也李氏曰紀其實而已

公羊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

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據而不有文也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蓋欲決鄭于虎牢未歸劉氏曰常文何決乎

公至自伐鄭季氏曰鄭雖未服而諸侯已戍虎牢則伐鄭之功也故以此致至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君弱季氏强易傳制而尊兵權氏不屬公矣

左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叔孫使盡爲公臣也杜註盡取子弟以父兄歸公非穆子所爲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吳氏曰因四卜賣以著僭郊之僭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杜註欲致諸侯王氏曰子展本欲從晉何爲賣武於人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

然也唐于誕將乞援于列而書其將何異自一偏生首且戍鄭至也張氏三傳重戍季氏說

作三軍

胡傳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是諸之公軍公徒臣下無私卒私民也又何以求政在私門今季氏張大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其以請之作以見其叔出公室也

○杜註季氏欲專其民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孔既作中軍云作三軍者舊軍廢而全改之魯公必有三軍僖公復之三萬未成數也文公以來衛今軍多軍而争各使戚爲一軍作三軍舍中軍昔弱公室兼國權專復改作設舊陳氏自忘二家分公室也○公子三卿三諸侯一軍但未舊趙氏曰魯衛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周孤大國三軍自初封大國也非一區矣

說之使疆場之司惡于宋宋向戍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後雖如所言然已弱而人勞行險微幸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二傳北林卓氏曰詩虛救宋虎牢先爲戍兵易爲聲援也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穀作京程子曰鹽從楚書同見其反覆

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杜註書同鄭與盟可知

公至自伐鄭李氏曰兩書至伐以見兵事之大也高氏曰齊書至會以見中國之所以安息

四卜郊不郊

高氏曰魯郊非禮也今不郊非知其非也乃卜不從故耳汪氏曰三不郊卜免牲不言而不敢免也

●舍之侵宋

鄭氏曰鄭知楚弱于晉而當彊于從晉堅于郊楚乃先侯天以爲一事有不然犯則我師未則晉司常以罪鄭大夫之過非也

公會伐鄭

三傳之一北林之師也高氏曰以鄭猶倔未也張氏曰北林之諸侯皆晉所作者作

而諸其次以世子長于小國之君陳公爲之也季氏曰是時兵人不士國君一集日兵力不勞

同盟亳城北

子展所謂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者聽命以盟同盟切鄭其實不敢偷安乃盟即從楚于同伐宋初計一定承而盟而不願其矣背反覆也亦見盟不足恃也

●至伐鄭

以二盟北林至也不以至致鄭旋背盟也設盟復更伐矣

孫李氏曰稱陵非八從晉伐于
●楚鄭伐宋
子展所謂楚師至晉又從之也蔡獲前會之使于陳
伐鄭會蕭魚
此伐鄭三駕之三東門之師也王氏曰書會美晉侯之功也趙召陵也劉氏曰鄭卯會晉盟楚不書悼侯義名于諸侯信而論不盟而舊赦由是城盟而又叛以楚遇之也蕭魚之役脩救于外鄭服于內兵不折銳不敗悼制

子鄭伯伐宋胡傳同盟喜戎北後復從楚伐宋不從子展之謀也慢神至極盟猶足恃乎

左傳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高氏曰使楚道敝而後固與晉以託國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三駕東門得鄭而楚不能與爭矣

左傳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穀梁不言而前伐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亦不飲前盟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不再盟信故也惟誠置腹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

楚服鄭之功豈不比于召陵者氏曰晉制楚三友以力服厲以姦勝悼以義勝書會斥候也汪氏曰待之以誠而使人自服也。
子展所謂避晉也固與晉也師曲武七猶晉遂再不叛矣與此同
。公至自會
按此自三駕會蕭魚至也一篇年首戊虎牢而鄭及晉平矣行以伐至二駕北林盟晉城而鄭復行成矣而不以伐致今三駕

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晉待鄭之心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胡傳悼公總魏絳息民聽卻武子不戰自此鄭不背二十四年誠能感人也

公羊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鄭服矣

公至自會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會趙氏曰蕭魚以會爲功不以伐爲功

穀梁 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鄭服而兵息矣

觀其東門何以會致以伐致而不以力也公三駕終以伐之力不能服之也億公三駕終於會致誠信以服之也
趙氏曰鄭行人逆楚以求救于楚而昭告之楚也李氏曰書此鄭之服晉可知矣晉之義而楚見矣
秦人伐晉
光楚斥報夫年蕭魚之師也戴人惡之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穀作宵杜云非使人之罪書行人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

左傳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明知其不顧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逆料其不能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何罪許氏曰楚力盡矣高氏曰無如之何執其使以紓不平之氣不復與晉爭鄭

穀梁 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范云挈傳也傳國命也

冬秦人伐晉高氏曰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于是爲楚伐晉且報夫年之役

左傳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故之由

莒伐我圍台而救台入鄆
莒之謀晉將秦晉以禦之病也
汪氏曰內大夫遂事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受命而二事出也公子結勝陳婦遂及齊侯宋公盟以一事出而再成事乘離台至而不救台以道宿救台遂入鄆惡其有利而絕求輒盟○生事

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家氏曰晉爲秦所敗春秋畧敗而不書不與秦人之爲楚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穀作邰鄆公作運鄆莒邑

左傳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李氏曰作三軍後魯當弱出而遂乎東伐

公羊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

穀梁 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胡傳遂生事也大夫無遂事遂同也台在鄆之北而專行之得無君之心邪

按[illegible]則聘諸侯可[illegible]與之[illegible]面[illegible]之交[illegible]晉于[illegible]楚服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許氏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其得勝楚也

左傳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杜註謝前年伐鄭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徐氏曰吳至是乃書卒者以其與列國會同未在楚後是以書之

左傳 秋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杜氏曰書卒以其與盟諸侯通之會之而赴告也趙氏曰不書葬避其號耳

●楚公子貞侵宋

按楚不能與晉爭鄭而往侵宋以報兩[illegible]不競北方[illegible]求助于秦無功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李氏曰著楚之無能爲也汪氏曰傳言伐經書侵貶之也

左傳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

公如晉

[illegible]伯之兵[illegible]而大[illegible]矣

公至晉

孔氏[illegible]凡反行飲至必以其[illegible]告[illegible]有功則舍爵策勳[illegible]而已可[illegible]如晉

解

●取邿

陽[illegible]從左[illegible]公羊[illegible]氏曰不書伐邿則邿邑矣

按劉氏從左言易之非誠以春秋之作所以示後世者善則褒惡則貶相待[illegible]雖易存是爲法戒但貶惡之中亦有取之易者

之取鄭也高氏曰荊秦者專罪楚也季氏曰楚加宋每無功者爲晉所拒而發憤國也

公如晉趙氏曰自往拜聘是無事歲也而言亂何解高氏曰晉一使聘而遂親朝事晉恭矣

左傳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非亂也[illegible]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杜註行飲至之禮杜氏曰公踰年而返不可不致之

左傳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取邿邿公作詩杜註小國也高氏曰魯乘亂取以爲附庸不言滅內大惡也趙氏曰諱之

左傳 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劉氏曰貶惡也非記易也難易何足紀乎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illegible]則[illegible]北不可不知[illegible]何以示法[illegible]滅[illegible]氏有云[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不討[illegible]侵宋當不報[illegible]許氏謂[illegible]民敗其大[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則不必[illegible]然亦失伯主之道矣

●冬城防

按魯有二防[illegible]伐宋取防此近宋之防也

左傳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王有自知之明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子囊有愛君之忠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illegible]齊侯于防[illegible]七年[illegible]伐鄭北鄙圍防此近齊之防也此年以後[illegible]有齊師備[illegible]非[illegible]以武仲受邑[illegible]

會吳于向

按伯以[illegible]爲介叔老不[illegible]使二卿并與會[illegible]非也[illegible]無[illegible]服悼不親出會而使大夫代[illegible]亦使大夫伯志[illegible]伯業[illegible]矣前此欲與抗楚故求吳此則因吳告敗不得不會而宣子數吳伐喪之不德以退吳人[illegible]而[illegible]

冬城防趙氏曰魯有二防此近齊之防以晉事方外齊惧有齊師明年齊圍成邾疾防以備齊也

左傳 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季氏曰莊二十九年城防矣今又城武仲始受邑也亦爲強事之備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鄭公作蠆後同胡傳宿以卿爲介叔老不敢遂而失之非君命使人之休

左傳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不直吳矣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

以許爲與鄭戰而晉師順其所欲而旋負後此不以理退兵則必有之說師勝負不可知名爲爲吳謀楚而晉以門爲許氏謂此會亦晉求吳非吳求晉未詳孰何意也可見晉不求吳吳亦不得晉令諸侯而爭長矣○左氏言于將執戎子駒支親數于朝後因其言賦青蠅而使與會因經無戎文永録

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李氏曰晉會與止此）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會伐秦

高氏曰春夏興師旅援列國將帥不和成

【左】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衛侯通晉歟嬰齊氏曰以一二國之大夫帥諸侯以擬晉行師伐國猶何君之心從君正之功皆敗行皆擅之而敗諸侯歸次而投此事以罪晉報怨之師諸侯之師爲主非之將帥不和從乃無功既不以德感秦又無以服鄭則此爲大夫專之意也又三言大夫不君專而何命亦如之衛侯君尊伐秦抑也求蒙魯氏曰下一句以事之而且褒貶不爲其小斧斧

己未衛侯出奔齊　公有行名許氏曰逐君未有若林父之甚不名抑强臣而存大義也

○衛侯出奔齊　衛侯奔齊

汪氏曰王氏箋義云衛侯不道失國宜從公羊書名然考後入衛使三傳不名疑必有義不可強合吳氏曰書名之例不氏曰明衛侯書奔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孔子稱衛侯出奔也無此理但言出奔或君無道或臣強權上下此美而見忌衛侯以爲歸罪於君者當殺之首惡也嚴氏曰胡傳云以自奔爲文君然則林父甯殖實

【左】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二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

孫文子大夫上而爲逐君之事首惡之罪大矣○按丁氏謂推上下此事者亦從出奔之下書衛侯之奔諸侯大夫丁殷戚孫氏食邑也則其爲孫林父遂而出奔見矣鄄人執之杜注公徒與公敗於阿澤爲公執之

庾公尹公佗　學射子不同

莒侵東鄙
杜註報入鄆高氏曰莒因伐我矣無晉也汪氏曰湨梁之執有由矣

楚公子貞伐吳
廣開役在前年吳侵楚戰于庸浦吳敗故今之伐蓋因吳爲晉挑釁故非但以庸浦也

冬會戚
陳氏曰悼公之德衰矣張氏曰晉大夫之黨林父罪彰見季氏曰無昭公在乾侯季孫宿遂辭因悼問荀偃聰明不及少年矣

。向戌聘及盟
王氏曰不言公見戌侯也聘而遂盟已非禮況因君而降爲大列盟于和外人與長標伯主謀衛衛若非諸侯待卿國大夫之所當施也。高氏曰凡國聘而盟者必有因者當十年晉初與衛孫林父成十年晉衛擊襄五年衛孫林父皆然趙氏曰絕地無劉由往雜書劉夏逆王后相連而識丁。高過二說有來

莒人侵我東鄙趙氏曰宿入鄆非兵有也晉適以爲怯報之晉執而釋之如無事歸之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汪氏曰楚既不得志于北方故致怨于吳

左傳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有許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丙不能應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杜註不備不可以師趙氏曰楚不得志北方吳爲梗也故置宋鄭不問而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許氏曰林父在知定剽也王氏曰合列國于孫氏私邑抑君助臣非正名之義

左傳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助速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自爲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薛氏曰衛亂不討會以定之非義也王氏曰荀偃功道情悼竟爲假說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孔疏劉魯城外地杜註報二年豹聘尋十一年亳盟許氏曰不盟于劉宗向戌故公弱甚矣

左傳　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閒非也。盟不言公及蕭公自降尊也

劉夏逆王后
穀云過我故志之孫劉氏曰王后將與諸侯一例以過我書戚

齊伐我北鄙
按此者齊襲之暴也此二伐也李氏曰自鞍戰齊兵不至三十餘年吳晉敝也今晉悼衰二年間六伐魯而有圍圍之師

救成至遇
若魯公之怯也劉氏曰武備不脩故患其避公所爲可知矣

。季孫城成郛
劉氏曰不能救成故成郛以城郭爲民曰高氏邑而叔孫城之者三家相黨以備齊爲名而與入殺故其城堅固卒爲齊患而不可保

邾人伐我南鄙
齊霸當強所以無晉失在湨梁之盟晉但見執也

。公會湨梁大夫盟
孔疏使大夫盟非曰專也此悼無綱事在言大夫即土會諸侯之大夫可知故也汪氏曰此年不以大夫繫之諸侯名大夫之無諸侯也宋之盟復

劉夏逆王后于齊胡傳使士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杜註非卿故書名

左傳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士也

公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孫氏曰書逆后二非禮則書也吳氏曰齊歸女不書者得禮則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杜註遇魯地吳氏曰齊不敢至成

公羊　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左傳在下高氏曰三家三分其民公室弱不足當敵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齊師去而城也因見三家之稍以堅其私邑焉

穀梁　夏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于是乎城成郛觧上伐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張氏曰政逮大夫之徵

邾人伐我南鄙許氏曰齊興莒邾交伐國弱甚矣民分于三桓故王氏曰邾屬齊兗莒也

左傳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悼公卒而晉伯衰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鄭氏曰欲合諸侯而速葬乎公非禮甚矣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趙氏曰原失伯之漸謹其始也

左傳　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

以大夫盟之諸侯不
位大夫之終無諸侯
也王氏曰于公成父
志討邾莒報魯諸侯
有異志故爲此會以
嗣伯然遂發合諸侯
宴享不與歌詩不待
大夫自盟而後可罪
也○按杜註孔疏至
左氏使大夫盟高厚
胡傳以諸儒言公穀
政在大夫其實皆可
直使人大夫盟高厚絕
其實也政在大夫謀
其所也自今日盟而
後之專政由此後之
廢置經錯齊亦由此
矣

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此下執二子事。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宴會歌舞志觀也。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此事之實。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杜註不書高厚逃歸故。陸氏曰不曰使。誰先。

盟至之道也。陳氏曰君在。但曰大夫。無君也

[穀]湨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此、解○、與公羊、君、若、贅不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此、書之義。

詩以歸
以爲[illegible]
歸京師[illegible]
了[illegible]之[illegible]
歸[illegible]大夫氏
曰[illegible]
戍[illegible]晉之戚
偃賜不當[illegible]乎不
歸京師無王也故貶
齊侯伐我
晉齊之黨也此二
伐也[illegible]晉矣
所以諸侯同伐之也
公孫蠆
自湨梁之會歸而齊
師已北伐之也
○入會以前
按此經晉作小亦見

也。公羊信在大夫。孫同胡傳。諸侯失政。大夫張矣。朱子曰五伯衰。湨梁之會。諸侯出而大夫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左傳在前。高氏曰成父志也。執有罪而不歸京師。非正也

齊侯伐我北鄙。高氏曰自湨梁不復出。但使大夫會。命世子光亂。今因執莒伐[illegible]

襄公至自會。高氏曰見公出會。謀齊尚未及還。而齊師已見伐矣。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高氏曰兇鄭伯[illegible]君也

[左]許男請遷于晉。以言責之。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此、伐之由、然鄭歸諸侯。○起下。○有伯德。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

楚說也鄭伯鄰小國
君也齊[illegible]伯國執
故上卿[illegible]諸侯
也卿[illegible]王爾[illegible]
士魏其[illegible]
諸君新城盟后會
而先宋公[illegible]此
同○左氏謂[illegible]
平也劉氏曰左以爲
卿可以會伯子男[illegible]
非也[illegible]諸
侯下王氏曰[illegible]說無
理

齊伐圍成
會齊[illegible]之黨也此二
伐也[illegible]晉矣
○冬豹如晉
此同[illegible]之出[illegible]叔

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當叔。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經盟。高氏曰宋稱人。微者也。王氏曰大夫雖主兵。不得在諸侯上。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成左作郕。高氏曰前壞其邪。今又圍甚之也

[左]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辛之出。家氏曰振晉欲爭伯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高氏曰魯不能內修政以禦[illegible]而乞憐于晉君臣甚矣

鄭有求[illegible]之意然非
自遜之謀○家氏曰
當于圍成後書鄭[illegible]
爲戶治之計[illegible]則求
晉[illegible]師矣
以以君以齊人相對
問罪也

杜註鳩集也
邾子牼卒
蘇氏曰執不書歸不
告也
○宋人伐陳
陳氏曰在朝[illegible]者得

[左]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不自從而求人其急如此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杜註宣公也。與公殺伐間

宋人伐陳。高氏曰鄭會陳侯逃楚。鄭屢侵宋。宋于是請于晉伐之。亦若從楚說也。家氏曰伉楚也

書大夫交征也同盟[illegible]代曰代不書何[illegible]師入之侵外[illegible]矣

石買伐曹

衛[illegible]晉也石買孫剽也

經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趙氏曰晉之黨也故明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汪氏曰越境田獵遣辱無自反乎乃挾貴將晉重兵甚矣[illegible]伐所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辭也

公羊傳[illegible]圍桃圍防若[illegible]此四代[illegible]復[illegible]又伐[illegible]圍[illegible]魯[illegible]甚矣[illegible]不平[illegible]子曾

經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

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

春秋三傳合纂　卷九十　襄公　三六

以[illegible]晉[illegible]三家求平[illegible]不出[illegible]齊[illegible]圍魯也○說公作桃高厚去邾齊字

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高氏曰君臣同來分兵圍邑恃衆驕寡也

經九月大雩

華臣奔

按[illegible]宋書[illegible]是亂宋敗宋平公亦知其罪當討乃[illegible]之說[illegible]

經宋華臣出奔陳　高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不有同言火政刑矣不伍國可訊也

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

之[illegible]曰[illegible]狗入于華臣[illegible]不恥之

唯獨也

蓋掩蓋也

策馬鞭也

瘈音制狂犬也

邾伐我南[illegible]

白狄來

胡傳劉氏曰[illegible]公孫

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于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杜註書秋以始亂時來告

經冬邾人伐我南鄙　高氏曰邾先君以伐魯見執于晉今嗣子在共齊人使之修前怨

傳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杜註齊未得志于魯故邾助之

春秋三傳合纂　卷九十　襄公　三七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家氏曰春秋之義會盟戎有[illegible]介葛盧來白狄來則無絕

[illegible]

經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杜註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高氏曰來與介葛盧同

經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蘇氏曰買伐曹誠有罪而執之于其使非禮也故書行人

傳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張氏曰晉有三失舍大治小行人非所執不歸軍師有一不得為伯討況兼乎

經秋齊師伐我北鄙　許氏曰四年中六伐陵暴至極是動天下之兵也

經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illegible]齊[illegible]肆暴其[illegible]也故[illegible]圍齊之罪

傳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

其傳晉亦今宜其是此冬所以圍齊也○季氏曰士宗學伯聊

○同圍齊

按前此戰較為書衛寶為鄭京東一矣之陰此[illegible]

[illegible]

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

及背走和衆之山

[illegible]

命氏曰揣料敵營遠而近自徵而躓

齊師其遁結上起下

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

[illegible]

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

獲杜文門也

命氏曰二門西郭叙

得齊二闕城有色

穰大斬楚門皆敘示閑暇

杜氏曰揚門齊西門東閭東門枚馬撾也闔門扇也

[illegible]

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楚子伐鄭
按鄭子孔之招楚師楚子之為子孔所用子庚之不終辭楚子而出師皆非也
按左傳此篇以德字為主腦以無功二字為眼目欲去諸大夫是子孔逆楚師之由子孔招楚師是楚伐鄭之由子蟜等從八伯伐齊是子孔欲會楚師之由諸侯睦于晉是子庚弗許之由二子守子孔不敢會甚雨及之是楚無功之由

曹伯負芻卒于師（杜註孔書曹許男同穀未葬 卒於師 吕氏曰諸事皆謂同之非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吕氏曰午之伐謂鄭伯之出也贊武無功）

傳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不會於晉）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答自逸句）吾以利社稷也（答社稷句）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于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蒍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

二子知謀完守入保上下關鍵
杜註魚陵魚齒山也鄭地上棘所涉小城為縣少名曰魚齒生梁皆鄭邑魚齒山下有滍水故言涉
再及之而徒幾盡與不競多死相應楚侵時晉人聞有楚師相應

無功之由說得詳盡在其君之德杜註天時地和不如人和也

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自蕭魚諸侯睦今猶有怙餘澤乃楚爲鄭逆用宜無功也）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九上終

周氏家課讀本

•盟祝柯
按盟諸侯迹不求則復侯侯脅也今上臣不盟王臣則再衆諸侯衆邾之類是也有王臣而又盟王臣則不再衆諸侯衆之類是也此因圍齊後則有伐事故
執邾子
既與同圍齊又與盟祝柯而執之劉氏曰以伐告廟也公羊
公至伐齊
未聞宋終劉氏曰君未聞何休者穀梁求然經云邾事乃專襄可通
•取邾田自漷水
按晉後魯執邾君而予其田魯侍晉霸乃田而多所取者取邾魯亦罪晉洛西田故陽引本魯地也此曰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九下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皖　裔孫鍈齡澂菲問泉　增輯

襄公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祝柯 柯公作阿杜註前圍齊之諸侯也

【左】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 承上篇末 盟於督揚曰大毋侵小 汪氏曰無王臣而再衆諸侯階有異事與重邱同于圍齊故盟祝柯無褒貶而其辭平

晉人執邾子 劉氏曰稱人非伯討也不言以歸舍之也曾未得地故執之已得地故舍之

【左】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許氏曰非王命雖當罪非正也

公至自伐齊 劉氏曰圍而以伐致者以伐告也汪氏曰謹君之出入也圍即伐也

取邾田自漷水 孫氏曰土地受之天子言取惡內也劉氏曰晉曾受誅高氏曰取之多也

【左】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於蒲圃 射圃 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張氏曰古邾田非魯之舊可知

季孫宿如晉 張氏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左】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 [illegible]

邾田非魯地也哀二年取漷東田及沂西矣而邾益微矣
•公羊漷移也未然劉氏曰以漷自移而取田春秋乃坐其君盜地乎
•宿如晉
言所師而所由在內晉賦表而自以為功宿賦六月亦歸功于晉乃歸作林鐘而銘魯功宜藏武仲譏之也
•林父伐齊
齊未服也使林父止貝不得其入爰宜齊仍不服也
•齊侯環卒
家氏曰齊靈廢嫡光然父出高厚牙其君崔杼陰謀迎而殺厚殺光至于殺身喪邦亦其所也。按家氏此言可為千古亂臣賊子戒。

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 荀偃歸及著雍病瘍卒猶視宣子因衆為政 賦六月 言以嗣事于齊撫之乃頌宣子辦為政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張氏曰討罪而使逐君之人尸其事晉何以服齊

【左】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魴不書林父并將故云從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

【左】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

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朱子曰這分明是與他

•何從齊聞喪還　殺梁尊君命未盡經　氏曰不伐喪不專偝　君命•按胡傳亦可　正穀梁之誤•張氏　曰將在軍君命有所　不受三軍進退將專　司之家氏曰鄉帷及　命未出竟之記及殺　則境外陳氏曰納提　菑挾齊義也聞喪乃　還恩動孝子之心表　服諸侯之君此易及　乎

鄭殺大夫嘉　胡傳案左氏嘉則有

罪而子展子西不能　正以王法而利其室　故稱國以殺而不去　其官•汪氏曰嘉皆　叛之臣使子展子西　正名誅之不利其室　則如晉晉之稱人以　殺而不削其官矣

城西郛　按恒斉不知所以自　立而徒城非計也

•豹會柯

經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穀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胡傳善之也已至齊地猶遲惟而歸命于介乎況不伐喪待請者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程氏曰譏世卿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 張氏曰杼擅誅殺之柄亦莊公所欲也故以累上之詞稱國殺

公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謂為歹傳也出是大權在杼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喜

春秋三傳合纂　卷九下　襄公　三

左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 果其族 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子西私邑 欲謀害諸雅成 結甲守何 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 子革子良出奔楚

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冬葬齊靈公 高氏曰昏姻之国雖有前怨不廢喪紀示不忘好

城西郛 汪氏曰国都外城之西郭

公 城西郛懼齊也 王氏曰備斉城其国郭見魯之弱而斉之強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杜氏曰大夫專會湛氏曰與斉而援晉以自固其社也

按恒斉不知所以自　立而求援伯国亦非　計也

•城武城　按斉既城西郛又　城武城不自立而多　城非計也

•速會莒盟向　齐晉平故莒魯好

•盟澶淵　孔氏不言同者大隧　已服非始服也高氏　日不伐喪也厚喪出

春秋三傳合纂

盟亦越礼汪氏日此　既廃而賴杼有同之　盟之速犹杼欲進莊立　盟而同盟重邢也

•公至会　按傳不被斉伐今盟　而歸斉患稍紓幸之　也

速伐邾　按盟柯之盟日大份　便小今魯何伐邾耶　且再附澶淵矣

殺蔡公子燮　胡傳燮謀同合義国　大不順殺之何罪矣　故稱国不去其官毋　弟稱弟不能正国殺　不能遠害書奔罪之

左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左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城武城 高氏曰襄四書城邑非本務也汪氏曰自子游為宰邑魯倚任賢修政何畏于斉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蔑子 速公作遬

左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杜注督揚盟二国復好高氏曰自是結好十五年速未練從政爽不三年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晉不伐齊喪而齊服

春秋三傳合纂　卷九下　襄公　四

左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薛氏曰齊無道不伐喪而会修德來遠不誣也

秋公至自會 會澶淵齊成會盟而歸

仲孫速帥師伐邾 孫氏曰背澶淵之盟矣季氏曰莊子父喪甫五月會莒伐邾非善也

左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許氏曰祝柯執邾子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誣已甚且澶淵何以盟為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燮公作濕

左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蘇氏曰稱国殺非其罪也 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

家氏曰劉氏曰變若足殺身而已此取左氏同然論其學與是同而書以取之王氏曰左氏論否則殺之例誅矣

黄奔楚　諸儒皆罪陳侯程氏曰同姓無可去之道况兄弟乎爲弟出奔天倫絶矣

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左與下合傳今移此。左云言不與民同欲也。家氏曰不明殺言公故未錄）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黄公羨作光穀同。許氏曰二慶譖之哀公不能正國何恃不亡）

【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黄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黄出奔楚　書曰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黄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高氏曰奔楚自理也陳侯不能爲之辨明）

【家説】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范註親而奔逐之所以惡陳侯）

·叔老如齊　公怨今始平故曰初修聘以息民故曰禮

叔老如齊（汪氏曰齊僞始平今叔老修聘欲固齊好也）

【左傳】齊子初聘於齊禮也（杜註齊魯有怨朝聘禮絶今復修好息民）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宿如宋　季氏曰聘齊以脩睦聘宋以求援

按與聘求援可謂用

季孫宿如宋（汪氏曰魯連歲與齊邾莒交兵不遑朝聘宋聘未報今平齊遂交報因）

【左傳】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杜註七章以卒章八章）

公如晉　汪氏曰修以濟西田使遂拜成取汶陽田襄取邾田君親往不忘小惠也終其世之封水不木源不忘所自襄公二十年未聞遣一介至京師何爲秉孔之子孫哉

庶其奔　孔氏曰此及莒牟夷邾黒肱爲三叛人邑氏曰人臣之奔多矣國奔欲奔楚秦獄奔齊而庶其以邑奔以斷鄙之怨歟季氏利邾危逃求執以不信論公今直書不諱公不在国而季受之也孫公在会而孫受之也宜公納其侯不書如在君則諱或大大則不諱矣

俞氏曰壹字是脩後人茲字抱一壹字又云卽季康子患盜一節若言而出之以跌宕精快

收壹字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湛氏曰著非禮也謝交以利不以義矣）

【左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漷水之田）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胡傳書地而叛君之罪見書來奔而魯受叛之罪亦見）

【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洗）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

也信由己壹而役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高氏曰庶其罪大矣時公在晉季氏受之是利王違逃也）

【穀】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杜氏曰諸侯之地天子所封有奔叛者必錄而貶之）

【穀】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小大敵也（邱漆一邑閭邱一邑）

夏公至自晉（前書公如晉繼書庶其奔後書公至晉則季氏受納之罪明矣）

秋晉欒盈出奔楚（劉氏曰不日范匄逐而以自出為文匄罪易見盈失難知正本也）

【左】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高氏曰盈不能防閑其母既取亡復有作亂之志特奔楚焉）

公至晉
參看前高氏季氏說

來奔例發
李氏曰君子之於人適使國盜欲賢盡力以復國故杂拴此冤罪之罪也然高氏所論甚劫而死十比例次而以內亂亡其家盈奔雖非其罪而禍亦自取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汪氏曰曹不朝京師而朝宗國晉是以為亂矣）

【左】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許氏曰來氏之出以權門孤怨率公動諸侯以逞范鞅猜忌必盈無所容故盈卒叛亂可戒也）

【左】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蘇氏曰錮欒氏非禮也）

九月十月日食
楊氏曰後人無頻食理古或有之呂氏曰漢高帝三年文帝前三年亦頻食高氏曰歷家術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交遠則日食少又曰日食雖大數之常聖人必以為變而書之以戒人君

曹伯朝
來者多書皆朝

公商任
王氏曰欒盈出奔楚非諸侯所行也公合諸侯何爲哉欒盈奔楚必惡諸侯求入亦可慮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吳氏曰著不朝正于廟也）

夏四月（備四時）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杜註叔齊子　高氏曰此叔肸孫聲伯子其子弓）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胡傳合諸侯無得納盈也）

【左】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汪氏曰齊終保盈是命不行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薛氏曰罪不至死故書國以殺）

諸國請盈必求入故納盈其罪
公穀載在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史記載二十二年朱子論語序以史記為據

春公至會
自商任歸欒氏歸參看前會

會沙隨
王氏曰晉以布憂逐盈之故而合諸侯失伯主之義矣是以齊敢不畏明年伐晉

公至會
自沙隨復錮欒氏歸

參看前介
・殺追舒
高氏曰追舒近小人故及于難然只楚因之力除一嬖大夫歸唯哉而楚王始與人之子圖其父終則殺之刑不足畏下矣

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杞伯匄卒
王氏曰杞諸侯絕無平公不後為杞孝公左氏不以母子言而但曰為鄰國闕何居仍有喪不樂可也為鄰國闕亦非也
畀我奔
公羊以近書未錄劉氏曰此文過之詞耳
陳殺二慶
高氏曰書及罪在虎也汪氏曰黃訴二慶也陳侯如楚訴于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傳 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

夏邾畀我來奔 公作鼻我 杜註庶其黨 家氏曰受庶其之邑復納其黨再書貴魯亦責晉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傳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高氏曰二慶死則黃歸易矣家氏曰殺與歸者皆書之不與也

穀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累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孫氏曰盈犯君當誅 曲沃大夫納之當坐

傳 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

楚圍陳欲陳侯以討二慶要必討已拒之陳人殺二慶故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書陳侯之能為也
黃自楚歸陳
范註黃前日出奔楚今之歸無罪明矣李氏曰自楚因楚力也
自此宗同用事矣
欒盈入晉入沃
家氏曰欒盈晉名卿君討之分而討之亦只閉欒氏為晉世臣而自絕于晉與魚石同汪氏曰欒非有大惡然稱已甚實激之耳

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

天子是篇之奉曲沃人樂為盈死不知有君而下知有天也曲沃大夫午先知天復又發天許盈終不知有君與天也欒魴傷所謂天所廢也
公羊曲之曲沃而入未得晉故由曲沃入

人剛之人（朝傳復入甚迺之詞原其失在細之甚急）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可為後世鑒

（穀）曲沃者何晉之邑也（欒氏食邑）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汪氏曰本意伐晉而伐衛……之大者也故書遂）

（左）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

獲晏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口器不急救患也）

（公）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與次非也）

（穀）言救後次非救也（蘇氏曰月救晉出兵而次于雍榆不及于事）

己卯仲孫速卒（公作遬）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

晏子對上失色必變矣

孫子對上失色

諸雖臧氏上下開維不了之無趣下五鄉並門門智名知否付行利入臣系之欲而定之以為有分令季孫之公則季有力過于臧氏

唯其才也即用季孫欲釋才焉語意相鋒失快

承上文孟莊子疾

天字作虛字執從上正義引服虔作指孟孫説矣

杜註使穿藏也于臧氏借人除葬道

正夫隧正也

壁守羽上失色及高守司送復此無坐賤矣

鑄小國

大蔡即文仲之龜蔡地所出故名

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伏下之）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傲武仲故耳）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才可為）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

盧自獨不敢為其兄賈而自為請也

武仲之智自用而識至此自失難憐何但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也未及以孔樂故也

其人保從紇行者

自氏曰君子矣家因事主者才必即為邪者未必即為動請立武所以儀而致

葉之後即由將儀邪黨鉏立劉夫人以媚莊宗而殺紫鉏各如夫人也況季孫父子至情偶然偏愛紇廻其欲而立少能無其禍不變予戒驚孙挑罪然于同臥起之災公愛將之輸衣也殺人三者毋不能信之其子眾口之敵人也季孫以縱夫之情值衆多之口紇有亡而已

殺欒盈

盈復入曲沃之田環公門矢將及君其大逆也故稱國殺不書

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氏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杜註同頃季氏庶長立也）

自取齊侯

書奔非之

邊伯王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晉人殺欒盈（杜註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齊氏目不稱大夫與鄭良霄同）

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其大夫

齊侯襲莒

逆自晉而遂襲莒也不言遂中間以他事也齊恃勝遂弱以重身傷臣護故貴以惡之

杜註且于莒邑蒲侯氏近莒之邑郎還梁郎碩

杜註勝大國猶懼敵行成 ● 梁戰死妻行迎喪

傳上言杞梁之妻五子公二子事二子同夜中夜入同遇莒子

心同對同死矣傳或舉一互見耶

【經】惡之兩有也孫氏曰齊出蔡楚皆能也傳人以殺從討賊詞

齊侯襲莒孫氏曰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罪之尤者家氏曰無名之師書襲賤之也

【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

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

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

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

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

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

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

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

侯弔諸其室高氏曰以十八年莒子同圍齊也乘人不備掩而取之盜賊之為耳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杜註賀克欒氏討不臣也賀之豈祇乎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

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

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

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

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

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

● 豹如晉

王氏曰豹已言文仲立言而又以立德立功先之見文仲猶非第一義也况世祿乎正有斬斬

杜記唐杜二國名竹書紀年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先淺說文仲立言以

封其驗氣次配綸功言三者以見不朽有立德立言而不及故而世祿尤不足論矣

● 豹侵齊

以晉故復從事于齊與齊故捨鍾鼓而侵

● 楚子伐吳

按襄二年吳要齊伐吳十四年公子貞伐吳此則楚康自將

崔杼伐莒

汪氏曰齊襲莒未伸其志故崔杼又逞志而復伐之傳信也

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

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

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仲孫羯帥師侵齊高氏曰齊伐晉豹救無功故復為晉報焉羯未練帥師無復三年矣

【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高氏曰此見楚弱而吳強也楚失鄭自是不爭鄭而伐吳爲吳而縱他國也

【傳】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說見二十一年

齊崔杼帥師伐莒胡氏曰假以兵柄積爲篡弒之禍易曰其所由來者漸矣可不鑒哉

【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

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

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

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

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杜註戰渚也族類言有晉師求得不見

大水許氏曰夷儀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非特魯災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汪氏曰欲伐不能晉伯衰矣

按齊莊好兵伐晉而與武仲所謂倒也易率伸陳文子未有齊諫崔杼遂其惡而強得大權春秋書崔伐莒伐魯著其漸也杼趨晉之討而弒君以討也

● 會夷儀

高氏曰商任沙隨晉失其令齊年是歲晉合十二國將討齊終不伐是有兵也

不能救衛不一曰水不克猶所不能役齊

。四國伐鄭

杜氏曰如楚子于三國之上稱四國也

會于夷儀之役公不與

傳左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雖因水而實阨襄無能爲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李氏曰楚兵而至無功則以悼公係澤也。

傳左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 汪氏曰救不及也故不書諸侯救鄭處父書伐楚以救江此不書救齊不予楚救也

公至自會 高氏曰諸侯救鄭不書故以會致

陳鍼宜咎出奔楚 杜註書名惡之也許氏曰比之匪人也王氏曰在楚爲鍼尹宜咎。

傳左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汪氏曰襄聘晉九聘王一著見。王也城郟晉不與故不書

傳左 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

陳欲侍晉從楚鍼其臣亦爲楚故出奔亦知之各以其罪之所畏者其君。

豹如京師

許氏曰自宣九年後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一見自是不聘王矣王氏曰晉不能爲王城而齊爲義城。使齊亦非能爲義藉以相晉耳

杼伐我北

許氏曰崔杼之北鄙自知之而齊莊不悟

賜之大路。杜註穀洛鬭毀王宮而齊叛晉求媚于天子故爲王城之

大饑 胡傳古者救災之政至備是年秋水而冬大饑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以爲戒

傳穀 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家氏曰書大必異乎平常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傳左 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

不今晉喜外親而內侵也

杼弒其君光

胡傳曹以衆及人弒不得以死節稱者蓋君乎嘗乳也胡氏曰杼自書行其門丁孫年其君黨之紀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其所由來者漸矣聖人于易示其漸于春秋著其事家氏曰晉適其父而弒其當稱國弒而非杼所得討也道光以弒者杼也又弒之故出以首惡之罪

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傳左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

賜人大約賜衆從者後賈舉爲君也

乃爲崔子閒公伏下止衆從者

杜註亦言侍人賈舉別下賈舉。

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閒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

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

衆從者伏下八人死
非
冬延叔閑門甲吳為
好淫者[illegible]
于掫巡夜也
賄同[illegible]
俞氏曰此賈舉又二
人并侍人賈舉
十八人似忠于君然其
失不在死在從君淫
亂而不諫止也
晏子前不能諫今不
能死又不忍討賊其
言不見稱故表錄

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胡傳賦不諱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

【左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

大夫盟崔慶及晏子
與莒子盟蓋莒子
朝于齊
陳氏傳明罪在崔氏
非一次亦不伴失言
將從崔氏也殺詞大
言從乎崔氏未然
全經
杞許不書復齊齊逆
服兵不加也劉氏曰
社示齊有喪師旦薛
退非也紀不[illegible]謂之

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家氏曰晉之為伯日近于下矣

東諸侯朝討賊者其
賈氏曰取朝歌者晉人
之私恨也杼弑君天
下之大惡也會以報
怨以君設而釋之
知有一己之私恨而
不知有天下之大惡
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

○舍之入陳
李氏曰此入陳與子
國子耳之侵祭一也
而心不同故子國納
入舍之得稱名據左
氏則此書入亦近于
末滅之詞
按此亦報怨之師雖
井堙木刊得以有詞
而脅與陳蔡以討入

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高氏曰前同楚伐鄭公虛楚復來也子展子產有禮無貶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陸氏曰受賂釋賊其罪大如是

【左傳】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胡傳受賂許成故盟

公至自會汪氏曰此書至會著免惡之罪也

也惟從以祝還得免
于罪事
杜註堙塞也刊除也
不謂雜然不淡男女
無別也產社祀主
示服繫以待
命子美子產也
盟重丘
杜註前侯之諸侯也
己巳七月十二日經
誤陸氏曰此言諸侯
間有事也汪氏曰何
休所謂同心為惡之

必戍也齊前卻其乞師是年服齊亦所以外楚

公至会

參看前公會夷儀。衛侯入夷儀

公羊傳曰以衛夫鉄劉氏曰剽雖得國非衛君也。按衛入夷儀者未嘗自衛侯失魏衛人從衛而使衛與之視夷儀殺衛人夷儀者衛之而後命爲其巳何以宗諸侯哉

楚滅舒鳩

惡楚之不併也

簡師猶精兵也

衛侯入于夷儀　明傳鄭突入櫟奪正故名衛衎有歸道故不名及衎歸乃名俟其反國也

（公）衛獻公入于夷儀　呂氏曰會夷儀之衛侯剽也入夷儀之衛侯衎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家氏曰楚不能制吳而殘舒鳩小國書以著滅國之罪

（左）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汪氏曰舒鳩偃姓子爵

○公孫夏伐陳

家氏曰陳叛晉而從楚晉人不問而鄭從晉既及再出師伐陳以挑楚無厭證王氏曰晉啟師之罪日功于陳而陳背之見伐何足名末校文公坎獄之命見戎以有自

按此當參看前入陳辭但入復伐其義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作蠆

（左）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

幸子產有辭晉前致晉無討。復伐者陳未平故也取陳乃止

杜註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

辟誅也

千里曰圻百里曰同

是時趙文子爲政

金氏曰乃者难詞晉卽無辭晉且問辭也

遏伐楚門巢卒孔脉諸侯生名此

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弱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公穀作謁金氏曰巢爲楚瞰邑也

左傳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陳氏曰爭長于楚而丧身于匹夫是自取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傳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于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

吳子名在伐楚上者爲卒書名 薛氏曰不言滅死而非獲也 公穀未釋陳氏曰左氏是也公穀謂入巢之門何謂遂謂剽巢不假塗者無稽之説

甯喜弑剽

胡傳喜受命于父納獻公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則喜罪應末減矣今以弑書示天下後世使知慎于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 許氏曰君臣之分一正而不可復易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經也

趙氏曰誅喜亂衛爲惡不得不名之以著其罪非喜剽無罪而名喜也 葉氏曰喜以攻出甯氏助公私也安能爲剽討罪哉 其上年甯殖疾命喜納君

弗可以已者想以政由甯氏之言在心中也

春秋三傳彙纂　卷九下　襄公　二三

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胡傳著其據土背君之罪 高氏曰書叛自林父始

左傳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胡傳歸書名因心衛慮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

左傳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 趙氏曰直書行弑而入国雖衎之国篤之不正也故斥而名之

子叔即剽也 穀梁其日書君之正也未踰月氏曰衛獻非君而待之何哉

林父入戚叛

孫氏曰林父逐君放君將入懼而入戚以叛 汪氏曰書以誅之也

衎歸衛

汪氏曰書歸易詞書復歸位未絕也書名著其不足有国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罪晉党叛臣而將討其君也

左傳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逐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家氏曰晉平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討衛侯召公倒行逆施孝失諸侯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党叛臣且以大夫會盟君非禮

左傳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

荀吳聘

按衛侯戍東鄙侵其臣也殺晉戍三百人雖衛侯之犯晉晉當自思助叛臣之非亦乃以是召諸侯討之首其失伯也而澶淵之會同皆大夫而魯公獨親往或晉使荀吳詐公親往未之敢

公會澶淵

會澶淵取衛邑與孫氏又執衛獻公因衛侵戚又殺晉戍茅氏三百人也爲臣擊其

春秋三傳彙纂　卷九下　襄公　二四

君且以大夫伉晉君今不如君臣之義衛以宗諸侯
家氏曰晉平受賊臣之誘而北賦公取衛田以益林父由晉臣吞爲私計勿與諸侯之大夫以爲獻分本同之地趙氏曰平亦知此舉爲不義故不得今而以微者主之使衛君親之恩歸于晉惡歸于會

舒之柔兮杜註泥詩見剛告義取爽攻君桑濃之御剛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無此篇目當是剛詩之遺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恐氣亂亂與輿不觀其文殆非俗詩之類

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于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殺世子痤
孫氏曰稱君以殺世子之也高氏曰漢武帝唐明皇猶惑之晉獻宋平不足道也自古寵人爲惡禍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況臣下乎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傳左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

杜註共姬宋伯姬也平公共姬子合左師向戌也惠牆氏伊戾名欲詐也驕誑也

寵伯戾甘言詐許可畏
泆平公忽明忽昏可憐
向戌曰園閭之又與伊戾謀過期同謀明矣

公至此聞無罪而烹伊戾而黨與左師之罪不知也
亨京向

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執甯喜
陳氏曰不書執衛侯不以討賊之義予晉也胡氏曰甯殖孫林父皆附晉而免然則晉非執賊者執不附已者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傳左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高氏曰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男欲報之）

三國伐鄭
汪氏曰楚爲許伐鄭而後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是三國伐鄭而此伐晉不救伯哀而將平也）

[illegible]十八年公子[illegible]二十四年[illegible]諸侯擾之亂亦不收[illegible]晉用大夫[illegible]是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illegible]也

左傳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于勇嗇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家氏曰楚子爲許靈公伐鄭師還乃葬楚之求諸侯亦勤矣

○慶封聘[illegible]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家氏曰景公立始通好晉以美之

[illegible]景公新立而[illegible]欲以其[illegible]杜注通嗣君也汪氏曰自齊[illegible]如僑如逆婦姜一聘不通好三十年今景公不事侵伐先道晉鄉聘魯亦賢矣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豹會于宋

杜注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與盟[illegible]孫氏曰自宋之[illegible]天下之政皆大夫專將之師[illegible]氏曰晉楚[illegible]于宋西門之外[illegible]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奐公作瑗後同汪氏曰楚爭雄北方宋爲之也

左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

不書[illegible]相見也兩國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北則南北二伯天下之大變也家氏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乃有二伯盟武向戌弭兵也

○豹及諸侯于宋

胡傳再言宋[illegible]之也自是列國南向朝楚而有中之國無[illegible]者自宋之盟始也陳氏曰晉之不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李氏曰楚爭伯自闔求始而分伯亦成于宋○[illegible]趙武曾言穆叔云自今以

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

[illegible]兵其[illegible]向戌[illegible]其[illegible]成言先成盟誓之詞

晉楚齊秦可作匹也[illegible]一小求

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馹謁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

杜注子皙黑肱也要齊其詞于盟時不得復訟爭

皆告[illegible]杜注以[illegible]相忌[illegible]

[illegible]衷甲恐也氣
也
以下宋盟于宋
杜註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
汪氏曰非伯州犂之言則趙孟爲宋襲之執矣況六七年後兵亦未嘗戢也

參志言信三者也

杜註單盡也斃踣也食言者不病於楚子

死也不害[illegible]而強死　汪氏曰叔向之言虛張大語耳

四層語意一層緊一層

杜註而事[illegible]賦重故欲以下國　子恐叔孫不從故假公命
劉氏曰將叔同人之私失位矣自命出季氏在氏違命不書族之免罪也
杜註爭先歃血

懼雖趙孟曰吾左還于宋若我何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

杜註細晉也

杜註以辭尸主也

正義曰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歃不爭主盟叔向欲趙孟下楚故此以勸之耳

杜註蒙門宋城門

杜註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公殺未歸　劉氏曰衛日臣也何爲殺諸侯日有惡名書非行惡也公羊辭也稱國侯而文氏何不氏一事而見之何不以其也殺衆非也
殺甯喜
胡傳同左公日甯喜弑剽衎罪而衎以其私殺之不以其罪故曰殺其大夫與里克同家氏曰剽雖他人可殺而

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公作專）

傳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

[illegible]不得歸故書出奔以正其罪[illegible]衛侯入而殺[illegible]不得復[illegible]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

鱄出奔[illegible]

趙氏曰[illegible]衛侯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再三止之可以止矣與大叔儀之歸何勤君[illegible]甯氏後無所[illegible]子鮮乃決于自絕此使者盟于河終身不向衛而坐不已甚乎

家氏曰鱄始奉其兄命與喜約今公食言鱄自以失信于死者而去書弟譏不友也

公羊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　胡傳衛人使鱄與喜約既殺喜鱄病失言出奔稱弟罪衛侯也

穀梁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按出君弑君上君字指衛下君字指剽

穀又云以弑君弑君甚論所未錄

約及盟于宋○趙氏曰前約如宋先至會宋先期而以先至也欲先楚則盟不得不先晉楚曰晉楚之大夫不使楚先也存晉在左氏遂謂先晉晉晉有信也似未必然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在前

鄭氏曰諸侯不在而書諸侯存其君也季氏曰宋戌弭兵爲名驅諸侯交見于楚而君于宋罪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杜註推長曆文十一年至此少一閏

左傳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　孔穎達謂當十二月傳言十一月杜以長曆推傳是也

集疏

趙氏曰周之孟春子丑寅月也方言之時而[illegible]杜註歲星也其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淫行失次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襄公昏庸三家專政　孫氏曰時燠也　汪氏曰

左傳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虛中虛星在玄枵之中也耗虛耗也

石惡奔晉

衛侯公既殺甯喜又治其黨故石惡出奔

夏衛石惡出奔晉　季氏曰殺甯喜黨臣必有後言　石惡亦強黨附九衛侯所棄

左傳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子朝

傳邾之從弱也

邾子來朝　高氏曰邾自晉執其君鄫取其明議從弱矣至是悼公來朝

左傳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杜註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惟施于朝晉楚

大雩

秋脩也

秋八月大雩

左傳　秋八月大雩旱也　高氏曰春無冰秋旱皆人事所召而猶祈祈之悖矣

仲孫羯如晉

按仲孫羯如晉將如宋以告宋

仲孫羯如晉

之謂名爲討兵而背致討因於于首無矣

慶封弒

家氏曰莊之弒也侍臣死者十人今以何得之役殺亦侍臣也動大夫能爲君討賊而侍臣能之亦可人夫之罪也崔氏曰計與崔杼偏此乘其衰亂而滅之以當屬欲不十得之奪政受乃是召亂也○按封再後資人收殖斯公子所省封于亂賊黨矣

此子家析歸父字

杜注桓子文子之子無宇

杜注兆象兆

【經】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

杜註慶季慶封也慶嗣封之族而禍將作矣慝此子家係慶封字子息慶嗣也

杜註涖事臨祭事如公至公所也尸爲祭尸

杜註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欒子雅高子尾

慶繩慶奊也

杜註入伐內宮在公所故攻嶽里名

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奊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

杜註祇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辛鳴遠詩刺不敬

何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

公如楚

汪氏曰列國之君旅朝于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自九年而列國之大夫亦旅見于楚矣聖人傷之

鋂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痡◦音敗◦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名言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旃音諸◦◦殲子廉反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十有一月公如楚 陳氏曰列國之君如旅見于楚卑魯以見其餘

傳左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下皆放◦鄭伯不在伯有廷勞于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于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顏稚◦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春秋三傳合纂 卷九下 襄公 三五

楚公及宋公等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宋公反公欲叔仲昭伯之言遂行致有親襚之辱

公在楚

據公朝楚葬卹公送葬宋王也公留在齊晉不書在齊在晉但書如晉至而已見從伯以尊王也在楚則異焉特書之爲之諱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傳左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汪氏曰不書葬魯不會也。胡傳甲寅乙未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也不書喪服不數閏也

乙未楚子昭卒 范註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孔疏特于歲始釋之以違他月也

傳左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贈襚送葬皆臣禮也使公親之辱也

陳氏曰如楚不朝王非常也故書公在以存公問公亦罪公也在位三十一年未嘗在京師

杜註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祓殯禮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鄭氏曰桃兇所惡茢可掃不祥茢是帚桃其棒也

公在楚

鄒氏曰襄公不敢書畏武子也況昭公之于乎子乎公治有子家之節而才識不及

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公羊 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董氏曰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

穀梁 閔公也 范註閔公爲楚所制故存錄高氏曰公不奔王喪而淹滯於楚且責季氏無君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孫氏曰留楚七月◦公畏季氏欲無入非公治言亦如昭公矣

傳左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 此季氏書之言 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彊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杜註公冶季屬大夫祇作多

春秋三傳合纂 卷九下 襄公 三六

穀梁始其往春月反未歸劉氏曰公如齊如晉而至多矣又何喜乎

據季氏取卞邑以自益問問公起居也與書追而與之不令公治知也及舍後聞取卞發書公治乃聞取卞之事也

閽弒吳子

家氏曰春秋所以書言禍生于所忽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程氏曰不曰其君賤閽也

傳左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

閽弒吳子餘祭

舟閽以刀弒之　胡傳遷怨之失也

【公羊】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作齊　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晉侯使士鞅來聘　使我歸杞田也

【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　杜註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

杞子來盟　李氏曰此盟非前定亦非朝盟晉治杞田非公意非誠心故親來要盟之

•城杞

許氏曰會諸城衛公也晉平城杞私也勤又不時能無携乎陳氏曰十一國城杞爲悼夫人也十二國會澶淵宋災爲伯姬也晉之已綿也李氏曰借公爲城衛代而經不予其私也汪氏曰吝伯城杞綠陵雖非而猶救患之義公也汶陽之隱此晉城杞諸其失也俞氏曰經同姓而疏異姓理之常也先兄弟次甥舅情之序也晉反常而失序失諸侯之道也。穀梁變之亦未嘗能勤王室猶諸姬莫識行不法及杞可也不勤王室不恤諸姬而徒念母家何爲哉。

士鞅聘

季氏曰觀拜城杞之使則私情之不足令諸侯可知矣。按此見晉私情不足令諸侯而享士鞅又不足三

【穀梁】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非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賤之句姑存家氏曰杞八春秋爵屢升降姑闕疑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志在諸侯也無襄昭札意姚氏曰能以札來亦有可取故進書吳子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

賴亦見公室之益微也

杞子來盟

高氏曰晉使魯歸杞所侵杞田故書杞子盟于七年來聘之下。按晉使魯歸杞侵田誠如叔侯言。子氏以杞文公書子爲賤之。杜註云取其用夷禮。然春秋未必貶爲子降如是。從子從伯家氏以歸之說是也。不尚何也尚當取以治其罪也。毋寧也不使云取夫人故但曰毋寧夫人作不了語

吳札來聘

杜註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君未同於上國孔疏此與國語吳子文不同。吳魯相去至遠。其君死之月即命臣至魯訊入君在殯行者喪中自請聘樂大賢豈如是。季氏曰胡傳謂稱國生亂賢之時。國在二十九年之後。而賤子崩乎于氏曰春秋聖意所也札方前此使札不辭

猶允其為平易既名當其事後日事乃遊于勝狀乎姚氏曰此與楚秦衛聘同以伯事論計以人品論也既非經旨其孔子三百篇一子也之藝于衛知其後在于下知其德賢可合未改于幽知其王業之所由成命且曰于鄭知其衰于齊知則所以上于秦知亂所以齊于唐知其所以伯于陳知其亂接樂可觀德德字是習于衛以謂叔武公之德魏曰以德輔此

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一作儉）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節韋）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

唐曰令德之後小雅曰周德之衰大雅曰文王之德頌曰盛德之所同猶曰猶有憾德諸曰德至矣哉見用德字而盛衰小大分矣周之東乎周公之東乎應而盛衰分矣周之東乎周之舊乎炮而思者之情亦見矣周德之衰乎周之盛也應而傷今思昔之情皆見矣歎有憾猶有慚為辭故以盛德讚之猶有四代而韶為最頁德至哉之

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以下類）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

二段有應請觀周樂與聘相應字止而舞樂字起鄉有他樂樂字與請觀周樂相不敢請字上一段聘可觀政以後政字是作政是攷政字齊衛晉三國國用氏代晉人不東游而後賜免矣祀字不□乃令國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蔑按杜本蔑作何又孔下疏）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杖以聘諸同）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昆帝叙）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高（說字衍）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

自札聘此一言始志之不忘於殺良有傳子皮稱之哉

聞鐘聲樂歌餘波

不德反映上諸德字

觀此若又作燕之言可知以與子為副君成未之談矣萃于三族已知三卿分晉兩國之遺其衛俪對矣未殺叔曰語固是也

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節評文敘）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以下脩）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言林父在戚）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言林父奔未葬）（又晉叙）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林父亦服喪）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

他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孫氏曰稱子與其祭義來聘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許氏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無君也

左傳 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杜註蠆子尾竈子雅

公穀 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范註南燕姞姓在鄭衛閒北燕姬姓在晉之北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范叔士鞅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罷音皮公作薳頗後同

左傳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杜註郟敖即位張氏曰昔以君行楚以臣聘自宋之盟楚行而王亂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孫氏曰稱世子甚般之惡也不日略之

左傳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高止奔北燕
高止[illegible]以人之功為己功而又專權故及于難出奔亦有可疑[illegible]子[illegible]之何不可齊[illegible]意名二子[illegible]高止將奔之[illegible]高止以[illegible]而出[illegible]討其大夫三字[illegible]可久順或有闕文許氏曰不可以訓故曰出奔亦欠順

如晉
自晉士鞅來聘故冬報聘

薳罷聘
晉侯伯主[illegible]以其臣報列侯之聘今楚子亦以伯主自居[illegible]武向成為之也

般弒君
按蔡侯不父子不子[illegible]子不子可乎君[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左傳 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未云女而不婦苛也夫錄

穀梁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列女傳引此

天王殺其弟佞夫 王子瑕奔晉 佞公作年

左傳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 無罪 戊子儋括圍蒍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吳氏曰舜封象仁人之于弟也是也罪景王不能免其弟也

宋災伯姬卒
按此宜以穀梁為是左氏謂伯姬女而不婦女待人義事也胡傳又引劉氏皆以為非胡傳者其賢行歸天下之婦道也劉氏曰不來生以害仁也胡氏曰婦中之伯姬也吳氏曰非宋之所于宋乎不能救其母也江氏曰某節不渝風勵千古王氏曰列女傳[illegible]宜公女成公妹嫁宋共公七年共公卒襄三十四年復叙逮火事同穀梁伯姬末云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善更詳伯姬素定于心之見也

殺弟佞夫
杜註佞夫靈王之子景而穀氏曰括謀亂而佞夫不知而死不心亡矣

瑕奔晉
范註不書出刖無外穀氏曰王臣以王故殺之而王不察罪王殺之也故書王瑕奔括廖不書暇也湛氏曰瑕逃王生不能存之家訪也

穀梁 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于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惟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劉氏曰非視親之道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上無宋字陸氏曰高其志行使卿往會葬

左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夫人喪大夫會葬禮也使卿厚之也

公羊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 隱痛也 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 穀梁同後敘伯姬逮火而死事與穀梁前傳同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 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

已朝者曰公焉在 家臣謂伯有 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

叔弓如宋葬共姬 杜註從大夫也劉氏曰使其姬逮火全生未見以富其自然不以全生之故而違當義如祇之重于生求仁得仁何以過此

鄭良霄入殺良霄 胡傳不言叛將以誠國非直叛也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討賊之詞

杜註耆酒荒沈者名壑谷之異氏曰不書大夫位已絕於張氏合公孫黑尋伐之罪而書伯有伯有所為有亡身之道也

杜註公焉在家臣謂伯有為公也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從彊直則可以難今三家未能有方爭

俞氏曰子產能服

字子石即段字

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于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

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

穀梁 不言大夫惡之也 惡其先酗于酒後入為亂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胡傳般弒君而往會其葬刺諸侯不以為賊而討之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貶失蔡賊也左姑存劉氏曰左非也

左傳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

杜註墓門鄭西門 馬師頡子羽孫 駟帶子西子上也襄庫上皆召者駟氏伯有皆從子產也

俞氏曰子產醒服

杜註斗城鄭地名

葬蔡景公 穀梁不日卒而月葬不忍使父失民未然劉氏曰弒不書葬常也此不書葬者此氏之謂乎公羊諡詞未錄汪氏曰明書弒於家氏曰賊不討書葬臣子視為逆無罪子可責

會澶淵宋災故 朱子曰孫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如凡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書其事

公云大夫曰人郭不傳要諸侯毀云書之曰人以衆朱録

公薨楚宮
許氏曰公適自楚不能謀修德政而勤民使俗務作楚宮公志其衣偃氏曰襄作楚宮而悰叔知其必死衛出公敖吳言而子之知其不兌好輩見平四依也

子野卒
胡傳子野過毀也子

紀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胡傳蔡般弒君大夫會葬不討乃以宋災小事合諸國故貶書人諱魯卿。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時僖四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過之哀　立敬歸之娣齊歸

野薨合立昭公故穆叔不欲而不能止〇杜註不書未成君〇汪氏曰子弒父視子野之傳考何如哉要人之感深矣王氏曰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毀不滅性者先王之教也子野哀過哀根乎至性賢哉而不能輔以教聞以亂大臣之罪也〇趙氏曰毀字疑誤之意子野賢季氏悪而弒之以毀言王朝而入不察乃此說與諸說異子不並録合附存

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杜註不居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穀梁 楚宮非正也　何云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薛氏曰小寢猶非正況別宮乎

己亥仲孫羯卒　左云孝伯卒汪氏曰子擇嗣是爲僖子

滕子會葬
諸侯有遣葬于伯上者故小國會葬于魯然不聞諸侯躬自會葬于于魯事可知矣

莒弒密州
胡傳此事依經之所言以証傳之誤可也傳不可廢亦不可泥弒子曰展輿非親弒也故以國人以弒作秋傳爲衆經爲斷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家氏曰展輿見立于國人能討賊于既立之後賊死矣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許氏曰宜大夫送葬而滕子來非禮也家氏曰魯曾受皆貶

左傳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　孝子嘉容而弔多涕反常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姑存劉氏曰如左氏言父有罪子得弒之乎

左傳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趙氏曰傳以字當爲之字傳寫誤耳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九下終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十上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蔣琛 慶齡 遜莊 同訂

昭公名裯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illegible]

經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國弱公作[illegible] 罕虎公作軒虎穀公作[illegible] 虢穀作郭

公即位 [illegible]

傳 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 …… 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illegible]

經 三月取鄆 胡傳不日伐莒諱內也 [illegible] 取之故隱其詞 湛氏曰季孫前所為也

傳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

三月取鄆 胡氏曰伐國而取其邑 [illegible]

已
按宋虢二會皆趙武
出而晉季孫宿不聞
使務赦則使人也宿
取鄆利則歸已也若
非趙武則殆危矣公
在國何慮之季孫公
不能禁也
楚告晉晉字亢晉請
楚請字也

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

靖安也

觀上齊殷五服封衛
爲五觀　杜註觀今
頓丘衛縣扈在始平
鄠縣詩序曰衛與有
扈戰于甘之野姺邳
二國商諸侯徐奄二
國周諸侯曰放于伐
淮夷踐奄徐即淮

既
恤大舍小大謂篡弒
滅亡小謂侵伐取邑

固字句絕

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杜注不稱將帥將卑師少言取易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胡傳罪秦伯也春秋以能友責人兄故特稱弟

【左】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穀】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惡秦景公不能親親以亂由全致適供匡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林氏曰悼公卒莊公穿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公穀作太原晉汜志不在諸侯其至好功也

【左】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

●鍼奔晉
按先儒於三傳皆罪
秦伯誅然再考家氏
曰以千乘之國而逐
弟與弟車之多侈其
得鍼之來甚矣其罪
訊秦伯亦既鍼也其
母使奔智矣卒得返
國用母賢耳此說亦
是與左懼選亦合與

選字多取
杜注選數也與景公
數其罪而加戮則鍼
有罪明矣

公羊杜註晉未錄劉
氏曰如公所言當書
放

●敗狄大鹵
高氏曰其與交剛皆
晉人至是鄉師晉
益衰矣趙氏曰太原
在晉東北無乃爲晉
邊鄙之患而敗之歟
荀吳後又伐鮮虞滅
陸渾則亦好功者也

大細目張今立功以罰其罪非晉之利諸氏之說也。杜云無終山戎也崇聚也阸塞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也舒新荀吳嬖人吳不恨所以立功。

夫疾入莒

陳氏曰去疾長本宜立故曰莒去疾不與鄭州之舍去疾也不與國人之君展輿也胡傳謂不宜命削其公子非也。

展輿奔吳

氏曰展不稱爵不以爲君也爲弑君者所立也高氏曰以爾氏討其已立也

弓疆鄆田

公羊長莒來錄劉氏曰鄆本魯莒爭取之不得其地今因莒亂師而往乃疆之非畏之孫氏曰鄆民不服故師疆之

楚麇卒

麇公穀作卷。孔疏傳稱縊殺據實本以不赴與斷。趙匡汪氏曰惡臣弑君日無畏名而以戮人播于諸侯當甲之則虔惡弑之迹不可掩矣。

諸䖍又危諸晉卒自我始乃毁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趙氏曰此用卒之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 公穀無輿字季氏曰去疾因齊力入未見能討賊也胡傳展立乎位不能討賊故不稱爵

【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公羊】疆之爲言猶竟也 高氏曰疆濬封以別乎莒也書之譏其乘亂牟利也

葬邾悼公 高氏曰邾始書葬其甚矣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

氏曰或云爲諸侯諱何以諱弑也或主瘧疾非弑則叔興之言虔弑之罪當時彰人耳目豈畫爲以偽赴說爲長。

比奔晉

何註辟列難也高氏曰虔殺君之子旨立比不能制故出奔氏曰書比奔則圍弑罪益著矣。

韓起聘

黃氏曰晉自趙武與楚盟諸侯由此不尊事晉韓起代武爲政欲致諸侯故聘求起可謂有志于治構人心已眩勢不易同而謝又不足服人卒不免示厭卒取耳

兩公召公應

叔弓如晉

趙氏曰諸侯朝位小國朝大國聘禮也韓起來聘通嗣君也故叔弓如晉報之。

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厩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汪氏曰晉伯漸衰而欲以嘉好結魯也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爲政來見二句姑依趙氏曰前後無此理

夏叔弓如晉 報聘也

【傳】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

鄭殺公孫黑
胡傳黑有罪而大夫不畏其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殆矣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劉氏孫氏同胡傳

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

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季氏曰如左氏言晉之辭公未爲失也則春秋止罪公之輕動汪氏曰服畢當見天子以少姜如晉訊公取辱亦傷世道之甚也王氏曰公恭不近禮不能遠恥辱公既返矣猶未盡于心故備錄其事公穀之說恐非聖人之意

【穀梁】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公姑存。范注季氏訴公于晉侯使不見公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羊作泉

【左傳】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滕子原成公也文公子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杜注卿共小國葬厚也以滕子來會葬襄公故

【左傳】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小邾子來朝
季氏曰小邾畏從晉列于諸侯而不失事大之禮本當附庸故可

秋小邾子來朝 高氏曰公即位之初大聘小邾非不可爲之國而終以流播有初鮮終矣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汪氏曰書雩二十一而昭有七災變數見矣公無遇災而懼之心終及于難

【左傳】八月大雩旱也

冬大雨雹 杜氏曰記災。此強臣專權之應。

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欲立寵人此君罪也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因懼而奔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 此君罪

此所罪也其罪更大左氏何疑之也兼罪君與大夫則可

案大雨雹新傳季孫宿專執兵權數月之間再有大喪申豐季氏之黨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泛舉藏冰之失夫藏冰謂之一事耳謂能無災伏云云誣矣意者公追災而與以祀為國災庶可禦否則藏冰雖合出納其將能乎●劉氏曰豐言雹由藏冰故非也彼當子產與張禹各承何規高氏曰去年冬至今正月連雹天道如此人事可知胡氏曰專國無君子犯陰陽豐方所畏而不敢正言款切覺悟故曲說使君不疑默識氏曰當雷而雹故為災凡陽愛陰不入為霰陰脅陽不入為雹杜註陸道也沍閉也火出謂火星昏見東方三月四月中也胡折為夭夭死為札洪範孔疏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穀】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雹公穀作[illegible]冬春再見　季孫弱公之應）

【左】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

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會申新傳不以楚圖盟為誠而以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順號其所公前未有至此極者也故申之會後會諸侯皆王法所當斥也●范註楚靈王始會諸侯也孫氏曰楚合諸侯皆不敢爭楚盛肆于北方家氏曰宋之盟虢之會春秋猶為今楚虔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君臣輕許之楚遂合十三國而為此會會盟之一大變也

執徐子楊氏曰不言儒釋釋之也劉氏曰稱伯討也以見出也高氏曰示威也季氏曰徐張楚已久此謂其不聞道為貳耳史記載季札北使過徐可知其近上國者由徐宛

規過杜註規正二子之過陸氏曰規正會亂之失

請辭請王辭謝宋太子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左】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

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執徐子林註云楚子以疑罪執諸侯

兩淳誹王者治世桀紂爲亂世應杜註仍從舊圖名移來夾圖作大室中析

遠惡而後棄稱惡者懼之德遠而後興稱德者懲之

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楚霸

楚子入國伐吳杜註因申會伐吳不言諸侯鄭徐滕小邾宋不在也高氏曰諸侯畏楚强守宋之盟而從之然猶不能致魯衛曹邾杞至伐吳則北方之諸侯盡去惟爲楚者從人心之向背可知矣家氏曰晉楚之成以弭兵楚伐吳晉無所問者以衰替失伯也

執慶封殺之

趙氏曰弑君之臣天下共誅之陸氏曰已非齊臣天子以其與弑君之賊當討故繫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賴公穀作厲

左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以下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以下殺慶封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

之齊陳氏曰不再言楚子不予楚以討封也張氏曰有詩已而非諸人是以封不服春秋亦不以討賊書之

遂滅賴

趙氏曰晉少偷安生亂不救晉楚交好爲利各務首也家氏曰齊伯遂伐楚遂事之正也楚虔怙其强横劫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所以誅也

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以下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鬭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書伐書滅惡楚暴也殺不書楚子虔非討罪之人也

公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奈何慶封之罪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穀 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遂繼事也

慶封弒成慶亦弒賊故曰不以亂易亂

取鄫

黃氏曰春秋國言滅邑言取鄫國也取之莒故言取所書取鄫明魯取其土無與滅絕之義 公羊謂滅未嘗劉氏曰莒已滅鄫矣公羊本謂鄫亦滅故耳

九月取鄫襄六年莒滅鄫因爲莒邑今魯承莒亂取之

左 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穆子本庶子嗣爲卿乎

叔孫

許氏曰剝辛而致中軍公若奇矣以是知剝之有功不公室所謂剝之無咎矣。

杜註初穆子去叔孫氏成十六年僑如之亂奔齊也庚宗魯地。

哭而送之婦人哭而送穆子也命氏曰情徒所嗣偏

杜註上僂肩僂也豭豬也長日也宣伯僑如穆子兄問其姓問

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

有子否　臨小臣也傳言從竟來必有

杜註未際未與諸大夫交見也以豭豬血釁鐘曰落其豎謂白也出命之日計命日也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見于公孫逆于公也示之示叔孫也死何如何也命氏曰牛欲之或問之也見仲而何故耕之也流有客斷其環既自見矣公許而不名載其內豎號命

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

徹其器名

杜註私臭叔孫氏室也。

个東西廂也寘虛命徹去其食也使亂大從殺適立庶也披析也謂分取叔孫氏邑也昭子不知牛饑殺其父故

鄙邑與南遺也昭子俱此言。

界上關塞風之棘地

昭子之不勞不以立而為功而反之也

君之所惡而能盡除之昭子所亂臣賊而欲

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於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遂亦少矣

●舍中軍

孔疏作中軍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叔孫孟孫各一則公室之民盡屬三家矣

●公如晉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胡傳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季氏矣。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家氏曰叔孫始未安于位皆季氏所欲為左氏書法之奇

楚殺其大夫屈申　劉氏曰稱國以殺誅上也稱氏明無罪也

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　楚靈王以疑而殺其臣也

公如晉　此見公但知儀之末而不知禮之本也

任氏曰：昭公如晉凡七，至晉見止者一，及河不至者五，惟此年得晉逆，然以為慰哉。不免于辱孫，聊公何于儀而不知禮之本，是以晉平雖稱其善于禮，猶欲止而討之也。

論氏曰：辨禮儀與子太叔對趙簡子同。彼說得大，此說得切。先儒謂其言魯以諷晉。

莒牟夷以牟

胡傳：莒大夫名姓不登史策，微也。此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其昔來奔，接我以利，而代人其利，而亂不義也。○許氏曰：繼會虢方盟而伐莒取鄆，公與晉求盟而受叛邑，惡季氏之專也。宋氏曰：宿從其私于晉，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卻遂務國之計耳。

公至晉

傳左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虐小分民皆季氏所為，叔侯何盡歸罪于公耶？惟凱不知禮，則當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汪氏曰：季有叛君之心，是以納叛人。

傳左　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此與襄二十一年庶其特季孫宿受叛也。

傳公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傳穀　以者，不以者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餘與公羊同。

秋七月，公至自晉。汪氏曰：歷三時乃得歸，書至，危之也。

傳左　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牟夷以牟婁防茲奔魯，而魯受叛，故莒愬于晉。

春秋三傳合纂　卷十二　昭公　十五

言其久也，亦言其危也。非范獻子言，則公為晉執矣，宿之罪大哉。

○叔弓敗莒蚡泉

公羊濆泉未詳。劉氏曰：非也，此地名耳，豈謂戰而泉湧乎。○高氏曰：幸得之勝，乃所以罪之也。

秦伯卒

公羊嫡嫡未詳。洪氏曰：非吳越之界耳。

八國伐吳

孫氏曰：越始見，而與徐稱人，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也。

之會吳以鄖故稱人也。家氏曰：胡文定以楚前伐吳討慶封罪，吳不當報，于是役為此役師出有名。愚以為夫從楚虔黷罪，夫討不以賊治賊。李氏曰：吳因受楚兵，而州來之役、長岸雖役之兵，連禍至相尋及殺矣。以兵侮人，豈非自侮哉。

○宿如晉

拔公在晉，宿受莒叛邑，而晉欲止公。今宿謝晉，雖莒伐魯有詞，而晉不討足矣，何為如謝且還賜貨如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作濆，穀作賁。杜註：魯地。

傳左　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鄭氏曰：晉方以納牟夷之故欲止公，而叔弓又敗莒師，不顧伯討，以成君禍。

秦伯卒也。家氏曰：史失其名，春秋因之，非也。○景公卒，哀公立，后子復歸。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左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季氏曰：此楚通越制吳之始。越惟此書人。○非褒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高氏曰：襄二十九年書子，今稱伯，豈後振與。

傳左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葬秦景公。

傳左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杜註：公士弔，大夫送葬之禮。

夏，季孫宿如晉。高氏曰：謝前取莒叛邑。蓋昔伐莒則魯有詞，被晉受魯賂而不見討。

傳左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

春秋三傳合纂　卷十二　昭公　十六

之輕甯君而從知寵臣可知矣。

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
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
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
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韋氏曰：受莒邑而王之如晉謝歸公且偵晉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許氏曰：宋公殺世子痤，逐華合比，皆寺人譖。賢敗國，為後世戒。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又寺柳叔。
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伊戾之故智。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
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

○華合比奔衛 胡傳：宋公寵信閹寺，殺太子痤，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能亂國亡家，亦可畏矣。平公不知警惕，罹之禍，悲哉。○許氏曰：庸君是寺人為心腹，棄忠良，亡但為其我，何一日不懼哉。家氏曰：此與閹寺伊戾相倚，而平公宗之禍也。嗚呼，大闕官寺人，閹豎心外廷賢人者，而其讒乃售，可不戒哉。

薳罷伐吳 許氏曰：楚再不競于吳，乃稅兵有事焉。楚至復伐徐而國亂矣。

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亥又為柳計。
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又以證成。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
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
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秋九月，大雩
【左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高氏曰：三書伐吳，見楚終不得志于吳也。趙氏曰：楚于是伐吳者五。
【左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
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

叔弓如楚 宋之盟為之也

●齊伐北燕 許氏曰：前書納北燕伯于陽，此不書納，非克納之正也，非奉少奪長之比也，但貪受賂而退，故止書伐。

而敗於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廄尹棄疾。
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薳罷敗而歸罪于洩，經特書罷伐吳以明之。
冬，叔弓如楚 趙氏曰：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也。
【左傳】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特弔未句，姑存。高氏曰：楚諱敗，魯敢弔乎？
齊侯伐北燕 李氏曰：將納其君，書伐，不書所以伐。敗其納賂而返也。○納賂詳次年。
【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
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
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
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傳齊平 劉氏曰：左云齊求之也，杜謂求燕平也。齊求燕也，杜謂若齊已燮燕平，無緣更進次虢而燕乃行成也。且燕賂之，傳當云燕求之。季氏曰：經例暨齊平之文，正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相似。下文又有叔孫舍涖盟事相類。且左氏下文明云燕行成，而上文又以為齊求之，文法自相背。今若截齊求之也四字正解齊魯平，而以癸巳以下終燕之事，則兩得矣。左氏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胡傳：昭公婚吳附楚，無汲汲之意，乃齊求魯而許之平。
【左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
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
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齊人受。
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
斝耳，不克而還。左傳齊求之也，上言齊魯平；癸巳以下，終燕事。李氏說得之。
【穀梁】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
內曰暨。高氏曰：齊懲數伐魯，欲公使魯封求婚，今頃之平，齊欲也。家氏曰：當從穀梁，魯為齊平。
三月，公如楚 鄭氏曰：以朝侈，猶曰辱也。況以臺榭之樂而往乎。

不無誤而杜註從許氏之誤也

●公如楚

趙氏曰嘗交爭晉楚前年公如晉則今不得不如楚耳

祖謂祖祭道神

按此如楚皆宋之盟爲之也。惠伯猶是賓勒行耳

●舍如齊涖盟

按月涖盟必前有好也穀所謂前定也可見穀舛乎爲魯明矣

傳左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汪氏曰。屈于強令辱甚矣。

叔孫舍如齊涖盟舍左穀作婼後同杜註公將適楚故叔孫婼如齊尋舊好。

穀梁涖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許氏曰始聘齊乎。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據傳士文伯謂衛君魯上卿受之。又云不善政取謫。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據傳襄公卒。韓宣子因大夫言使范鞅如衛弔反戚田。

穀梁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爲何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衛侯惡卒

劉氏曰穀云王父名子蓋言臣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有生在世子前者名之者則亦不改也說者遂謂唯王父名子子父卒則稱王父命名之是則不可

●公至楚

按七越月見其久公至楚自楚見其危也

九月。公至自楚汪氏曰。自危。楚今七越月。危公之意可見矣。

傳左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父音甫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杜註時孔子年三十五

共平声。謂明德也

恭亦明德也

家語木姓宋閔公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嘉生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禍奔魯生伯夏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何以適嗣讓厲公。

聖人之後聖人有明德應。將有達者必有達人應。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季武子卒子紇謚爲悼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左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

葬衛襄

元衞靈公也

夢俱同

孔成子筮之遇屯之比史朝曰元亨故立元。

招殺偃師

胡傳招以介弟遂行之惡陳侯不能擇親之賢而徇其私愛施于不令之人以致亡國交殷之也

汪氏曰楚滅陳託于討招而留之蒙實乎陳之本也

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丑哀公縊

穀梁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陳侯溺卒

許氏曰哀雖寵留非有殺偃師之志偃師殺而哀始痛廢立之際間不容髮頓欲兩利而俱存之哀亦愚甚哉

○叔弓如晉

理晉不能禦楚而以宮室勤諸侯宜其失伯也

叔弓如晉晉作虒祁之宮叔弓往賀之畢魯以懼諸侯

左傳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許氏曰財費役煩可弔而賀之諛者衆也不圖弭楚惟宮室以為安榮平公志畢矣

執行人

家氏曰靈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楚稱人以行其討也

穀梁說有罪不殺汪氏曰行人則非有罪矣

陳留出奔鄭

孫氏曰稱公子明留之不當立也

秋蒐于紅

杜註不言大經闕也劉氏曰不于春不于常所非正也不言公政令出三家也陳氏曰皆三家之師也桓公之蒐不言公昭定時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季氏曰昭十一年夏比蒲二十二年春蒐比蒲

左傳于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劉氏曰稱人執非其罪也高氏曰一曰世子一曰公子嫡庶也

秋蒐于紅胡傳蒐春事秋興則違天時有常所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則悖人理

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此大蒐也

公羊蒐者何簡車徒也齊氏曰大夫假此以聲威于國人擁武也

穀梁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

閔定十三年夏比蒲十四年秋比蒲皆書大此不書大杜註經闕或然也

公云以罕書以非書李氏曰皆非也非地越禮則書也穀云正也未餘劉氏曰非也蓋不學周禮者

陳殺過

招與過同受屬留之命于哀公同殺太子招為首而過從過亦不得為無罪家氏曰不去其官其

不得入車軛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吳氏曰同殺太子罪均也招以殺太子之罪推罪于過而欲免已

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

也

滅陳執招殺奐楚靈託討罪爲名遂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大惡也。徐氏曰討賊非在滅後書陳滅心也胡氏曰招有罪而稱首公子見楚子懷惡而執招不與其執也與當與楚通謀滅陳陳賊臣也故不言大夫非陳大夫也。

帝系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瞍。蔡或增年以前名字之異書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奐公作瑗家氏曰乘招罪而掩取其國挾義辭以行其大。不義此年七書陳事。閔陳而罪楚也

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月壬午滅陳。　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春秋三傳合纂　傳前本有土至瞍失國耳

卷十上　昭公　二三

叔弓會楚子

畏楚而自往會也譏晉也晉若同罔傷天下無伯矣

○許遷于夷

孔疏許自楚莊以來依楚使鄭今畏鄭欲遠近遷故以自遷爲

穀惡楚子也君殺僕終復封陳今遂滅陳。稱師見恃。衆肆暴諸侯莫較也。

葬陳哀公 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之。

穀不與楚滅。閔公也 楊氏曰國滅書葬。以楚無道滅人。閔陳之滅書以存之。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王氏曰書于陳存陳也許氏曰楚威震諸夏故往會

左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陳氏曰諸大夫旅見于楚經舉魯以見其餘家氏曰楚滅國人。所當同嫉曾倡諸侯預會。譏也

許遷于夷 程氏曰。王綱不振。諸侯吞噬。不安弱。於至于再遷雖許男不能治國然可觀世變矣

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

文若從強遷則當云楚人遷許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杜氏曰許自成十五年遷葉今又遷夷許叔以見其危弱不能自守矣

陳災

高氏曰不與楚滅故還繫之陳如衛猶存其國也朱子曰據建安二十五年汎漢尚未亡通鑑便作魏黃初元年大非春秋存陳之意。

公羊又云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將以楚爲義舉矣

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夏四月陳災 災公穀作火胡傳叔弓會楚子目繫。其事雖不告而錄諱陳故史遂書之。

傳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公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 穀梁同劉氏曰蓋聖人欲存之

春秋三傳合纂

卷十上　昭公　二四

夭錄。

貜如齊

按此後修前好無敢怠故傳以爲禮。

築郎囿

許氏曰內制于強臣外輕于大國是之弗恤而築囿公之志日荒也家氏曰桓四年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囿以爲游觀之地。

欒施來奔

按此傷齊景之無政刑著陳氏之始大且罪會之文亡臣也

秋仲孫貜如齊 杜註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

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孫氏曰貜仲孫獲子

冬築郎囿 張氏曰意加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務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

傳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書時何姑存俞氏曰非也觀昭子言可知

十年春王正月 胡傳 四

夏齊欒施來奔 穀氏曰高彊不書非卿也○齊公其氏曰書來奔罪納亡也作晉

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

王氏曰公羊以為晉臣盖見晉有欒氏而誤。

彼謂告者。

欲入公門未得故伐虎門虎門門名門畫虎也。

杜註王黑齊大夫靈姑鉟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　莊六軌之道　鹿門齊城門

。三子伐莒

王氏曰三子皆書遂其專國而公不得為政也陳氏曰舍中軍舊為三軍師師四分公室叔弓為意如貳也弓佐季序于仲上叔孫婼守趙氏曰魯取郠郠而緣牟邑無忌忽有紛緣之師叔弓且敗之矣今又並出皆季之為也家氏曰叔弓非叔孫氏乃臨事所遣之師。

彊之惡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告者過也。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中立之禮。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鉟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

月庚辰戰於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欒高敗惟有陳鮑。陳逐鮑而陳代齊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公作隱後同

左傳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王氏曰傳止書平子季。王氏也。高氏曰魯用晉衰欲。可舉滅莒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傳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

舍如晉

從如晉葬平公也與遂以叛其餘也做此二卿共盟主葬也。

十有二月

孫氏曰此年無冬脫也。汪氏曰何氏謂昭取其宜子之年貶之非也前耳。

叔弓如宋

杜註緣以聘事行故為除之高氏曰聘共盟主葬禮可也卿共同列非禮

虔誘殺蔡侯

胡傳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重於其言誘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旅剪子後棄疾以是殺氏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聖人強虔而名之其慮遠矣

棄疾圍蔡

陸氏曰楚託討罪進取其國其惡甚矣然疾不能救止又圍蔡不待貶而惡見陳氏曰書圍病晉也叔魏為不于此病晉韓起合八國于厥憖以謀救蔡而不能師其矣

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杜註禮諸侯不相弔故辭鄭伯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戌。平公卒元公佐立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作正月

左傳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圍改名虔

左傳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

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公羊 楚子虔何以名絕也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蔡般弒君固當誅然楚虔亦弒賊也棄疾從其君耳。

左傳 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而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

世之爲惡而不受罰者愼之
杜註金木水火土五者爲物用人須必有敝盡則有指故無拯救也不可復拯猶改不可復拯
按沒字似復字之訛
歸氏薨蒐比蒲
范註昭公母胡女歸姓之胡國有兩賢國不...綱紀政之不出於...本卷

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左傳)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參看葬齊歸傳叔向語

(公羊)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孫氏曰蒐春田也五月不時也時又有夫人之喪黄氏曰三家爲耳公不與也高氏曰大蒐天子之制也
會邾子盟祲祥
高氏曰始也盟茂盟楚晉君親盟今公以毋與使仲孫盟而晉荊強霸可知矣汪氏曰自邾衛孫舉屢犯魯魯藉晉力兩執邾子繼辟禍庶其畀我邾受成終魯深義二十八年來朝昭元年魯會杞莒葬至此盟以修好也
會厥慭。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祲祥公作侵羊王氏曰有喪而蒐復會盟非臣子也

(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厥慭公作屈銀杜註不書救不果救。

(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

許氏曰畏不敢救遣使請命使楚益驕且諸侯之力而卒取之競也之罪也家氏曰諸侯共也義也而晉之用事者庸懦無能也乃圖蔡之後滅蔡蔡遂滅矣汪氏曰書之前則失救患之義矣不然而罪見
葬齊歸
按公諱史我公喪有屬容今臨其歸氏喪不戚章必猶未能恥然公猶有童心何猶蔡之恤無有恥。

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范註齊諡

(左傳)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杜註必爲魯郊必出在郊野也

(公羊)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 何註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公作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杜註陽即唐燕別邑

(左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高氏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元公即位即使來聘也

(左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

○滅蔡執有用之
胡傳滅蔡執有用之也稱世子與民效死力屈就擒不顧其身爲子之道得矣。
師氏曰詳書蔡事深惡其暴也陳氏曰書執者臣之辭程氏曰般身弑國亡及其子可爲亂臣賊子之大驗。公羊未録劉氏曰公云不君靈公不成其子又稱世子矣又云用之築防此似兒戲。
○納北燕伯于陽

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
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左】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
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穀】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家氏曰豈晉以此爲季氏地公有辭不能自伸歟
五月葬鄭簡公 左同。杜註三月葬速。葬時子產不因諸侯之賓而毀司墓之室禮也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作然穀作虎
【傳左】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
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
懷寵也 家氏曰虔以猜忌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辭書。
秋七月 時傳四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公作整 慭與蒯謀去季氏而非其道遂爲公出之由
【傳左】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
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
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
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
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

[illegible]十年不[illegible]力辭納之[illegible]雖文如此[illegible]助也[illegible]入壽[illegible]不名存君臣之分。公穀未詳劉氏曰晉非也。
左作聘
元公創位通嗣君且拜叔弓[illegible]之辱難定不[illegible]叔[illegible]河復。[illegible]季氏[illegible]晉然公有[illegible]辭而[illegible]已不[illegible]
夫雖[illegible]其能遂乎 楚殺成熊
不去大夫[illegible]虔之虐下不仁也。
○慭奔齊
劉氏曰杜註書名譏亂故子謂謀去季氏謀泄事[illegible]謀亂哉南氏曰蒯謀季不克而叛慭遂奔君[illegible]其奔而[illegible]其志也陳氏曰季氏之由其君有以也則慭有奔焉耳。
杜註子仲公子慭也叔仲穆子叔仲帶之

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
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
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
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
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
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
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 以下追敘
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
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 嘆言曰即歎辭
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其大吉也示子
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
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
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
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
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
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 古卜[illegible]
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
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

子叔仲小也　故使昭子季使昭子自貶黜也者位尊也恤恤憂患[illegible]依[illegible]危之貌有人言今有此人欲以感之故慭不指其事[illegible]也。
俞氏曰故使昭子無經[illegible]歸罪叔仲子無指[illegible]。
昭子命吏曰將與季氏公其附會也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爲怨府其辭遂也季孫才德俱絀叔孫有德[illegible]復。鄉人問[illegible]隱蹋人妙一訊其所謀不善一言其所守不久有人矣我使之自敬從我去我云云使之自悔。
忠信則可常論坤五不可占險語論易理[illegible]忠犯上非共輕舉非善論易[illegible]正[illegible]微可釋繫辭。

杜註圃生之杞枸杞也言蒯在費欲爲亂如杞生圃圃非宜子男子通稱猶親也

楚子伐徐　高氏曰徐吳之姻國也楚遂怒于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王氏曰楚滅陳蔡將事于北方而此吳挑其後故乘滅陳蔡之威伐徐欲以先声脅吳使吳不敢動。

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

楚子伐徐　李氏曰僖十五年楚伐徐敗徐徐世從楚今再伐以吳故

傳　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

春秋三傳合纂《卷十上　昭公　三

按楚虔此時其罪貫盈方恃蔡既滅遂欲求周鼎求鄭許田求諸侯不食不寐數日夕手難可爲乱臣賊子之鑒

杜註復陶秦所遺羽衣也　父甫。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也燮父晉唐叔之子　陸終氏生六子長昆吾少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　鍼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　谷氏曰此物最急焉荊奈符堅居難宗矣

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

左氏瘠中失脚楚子忽憑周忽怨鄭忽惡諸侯橫其僞其矯寫楚子之荊醉飽二字點睛

尚書孔頴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書八索八卦之說九丘九州之志鄭氏吳氏張氏又各異故杜註但云古書。

杜註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賈氏曰祈求也昭明也求明德

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

春秋三傳合纂《卷十上　昭公　三

也馬氏曰祈爲王圻千里王者遊戲不過圻內言千里之內昭明德　與杜註異　愔愔和也。　馬氏曰祗宮圻內遊觀之宮竹書紀年穆王元年作。

晉伐鮮虞　按晉伐鮮虞杜云闕

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伐鮮虞　杜註不書將帥史闕文　孫氏曰特書晉深罪之也伐鮮虞而不救陳蔡棄常侯也

女齊氏亦曰文十年秋伐晉成三年鄭伐許及此皆春秋關文穀氏則曰始稱晉蓋以能伐鮮虞則乃非不足以伐鮮虞按趙子虎以滅鼓晉師執虞公書晉人今非晉書人何也十五年伐鮮虞晉荀吳疑爲是。

叔弓圍費

胡傳家臣強也意如不忠于其君不亂于其臣則畔而及乎附宜削而之及此也不書叛以承諸已也爲區費欲得其定也。

陳氏曰不書叛人家臣微也不書克本非他國邑也家氏曰不書叛者亂號于人曰吾以尊公室其心跡未嘗爲得正其罪家臣亦當尊公室也卒以費叛于身爲叛入矣汪氏曰圍鄆圍郕與此皆家臣強也誠不能正已以馭其臣。

比歸楚弑虔

胡傳比未嘗一日臣虔虔又弒立書比弒其君者明君臣之義也比宜效死不立乃貪子勢而忘其守林

（傳左）因肥之役也（本年夏荀吳假道鮮虞遂入肥以肥子歸今冬又伐鮮虞）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穀氏曰見家臣之强季氏之無君也）

（傳左）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公作溪）

（傳左）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補名）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另敘）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

予利而忘其義故之大惡不得辭矣

孫氏曰先言歸比不與謀矣後言弒正比之罪也藏氏曰亂始于觀從而成于棄疾爲君非比志也雖不志于君而迫于二人以身許之以致虔死高氏曰比見利而動焉得已享其利而入受其名家氏曰代居其位不得謂之討賊矣

公云歸無惡于弒立穀云言歸非弒也俱未辭注氏曰弒逆大惡聖人不妄加于人豈無惡而稱弒乎叔向有云比涉五難以弒舊君當時亦以比爲首惡矣○朱子綱目書化及弒帝得此義也

杜註許尸許大夫常居令尹子文後中犨邑名成然蔓成子陳蔡欲爲名欲爲復仇之名

按旅罷敵皆虔子觀王此嘆可爲好殺者鑒自縊而死可爲亂臣賊子鑒

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交一處亂）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而亂合一處）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結比）公子黑肱爲令尹次於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遙接殺太子句）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至此極聊）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

尹申亥氏。

【穀】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於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作弑，誤。汪氏曰：比未能君楚，故不爲弃疾君也。

【左】國每夜駭曰：王入矣。國人自恐。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有此術以恐衆。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借以恐二字。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結二子。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結弃疾。葬子干於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安衆以息前嚮。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

【公】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此意是。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弑字誤。言將自是爲君也。此句當。

○棄疾殺比　胡傳：不曰弑，比之歸[illegible]入楚爲[illegible]及自[illegible]晉人所爲，而比未[illegible]可者之也，安得爲[illegible]子比序當立，不曰[illegible]入殺者，誅棄疾不[illegible]伐比而非討之[illegible]氏曰：以國位而殺比，其罪鈞也。張氏曰：不書弑君，臣分未定，而弃疾歸殺之也。高氏曰：復稱公子，譏比陷弃疾之計，以深罪弃疾也。弃疾與比皆名居以弑君之人，名在諸侯之後，故閔弑名度弃疾欲含居。季氏曰：比若實弑，不當仍書公子弃疾；若實討賊，則當書人。楚若實君比，當書其君；書公，則比異于楚乎？無知不書人，則弃疾異于石碏、雍廪；宋書其君，則楚人視比異于宋人殺與比。春秋文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晉欲示威徵會，不知本而徒事末也。

【左】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連下篇讀。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胡傳：同懼楚也。然矜其威力，又信邾莒之訴，絕魯，故惡之。

【左】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頓挫。弃式。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二句該括此役。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引宋字。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文辞。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

○會平邱　胡傳：是時楚人暴橫，晉安于不競，伊虒祁台既[illegible]及諸侯貳，乃欲示威徵會，不亦末乎？春秋惡之。張氏曰：李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大勢已去。[illegible]伯陳法毛曰：不能修德以感人心，而徒示甲兵之威。

同盟平邱　程子曰：棄疾立，懼之，故同盟。陳氏曰：重邱而後晉皆以大夫主，[illegible]叔向請之，劉子[illegible]之，而邾人不可。[illegible]入爭承獻不預盟，晉合諸侯于是止，鄢陵之役參盟復作矣。汪氏曰：不能辨分以服人心，而乃挾天子之老以先伯業。家氏曰：書同盟，王臣不當下同列國之盟，且譏晉不當與之同盟也。李氏曰：惜乎叔向，晉之賢大夫，不能以義匡其君，而導以威力，是以諸侯不服。穀梁氏云[illegible]其因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未錄。李氏曰：不得其傳而臆言也。汪氏曰：陳蔡復國，實因于楚，劉

氏意林謂與平邱讓同數。

杜註旆游也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

共並平声

蠻夷指邾莒

俞氏曰會求會號之後晉日偷逸叔向不恐至失諸侯貳焉此會示威示衆事非得已諸侯歲聘數語詳核可折齊人之心奉晉之衆數語危懼以爽魯人之膽。

公不與盟

胡傳晉不遂得不與

盟，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孔疏晉受邾莒言公無罪故不諱

幸也自反而縮也程子曰晉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幸也。○穀梁謂公可以與而不與未錄劉氏曰非也豈公不盟乎

執意如歸

胡傳晉者請于天子討于諸侯以不臣之罪執季孫以臣為公室之民則伯職修矣今以邾莒言辭徐君執意如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何為伯討乎

汪氏曰此與沙隨執行父晉亦知季孫魯情不能治季氏由晉

左傳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公至自會。吳氏曰公不與同盟而已與平丘之會故以會致。

公羊 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胡傳不書自楚不與棄疾之得封也。

左傳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酬私勞而禮宜

柳此謂蔡也。

公至介

公羊諸侯孔反陳蔡未歸只猶服其不與不與何劉氏曰從陳蔡何損之季氏曰公羊及何注無據

○左歸蔡吳歸陳劉氏曰書爵位其所固有宜歸也名若非諸侯也

公羊不與邦封未盡趙氏曰此本是劉國今復耳穀梁不與楚滅亦錄陸氏曰今方訖復何責誠時乎

如晉至河復

著公之辱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陸氏曰凡三十一月俞氏曰蔡滅公未葬故今國復然後葬

左傳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穀梁或諸侯之事未詳李氏曰無據

公如晉，至河乃復。汪氏曰既不得與前盟而猶欲託朝以請季孫宜見辭而不得入也

左傳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荀吳之言乃歸季孫之由此言却不錯。

吳滅州來。吳氏曰州來吳楚中間要害處成十五年吳入及今五十年昭十九年楚城州來。

左傳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

•吳滅州來
王氏曰州來逼楚小国楚取爲附庸楚今亂吳出不意取之不書師與伐易也
•意如至自晉
孫氏曰不稱氏前見也陳氏曰執則致亦危之也程氏曰執不以其罪歸亦無所愆皆出私意而非有公天下之心也
按魯所命能具諸晉而晉遂舍季氏動于利皆而非爲理也

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胡傳以所命能具故也晉書怨背以利不復振也

左傳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曰楚滅陳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

莒子去疾卒
胡傳莒從東夷故書卒不志葬殺故鬪殺大夫不發禮義氏怨背以私故紀綱亂矣
殺意恢
劉氏曰杜預說非也非也以殺君見疏也

公羊 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傳四時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

何爲党王氏曰罪惡上也以圍殺爲文而不去族陳氏曰非其罪也家氏曰爲君故死也繼卒書殺受能拒之害而不能也故不書死難程氏曰莒無政可知。孫氏曰莒公殺皆云曹莒無大夫皆小國大夫只當大国之士士微不見于經事有關係則書
有事武宮
按成六年立武宮魯武公廟也非禮也此爲去樂卒事而書
汪氏曰此祭祀之祭

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穀梁 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未公作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 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愼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

去以爲禘將祭故謀弔卒去樂卒事胡傳禮莫大于當祭大夫卒不以聞若有事宗廟大臣在事籥入而卒于其所祇難未有可以義起也緣祖先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祇已設之價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可也變而合禮亦書。孔氏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戚入時先文後武籥始入之時叔弓卒于是去樂不用而將事祭

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無出字家氏曰蔡不能用朝吳有朝吳讒人費無極傾之

左傳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

莫去則諸侯皆去非但力盡也。殺蔡閣大夫之喪未録吳氏曰大夫卒不書葬待蔡覺家氏曰若子以千家加於此之兆則蔡果乃告。

荀吳滅鄭

胡傳作伐鮮虞者其能也無有已也之說人太朝是時蔡侯朱出奔子申後立蔡亂使其土[illegible]鮮虞人為亂可[illegible]無疑之辭以名得[illegible]而吳之[illegible]

○荀吳伐鮮虞

莫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胡傳蔡大夫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傳載六月乙卯王太子壽卒後王室亂其兆此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家氏曰前伐今又伐晉不能加于楚唯得肆于鮮虞而已。

左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襲也。免于罪也。而胡傳正兵加叛不納叛臣則稱名氏非春秋惡叛臣之罪見矣

按宣十六年士會滅甲氏留吁書人不仁也惡其必欲盡滅也昭十二年荀吳伐鮮虞書國以義也非其不欲陳蔡也此書名氏無貶但不思禦楚而徒虐無罪故絲毫貶也。

汪氏曰不納叛不急獲城善矣然不如無叛而使之圖傷非義而徒以不納叛不急利為善何耶。

林氏曰大國之提用崇卒乘其未陳非使以正勝者此事有君

子不受叛人之意何則叛亡凡而致叛焉必欲得其會盟未免于辻道難謂其材定但六學撫除得為此夜特不缺之亡以示人[illegible]見至閉矣。

公如晉

按此皆勤季氏致前其責公朝之季氏欺而晉之範公也不所以故此朝不晚然六年晉止公又晉所防季之故也。

○齊侯伐徐

許氏曰會公之時其足力再晉既不能遠保以齊之強勢猶使

冬公如晉吳氏曰平邱不與盟大夫執往朝不納矣今又往朝畏大國不敢以辱為聘也。

左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趙氏曰晉執季氏族也今能公一朝

十有六年春晉止公不書諱公辱也。胡傳見季孫

左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家氏曰徐在齊南鄙桓公救之自是臣服晚昔齊霸不志其遠者而伐徐欲紹桓之跡徐多矣

左 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致以合諸侯復伯可也而區區乎徐莒志亦甚矣溫氏曰諸侯齊侯伐徐能使其戚從而無振之德而望和之服徐不內自責晉偽別大夫之專兵也李氏曰齊以會伯之始盟不書於春秋召為晉也汪氏曰齊十五年吳滅徐則甲父之鼎不足保徐也

誘戎蠻殺之

杜註蠻子戎蠻子嘉也余氏曰戎稱子服從晉者也地在中國近鄭之西而南楚之故以誘敗其誘殺之無罪者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家氏曰書誘殺蓋罪之深皆以子稱見大小不同周班皆子也

左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夏公至自晉胡傳晉止公。自辱甚矣此正激勵之時而公不然。謁而不書深鄙之也。

左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昭公卒。家氏曰晉之衰始于平，成于昭焉。

九月大雩

許乎。按左氏云謂也。未錄立其子以禮而誘殺之，何得爲禮。

公至晉　家氏曰：意如歸乃還。意如阿其君也。後公與季氏之勢不容已，或不啟釁非也。

意如如晉　按平子前見執于晉，而今日往葬晉侯者，欲復其君則。

小邾子來朝　按小邾本魯而附庸，故[illegible]小邾大夫之禮也。[illegible]之見於魯方[illegible]不暇何能庇入。

傳左 九月，大雩，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傳左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十有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汪氏曰：三年穆公朝，至是十五年再朝。

傳左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郝氏曰：魯既卑矣，小國猶朝晉亦卑乎，魯諸侯猶往，不畏其君而畏强臣耳。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日有食之　杜註：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周爲六月，夏爲四月。

杜註：三辰，日月星也。辟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

傳左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郯子來朝　汪氏曰：朝以爲死也。魯方自庇不暇，何服庇人。小邾子、郯子朝無益矣。黃氏曰：左氏載孔子學之爲剽書，斷自唐虞以上古帝則事簡，故可略紀。郯子古文間斯闕世，孰事豫必分職正名，命以民，非孔子欲立正民之道，是以合遠取郯子，乃謂不能紀近[illegible]以[illegible]多闕，學[illegible]而[illegible]也。

杜註：鳳鳥知天時，故

秋，郯子來朝。家氏曰：周魯俱衰，典章缺壞，而小國之君乃知古之官名，蓋叙之也。

傳左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上四官皆歷正之屬。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

以名歷正之官。[illegible]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入大水爲蜃。祝鳩，鷦鳩也，孝，故爲司徒。鴡鳩，王鴡也，摯而有別[illegible]

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故無之[illegible]何也。

傳左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

故云即唐虞羲和之官瘝鳩以下是夢民即唐虞九官。按某氏下解一句係以後世之官解少皞之官如云少皞之鳳鳥氏後世之歷正也少皞之祝鳩氏後世之司徒也餘倣此。

晉滅陸渾

高氏曰宣三年楚伐陸渾遂服于楚至是晉滅之家氏曰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于伊川今忽滅之[illegible]

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

冬有星孛于大辰 杜氏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

傳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

過一幾則晉若謀不滅也今滅之不足怪前過王氏曰無王命動大衆不顧邦甸之憲篇不待貶而見矣王氏曰非晉出先見則罪爲大矣。

星孛大辰

胡傳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卯心象天子適庶將争也後五年王室亂大之示人顯矣。家氏曰王室亂之應孔疏左云西躔在其星之西仍在大辰分度內故鄭五云于大

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辰許氏曰大辰明堂當衆分故天王室[illegible]亦亂衛宋鄭陳災氣所感也[illegible]

公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以書記異也 孛彗星也以篇其光孛孛然非常所有故書。

穀 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陳氏曰楚陽匄帥人吳公子光帥[illegible]之也

傳 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

戰長岸

按吳收楚[illegible]不書何書伐于是始[illegible]陳氏以爲吳楚敵言之對然然前二敵不書[illegible]諱敗但以伐告耳。胡傳楚地大吳强兵非其敵也乃費無極以讒勝[illegible]謀臣家士爲敵國用吳日强而楚削矣惟不能去讒賊宵也。穀梁進楚子曰[illegible]劉氏曰非也敗則云敗皆據于[illegible]

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杜長岸楚地李氏曰蓋吳兵深入楚境而楚走之也

公 此其言戰何敵也 何言俱無勝負不可言敗汪氏曰楚先勝吳其後復勝楚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十下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裔孫 夢莊 鈹齡 明遠 增輯

周氏家評讀本

宋衛陳鄭火以見神竈所言以象從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有令政所以德消災之驗矣所謂无人事而從言命也

許氏曰同日災異之甚者

按五之極不但人亂之兆也是亦天戾許氏說可參看

杜註大祥變異之氣

正義曰良語辭如良有以也之類服氏解作能非

昭公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曹平公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杜註來告故書

傳左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杜註本此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八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杜註賓客知國情不會主 [illegible] 昇拜祭祀之所

傳宮人先君宮女

焮炙也

各保其徵各戒所徵役之人也

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祭水以禳火祭火自息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發同日災與公同又載子產曰天道遠子 [illegible] 人知之是人也未錄劉氏曰此非智者之言何足為說

邾人入鄅

[illegible]

六月邾人入鄅趙氏曰邾見鄅子晉是矣今來鄅不備武取其以恣彼也君人賊之也

傳左 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此宋伐邾之由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杜註白羽楚遷也胡氏曰本所以存許非愛之也白羽即析

乎。許遷白羽

汪氏曰許凡三遷矣。按楚公子勝勸楚子遷許以許爲己計然許由此而三遷故自是經文與宋入遷宿列入遷陽矣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孔疏許前遷葉雖遷夷云王遷之荊平王復之葉此遷楚發意許亦樂遷故自遷爲文。

○宋公伐邾　高氏曰大夫滅伯而公一正入鄅之罪春秋録其過之事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胡傳不書圍與取之罪而書伐邾罪執言其善意也

【左傳】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

氏曰邾以小邦而侵宋鄅則鄅子今入鄅宋元親討之以懲其暴雖不爲而成報女罷也

許止弒君　趙氏曰若不以弒書則臣將輕其君子將輕其父亂之道也張氏曰止與商臣蔡般心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臣子之事君父不可過也謂弒亦弒也過進藥以弒之防也設又云日弒止卒也不録劉氏曰自謂可不嘗藥弒君皆書止可云皆正卒乎

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家氏曰與宋公之討有罪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汪氏曰悼公卒止弟斯立爲元公

【左傳】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胡傳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止忽而不慎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除惡于微謹其漸也

【穀梁】止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李氏曰止之心可知矣。

己卯地震。汪氏曰昭兩見此季氏僭天下變也公不知省懼矣。

春秋既自明著許日月而後見之此治而不道也

高發伐莒　按邾公奔與齊入同乃又不事於此務善失事大之道也務不以討責之而擄伐亦非也以欲伯而從有事於莒志卑功亦無成矣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不事齊故。

【左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杜註然不在大汪氏曰景爭伯而徒討弱莒子不能匡正何足以共君興哉

賈氏曰鄭莊劉氏曰春秋時能使其與紙不聚其君合類可爲弒但責矣考

冬葬許悼公

【公羊】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弒也止進藥而藥

公羊以爲時之後諱非也非惡各以其事何賢其肥而遂諱其後惡乎且大惡可諱乎殺云專乎殺以責取而不以叛未録劉氏曰非也臣不叛君常事何褒哉王氏曰公猶曰諱初傳在調子臧之後賢之尤甚曲待放後出亦常亂免此足矣何以賢之余氏曰逆大夫多賢若後皆諱無一書矣鄭穀作夢

○盜殺衛縶　孫氏曰書盜見衛侯

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胡傳穀梁同書葬不使止爲弒君也。殺意與公羊同

二十年春王正月。傳同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汪氏曰先不書叛則非叛也與宋華亥宋公弟辰異

【公羊】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讓國之賢也。姑存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縶公穀作輒

之無政刑也張氏曰靈公負全其兄乃縱其無札于大夫且使之預政又不能閑其母使忿賊殺其兄死身危殺其國李氏曰盜亦豹也齊之司寇則以附氏則氏皆無非卿之蹤余氏曰以其役為賊之事齊豹為賊之也
按齊豹從齊北宮喜所殺公八與北宮喜黨公子朝褚師圃俱皆殺宣姜

傳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穀 盜賊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

宋華向奔陳
陳氏曰後八南里叛乞師于楚為宋患月久是以甚三千乱召氏曰一宋國也而大夫同出奔以見君不能待其臣而臣不能事其君也家氏曰書三卿同日出奔華向也其君亦有責焉李氏曰時宋無政其大夫奔欲以陳為亂而不以甚矣
按公之情非一日也

何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寧公作寗

傳 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訽冬十月公殺華向之

不可言傳哉華向殺蔡公子公如華氏皆遇劫詐送劫公取太子將兵以為君故自不忍其訽訽辱也

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盧左作廬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傳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

士鞅來聘
許氏曰自是魯不復志汪氏曰晉雖齊十一始荀吳終士鞅始聞佐而愛禮終與怒而責邾伯臣之邦交如此

華向入南里叛
左傳入叛不言自陳入穀梁不言晉人言宋所言宋南

亡乎若不亡是君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趙氏曰頃公立五年始出聘伯業衰六卿相忌不暇外交也

傳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此二十三年晉執叔孫之由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家氏曰昔誅亥之

國奴丙也深罪成臣逐多矣君已甚也。杜注曰外至曰入據其邑曰叛
公云南里者何若國諸者然穀云宋之南鄙四叛不作亂並未舒劉氏曰入宋而居南里也何疑焉汪氏曰凡叛不書四鄙必書邑此不言邑而係之宋則爲宋城內之里前無所其從外據以逆之故特以叛其宋國猶曰不作亂而書日陳陳亦有罪矣脈助之兵力後晉齊以合并曹之師以
叛宋而不書圍宋南里者逸賊使華向得逞不臣之誅故不以討叛予之也

傳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

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亡人來）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元公因信讒故罰華自逐入城叛罪在矣）

日有食之
江氏曰日食二十六昭氏曰見梓慎不能因災而問告以遇災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

而懼之甚乃云不爲災使公免于修政謂免于季氏而姑爲悅君也
叔輒卒
趙氏曰輒無事卒見于經而書卒而世爵也
蔡侯朱出奔楚
胡氏曰朱父虔殺般數用之子不共戴天之仇朱乃奔而親之惡也黄氏曰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蔡楚

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王氏曰不告以省德消變之實而爲是說非忠臣也）

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　穀公作痤杜註）

傳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

八月叔輒卒（不當哭而哭）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作東嚴氏曰東國爲隱太子有之子平侯弟朱叔父）

傳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朱之叔父也）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

思已有國家者可無畏哉
穀梁以東爲東國惡而貶之未然劉氏曰貶其半名何爲汪氏曰穀因後東國奔于楚而誤耳
如晉至河復
家氏曰季氏知晉强國大夫皆制其上也汪氏曰伐鮮虞妨于邦交如晉將伐是故江氏曰公如晉晉將伐鮮虞如而成公如晉未聞于公況是年寬大有季鮮虞諸許以非公耳

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余氏曰季氏之强昭公之弱晉助其臣而不有其君久矣）

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齊景虐小邾事焉能圖晏子以其君顯矣在哉）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

●齊侯伐莒
趙氏曰前言齊侯及今
伐皆貶其殺意抓也
殺快何與于齊若特
假足以爲諸侯明年
之齊齊師之也卓氏
曰齊亦不討謀氏力
後十八年公夏
華向奔楚
胡氏曰華向共助其楚
人與以不救之賊
也以前救所諸侯固
其惡故而來從之皆
可以爲其將與等略
行不足討其宋南里
都以舉有罪不能討
因以於諸亂之惡
見矣○陳氏曰於楚

下之大國不可恐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於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祭、定、載道。）明年莒子奔之由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兆華向寧。兆楚而背宋皆討也。）

（傳）楚（楚之罪）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小臣以大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

討衛公孟縶再奔許
不書必叛而後書其
來殺劉氏罪猶及殺
之書奔訖戾也程
氏曰三年無能討之
者三叛之罪客於陳
楚之惡明矣然宋公
之爲國亦可知也。
殺云自南里奔也宋
錄趙氏曰若但云奔
則以入國敗書自南
里以明之語何與哉
乎。
●大蒐昌間
許氏曰八年蒐于十
一年蒐比蒲不時
此時田也蒐不書以

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晉齊衛曹也）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向之黨）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大蒐于昌間（昌間公作昌奸）

傳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家亡其本矣何以蒐爲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大夫盛強八大其政
而惟蒐以是務故蒐
者勤之汪氏曰紅比
蒲昌間皆非蒐之常
所
天王崩
杜注子朝景王之庶
長子賓起子朝之傅
孟師起
邵氏曰人犧則用舍
在人故曰實難已犧
則用舍在己故曰何
害○欲王早日立子
朝也。
杜注見王見王猛也

（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蚡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蚡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單氏

●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趙氏曰三月而葬亂
故京氏曰今子朝亂
天王句皆其亂所予
朝庶孽也王心所將
立之未及而崩子朝
爭立大臣不服于是
劉子單子欲固立王
子猛尹氏召伯毛伯
欲附立子朝三月葬
者劉單欲使王猛急
成喪以行事也。
●王室亂
胡傳景王寵愛子朝
使庶孽亂嫡以本亂
善當告王室亂國本
之不立也正而天
下定矣高氏曰記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傳）丁巳葬景王王子朝（提○朝之亂首）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靈王、景王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於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

必指其實亂下所書自是景王自取其子悲哀子頹子帶之亂不書而此特書之家氏曰此聖人特筆公羊言不及外未録劉氏曰謂亂在宗室也不得言京師亂成周亂耳

以王猛居皇　汪氏曰猛書王朝書王子嫡庶明矣嚴氏曰曰以者猛不能自立出入皆劉單之功儒者從子以之一言曰發立曰尊入曰棄忠孝之極赴君父之難不王猛立故王卒

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於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穀梁】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傳】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胡傳稱王示當立也名者嗣君也劉單不名而王名禮之變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張氏曰猛正而位未定故書名。

成功吉文武之靈亦可見子鼂矣奈何況于文而不求其實哉公云稱王當國也杜云嫌也未録劉氏曰皆非也王者在喪之常稱耳若云嫌皆得云居

以王猛入王城　陳氏曰自入始得京師也家氏曰以爰也而不失其正劉氏書以其所當以也王城被為曉前者公羊云王城西周也入猶難辭也入內弗受也蔽劉氏曰皆非也公羊西周何

【左傳】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於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於郊前城人敗陸渾於社。

冬十月王子猛卒　杜註未即位故不言崩周人諡曰悼王

【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

任遂云得半自稱西周休不知耳以入爲故下入成周亦幾乎以入爲內弗受入成周亦將受乎

王子猛卒　公云不與之辭殺云此不成者也曰卒失嫌也未録劉氏曰皆非也李氏曰公殺皆以名爲貶不可從

叔孫舍如晉　按劉氏如晉見叔孫舍之爲行人也

執行人舍　孔疏謂取邾師則晉有罪矣而執晉執者凡諸侯有罪盟主當

位館於子旅氏　孫氏曰言王明當嗣也言子見未踰年也言猛別羣王子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杜註此月有庚戌推長曆當爲癸卯朔酉字誤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左傳在下

癸丑叔鞅卒　汪氏曰叔弓子輒之弟也子嗣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杜註稱行人譏晉執使人

【左傳】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師

以師討之不執其使也高氏曰晉雖以取邾師爲罪其實則爲士鞅來聘以魯卑已故也家氏曰叔孫豹會號晉人新取鄆將戮之樂王鮒求貨于叔孫使請帶焉豹弗使者裂裳帛而與之命弗與賄今婼亦然與范獻自父子所以如此有賢大夫而淑公不與其同事以至于亡

杜註取邾師不正非公命　坐坐訟曲直也　以叔孫與之邾使執之

獲鉏弱地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

穀梁 [illegible] 子服回也。其義 [illegible] 宣子詞 [illegible] 假道 [illegible] 以貨免

朋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六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高氏曰 [illegible]

晉人圍郊。胡傳曰人[illegible]之也晉為方伯[illegible]遣大夫往勤王之義若是乎高氏曰子朝在郊也。

左傳 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高氏曰因朝楚而卒。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胡傳不仁之甚則身弑國亡莒子出奔幸耳書以惡之

左傳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illegible] 大夫 [illegible]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傳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

別君臣辨上下也

天王居狄泉
汪氏曰敬王也避子朝居狄泉曰天王居于狄泉明正也高氏曰是王前已踰年故稱王且謂天下有王也胡氏曰正統之所繫得者正統也陳氏曰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人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人謂之西王書天王黜子朝也

尹氏立王子朝
杜註書尹氏明非周人所欲立陸氏曰言氏見世卿之惡也李氏曰衛人立晉衆也尹氏立王子朝私也

地震
汪氏曰王城震而有子朝之弊皆地震而有隋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迭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穀梁】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胡傳朝庶孽也曰尹氏立見世卿亂國也）

【左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於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於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單劉輔王尹氏充朝左氏屢書單劉討者其勤勞也特叔尹圉兩叔尹辛鄩羅其援亂也）

【公羊】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非子朝所得篡也）

【穀梁】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八月乙未。地震（杜註經書地震書地也傳言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爲屋壓而死）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

如晉疾乃復
胡傳不見納可知矣而公不知自憤自强宜夫困也○汪氏曰若以丁晉公行不以請婼而中與不見納故托疾而歸何其托而書之以見其不得至晉之恥也

○舍至晉
胡傳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稱舍如氏賢之也舍以禮立身而不屈于强國以忠事主而不順于强臣使聽公動心忍性舉國以聽其赴于諸侯○劉氏曰婼不忍同于季而謀納公正也不見欺于季而反自殺忠也然君子以爲難不以爲法春秋不以死棄婼而其忠不可忘故因其可褒而褒之陸氏曰晉以公如晉爲服季故尹婼二傳去氏公羊并書氏傳授異耳然婼宜係罪不然與歸同公羊書氏爲正

日食
左載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皆無當采錄

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先君指文公父獻公）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

【左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羊】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託詞以殺恥）

【穀梁】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二十有兩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僖子卒子何忌嗣爲懿子）

叔孫舍至自晉（左穀無叔孫字）

【左傳】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叔孫使梁其踁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杜註舍婼小所以尊晉左無叔孫字解）

【穀梁】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王氏曰天子所遠非爲水旱左載梓愼昭子言皆妄）

秋八月大雩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作鬱杜註未同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月誤）

冬。吳滅巢（胡傳書入郢之漸巢楚附庸之邑也國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書以重土地也）

吳滅巢

趙氏曰□□，□楚故先□其□曰滅州來滅□滅徐滅沈滅頓與國□則及于楚王氏曰文十二年楚圍巢則巢猶爲國至襄二十五年吳伐楚門于巢則巢服于楚矣季氏曰州來及巢皆楚屬國而近吳者未滅州來係吳楚于□害不下于徐而非吳敵豈非貫無極專用事國政日非乎

傳左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葬杞平公

●舍如宋

汪氏曰行父如陳公孫敖如莒□子叔如齊皆因聘而娶託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逆也今意如以公室正卿爲己逆婦非惡其於昔□□私邑使公室之卿圖之今娶已甚使公室之卿逆之何得昭公孫齊而後歸豈哉。

按桐門右師樂大心也桐門其所居號矣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傳左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

□于濮之稱

杜註司城氏樂氏之大宗　新宮逸詩

杜註曹氏宋元夫人林氏曰晉小邾姓

公。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詣公穀作倪後同　大心公作世心後同

會于黃父

高氏曰王室亂四年

晉始爲此會但合諸大夫謀之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齊桓首止定王世子晉文踐土帶□□王□□何不是乎諸侯無伯也趙氏曰晉當國無功以大叔一□而內懼于是會王父示物王之意其實志不在是也宋氏曰爲王室不當□勤王之室也明年不問晉何躬御戎馬于能亦其矣汪氏曰既不工師三軍造于京師又待明年後王室澗定而猶其功耳

傳左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

杜註六氣陰陽風雨晦明　五聲宮商角徵羽　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之牲　九文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　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　在君為政在臣為事　民功曰庸治功曰力　行其德教務其時教

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

直曲赴禮正義曰雖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

入本事應晉以求

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

存疑　鸜鵒來巢

趙氏曰鸜鵒不踰濟故異而書之　張氏曰昭子云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得氣之先也此後晉伯不競吳楚迭强晉覇盟此氣不得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汪氏曰羽翮散入反亂為亂物反常為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昭公晚天戒而不知卒奔于陽州何謂愚哉

大焉其而傳王事也無美詞何也王室不靖其數定之臣乎所當為之事也

有鸜鵒來巢　鸜又作鴝公作鸛胡傳皆所無故曰有書其穴而巢陸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

左傳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宜穴又巢也

穀梁 一有一亡曰有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辛丙雩　李氏曰一歲二雩一月再雩皆譏祀也　公子將欲以攻季氏求衆覆氏曰此禮官女巫何足攻季氏乎　劉氏曰皆七月衆聚何至九月乃出奔乎

公孫齊次陽州　胡傳齊侯師陽也次陽州待齊命也昭公不能正身齊家猶擇惡陰不忍一朝之忿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胡傳昭公不自省而求于禱祠之末將能勝乎

左傳 秋書再雩旱甚也　高氏曰季辛不言大雩上文也又雩志其祭日數也

穀梁 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陽州齊邑穀作乙陽公作楊

左傳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

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

求逞其私欲而以軍小謀之宜其及也。

杜註陽州齊魯境上邑未成而削故次穀梁子曰成權在己而欲爲正之求內之道呂氏曰使叔孫昭子而在則公必不至孫家氏曰季逐君而以自孫自次爲文譏公有以自取也莊氏曰以叔孫舍子家子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人也遂信羣小之言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則無兵也季氏曰意如逐君而傳皆歸咎于公若季氏未細罪者大失是非之正矣介氏曰讒之不臧所以敗也昔台之請時變出於季三家未集季宜能無所侯哉此正季之後討季氏叔此正可見衆人肺肝處及二家集而公之孫成矣

按叔孫舍實忠誠矣詔卿衛外出而其意之也余氏云三家助季氏臣其日爲惡詔孟則可謂有辭不可也但從隨後不言矣

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

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薀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

亦不能無罪

杜註季公鳥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公思展季氏族季姒公鳥妻饔之子女秦遄爲人夫檀公鳥妹秦姬也公甫平子弟　要余劫以共譖公之亦平子弟

郈氏曰介甲也高氏註郈氏春秋小鍔書雞頭此與下金距對照頗合

杜註公爲昭公子務人果賁皆公爲弟

求積凡盈或云箭箙

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穀梁 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家氏曰再書唁非與之訊其無道之實也使行唁禮而誠不在焉

其意可以取欲言無戚心也

杜註如墓辭先君且謀所奔

言公野井

家氏曰公將陽州遂

之盖爲恭也汪氏曰以唁爲名抑已之適已也李氏曰經書唁者三皆罪齊晉也大義所繫從禮也汪氏曰遇者草次之禮若喪之隅相遇宜齊以昭公失國故簡其禮不以會禮相見

曰無入内意昭公不欲其歸矣

杜註從者謂君留者逆君皆有罪也

叔孫舍卒
王氏曰而死者二言

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之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内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内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公羊敘事畧同但謂公將弑季氏私字誤也胡傳禮與詞足觀矣而無納公之實亂之也

再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汪氏曰子不敢歸爲我子

范父子曲昏叔孫舍皆畏君與國之至因移以自裁也家氏曰孫舍遜而書曰舍之爲公死也李氏曰昭子歸尚正歸安之罪而誅之亦無足與季氏之刑罪而徐爲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如何之命不及爲命遠矣

宋公卒曲棘
按華向之亂宋元公實知强臣害國之甚此所以閔魯君出而欲納之也獨難其不遇私親而能明大義卒宋公行而卒于路天殆不欲魯公歸歟

齊侯取鄆
家氏曰晉伯已衰齊焉有志修桓公之業宜請命天子討召與國納昭公復其如伯政庶矣乃以取鄆爲

左傳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假音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内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公徒爲昭子舍不爲君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自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　己亥卒于曲棘胡傳宋元夫人生女妻意如則元公之外甥也不顧私親而欲納公故卒特書地

公羊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憂内也家氏曰齊晉大國坐視宋元此行親入之惡猶已惡書其卒于行錄之也

穀梁邡公也范註邡當作訪謀也謀納公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呂氏曰齊侯不能討季氏而偏取鄆以處公其無意于善可知

左傳十二月戊辰齊侯圍鄆次年正月庚申取鄆

取易辭也内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

言務姑塞已責身于義者不敵也王氏曰公…納公也（宋元公）汪氏曰昭公在外而…于…會葬不廢…公至齊于鄆胡傳昭公失國而寓…鄆末一國之防也…出而…未入而…居…于天下之防也●孫氏曰居于鄆者公為意如所逐不得入于魯也汪氏曰衛侯…昭公已…失國…使之如…未失國…取…居內…為…類…諸也（公圍成）吳氏曰…公…齊侯…成…說…使公子鉏帥師也公無…齊師圍成…郕…季氏曰書圍成二…昭公圍成…季氏之…公圍成見…臣之…汪氏曰圍成不…而昭公…居

也（公羊曰同孫氏曰取以處公也明年公居鄆此處公可知李氏曰居之而不能也為之後國罪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公命偏稱無及先君而宋人葬如舊）

傳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家氏曰鄆魯境故書居齊侯晉地故書至）

傳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穀　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之道義不外公也（王氏曰自鄆非來日至齊野井孫氏曰自齊也黃氏曰何故必書公所處存君也）

夏公圍成（胡傳齊師不書至孫子鄆諸為義不終故後之書圍則予不臣昭不君齊無義皆見）

傳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填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動心）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心動必受）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

鄆則齊君…之…不足揚而公…所以…戎…昭公…討…之…成…不能…況入境…公…季氏…貨而…鄆…聖…皆為季氏…受貨而…齊…不…之…將…也…

杜…子猶…師…將…已…也…湫…于…大夫…將…也…子車…齊大夫…懼…何…子…于…林雍…人…何…齊大夫…劉氏曰公失國而…圍成小之甚者…請大…此…一…○會于鄟陵…按鄟陵…

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

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之故習矣。
王氏曰齊書鄟陵會而會侯謀納公而皆不非惡而據土疑之爲與季氏表裏也。
陳氏曰參盟再見晉不復主盟也。家氏曰爲齊不勇書以譏之
王氏曰昇志能及遠雖我春之業徒懈怠而僅集小國卒不能納公爭伯之略止此矣。
公至會居鄆　按此與八年筆存君非史有舊也。
楚子居卒　棄疾改名居說見殺比。
趙氏曰同一議國臧札以和婉子西以嚴厲令尹欲市德而專政故言下句斬截。
天王入成周　胡傳不曰入京師者京師不可幾之入也曰成周系辭所爲獻属之為而異龍應焉溺之罪著矣。李氏曰晉入納王不言叉之者前圍郊踰五年而後納王不忠不臣之甚也。呂氏曰王城郟鄏九鼎之所郟也。洛誥所謂澗水東瀍水西也。成周洛陽頑民之洛邑也洛誥所謂瀍水東也平王都王城子朝餘黨在王城故王居之從都成周汪氏曰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周皆不入京師而以地名書之者其衰弱不能自振也
以王子朝奔楚　胡傳朝有寵于景王爲之黨者衆卒不能立至于奔楚而非出于人心矣所以公而止書王猛朝陳徑可爲後戒。王氏曰子朝構亂兵敗而奔由三子黨助義書以先晉天王入從書子朝奔天子反正然後罪人成服也。按子朝奔時有告諸侯之文强詞奪理雖文甚古穆而不足錄
如齊至居鄆　程氏曰爲人君而見逐其臣不見救于人可爲深哀季氏以邾齊求納而不能也故復居鄆。
吳弒僚　胡傳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諸樊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徐氏曰謀納公而不能道

【左傳】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王氏曰景公假納公之大義以爲糾合之能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汪氏曰君行而返必告廟書至昭公居鄆書至所以存君

【穀梁】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杜註子西平王之長庶王昭王也君王者言王子建聘之是彰平王之惡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在左傳下

【公羊】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王城之東故云東周

【穀梁】周有入無出也

【左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辛丑在郊遂次於尸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汪氏曰著尹氏始終黨惡罪楚受賊也

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於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於隄上癸酉王入於成周甲戌盟於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家氏曰以字在單劉爲異在尹召爲誅所以斥惡也

【穀梁】遠矣非也奔直奔也直奔謂諸侯逆則其奔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書以存公也

【左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穀云公在外也何尚氏曰書至書居者故也君猶越于外而臣子之義可絕乎哉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

諸曰王可弒也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於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光諸樊子餘祭未子以次相及而社不受則立之光者也僚身得君故稱國以弒大臣專政貴君不立之罪也

○趙氏曰吳之亂諸樊為之也之受亦不免乎以故逃而不受子之當以其讓非之者以真不受致亂皆非也○氏曰史記以餘祭為戴吳子公子以為王僚氏曰弒君者光也諸也而書曰吳使人殺其號而罪人明倘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傳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九月令尹子常因國言不已乃殺無極與將師以說于國

殺郤宛

家氏曰殺無罪之大夫此其疾甚是以有入郢之禍金氏曰子常讒費無極之讒殺死而稱國以殺君無道以令其臣致擅殺大夫而無忌故書亡矣是鄭君之罪也責君而予常之惡亦不待貶而自見矣

杜註子惡郤宛也鄢將師也招獻也　曰寘諸門無極詐此役秦救潛之役

杜註爇燒也

杜註令終陽匄子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胡傳不克納而諸大夫皆辱者宋衛大夫皆利納公受賂不欲納者獨范鞅可又況戍周之令行乎

左傳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

○會扈

趙氏曰士鞅以貨不納公無從詞者以令戍周故也伯圖不競折行一事則從諸侯而存之趙氏曰宋衛請納知有君臣之義在士鞅取貨與季氏同惡相濟也家氏曰存鄆陵之盟而據入季氏之歸晉須為邑之會而謀納乎氏之貨二君惟敗不知以為晉之休戚與聞于已孰知田常盜福于齊六卿盜晉乎

晉使二卿誰爲穀討賊亦足書內盜之加也季氏曰齊伐鄆不來五年後始城可見晉伯令不振而諸侯勤王不急也孫氏曰此會不特見魯三家之横并見晉六卿之强不特見天下之無王并見天下之無伯

鄭歃奔　高氏曰背殯逐君而奔快來奔從其內也

公如齊　見齊之卑公而公甘受辱也

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家氏曰宿弱庶其畀我意如納快世濟其惡逐其君又爲叛君者逋逃主罪當誅也

公至齊居鄆　存公也亦見齊之卑公不能納也汪氏曰本年秋孟懿子敗齊伐鄆公徒敗于且知春秋不書皆存公也以臣伐君而君敗也虎不予責何忍辱于至八而賊大義至此極乎

如晉次乾侯　趙氏曰晉大卿與三家等僅定明魔取貨

公如齊

傳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杜註禮君賓大夫使宰爲主獻比公子大夫也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使重見嫁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高氏曰公以齊之卑我也遂次而明年如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出奔而會葬皆不廢季氏專政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孫氏曰次乾侯不得入晉也既不禮于齊又不得入晉窮厄若此

傳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

季氏其忍吝略以傷其類哉余氏曰季氏內有逐君之實外結強大以塞其口昭公庸不斷卒不返也悲夫

後公若從子家之言而早之晉則齊或爲之致力也不見礼于齊而後如晉晉人之心不樂矣然有受貨之士鞅則毋往亦未必納耳書如晉責晉也

葬鄭定公　據公出奔而會葬不廢皆季氏專政爲之也

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家氏曰書如存公也書次責晉也　汪氏曰齊猶取鄆圍成晉拒之矣

經　公在外也　胡氏曰詳書所在見臣子不可頃刻忘君父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公羊寧作甯。定

六月葬鄭定公　湛氏曰志鄭葬之礼也而鄭葬非礼見矣五月葬速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寧公作甯

冬葬滕悼公　王氏曰昭公在外季氏使人會諸侯之葬以結外援也

葬滕悼公　高氏曰公不在國凡會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

至鄆高張唁　何註不致以晉不見容于齊未至晉乳坑且入晉境不得與晉侯相見故書至乾侯　高氏曰唁野井齊地也唁乾侯晉地也今至鄆乃魯地故但書來

如晉次乾侯　左傳載平子所以壯馬衣屨汪氏曰意如既悖必先具馬之事服有是事亦如鄭難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胡傳唁淺事書者罪齊景不能修方伯之只討意如納公而徒遣使唁公豈得礼乎

傳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汪氏曰悉書唁凱齊晉不能納也齊侯始猶來唁今使高張則其至晉不受恥公耳

梁　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高氏曰齊侯卑公故復如晉而晉很不受故次狼狽如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梁　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

命出非我罪也況欲納公無人使晉無君耳。

秋七月傳闕時

冬十月鄆潰杜註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范註公德之不建如此之甚。

公羊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爲郛之君存焉爾家氏曰此季氏內威所脅非民之罪亦不可盡責魯君。

穀梁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胡傳歲首必書存君罪季亦罪臣子譏諸侯矣

穀梁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范註內國國中也

射王中肩而勞之焉耳

按書如當次乾侯歸晉也

鄆潰

胡傳自是天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出而猶不改過自新甚矣孔疏公既如齊鄆人潰散叛公使公不得再求富見季氏道之使然王氏曰苟公之德澤足以結民則雖誘之使叛其民亦不忍去也。按鄆潰有專罪公者有專罪季孫罪季誠是而公之不得民亦是兼之乃備。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杜註三月葬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作禹敗吳以私怨而滅也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先敘明執滅之由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

公在乾侯

按晉有存公也書在乾侯責晉也、

葬晉頃公

按此時公雖在晉地不能借禮會葬乃季氏使人會葬也

滅徐章羽奔

家氏曰徐子名於初已服吳吳子唁而送之非能自奔也劉氏絢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溺奔皆不名者疆暴加于弱小力不勝而義未絕也章羽已降而後奔有罪復之學者名以著

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存君也所以誅季也。

必絕也趙氏曰既服而奔辱社稷也故特名家氏曰光怨徐納吳公子而滅之書滅罪也書羽名不死社稷也黃氏曰徐爲勾吳通中國道抑楚之路自楚疲弱徐于久服于楚而吳恨之今楚衰吳欲伐楚故先滅徐。

杜註胡山故胡子之地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億安也。

公在乾侯

左傳不錄王氏曰左云言不能外內也蓋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公穀作櫟後同杜註晉地

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

不知春秋存君之義

意如會適歷

陳氏曰我昭之間大夫無君晉爲之也書公如晉次乾侯在乾侯意如會晉公黜乾侯皆罪晉之詞呂氏曰苟有人心者必憫意如而矜昭公況齊晉乎乃爲義之心不勝貪利之心所以納者姑爲之名而亦無功也且士鞅私于意如則互爲唇齒久矣晉六卿猶意如也晉君猶昭公也黃氏曰將納公而命意如是服必于季氏也其而哉

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胡傳晉不能討意如而使以會禮待矣陸氏云晉侯為盟主與荀躒為人臣可知矣得之）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穀】同盟故葬（季氏曰薛服屬于宋今公出而告孫氏曰葬亦備其從三家之私欲）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不討意如而勸公歸必倘于季孫而詰公也）

【左】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

汪氏曰意如罪誠伏罪皆外鈞以敗晉從其論者亦有爲所欺者季氏曰晉定初立欲成霸業始睦納公於意不可謂無也乃使其執討以反魯季氏何以爲盟主

荀躒唁公乾侯

陸氏曰在晉地故不言來趙氏曰唁公使之入也孫氏曰見晉侯待之無禮喻深其君命陽得其君恤宗氏曰晉用將勸公洹下以快晉志欲納公洹上荀躒權發于下也。

入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穀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秋葬薛獻公（季氏會葬之也）

黑肱以濫奔

左又云彼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又引齊豹等論斷諸書求録趙氏曰左氏以爲齊豹爲求名不與其名同諸相從而將名者皆與其名乎陸氏曰豈三叛人預知夫子修春秋然有不書名矣何言欲蓋以皆附說

公羊曰濫也未絶氏曰叔術賢既不足又輒數十世而請叛過之爲弓使當有國平汪氏曰大國大書其于邾以邾稱如齊

冬黑肱以濫來奔（杜註不書邾史闕文孫氏曰邾庶其莒牟夷皆言國此不言國脫也）

【公】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季納叛也）

【穀】來奔內不言叛也（穀云又爲別囚以非天子封故無罪孔疏指爲妄說）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書在存君也書取罪季也）

夏吳伐越（高氏曰越前與楚伐吳故始用師于越而國自是亡矣）

【左】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時）

高氏曰防左經文闕誤若不可以爲非賢高厚也或又謂黑肱天子更尤據說于史子上何爲奔諸侯所以得僅一見耶湛氏曰邾於叛賊季氏納叛之罪皆見。

日食

按左傳杜欲以己歷應日食蝕非元年以爲吳入郢之兆亦鳩附會未錄

公在乾侯取闞

左傳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宋鎮趙氏曰每歲首皆書在存公所以誅季也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胡傳成周地名與列國等矣家氏曰此時伯政之僅存者也。

而左氏各爲之說鑿矣家氏曰闞魯邑公取之所在書取書賊匹據國之邑屢書特書致討于季氏也吳氏曰雖得魯地猶取之外耳李氏曰公非有兵力也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書取者其微也

公羊以爲邾婁邑未録孔疏在元年將葬昭公季氏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是魯葬地非邾邑。

吳伐越

杜註此年歲在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

穀梁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晉地悲公也詠季也書乾侯非所也亦非晉也）

左傳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左又載史墨答趙簡子語未錄）汪氏曰此只可以儆人君而非所以告爲臣者也。

在其國有福與先用反故反受其禍家氏曰吳方謀楚越謀其後吾見其越不相爲下而吳晉二大國之患在吳後也

。城成周

吳氏曰王畿子朝餘黨不寧王城而徙居成周諸侯先茂之今晉率諸侯城之家氏曰城之遷定都焉季氏曰情出于公亦猶世之幸也謝氏以爲能從王命善之也可從洪氏曰若尊王之心未忘也黃氏曰據而大之也若爲城圯何勞諸侯乎。

公薨乾侯

胡傳臣民皆季所有公有子家不應不死復還宜矣。李氏曰意知不敢復亦不敢別立君者以魯秉周禮猶懼公議之見討耳書葬非誣矣。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十下終

周氏家塾讀本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十一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玫　裔孫　斐　遽莊　毓齡　問袁　增輯

定公 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

元年春王（胡傳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季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宋非先君所命則定無正耳。）

穀梁 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穀梁 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劉氏曰定立受之季氏）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孫氏曰既不請命又不歸于王罪得罪不與也）

左傳 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晉鄭宋叙）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

元年

孔疏六月即位改元史官定策不可半年從前故從初元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蓋以內之稱氏曰未立先書元年春正書之也

春王

杜註不書正月即位在六月也杜氏曰王所以正天下天下不可無王也正所以繫一國魯國無正不與季之專也家氏曰書下以王法治季氏也不書正月正朔非季氏所得私也朱氏曰不書正月無事也二月亦無事三月乃有執仲幾事

執仲幾

胡傳[illegible]

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

三之例衍及也諸侯殺之誠也　黃氏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諸侯執人于天子側也執宋仲幾是大夫執人于天子側其罪益極矣春秋因以事罪討有罪以尊尊　公羊宋仲幾氏曰殺[illegible]是矣公羊以為大夫不得專執則[illegible]則非　[illegible]仲幾歸也代天子大夫為戮　韓簡子督不信　原壽過周大夫　去柏椁示貶

戕設版築也　從政者新范獻子初代魏舒為政也　俞氏曰徵人徵鬼絕對違天違人絕對　杜註後者後期不及諸侯之役天既厭周德萇弘欲迁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輔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故曰違人　陸氏曰違天說未安

春秋三傳會纂　卷十一　定公　二

穀梁　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傳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李氏曰昭公書葬罪魯不以季氏為逆也）

左傳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

喪至公即位　胡傳喪至而即位逆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自由也　程子曰定公至六月方即位季氏之制也　家氏曰定公不曰先君[illegible]而自以為已所當得[illegible]何逆[illegible]則非[illegible]

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昭公喪自外至[illegible]五日而[illegible]此以[illegible]已援立之功非　杜註成子婿之[illegible]從公與季[illegible]

葬昭公　呂氏曰書曰我君昭[illegible]

春秋三傳會纂　卷十一　定公　三

其臣下者高氏曰昭薨于乾侯如以喪歸請反葬乃而季孫見高臣不無思于先君如此
杜註將溝季惡昭公欲溝絶其兆域
林氏曰公氏仲言公墓宅

九月大雩
穀云宅舉未盡人力
...之喪未除...
...而何救哉
...能與...而不必專上

立煬宮
張氏曰季氏安於祀煬以立久廢之宮...
...
議已故立煬宮
隕霜殺菽
趙氏曰九月兩霜...
三十二年十二月...
而殺也人...
中之隱
雉門兩觀災
孔疏...

事死又辭之以自旌也縱之忽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杜註季孫惡昭公欲溝絶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林氏曰公氏公墓）

九月大雩（許氏曰有二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

立煬宮（杜註煬公伯禽子廟毀而無立汪氏曰煬至昭已二十世）

【傳左】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杜註之）

【公】立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不宜立而立家氏曰昭公薨于外季氏以爲煬公之宮立煬宮無忌憚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杜註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穀】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孔疏菽者之穀八月霜能殺之是非常之災高氏曰言殺菽則草皆死矣）

二年春王正月（備四時）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胡氏曰雉門兩觀僭天子也因災而譏其僭）

秋楚人伐吳（許氏曰七書楚伐吳一克于未方戰役皆敗不書敗楨其首兵之咎將乃圖也）

【傳左】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

也閽在門兩旁中央魏然爲道上懸法象使人觀之一物三名也
公穀自兩觀始門
故先門次觀
趙氏曰此自門延及觀災實戒文耳公穀不言災
遂經來說季氏曰戒乎傳宮種宮災不言災之說耳
楚伐吳
趙氏曰報雞父之役而召柏舉之敗
新作雉門兩觀
高氏曰以尊者觀之失公羊氏曰修時理當毀而其序而書之
高湖氏曰延廐國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去舊爲之故曰新作
如晉至河復
程子曰季立定公上不請天子下不告方伯故朝晉晉辭公而復於明年請盟乃晉家氏曰定如晉逆朋立定皆晉臣爲之爲請公如晉見辭遂如擯晉其晉使一切聽之也
盟拔
許氏曰公至河乃復晉之盟皆使仲孫何忌盟邾之故也

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杜註繁守巢大夫）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雉門兩觀以僭而災而不能思過季氏主乎其）

【公】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高氏曰天示變而不戒反加其度罪其僭然無已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季氏爲之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公救什三月）

【傳左】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杜註卞躁疾也）

夏四月（備四時）

秋葬邾莊公（杜註再同盟汪氏曰莊公在位三十三年子益立爲隱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作枝拔即郯）

【傳左】冬盟于郯修邾好也（邾子在喪而出盟何忌以大夫盟列君皆罪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杜註四月七日書二月從赴）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汪氏曰召以大兵盟和君侯宋君史公宜利陽公少戎方九月而出胡沸父子之親也

召陵侵楚

張氏曰楚爲不道晉事諸侯伐之正也反以不得賄而止故孫以無名亂之孫氏曰前代不振不能救蔡伐楚使其以歸於吳貽楚以乘魯子曰晉上請於天子大合諸侯而不能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許氏曰蔡子滿以約晉而昭公不復裁子常以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胡傳楚虐蔡晉方蔡行天討而乃荀寅求貨不得遂辭書使之陋

左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

春秋主傳合纂　卷十一　定公　六

佩裘艷羨皆其執以賂不納明有益以求貨而使楚得行於貨世也呂氏曰晉何以復伯而失其機也齊桓之師書伐楚盟於召陵哲定之師書會於召陵侵楚合十七國而徒侵不足有爲也皆自是無復宗諸侯矣家氏曰師雖眾義雖前而不足言伐昭侯隱太子之乎明後仇之義春秋所與下書以吳子知相報之爲義則知召陵之爲義季氏曰此悉陳氏說亦佳然猶以爲

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

爲了前則夫子有有義詞明年王人救子頭于楚不可謂無功亦不宜書侵故胡傳止從左氏程子王氏門人子使其已於蔡條許頃胡亦服楚但文之所不能一時忘伐而今得合諸侯將境而道役使其首晉之分氏曰晉卿懼君布功而辭不及已故乞賂辭蔡假旅賂鄭以蔡几功

○試沈以歸殺之

胡傳書滅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不死也書殺罪蔡侯也

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楚懼未備以謝蔡不共禮不畢俱言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傳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皐鼬公作浩油程子曰此盟公志也故書公及

傳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

春秋主傳合纂　卷十一　定公　七

項氏曰九侵楚而役滅沈人不服而小不從家氏曰書於會後留而致蔡也亦言晉也汪氏曰沈弱近楚其不會於盟也非其罪也特此其不能死位耳故書殺以正蔡耶之罪

○盟皐鼬

胡傳定公受國於季氏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求爲此盟書公及內爲志也會必序以見授受之陋盟不序非義所繫以凡衆可存○何氏曰書公惡與盟劉氏曰蔡

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

諸侯亦翻爭爲晉失
諸侯吳入郢自此盟
始也
趙氏曰此使蔡諸侯
也前日後凡耳而書
公及晉文見義卒會
侯之後得及盟也家
氏曰制子不下與諸
侯盟得王人爽命之
禮汪氏曰首止葵邱
王世子宰周公不與
盟則書諸侯盟何陵
踐土平邱尹子單子
劉子與盟則不書諸
侯此言諸侯則劉文
公不與可知士氏曰
齊伯代是十四年後
以大服楚之功今書
諸侯自盟皋鼬以陋
之
按萇弘此言又富辰
言文昭與在晉上而
史記列蔡叔於周公
之下正發謂爲遠說
杜註封父古諸侯繁
弱大弓名　倍增也
綾序也　少帛雜帛
也○綪茷大赤取染
草名也　大呂鍾名
有閻之土衛所受朝
宿邑　疆以周索疆
理土地以周法也索
法也　密須國名○
闕鞏甲名　沽洗鐘
名　懷姓唐之餘民
戎索大狄近夜所使

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

不與中國同故以戎
法
其子蔡仲母也
蔡叔也
杜註五叔謂管叔鮮
蔡叔度成叔武霍叔
處毛叔聃也
杜註踐土盟在僖二十八
年書蔡在衛上但未
以國大小之序也言
盟所告盟載之次齊
在鄭下衛姬處後也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杞伯成卒會
高氏曰不言卒于師
以不成乎伐楚也
許遷容城
按許男會皆召陵而
今願遷近楚見晉之
所爲不足恃也
公至自會
按公既會而自至其
位之定矣
劉卷卒
公云以王之殺云諸
侯王未獻不及杜註
告同盟爲是陳氏謂
定王室無預于何以
不令師亦不及杜

【經】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畏楚而疑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作戊汪氏曰世子乞嗣爲悼公七月卽追諡之自立爲悼公

六月葬陳惠公 陳惠公在喪出會歸始葬非禮也

許遷于容城 王氏曰許凡四遷皆楚令悉自遷僞文願遷也然不能修德固圉屢遷何益乎

秋七月公至自會 許氏曰不致使楚議無功也高氏曰以會致者不成乎伐也

劉卷卒 杜註劉蚠秦命出盟名侯卒則天子爲告同盟孔疏天子告臣言名書而已故不稱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趙氏曰晉侯楚不足救蔡而遂爲蔡招楚今受圍而晉不救安事盟主哉故蔡求吳

【經】秋楚爲沈故圍蔡

[illegible]公作鮮[illegible]。[illegible]伯莒小也[illegible]諸[illegible]之國內諸侯非禮[illegible]氏不書葬此以特往會書

楚圍蔡[illegible]沈[illegible]也然後[illegible]今不[illegible]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

葬劉文公 趙氏曰劉國子尹氏王子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　[illegible]氏曰蔡[illegible]伸矣書以伸蔡也

[illegible]

左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阸。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illegible]楚大敗楚師[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子親行故不得不書以吳子胡氏乃不公[illegible]云進吳子夫[illegible]矣

公穀未[illegible]氏[illegible]胡傳[illegible]以[illegible]不能死故[illegible]出奔[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身死也

[illegible]吳入郢[illegible]

庚辰吳入郢 郢公穀作楚杜註郢楚地　郢入吳不稱子史略文

左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傷 昭王因敗奔隨中句吳[illegible]以[illegible]至敗吳師吳子乃歸楚子歸郢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月公作正月

夏歸粟于蔡 石氏曰春秋貴大義不貴小惠見楚敗吳勝而歸蔡粟與吳瓦無救災之實也

左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杜註資[illegible]之

[illegible]公穀[illegible]吳[illegible]中國進稱子入郢處宮敗稱吳[illegible]云不言滅存楚俱未錄[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君[illegible]國[illegible]不言滅耳不必[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入吳存之[illegible]王氏曰以其而敗楚[illegible]蔡人之[illegible]利其有而入郢[illegible]

吳人之志依賓而旂勿泥貶之說○按吳之以班處宮其事孫人理矣信可駁也然以稱其爵駁義則泥稱爵以汪氏說定公穀文作入從爲過陳氏又云入斷非得國之詞亦欠盡蓋定五年書於越入吳豈得國耶

●歸粟于蔡

高氏曰救也諸侯之正然此爭自吳而歸之也胡氏曰諸侯不見何也以其爭之末乃僅書爵汪氏曰昭二十五年翰王粟不書當爭也其三十年會流澗者不及故以災而歸則非所急也此不得猶伯以不能救蔡之難從歸粟可

按此彝或從爵以概諸侯且左並未抵言皆杜說辭爲當耳

於越入吳

公羊云於越未能以其名通也至者能以史與詞無義例

士鞅圍鮮虞

惡晉忘兵且惡鞅貪功也

鄭滅許以許

公羊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同亦云諸侯歸。孔疏諸侯或亦歸之

於越入吳 杜註於發聲○李氏曰劉云越其自稱也越人稱之也

左 越入吳吳在楚也 此見吳之弱力不足恃也自越勤楚之惡亦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胡傳書卒見定公不能討逐君之賊而全始終之禮也

左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季氏曰成子卒武叔及季桓子皆稚陽虎欲圖命矣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許氏曰晉以士鞅之故加兵不勝又圍之益結不勝矣

左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趙氏曰鞅欲立功也鮮虞何罪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家氏曰肆其不道鄭之罪大矣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李氏曰陽虎之專託公出師耳

左 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

張氏曰許困於與鄭爲鄰其而遷葉遷夷而析而容城西遷依楚今楚困於吳鄭遂滅之趙氏曰許不能自治其國滅于門取下然鄭亦甚矣書鄭不死社稷也李氏曰昭十一年鄭人許而復鄭之合天下遂衛王六年鄭滅許而許國之墓又合天下遂命以大命之而甘心而忍其國有王法而兵弱存以後得者可咸也夫

●公侵鄭

高氏曰合從亂而鄭成許首爲分討之季氏曰將出晉命而陽虎之權遂其欲於秋其陽貨且無名行師不然從伯合而討伐周之國何不書侵哉[illegible]之至亂不能發罪致討使諸師掠掠鄭季孫獻俘於晉遂伯合耳況陪臣[illegible]兵雖亦不屬公也

公至自侵鄭

高氏曰月何以危不能討乃爲晉討鄭內外結怨危之也

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張氏曰陽虎專政欲徼禍鄰國使衛侯不聽文子言魯危矣哉

孜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劉氏曰以二卿專國而陽虎能制之必爲亂之故也

左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 陳氏曰臣執國命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張氏曰大夫爲利使來者是執而執所由絕也

•斯何忌如晉
高氏曰一卿將命可狠健事尚可知事二卿乎故累數之以三卿為陽虎所制也
執宋祁犂
李氏曰此晉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晉之始齊氏曰晉卿爭權執國使固宜稱人以取怨樂祁求致晉命而先通賂已失使人之職故稱行人以不稱其官宜執也杜註以為非其罪非也計劉樂祁子見於杜註以為後杜本名

傳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

不討也乃執樂祁　杜註范怒祁比趙氏胡博秋意起使范鞅諸皆有與則弗執矣

城中城
高氏曰成九年城中城之矣此復城者外有齊鄆之怨故懼而城
穀梁云三家張也又云非外民也未詳陸氏曰陽虎用事何言三家張且非新作何得譏外民哉
•季仲圍鄆
高氏曰齊取鄆以居昭公後謂遂貳於齊家氏曰齊得鄆同非而二子之圍亦非也宜善詞告之齊不宜遽用師也明年國夏伐西鄙報此也兵始此
•鹹盟

冬城中城　汪氏曰公室無民豈能役衆盡門將欲去公自固耳三家託於禦寇翦而城中城
穀　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非議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註不言何圍次鄆貳于齊故圍。讖不以文告也
公　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始存劉氏曰譏二名雖諱也二名不偏諱何譏爾趙氏曰二名者多矣何獨譏此哉
七年春王正月　時　備四
夏四月　時　備四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陳氏曰石門志諸侯之合于鹹志諸侯之散自是無主盟

按此伐齊隙初年石門叛晉自是晉定伯之終矣自景公則伯之始也
家氏曰齊景圖伯宮將于王非伐衛蹦之難不能勤王乃求鄭衛與人從我耳李氏曰齊景圖伯勤宜在有之自是盟衛于沙齊侍于夾會于牽于洮自制為之與晉初年盟于夾
•盟衛沙
家氏曰齊欲盟也衛不與盟衛台也李氏曰此齊衛合黨之始也晉將卒於是北方使齊

傳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於衛　許氏曰叛晉也伯道衰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作沙澤　劉氏曰衛侯欲其羣臣以請晉齊執結非伯討也　許氏曰叛晉也與氏曰齊衛罪均矣
傳　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許氏曰景乘晉衰而欲力爭知將或可而不知已不可也
傳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

景公勤王室安諸侯桓公之功可復也何圖晉為霸乎穀梁云與盟衛不與趙氏曰執衛行人誓書何獨重責哉
國夏伐我
許氏曰諸侯唯晉事晉叛齊伐之高氏曰齊叛晉與衛暫故為鄭伐我且報圍鄆家氏曰前不能討鄭如今興無名之師何以為方伯繼鹹沙二盟書伐貶也李氏曰只晉伯不復振也其役晉叛無功於是及豫

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九月大雩　許氏曰一秋而大雩得請之甚也江氏曰與昭二十五年皆書災甚皆不知儆也
冬十月　備四時。是年冬十一月晉籍秦送王入王城不書以不早定周亂進之年條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無異政而從報悉書至危之
傳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平矣

●正月侵齊至　杜註報闞之役也　傳言魯無畏敢七猛關志　顏高魯人　子鉏齊人　顏息冉猛皆魯人　先先歸也

二月侵齊至　按魯無寵故而再侵齊徒重怨於齊氏耳　高氏曰冉出不得休息公進退不自專故兩書侵至任氏曰不恤其民矣

殺梁往月致月誌之不殺　劉氏曰八月公至伐於齊[illegible]致月

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孫氏曰公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左傳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毁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

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杜註未得志故皋氏曰陽虎無謀忌劉公再往公何不自危哉故皆書至

曹伯露卒　汪氏曰隱公通錄鄭公亦露　穀隱公凡立四年卒子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許氏曰魯負齊而與齊搆怨以侵易伐

負怨之所　國夏伐我

高氏曰定公即位未嘗修好於齊而再侵齊故齊亦比年伐我

●公會晉師于瓦

胡傳言晉師而不書士鞅見人臣不可專主兵權也書師也

余氏曰魯當不足與齊以或在陷辰不能判恕使公遠出境外而致伯已聚師出後期無治於事不若與否爲矣

●公至瓦　按公遠出境外晉救不急這至危之

左傳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高氏曰以公不與鹹之盟且報再侵也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杜註瓦衛地晉來救我齊師已去

左傳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懷公　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士公作趙　高氏曰以二國叛晉從齊也而不能取服

左傳　晉師將盟衛侯於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

高氏曰不以會書非出會也　季氏曰不以公會大夫因此以見師爲重耳

●士鞅侵鄭衛　衛鄭兩侵國亂于手擊而伐四晉鄭小邑當不能討而會魯會因鄭衛晉侯之文不能取成而家臣矣

許氏曰諸侯已貳不思修德是務而欲以服諸侯之不復從晉也

●鄭何忌侵衛　按鄭從衛附之今皆兄弟之邦　對也季仲

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乃叛晉　晉人請改盟弗許　遂矣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何爲　季氏曰義不足服人故脅之以無名之師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杜註三月而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高氏曰以其爲晉與師故書侵

左傳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汪氏曰與晉命而侵如侵宋同書侵訓之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註曲濮衛地　結叛晉也

重將比年侵齊今前逆鄭亦並書季仲可

●盟曲濮

高氏曰魯僞晉侵鄭衛以又自侵之故二君同盟此故以固

●從祀先公

胡傳隱人馮山因叛公始得從祀太廟這也陽虎欲去季氏之禦以媚國人其爭議而其情逆矣[illegible]之士　杜氏曰三傳皆以從祀僖閔祀[illegible]公文定引其說高氏

從祀先公　高氏曰閔僖當正昭當祀今並順禮者　季氏曰魯祀僖公外祀公祀如正其禮

左傳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　公羊曰同　王氏曰大事也不由公命而由陽虎故不書禘又不書日

穀梁　貴復正也　謝氏曰陽虎欲去三桓亂也而順祀則亂也春秋善善惡惡各書其實

盜竊寶玉大弓　謝氏曰玉象德弓象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之而子孫不能守

左傳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

據氏所用之今考之經昭公之殁稱諱疑已祔祭稱廟而從祀不稱昭公與禰於莊公謂法不同則三傳似亦可通或云升閔躋僖非指僖公務然陽虎雖祔祭昭公而道南之義猶待孔子爲行逸而合於先君之非越則以何也

諸稱寶玉大弓杜註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陸氏曰將以不圖與寶將外求容且淬思不義故歸之非如亂氏求名之謂實民以致盜也

王戍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

非從罪分器亡也罪也輕而取之了小註氏曰何謂季氏違邸公所寶玉藏於其家然昭公之從不書失此書竊則陽虎取於公宮非取之季氏也

杜註都邑之兵車也　陽越陽虎從弟　咋暫也　季氏咋謂林楚之言欲恃其絕已於難以避其先人之咎　公期孟氏支子

按如公當可正何謂取之季氏之誤繳名也

于言末寄字蚌備編

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 胡傳分器不能守而尋竊諸公宮失與得皆書譏公與執政不恭之

西陽虎然不書其臣微弱之也

彼叛梁射圭戎弓之辟與氏存氏者叟居之孫封父之繁弱之說稱與而亦竊於公羊公羊穀衡者淨判自刂無竊何以書 公羊豈不知得有分器耶穿孔疏以爲誤書也蜀氏曰寶玉大弓三傳之說不同然學經之大法不在乎是所以謹其竊與得之而已此所見更大

得寶玉大弓

大也

公 盜者孰謂謂陽虎也 從叙事畧同左林楚公作諱南公解讀字謨未錄

穀 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九年春王正月 時備四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公作囆獻公卒葬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胡傳在前盜竊內萬氏曰不得盜以正典刑僅得寶玉大弓政刑之失一至於此

重之也亦安之也

張青前論錫說

左器用同得數語未銖銅氏曰言得以見失也書器必言得部大鼎何云取乎孫氏曰不曰盜歸者盜簽不可所見也汪氏曰杜註謂失之爲等故重書之固然其謂得之爲榮未足榮也適以彰其失之恥耳

甘註虎以無益近用而祇爲名故歸之後陽關詩陽虎也

讙門陽關邑所 旅氏有大夫 鮑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

左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

人名而立之年九十餘矣錄刻宜欲絕通者　趙氏曰蔥靈輜車名　穀云不地竟也未錄　趙氏曰未出境故云得曰書稱不著地何義乎

○齊衛次五氏　陳氏曰外會書次自楚威始以伐未有也今再見無伯也不書伐晉春秋再絕晉也有伯非夷狄無盟主非伯故也任氏曰書次未敢輕伐始盟後中次五氏又次垂葭垂葭元年而後伐趙鞅所以遲次矣　家氏曰五氏之次齊景因晉之亂欲同晉伯已無望齊能修桓公之業春秋將如與之乃不能尊王安諸夏反與晉衰而屢次以求逞則非義矣故譏之　按家氏說與諸說稍異而亦有理　杜註至之為取婦也　呂氏曰戰猶共上息也斂甲欲繫猛　猛笑言不敢與書爭也

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郝氏曰窮虎遁於道路以繩追而得之

公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杜氏曰以明失而復得也

六月葬鄭獻公杜註三月而葬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杜註五氏晉地杜註以次告　王氏曰晉尚強未敢顯言伐

左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龐氏曰觀伐夷儀未能次五氏以聲

○及齊平　謝氏曰平一國所願故不書公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相魯修睦而平李氏曰同律然汲汲而平恐亦非聖人之意○季氏呂氏同謝說

○會夾谷至　胡傳孔子一言而威重三軍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與眾不與焉　按胡傳亦本左穀○趙氏曰經不書盟傳何得云盟黃氏曰諸事似非聖人氣象方齊景急於求諸侯必將善待何至兵劫魯會盟求有喪服之事郤有聖人豈無理義之諭何至此哉王氏曰陽虎請伐魯齊侯以鮑文子之言而止至是魯用孔子國大治齊人畏義故為此會安得有兵劫之事聖人用禮將使悖於禮義傳言盟誣也使魯反汶陽之田則魯將三百乘為齊役乎龐氏曰其時自徵孔子齊亦必平孔子相禮自成禮而退耳以卻萊兵為聖人奇績亦張之甚矣氏曰匹夫之勇賢者不為而

之　月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許氏曰秦自晉悼後益退保西戎事不見於春秋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杜註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湛氏曰孔子為政安民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夾公穀作頰　卓氏曰平齊以請列國

左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

始平未必然　似非聖言　經未書盟　後無此事

謂梁人爲之乎。
殺梁嬰會不至以地
子胥危之矣孫對氏
曰常倒耳何危哉
趙鞅圍衛
趙氏曰報五氏之次
也然不討齊而圍衛
晉國怯大而侵小也
李氏曰晉自召陵後
書侵以義不足服人
也此書圍以力不足
服人也

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姑存穀梁畧同。朱子曰此事附會

晉趙鞅帥師圍衛 湛氏曰志報怨之兵也季氏曰離齊黨也而卒不能服晉畏叛

【左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

春秋三傳合纂　卷十一　定公　二三

○來歸三田
胡傳齊人心服而歸
之也。高氏曰孔子
從儀之言感於其人
之天。家氏曰取濟西
取汶陽者取伐大國
之力也歸濟西讙龜
陰不待求請之而復
得也惟此書求歸道
化所感與知其然而
然聖人之道不爲空
言也李氏曰是年爲
大司寇十二年使仲
由爲季宰墮三都蓋
聖人以王道化齊魯
也汪氏曰後之叛末
也
叔孫仲孫圍郈

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左在前會內杜註夾谷服義 程子曰齊服義而來歸之

【公】齊人曷爲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汪氏曰齊人感夫子之義而歸侵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下郈字公作費胡傳侯犯叛不書三家臣專會家臣爭叛亦其宜也 之叛之由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

湛氏曰二子圍郈爲
侯犯據郈以叛也侯犯
之叛爲殺公若也公若
之殺爲固諫立武叔
也故自大夫出則陪
臣亦叛之矣叔孫仲
孫上不能尊君下不
能御臣擅擁衆圍邑
而衛不克則魯之無
道可知矣
○秋圍郈
孫氏曰郈不服故秋
再圍朱子曰大夫專
權又被陪臣擅命夫
子墮三都正從這極分
曉家氏曰齊歸郈若
此聖人道化所感不
然齊何有於叔孫哉

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

春秋三傳合纂　卷十一　定公　二三

汪氏曰叔孫不知改
過遷善臣戕使家臣
感化而帥師圍邑
又不能明正其罪而
使犯之從屬駟赤多
方爲詐設謀誘之
出走雖幸勝之何以
國乎
許之郈人許侯犯行
也。

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逼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

杜注：宿，故宿國。閉之，閉其役門也。誅，責也。物，識也。數，數甲以相付。

樂大心奔曹 按九年春左傳載宋公使桐門右師樂大心盟于晉，辭以有疾，其族子明逆以將作亂，譖於公，公逐右師，此奔曹之由。王氏曰：宋公信讒而刑罰紊，亂國何罪焉？然大心挾詐以遜事，經亦直書以志其過。

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杜註：犯以不能副武叔命故叛。

宋樂大心出奔曹。季氏曰：宋景聞譖逐大心，而大心挾詐不忠，安保其不亂哉。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作池，後同。家氏曰：嬖臣故也。奔者固有罪，宋景亦少恩矣。

【左】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

宋地奔陳 王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若地者，亦驕佚矣，故春秋以自奔爲文。

會安甫 家氏曰：前此三國盟鹹、盟沙矣，今又爲此會，蓋所與於晉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固諸侯之從而役伯也。

州仇如齊 高氏曰：夾谷之會，歸我鄆、讙、龜陰田，今侯

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以自奔爲文，罪地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公作牽。蕭氏曰：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杜註：謝致郈也。

【左】武叔聘於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

仍以郈奔齊，齊人又致郈，是以叔孫如齊謝焉。

弟辰暨仲佗出奔 胡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寵嬖故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書時又見仲石役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黃氏曰：君不君，則臣不臣也。家氏曰：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並貶也。

辰及入蕭叛 家氏曰：辰以憤激不平而出，其罪下於共

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杜註：齊以致郈德叔孫，叔孫言義不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左傳在前地奔後。○按此參誅之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趙氏曰：奔書暨，辰強之也；叛書及，辰主也。二子悅從之，仲石誠庸夫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胡傳：四卿叛在蕭，大心從之，叛可知矣。陳、曹亦有罪

【左】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

叔段，仍書弟，然皆叛也。○穀梁辰未失其弟，未絕。劉氏曰：辰爲亂，以爲未失弟，妄甚。

樂大心入蕭 杜註：從叛入叛可知，故不書叛。季氏曰：奔循暨，叛稱及，可見仲石之叛，乃其所欲，但辰主謀，故以爲首惡耳。爾自因其力也。

及平退盟 陳氏曰：輸平志諸侯之合，及鄭平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按此亦可與及晉平參看，係乎二相倚聽焉之故。

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涖公穀作莅。杜註：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

【左】冬，及鄭平，始叛晉也。杜註：魯自僖公世服於晉，至今始叛，故曰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汪氏曰：在位十三年，子比立。季氏曰：卒不討，非月不知

夏，葬薛襄公。高氏曰：春秋書薛卒者三，葬者不日不月，史文略也。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左傳公羊俱在墮費。○趙氏曰：孔子方仕，仲由爲季宰，建此議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家氏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伐曹，著列國無盟主也。

【左】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

一第134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16　版反內

[illegible]伐曹
按此亦若衛之寡小
耳。
○墮郈○墮費
孫氏曰三都之[illegible]
邑城以[illegible]
固因之以叛於是墮
毀之[illegible]氏曰[illegible]
臣之禍叔孫首墮郈
郈以[illegible]季氏曰以
犯既登臺必[illegible]
除費有變也○胡傳
二邑據[illegible]各固其城
三桓既微時[illegible]
數有叛者而[illegible]於仲
尼遂墮三都上下交
順以禮為國[illegible]
之兆也○王氏曰墮
郈以[illegible]以二
卿[illegible]於[illegible]
子曰[illegible]其[illegible]而
為之漸可復正也後
及公斂[illegible]于便
不信之張氏曰毀其
所恃以為固者所以
制陪臣抑私家而復
公室[illegible]
强臣不敢恃險以叛
若陪臣不能[illegible]固以
叛[illegible]氏[illegible]以
禮化[illegible]使[illegible]
終耳
○會齊侯盟于黃
張氏[illegible]宋氏
[illegible]

宰為無勇。杜註彊孟懿子季氏曰是時曹伯陽好田弋公孫彊為政必非壯健者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杜註患其險固故墮壞其城

【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帥師者邑強也

【公羊】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秋大雩 孔子用魯而諸僭禮猶行之者在位未久不能遽盡革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羊作晉侯杜註將叛晉張云公羊誤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惜仲尼不終用於魯附庚欲大夫比而成終未墮

【左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金為私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成之不墮公斂陽之謀也

次齊衛為盟之始也
實[illegible]衛為黨之終也
而晉不復伯於季氏
以諸侯[illegible]也因孔子
用魯而有威焉然甚
而沮之之意已開之
矣
公至黃
公圍成至成
[illegible]辨
杜註國內書至者成
強故出入皆告廟陸
氏曰公狃于連克雖
出無功此役必求詢
於仲尼胡氏曰及成
不墮三家之處矣
季氏曰家朱子語錄
處者墮而弱者反不
墮者強者不墮而弱
者墮之故也費郈之
墮出於不意公斂
不肯墮循子叔孫
便做不成又女樂歸
之遂行不然當別有
處置也其費郈叛故
叔季欲墮之公斂方
有功孟氏故孟不肯
墮如朱子言則圍成
孔子未必不知但不
終用於魯故聖化不
行而公室之威竟墮
耳
穀云圍成大功也又
云邊乎齊危也俱未
叙汪氏曰圍邑一
邑弱小甚矣反大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穀無衛侯字葭公作瑕

【左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嘉其言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夏築蛇淵囿 杜註書不時也許氏曰圍成不克歸而力此季氏曰孔子去君臣志荒矣

大蒐于比蒲 孔子行而權仍歸下矣高氏曰既叛晉而三桓日懼人之圖己故數蒐焉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高氏曰此伐曹晉不叛晉也靈公志在軍旅不知以亂為國故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以下參叛 晉趙鞅歸于晉 寅下公有及字。兩書叛鞅書歸皆罪之也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

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

乎是時晉齊交好不足危也惟與晉於齊臣以得返爲幸耳

次于垂葭

杜註二國將伐晉次垂葭以爲援高氏曰與次五氏同家氏曰如是之會盟與次欲以圖伯豈不難哉

夏築蛇淵囿

高氏曰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築此何囿之多也汪氏曰孟夏妨農役民不待貶而罪著矣

大蒐比蒲

胡氏曰三家分軍私致兵閱其實以自固也非時非制不足言

彄伐曹

按十二年彄伐曹克郊今又伐曹必曹伯陽之不善交鄰也然衛亦虐小甚矣當時無伯以至於此

趙鞅入晉陽叛

胡傳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曰叛入臣專土也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高氏曰書其不由君命專土與兵之罪王氏曰午無罪而鞅專殺不忌荀范不請于君而擅伐之鞅不恕於君而伐國非叛而

春秋三傳合纂 卷十一 定公 二八

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穀】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薛弑其君比 胡傳稱國當國大臣之罪也鄭氏曰三傳不載其事不敢妄說○比穀惠公立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公穀作晉趙陽

【左】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公作三月孫公作子牂公作牄薛氏曰陳不思輔車之勢危哉家氏曰書以誅楚而罪陳也

【左】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高氏曰衛靈沈耳於閨以奔其世臣又及其所以見以其國斃之也

何亦罪也

荀士入朝歌以叛

胡傳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晉賂公行所致也故爲國以義不以利○王氏曰晉陽鞅私邑也朝歌公邑也鞅專殺其罪小逐君士荀寅則又無君故俱以叛書家氏曰晉大夫不忌其君久矣視爲他國之亂臣及是二卿俱叛其君聽其所爲汪氏曰朝歌衛邑諸侯從叛故屬晉

趙鞅歸晉

胡傳歸易詞書之非與之也罪晉侯縱有罪無政刑耳汪氏曰貴皆君之不討罪也公羊公以地正國又云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穀云貴以其地反也又云其入無君命皆未録趙氏曰皆非也家氏曰此叛也公羊乃以歸正義說孔氏曰公穀以地正國之說大傷教陵氏俠賊之說好胡氏罪其叛逆臣也說不易

戌來奔趙陽奔

胡傳二將去南子之黨故奔陽結戌黨也

春秋三傳合纂 卷十一 定公 二九

故亦由衛而鑲公不能正家以襄其大臣之罪者矣戌又以富見惡於君富怨之府也○家氏曰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戌以宗臣之老正之乃所待為而非戌所能為也人臣欲正其君必先自正其身今戌富而驕事不克而速禍宜也

殺陳成蚡

按陳與頓有宿怨故從楚滅之然陳頓鄰也頓亡齒寒陳之亡遠矣從自取于相舉至是猶戰乃陳始從而楚小何哉楚之滅頓以頓從晉召陵盟耳滅而與之抑無俗也

許亦

孫晉前戊殺許

敗檇李卒

胡傳舊書以其告也哀元年吳敗越豈獨不告而不書哉孔子削之也夫椒之戰從父仇也非報怨也春秋以為常事不書其旨微矣

・會牽出行

按齊景衛靈伯且將晉之亂臣賊之乃助叛而同叛者也以其

傳左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戌黨也詳見衛傳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公作醉

傳左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許氏曰書此敗見光死兵滅身可為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作堅又作掔 杜註脾上梁間向牽

傳左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

公至自會 張氏曰是時孔子已去故公會齊衛謀救范中行氏同會而助不喪故致以危之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黃氏曰齊景為牽洮之會黨叛臣以亂君無君臣之義矣

傳左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王氏曰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後無聞焉王益微矣

春秋三傳會纂　卷十一　定公　三十

不克而還晉自是齊景也晉危齊侯也

會洮

家氏曰天王來始從齊祖桓公之伯分天王頫明號欲復祖業而率三國助叛人春秋降齊成圖霸亦有舊焉連以三會特貶也

石尚歸脤

杜註石氏尚名脤以賜兄弟之國孫氏曰魯未嘗祭而天子使歸脤非禮也高氏曰損祖之兵而舉人於此春秋如此益曰天子之任唯後以號其殺又云石向欲書春秋云云未録劉氏曰石向有何功德而欲書耶始不然

蒯聵奔宋

胡傳公以龍南子不能保世子世子以欲殺南子不能安其身將殺而去其罪特書世子而歸公無道若矣○劉氏曰蒯聵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從大人勝術得全乎益國敵而恕以告夫人天人宛其斥己甚言殺以誣之宋南子家也使其有此乎敢人其實故張氏曰劉氏言足知左氏所

公羊 脤者何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 公羊周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蒯聵世子亦罪蒯聵公無道也

傳左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左傳在前高氏曰此年師師用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宋景公不足辰不弟齊受叛臣皆罪也

大蒐于比蒲 張氏曰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也

邾子來會公 杜註會公比蒲石氏曰蒐非會地言會者以非受者亦失交識之也

城莒父及霄 杜註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此此年無冬史闕文

春秋三傳會纂　卷十一　定公　三十一

記乃荀子說苑而非實事汪氏曰劉張說固甚當皆泥於也子之義朱子論語集註引欲做則左傳未可盡廢也

隱彭郝

晉衛繼遄也

辰自蕭奔

胡氏曰書弟兄宋公失兄之道書自蕭叛辰據邑以叛書來奔罪齊納叛臣也金氏曰三稱弟非愛辰也非怒辰也著景公無兄之詞也

按此備

孫氏曰龍涼衍四皆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邾見公受玉卑其容俯邾見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自言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邾之先見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明之先也 汪氏曰邾子以去年來會爲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而魯喪邾旋甚矣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高氏曰皆不當郊牛死不郊可也而改卜是違天也

魯公隱桓時政猶在公也自昭定後竟皆不日公大夫專也

邾子來會公

按此會公于比蒲也與顯叔朝公于穀同此不書朝不行朝禮而用會禮也故次年春又來朝遂又奔喪非會遇諸侯乃晉二年三卿並伐之三家按氏撰做

城莒父及宵

按此重民力故雖冬必書。趙氏曰一時城二邑勞民甚矣

邾子來朝

按此見邾子事魯之

【公羊】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 范氏曰食非一處而至死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家氏曰報頓胡從召陵侵楚之怨

【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此豹罪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此楚非 胡傳滅人國罪大矣然豹亦有罪也不死社稷不知命矣

夏五月辛亥郊 汪氏曰書過時以譏其慢耳魯郊不書者多矣此因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公羊】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李氏曰以牛死改卜而致失時

壬申公薨于高寢 杜註高寢宮名不于路寢失其所矣

【左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 是使

通譴因見子貢之智

食郊牛改卜

熊氏曰作者之時郊信邾自怨公猶畏天災故因災而改不郊若定之終哀之始習而既久雖天災亦不知畏矣

滅胡以豹歸

按此書楚報怨之罪亦罪豹自取其不死社稷也因從晉而滅而不救吳伯也

辛亥郊

按魯郊當在孟春正月今改卜則常牛在滌三月自正四月郊今何以五月郊耶

賜多言者也 汪氏曰定公有聖人而不能用惜哉

【穀梁】高寢非正也 許氏曰得正而斃者惟路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達鄭公子地奔鄭爲之伐宋欲取邑以處之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王氏曰罪鄭大國以居叛人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渠蒢公作蘧杜註宋地 不果救宋故書次

【左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趙氏曰欲救宋而不能也

邾子來奔喪 趙氏曰定盟拔從邾其世不犯邾邾德之故會朝又奔喪禮非而情甚惻矣

【公羊】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 杜註孔疏皆云非禮

【穀梁】喪急故以奔言之 邾事魯之過謹也亦定公不使伐之仁感之

四月卜郊不吉又卜五月吉而後郊耳

罕達伐宋

按此役鄭取宋鄭所際地嵒戈錫三邑以處平元之族詳哀十二年向巢伐鄭傳自此至哀十三年二國凡六侵伐搆怨於此又後隱公之動公子馮故事矣

次渠蒢

趙氏曰救宋則失人好之鄭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出兵觀望於二國之間此齊景之姦謀也

姒氏卒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穀作弋左傳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未錄劉氏曰非也

【公羊】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穀梁】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妾母故不稱夫人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杜註諸侯會葬非禮也家氏曰曾胥奔喪者會葬經諱之此書志僭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穀梁】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經文昃字穀作稷

按此宣宗公穀劉氏駁左氏也若非定公妾則史必書夫人豈待祔而始書

葬定公乃克葬
家氏曰公以與日葬為得禮義以塗車芻靈不具為非禮二者皆在孝子之誠敬何如耳雨無害于乃後葬可也或雨甚水至不可即土左氏說亦未為失然國君之葬豈無不備而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雅既不可也

葬定姒
陸氏定姒不稱我小君以其為妾母也

父城漆
按此譏哀之勞民無恤民之心且啟怨非善鄰之道

辛巳葬定姒杜註十月三日有日無月。左傳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劉氏曰非也此非夫人

公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胡傳先引公羊又引曾子問並有說則加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貴也先重而後輕

冬城漆杜註邾邑張氏曰謀伐邾也邾事皆謹案哀初立即勞民啟怨宜吳齊乘間也

左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始存汪氏曰豈有本國有事過時告廟可擯罪者乎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十一終

周氏家評語本

公即位
哀乃定公庶子然稱繼正

楚四國圍蔡
杜註蔡人楚昭王奔隨隨人依之楚德之復列于諸侯許討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

左汪氏曰此圍蔡未足善文定以宋高宗不復金人之仇故以復仇為說此朱子所謂以義理穿鑿者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
汪氏曰喪未及小祥而遽行郊吉不孝于親不敬于天

齊侯伐晉
陳氏曰伐夷儀不書伐五氏不書會于牽伐狄難晉猶不書不忍書也必如是而後書春秋之深為春秋之始無王春秋之季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十二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男　攸　齊蓀　陵　鏃　齡　運邦　尚袁　增輯

哀公名蔣定公庶子在位二十七年薨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趙氏曰繼正。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家氏曰楚不能報吳而樓小國以復兇志在蠶食也

左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閒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郊牛下殺有角字

穀此該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十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胡傳魯郊禘非禮魯以為常春秋不勝書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書之

秋齊侯衛侯伐晉許氏曰楚得專封王道謬矣晉累伐伯役亡矣春秋之變極矣。

左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高氏曰至是晉伯盡掃地齊衛皆惡故狄皆略解虞

無伯皆齊鄭盈衛爲之也家氏曰晉爲君范中行以抗君與衛輒以拒父倒行逆施也

何忌伐邾

趙氏曰定公撫之厚而嗣君虐之速何也非公意也大夫意也家氏曰此與從伐皆季氏利邾之土仲叔羽翼之

伐邾取田及盟

家氏曰若魯人逐利而不知止也鄭氏曰季不盟一則不貿與盟一則包藏禍心志欲滅邾也汪氏曰叩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薛氏曰定之末邾事魯至矣今遽伐之利其田不知義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杜註句繹邾地胡傳邾事魯恭徙自辱焉三卿不知以義睦鄰詳若其罪

左傳 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杜註絞邾邑石氏曰昔政在三子不由公出師氏曰前旣取田今又取此貪欲無厭

穀梁 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所得也 季以田與叔仲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臣始使始于遂與將臣如齊內臣並將始下行父僑如將之戰鑒內臣並會始于宿與叔老會吳今季將並與滕伯極矣衰弱甚於前其後會句繹春秋盟之始終可以考世變矣鄭氏曰季孫不盟志未厭也明年又復圍邾

滕子朝

按此見滕之微也

•輒以拒蒯聵

胡傳謂衛見蒯聵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而世子非衛人之所忘

左傳 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 郢大夫子南也 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王氏曰太子罪狀未明故位未定今遺命立郢宜郢不肯居而後日之爭以起

滕子來朝 汪氏曰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滕之朝五始于隱十一年止于是後弱甚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鄭氏曰聵無父輒亦無父

左傳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

出於蒯之手天理逆矣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不子北面與爭可乎而趙鞅不義甚公與衛大臣不能早正國本其罪皆見矣○程子曰蒯聵得罪于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父而不與其國輒者受于所可方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公穀王父命之說非也○今故未錄公穀

戰鐵鄭敗績

李氏曰雖勝不武況勝而皆自伐哉汪氏曰鄭之黨叛人國罪

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王氏曰書納于戚著輒與國人之罪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公作栗又作秩王氏曰皆言帥師其衆敵也書及鞅爲主也鄭黨叛人鞅以亂擊亂

左傳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

也然鞅不思所以致亂者已爲之今納蒯聵而見拒于衛遇鄭師而衆寡失措懼而卒勝且以爲功相與矜夸春秋以鞅主是賤惡之之道也

杜註子姚罕達也子般駟弘也集兆不成也遂得遂士進免去廝役也志父亦簡子名鐵邱名

按簡子誓太子禱相應上戰將戰既戰相應君車少鄭師衆相對

太子恒遊二語相應[illegible]刑與前誓相應

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

杜註畢萬晉獻公臣死于牖下言得壽終麇繁也羅痁瘧也命氏曰恐懼三偁時孫貞何以言曾曾孫聞事知請得風清月冷樂落草枯杜註勝鄭聲公名午晉定公名簡子報私作乃誓詞死言從君命太子蒯聵蒯乃禱詞飾言助晉君

蠭旗旗名取蠭旗于幕下衛態杜註鄭雖北猶獲羅羅無勇故

運齊粟千車與趙鞅齊輸范氏粟相聽觀缺之高可見其志總在奪粟以困范猶有知在同顧上吉弟逆之句范氏亦同映杜註公孫尨范氏臣

俞氏曰見得非此人趙氏幾不免俞以曰國無小亦不在大今日我上也不記路車中即我右之上也不記救車下即皆可與郵氏王良也御郵無

也簡子誓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

敘遷州來殺駟許氏曰蔡懼而遷而殺無罪姚氏曰蔡初不自量而背楚既不自安而託吳事急而殺執政何以令一國哉經書遷州來不與其遷也書殺大夫不與其殺也

於衛圍戚

劉氏曰春秋卻曼姑子齊以明臣之不可伐其君雖成于衛以明子之不可加其父

胡氏文子之道正矣許氏曰晉以君臣稱氏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知齊不伯而將亂也高氏曰齊與晉為仇若職入則衛從晉矣所以助輒也公羊云伯討又云輒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是不以家事辭王事朱錄汪氏曰以為伯討曷為不書圍衛戚與宋彭城比乎又豈可逆父子之倫而謂之王事乎

桓宮僖宮災

孫氏曰桓公哀十世

靷皆絕家氏曰晉盛時莫敢敵今週鄭偏師幸而勝之書戰舉晉而罪鄭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范註七月而葬蒯聵之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胡傳蔡背楚請遷于吳而中悔及事急又委罪駟政故以自遷為文而書殺大夫而稱國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黃氏曰齊助逆子以圍父也

左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穀梁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胡傳王存者衛而首齊罪齊黨惡討亂臣賊子之法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記變也見天變當戒也繼書城啟陽則邾魯不知懼天變矣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胡傳親盡何以存季出于桓立于僖以是為悅而不毀歟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

祖僖公哀七世祖存其廟非禮也家氏曰季氏特禮僖上故天災桓僖廟以示禁戒
李氏曰左氏載救火事此亦見魯爲僖書之國汪氏曰與諸王廟災無異會王廟當毀又無功德可稱也然當時親盡不毀者甚多如晉謂子武宮文宮之類春秋特書此示戒
公羊復立說未錄李氏曰若復立當如雉門兩觀書新作矣
城啟陽
許氏曰近敵故師師

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杜註親盡不毀宜為天所災也

公羊 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 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啟公作開杜註魯黨范氏故俱晉比年城

宋樂髡帥師伐曹 季氏曰曹助樂大心之叛今齊景無與于齊修曹之怨也

地震崩災不畏天變而取田邾也用兵不畏天命矣李氏曰啟陽故鄅國邾襲鄅地在邾東近費欲取邾田故入曾季以叔附已故與之城而地則季得之。按此說可補杜所未及
樂髡伐曹
許氏曰宋始滅曹也曹不量力而好強固適足取亡而已李氏曰此曹公孫彊爲政時
蔡放獵于吳
按次年蔡殺殹後出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斯公作常起

左傳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假 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李氏曰朱子曰康子奪嫡即此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杜註驅黨高氏曰稱人衆逐也放吳召亂之道

係公孫氏或獵之黨
叔仲圍邾
李氏曰來會來朝來奔或獵不免代取滕沂田及漷與之稱不係閑不至以邾子益來不止也抽信也
殺蔡侯申
孔穎達十七年蔡侯申季友侯也今何與齊祖同名必有誤者蔡昭侯將殺之氏曰圍誓而殺之賢匹子也家氏曰乱党與賊曰之臣孟季氏曰殺公穀作稱辱也般染仿蔡殺不以上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惠公卒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公穀作狄 許氏曰句繹之盟踰年渝之魯棄信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傳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李氏曰昭侯殺辰為正卿必蹤跡可疑者也故奔吳

葬秦惠公

下道道也未錄劉氏曰微者耳。穀又有三孫之說未錄王氏曰非也。公羊賤乎賤者爲罪人未錄三氏曰無據
蔡辰奔吳
陳氏曰書于辰後則辰斯聞乎殺矣
宋執小邾子
陳氏曰非罪也書宋人其賤可知
晉執戎蠻子
陳氏曰伯主執列國之君歸于京師正也今執而與楚何其書卿曾伯男宋人乃書歸楚盡晉也家氏曰晉

宋人執小邾子 李氏曰齊景圖伯無成而宋景亦存志爭伯也當合宋襄事等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左傳在春霍即盱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戎夷 齊公作曼胡傳曰人罪晉也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左傳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

畏於楚將納可也聽其抱蠻亦可生乃許而執之以歸楚罪晉也故晉人歸之 杜註負函清陽皆楚地 梁霍楚蠻子邑 陰地河南山北 豐析皆楚邑 菟和在上洛東 倉野在上洛 少習武關也 三戶丹水北

伺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季氏曰楚所以勞兵所陵自救役晉晉反助楚爲虐人謂賴之乎

公　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以君臣言則楚似君以列國言則楚似伯矣

城西郛 杜註備晉也

•城西郛 按此與五年城毗皆以備晉也與三年城啟陽同不思自強而徒勞民備患非本務也

亳社災 邵氏曰湯作夏社爲後戒也周存亳社猶湯之意歟 按亳社有二說陽氏引左氏閒于兩社語此爲殷社說也諸儒多宗之家氏曰或云此周之亳社災爲天下記異亦通然周社說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作蒲杜註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公　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子曰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屋災殺災制始于湯

穀　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汪氏曰在位二十三年子虞毋立是爲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高氏曰國亂故緩

葬滕頃公

城毗 汪氏曰不能善補闕民困已甚乃竭民力以興土功一叛晉而其禍自備之不暇又安能爲國爾哉

齊侯伐宋 按宋景公得志於諸侯子兆云六年忽若好伐之哉以宋伐曹滅小邾子故陳志罪經謂曰伐齊師託詞以討然其心原欲圖伯耳

五年春城毗 毗公作比又作芘杜註備晉也汪氏曰凡書城譏不時也不宜城也助叛敵齊而滅此矣

夏齊侯伐宋 高氏曰圖霸也汪氏曰景公內不能正國齊制以爭伯而人不心服卒以召亂

晉趙鞅帥師伐衛 杜註衛助范氏故也

左　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仇乎對曰私仇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齊陳伐衛 家氏曰圍邑爲趙鞅圍中牟范氏伯欲圖伯復其舊業成范氏伯

而首亦長齊晉也皆置於二家晉事亦非也乃以晉私服亦非也況是以范氏故而之暖爲名于自氏日度齊於齊射所衛可序勸于見計約以爲衛王一鼎而得耳

齊侯杵臼卒 張氏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而晉失霸後有此不能用其才而致不可爲者之成家氏曰景公無一可稱以其晉師始不然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左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

乎何黨之乎。子弑國亡矣 伏此歌内

冬叔還如齊 高氏曰使齊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公 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 喪數略也 趙氏曰喪以年計者言期不言閏 日月計者閏亦月也安得不計

穀 不正其閏也 孫氏曰喪事不數閏 葬齊景公非禮也

六年春城邾瑕 邾邑瑕 公作葭 許氏曰歲書城者皆 無德政而勞民也 高氏曰追邾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薛氏曰自昭十二年至此晉 伍業哀陪臣封殖貪伐鮮虞

左 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高氏曰陳楚與也吳入楚召陳侯不來吳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修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左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張氏曰以世臣從君于昏受顧命委君而逃不忠之罪也

左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

叔還如齊
按如齊葬景公與會葬二屆

葬齊景公
按諸氏謂說宗公羊孫氏諸說宗穀梁又考汪氏曰趙氏谷趙前閏云者以日數者數閏以年數名不數閏然閏喪者謂大功以下也各喪深之意以殤大功以下及期者不數閏今故兩存之

城邾瑕
高氏曰瑕邾邑曾未嘗以向以不義強城之記此伐邾入邾矣數之邾不與者勞弁也汪氏曰邾瑕如魯啓之彊則有則瑕故稱邾別之取不書乃知本城之不見於耳

●晉伐鮮虞
按自昭時公十二年後凡五伐鮮虞諸侯畏服請附各自封殖此伐固哀元年秋斜戲從荀寅伐荀寅年冬趙寅奔鮮虞鮮不從齊納荀寅于柏人也

吳伐陳
按楚入吳召陳侯不

者禍矣恃得君而欲不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家氏曰曾伐息之不若 名而奔之所以誅也

叔還會吳于柤 許氏曰吳在柤往 會之始結吳好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公 作舍

左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

至今又修侵伐之怨伐陳

國夏高張奔
汪氏曰齊景公廢長立少屬諸高國既殁且懦於陳乞逐之書國高奔于前陳乞弑君荼于後以爲輕其國不能固非其人之咎

杜註偃蹇驕傲也莊六軌之道國夏敗奔莒施不書非卿也

叔還會吳于柤
程氏曰政不修而盟吳志柤之會知魯之將有吳患矣李氏曰春秋之末臣與吳會者二而後有黃池之會由魯不得不任其責也

楚子軫卒
家氏曰楚昭敗而知懼是以不亡李氏曰觀左傳所載足見昭王之賢與子西子期子閭之賢故楚不終衰

杜註中子西結子期啓子閭皆昭王兄大冥陳地吳師所在閉塗即禮記所謂敢塗也匿聲也

陽生入齊弑荼
按傳陽生入齊弑荼公子

…曰…自絕于先…不丁也何以繫…乃少亂…作也正其…陽生與朱毛…陳乞乞迎陽生已謂大夫而爲之也　杜註書乞…始也孫…陽生入而乞…乞之惡者而陽生…有罪焉…陽生見…少以啟亂由陳氏何爲不以罪…陽生于…由陳氏矣…公子而已

曰：昔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

春秋三傳異同纂　卷十二　哀公　十二

家氏曰：與小白書入同。然小白入齊無君，陽生入齊有君矣。南氏曰：上文…崇，故謂齊非其當有國而繫之齊也。公羊云稱而立以簒國之辭者之說也。未免劉氏曰：公羊欲引齊人以求合而害同文，別反更大謬。穀云陽生正，不正云云，未録。劉氏曰：然先君所命是固然，其君矣，又何云不以陽生得季乎。指齊存舊者公宗衛輒之使入…之累

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

胡地於新齒，大國則敢小國殺蔡

何忌伐邾　趙氏曰：既城瑕矣，邾何待哉？宜伐邾之必克也。

向巢伐曹　按是時晉失伯，齊內亂，楚君幼不能爲諸侯長，宋遂強而逞，鄭衛僭，宋遂相爲援，又助亂之初矣。

○皇瑗侵鄭　高氏曰：不務德而加兵于人，故書侵。趙氏曰：數辟侵之伐也。合晉伐之始報之。家氏曰：宋連伐曹，惡鄭爲

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公羊殺，穀梁同。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高氏曰：魯必欲滅邾而後已，此四伐邾，後明年入邾之亂。

宋向巢帥師伐曹。高氏曰：欒犯伐之猶未服，且爲入曹起也。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張氏曰：老丘之役，爭隙地以致此。

（左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李氏曰：左傳始存，非也，宋叛晉久矣。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高氏曰：晉不以德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故書侵。

（左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杜註：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夏，公會吳于鄫。鄫，穀作繒。張氏曰：此年書會吳，著哀公失謀于始，而遺患于後日也。

（左傳）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

春秋三傳異同纂　卷十二　哀公　十三

孩而侵之也。○按宋侵鄭諸說之意稍異，皆可恭惟。左氏說不可過，大約此侵求于前七年宋達之伐，而又爲後數年宋取鄭師于雍丘與鄭敗宋師于嵒之由。

●曼多侵衛　按哀五年趙鞅伐衛，范中行之故也。衛尚未服，故又侵之。趙魏卑于衛，敢曼多爲之出。

○公會吳于鄫　丙氏曰：吳伐伯諸侯，魯先從會之。家氏曰：吳長而鄫齊景沒而

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

事且踰制兼信春秋所惡也

按此魯乃魯自願附吳以致徵百牢及八年伐我至東陽而進此公羊非子貢以亂折之而康子幾不免矣

●伐邾以益來

蘇氏曰邾大夫茅夷鴻之請救于吳也吳爲之伐魯是邾子故不言滅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

薛氏曰伐邾本三家而公不得已也公內逆于三家三家歸逆下上王氏曰護則三

為禮與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

家負其刑討削公受其惡春秋以諱示在公故有諱不諱傳謂不諱者欲見役君婦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其義迂矣

穀云言來外魯之辭公羊云內辭使若他人然又云不言入大惡諱也皆不錄。趙氏曰來者內辭何外之有劉氏曰春秋初秋伐八月入之此豈以一夫外其君乎自兩事理當並書亦無取于內辭入邾使若他人以邾子益來

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眾

又可云他人乎此自入而以歸不得以獲解也

惡賢而逆之杜註惡猶安也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鄫衍師鄫也貳敵也私猶私屬

●宋人圍曹

高氏曰曹伯好宋是以致討然宋伐曹救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故鄭而入之若將東師少豈能圍乎

鄭駟弘救曹

謝氏曰大國無援之

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傳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者而鄭能救曹之也

○成鄭桓子思之言亦見宋乃然齊秋繼書救焉此見聖人樂與人善之意

○宋入曹以歸

蘇氏曰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公也鄭氏曰或謂曹亡於茲故之

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家氏曰列國無盟主史相吞噬書圍罪宋也書救與鄭也所以愧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

於夫子至此不勝書滅哀矣云乃既滅曹伯又無復曹之事不應如此以邾子益來內辭書外事入字疑誤按左傳云滅曹不解職國何以又有曹哉滅而旋復之不見于經如許之類歟

●吳伐我

黃氏曰不言四鄙見直造于我國都也其爲國可知矣家氏曰不書救邾若成子動吳子以利悅于利而動不責魯以存邾遂受盟而返何恥之足言李氏曰不征叛人

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湛氏曰書入以歸非滅國也入曹俘君不必言滅而實滅也

吳伐我。胡傳兵加國都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乘其危故伐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諱之也

左傳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

而虛心尚能如此賢于人矣汪氏曰哀公加兵于邾五則受伐盖有由矣詳味吳齊伐我書法亦有反已之意焉

杜註狃不狃故魯人達於亡也子張懼也子洩不狃也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

吳竟田焉備田吳界鄙人亦備田吳滋濁也滋又同兹林氏曰累也

杜註王犯吳大夫崇於魯爲武城宰與子羽父相善國人懼其爲內應

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

杜註微虎魯大夫有若與焉與在三百人中一夕三遷甚欲虎也

俞氏曰吳輕而遠寇不能取勝于魯一言其幾已沮一路步七賢恔惴魯人與甚

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

爲城下之盟乃知以貪始者必以怯終也

齊取讙及闡

按此見魯虐邾所致其自取也

杜註悼公來在五年季魴侯康子叔父

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不書救邾不成救也直書伐我見魯自取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闡公作僤後同杜註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

左傳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姊存家氏曰當從公穀非以女故

公羊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程子曰內失邑厚當諱魯入邾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

穀梁 惡內也

歸邾子益　黃氏曰魯以不道肆虐于邾物極必反乃吳伐我齊取田乃始歸邾子　杜注子餘大宰嚭字也華桓公也

歸邾子益于邾　胡氏曰先書吳伐我又書齊取邑然後歸邾子則是畏吳懼齊而歸之也

左傳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　以後詳叙　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

穀梁　益之名失國也

秋七月　備四時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孔疏杞世家過是悼公子世族譜謂悼公孫疑譜誤

齊歸讙闡　按齊歸二邑寔以魯之歸邾子也左氏沿前取二邑傳故云季姬嬖故也

齊人歸讙及闡　汪氏曰不言來者齊不以爲魯歸邾子故齊歸邑非威子義也

左傳　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如存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季氏曰三月而葬必有故

皇瑗取鄭師　按此又如隱公時伐戴取之事矣　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志取人之師甚其譎詐甚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因喪師之道也季氏曰觀左傳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一人歸則殺人多矣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黃氏曰盡俘以歸也　不言敗敗可知矣

左傳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勝也　此外可知矣　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杜註覆而敗之　一軍皆見俘

公羊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穀梁　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

楚人伐陳　汪氏曰陳從吳亦以楚屢伐耳楚不思自

夏楚人伐陳　前吳伐陳楚昭救之因卒而還陳乃自吳楚惠不念陳舊德而三伐之暴甚矣

反覆兩陳有數技又已甚楚之罪可誅矣

左傳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李氏曰陳昧於強弱是從楚君臣乃曾伐之又屢

宋公伐鄭　卓氏曰宋景不自量受圍伯以晉伯陽輔無討鄭其志盖驕自皇瑗取鄭師視成鄭不能入曹之易乃連年伐之不得志而喪師于嵒氏驕背敗也

秋宋公伐鄭　汪氏曰鄭雖不義宋取其師矣而又伐後鄭取宋師則宋鄭喪師皆自取也

冬十月　備四時

邾子益來奔　陳氏曰吳討邾孝大子革爲政而後奔但書奔以自失國也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高氏曰先爲魯俘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左傳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　按齊請師于吳將伐我從而歸邾子辭吳師吳因而伐齊公之伐齊亦以吳之罪也然氏曰夫差之不行也齊辭兵反怨而伐齊因舊干戈知其將亡也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杜註以疾赴故不書弑

陽生卒　吳氏曰吳師在齊而公會吳伐齊弑其王氏曰齊人因此師小嫌何至遽弑君以說子傳未可信經可信也

左傳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於鄎齊人弑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王氏曰未可信

宋人伐鄭　按此與九年伐鄭參看

夏宋人伐鄭　許氏曰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

趙鞅侵齊　吳氏曰吳伐齊魯而趙鞅侵齊

晉趙鞅帥師侵齊　高氏曰齊貳晉可討然鞅加兵有喪之國異乎士匄矣經弗與也

左傳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季氏曰乘公亂伐齊喪無名甚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高氏曰聞喪遂班師可也入不歸者公進退制在吳也

葬齊悼公　高氏曰公雖不廢喪紀會其葬不足贖過　汪氏曰與鄭僖書葬同不及五月禮替也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杜註齊納之　李氏曰彄黨蒯聵今歸衛必從輒而棄聵

前去六軍與之不若也

公羊伐齊 李氏曰公會吳五獨此與吳伐齊聖人擇其危者而書之也

楚結伐陳 按此前春秋九年伐陳

吳救陳 陳氏曰自晉救宋後凡救不書已鄭救皆列國無伯諸侯自相救春秋獨爲故特書之吳救陳諸夏疑乎亡矣春秋所甚懼也

國書伐我 胡傳及清渡泗不書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夷公羊作寅）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杜註季子不書陳來告不以名）

左傳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

春秋三傳會纂 卷十二 哀公 二十

四傳而曰伐我者欲爲救師之由而躬自厚也齊公與吳伐齊致師也・家氏曰凱吳公致寇也汪氏曰不言地此于兵加國都之例肱骨也王氏曰魯寶也

杜註清齊地 封疆屬竟內近郊之地 屬臣屬也不屬言不戰也 黨氏溝朝中地名

弱冠其年少鄭用命也

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

杜註子有冉求也稚正劉氏曰有子當作子有後右人子字下加子如侯齊稱章子以勝稱勝子田乞稱田子鮑叔子田文稱文子魏有反曰子之類甚多

不能何謂粃 杜註事充從役賦政重賦稅多稷冉郊地名

孔子所謂孟之反不伐也

右師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

春秋三傳會纂 卷十二 哀公 二十一

兪氏曰此篇見魯國無勇謀而聖門多奇畧也雜爲孟之側林不狃公叔務人寺稅明此士尚多魯不能用

兪氏曰三家正卿不及公爲一僮比擬絶壽

陳氏曰序法高

轅頗奔鄭 許氏曰書此爲人臣附下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公作袁）

左傳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

杜註賦封田封內之田悉賦稅之也大器鍾鼎之屬粮糗脯也具且醴稻供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

公会吳伐齊

按此罪會也三家所爲而書公公親行也伐齊公戰不書公没公也所以深罪公也薛氏曰戰不書伐今書伐何难乎公之会吳與齊戰也会伐則戰見矣前年会伐齊国有国書之報本会吳而勝齊吳之威加北方多魯之爲也。

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劉氏曰戰言及主之者也猶曰國書志乎此戰也云爾

左傳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

艾陵齊敗獲書

高氏曰戰不書公没公深貶公也先言公會伐繼書及吳戰則公與貶可知李氏曰此戰以國書主之者吳之來伐齊人皆知其不可禦矣若能全兵嚴守俟之以義可矣乃以伐魯方歸之兵快志一朝之忿師敗身獲深罪之也杜註陳書子占也宗子陽宗樓也相厲相劝勵也陳子行陳逆也三戰表識 王氏曰[illegible]參吾人 六年奔[illegible]公也元 言同異

閭邱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

以國子之[illegible]歸齊已 以歸齊

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孔疏四年滕子結卒虞母代結爲君來赴故書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斯時出奔相續可以知世變矣

左傳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

世叔齊奔宋

高氏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凡六十餘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以相逐也杜註犁外州巢鄖少禘皆衛地城鉏宋邑疾悼子也即齊也疾弟也

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

●用田賦　按田賦者孔子答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數語言周公之籍也　吳氏曰宣公稅畝首壞井田什一之法則賦又之財也非古矣成公作丘甲賦民之力也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季氏曰孔子惡冉求聚斂蓋在此時

之籍也將北省入以斃者之乃歸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胡傳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國本不宜用也

左傳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王氏曰數之多寡則不可考大約稅畝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稅畝矣稅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杜註三發三發問也　以邱是矣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賦之常法

俞氏曰如是一闕若不度于禮一闕明田賦不必用將欲行而法一闕指欲苟而行一闕明所以不對之故

●會吳子橐皐　按此會吳圖伯也書

公羊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杜註直書示改法重賦

穀梁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陸氏曰以田多少出軍賦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胡傳昭公不謹于禮大本喪矣書孟子卒諱而失不可掩矣

左傳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杜註魯人諱謂孟子春秋不改

公羊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穀梁同　啖氏曰不可書夫人姬氏蓋也　朱子曰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公會吳于橐皐　橐皐吳地　王氏曰吳欲尋盟非賜言不可却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公會吳非公也非子貢善對則尋盟不可免矣

傅氏曰大機鋒

○會鄖　按此會亦吳徵伯也　杜氏公會衛宋亦非公也非子貢之言則衛侯不能全矣　趙氏曰諸侯東向事吳為多也　王氏曰子貢能捷于發也所以緩之故無中生有能令聞者晚奪

俞氏曰論魯事妙在擇其記貢論衛事妙在不著察

按左傳所載子貢諸言皆以論語列為言語科孟子稱其善為說詞也

○向巢伐鄭　按此見宋用兵不已

左傳　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衛亦鄖公作運○鄖

左傳　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　罪宋黷兵以叛故也

以致敗乎春分軍敵
敗于吳之屬
李氏曰自皇瑗取鄭
師書宋伐鄭而鄭亦
釋兵而向巢伐宋必
欲殺元平之族而後
已今諸漢沒強鄭曾
日猶報兵不祥其
事好必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
呂氏曰左以爲失閏
故然明年九月螽又
十二月螽恐不專爲
失閏

傳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 杜註實今九月尚溫故有螽家氏曰氣燠也左氏所錄疑非聖人之言

傳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姑有于氏曰失政耳

公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孫氏曰周十二月夏十月螽畢

●罕達取宋師
按此與九年宋取鄭
師皆詐取也前書宋
瑗取鄭師于雍丘誅
宋詐而不仁也此書
罕達取宋師于嵒誅
鄭亦詐而不仁也

●會黃池
國語夫差起師北征
闕爲深溝于商魯之
間北屬之沂西屬之
濟以會晉公午于黃
池晉侯命董褐告吳
王曰命圭有命固曰
吳伯不曰吳王君若
無卑天子而曰吳公
孤敢不順從君命吳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家氏曰誅取者不仁也

傳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 朱氏曰宋取鄭師而伐鄭儆可釋矣而向巢復來故鄭取宋師亦以詐報

公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 宋以詐來鄭以詐報

穀 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

夏許男成卒 成公作戌汪氏曰元公也因滅後楚立之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北 穀会 陳氏曰盟不書諱之也淡不以吳晉同主盟也

傳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秋七

[illegible]
大計大差自去[illegible]
孫子吉合諸侯成史
承而書之孔疏此公
去王號且其子吳國
猶稱王不改也陸氏
曰傳氏曰晉[illegible]公不
書盟吳晉敵而不公
如今吳王得撰酒自
然晉子無主位故不
書陸氏曰先会而後
及所以外吳子也
公羊云吳主会公羊云
吳子進矣未詳陸氏
曰不足取
按左傳云先晉國語
云先吳而說不同趙
氏則謂敵而不敵亂

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 汪氏曰左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願晉已厭遲豈能與吳爭

公 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 先晉存晉也書及者兩伯之宴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高氏曰楚畏吳強無如之何故乘吳出会而伐陳

於越入吳 孫氏曰吳子方会越乘其無備許氏曰志不共戴天者而外爭無遠慮有近憂矣

終有東西之分矣謂
吳子無主位似亦於
情禮未合並存俟考
楚申伐陳
按楚此時畏吳可云
不暇而猶能出師前
然于皆矣
●於越入吳
則傳吳自相吳及黃
池而伯可謂強矣而
越書入我後世也曾
子曰出乎爾反乎爾
老氏曰佳兵不祥之
器非聖好还以力勝
人者人亦以力勝之
矣
公至自会
按公以兼[illegible]而

傳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秋公至自會

所命于吳者方亢之也

趙鞅多侵衛
李氏曰諸隱桓之春秋而加于鄭之弱也諸晉定哀之春秋而知伯怨之成也晉之失伯乃吳楚之張也諸侯之歸也大夫之

盜殺區夫
趙氏曰書盜國以盜而及君大夫國無政刑矣

西狩獲麟
李氏曰感麟而作之

春秋三傳合纂

說程氏何氏程子謂氏說氏張氏多同文成致麟之說本范氏胡傳因之亦祖于何氏道意也公羊云如此麟祖之所謂聞來錄劉氏曰非也皆云不言其來不外麟也不言有不使麟同有也未錄劉氏曰謂獲則不得言來言有此事之理也何說乎公谷皆來引取說亦未錄胡氏曰公谷以經不書狩人名故有此說

晉趙鞅帥師侵衛　公無鞅字家氏曰此伯國侵伐之終非也晉臣志惟權自私耳

葬許元公

九月螽　高氏曰去歲十二月今九月十二月並螽災甚矣黃氏曰左氏凡螽皆告司曆過至此乎

冬十有二月有星孛于東方　汪氏曰吳爭盛而盛衰之徵也

公羊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於旦也何以書記異也　高氏曰不言所次華刻以為不見宿者人事所召也家氏曰駭常之變

盜殺陳夏區夫　區公作彄高氏曰微者殺陳猶世其官經因盜殺者之且見世變之傳

十有二月螽　呂氏曰此年螽君臣可自省矣許氏曰書螽人事至用田賦于于傷和致異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孔疏狩常事而書之為獲麟故也

卷十二　哀公　三八

左傳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朱子曰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書成感麟亦不敢怖定載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是不祥

公羊 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春秋三傳經合纂卷十二終　後有附錄經傳

按此見子路信義

即此可見衆不及由

春秋三傳合纂

按此見司馬牛潔身杜注其守邑不信

附錄經傳　杜注自此至十六年皆魯史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並錄以續孔子之經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左傳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子路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陳成子執簡公

庚戌叔還卒

卷十二　哀公　三九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莒子狂卒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左傳 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

又文氏衛大夫又殺其邑者亦不欲與魋同也

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阮氏魯人

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陳成子弒簡公左敘事與論語畧同弟平公驁立

按趙鞅伐衛與十三年魏曼多侵衛同二臣皆竊權自私耳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

有星孛 杜註不言所在史失之

饑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杜註城輸以偪成

左傳 十五年春王正月成叛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按鄭伐宋仍不忘宋皇瑗取師之怨也然鄭亦取宋師矣而心尚未足乎

鄭伯伐宋 宋鄭九有取師報怨無已又有此師

秋八月大雩

按鞅去年伐衛而今又伐何哉

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晉北時衰已極矣伐鄭何為哉

杜註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

及齊平

杜註喪宗國謂以邑入齊

杜註傳言仲尼之徒皆忠于魯國

左傳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 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晉伐衛在定八年齊伐晉在定九年二十五家為社吳入加亂謂伐魯也

在八年齊取二邑亦在八年

杜註嬴齊邑

衛公孟彄出奔齊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

杜註二臣欲拔莊公不見而奔宋

衛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杜註還成即瞞成

左傳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

杜註仲尼去位猶書卒者自君臣宗其學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陸氏曰春秋終獲麟而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終此

2062287 S Z121·S 25

從殊而則葬之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傳左 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附錄經傳終

21101000488068